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八九・經部・禮類

儀禮彙說十七卷　〔清〕焦以恕撰……一

儀禮古今考二卷　〔清〕李調元撰……一九五

儀禮肊測十七卷敘録一卷　〔清〕孔廣林撰……二一五

儀禮釋官九卷首一卷　〔清〕胡匡衷撰……三〇一

儀禮經注疏正譌十七卷　〔清〕金日追撰……四一九

儀禮學一卷　〔清〕王聘珍撰……五五一

儀禮蠡測十七卷　〔清〕韋協夢撰……五五九

2287/08

余與越江焦君別二十餘年矣近聞其自淮安解組歸里以路隔春浦屢欲訪之而未果茲蒙專書示余以所著儀禮彙說伏而讀之乃歎其肆力于此書者何其精且深也儀禮自昌黎已嗟其難讀子朱子亦有是書難讀之言君獨不畏其難而讀之讀之而審其難之所在而理之欲使天下後世之人讀之而以爲無難又歎其爲功于此書者何其遠且大也其難讀者可也經多奇辭奧旨未易窺尋註疏繁冗朱子嘗言其不甚分明又時相牴牾令學者心煩然而莫

適往往不能卒讀君學博而識高深味乎經文而有會心註疏之中同者融之異者參之同而異異而同者平以酌之婉以通之或並存之或進闢之且引他書以會之要不失乎經旨而有以服古人之心而啟後人之心註疏明而經旨顯經旨顯而經文自舉禹之治水也疏其流而源自濬君之治儀禮也竟其委而源以窮道一而已古經之言禮者三曰周禮儀禮禮記賈氏曰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乃其義疏又曰禮書如儀禮尚完備似他書嘗

聞大道無象禮卽其象是禮者道之實際而儀禮者又禮之總滙也雖學者以其多言禮儀因名儀禮然中有妙道精義焉此周公攝政致太平之書太和之所自翔洽卽夫子所謂郁郁乎文者豈特修自司徒掌之太史夫子雅言之執

禮執此也誘人之約以禮治民之齊以禮皆以此也此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道也當其盛時朝野上下皆如飲食衣服之不暫離自遭秦火禮遂以亡諸儒補葺三禮僅存熙寧間安石變法存禮記而廢儀禮士或終身不知有此書朱子所脩禮傳又闕而未成恭逢

盛朝

聖

聖相傳

皇上睿知天縱命大臣董率儒臣旁搜遠紹翼經明傳于三禮尤詳禮教已昌明于

上多士奮興而我焦君又精研註疏脩明于下以佐文明之運以承考亭之傳其功豈僅在語言文字哉君以予同學舊好屬爲一言余固不足以當斯任然得名附是編亦予之幸也夫

同學弟葉承拜撰

儀禮彙說目錄後自跋

儀禮一經漢唐有鄭孔注疏宋世有經傳通解其箋釋固已畧備矣至

欽定儀禮義疏頒行海內則宏綱細目莫不條分縷析直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讀是書者不啻置身成周而周旋揖讓於其間翔棲燕而驂康莊誠千載一時之盛也 起 材質蒙鈍稍習諸經訓詁猶憶昌黎韓氏以儀禮為難讀而義疏之書首列正義辨正并載諸儒之說存疑存異如名經之有附錄所以別異同而備參考也顧卷帙繁重自非穎敏之士罕能遍覩而盡識竊從誦閱之餘先為順文詮釋一遵義疏而引用者亦不復著其氏名曰便讀仍依經文先後計一十七卷旋取諸儒之說自注疏及義疏引用諸條輯為彙說悉著引用某氏不敢掠人之美也亦計一十七卷其於正義辨正之解疏通證明者例如疏家之釋注其或有旁參一得而可以並存者時亦採於集中若不揣檮昧間陳己見者以愚按別之今先刻其彙說之一十七卷用質當世乃於目錄

之後聊述緣起以當凡例以識歲月
云爾乾隆三十七年歲次壬辰春日

金山焦以恕跋

儀禮彙說目錄

卷一士冠禮　卷二士昏禮
卷三士相見禮　卷四鄉飲酒禮
卷五鄉射禮　卷六燕禮
卷七大射儀　卷八聘禮
卷九公食大夫禮　卷十覲禮
卷十一喪服　卷十二士喪禮
卷十三既夕禮　卷十四士虞禮
卷十五特牲饋食禮　卷十六少牢饋食禮
卷十七有司徹

儀禮彙說卷一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後學[illegible]韓平輯録
甥孫[illegible]堯校字

士冠禮第一。鄭氏曰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于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冠禮于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録此皆第一。義疏曰敖氏謂士冠其子之禮是也注疏以士身自加冠者言之按士雖無世官或亦有世爵勳德之胄雖未及歲並盡列于編氓則父子同爲士者容當有之也凡經言士禮皆謂諸侯之士其言大夫禮者亦然。

陳服器節玄端玄裳至緇帶爵韠鄭云此莫夕于朝之服今按元端士以上之通服其冠元冠而不名元冠服者爲冠時不用元冠而用緇布冠冠畢乃以元冠易之前已見于筮日諸節也士冠禮始加之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鄭注曰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缺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繩亦由固缺爲之耳至敖氏則曰下經言賓受冠右手執項左手執前則此冠後亦謂之項也此缺項者蓋別以緇布圍冠而後不合故名之曰缺項謂其當冠之處則缺也其兩端有繩別以物貫穿而連結之以固冠其兩頭又皆以纓屬之而結于頤下以自固也又呂氏大臨曰以布爲卷幘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冠禮謂之缺項冠者先著此缺項而後加冠古者有罪免冠而缺項存因謂之免喪服恐與冕弁之冕音相亂故改音問愚按明世者網巾于冠內所以關髮其制自額裏于後以線屬之此缺項之製似與網巾仝式則呂氏先著缺項而後加冠爲得至敖氏之說則較鄭爲優矣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不脫缺項而櫛髮著之理或然也至呂氏引喪服之免證之則吉凶異用稍近于鑿矣。

再加櫛設笄正纚如初賈疏曰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冕弁固冠之笄此未加冠而設笄明是安髮笄

也緇布冠亦宜有之敖氏則曰笄皮弁笄也設笄于加弁之前則此笄之度其短與義疏云案敖氏蓋謂兩笄不并用也然以經文求之櫛而即設笄則尚非皮弁笄也既加皮弁又不得不更以笄笄之何嫌二笄乎且笄之兩端必出于弁外然後紘可屬也則其度當不甚短而亦不可設之于加弁之前矣愚按義疏之意謂笄有似長短者安髮笄也長者皮弁笄也始見了義矣

冠禮醮一節若不醴則醮用酒賈氏曰醴于客位者周法也此不醴而醮用酒者夏殷法也酌而無酬酢曰醮者醴太古之物自然質無酬酢酒本有酬酢故以無酬酢而名

醮也義疏云案醴有無酬酢者冠禮醴子昏禮醴賓醴女醴婿聘禮醴賓是也亦有有酬酢者冠禮醴賓鄭氏以爲清醴是也爲醮則皆無酬酢此經及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使人醮庶婦是也醮蓋尊所施于卑者襲爵曰醮有不敢不盡之意焉自敵以上則不用此禮朱子曰不醴而醮乃當時國俗不同賈氏以爲夏殷法未必然也

義疏又曰按醴濁而酒淸醴質而酒文據行禮之本意則質爲重故冠施于適子用醴于庶子用酒與昏施于適婦用醴于庶婦用酒義一也據行禮之從宜則文爲貴故冠庶子因醮用酒而冠適子亦有時不醴而醮用酒者記云

適子冠于阼醮于客位是也庶子醮于房外成而不尊此與醴適婦于戶牖閒庶婦惟使人醮之義亦同然則適兼酒醴而庶但用酒此重適之義也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解者或云冠者自使之蓋指孤子無父得伸其尊也愚按士昏禮醴婦一節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人謂婦氏人也今冠禮不言授人則非冠者自使之而主人若諸父兄使之可知也

士冠迎賓節每曲揖鄭氏曰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又揖賈氏曰入大門而東則主人在南賓在北俱東向爲一曲至廟門則主人在東賓在西俱北向爲一曲當將曲之時賓主皆相見故皆一揖適下將入廟門揖爲三也又注云將曲揖則先揖後曲也故賓主之揖必相鄉又據朱子門內東入廟有閤門則入閤門當揖也凡爲四揖乃入廟門矣按敖氏曰主人迎賓入門右西面而立賓入門左東面乃折而北又折而東又折而南與主人相鄉而前乃東行入閤門主人入門右賓入門左按西塾東面而立主人折而東又折而北又折而西與賓相鄉而前又北行入禰廟也凡主人以賓入而有每曲揖者惟將入廟之禮然其餘則否又按士冠圖後云二廟者有都宮門入門又揖當禰廟門曲而東揖又曲而北揖則又二曲二

入門也說詳廟禮圖愚竊鄭賈之說明矣特脫閤門一節爲疎至都宮二廟之說此據士昏言之蓋未然也至敖氏於賓主曲折之處詳悉言之亦有過于繁瑣者所爲寸寸而度銖銖而稱者與學者分別觀之可矣

士冠迎賓節入廟門三揖鄭注謂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案鄉飲酒禮衆賓皆入門左北上賓少進主人與賓三揖又鄉射禮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三揖則三揖在門左少進之後不復有將左曲之揖鄭說未盡合也今從敖氏繼公之說入門左右少進一揖三分庭一在南揖一在北揖凡三揖已上義疏圖也夫

第8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版　反內

東面北上而後三揖則方其至霤而曲四不揖也賓少進乃有三揖則初北面時亦不揖也於此分三揖之部位則敖氏之說得之矣至設碑之節舊謂三分庭一在北敖氏謂當南北之中語見聘禮但注疏承習已久姑兩存之以俟學者自擇焉已上士冠迎賓義疏也愚按士冠禮賈疏入廟門主人將右欲背客宜揖將北面與客相見又揖碑是庭中之大節又宜揖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又士昏禮注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又聘禮鄉飲酒入三揖注皆據此三節其義不異也愚竊謂入門者如正賓一人則三揖當依鄭說或賓介非一人則三揖當依敖

氏庶兩不相悖此圖以經文分定之非學者之臆說也不然豈康成之解盡謬與

士冠禮始加云賓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再加云賓降二等受皮弁三加云賓降三等受爵弁鄭注始加云降下也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三加注云降三等下至地也敖氏繼公注始加云士階三等堂不與焉此降階一等蓋并堂爲二等也東面授賓則賓西面受之又賈氏疏引案考工記匠人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九等爲階是諸侯堂宜七尺則七等階大夫堂宜五尺則五等階士宜三尺則三等階也愚按鄉飲酒禮衆賓頗云盡階不升堂則堂階高下相去之間尚有餘地而盡階末卽爲堂也然則發地一尺爲一等階發地二尺爲二等階發地三尺爲三等階自此而上又一尺爲堂堂下一尺爲三等階下二尺爲二等階下三尺爲一等階自此而下又一尺爲地此士堂三尺則三等階之制也敖氏曰士階三等堂不與焉其說至爲明著也今賓降一等執冠者升一等視賓所立之階爲降等而東面授之非同在一階爲從受也降二等則執冠者不升亦視賓所立之階爲降等而東面授之如前也降三等至地則執冠少南東面授之從可知也義疏圖云執冠者身雖在下等之階以不敢重勞賓

故兩手奉冠就中等賓所立之階授之所謂中等相授其義當不過如此是則說經者洵不可以文害詞也

士冠禮始加節注云中等相授按鄉射禮初射節云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鄭注中猶間也敖氏云中等空一等也凡階升者前後相當宜空一等以相遠爲敬與異階升者不同其降亦然也則是中等相授猶間等相授也義益明矣

士冠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按士喪禮云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此其合升之體數也注云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從略胉脅也凡豚則吉凶皆合升用成牲則升

其胖而去髀吉升右而凶升左脊分六而肱股五為十一體也又案特牲少牢皆用右胖鄉飲酒鄉射亦用右惟虞禮喪祭反吉用左此士冠鄭氏曰凡牲皆用左胖義疏云案左胖蓋右胖之譌也

士昏禮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胖升于鼎也以夫婦各一故左右胖俱升也去蹄蹄甲不用以其踐地穢惡也案豚解七體則脊為一體而有舉脊二者以夫婦各一舉故以脊折而用之也

鄉飲酒禮獻賓節乃設折俎同云牲脀于俎當以牲之上下為次此俎由肩而脊而脇其次也肺與骨體別故另列

之廟中尊右故俎上西肺在北便于取也

儀禮彙說卷一終

儀禮彙說卷二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門人陸文啓字東輯錄
門人張鳳岡克傳校字

士昏禮第二鄭氏曰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昏于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皆第二敖氏曰此篇主言士之適子娶妻之禮義疏曰按士或自昏或士之孤子昏皆得用此禮也昏其適子故醮子詞曰承我宗事若庶子昏自可以此為準權而降殺其禮醮婦記云庶婦則使人醮之是也

納采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又授于楹間南面鄭氏曰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也今文阿為庪義疏云按使在升階即至棟下疑其太賒或當從今文作庪棟南一架為前楣楣前接檐為庪也以賓致命與主人拜所南北不甚相縣似為得之李氏如圭曰楹柱也堂上有兩楹楹間堂東西之中也鄭氏曰南面並受也郝氏敬曰南面者主北面賓南面陽尊陰卑也至敖氏則曰此文承上主人之下則授宜作受受者南面則授者宜北面矣為人使而授于堂乃不南面者辟君使于大夫之禮也義疏曰案賓主授受之正禮當訝受不當並受也聘禮賓面大夫受幣之法受者南面授者北面此亦當然愚按禮凡言送爵送几皆先

言拜受後言拜送則授受之際受者不俟其既至而迎之
授者乃從而進授之先有一定之處也今授于楹間賓主
相敵主人自阼階進而西則受者北面賓執鴈于當阿進
而東則授者南面此迓受之正也納采嘉禮不疑于君使
大夫亦不倒于陽尊陰卑也況堂上戸西方設神席南面
則主人又不宜背之而受也當阿爲楝亦從可知矣
辨士昏禮授于楹間南面授楹間南面授解者或曰此南
面並授也或曰禮宜訝受則東西面爲合也或曰授乃受
字之誤使者北面授而主人南面受也或曰陽尊陰卑故
授之者南面也愚嘗著其說曰女家設神位几筵南面臨

之示若神受此幣者然故主人不敢背几筵南面以受使
者違是意遂南面府授也今考聘禮問卿卿受于祖廟不
几筵敖氏解之曰君使尊不敢設神位以臨之卿受幣于
堂中西北面賓奉君命則南面授也旋而賓私面于卿則
爲私事故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鄭注云受幣楹間
敵也據此則布几筵者不南面受不几筵者可北面受亦
可南面受也敵者之禮視乎楹間而已男尊女卑之說亦
所不用也以聘禮與昏禮參觀則知其說之不易而無俟
乎改經矣
問名一節孔氏穎達曰問名者問其母所生之姓名昏禮

云爲誰氏言母之姓何氏也賈氏公彥曰名有二種一是
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是名號之名若以姓氏爲名
之類是也此言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也敖
氏繼公曰氏謂女之伯仲也戴媯爲仲氏亦其一也鄭氏
康成曰誰氏不必其主人之女賈氏疏曰納采則知女之
姓矣乃更問主人女爲誰氏者恐非主人之女假外人之
女收養之也義疏曰古者婦人有諡又國君不名世婦大
夫不名姪娣則婦人稱名如左傳所載秦女簡璧宋芮司
徒女棄因事著名類此者多矣愚按男子生則命名女子
或命名或不命名也問名而曰誰氏固屬謙詞且或知女

之名或知女之伯仲或并知女所生之母爲誰氏或因主
人收養他姓以爲己女而知其誰氏事非一途理惟一致
叩之以誰氏者使者之謙詞該之以問名者加卜之常例
諸家之說皆有可采而必以義疏爲正與
士昏醴賓節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
人答拜賈氏曰因事曰遂因坐奠觶不復興而拜冠禮醴
子醮子及此下醴婦不言坐奠觶遂者皆文不具也義疏
曰案行禮之節有不因坐而遂拜者如婦見舅姑奠笲棗
栗舅坐撫之興答拜奠笲腶修姑坐舉以興拜是坐而又
興興而又拜也少牢尸酢主人節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

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亦是因事曰遂與此同也受
爵飾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再拜是不因事而遂拜
與此異也愚按鄉飲酒主人獻賓節賓拜洗主人坐奠爵
遂拜降盥鄭氏曰復盥爲手坋汙也敖氏曰既拜而盥爲
拜時以右掌據地不無坋汙也內則曰凡男拜尚左手此
于坐遂拜之節尤爲詳且明也義疏刻士昏醴賓圖載啐
醴于筵西據經文在西階上至坐奠觶遂拜者皆于西
階上行之此列筵西者悞也
夫婦入室節媵御沃盥交鄭氏曰媵女從者御壻從者也
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也賈疏曰此壻從者

謂夫家之賤者也李氏心傳曰御壻家之女侍也敖氏曰
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居室之始即行此禮相親相
下之義也此盥蓋于北洗又鄭氏曰媵沃壻盥于南洗御
沃婦盥于北洗義疏曰媵與御皆婦人也婦禮不下堂則
不于南洗敖氏得之矣愚按燕禮媵觶于公節升自西階
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鄭注曰楹北西楹之北也先者既酌
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俟于西階上乃降敖氏曰交
于楹北交相右也凡經文惟言交者皆謂相右也義疏媵
觶禮節圖曰酌散者既升階即序長少爲先後長者先進
少者待于階上長者既東面酌散乃退由其右西面竢後

者當先者既酌而退之時即循先者初進所之道而進當
西楹之北轉而東行乃與退者東西相値退者西面以北
爲右進者東面以南爲右彼此相爲右所謂交也他如射
禮解交于某所及言相左者尤多今昏禮當夫婦甫入室
壻先盥而御沃之婦後盥而媵沃之此尤壻婦序而盥于
北洗媵之進與御之退相値即壻婦進退相値之處皆相
右而謂之交特不專于一處故不云交于某所也若壻于
南洗婦于北洗則無事于序進而相交矣鄭氏之說依媵
布壻席御布婦席爲言敖氏之說謂媵御盥而壻婦不必
盥者各爲一義要之無以見其必然也

公食大夫禮云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
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七敖氏解云長盥以長而
序盥也當盥者七人皆處其位而立于洗之東南前者其
立處之西也於洗南爲少東交于前不言相右可知也愚
按此條與士昏禮媵沃盥交相發可以證愚解之並非
臆度矣
昏禮食一節贊者設醬于席前至御布對席是謂設饌要
方也愚按特牲禮設饌祝神節云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
特于俎北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
豆南南陳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

御于敦南先是祝筵几于室中東面爲神敷席也此與同牢設饌之法並同可相證佐唯兩鉶則爲醬湆也姜氏上均繪合巹圖于後以意分三俎爲六俎是其誤也

昏禮酳一節初酳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敖氏曰卒爵而拜拜其飲已也贊答拜亦一拜也義疏曰案夫婦卒爵有先後則拜與答拜之先後因之又義疏曰贊酳主人主婦當兩爵降洗無并執二爵之禮也愚按酌酳之時本有先後而卒爵之時或有先後或在一時且亦可俟其一同卒爵而皆拜則贊之答拜止于一次而先後受爵理亦可通也

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至其他如取女禮鄭氏曰舅姑共席于奧義疏曰以婦見及廟見時舅姑俱別席決之此云共席者共東面耳實亦別席也豆俎諸物各二足以明之若二俎乃云側者以無魚腊故也愚按別席皆異面此則同面而殊于別席也又士冠筮日筮席于門中筮人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則並立于席也席有中有末舅姑共席亦其宜也

婦徹舅辭易醬鄭氏曰婦徹者即席將餕也辭易醬者嫌淬汙也賈疏曰以其醬乃以指咂之淬汙也敖氏曰見婦即席將餕已饌故辭之婦不言對不敢與尊者爲禮也下云餕姑之饌則是從舅命矣易醬易姑醬也蓋御爲之愚按敖氏舅辭易醬四字亦可速讀亦可讀斷鄭氏之説乃是以易醬辭婦也蓋婦違尊者之意而餕姑饌御者易姑之饌而新之亦以順舅命也舅非辭其餕而辭其醬之淬汙所以明敬也

婦餕姑之饌愚案蓋辟尊者之饌而餕其次所以明讓非以其辭易醬也此則敖氏之所未達與

士昏記納徵詞致命曰某敢納徵賈氏曰是升堂致命詞也敖氏則曰宜在敢不承命之後蓋因而遂記之耳愚按納采致命之詞在擯者傳主人對詞之後此宜如之也抑

更有說焉擯者所傳之對詞與主人面賓之對詞蓋大致相同詳略稍異耳記之于此者并以見主人之對詞初不甚異故與他處互文見義與至錯簡之文爲儀禮所少也蓋不當以此疑之

記父醮子詞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鄭氏曰若猶女也言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也愚按若亦訓順也夫倡婦隨所謂順也敬而且順則有常可久是在帥之以敬者也子承是命則曰恐弗堪而不敢忘矣又莉氏況曰親迎之禮父南面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此與冠而醮子之儀不同命之之詞當在受醮之後將乘車之時與

記親迎送女詞父送女曰夙夜毋違命鄭氏曰舅姑之教命賈氏曰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姑命故父云命下文云非也注有姑字則傳寫之誤也敖氏曰命謂舅姑與夫之命也愚按孟子曰無違夫子則夫命宜遵而敖氏之說得矣然指詞之體舉重以見輕稱舅姑則夫命在其中也三家之解所當融會其義無須偏執其詞也

儀禮蠡說卷二終

儀禮蠡說卷三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同學蔡士桂新畬輯錄
後學陳廷城志超校字

士相見禮第三鄭氏曰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大小戴及別錄皆第三

陳氏師道曰周人之制士見于大夫公卿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也按儀禮中主言士者實指諸侯之士其贄不異則是三等之士禮皆從同即王國之士與夫未仕之士其禮當亦從同矣

始相見節贄冬用雉云云劉氏敞曰贄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贄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雁士雉鬯也者言德之盛闕玉也者言一度不易羔也者言柔而有禮雁也者言進退知時雉也者言死其節故執斯贄者致斯志也按尊無執贄見卑之法檀弓云哀公執贄見已臣周豐者彼謂下賢非正法也

始相見賓奉贄入門左云云鄭云不受贄于堂下人君也楊氏復曰受贄不于堂為下人君者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受于舍門內諸公之臣則受于堂又賓私面于卿受幣于楹間及衆介面則受幣于中庭以

此言之則受于堂爲重受于庭爲輕其義可知也又士昏禮親迎圖後云案奠贄或于門或于庭授幣受幣則堂中居多惟聘禮受玉在中堂與東楹之間授覿幣則當東楹賓問卿卿受幣亦在堂中之西堂上賓主處中彼賓險堂中而東主人險堂中而西則重禮也昏爲宗祀所係故重其事如此云今據始見于君執贄至下鄭訓下爲君所亦明其不于堂也

賓再拜送贄出賈氏曰出謂去還家無意待主人留已也

義疏云案出迎再拜曲禮所謂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也賓既答拜則主人以賓入矣士二門此非寢門也入門

謂入外門出亦出外門也下即云主人請見則賓未還家可知愚按疏云去還家者謂此賓之意尊欲還家不但出其外門則可也

復見節主人再拜受云云鄭氏曰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賈疏賓奉贄入不言主人出是與前相見同日知異日出迎者鄉飲酒禮明日息司正主人猶迎之況同僚乎若聘禮公迎于大門內至禮賓又出迎者彼初是公迎彼君之命不爲迎賓故禮賓雖同日亦出迎注云已之禮更端是也昏禮賓爲使時出迎至醴賓亦出迎有司徹前爲尸後爲賓所爲異故雖同日亦出迎皆更端之義也按此主人不復出迎蓋以禮未更端故也同日異日之說亦可備一解乎

大夫相見節餘論呂氏祖謙曰左傳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周禮在魯而卿大夫羔鴈之制且因晉方知見當時之禮散在列國者不能備也愚按魯自閔僖已降國勢漸衰或乃欲視邾滕則大夫視卿蓋亦自貶之義而未必其果賂于禮也此會晉之執政再睹周室威儀乃爲之改則亦自悟其非矣知之匪艱行之惟艱斯之謂與

始見于君執贄至下容彌蹙一節敖氏云至下謂當帶也

復引曲禮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及左傳邾子來朝執玉高其容仰以證執贄至下之爲見君之禮愚按鄭之訓下曰君所者當矣論語云拜下禮也謂執贄至堂下之時禮容彌蹙也若如敖氏之說則至字當訓爲甚也殆不然矣

庶人見于君義疏云案周官有大詢之禮洪範有謀及庶人之文是平民皆得見君也此等見君宜不用贄則經之所云主于庶人在官者可知矣

妥而後傳言鄭云妥安坐也敖云妥安也謂安和其志氣也易曰君子易其心而後語是已愚按二義相成蓋坐而後定其氣斯爲妥也鄭說簡而備敖脫坐一層者蓋因非

對傳言者或坐或否不一其時耳然不坐之人有對答而
無傳言理亦可通則鄭說爲優矣又爾雅釋詁云妥安坐
也鄭說本此
言視之法節凡與大人言云云衆皆若是鄭云衆謂卿大
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賈氏疏云曲禮天
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視大夫得視面此視君得視面
者彼尋常視君法此據與君言時也李氏如圭曰此大人
謂君也愚按注云卿大夫同在此者謂凡在此之大人其
視之皆同此儀而疏與李氏則直謂大人爲君不同鄭義
也或者衆指與言之人而言則獨於大人言者固若是也

即衆與大人言者皆若是也似較鄭說爲明
侍飲食於君節下席再拜稽首義疏案臣之再拜稽首其
別有三若階下再拜稽首訖而君辭之則若未成然復升
再拜稽首以成之是謂成拜其禮最重次則降階未拜聞
命即升升乃再拜稽首又其次則不降階惟下席再拜稽
首此賜爵禮輕故惟拜于席下而已
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敖云送之亦當至門愚按
此據下文大夫比及門三辭爲言也然降送之節當在堂
階之際去門尚遠不敢顧辭謂不敢顧而但口辭也於
時君或因辭而止或不聽其辭而至門蓋均有之矣敖說

稍泥
先生異爵節義疏按不言卿大夫而言異爵則卿之見于
大夫禮當視此矣請見不言贄則承家詞等無執贄見卑
之法是也
先生異爵者見士節將走見愚按爾雅釋宮云門外謂之
趨中庭謂之走郭注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云疏
云中庭曰走走疾趨也是則名中庭曰走者因事而得名
將走見猶云將見之于中庭也此解似勝
將走見先見之敖氏云先見之先亦當作走義疏不從其
說胡注疏之義爲合也出先拜此士爲主人者之恭也

自稱于他邦節則不稱寡大夫句士一字爲句則曰寡君
之老句大夫私事不出境而有私事之使者陳氏祥道則
云容有來自他邦而新仕者也餘論呂氏大臨曰自天子
至于士其臣之貴者皆稱老記曰天子之吏自稱于諸侯
曰天子之老列國之大夫使于諸侯自稱曰寡君之老又
諸侯使卿弔於他國辭曰一介老某相執綍此天子諸侯
之臣稱老者也晉臧氏老將如晉問此大夫之臣稱老者
也士昏禮納采主人降授老鴈此士之臣稱老者也
自稱于君節宅者句鄭氏曰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
愚按宅者承上士大夫來則鄭說良是如就未爲臣者言

則劉倣補士相見義亦謂未仕而見於君者士也若云未
仕為大夫則頗疑其過矣此二說亦可兩存與

儀禮彙說卷三終

儀禮彙說卷四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同學程萬里振采輯錄
後學陸　昆欽廷校字

鄉飲酒禮第四鄭氏曰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
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
十小戴及別錄皆第四

賈氏疏曰鄉飲酒之禮有四此賓賢能一也鄉飲酒義云
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
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三也鄉飲酒義又有
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四也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

還是州長黨正飲酒法也宋吳載埴曰鄉大夫獻賢能此
文是也州長習射鄉射禮是也二者經文見存黨正以禮
屬民飲酒以正齒位其禮每年蜡祭一行惟略見於周官
及禮記鄉飲義鄉人飲酒略見于論語鄉黨篇二者經文
亡逸漢制郡縣十月行鄉飲酒禮並用正齒位之說魏晉
以下間或行之其詳不可得聞唐兼採二說賓與則以刺
史或上佐為主其制皆放古而小損之正齒位則行于冬
季主用縣令復降殺其禮宋參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
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為主蓋本用賓賢之
誼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于兩廡則亦兼取黨正之文

至其登降獻酢之節較唐尤簡略云
鄉飲設席器節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元酒在西通論
賈氏曰設尊之法醴尊質皆在房內隱處冠禮冠子昏禮
禮婦是也酒尊皆于房戶間顯處見其文此及冠禮醮子
與鄉射特牲少牢有司徹是也聘禮禮賓尊于東廂不在
房者與卑者為禮相變之法也燕禮大射尊于東楹之西
者君尊專大惠也
又鄭氏注曰斯禁禁切地無足者疏曰斯澌也澌盡之名
故知切地無足也案斯禁即棜也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
士側尊用禁而注曰棜斯禁也禮器又云大夫士棜禁疏

以為名異形同故總名為棜禁非也禮器蓋並舉大夫士
于上因並列棜禁于下實則以棜屬大夫以禁屬士無以
異于玉藻也少牢注謂禁者酒戒大夫去足改名為棜若
然則無足為棜大夫用之有足為禁士用之此禮行于鄉
大夫故知切地無足為鄉之處士設故不名棜而名禁也
主人獻賓節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又鄉射獻賓云取肺坐
絕祭按賈氏疏曰大祝辨九祭七曰繚祭八曰絕祭注云
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
直絕以祭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亦據此與鄉射
而言也然則詳之而曰坐弗繚右絕末以祭略之而曰坐

絕祭二者正同也
鄉飲酬賓節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敖云如
其降後升前之儀也愚按主人始自飲則主人辭降賓不
辭洗此主人辭而賓不辭也繼將飲賓復降洗賓降而辭
洗此亦主人辭也至云如獻禮升不拜洗者是因主人為已
洗爵賓亦辭洗乃同獻禮也特不拜洗其為辭洗愈顯明
矣義疏開云辭字兼主賓而言乃所謂如獻禮者是精于
說經而得其解也
賓酢主人節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
按柳子厚送薛存義序載肉于俎崇酒于觴似為增益之

義與載肉連言之者另一解也錄之以存參
鄉飲樂賓節大師則為之洗大師即國之大師如有事于
君所則來者工而已大師不與也若大師無事于君所則
亦來與此禮大射儀先言僕人正徒相大師下乃云後者
徒相入故注知後者為大師無瑟是大師主歌也此注大
師或瑟或歌未必然也
樂南陔白華華黍孔氏穎達曰笙歌三篇堂下吹笙以播
詩也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詞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也
蓋笙詩有聲無詞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
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此禮曰樂燕曰奏不言歌則有聲

而無詞明矣下由庚崇丘由儀放此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一節凡六詩魚麗言年豐物多也南有嘉魚言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也
乃合樂周南關雎三詩召南鵲巢三詩鄭氏曰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者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案樂有四節上下同之至所用之詩鄉飲酒乃與燕禮同可見尊卑皆可通用也唯大雅與頌不敢上干頌者祭祀所歌或謂施于賓客尤恐未然也○鄉飲于臣禮爲盛燕

禮于君禮爲輕
立司正節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爲賓欲去留之告賓于西階上也敖氏曰司正執觶受命賓詞變于君也按燕禮司正洗角觶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云云此司正洗觶升受命于主人以主人之命告于賓不言奠觶乃傳告與燕禮異又階間北面坐奠觶不南面奠觶亦變于君也
遵者之禮節今升如賓禮謂如其獻禮也大夫則如介禮亦謂如其獻禮也若其酢則主人于公大夫一也鄉射禮大夫之酢其儀與此介同諸公雖尊禮宜如之所以辟正賓也謂公升如賓禮則自拜至以後其禮皆與賓同也謂大夫如介禮則不拜洗不嚌肺不告旨禮殺于賓也凡遵者獻酢之禮辟于鄉射禮此不具者射義有云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二禮本同可互考也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鄉射禮大夫入門左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注疏謂初入門左東面之位據迎賓時賓入門左少進賓立未定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則賓安得有初入門位又上賓獻畢降位在西階之西所謂初位當指此言介衆賓隨賓而南亦不當復門左位

也
遵者之禮節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愚按爾雅釋宮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注羣臣之列位也疏云左右猶東西也又引明堂位三公中階之前諸侯阼階之東諸伯西階之西爲證尤明晝也
賓出節賓出奏陔鄭氏康成曰陔陔夏也春官鍾師以鍾鼓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又鄭氏衆曰若今時行禮于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也義疏案經傳中言歌又言奏者則有詩篇若騶虞貍首采蘋采蘩是也言奏不言歌者則但如笙詩之類有其譜而無詩篇九夏是也又九夏詡

之金奏以其有鍾也何獨于陔夏而無之無鍾則不成爲
夏注謂大夫士有鼓無鍾非也鍾磬縣于阼階之西則鼓
當建于西階之東矣說見下記前義疏設所器圖云經只
言磬下奏陔注以爲有鼓據周官金奏九夏則亦當有鍾
鄭注第以鼓言非也今以磬爲首在阼階之東由磬而鍾
鍾而鼓鼓皆以次而西從敖氏縣公一肆之說也
記尊綌冪賓至徹之通論賈氏曰冪爲塵加設之但用不
用不同者醴皆不用質也士冠醴禮子昏禮禮賓聘禮禮
聘禮禮賓是也醮亦無冪從醴子也或以尊臨卑亦無冪
燕禮君尊有冪方圜壺則無冪昏禮尊于室內有冪尊于

房戶外則無冪是也鄉飲酒鄉射有冪者敬也
記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上文記衆賓立位云立者東面
北上云云鄉射記云樂正與立者齒下文云立者東面北
上鄭注鄉飲記立者東面節云賢者衆寡無常也又注本
節云尊樂正同於賓黨其注鄉射本節同又注立者節云
賓黨也義疏駁鄭曰樂正既不序于工故以齒於鄉人未
必爲尊之也按尊之者尊于衆工上也說亦可通與當是
上賛
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敖氏曰二席南上升
降當由下其降自南者由便耳非成例也經于主人之酢

云自席前適阼階上是其降亦未必皆自南方也
記主人贊者節鄭云贊者謂主人之屬敖氏云此贊者蓋
以學中有司及私臣爲之愚按私臣卽主人之屬也不與
鄭云謂不獻酒敖氏云不與者獻及旅酬也位西面且不
與旅酬亦飲酒之禮異于祭者也鄉飲酒義謂沃洗者得
與旅酬與此異敖謂當以此爲正也愚按鄭氏語簡而越
細故云不獻酒者謂得與旅酬則未可知也敖氏專主經
文及記而鄉飲酒義則副之二者小有異同未知其孰是
也
鄉飲酒遵者之禮次于賓出之後謂公大夫之來與此禮

未定其有無也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次于一人舉觶之
後謂大夫宜于此時入過此則樂作而大夫不入矣經云
若有亦有無不定之詞也然且敘于其前者以鄉飲已見
其例故也

儀禮纂說卷四終

儀禮彙說卷五

金山焦以恕龍江著
同學張[illegible]錄
門人孫[illegible]校字

鄉射禮第五鄭氏目錄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射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十一小戴及別錄皆第五又鄭氏曰周官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賈疏五物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是也然則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于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又案此篇亦皆士禮與鄉飲酒同故敖氏有云鄉射者士與其鄉之士大夫會聚于學宮飲酒而習射也

乃席賓南面東上節鄭氏曰不言尸牖之間者此射于序賈氏曰鄉飲酒在庠有室序無室無戶牖設席亦當戶牖之處耳敖氏則曰不言戶牖間者可知也記云出自東房有東房西房則中有室明矣義疏是之

席主人于阼階上節鄉飲酒禮席賓主人介進言此禮後言主人者欲令衆賓與賓相繼文順也非謂席衆賓訖而後席主人

縣于洗東北西面節敖氏曰縣不近階者宜辟東縣之正位也大射東縣在阼階之東鄭氏曰此縣謂磬也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士故無鍾敖氏辨之曰縣謂縣鍾磬與鑮于筍簴也鼓鼙之屬亦存焉其設之磬在北鼓在南略放大射西方之縣可知也義疏云按編鍾編磬十六枚爲一堵合兩堵爲一肆天子宮縣四肆諸侯軒縣三肆卿大夫判縣二肆士特縣一肆諸侯之士與天子之士一也鍾磬各十六以備十二律四清聲若無鍾則八音不全不可以爲樂矣且九夏皆金奏亦見有鍾此與上篇皆賓出奏陔陔夏金奏之一也豈僅以革奏乎

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節侯之上下方左右各有五尺之躬其上方又各有一丈之舌下方亦各有五尺之舌必綴以綱而繫之于兩植而後其侯得牢爲所謂張也謂之中掩者侯中一丈而左右之躬與舌合長一丈引此一丈以向右方則適與侯中相掩故曰中掩也不繫左下綱猶若未張者然故下文比三耦之後更曰司馬命張侯也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節賈氏疏曰賓主既行衆賓亦行故曰皆行義疏云三揖是兩人相耦之禮非旅進之儀也此時衆賓猶在門左東面之位若衆賓皆行則將隨賓而揖乎抑賓揖而隨者不揖乎均不可也故皆行指賓主而言耳見迎賓拜至章

遵者之禮節鄉飲酒禮惟篇末畧言遵者之禮此則詳言之下記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介禮可見諸公亦來而經專舉大夫耳又案鄉飲酒禮賓若有遵者則既一人舉觶乃入此節敘於一人舉觶之後順其節也

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鄭曰門內東面之位敖曰階西以南當序之位也義疏云案階西當序之位凡賓降皆立于是當以敖說爲正不然爲門內東面之位則當主人與大夫揖進之時賓既未可以厭大夫又無使賓隨大夫行之禮其于行禮也多所窒矣

席于尊東遵者有無不定其席不可以預布且必無諸公而後大夫如賓乃得席于是若有諸公則鄉飲酒記所謂主人之北西面者是大夫之席位也大夫之席西上若有二三大夫皆西上也

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按鄭氏大夫若衆則辨獻之長乃酢賈氏疏此經據一大夫而言故獻大夫即酢有司徹主人洗爵獻長賓于西階上然後衆賓長升拜受爵宰夫獻主人酌若是以辨乃升長賓主人酬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是爲辨獻長乃酢也又主人辨獻三賓惟長拜洗及主人辨獻衆大夫惟長一酢其義則一也若然則遵者兼有諸公亦當辨獻諸公大夫而後諸公一酢從可知矣又末節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者大夫若衆當亦序升也

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案鄉飲酒禮之辭其奠于西楹南獻介之爵也以其介右拜送故也大夫拜送如介故所奠同處然彼西楹南之爵其繼以獻衆賓獻訖乃降奠于下篚此禮于降奠一節文不具疑主人于復阼揖降時亦當以降奠與 已上遵者禮

合樂節席公于西階上少東鄭氏曰不欲大東辟射位也義疏辨之云席工之法與鄉飲無殊且觀下經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將射而遷之則設席時無庸辟射位甚

明矣又末節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鄭氏曰亦揖讓與賓升衆賓皆升義疏又辨之云主人獻工而賓有降者以爲太師洗也其以賓升當作卒洗升賓爵之時不當直俟獻笙之後始以賓升也且鄉飲酒禮止言賓介降此禮無介則止于賓降衆賓與大夫俱不降也注云衆賓皆升尤誤矣

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賈氏曰鄉射與大射相對大射君禮後首此臣禮前首燕禮與鄉飲酒相對燕禮面鼓又與鄉飲酒後首相變瑟近首鼓處則寬近尾不鼓處則狹側持之法近鼓持之手入則淺近尾持之手入則深

是以此禮與燕禮面鼓則云執之手入淺也大射與鄉飲酒後首則云搖越手入深也

坐入立于縣中西面鄭氏曰縣中磬東立西面賈疏知不在磬西西面者坐者背磬不可也義疏則曰按縣在洗東北坐若更東則距階太遠坐者必與歌瑟相比太遠非所宜也在縣西而西面者以須鄉歌者且不可與賓主人行禮者背也愚按坐磬同者是疏家坐者背磬不可之說事非無徵也作樂之節必有所宜雖與賓主人行禮者稍若相背亦何害乎茲則注疏之說似得之矣右樂

立司正節中庭北面坐奠觶按鄉氏鄉飲酒立司正節階間北面坐奠觶注云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鄉射禮此條無注亦主階間為東西之節與鄉飲正同也至敖氏則云此中庭其阼階前南北之中與蓋射時司正為司馬至誘射之後方易位于司射之南則此位必不在階間如鄉飲酒司正之位也又按燕禮大射立司正節南面坐奠于中庭敖氏並云阼階前南北之中以大射既當辟射燕有時而射亦宜辟之故不同于鄉飲階間之位也則愚于此不能無疑焉鄭之主于階間者以鄉飲經文為證也燕禮大射皆不言其位于何所則皆主階間為東西節矣若敖氏之謂阼階前直自為此說耳且司正為司馬易位于司射之南乃西階前三耦之北也其未為司馬之時位於階間如鄉飲禮固無妨也何以斷其必不在階間乎若燕禮大射立司正特猶未射也臨射而始辟似亦無妨也何以斷其必不在階間乎然則經文于燕射之禮只言中庭而不言階間者已見鄉飲則文不具也鄉飲之禮只言階間而不言中庭者互見燕射故也北面立于觶南鄭曰立觶南亦其故擯位賈疏案射禮擯者退中庭是擯者在中庭有位燕禮大射皆擯者為司正此及鄉飲酒作相為司正相即擯也故曰故擯位也

愚按經文鄉射司正中庭北與觶及北面立于觶南此為階間之中庭與鄉飲一例無可疑也記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即此觶南之位也燕禮立司正南面坐奠于中庭大射立司正南面坐奠于中庭亦在階間與鄉飲同位也至將射則司正為司馬下經設楅于中庭亦司馬暫立于其南者正其處也至射事畢命弟子退楅則司馬反為司正退復觶南而立此即前者階間與觶之所也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階前者西階前西面也弟子與獲者俱在西方故于此命之職記又云命負侯者由其位則司射誘射之後又命獲者執旌以負侯鄭云于賤者禮略賈氏疏司馬自在已位遙命之此亦階間中庭之位耳追

初射之時司馬降自西階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
之南此則司馬離階間之位而始定西方東面之位于司
射之南也若阼階前中庭之位則敖氏鑿空說之而無所
依據蓋有心于異同而不知其非今詳辨之如左方云
鄉射禮節同司正爲司馬云司正位于中庭此爲司馬尙
未即司射南之位則猶在中庭也故就中庭載之愚按圖
中庭刻在階間則亦不主敖氏說也又燕禮司正中庭奠
觶圖亦刻階間是不依敖氏說而同注疏舊說也
愚按鄉射記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繫旌又云命負侯者
由其位則前二命在階前而命負侯不同處也故賈氏于

由其位云司馬自在己位遙命之爲得其實也敖氏以位
爲觶南之位乃據其說謂阼階前中庭觶南之位也故解
之曰此與前二命皆不離其位射事未至略之由便也請
得而辨之前二命者弟子及獲者皆在西方故司馬西階
前西面命之者此具于記文也逆負侯之命則仍自階間
中庭觶南之位遙命之而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又命
去侯則獲者辟于乏東面偃旌而俟也若如敖氏並在阼
階前之說則弟子獲者之在西方者甚遠司馬何靳于一
遶其位而必由阼階前命之耶況前二命之記于階前乃
承上節司射納射器而下則其爲西階不言可知也顧乃
移西階之前以就己說阼階之前而強著其解曰此與前
二命皆不離其位謬誤殊甚矣且又合記文階前由其位
爲一處是釋與記不可依而直憑臆爲斷也敖氏諸解什
得八九而此一條必不可從
鄉射立司正節經云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
觶興退少立鄭云奠觶表其位也賈云北面坐奠觶鄉飲
酒亦然者此二者皆臣禮故北面奠觶燕禮大射皆司正
南面奠觶者彼是君禮欲取還不背君故南面奠觶故大
射云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至南面反奠于其所
注云皆所以自昭明于衆也將于觶南北面則右還于觶

北南面則左還如是得從觶西往來也必從觶西往來者
爲君在阼不背之也
按鄉飲酒禮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
少立鄭云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
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引燕禮曰右還北面賈云階間謂兩
階之間東西等是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者案鄉射云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此經雖不言中庭
宜與彼同故云中庭也
按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鄭云洗角觶于
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賈云此奠觶于中庭威儀

多洪鄉飲酒不與是以鄉飲酒作相爲司正洗觶執以升自西階是不與威儀少也

又按大射儀擯者遂爲司正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鄭云奠觶者著其位以顯其事威儀多也賈云燕禮及此射禮司正不以觶升而奠之於地比鄉飲酒及鄉射爲顯其威儀多自此已後逕于二鄉同也

愚按鄭氏解鄉射立司正節根鄉飲酒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來又燕禮大射司正奠觶中庭並與鄉飲同經雖不云階間而實無異同之處也鄭于此畧之者因鄉飲已明則無事乎申重贅複矣至元之敖氏則于

鄉射立司正節忽出新意與鄭賈迥別今据注疏詳辨于左玆未備也

鄉射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此節在司馬命張侯上鄭云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賈云鄭知弟子是賓黨之年少者以其賓黨西方東面而今以西面命之則是賓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也

鄉射司正爲司馬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鄭云爲當負侯也獲者亦弟子也謂之獲者以事名之賈云按下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以記言之司馬命張侯與命倚旌其事相因故云遂明同是西階前也云爲當負侯也者下云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是也

鄉射記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鄭云薦于觶南賈云知薦于觶南不薦于觶北者以司正觶南北面立若薦觶北與觶相際非位前故知觶南位北也

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鄭云著並行也賈云著並行者謂司射與司馬有不並行事時按上文將射適堂西袒決遂告賓請射其時司馬卽階前令倚旌此皆同時故鄭云著並行事也

記云命負侯者由其位鄭云於賤者禮畧賈云其位正据司馬自在已位遙命之遙命者由負侯者賤畧之故也對司射比耦則就其位經無司馬命負侯之位故記之也

愚按鄉射禮始作相爲司正繼則司正爲司馬後則司馬還爲司正實一人也有階間中庭奠觶之位有西方司射南之位有西階階前之位中庭奠觶之爲階間根鄉飲酒經文爲据也西方司射南之位本經司馬適堂西下明之也西階階前之位則經文納射器有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之文按下文司正爲司馬命張侯又命倚旌與司射袒決遂而升者同時並行事足證爲西階階前是

也敖氏乃以中庭爲阼階之前而不顧其安甚耶與鄭賈
異因西階前而誤會也此外又有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
位記文命負侯者由其位此皆階間中庭之位而敖氏悉
舉而指爲阼階前者也詳辨如前後文
按聘禮行聘禮節擯者退中庭又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展
禮亦云擯者元端負東塾今賈氏引此退中庭之文正指
階間中庭之處爲言也至負東塾而立則阼階前中庭之
處賓爲近之然敖氏之主阼階前者不引此鄭注以証而
專欲示異于鄭也賈氏之疏可云審諦矣
繫綱節司正爲司馬義疏按上經司正中庭奠觶北面

下經言司馬命張侯而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
則奠觶在阼階前南北之中而不在兩階之間也審矣此
主敖氏之說直謂記司馬階前爲阼階前也其候當由於
此
納射器節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繫綱節司馬
命張侯又命獲者倚旌義疏云納射器曰階前西面以弟
子在西方故也至張侯繫綱亦命弟子則其爲階前西面
不假言已此命獲者非弟子矣故特曰又命見與張侯面
位不異也愚按義疏此條極明
愚又按命弟子繫綱遂命獲者倚旌賈氏曰明同是西階

前則西面命之可知矣又命獲者負侯不在階前而在中
庭據前北面立于觶南此時向西方遙命之則西面命之
又可知也今義疏圖云據上司正位中庭北面此獲者在
西則當側首西顧遙命之其面雖北而位則猶在中庭也
此亦依敖氏爲說也
鄉射禮請射圖載司正爲司馬在階間義疏云司正位于
中庭此爲司馬尙未卸司射南之位則猶在中庭也故就
中庭載之其命張侯及倚旌記稱其在階前要之獲者及
弟子俱在西方則亦西階前西面命之也
又上耦升去侯及初射圖載司馬命執旌以負侯觶南亦

在階間鄉射無算爵圖載司正使一人舉觶亦在階間燕
禮司正中庭奠觶圖載司正位亦在階間一曰南面坐奠
觶一曰南面坐取觶一曰南面坐奠觶一曰北面左還南
面坐取觶一曰南面反奠觶又一曰南面右還北面少立
一曰北面坐取觶一曰北面不祭卒觶奠之一曰北面再
拜稽首
又燕禮主人獻士及祝史圖載司正立于觶南東上北面
受爵在中庭階間
燕禮賓媵觶公爲士舉旅圖載司正立觶南命執爵者爵
辨卒受者具以酬士亦在階間又燕禮總圖立司正亦刻

階間無階前者。

大射儀請射圖義疏云鄉射司射西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此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與彼經不同。

又大射儀初射圖載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在中庭階間西面義疏云鄉射記云命負侯者由其位此司馬師之位未聞或謂此即前之司正據大射正擯擯者為司正如其說則司馬師即大射正也司正位中庭北面據敖氏以負侯為旅食士旅食門西北面其亦轉北面為西面命之而位則猶在中庭與。

愚按已上諸圖並在立司正後唯無筭爵則司馬反為司正也依敖氏俱在阼階前者由誤認鄉射記司馬階前命張侯一語故也則不知此階為西階前而強移之于阼階前乃舉鄉射燕禮大射三處中庭與觶並屬之阼階前其謬甚矣今考義疏圖並不依用顧其中偶參敖說則有之也。

請射節司射適堂西云云按經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此時未納射器則不與諸射器俱在堂西可知下文搢扑當與弓矢俱在階西經無文也。

納射器節弟子當習射之時既擇其尤者以充三耦次者或以備衆耦而于其餘者則當其將射也命納射器焉命張侯焉命贊工遷樂于下焉其初射畢也命設楅焉命取矢焉其再射畢也取矢而外又命設豐焉其三射畢也取矢設豐而外又命退楅焉命贊工遷樂于下將遂乎將燕則又命徹俎焉凡皆使之習于禮以相觀而善其有過者則司射以扑撻之是其射也即其所以為教也以非主人之贊者故皆謂之賓黨耳飲不勝時其洗解升酌為勝者之弟子凡賓之弟子亦多肄業于學可知納之者謂將使射者之弟子各以其弓矢決拾入獲者以旌入釋獲者以中與筭入弟子以楅豐入其既也弓矢決拾楅豐弟子司之旌與中筭獲者與釋獲者司之。

比三耦節司射不釋弓矢義疏按司射升時既言取弓挾矢矣此復言不釋者嫌請命傳命事畢或當釋之也愚按弓有強弱矢有遠近比耦之時必令上下射相等司射當以已弓矢程之故不釋也其事宜然文不具耳。

誘射節豫則鈎楹內義疏宜從今文作序序者州黨之學也堂即序鄉學也州屬于鄉黨屬于州則三者之階其大小淺深有差矣鄭氏謂序無室可以深也堂之制有堂有室義疏辨之以為不然愚按鄉之侯道五十弓弓與步相應其側六尺五十步則三十丈也州序之制庭中南北稍狹不及鄉學之長故設物于楹內以展其數使與侯道相準

焉是以豫則鉤楹內堙或然也殆不因有室無室之故與
左足履物義疏按矢南行射者必側身西鄉其足當左前
右後不得併足也此所云正足乃南至物時之足容其既
乃側身而射如前法觀下文以上耦曰合足而俟將猶未
射可證也
南面揖如升射義疏按司射升時堂上三揖退亦當然
但升時之揖北面退則南面也至堂下則降時一揖如升
射之有及階之揖也出于其位南又揖如升射之有當階
之揖也將適堂西又揖如升射之有發位之揖也此三揖
惟適堂西爲西面揖愚按經言揖如升射指將升時言不

指已升則此之所陳禮宜然也
降出于其位南敖云出於其位南自賓與大夫而外凡南
行而適堂西與堂西出而北行者皆由于此雖發于其位
及反位者則否也
凡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南面則東爲左西爲右故上射
升時居左及還視侯中則于右物矣下射升時居右及還
視侯中則于左物矣右義疏
初射飾不決遂袒執弓敖氏云經言袒執弓則固不決遂
矣乃先言之者嫌袒必決遂也且經亦或言袒以包二者
故以此明之耳

獲而未釋獲義疏云誘射之射教弟子以射儀耳未主于
中故不去旌三耦之射學司射之射儀耳未主于勝負故
未釋獲也
三耦卒射亦如之敖云三當作二字之誤也二耦謂次耦
下耦也下耦與此異者無與升射者相左相揖之事而已
愚按經文云三耦卒射意亦自明敖說贅不必從之
取矢加于楅飾命弟子設楅陳氏祥道曰楅之楅矢猶楅
衡之楅牛考之於禮奉楅者坐奠委矢者坐委乘矢者坐
撫取東矢者坐說則楅卑而無足可知舊圖楅有足誤矣
獲者以旌負侯而俟本爲弟子取矢而設鄭注所謂以旌

指教之是也若北面負侯侯在其背何能指之以旌意必
轉而鄉侯如指示之又命取矢不言弟子應諾者可知也
弟子方委矢于楅及不備又必升堂西南面命之者據下
云弟子自西方應諾則委矢後弟子已西返故也
比衆耦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云云又記云衆賓不與
射者不降是凡在堂上者或射或否各順其欲初無一定
也義疏云按主人以射故而請賓以射故而應主人之
請必無不與之事而經云若者蓋不爲必然之詞且爲大
夫及三賓言之耳愚按射者繹己之志君子務焉是射者
其宜也特此禮爲鄉人習射則賓主大夫及衆賓無勢以

不能自謙也云必無不與者明與經戾矣敖氏云賓主或有一人不欲射則缺此一耦蓋不可與餘人爲耦也此言當矣義疏云按大夫與三賓之或射或否疑已前定于納射器之時故此時司射得據以告于賓愚按納射器在初請射之後司射堂下命之弟子納之堂西及東西序也當請射于賓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則賓一已之射否尚未定也蓋姑陳射器而射否則俟其自擇前定之說恐未然也然則與射及否直定于司射升階再請射之後未告賓之前而經不具言之耳大夫三賓蓋亦如之

皆與士爲耦鄭云士謂衆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禮一命已上齒于鄉里敖氏云大夫宜與衆賓長爲耦若衆則以次而爲之不足乃及于堂下者愚按比耦之法當取材藝相等者如敖說則依班次而無所更恐或未然謂不專主堂下則更是

三耦取矢于楅節上耦揖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萋上均曰及楅揖不言北面者下賓主人及楅揖注所謂當楅之東西主西面賓東面相揖也前後互推可見義疏於三耦節云及楅揖猶北面既乃轉而東面西面愚按經文或係倒裝則義說爲長引下經鄭註爲証亦非臆決也

按經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又下射進坐橫弓下經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一條俱無北面進坐之文大射儀三耦大夫取矢于楅並同鄉射然則東西面坐橫弓而取矢者經有明文也鄭氏之注云橫弓南踣弓也又云人東西鄉以南北爲橫此言不易矣至敖氏則又鑿空爲解曰進坐不言北面可知也下放此又言其義曰矢南鄉人于楅南北面取之便也愚按楅之制倚長三尺東西橫而委于地委矢其上北括北面取之信便矣而東西面取之曾何不便之有乎敖氏又云上射覆手橫弓以弓之上端鄉下射者敬之也下射卻手橫弓亦

以弓之上端鄉上射也人北面弓東西俱爲橫也按義疏云弓之兩端皆簫也而有上端下端之別者猶側有拱士喪記設依撻焉是也撻在上則爲上端執弓者必以上端向人爲敬愚按敖氏依此以釋則爲特見是注疏之所未逮也然君子于射事則尚敬楅處俟之北亦敬于俟也故上射卻手取矢則覆手執弓下射覆手取矢則卻手執弓並以弓之上端鄉俟亦所以著其敬而不徒相變爲容之謂矣

大射云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鄉射不言毋周鄭氏解之曰大射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此不言者在阼

非君則周可也又大射左還毋周鄭注云左還反其位毋
周右還而反東面也賈疏云毋周者左還行至位即位右
還而反東面是還不周也注謂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
之者上射左還已還背君而據下射而言者上射去君遠
故據下射而言以其下射若右還周爲背君若左還向東
覲即右還西而是不背君周即背故也大射兼挾乘矢皆
內還南面揖鄭云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不皆右還上以
陽爲內下以陰爲內因其宜可也賈疏云上射東面左還
時以左手還取東相陽方爲內下射西面右還時以右手
還取西相陰方爲內體其陰陽得左右相向是因其宜也

又通解朱子曰燕禮司正右還疏云以右手向外者以所
鄉處爲內也此三耦左還疏云以左手向外者以所立處
爲內也大射云毋周者既以左手向外猶其所立之處及
至將匝之時乃復以右手向外而轉身也此注云周可也
則以左手向外繞其立處以至于匝乃不復以右手向外
而即便轉身也燕禮則右還而未至于匝故不言周與不
周愚按朱子此條論還周最爲明晰而注家下射背阼之
由正可由此思之也
愚按敖鄭之小有異同者往往不失鄭意而精審過之其
較勝於唐人者不一而足獨此之北面取矢及論毋周辟

君爲非則有意翻新而失之且觀燕禮司正南面坐奠觶
右還北面及少立左還南面坐取觶鄭氏云右還必從觶
西爲君之在東也北面而左還者亦從觶西也敖氏謂當
上堂下背君毋嫌而南面右還北面左還皆從觶東往來
則不惟與鄭異解而鄭之右還正敖之左還敖之右還乃
鄭之左還其左右適相反也然考毋周之戒大射于上射
下射皆詳之不言其他如上射也此必非無關得失而但
取相變爲容者矣況皆內還者言東西殊面而內還則同
故特詞以明之也如皆北面則當言左還而毋取乎異其
文而曰內還也

大射毋周義疏云毋周變于鄉射之周者也君在堂上取
矢者在堂下固無背之之嫌且司射司馬師亦時有南面
者不嫌也愚按司射與司馬師亦時有南面者此只一人
微背于君則何所嫌若取矢于楅先弟子之三耦繼乃諸
公卿大夫之衆耦多人還周而背君寧得不爲嫌耶敖之
立義其與鄭異而失之者莫此爲甚矣
愚按天體至圓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少
遲故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行尤遲一日
不及天十三度二十八宿左轉故春則中星南方朱鳥七
宿也夏爲東方蒼龍秋爲北方元武冬爲西方白虎中星

迭移是從東而左行也依此言之則鄭之左還爲合敖之左還與鄭正相反者謬可知矣未知何所依据也敖箋燕禮南面右還而北面云從解東而行及北面左還而南面云亦從解東而行是直目左還爲右還目右還爲左還耳取矢加楅節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賈疏以右手撫四矢于東以左手撫四矢于西且楅有韋當以分矢者皆爲上下射拾取地也如敖氏則三尺之楅坐而横六尺之弓又何左右之可分乎知不然矣

記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鄭云博廣也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也蛇龍君子之類

也交者象君子取矢于楅上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于當賈疏當心中央也又記云楅髤横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注髤赤黑漆也又按司馬命弟子設楅疏云楅猶幅也所以承笴齊矢也注無齊字以楅爲幅者義取若布帛有邊幅整齊之意舊圖云楅長三尺有足陳氏祥道曰楅兩端龍首所以限矢也其中蛇交所以安矢也韋當所以分矢也敖氏總公曰龍首者刻其上端作龍首之狀爲識且以飾也上端爲首則下端爲尾明矣經云東肆是其証也蛇交以兩木屈曲爲之狀如蛇交然愚按鄭以兩端爲龍首者以蛇身亦

兩故也如敖則一首而兩身頗爲不合矣雖以東肆証首尾恐未然也查圖亦無左右首尾之別葢缺如也無庸强爲之解矣又按博三寸厚寸有半者長如笴之楅也義取邊幅之意疑當兩端龍首刻蛇交之狀于楅中而丹韋束之也如圖則兩木屈曲而爲蛇交者居下楅横一木而委矢于其上焉似未然也

愚按義疏本引鄭云南路弓也删去一南字又大射注南北爲横義疏斷之云注說殊足眩人然不入辨正則亦兩存其說而不專主敖氏也

經當楅南鄭以大射楅南爲鼏及楅之位以鄉射楅南爲

鄉楅南之位彼此互異敖氏以爲皆屬及楅之位者[illegible]當楅南爲鼏及楅之位也愚按此言明矣上射揖進坐[illegible]義疏云左還還之正也其右還者或由便則爲之

末節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鄭氏弟子逆受于東面位之後賈疏弟子即納射器者下耦將司射乘矢來向位西面弟子即往逆受之下射乃反東面敖氏曰此西方即堂西弟子在焉故下射出于其東面位之後以乘矢就而授之大射儀曰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亦謂就而授之愚按經言而后反位則敖說近是

再射節主人堂東袒決遂〔析〕三挾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

又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又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敖氏曰賓主之弓各倚于其序矢在其下而乃於堂下執弓挾矢蓋有司取以授之賓序西主人序東自釋弓於故處也又云大夫執弓亦有司授之于堂西大夫釋弓既則有司爲倚之序西愚按敖氏之爲此說者一則慮偶賓主大夫一則以堂下而取倚序之弓疑當授而與之然經與記不言之恐亦未必然也雖在堂下或當引手以取之引手以倚之歟

大夫爲下射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進止于堂

西大夫升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愚按此二條大夫之耦宜與指堂下衆賓而言此鄭賈之所以不屬之堂上三賓也敖氏謂大夫宜與衆賓長爲耦若衆則以次而爲之不足乃及于堂下斯言似亦與經違矣當再考之

司射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云云義疏云司射去扑搢扑皆在西階之西此不于階西者敖氏所謂先去扑乃進與司馬交于階前則去扑當于西方而不于階下也司射升請釋獲在西階上北面也司射命設中必北面乃命之者以釋獲及中並在堂西惟北面乃得相望命之也又敖氏謂命後仍西面視之

再取矢節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鄭云束于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朱子曰注上握之說未明疑束之之處當在中央手握處之下使握在上則去鏃近而去羽遠取之便易也敖氏云上握謂上于手握之處也矢以鏃爲上括爲下下經云面鏃是也愚按大夫爲下射則西面取矢所謂覆右手自弓上取北括之矢者也然必進坐說束而後取之則敖氏上于手握之解爲得之而鄭朱之說翻若未明矣

告獲節以純數若有奇者亦曰奇孔氏穎達曰勝者若有

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筭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假令九筭則曰九奇也愚按鄭氏之注曰若干純若干奇設使九筭亦可曰四純一奇其數亦明蓋無一定之例也

愚按此禮主于勝飲不勝故比耦行之以分其優劣且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觶注少退者欲與勝者並乃飲也然至告獲之時凡上射皆爲右獲下射皆爲左獲揔而計之勝負見焉則猶以之中仍寓渾厚雖曰不勝而中鵠者多隱其間雖曰勝者而不中者無從示別此先王之妙其權衡而務爲調劑者歟

告獲節司射北面視筭鄭云釋弓去扑射事已也敖云去

扑而觀算爲算中有尊者之獲不敢佩刑器以覩之敬也又飲不勝節敖云命設豐不搢扑者以尊者亦嘗飲此豐上之觶故也愚按鄭之解經斯爲了義而敖之支離迂拙不亦甚乎

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節鄭氏云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已酌有事敖氏則云弟子不待司射命之而升酌者敢與賓觶事相因也又云此時袒執弓於禮無所當三字疑衍大射儀無之愚按記云三耦使弟子則此勝者之弟子即三耦之年少者經特以別于衆賓而非執事於州序之中若設豐之弟子也不然則下文有

執爵者亦有司贊者之屬與弟子何所分別而使之代酌乎經云袒執弓則其爲射耦益明矣又按初射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今當三耦未進就射位之前升酌坐奠而降適堂西袒執弓而先反射位者因弟子之已有事故不俟其黨而進前也敖之以袒執弓爲衍而反位爲堂西之位者則目弟子爲勝黨之從者故也設主人之黨勝則此弟子即有司贊者也其爲窒礙多矣何如鄭賈之明審乎

飲不勝節大夫飲則耦不升敖云不升謂立于射位也大夫既飲則耦徑適堂西而釋弓與又義疏按以大夫飲而耦不升者例之則賓飲之時主人必不降席而立于席東主人飲之時賓亦必不降席而立於主人之東可知又經云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敖云言特升飲明大夫在席自若也大夫飲而耦不升則耦飲而大夫不與亦宜也愚按已上諸條之解皆合也凡經所不載而以例起之者互見於別處經文或記中具之也若都無所見則初無是禮而無事紛紜乃所以確守經文矣

獻獲者節按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注疏以爲薦之于位據下經云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是也敖氏則曰其設之亦當侯中在獲者之前也義疏云據經文薦俎

之設直繼于獻是與獻相從矣此敖氏之説與注疏異也又按鄭氏曰爲設右个者籩在東豆在西俎當其北賈疏曰侯以北面爲正依特牲少牢皆籩在右也敖氏則曰下言獲者南面坐祭薦乃祭俎則是俎在侯北薦在俎北獲者又在俎北其設薦亦脯西而醢東蓋上右也薦俎不統于侯者此獻主于獲者故也義疏亦曰雖以祭侯面位則從人此主敖氏之說爲正也愚按祭侯之祭以今時例之亦如旗纛神之祭相似但今則加嚴敬而古之祭侯頗褻直與始爲飲食之祭相準然始之設薦蓋設之於侯而不在西北三步之位繼之設薦宜統于侯以北面爲正而籩

在右者得之矣至于獻獲之禮不參綠侯者殆非禮意也
經云獻獲者于侯乃通下文而言之不必過泥此一語也
義疏云司馬西面拜不言其處据大射禮負侯于服不之
東北司馬正既實爵獻服不乃西面拜送爵則其拜處宜
在服不之東北此司馬拜處亦當在獲者之東北也獲者
薦右東面立飲義疏云是時獲者東面司馬必北面乃得
受爵于獲者之右也受爵必于其右者以送爵時由其右
故也

獻獲者及釋獲圖義疏云其薦俎之設常法薦在內俎在
外獲者位北面則薦南而俎北釋獲者位東面則薦西而

俎東其內外蓋以受獻者爲主也及左右个與中之設所
主又在侯侯亦北面故薦南俎北與獻獲者同既而設于
左个西北獲者東面故薦俎之設亦如之終之設于乏南
又爲北而俎南者乏之南鄉故也愚按此條甚明若籩豆之
位各有其宜別前已辨之矣

射者皆取矢于楅顧主人賓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
如三耦鄭氏云及楅當楅東西也主人西面賓東面相揖
拾取矢不北面揖由便也賈疏云決三耦及衆賓皆于楅
南北面揖愚按此明主人賓之相揖異于他耦也

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按主人賓搢挾之處鄭氏謂與
三耦同位則亦少進當楅南也敖氏謂卒卽北面而爲此
是猶未離其位也此儀異于三耦者蓋退于北與退于南
者不同也此謂賓主人不條于司馬之南則搢挾之處不
同三耦愚意兩說皆通未知孰是義疏云既北面揖賓西
行當右還主人東行主人東行則左還亦與三耦並行者
不同

司射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此射位在司射
之西南東面者也愚按鄉射堂西之位其實一也堂下之
位二其實一也何言之堂西取矢之位卽比耦之位堂下
射位在司射之西南卽拾取矢位在司馬之西南也攷初

番誘射時未有司馬之位故三耦立于司射之西南者射
位也至司馬命去侯之後始立于司射之南故再番射時
立于司馬之西南者卽拾取矢位也二者未始移位也賈
氏謂鄉射有三位者不無少疏矣

三射首節作上射如初敖氏云上字似衍否則其下當有
耦字今文或言作升射蓋亦疑其誤而易之愚按鄭氏于
禮記之文多所更定者因經之闕誤者多也若儀禮則鈌
誤處殊少當融會其意而解之不當輕爲更定也此則敖
氏之失歟

三射次節司射去扑襲升敖氏云司射惟去撲耳其決遂

執弓挾矢目若也似不宜襲言襲蓋衍文愚按此條侯再
考之按禮節圖云鄭氏康成以襲爲衍文
三射不鼓不釋賈氏曰射人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
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五節尊卑樂節雖
多少不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其餘外皆先以聽凡節與
臣下若與尊者耦自與尊者同節不與尊者同耦則各自
用其節也此鄉射乃士射之樂則用采蘩其宜也而奏騶
虞鄭氏曰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歐陽氏修曰按賈誼
新書騶者文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或曰騶虞官虞山澤
之官一職皆不失人則官備可知朱子辨之曰騶虞爲仁

獸之名按毛氏萇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故小
序云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鄭氏之解爲樂官備者則與
其詩雙自相違異也愚按天子九節而士只五節同一騶
虞也而長短疏數則大異矣蓋鄉射爲禮之盛而無妨用
之與
無算爵節賓觶以之主人云云義疏云按若大夫一人則
主人所受之賓觶當以之第二賓至賓長所受之大夫觶
無大夫可酬則當以之第三賓矣是賓與賓迭飲也若大
夫四人則主人所受之賓觶仍當以之第二賓若賓長所
受之大夫觶則當以之第二大夫而第二賓所受于主人
之觶以之第三大夫第二大夫所受于賓長之觶以之第
三賓至第三大夫所受于第二賓之觶無賓可酬則當以
之第四大夫矣是大夫與大夫迭飲也
息司正節一人舉觶遂無算爵敖氏曰此一人舉觶在獻
衆賓之後雖與正禮之爲旅酬始者同實爲無算爵始也
言遂無算爵明其說屨升坐即取此觶飲也
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按賈氏曰鄉射使處士無爵命者
爲賓有大夫來不以加尊于大夫故易去之使公士爲賓
敖氏辨之曰大夫于一人舉觶于賓乃入主人必無臨時
易賓之禮然則大夫之與此禮者亦主人請之明矣愚按

鄉飲鄉射舊說謂大夫自來觀禮此謂大夫本可以不來
而來觀此禮也謂易去之者鄉射本用處士爲賓而易去
之也或主人請之或主人除度大夫當來而預使公士事
非一途特至臨時舉觶後乃易賓則斷無之耳學者融會
解之則賈氏未爲全失也
西序之席北上鄭云衆賓統于賓也賈云衆賓之席繼賓
以西南面東上今復有東面者若公卿大夫多尊東不受
則於尊西也敖氏則曰衆賓三人南面是未必有西序之
席北上者愚按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
九尺匠人度九尺之筵是也今庠序之制未詳東西濶狹

之數宜亦不一其制賓之位于中者既無可易矣繼賓而西者當設三席則地不可以狹明矣或者三賓之席亦有繼之而東面未可知也敖氏斷之曰未必有者殆失之矣
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賈氏曰司射初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則誘射之弓矢在階西矣若誘射訖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此一个實在堂西至視算時適階西釋弓去扑獻釋獲者此亦在階西也
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又記云命負侯者由其位敖氏曰階前卽階南之處也此云階前下云命負侯者由其位文互見也賈疏云阼階前卽南西面中庭之位也敖氏

于命負侯者一條下云此與前二命皆不離其位蓋據此二條敖氏之說頗詳辨見前茲不復贅
天子熊侯白質一節敖氏云布侯言布見熊麋二侯其體亦布也陳氏祥道云天子諸侯言質而不言布大夫士言畫而不言質則大夫士其地不采可知愚按陳氏之說當矣敖蓋隱說之耳
凡畫者丹質義疏云一說此丹質專承布侯而言所謂凡畫者凡大大與士也所謂畫者卽指畫以虎豹畫以鹿豕者言也蓋熊侯白質麋侯赤質而布侯則丹質也此說亦可存之

旌各以其物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袁疏刻本作一尋賈氏疏曰杠則大夫五仞士三仞不同鄭氏七尺曰仞賈疏曰書傳雖高一丈祭義曰梁官仞有三尺除三尺只有七仞故知七尺曰仞包氏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與此注同孔氏小爾雅四尺謂仞王肅從之孔氏安國曰八尺曰仞趙岐孟子注易氏管子注皆同孔氏書傳以八尺爲仞也義疏云侯之上綱去地一丈九尺二寸獲者取旌倚于侯中則旌雖高出于侯諒不甚遠而禮緯之說謂旌士三仞大夫五仞諸侯七仞天子九仞遞次爲長疑非獲者一人所能勝者未必爾也杠之長自大夫已上大槩相同唯物則以

庶爲近是愚按仞之長短諸說互異然杠長三仞爲二丈一尺韜一尋爲八尺餘不韜者一丈三尺此似得其中乎俟更考之
記禮射不主皮節鄭氏曰尚書傳云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義疏駁之曰禮射未嘗不以命中爲僞亦未嘗不以矢貫于正鵠爲中也鄭氏此解適與經違又引尚書傳本難徵信況又顯然矛盾邪愚

按鄭之引此者所以明不主皮之義而小遊經文取其意而分別觀之可矣

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敖氏曰臑在肺下非其次且與折文不合蓋傳寫者因注首言臑而衍也大射注引此無臑字又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則此俎不當言臑明矣愚按敖氏此條可備一解

古者於旅也語節敖氏曰言古者以見周之不然古謂殷以上也於旅而語以矜殺也然則周之禮其燕坐乃語歟

愚按敖氏蓋以禮經屬周公之筆則凡稱古者爲殷以上也但春秋之末孔子出焉禮未散佚也或當指周初爲古

亦未可定爾

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節鄭氏曰握謂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賈疏何休云側手爲膚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四指則四寸握謂四寸也愚按側手爲膚者側其手則並四指而爲四寸此爲一握之數也

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節敖氏曰君有射于國中者以其於公宮爲之也若人臣之家其庭淺隘器用又未必備故射則必于鄉州之學行事焉是雖居于國而亦不能射于其中也此不惟見尊君之意亦其勢然歟愚按敖氏解釋若此條者何其悖也春秋二百年中臣凌其君者有之臣不習武事于國中設爲此制以杜漸防微以此坊民猶有跋扈尾大不掉者若之何而有中庭淺隘器用不備之說也謬亦甚矣

陳氏祥道曰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禮旌以獲之鼓以節之扑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算使人不爭心于揖遜之間奮武事於燕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于鄉黨也義疏引此爲鄉射總論蓋亦射義之緒餘歟

儀禮彙說卷五終

儀禮彙說卷六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燕禮首節呂氏大臨曰燕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故燕禮有薦俎而無黍稷食禮酒漿以漱而不獻此燕食之別也饗禮雖無文然雜見於傳記者言爵盈而不飲則不卒爵矣言有體薦則俎不折矣言几設不倚則無說屨升坐矣此燕饗之別也

小臣戒與者鄭氏云謂留羣臣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臣樂之飲酒以合會爲歡也小臣則戒焉賈

氏疏云謂羣臣留在國不行者也愚按燕之正賓則卿大夫士聘來還者至于與燕之臣乃留在國不行者故鄭云留羣臣是也至朱子則云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燕使小臣留之此不同于注疏之說也　又敖氏云與者羣臣之與此燕者也君所主與之燕者亦存焉其戒之節於朝於家則未聞義疏云按所燕如本國臣子則並戒之於朝若異國聘客則當別戒之于館其詞如篇末所云也愚又按君所主與之燕者其前定者也或戒于朝或戒于家一也至與燕之臣或是其陪客耳羣臣朝退之時容有不在者則戒之于家亦其宜也且羣臣朝君百官皆在盡留之則不能若擇而留之于禮未安或當使造其家而命之則尤合也與者專主陪客言之乃義疏之解爾

膳宰具官饌節敖氏云具官饌謂具諸官所當饌之物也寢東盖東壁之東也此時所具者其薦羞乎及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大射云官饌是也

又義疏云公食禮曰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大射禮惟曰官饌盖公食惟食一賓則但有東房之饌而已此禮及大射賓賤皆有薦羞其爲堂上之饌自應饌于東房大射禮于宰胥之薦而曰由左房是也若堂下之饌或當在于東塾或當仍于寢東下文于士以下之薦皆不言其所由者是也

樂人縣節賈氏曰樂人未知何官按周官天子有大司樂并樂師諸侯惟有大小樂正以當天子之大司樂樂師又周官眡瞭職云掌大師之縣案下僕人相大師則諸侯無眡瞭當使僕人縣樂也

設洗篚節敖氏云諸篇但言設洗無邇言篚者此篚字衍文耳洗與罍盖瓦爲之下云君尊瓦大則此可知矣先設洗西之篚以爲節故膳篚後設也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節按少儀曰尊壺者面其鼻故凡設尊者皆面其鼻尊鼻東向此設尊者西面故元酒在南而

曰左若以酌者言之則爲右矣錫者麻十五升去其半而
加灰之布也大射用錫若絺此禮用錫若緆亦稱貶于大
射也加冪之法大射儀云冪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此
亦當然也又夭大不言元酒者以其言兩又言南上有元
酒在南可知

司宮筵賓節大夫爲賓乃無加席者以燕禮輕也大射禮
重雖賓其臣得有加席以上並敖氏及義疏

司宮節注云司宮王謂之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疏曰
諸侯無小宰有司宮其職與小宰同義疏云司宮蓋卽天
官之屬之宮人以中下士爲之者天子之宮人在諸侯則

爲司宮也宮人之職掌寢中之埽除執燭此禮在寢故設
尊陳筵皆司宮掌之以是爲埽除之類也下經云司宮執
燭于西階上尤其明徵矣愚按後說是也

射人告具節敖氏云是時蓋在阼階東南南鄉射人北面
告之愚按下文卿大夫入門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敖氏
云公俟其入乃降而揖之明降尊之義也若然則前者告
具時未卽在阼階東南矣敖說不免自相矛盾也解經者
遇此闕所疑爲可也

小臣設公席節義疏云按重言西鄉者君宜南面嫌升席
後當與席異鄉也燕義曰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愚按
居主位則不南面故經復言西鄉以明之耳

小臣設公席節鄭云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卽事尊者
後也賈疏曰大射辨尊卑先設公席此燕私禮卑者先卽
事義疏云案小臣既設公席司宮乃設賓席文有後先禮
無倒互也上筵賓節敖氏已詳之矣愚按此二說似皆可
通

小臣納大夫節敖氏曰凡巳之臣子入門而左右皆由闑
東鄭氏曰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賈氏引玉藻
云公事自闑西聘禮賓入由闑西是也又云私事由闑西
是臣朝君法此禮是也孔氏穎達辨之曰曲禮大夫士出

入君門由闑右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闑東
義疏云玉藻所稱公事謂聘使行聘享之禮由闑西者賓
也私覿由闑東自居于臣也至辭之而再入則仍由闑西
矣已國之臣無由闑西之法不以公私異也

公降立于阼階節義疏案周官司士職云孤卿特揖大夫
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特揖者一一揖之以其等者王朝
有中下大夫也旅揖者衆揖之通上中下士而旁三揖不
以其等也此王日視治朝之禮也禮器云若諸侯視朝大
夫特士旅之此禮及大射儀爾卿大夫皆旅揖士則不揖
者燕在寢大射在射宮禮殺于治朝故也

義疏云按此經所言諸侯燕朝之位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庫門之內爲外朝路門之外爲治朝路門之內爲燕朝燕朝之位文具此篇則天子之燕朝亦可放是以推之若治朝之位則無文聘禮君與卿圖事注云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燕以燕朝推之而知治朝亦當然耳然燕朝所謂君南鄉者乃在阼階下之東南若治朝無堂則但出路門左南鄉而立與燕朝異也至射朝之位說具大射儀愚按賈氏之說與此有異然當以義疏此條爲準也

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鄭氏曰揖之人之也謂以人意相存偶也賈氏曰公將及卿大夫升堂揖之乃升也敖氏曰揖之乃升禮之也亦異揖之義疏云公南面揖爲先升也愚按異揖旅揖姑置未論而公一人先升若卿大夫並升二義相懸矣俟再考今依義疏及郝氏說　觀下文知惟公升卿大夫未升

小臣自阼階下請愚按秦制階下侍衛之士非有命不得上殿執冪羞膳之士雖有常職非出君命不敢升階是以必白于君而命之也

乃命執冪者節鄭注曰其時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西面南上言執冪者不言羞膳者略之也

疏曰東面階西面階乃婦人之階非男子所升則羞者升自北階可知又大射工人與梓人升自北階此宜同之又士冠禮贊者立于房中西面南上故亦同之冊陽姜氏曰膳宰升北階此注舛也羞膳之士與膳宰下經明云升自西階矣愚按羞膳者所由升經所不見故注疏以意說之俟再考之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賈氏曰周禮王之膳夫是上士此諸侯膳宰明非上士且禮之大例薦羞者尊于設俎者公士薦羞而膳宰設俎則膳宰之卑在小臣下可知

射人納賓節賈氏曰及庭謂出堂塗而北面也愚按此解尤明

賓升自西階節敖氏曰諸侯之宰夫蓋以士爲之其位亦在西方故賓進則主人從而升也義疏云據下主人獻賓卒洗卒盥皆曰賓揖乃升至賓酢主人卒洗卒盥亦曰揖升則此升時賓主人俱有一揖亦所謂相存偶也升則賓先而主人後階上朋一等

又鄭氏曰宰夫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義疏云周官宰夫爲大宰之屬秩尊而職重未可以此之宰夫當之疑諸侯無宰夫直以膳夫之長爲宰夫耳主人洗北西面乃是獻大夫後行爵之而改位于此非其初位

然也愚按敖鄭異義俟再考之
主人獻賓章賓少進辭洗至興對敖氏云賓少進者少南行而東面也主人興對亦西北面
降盥賓降主人辭節敖氏曰降辭之位皆如初可知賓者君之所命故主人代君飲之則酌君尊益達君之意也舉冪以下之儀詳見大射
主人筵前獻賓節義疏云公席于阼主人不敢在阼階故與賓同階則必在賓之右矣此下凡主人之拜皆於右不具見者可知也
膳宰薦脯醢節鄭氏曰鄉飲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賓疏

燕禮不言牲體之數既與鄉飲酒同用狗則體數亦同故引以爲證也敖氏曰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臂與鄉飲酒賓主之俎異義疏主敖說
賓坐左執爵節敖氏曰此賓乃大夫也亦絕肺以祭而下文又云公祭如賓禮則是自上至下其禮同也蓋說郤大夫以上繚祭惟士絕祭其不考諸此乎
賓西階上北面節敖氏云賓執爵興主人乃答拜凡答拜皆於所答者興乃爲之經或不言其興文省爾
賓酢主人章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節義疏云辭降辭洗有兩荅奠則上文主人之洗當亦有兩荅奠矣賓盥亦北面

既盥亦坐取觚而後洗彼此詳畧互見耳
賓降盥節鄭氏曰賓既南面授爵乃之左義疏禮節圖釋之曰經言北面受爵而不言賓卒之逆受禮則賓當南面又敖氏則曰賓酢主人蓋亦西南面授之乃之左賓親酢者伸其尊亦以君不親酢故無所辟也又義疏案云主人獻賓賓酢主人經不言獻之酢之之面者因于鄉飲鄉射也愚按鄉飲鄉射酢主皆席前東南面授爵此則獻賓于筵前酢主人于階上而經有主人北面拜受之文則亦與鄉飲鄉射異也敖氏西南面之說所以示謙也行禮者主人則何嫌而不南面逆授乎此則鄭說不易而敖氏詘矣

主人坐祭不啐酒節義疏云啐酒而後拜酒拜酒而後告旨不啐則不拜不告可知矣文不殺者以酒爲君酒嫌雖不啐容有拜也又以已是代主嫌雖不拜容告旨於君也正主酢則必薦此未薦者以主人堂上無位堂下又未定洗北之位無所薦之且公卿未薦不得輒薦主人也
主人獻公章主人盥洗象觚敖氏曰鄭注觚有象骨飾恐當作象齒愚按骨之爲言猶象齒也未定鄭氏之誤歟○鄭云取象觚者東面賈疏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以是知東面也　義疏云獻酢之禮酬而後成未酬賓而獻公者尊公也先獻賓而後獻公燕

之禮主于賓
公拜受爵節敖氏云拜于下者臣也此惟一拜蓋答公拜
也拜則不稽首答拜而不稽首亦燕禮然也凡臣先拜其
君皆再拜稽首也
士薦脯醢節敖氏云升自西階者俎也著之者嫌公俎宜
由阼也膳宰旣設俎則少退東面而俟旣贊授肺乃降義
疏云膳宰者膳夫之屬與卑于士則未成士也愚按天子
膳夫上士諸侯降等膳宰差卑則爲下士亦有之而爲脯
醢者乃不定其爲何職乎
膳宰贊授肺節義疏主人受爵亦東北面其奠于膳篚亦

東面
更爵洗節義疏再拜稽首以當拜受之節也公答再拜以
當拜送之節也
主人酬賓章主人盥洗升節敖氏曰觚當作觶此酬賓也
乃云媵觶者以主人于賓爲降等故也云媵觶于賓題其
事耳又鄭氏曰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義疏云獻以爵
而酬以觶飲酒之大凡也獻或不以爵而以觚以角以散
則皆有爲而爲之至酬則無不以觶者以非觶則不可以
旅也此主人酬賓則觚爲觶明矣
賓降筵節賈氏曰賓受獻訖立于序內以來未有升筵之

事鄉飲大射酬前賓皆無逆在席者言降筵者蓋悞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節鄭氏曰辭者辭其代君行酒而不立
飲也此降于正主之酬故也疏曰上文獻君君立卒爵則
主人代君酬賓亦宜立飲今主人坐祭遂飲故云辭其代
君行酒而不立飲也正主酬如鄉飲鄉射主人酬賓皆坐
卒爵是也通解曰正主之酬賓皆坐卒爵此代君酬當降
而立飲矣今不立而坐則是不降故辭不敢當也愚按鄭
氏此解甚當而敖氏有異敖氏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
蓋欲卽受此觶不敢復煩主人之更酌已且遠辟媵爵于
公之禮也但主人將飲而賓之辭曰我受此觶是禁之使

不飲也其非禮意甚明不可從也
受爵于筵前節敖氏曰主人酬賓不奠乃授之者亦與士
禮異者也主人拜亦於賓右少牢下篇酬尸酬賓亦皆親
授觶
賓升席節義疏酬酒不祭以已祭于獻也此祭者尊者之
賜雖重賜如新受賜臣子之敬也下文賓爲公所酬雖旅
亦祭義與此同
主人降復位節敖氏曰位西方東面也此時未有洗北西面
位至旣獻大夫而薦乃有之李氏如圭曰下經薦主人于
洗北則洗北者主人之位愚按兩說與今義疏以李說爲

存疑

賓降筵西節。敖氏曰衆者賓降于階下。而君命升之。故此時唯降筵而已。恐重煩君命也。不立于序內者。升降異處也。

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敖氏云。大夫在入門右之位北面。則小臣作之。其南面與。又義疏云。將欲行酬。使衆人共飲。而酬必自賓始。然賓不敢始也。故于賓奠酬觶之後。乃使二人媵觶于公。于是獻公酬賓。即爲賓舉旅云。

若君命皆致節。義疏。前兩序進其初序于洗南爲盥洗也。其繼序于西階爲酌散也。此兩序進其初亦序于洗南

爲拜命也。其繼則序于尊所。爲奠觶也。

公爲賓舉旅之。公坐取大夫所媵觶節。賈氏曰。賓於堂下拜訖。而君辭之。若未成然。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若堂下未拜聞命則升。即下經云賓升再拜稽首也。不言成拜。所以別之。

易觶洗節。鄭云。於尊者言更。自敵已下言易。賈云。受尊者之爵。及與尊者爲酬皆言更。與卑者之爵。及受卑者爵皆云易。朱子疑本無異義云。

賓大夫之右節。賈疏云。賓位合在西。今在東。故云相飲之位。敖氏云。賓獨祭酬酒者。以此酒爲公所酬異之也。

獻諸公卿之主人洗節。義疏云。案此禮卿之席位于鄉飲射爲遵者之位。其大夫之席位則爲三賓之位。

司宮兼卷重席。鄭云。言兼卷則每卿異席。敖云。兼卷謂以兩席相重而并卷之。其卷亦自末。東上者。席也位亦如之。愚按兩說皆合。大射賈疏兼卷是鋪設之時。兼卷而設之也。尤爲分明矣。

乃薦脯醢節。不啐酒則不拜酒。不告旨可知。此敖說。又卿無俎者。燕主于羞。不酢辟君。此鄭說。禮主于賓。故公卿已下皆不酢。此義疏說。

無加席。敖云。以太近於君。故設時即不敢與之同。而不

待其辭禮加席尊于重席也。

再媵觶之請致者節。義疏。旅凡三舉。故致必三觶。三觶而乃以兩次致之者。始之舉旅爲賓也。繼之舉旅爲卿也。三之舉旅爲大夫也。又敖氏云。公命致爵。或前多則後寡。或前寡則後倂。要取足于三觶之數耳。

爲諸公卿舉旅之第一節。鄭云。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按此之舉旅爲卿非爲賓。而亦或由賓以及長。是仍優賓也。

主人獻大夫第一節。義疏云。此衆大夫與大夫長之禮無異。故經不別言之。其實衆大夫皆于此時以次得獻獻

說而後胥薦主人。

胥薦主人節。　鄭云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於上者上無其位也敖氏曰宰夫士也宰夫之位本在西方以其爲主人故至是而薦之于洗北因使之升位焉愚按大射注賈氏曰主人大夫此云大夫之下者前大夫之中位次在下也義疏據周官膳夫職唯上士無大夫主燕飲酒則爲獻主故主敖說然宰夫職有下大夫亦有上士疑鄭說未爲不當似可兩通。

工歌之小臣納工節。　義疏云周官大僕之屬小臣四人無相工之職其相工者乃眡瞭也諸侯無眡瞭以大僕若

小臣爲之今此相工者已有四人而辭賓請媵之等乃皆小臣其數更多于天子燕大僕之屬有祭僕御僕與小臣同官可得兼用之歟。

卒歌主人洗節　義疏主人洗升者爲長者一人洗爾餘工不洗。

公爲大夫舉旅。　義疏此三舉旅爲大夫也宜賜大夫之長而惟公所賜者賓與公卿皆尊于大夫故或先賜大夫或先賜賓與公卿俱可也其先賜大夫者則受賜之大夫必首以酬賓乃由公卿以辯于衆大夫若先賜賓與公卿則其行酬如酬卿之禮。

樂備之笙入立于縣中節。　義疏案燕與大射軒縣也惟闕北面猶備東西之縣笙頌笙磬縣于阼階東西面頌鍾頌磬縣于西階西東面故笙入立于兩縣之中而北面也。又工既從大夫之制而用四人則此笙亦三笙一和與。

大師告于樂正節。　楊氏復曰此禮歌笙間合四節與鄉飲酒同鄉飲酒四節相繼而作此于工歌後公爲大夫舉旅畢後乃笙入閒歌合樂而後樂備。

立司正之節。　義疏案司正之立大抵爲堂下之意多。鄉飲射立司正後始行旅酬者以所酬辨于堂下也此前三舉旅皆不及士故至此始立司正。

司正洗角觶節。　案禮節圖云司正辟君說敖氏極辨其非所謂變于堂上升降階之儀及東行者其說是也又按敖氏解此節云中庭亦南北之中盡阼階前也司正不位于階間者燕有時而射宜辟之也愚前釋鄉射立司正一條已詳辨之鄉飲酒立司正經文云階間北面坐奠觶鄉射禮此條無注亦主階間爲東西之節與鄉飲正同又按燕禮大射云南面坐奠于中庭不易者階間者已見鄉飲故也果如敖氏阼階前之說則經文何不明言之敖氏鑿空言之不特與鄭與并與經文違背斷不可從至云燕或有時用射司正宜辟者當其始立奠觶之時尚未射也。

臨射而始辟則亦可矣今按諸圖仍刻于階間則猶爲可仍册用樹新愈可証矣又辟君當從解西古注本無游義而敖氏亦不遵用其意謂變于堂上愚于鄉射篇中詳辨之矣茲不復贅凡敖氏往往言某禮變于某禮愚謂禮雖其宜實不須屑屑示變以著其新異敖君恐臆逞私幾欲自爲一經謂宜分別觀之爾

按樂備乃後立司正然后說屨升坐而后乃燕射今据敖氏說未射先徹階閒之縣遷于東方乃張侯納射器其再射即用樂行之依此則徹縣之皆司正從而辟射斯無礙于燕射矣

徹俎之首節　義疏云請徹俎下降字疑當在告于賓下傳寫者誤

說屨升坐之賓反入節　少儀云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注云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則是于燕宜跣矣褚師聲子韤而登席乃爲君所怒也已上義疏之說

主人獻士之乃薦司正節　賈疏曰此等皆士而先薦者以其皆有事司士亦先薦者司士掌羣士爵祿廢置之事士中之尊者也云司正爲上者以其爲庭長故也

主人就旅食節　鄭氏曰北面酌南鄉獻之于尊南賈疏曰陳尊向君若東楹之西東面設尊酌者當後東面酌此亦尊後北面酌也敖氏曰此尊北面則南面酌之獻之于尊南亦西南面既授則西面義疏引尊于房戶之間者尊南面酌者則北面此門西之尊北面酌者南面可知依此則鄭說雖亦可通而敖說爲優矣

燕射節　敖氏曰注云納射器而張侯考鄉射于納射器之後云命張侯者謂繫左下綱耳非謂始張侯也此經則當先徹階前之縣遷于東方乃始張鵠侯赤眉并繫左下綱于是始納射器其序當如此　李氏如圭曰行葦詩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王肅以爲燕射也春秋傳范獻子來

聘公享之射者三耦亦燕射也

賓媵觶之前節　敖氏曰媵觶乃下大夫之事賓于是時爲之不敢以賓自處也執觶以下禮如下大夫但拜于西階下異耳郝氏曰酌散先自飲也公降一等敬其爲賓也

賓坐祭節　敖氏曰拜不下者拜受拜既本同一節不敢再煩君命也

公爲士舉旅之公坐取賓節　愚按此酬主于士而所賜如初禮者以士在堂下必使卒受之大夫與以酬士始及之也

受者如初節　愚按鄭者三舉觶賓公卿大夫立而旅酬

于是可略而坐行之以此酬主于士故殺其禮也
有執爵者節　賈氏曰無筭爵坐勸酒有執爵行之者此
亦如之若然前三舉旅皆酬者自酌授人也
大夫卒受者節　鄭氏曰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賈疏旅
食次士得獻故知亦酬及之庶子以下未得獻至無筭爵
及焉義疏云旅食者既不升獻自無升旅之禮或士卒受
者降就其處而旅之耳愚按下章主人獻庶子于阼階上
如獻士之禮又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
子之禮又鄭氏謂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鑮人鼓
人僕人師僕人正蓋獻可知也夫阼階西階所以別外內

臣也而均之在堂上則同若徇旅食不升獻亦不升旅之
說則凡爲外內之從官皆得升旅于堂上而獨匿旅食者
恐非爲士舉旅之禮意故鄭說爲不易矣
士旅酌卒節　有疑此節專指旅食之士而言謂旅食當
在堂下不與羣士升旅于西階上也愚按無筭爵云士旅
酌亦如之承上酬士于西階上之文又云士終旅于上如
初解者謂徹冪之時士蓋先大夫而降至是升旅于上如
初不異也必言此者嫌既降則宜遂旅于下也觀此則旅
食者之旅酌于西階上益明矣
主人獻庶子以下節　愚按燕禮主人獻賓曰膳宰薦脯

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而禮節圖載云宰胥薦脯醢庶子
設折俎此則据大射主人獻賓之文也鄭氏曰宰胥宰官
之吏也不使膳宰薦不主于飲酒變于燕庶子司馬之屬
掌正六牲之體者也不使膳宰設俎爲射變于燕又按下
經徹公俎者曰庶子正則此設公俎者當亦庶子正爲之
大射徹俎章云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解者曰正
庶子之長也燕禮膳宰設公俎故膳宰徹之然則此之設
公俎者庶子正矣　今燕禮之獻庶子据鄭氏曰庶子掌
國子戒令教治世子之官也賈疏夏官有諸子職天子謂
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是也愚又按夏官司士職周知卿

大夫士庶子之數者則凡卿大夫士之子司士掌之諸子
亦掌之而諸子官曰庶子則統稱之詞也卽所云庶子正
者是矣燕禮受獻之庶子定作夏官之屬無可疑者或謂
是卿大夫士之子而非官者有敖氏繼公張氏爾岐浩盖徒
執司士職之庶子以証燕禮爲卿大夫士之衆子果如其
說則人數不少愚意太濫似非禮之本指矣
無筭爵之執散爵者節　敖氏謂酌亦酌膳也愚按出于
公賜則酌膳爲宜俟更改之
所賜者與受爵節　凡禮公之親酬者膳爵也此則散爵
而公命賜之故其禮殺

執爵者受公爵節　敖氏曰酌反奠之士既終旅則君自舉之

受賜爵者興節　敖氏必興授者以向者亦興受也非賜爵者受授則皆坐酌者酌散也行之謂每授之于席也受賜爵者若賓也則此觶先以之諸公若卿受賜爵者若諸公或卿大夫也則此觶先以之賓餘以此行之

唯受爵于公者拜節　敖氏大夫自賓爵旅酬之禮也于是執爵者降以酬者自酌且已亦與旅也李如圭曰前爲士舉旅大夫猶拜此不拜者禮又殺

公有命徹冪節　徹者示與臣下同盡此酒也在堂者皆

降拜謝君意也辭者辭之使升也辭之而不敢從命小臣以復于公公乃荅拜於此云辟者嫌旅拜則不必皆降也不及賓與諸公文省已上敖氏

遂升反坐節　義疏言遂升明不待射人之升之也舊說徹冪則顯示以不醉無筭之指矣故直升飲以副君意

無筭樂節　義疏云注謂樂章亦然者明得兼用小雅不但鄉樂

賓出之賓所執脯節　敖氏曰此非擊鐘以奏陔之鐘人乃其篚之在旅食之位者先立于此因過而賜之蓋鐘人在階前奏陔之頃擊者方有事焉故也愚按賓出奏陔以金聲玉振例之迨其至門內霤之時則終陔而親授之此一說也或賓出至此明言賜之置諸鐘人之傍則俟其終擊而取之亦一說也鐘人設有從者相之賓過而予之以賜鐘人如敖氏所擬又一說也賓自命從者徐以賜鐘人而已先至于門外亦又一說也經不具詳耳

公與客燕首節　賈氏曰燕異國卿大夫與臣子同唯戒賓爲異故于禮末見之

對曰寡君君之私節　李心傳曰私之言厲也春秋傳叔孫穆子曰邾滕人之私也萇弘鴻告吳人曰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此爲謙詞明矣

其牲狗也節　敖氏門外東方爨所在也故于爨亨之古者寢廟之門皆有爨吉則在東凶則在西

若與四方賓燕節　義疏必迎之者別于己臣也迎不于門外者別于朝聘賓也此所迎賓其正聘使也上介之爲賓者當從聘使而入于公與賓揖讓時止于門西之位

賓爲苟敬節　敖氏曰苟敬者國君于外臣所燕者之稱也此席當有加席與食禮同而東上公與賓既揖讓升公拜至賓荅拜公乃揖賓各就其席公降擯者以命命上介爲賓上介禮辭許再拜稽首公荅拜上介出公乃升就席擯者納賓皆如羣臣爲賓之禮必以上介爲賓者禮君與

臣燕其爲賓者不以公卿而以大夫雖燕異國之臣亦如之阼階之西諸公之位也席苟敬于是且有胥皆與之不齊卒者辟正賓。李如圭曰苟敬之席在公之左春秋傳宋公與魯叔孫昭子燕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右坐者居公之右改禮坐也。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敖氏歌鹿鳴之三也大射云三終是也凡升歌皆歌三篇不止一篇而已下管亦然大射儀曰新宮三終是也。鄭氏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義疏新宮有聲無詞蓋亦笙詩之類。朱載堉曰所謂管者無孔惟管端開豁口狀如簫口形似洞門義號闕之曰管必有

孔乃有高下清濁疾徐之節而可以成樂無孔則管各一聲而已豈堪入耳乎。

笙入三成節。賈氏疏曰笙入三成正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至敖氏則曰三成謂奏南陔白華華黍也二說不同俟再考之。

若舞則勺。鄭云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敖云勺者舞名但不詳其爲何代之樂也二說互異俟再攷。

獻公曰臣敢奏爵節。義疏案下記有四方之賓媵爵于公之詞而本國臣子之爲賓者媵爵之詞無聞故疏家補主人獻公及賓媵觶于公皆釋此詞。

栗階節。敖氏云二等者階之上二等也以諸侯七等階言之則至五等左右足各一發盡階則復聚足然後升堂

有內羞節。賈云內羞者祭祀饋食後所加少牢所謂房中之羞是矣。

不以樂志節。義疏云其樂以貍首而不以騶虞亦與鄉射異也。

有房中樂節。敖氏云奏之于房故云房中之樂燕別于堂上堂下之樂義疏引注云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蓋本詩之初意而言之愚按此樂當燕臣之時未必奏于房中敖說亞矣義疏又云此樂亦工歌之

亦有瑟其即當賓媵爵之節乎況既升坐則不宜使工於堂上奏樂矣愚又按無筭樂鄭氏注曰升歌閒合無數也取歡而已今云升坐後不宜堂上奏樂者於此若稍違焉未必然也。

集說卷六終

儀禮彙說卷七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門人李延樊德珩輯錄
後學沈汝山象咸校字

大射儀　義疏云擬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以此大射為將祭而擇與祭者之禮又以周官司裘射人諸職考之則自天子以至諸侯卿大夫皆有大射愚按司裘職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職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三耦射豻侯今此大射是諸侯之禮也卿大夫以下

則彷此而行之

宰戒百官　飾敖氏曰此宰指侯國之上卿而言也然春秋之世侯國上卿有不盡名為宰者愚按列國官名不同經但舉宰以明之

射人司士戒　飾賈氏云此所云戒如祭前旬有一日大宰職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注云前期前所諏之日也

司馬命量人　飾敖云侯道侯去物之步數也步者蓋量器長六尺者之名刻畫貍形于上以為識故曰貍步參謂介于二者之間也參侯其豹侯與設乏之處各去其侯之北十步者以其當二侯相去之中故以為飾也夫其侯之西亦十步鄭氏曰貍之伺物每舉足止視遠近為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參讀為糝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如大夫將祭於已射麋侯士無臣祭不射愚按鄭之疏為糝未免臆說不若敖氏為正又舊說謂周官畿內之諸侯而敖氏非之曰凡言諸侯皆謂畿外耳畿內安得有諸侯愚按周初盛時畿內諸侯遵用舊制至東遷之後則畿外諸侯能行古禮而畿內則不復如前矣此可推而知也

遂命量人飾陳氏祥道曰鄭衆馬融王肅以正在鵠內賈逵則以鵠在正內二者之說皆無所據要之大射之侯棲

鵠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此其別也

樂人宿縣飾敖氏曰磬外面為股內面為鼓西面者鼓在西而擊者東面也鐘鑮皆南陳亦以其北上也

建鼓在阼階飾賈氏曰下西面北面建鼓皆在本方故須言一見無他鼓此鼓本東方移來北方故與其文不言一又陳氏祥道曰植鼓蓋為一楹而四棱貫鼓于其端周官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莊子曰負建鼓而亡建鼓可負則以楹貫之可知

西階之西頌磬飾陳氏暘曰鐘磬之應笙者曰笙鐘笙磬其應歌者曰頌鐘頌磬春秋傳有歌鐘與頌鐘之義同先

儒鄭氏謂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或作庸功也是說宜其然乎

一建鼓在西階節義疏云擊鼓必先擊鼙北面之縣但存其鼓而無其鼙者正以此鼓不擊故也

簜在建鼓之間節義疏笙易而管難故常樂但用笙燕禮則用管云管則管爲主亦仍有笙也此建鼓蓋指西階之東阼階之西二建鼓而言然則此簜當階間矣下管新宮其于階間管之與

鼗倚于頌磬節放氏西紘磬紘之西出者也又義疏云縣主于鍾磬以其編也其法用木爲虡以紘繫于鍾磬而植

于虡凡十六枚云

又尊於大侯之乏節鄭氏獻讀爲沙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義疏云下經服不之尊即此尊也箸注讀獻爲沙而以獻酒爲鬱鬯古者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鬱鬯未賜則資鬯于天子今尊于堂下而用之賤者不已褻乎無是理也又敖氏云獻酒獻三侯之獲者及巾車隸僕人之酒也鄭氏云爲隸僕人巾車參侯豻侯之獲者又云服不之尊侯時而陳于南統于侯皆東面賈疏云知此不爲服不設者下文云服不之尊東面南上義疏云下經所謂服不之尊即此尊也于此預言之者猶鄉大夫之席臨時乃布亦預見之於前也

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節敖云獲者即服不之屬鄭云亦統于侯也無爵因服不也又云服不之洗亦侯時而陳于其南義疏云注以乏東北之尊爲非服不之尊故以此洗亦爲非服不之洗當以敖氏爲正爲獲者亦設洗雖與賤者必潔敬也愚按大射儀中太史小史巾車皆周官禮官之屬服不氏隸僕人皆周官政官之屬其大射所設獲者負侯者即服不氏及其徒也又所設釋獲者即太史也因射時所職之事而殊其稱曰獲者負侯其實非有異人也敖氏亦云負侯獲者皆士旅食者蓋指服不之屬而言

之未知果否也特鄭氏以服不之尊與洗爲當另設而不併于獲者之中則因周官司馬之屬但有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而無他職與之相亂此之獲者負侯其人原多故疑其見于下文而不在此也幾微之間敖說爲優要亦無大異同焉爾

小臣設公席節鄭云惟賓及公席布之其餘樹之於位後耳義疏按燕禮設卿席注云席自房來此乃云樹于位後何也當以彼注爲準愚按席自房來原其始也樹于位後記其中也侯時乃設要其終也故兩說皆通

獲定射人告具節敖氏曰太史北面東上小史在西也從

者小臣師之屬也義疏按燕禮納卿臣與辭賓下拜皆小臣此納卿臣以小臣師而辭賓下拜則以小臣正蓋正與師分司其事也燕禮祝史同班此不著祝位者統於太史也其又在小史之西歟祝史之職掌相聯故下經云祝史亦就其位而爲之又燕禮在東堂下者惟小臣師此則又有從者指司士職文有太僕從者注謂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則此亦祭僕已下歟

擯者請賓節楊氏復曰大射正擯故請賓以後皆言擯者

奏肆夏節敖氏曰此爲賓奏之當作西方之縣也周官言九夏次曰肆夏春秋傳言肆夏之三曰肆夏繁遏渠穆叔

聘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穆叔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此雅奏肆夏而不及繁遏渠者其降天子之禮歟愚按此說義疏是之

賓降主人之賓降立節義疏按西階西者賓降階之正位也宰夫爲獻主不可由阼故其降階亦立於是東西之節主人與賓同若南北之節則主人當在賓南

擯者以命升賓節義疏燕禮西序作序內亦互文也

主人獻公之公拜受爵節敖氏此奏肆夏當以東方之縣

不拜酒節義疏爲獻賓奏則闋于拜酒時爲獻公奏則闋於卒爵後者尊卑之差亦以初奏時先後不同故也

媵觶于公之小臣請致節鄭氏曰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亦相左賈氏曰前初酌自飲將相左于西楹北後者南相東向先者北相西向也今此二人先者酌訖向公前與之右旋于東楹之北北畔西過後者亦酌訖于東楹之北南過東向于公前與之是亦交于楹北相左也義疏曰燕禮媵爵之節注于二人往來之交不言相左故疏于皆致時以先者之既奠而反爲于南西過以後者之酌而往奠爲于北東行是相右此注言相左所以兩疏互異也敖氏之說主於相右者宜得之愚按大射媵爵于公之立於洗南節鄭氏言先者既酌右趨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

相左俟于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爲上又攷鄉射大射凡射者升降皆言相左而燕禮媵爵則交相右明係二禮互變可知敖氏以經不言相左但言交者皆相右而燕射不變者以爲允矣鄭于禮學最精必審諦而後出之況射者之交相左見于前後者非一恐非幸爾釋此當可兩通云

主人獻大夫之辯獻大夫節賈氏云大夫獻訖降階獻辯擯者乃總升之就席就席乃爲之

工歌下管之小樂正從之節愚按鄉飲酒鄉射並云樂正大師燕禮亦然其以左右正爲樂正僕人正者鄭氏也辯說在後大射儀有大師少師樂正小樂正亦有左右正考

之周官禮官之屬曰大司樂樂師又大師小師而樂師一職有下大夫上士下士若干人鄭云小樂正于天子樂師也敖云諸侯之小樂正下士也据此則大樂正乃樂師之長小樂正乃樂師之佐經云少師即周官之小師是已敖氏云樂正前三篇不言小以此大射見之也此樂盛于彼且用小樂正則彼可知矣大射乃不使大樂正者其辟祭樂之禮與義疏亦云反覆此篇未見樂正之有二人也緣鄭氏而誤愚于此不能無疑焉按大射自再射釋獲訖將欲三射則司射請用樂公許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退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許諾樂

正反位是明有樂正與鄉飲鄉射燕禮正同上經云小樂正從之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明是二人如其不然經文何靳于一小字而止稱樂正也又鄉飲設席于堂廉東上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鄉射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注云不欲大東辟射位也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立乎其西與鄉射同大射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大師少師及相者入小樂正從之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是則席工之處無異而小樂正立于西階東立處同于鄉飲也其互異者不見樂正先升之文竊意小樂正從之則大樂正先入可知此直無庸致疑

也鄭氏以獻庶子章遂獻左右正爲樂正僕人正賈疏謂大射兩面俱縣大小樂正各監一縣又以還樂分左右者不兼穿鑿未見其然矣又按燕禮大射皆國君行之故前有樂人縣樂人宿縣之文周官大司樂之職凡樂事宿縣令諸侯降于天子所謂樂人者當是小胥之職所云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是其所掌也○愚按燕禮大射之獻庶子以下經云辨獻庶子訖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庶子之禮又下經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二經無異文鄭氏以左右正爲樂正僕人正者僕人正相師故曰

二樂正爲左右正而僕人正隨之此解似亦可通敖氏曰左右正與內小臣同獻意其亦爲內臣愚考周官冢宰之屬曰宮正上中下士凡十四人內小臣上士四人奄也司馬之屬曰諸子下大夫中士凡六人今燕禮大射所云庶子卽諸子也宮正之官其爲之佐貳者詎非左右正歟且宮正職云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下經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明是近君聯比同類之官一例獻之阼階上爲宜若樂正與工向者席于西階猶賓之也益知不然矣愚特因敖氏之說而推衍之如此庶几愚者千慮之一得云稱左右正者明其止二人也

乃歌鹿鳴三終節鄭氏曰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敖氏曰三終謂歌鹿鳴之什三篇篇各一終如春秋傳工歌鹿鳴之三是也愚按鄉飲酒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而此止言鹿鳴鄭說是也

主人洗節鄭氏曰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敖氏譏之曰注意謂獻大師時瑟者猶未受獻而其左瑟則以此時爲節也義疏云上經云後者徒相則鄭謂大師無瑟者可見也鄉飲酒注以大師爲或瑟或歌者誤矣

乃管新宮三終節愚按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鄭氏曰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賈氏曰笙

入三成正謂笙奏新宮三終申就下管之義鄭賈之說當也敖氏云管新宮三終者管新宮并及其下三篇也二篇之名未聞据敖氏之說絕無證佐知不然也○又李氏如圭之解燕禮記有云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或謂即斯干之詩朱子集傳亦引此語且次于小雅各篇之下理或然也或謂斯干爲宣王詩則宣王已前何由用之愚謂小序之說尚屬未真儀禮雖周公所定譬若後世會典或者隨時增損宣王中興議禮制度爲世作程亦無不可爾新宮止于一篇猶知鹿鳴亦止一篇矣

請射之司射適次節敖氏云次所謂耦次也周官掌次職云射則張耦次執弓左手執弣也挾乘矢于弓外謂挾四矢而矢在弦弣之外也見鏃于弣明其指間前後之節也右巨指鉤弦所謂挾弓也賈氏曰燕禮射人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則射人司正一人也又曰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此大射正擯擯者請立司正公許遂爲司正則司正與大射正一人也下云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執弓注云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

卒畫自北階下節鄭氏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義疏謂工人士梓人非內官比且大射不應有北堂下之位愚按工人士梓人升自北階自北階下則位于此爲宜今

禮節圖亦刻于北階之下

誓大史之太史俟節義疏按太史位于侯之東北至此乃適西方小史亦從焉東面則北上與其尚仍故位與春官太史職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則天子諸侯之賓射燕射其太史所執事恐與此同

遂比三耦節鄭氏云比選次之也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敖氏曰三耦皆士也義疏云若此耦果以大夫充之如注家之說則當有士御于大夫而異其命耦之事如下經所云矣以此知敖說可信愚按上文司射西面之誓自公至士凡三等則鄭說未爲不是而初射之

三耦皆士爲之亦無不可故經無明文也敖專主士說亦
爲一偏之見焉
卒遂命三耦節敖氏曰亦命之誠取弓矢拾此下當有三
耦袒決遂拾取弓矢之事亦文不具也三耦既取弓矢遂
立于次中而西面北上
初射之首節鄭曰析羽爲旌敖曰旌謂翻旌鄉射記云君
國中射以翻旌獲今義疏以敖說爲存疑而曰敖謂翻旌
與鄉異者則郊與國中之別耳此條再攷
上耦出次節敖曰俟中于侯之中又義疏曰鄉射射耦之
發位爲東行所謂上射在左者在北也此耦之發位則爲

西行所謂上射在左者在南也
司馬正適次節鄉射司馬命去侯不決遂但袒執弓又不
挾此決遂又右挾之君禮威儀多也見義疏
授獲者退立節鄭氏云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
代而獲參侯干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賈氏云上注引周
禮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大侯尊故使服不氏與一徒
居乏餘徒三人分于二侯以少一人不得相代敖氏云授
旌而退三侯皆然則其負侯居乏之相代亦宜同退立于
西方各當其乏之西與義疏云注據服不之人數以定參
干之不代然上經云負侯者皆適侯又云負侯者皆許諾

至此乃云授獲者則負侯與獲者之爲與人三侯似宜從
同故敖說與注異禮節圖云敖氏以負侯爲旅食士旅食
位在門西北面愚按敖氏謂獲者負侯皆士旅食則人數
多三侯並可兩人相代按燕禮士旅食注旅衆也士衆食
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則服不氏之徒四人
與士旅食名異而實同也獲者少一人或以士旅食足其
數而不必泥服不之徒斯無悖矣
司馬正出于下射節義疏云鄉射司馬反位立于司射之
南此有司馬正又有司馬師司馬正于此始定其位然則
司馬師之位亦宜近之如小史之與大史矣

卒射右挾之節義疏鄉射于誘射既卒曰右執弦卽右挾
也北面揖亦指在物之揖也其稍南及西行及階之揖則
南面
三耦卒射節敖氏三亦當作二字誤也愚謂文取意遠三
耦本明卽不須改
司射去朴節賈氏曰鄉射司射去朴升堂告賓注云不敢
佩刑器卽尊者之側此不升堂亦去朴者尊公故也
司馬正袒決遂節義疏云周官有射鳥氏其職射則取矢
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鄭氏衆曰并夾鍼箭具也諸侯
無射鳥氏故取矢以小臣

小臣師設楅節敖氏曰畢所以指畫處置之器以木爲之其長三尺按賈疏曰司馬執弓爲畢以指授若周禮執殳以爲鞭度然也

小臣坐委矢于楅節敖氏曰左右撫者左手撫其左右手撫其右以宿定其數耳

比耦之遂適西階上節義疏依敖氏云大夫之耦不足則以士備之公卿之耦不足則以小卿小卿之耦不足則以大夫小卿之耦于大夫意者直爲上射與又飲不勝之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節鄭注云此耦謂士也諸公卿或闕士爲之耦者不升敖氏曰耦惟謂士與大夫耦者也又若

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節敖氏曰比耦之時大夫有與士爲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爲耦者此諸公卿衍文愚按已上三條遵鄭注則公卿大夫初不過作分別缺耦即以士爲之蓋公卿之尊即上大夫也必如敖氏瑣瑣分配是禮之煩苛已極非經意也鄭非見不到此可知

比耦之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大夫節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按鄭氏注曰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賈氏疏曰上云司射等適次謂入次中此適次者大夫降自西階東行適次所過向堂東西面立因過次爲適次非入次也乃敖氏自出新意云

適次亦謂進而至于次也愚竊以經文證之納射器節云揔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有司亦在次內則一次之所容不爲少矣于是一切袒決遂執弓者及釋弓矢說決拾襲者皆入次中隱處爲之故曰次之設猶之更衣處也若合諸公卿大夫士盡改其位于次中恐不足以容焉凡禮之改必有所爲位于次外整齊畫一畧無失礙而必次中之更變者其意云何耶敖之臆說蓋不足據也

又按經于誓大史比三耦節云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敖氏解之曰此乃未比時之位既比則位于次中經又云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敖氏又解之曰三耦既取弓矢遂

立于次中而西面北上愚按次中之位乃取弓矢釋弓矢一耦之位非次外衆多之定位敖氏必欲渾而同之殊未然耳

三耦取矢之下射進坐橫弓節鄭氏曰人東西鄉以南北爲橫義疏因敖氏之說云橫弓時上射下射皆北面以楅上之矢鏃鄉南必北面乃可取之也既取乃東西鄉耳人北面則弓以東西爲橫矣注說殊足眩人愚按鄉射已詳敖說之過茲不復云敖之諸說與鄭異而是者有矣若此條者無所取材當弃之而勿用可也

三耦取矢之上射揖進坐橫弓節鄭云左還反其位毋周

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賈疏云毋周者左還行至位卽位右還而反東面是還不周也云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者上射左還已還背君而據下射而言者上射先君違故據下射而言以其下射若又還周爲背君若左還向東覆卽右還西面是不背君周卽背故也

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賈疏曰注云上以陽爲內下以陰爲內因其宜可也蓋上射東面左還時以左手還取東和陽方爲內下射西面右還時以右手還取西和陰方爲內隨其陰陽得左右相向是因其宜也

再射之賓降取弓矢節賈氏曰下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於此不卽袒決遂者去射時遠也

小射正一人節敖氏云周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然則諸侯之大射正上士亦二人小射正中士亦四人與愚按此說可從

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節敖氏曰還右謂因右物也旣命去侯則由右物之南適其右乃降來由物北去由物右是還之也不還左物者以君將爲下射故也是君未立於物而先辟之敬之至也愚按此條義疏取之勝於鄭氏審矣

小射正坐奠笴于物南節通論陳氏祥道曰此禮朱極三士喪禮纊極二生者以韋所以致其用也死者以纊以明其不用也極亦謂之韘詩童子佩韘是也

小射正又坐取拾興節賈氏曰鄉射無極故拾與決得俱設若大夫對士射袒纁襦設拾亦當在袒後

大射正執弓節義疏云此大射正受受於小射正者也蓋於東堂受之考工記弓人職云和弓擊摩注云擊拂也將用弓必先拂之摩之而引此經爲証蓋順左右隈者拂之也揉之者摩之也皆所以和其弓也

大射正立於公後節義疏按夏官射人職王射則立于後以矢行告諸侯之大射正卽天子之射人可見矣

公旣發節敖氏經云拾發以將乘矢則是賓先公後亦如其它士下射之爲也鄉射與此篇於上耦之初射其文正與此同皆據下射而言足以見之矣愚按此條鄭不如敖

公卒射節敖氏曰反司正之位是射時其位自若也然則此司正之位不當東西之中而與鄉飲酒者異明矣愚按司正之位敖與鄭異者已於鄉射篇中詳辨其謬玆不贅焉

公卽席節義疏云司正必公卽席而後升賓者猶賓初入時公升卽席主人始以賓升也諸公卿大夫必賓升筵而

後獲射者以賓爲君耦耦之事未畢卽君之事未畢也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敖氏曰授賓矢者亦小臣也此節恐在未乘之前義疏云于西堂下者仍其納時之故處也

司馬釋弓反位節義疏按鄉射之大夫射畢卽升席此司馬釋弓乃升者君在故也司馬釋弓反位句乃復述上事以明卿大夫升之節耳

司射命設豐節敖氏曰亦適堂西命之司宮士司宮之屬也此時之位亦當在堂西與鄉射設豐升不言由西階其設之不言北面坐此詳之

儐人師酌射爵鄉射禮有執爵者注云於既升飲而升自西階此亦當然

儐人師洗節敖氏曰洗者以承賤者後新之其次則不洗矣降降席也西階上立飲對爵之位也授執爵者宜反于其所受者也

若飲公節郝氏曰角觶以兕角爲之非謂四升曰角者也對下飲君用象觶故云角觶

公降一等節敖云自酌膳以致以上與媵觶之禮同者也以致亦與于射而公卒觶以下與媵觶之禮異者也所以明之射爵也

司宮尊侯節敖曰兩兩壺也兩壺皆酒而云南上是先酌所上者與加勺東枋此在大侯之乏東北乃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乏也此所設尊洗篚篇首所言者上言獲者之尊此云尊侯上言大侯之乏此云服不文互見

司馬正洗散節敖云服不爲大侯之獲者故先獻司馬正獻亦異之獻時盡亦西南面

卒錯獲者適右个節愚按大侯參侯干侯凡獲者三人又居乏之相代者三人惟大侯之獲者乃服不氏也周官服不下士一人徒四人則似少一人蓋當大射時增設一人以足之無庸致疑也愚按經云司宮尊侯者服不受獻爵錯

薦俎後當以祭侯禮如始爲飲食祭于豆閒先右个次左个及中凡三祭也卒祭乃至鄉受獻之位設薦俎立卒爵此時司馬正已反位故司馬師受虛爵焉總是司馬師洗獻隸僕人巾車獲人及三侯獲者卽服不之徒負侯居乏者皆辨視鄉射禮無大異也

獲者左執爵節敖氏曰獲者南面坐左執爵也祭俎者興取肺以坐祭也二手祭酒爲散大酒多一手注之難爲節也愚按二手則彌敬祭侯之禮宜然也

獲者皆執其薦節敖云獲者謂三侯之相代而獲者凡六人也乏亦謂三侯之乏也服不負大侯則其徒代之居乏

也豸侯干侯亦有負侯者不言者可知也
司射適階西節敖云釋弓亦并釋矢也鄉射有矢字義疏云周官服不下士大史下大夫大史固尊于服不故獻之與獲者異識酌上尊也
司射適堂西節義疏云鄉射禮司射之獻釋獲者弓矢與扑皆釋于階西故至此節云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此獻釋獲時司射之弓矢釋于堂西故取弓挾矢之處與鄉射異
司射倚扑節義疏初請射時本自阼階前云如初者如其初不如其再也
三耦拾取矢節敖氏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一句似衍義

疏云此句蓋在上句之上傳寫者訛在下耳
三耦既拾取矢節義疏云皆進之位是三耦西面揖之位也當楅之位是三耦北面揖之位也又進之位是三耦及楅揖之位也經言此者明亦有三揖也
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敖氏曰揖進當作揖退鄉射云揖退是也
大夫與其耦皆適次節大夫反位諸公卿乃升就席大夫與已上下位賈疏上大夫與下大夫同是大夫爵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節義疏按鄉射禮云請以樂樂于賓此不言樂賓賓卑也射義疏云何以射言何以能使射

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也循聲而發言依循樂聲而發矢也不失正鵠言中也所釋樂節之義最明蓋樂之轉折處每節之以鼓射之發也循聲則其中也應鼓鼓不與射期而射適與鼓會是之謂樂節
司射遂適堂下節劉氏敞曰騶虞采蘩采蘋皆在二南則貍首亦必其倫並夫子刪詩時已亡與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義疏云劉氏之說或然
大夫降復位節鄭云門東北面位賈疏云下文賓諸公卿入門在西階下大夫不在西階下者以言復位其西階下者

無位故知在門東北面也敖氏曰復位于門東者以諸公卿亦以俎出故也燕禮諸公卿無俎故與大夫降而同立于西階下
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節敖氏云射人即鄉之司射者亦大射正也唯此一人與司正同薦以其為司射故特異之與燕禮不同者餘亦見燕禮義疏云按司正射人亦士也先諸人而薦則先諸人而獻明矣亦所謂以薦明飲者
愚按此條敖氏為長鄭賈之說少支離矣可不用也
祝史小臣師節敖云此獻史蓋小史也大史釋獲爵已受獻義疏云祝史在門東燕禮之位也此禮初入門大史小

史位于干侯之東北，祝亦當存焉。至將射，史乃至所設中之西，以後設中執算釋獲，小史於此有事，及此主人獻之，注云祝史門東北面東上，則是射畢大史小史祝俱各復其門東之位也。

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節鄭云不言賓，賓從羣臣禮。敖氏曰賓不與此拜者，以與君為耦射，否宜由君，不敢從，雖欲之命也。義疏特依敖氏宜也。

壹發中三侯皆獲敖氏云上云退中與算而俟，至是則亦設中執算而釋獲矣。釋獲則有飲射爵之事，于是大史小史祝復離門東之位。

公有命徹冪節敖氏云至是乃言公命，見上文凡言小臣辭者皆公命之也。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按大司樂職云賓出入奏肆夏，今諸侯大射賓人奏肆夏，出奏陔夏，不敢上同天子禮。

儀禮彙說卷七終

儀禮彙說第八卷

金山倪以恕越江著
後學蘇克鈞振之輯錄
門人張炎燠書銓校字

聘禮第八 按賈氏云下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故鄭據久無事而言也。又下經云小聘曰問，鄭序曰大問曰聘，明聘大而問小也。

又按賈氏云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孤卿建旜，此云及竟張旜，此見侯伯之卿大聘也。敖氏亦云此篇主言次國大聘之禮，與賈合也。

君與卿圖事節鄭氏曰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賈氏曰謀聘者為久無事則聘也，故謂有事故也。或因聘或特行。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因聘者也。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之類，是特行者也。

使者再拜稽首辭義疏云案燕禮大射儀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不再拜稽首，而後辭者，是傳命之儀，故與此異。君不許乃退敖氏云君不許其辭，故不答拜；使者亦當許而後退。義疏亦云案使者許諾而退，不再拜稽首者，辭時已拜也。此所謂一辭而許，曰禮辭也。

既圖事戒上介敖氏云既圖事乃戒之者，以其不在圖事

之數也又使者言命上介言戒亦異尊卑也凡聘使有故
則上介攝其事
宰命司馬戒衆介節鄭云諸侯謂司徒爲宰賈疏云天子
有六卿諸侯兼官而有三卿地官司徒兼冢宰夏官司馬
兼春官冬官司空兼秋官左傳杜注云季孫爲司徒叔孫
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也
衆介皆逆命不辭敖氏云衆介受命亦當再拜稽首賈氏
云不辭者是其副使之賤者故不敢辭也
宰書幣賈氏曰周官司儀職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
之幣以其幣爲之禮鄭注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

則殺是也
命宰夫官具案疏云案官所具享幣以周官約之則玉府
內府校人外府春官典瑞諸職所司而道塗所經皆有餼
積故惟齎帛布以備行道之用且戒不虞也以上諸職皆
宰書應出之數宰夫徵令之也
及期夕幣楊氏復曰夕幣之禮夕陳幣以授使者然授幣
而未授圭何也圭聘禮之重者也不可預授又義疏曰請
期告期面位略如夕幣宰由君右命之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節賈氏云所奉謂享時奉入以致命
束帛加璧以享君元纁加琮以享夫人鄭不言璧琮者璧

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又鄭謂享主用皮或時用馬者用
皮謂有皮之國國無皮者乃用馬故下云庭實皮則攝之
也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故下展幣時云馬則幕南北面
奠幣于其前也敖氏云北面猶北首也前謂左馬之前幕
之上也
使者北面節敖氏云北面蓋在朝門之右宜鄉君也義疏
圖云經云君出門南鄉則位在路門之東出者以東爲左
也使者衆介在雉門之右者蓋入門北面以東爲右以西
爲左要之皆在門東也又使者北面鄉君而在幕南則幕
亦在東當君位布之其使者之少東則以馬在幕南也凡

朝位庭中北面皆東上
史讀書展幣節敖云展謂詳視之下經拭圭遂執展之足
以明之矣鄭云展猶校錄也愚按校錄猶今之點視非一
一而詳視之也又鄭氏謂史幕東西面讀書必西面者欲
君與使者俱見之也敖氏則云史蓋幕西東面讀書有司
北面展之愚按卿大夫之處者幕東西面立而史實代之
讀書則立于大夫之南而同面今世凡官之點視者代唱
之人必在旁亦其例也敖氏之說稍泥而未合也
官載其幣舍于朝敖氏曰載謂載之於車幣亦兼皮言也
故者用幣之車以人推之春秋傳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

于人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賈氏云大夫三廟降天子諸侯不得並告故直告禰而已若父在則告祖下記云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者父在則祭祖父没則祭禰也

釋幣制玄纁束節敖氏云既告乃釋幣亦辟君禮奠于几下亦縮之出亦祝先而主人從也　又義疏云古者布帛幅皆二尺有二寸此注疏云純三只則二尺有四寸也與常幅不同不可曉愚按二丈之制或爲丈八尺則二尺四寸者皆二尺有二寸其例一也

上介釋幣亦如之義疏云衆介不釋幣職輕且辟大夫禮

也賓與上介釋幣同時上介或稍先釋可也

受命節若朝服觧郷至進使者敖氏云此在朝固朝服矣必著之者嫌命聘使或當皮弁服也又賈氏云此還依展幣之位下文使者北面東上其位亦同

賈人西面坐啟櫝節敖氏云繅以帛爲之表元裡纁所以藉玉而又揜其上者也乘繅謂開之也開而不揜則其繅垂下文屈繅以繅揜玉之上也揜之則其繅屈

賈氏公彥又曰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鄭亦謂之繅則氏做辨之曰執玉有藉無藉此直謂朝聘時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璧琮琥璜則與帛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有藉則裼裼者禮衆輕尚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無藉則襲襲者禮方敬尚質也裼襲繫于有藉無藉不繫于有繅無繅又繅非藉藉非繅藉者薦也繅者組也

宰執圭屈繅節義疏案此時宰使者皆裼不襲執玉當襲而不襲者以非正行聘故第宰其常服也

受享束帛加璧節賈氏云案圭璋璧琮以頫聘此周官典瑞文又玉人文臣出聘不用君之所執無恒信躬蒲穀之文所執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璧琮琢之而已　又敖氏云束帛加璧者束帛之上加以璧也加琮亦然此二束帛即繅之所展而實載之者至是復取而合諸璧琮以見用

之之法也享束帛不言玄纁文省耳聘用圭璋以爲信也享用璧琮以爲禮也圭璋特達以其尊而幣不足以稱之也璧琮有加以其降于圭璋可以用幣又以將其厚意也愚按束帛元纁于夕幣之時已展而載之此云束帛加璧元纁加琮者乃預言至彼行享始合而用之也受命之日不復取而合諸璧琮可知敖氏解之爲當而措詞有未顯處讀者融會其意可也

過他國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鄭氏云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爲許故也容其辭讓不得命也賈疏云幣本爲行禮非爲求許是以容其辭讓不受愚按一辭而受或亦

亦有之然經無其文無煩申說

餼之以其禮賈疏云論語告朔之餼羊鄭注云牲生曰餼春秋傳云餼臧石牛服氏亦云牲生曰餼春秋傳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云腥曰餼以其對飧饔序云雖有牲牢饔餼鄭云腥曰餼以其對生是文爲義故不同也敖氏云其餼以大牢者牽牛以致之少牢者牽羊以致之特牲則來之也亦執其紲以致之與

餼之以其禮節鄭云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米皆百筥陳于門內之西北面米設于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焉賈疏云下文大夫餼賓上賓上介

皆大牢衆介皆少牢又致之以束帛者皆約下文君命卿致饔餼之禮也李氏心傳曰賓大牢則介不得用大牢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敖氏同李氏說賓則大牢上介則少牢羣介則特牲也義疏又云此亦無束帛致之賓介于來餼者亦無儐也愚按鄭賈之說言他國致餼之豐李氏敖氏之駁注者乃言他國致餼之不豐二家之解不同然所過之國大小不一其大國宜豐小國宜殺禮固然也況聘使之來或是大國上卿或是次國大夫則豐殺亦宜有等經但約略其文二家之義亦有可以兼通者歟

晉于其竟節敖氏曰春秋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聘晉過鄭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此所誓者其類之乎賈氏曰此誓當在使次介假道復命之時上文終彼國之禮乃言之不謂此誓在士帥沒竟之後也

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賈氏曰案覲禮與司儀同爲壇三成宮方三百步此則無外宮其壝壇土爲之無成又無尺數象之而已

展幣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於其前敖氏云亦以豐會于幣乃奠之賈人告于上介節愚按鄭氏云賈人既拭璋琮云云則此節專指夫人之聘享而言也此蓋通上文所展

而言之王云賈人南面告上介上介東面告賓者義疏決其未必然也

有司展羣幣以告敖氏云此皮幣蓋不陳于幕辟君禮也愚按此說亦未知信否也

及館展幣節敖氏云幣亦兼玉而言展之於賈人之館者展事將終故禮殺而由便也又云自入竟至此凡三展者以聘事將至而愈慎且一與主國卿大夫爲禮則不暇及之矣此所以屢展而不厭其煩也

請行郊勞節勞者不荅拜鄭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賈氏疏云聘賓亦初入大門主君拜賓辟不荅拜如此之類皆

然。

受于舍門內。敖氏云。惟云舍門。是舍但有一門。此公館之異者也。

賓北面聽命節。敖氏云。受幣盖在庭中西。下言歸饔餼之禮。賓升堂北面聽命。受幣于堂中西。此雖受幣于庭。亦當放之。下經勞者從之乘皮設。敖亦曰乘皮設亦宜在門內之西。其於勞者之南與。

乘皮設。賈氏疏引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四張。亦其證也。

賓再拜稽首送幣。義疏云。案授受則一南面一北面。乃爲

訝受也。拜則無南面拜之理。故皆北面。愚按賈氏疏云。歸饔餼賓儐大夫。賓楹閒北面授幣。大夫南面受。此賓亦宜與彼同。北面授。還北面拜送。此指賓而言。可謂明矣。不知勞者南面而受。亦還北面拜也。義疏之解得其正矣。

勞者揖皮出乃退。鄭氏云。東面揖執皮者而出。賈疏云。執皮者在門內當門。勞者在執皮之西。故東面揖皮可知。敖氏云。公食大夫禮。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然則此亦北面揖之矣。愚按此條敖氏得之。

其實棗蒸栗擇。義疏云。擇當讀作釋。棗曰蒸。栗曰擇。文互耳。蓋皆洗淨熟之。而去其皮。詩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是也。

兼執之以進。鄭氏云。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賈疏云。下文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則大夫先度右手。乃以左手共授栗便也。又鄭注士虞禮云。取奠故用右手執棗也。敖氏云。兼執之者。左手執棗。右手執栗。與士虞禮曰主婦自取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北面設兩籩而棗在西。亦足以見其所執之左右矣。愚按二說似皆可通。

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鄭氏曰。受授不游手。慎之也。賈疏初兩手俱用。既授棗而不兩手共授栗。則是游暇一手。爲不慎矣。愚按受授不游手。則受者亦不游暇一手可知。

不腆先君之祧。孔氏穎達曰。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

其敢愛豐氏之祧。襄九年傳云。公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是也。愚按此解實爲至當。而鄭氏之注則曰遷主所在曰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此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上尊者也。賈氏疏曰。於大祖廟受聘享。以尊之。若饗食則於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愚按祧之於廟。蓋通言之。先君亦指始祖。不必專言祧廟也。

大夫帥至於館節。鄭氏云。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賈氏云。以上卿禮者。明有束帛致之可知也。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注云。如郊勞也。不儐耳。是也。愚按郊勞有幣。而此禮但云致命。賓迎卿

不言入是不用幣故于門外致命而退也至於下文宰夫
朝服設飧記云飧不致賓不拜沐浴賓至授館自應設飧上
卿致館則設飧在其中不須釋辭而自見也注疏訓致命
兼二事言之者不免太泥而辨其爲致館而非設飧則亦
未見其必然爾蓋兩說似異而實同歟
宰夫朝服設飧敖氏云徒有食而無他饌謂之飧傳曰盤
飧置璧是也徒食食亦曰飧玉藻曰不食肉而飧是也二
者所指雖殊義則同耳此禮用太牢且有簠簋豆鉶之屬
乃云飧者主人之謙詞所以甚言其菲薄也
飪一牢在西鼎九賈氏疏云鼎西九者謂飪鼎牛羊豕魚腊

腸胃膚鮮魚鮮腊凡九也羞鼎七者謂膷鼎無鮮魚鮮腊凡
七也如陳饔餼者如其死牢飧之死牢與饔餼之死牢其
陳同在東階西階陪鼎三則下云膷臐膮是也
賓皮弁聘敖氏云侯國君臣日朝朝服視朔乃皮弁服此
用皮弁者蓋其君相朝之服也朝聘必用皮弁服者宜加
于其朝服一等也
乃陳幣義疏云幣宜陳于廟門外少西而在行幣之南故
下文賓立接西塾乃受圭也
卿爲上擯節鄭氏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
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賈氏疏云擯者人數周禮大

行人文但天子無得別諸侯尊卑以待之諸侯卑故止據
已國大小而爲擯數也敖氏云經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而
不言其人數則是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
擯者出請事節鄭云是時主君在閫內南面賓出次直闑
西北面上擯在闑外闑東西面此則旅擯不傳命也上介
在賓之西北其北爲次介又其次爲末介凡介皆東面承
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與末擯對東西
相去三丈六尺上擯入請命出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
之位少北東面上擯至末擯之位少南西面東西亦相去
三丈六尺上擯西面請事還入告於公凡此所謂旅擯不傳

命也釋云旅陳也陳擯介不傳詞也
鄭氏又云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其儀各自受命
而下上者按賈疏云上擯入受命出傳與承擯承擯傳與
末擯此是上擯受命反面傳而下次末介向末擯邊受命
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則反面傳而上
也又上介受賓命反傳而下末擯反傳而上亦如之如此
三迴此司儀云諸公相爲賓交擯三辭者也
請事迎賓闕後據敖氏云三擯俱在門內惟上擯出西面
請事時賓出次東面因其請而親對之衆介則立於東南
北面而已賓親對故無所謂旅擯也及上擯入告公乃出

中門東面于大門內迎之上擯乃納賓賓介以次入賓東面介北面西上賓入門右與承擯紹擯北面並立又按敖氏云請事之辭蓋曰寡君使某請事擯者請事位則東方西面又經云出請事而不云入告省文也

愚按敖鄭二家之異一則擯者之人數也一則旅擯之有無也一則三介之面位也鄭據大行人爲五人四人三人之序而不詳增損在何擯諭得而明之卿爲上擯則定于一人如五人則承擯紹擯各二人也如四人則紹擯二人也然敖氏依經文止于三人之說當矣此可無論焉若旅擯之有無者始而三擯俱在門內至請事之時承擯紹擯

隨上擯以出者爲旅擯二擯留於門內而不隨之出者是并無事乎旅擯也此二說俱可通即無庸置辨于其間也若三介之面位鄭賈之說曰東西相對南北陳之是三擯位于門東而西面三介位于門西而東面也至敖氏之說曰聘賓臣也故親對而不交擯其謂介立於賓之東南者北面西上則末介在次介之東次介在上介之東也然賓乃次國之卿而爲其君聘使則始雖北面繼且東面以對矣上介亦大夫也何以不與賓同面乎此則不若注疏之安也又王侯朝覲之禮交擯而傳命則鄭之所不從者與敖氏正同也

公皮弁迎賓節賈氏云司儀職諸公相爲賓公皮弁交擯車迎拜辱出大門此迎聘賓於門內是降於待其君也

公皮弁迎賓鄭云是時賓主人皆裼公迎賓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賈氏云玉藻不文飾也不裼下行聘時執玉皆襲此未執玉正是文飾之時故皆裼也義疏云按是時公與賓皆裼經不著之者以裼乃其常爾來原未襲也愚按注云卿大夫以下謂廟中贊助之人應于此時先入廟門而俟也不指三擯而言之

又敖氏云於此乃迎賓於大門內則是擯者出請事之時公猶未出中門也大門內者其在門東西面與愚按下文

賓入門左敖亦曰賓入門左而東面辟公至公再拜鄭云公南面拜迎敖云賓入門左而公乃拜之是西面迎於入門右之處明矣敖之以迎賓爲西面以入門左爲東面者所以明再拜之當西面也若鄭之南面拜者則迎賓之位少北可知是則西面拜者恭也南面拜者倨也禮蓋從其恭者爲宜歟

賓入門左鄭氏云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賈疏云約下文入廟行聘享時衆介入廟隨賓入門左北面西上也少退不敢與賓齊也擯者入門亦約朝君擯位北面東上而知之也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愚按諸侯五廟之制有賈氏之說有
敖氏之說而當以朱子所述江都集禮之說爲正學者折
衷于義疏則得矣賈氏云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
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中央通門若然
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
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即
相揖故每曲揖也此五廟平列隔之以牆而中通閤門也
又敖氏云諸侯五廟太祖之廟最東高祖而下之廟以次
而西廟各有大門有中門有廟門中門外西邊皆有南北
隔牆牆中央通閤門故入諸侯之廟必有每門也此亦五

廟平列從東而西每廟各有三門而中通閤門也至江都
集禮則云古者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
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與賈氏之說亦不同義
疏曰賈氏昭東穆西而太祖居中近之矣然諸廟平列而
無南北上下之殊揆之禮意亦未爲得七廟五廟之說惟
朱子用孫毓之說爲可從中庸達孝章或問詳言之矣然
此有每門每曲者何也入大門北行折而東入廟必有西
鄉之門爲廟與朝之限此即謂之閤門也既入閤門則當
有南鄉都宮之門又一門也都宮內左昭右穆其廟門之
外或亦各有閤門東西相鄉與每曲則士冠禮見之但此

五廟者曲彌多耳
每門每曲揖賈氏云諸侯三門皋應路則應門爲中門左
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閒得有每門云云
敖氏云諸侯三門庫雉路則庫門爲大門左宗廟右社稷
入大門東行而至廟此每門指閤門與廟門而言也義疏
云諸侯三門注疏與敖氏不同蓋侯國三門則同而名或
有異有此則缺彼敖氏依魯言之差若可據愚按魯爲宗
國制與諸國多有不同則三門之名各出者有之矣
公揖入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隨之並而雁行
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

中根與闑之閒士介拂棖此謂兩君相見也又云賓入不
中門不履閾又公事自闑西按此賓謂聘卿也門中者門
之正也賓不敢與君並由其中敬也介與擯者皆雁行卑
不踰尊亦敬也賓之介猶主之擯也棖爾雅謂之楔門兩
傍木也蓋上擯上介俱拂闑不踰尊者之迹士以大夫爲
尊大夫以上介爲尊上介以君爲尊皆卑不踰尊也已上
鄭賈注疏之說
義疏迎賓入廟圖云公迎賓再拜即云公揖入每曲揖蓋
入大門北行折而東至廟必有垣以隔之垣有門是則所
謂閤門也此入大門折而東則當有閤門折而北則當有

郜官門入門或北或東或西以至於受聘之廟又有閤門廟門所謂每門每曲者如此又擯介從行位經無明文據玉藻賓則入不中門由闑西其介隨行亦應雁行上介在賓後與賓共拂闑次介少退末介又西少退也

及廟門節賈氏疏云注謂上擯亦隨公入者下文擯者出請命更不見上擯別入之文明隨公入也又少進於士者公食禮云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知此亦然以擯者是卿又相君故知進於士也義疏云公入則三擯皆入矣不僅上擯也下經云負東塾是其位擯位蓋在士位之東士西上而擯東上明其不相統也愚按鄭云上擯在門東東上

東上之文則承擯紹擯列于上擯之西可知也

賓立接西塾敖氏云接西塾者在其南而東面也介立於其西南東面北上義疏云賓介雁行而入同面未改也幣在行塗之南賈人東面鄉之介立于賈人之北與賓同東面宜也按鄭氏云介在幣南北面西上賈疏云上入竟展幣賓西面介北面今此陳幣賓在門西北面明介統于賓也愚按朝門外賓介位及廟門外賓介位二者不可以異同也今主鄭賈則朝門外賓之始至北面繼則擯出請而俱前乃東面以對介與擯東西相對亦東面廟門外賓接西塾北面介在幣南亦北面二者大同而小異也若主敖

氏則朝門外賓始終東面介皆北面西上此廟門外賓接西塾東面介立于其西南少退者亦東面而北上是則朝門賓介已不同面而廟門與朝門又互異也

几筵既設賈氏云下記云唯大聘有几筵對小聘不几筵又鄭氏賓至廟門司官乃於依前設之席西上周官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右彫几敖氏曰注似脫加莞席紛純五字疏曰按爾雅牖戶之間謂之扆蓋天子諸侯皆設几筵于扆爲神明而依之也

賈人東面義疏云下言上介不襲則賈人不襲可知凡入公門者皆裼也

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鄭氏曰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賈疏云賓東面故上介西面授賓也又敖氏云授賓東面於其右義疏云此並受也不訝受者以其非正行禮也二家同異辨之見後

今按敖氏於上文賓立接西塾云在其南而東面也介立於其西南東面北上至上介受圭于賈人而授賓則曰東面於其右同面故並受也又按鄭賈於上文賓立接西塾賓北面介在幣南北面西上如展幣例且介統于賓故同北面也至賈人坐授圭上介執以授賓則曰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將賓還東面故上介西面授者爲訝受也

考上文展幣之位正爲今此陳幣而先之則宜無所異又朝門之位與今此廟門之位輕重正同則亦宜無所異且据鄭言之則北面者臣禮也東面者賓禮也其始至則北面而繼則還而東面者相禮之宜也是以朝門之外擯介東西對而東面者旅擯禮也賓西面而介北面者展幣禮也介在幣南北面統于賓之指西鄉者陳幣禮也賈人東面坐授而上介北面受者由便也賓東面故介西面授者訝受也此鄭賈之說近乎正也乃若敖氏之說則賓之東面始終以賓禮自處獨朝門之外不用旅擯而介守北面之文似乎與禮疏矣要之經之不言面位者或用臣禮北

面或用賓禮東面則通變不億疑亦隨時可以制宜歟

賓襲執圭按李氏如圭曰襲者禮方敬偁質裼者禮差輕尚文又孔氏穎達曰使臣行聘主于敬不主于文聘享相對聘質而享文文質相變故裼襲不同也

介皆入門左賈氏曰司儀職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此介皆入不同者鄭彼注云絶行在後耳非竟不入廟也又君相入者謂前相君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賓皆入與此同也

三揖敖氏於賓入門左而揖三分庭一在南而揖又皆行至三分庭一在北而揖是三揖也賓至西方之中庭公乃與之偕行愚按此條亦見士冠諸篇辨析亦同前文

賓升西楹西東面敖氏云西楹西言其東西節也當在楹西少北下公當楣再拜敖氏云左還乃當楣則公鄉者亦當東楹少北矣以此見賓立之處必不正在楹西也愚按此說是也正當楹西則不鄉君而君亦不鄉賓矣爲楹所隔故也

擯者退中庭敖氏曰至是而退立于中庭則是鄉者從公而立于階下矣凡公與賓爲禮擯者皆贊之

擯者進義疏云擯者進爲公相禮或釋辭但在堂下而不

升堂所謂卿擯由下也

賓三退負序鄭氏曰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据司儀職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客登拜客三辟授幣注云三辟退負序也義疏云此云三退即周官三辟也鄭氏殊之者不免於支

賓三退負序愚按三辟負序鄭賈以爲有異或當還而爲辟不還而爲退則二者不同矣俟再考之

公側襲受玉敖氏云凡堂上授受贄幣之禮敵者則在兩楹之間主人尊則於東賓尊則於西又皆以遠近爲差此聘君於主君其尊同聘君之命宜降于主君一等故使者

就主君於東楹之間而授玉也。
公側授宰玉。敖氏曰：授玉于上，公尊也。下放此。公受玉時亦垂繅，宰旣受之則屈繅矣。
裼降立。鄭氏曰：裘者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袒裼者左。賈疏云：吉凶皆袒左。士喪禮主人左袒，檀弓吳季札左袒右還其封，大射亦左袒是也。敖氏曰：裼者偏免上衣而見裼衣也。朝祭之衣以裼爲常，故當盛禮則襲以爲敬，而盛禮畢則裼而復其常也。凡裼衣不必與上衣同色。
義疏云：以裘言之，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卽朝服、皮弁服、冕服之等，所謂上服也。裘外必備此二衣，而裼衣比之襲衣爲華，觀於錦衣、玄綃衣、絞衣者足以徵之矣。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此裼衣與裘同色者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犴褎，絞衣以裼之，此裼衣與裘不必同色者也。
義疏又云：古人禮服皆直領而對襟，雖當膺左右各餘一寸以爲袵，袵則以左掩右，掩之則襲也；開而摺于左，露其裼衣則裼矣。故一裼一襲，可以俄頃爲之也。裼衣蓋亦對襟者，衣裘則毛之文采間露于當膺之間，與裼衣同爲見美；若不衣裘，則但以裼衣爲美而不及其裡矣。賈氏所云中衣者，卽指裼衣言之。或言裼襲祇以裘言之，而葛無此，然則當夏月而聘，將廢裼襲之儀乎？或有言裼衣上加深衣曰襲，不加深衣曰裼，無論白布之衣不可以爲國君與卿之聘服，卽其衣之外必有二幣，又有韎韐繫焉，受玉授玉俄頃之間，又無贅之者，其何以旋服而旋說邪？
賈氏曰：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禪衫，有襦袴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上服也。
又賈氏疏曰：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皆服麛裘，但君則麛裘還用麛褎，臣不敢純，則因青犴褎。其裼衣，君臣同素衣。聘時則主君素衣，惟臣用絞衣也。丹陽姜氏曰：據此則論語素衣麛裘不得指孔子矣。
庭實皮則攝之節。鄭氏曰：攝之者，右手幷執前足，左手幷執後足。下文皮如入右首而東，鄭曰：皮右首者，變於生也。敖氏：右首之右當作左。義疏曰：案執皮者左在前，則皮亦當左首，不當右首矣。敖謂士昏禮皮左首，此亦宜然，字誤作右者得之。愚按禮之不同者多矣，昏禮左首，聘禮右首，姑從經文釋之而不改其字，所以爲愼也。至賈疏所引季

云左首者如羔雉之屬未必與皮一例耳
士受皮者自後右客敖氏曰受者自後右客則客既授亦自後而出皆與受馬之儀相變也鄭氏則曰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賈疏云此約下私覿時牽馬者自前西鄉出相類故云亦也愚按二說未知孰是
若有言節鄭氏曰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敖氏曰若有言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此禮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愚按二家所引蓋與此經皆合義疏以西乞術事爲得之而魯晉之事則所謂特行而非因聘者有

者又加細焉兩存其說可也
賓奉束錦節鄭氏曰卿將公事於是欲交其歡敬也賈疏公事謂聘享也此行私禮爲交歡敬
擯者入告節敖氏曰辭欲其後之也賓既將公事主人宜先盡其待賓之禮賓乃可行其私事也不辭其覿者已受其君禮則不必辭其臣禮也
請禮賓節敖氏云請禮之禮當作醴字之誤是禮主于醴故雖用幣猶以醴名之愚按冠禮昏禮俱作醴賓此或當然但不改經之舊文而作禮賓亦自可通
宰夫徹几節敖氏云徹几筵入于房而改設賓席也公食大夫記宰夫筵出自東房
徹几改筵節楊氏復曰徹几改筵所以禮賓席當室前之中賓席在牖前士冠禮醴子筵于戶西士昏禮醴婦席于戶牖間鄉飲禮席于牖前鄉射禮賓席在戶牖之間周官筵國賓于牖前其名不同皆不越于此位也
公出迎賓以入節案前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此則公迎賓偕入故揖處不盡同乃云如初者見其亦三揖耳此敖與義疏之說
奉兩端以進敖氏云進進於序端南面以授公
北面設几節敖氏云公一拜而賓荅再拜稽首者公尊乃

先拜而送几故賓當以此荅之不降者辟盛禮也此醴賓之禮以用幣之時爲盛義疏云案醴賓以賓之受幣爲成禮故下經送幣公再拜注云事畢成禮也此設几禮之始未盛故公一拜送賓亦不降但于堂上再拜稽首而已
宰夫實觶節李氏如圭曰柶之大端爲葉小端爲枋面前也凡主人授賓醴者皆面枋賓迎受之皆面葉冠禮贊者酌醴以授主人主人迎受故贊者面葉主人受之得面枋此宰夫實觶公不迎受故宰夫面枋公受之亦面枋也
賓不降壹拜節敖氏曰壹拜亦受醴之通禮必著之者嫌賓拜當再拜稽首也授几授醴其禮均而賓之拜不同者

彼荅公拜此則先拜不無輕重也

降筵北面節敖氏曰以柶兼諸觶以右手執柶并執觶也賈氏曰左手執觶右手以柶祭醴訖降筵北面以柶兼於觶兩手奉之愚按二說不同似皆可通

升再拜稽首節敖氏曰當東楹當其北也其南北亦中堂受幣當東楹其視爲君將幣者又過東矣

公壹拜賓降也節敖氏曰公一拜而賓即降不敢安受尊者之拜因降之而遂降也賓已降而公猶再拜者送幣之禮當然宜終之也此皆所以相尊敬也

賓執左馬以出鄭氏云效馬者并左右靮授之愚按牽馬

人之禮如是而賓則但執左馬而出

上介受賓幣節義疏云按賓出則從者先迸出每節皆然此亦然及賓入乃從之而入

賓覿奉東錦節賈疏云贊者二人各居兩馬間各用左右手手扣一匹也愚按禮節圖總乘馬者四馬並而入贊者隨賓而左右並入也所爲各居兩馬間者如此

擯者坐取幣出節鄭氏云贊者有司受馬乃出賈疏贊者待有司受馬乃出以幣可奠之於地馬不可散放也

擯者請受義疏云請受之節士昏禮壻見妻之父亦然此聘賓與國之臣故因敬其主以及其使也

振幣進授節李氏如圭曰禮賓賓覿受幣皆當東楹臣禮也春秋傳鄭伯如晉拜成授玉於東楹之東士貞伯以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凡敵者授受當於兩楹間也

士受馬者節賈疏云此庭實之馬四匹在庭北面西上牽者四人各在馬西右手執馬而立士受馬從東方來由馬前還遶牽馬者之後人東馬西而受之牽馬者因前行而出　授由其右受由其左今受馬者不自左而由其右受使牽馬者自前而去爲便　上受享庭實之皮受皮者自後右客此由馬前者馬是生物恐驚之故由前是變於受皮也

賓降階東拜送節敖氏曰拜於西階東則于已君也凡臣於異國之君其拜下者皆不當階拜爭階下者已臣也拜君命亦然義疏案公食大夫賓荅公拜至降拜于西階東與此同

栗階升公西鄉節愚按唐禮樂志每稱再拜又再拜是唐代禮繁倍于成周故始而再拜復起再拜則禮成也今此階東之拜禮宜再拜稽首方一拜而君降一等以辭擯者詔之以起則不成再拜之儀是以更升而成拜也義疏云案公食大夫賓荅公拜至降拜于西階東擯者辭栗階升不拜命之而後成拜是則先已成拜于下矣與此異也

公側授宰幣馬出敖氏云馬出而皮入亦相變也愚按敖氏往往以禮貴相變爲詞而此禘變馬亦主相變乃令人失笑也皮則宜入馬豈可入耶

介請覿璋擯者入告出許節義疏云賓介私覿之幣物皆公家共之非卿大夫所自備也夏官校人職於國之使者共其幣馬足以見之

擯者執上幣節鄭氏曰擯者先卽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賈疏下經云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則當請時立于門中可知義疏云出請受亦題下事也此時未釋辭

委皮南面鄭云委皮當門又云南面便其復入也敖氏云執皮者從上擯出門不俟上擯之釋詞卽委皮而退執衆幣者于是由皮東而進委皮不于東塾南辟執衆幣者且變于馬也義疏云南面謂執皮者也蓋立于門外南面乃委皮焉

介禮辭聽命節鄭云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一授之賈疏明不一一授同時訝受可知也

上介奉幣皮先節義疏云案皮先入而奠之亦庭實設之意也所謂客禮也賈疏云享時庭實使人執之昏禮庭實亦使人執之不奠于地以其得親授主人有司此奠之不敢授故下二人坐舉皮

公再拜敖氏云公拜當西面也下放此

介振幣自皮西進節義疏云復位復賓所立之揖位也介北面而拜于此猶賓之北面拜於西階上也鄭以介北行僅參分庭一而卽東行敖氏以爲北行將至中庭始東行與公西面相當及公左而北面而授公南面訝受之敖說似容愚按鄭說皮西進北行旋折而東又折而北行至君所是多一折也不如敖說之徑捷矣

介出宰自公左受幣賈氏云不云側者當有贊者於公受轉授宰敖氏云經文自公左則受之于公可知愚按敖說當矣

士介入門右奠幣節敖氏曰不敢以客禮見者以賤者惟上介聽命故也此與初禮同乃復爲之者以既受幣復入則禮更端也

禮請受賓固辭鄭氏曰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敖氏曰固者決不從命之稱一辭而得遂亦可謂之固記放此義疏曰擯者請于士介士介辭之恐不得命而賓又代辭之則亦可謂之固辭矣愚按三說不同義疏爲正

公荅再拜節敖氏云公是時拜于東方之中庭而介位在門外之西則擯者相拜宜西北面也司儀云凡行人之儀

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請此類也愚按敖說精矣而稍近于拘

賓出公送賓擯者出請節義疏云按此時賓介及士介皆在廟門外更不須介逆出而賓從之也賓負西塾東面介在其西南亦東面此廟門外之位也公出則賓左還南面介亦左還南面立于賓東公至揖賓賓介乃轉西面行三揖從公雁行而出如入時其行公在左賓在右按敖氏曰賓既告事畢衆介亦逆出而賓從之義疏辨其非是云

及大門內公問君節敖氏曰及大門內則賓東面公西面而問之周官云客再拜對與此微異

公勞賓節鄭氏曰勞賓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按勞之詞在秋官司儀注內今採于此

賓出公再拜送節凡去者不答拜主人拜送賓賓皆不顧經不具見之此著之者明于尊者之禮如此也此敖氏之說

賓請有事節義疏云有事于大夫而必請于公者以已君之命不可不令主國之君知之也

勞上介節鄭氏云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雁下見於國君也周官掌客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是也義疏云卿執羔大夫執雁用贄之常也彼有卿有大夫吾亦有卿有大夫若區別之則卿當執羔以之上介是以尊臨之也不然則用尊無執贄見卑之義是無所執也二者均不安故不論賓介之爲卿大夫與已國中之若卿若大夫而皆概之以雁固變于相見亦以卿卽在大夫中則卿可用大夫禮也此勞禮主國之下大夫使不至者蓋不與焉

君使卿韋弁節敖氏曰韋弁卽爵弁也其服純衣纁裳韎韐纁屨義疏云士冠禮爵弁在皮弁之上一等聘禮韋弁在皮弁之上一等此陳氏祥道所以謂爵弁卽韋弁而敖氏從之也竊意爵弁韋弁等第既同其純衣纁裳韎韐纁屨或亦不異而首服容有二焉以之爲士助祭之服則爵弁廟中宜用絲也以之爲卿大夫接賓之服則韋弁以其與皮弁類也愚按義疏之說盡得之若鄭氏以韎韋之弁兵服也而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云韎布爲衣而素裳者此臆說無據其不然乎

饔義疏云饔亦對殯而言殯薄則饔爲盛禮矣

歸饔餼章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鄭氏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別陰陽也其材宮廟以石賈疏曰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又觀碑景南北長短十一月日南至景南北最長陰盛也五月日北至景南北最短陽盛也二至之間景之盈縮陰陽進退可知也敖氏曰古者宮

庭有碑蓋居其庭東西南北之中所以識深淺也義疏曰敖氏以碑爲在庭東西南北之中前人未有發此者統全經觀之乃見其言可以徵信而不誣也說見下文愚按設碑之處鄭氏以爲近如堂深賈疏謂堂深猶若設洗南北以堂深若然則東當洗矣義疏謂如鄭說蓋碑在三分庭之北云敖氏則云碑在庭東西南北之中而醯醢百甕夾碑其上列當少北于鼎義疏譏之故云設之以麗牲視日景亦爲陳設進退之節故以適中爲宜若過北則嫌促迫不便于射牲過南則恐日極南時爲日影所不到然考之歸饔餼于賓館則醯醢百甕夾碑十列又米百筥設于中

庭亦十列繼醯醢而南此碑居庭北之一證又還玉及賄禮章經云賓自碑內聽命賓負碑北面聽命于下如碑在中庭而非庭北則疑立處太遠又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兩言碑內皆近堂階而與中庭有別之證若敖氏以南北之中覘日晷乃可以別陰陽者其說穿鑿而無當也愚于此不能無疑究當以鄭說爲是云

堂上八豆節賈氏曰東上醓醢醓醢西昌本昌本西麋臡麋臡西菁菹菁菹北鹿臡鹿臡東葵菹葵菹東蝸醢蝸醢東韭菹知是八豆者天官醢人職朝事之豆八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葵菹蠃醢此經直云韭菹醓醢屈知此昌本以下六豆者案公食下大夫六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又上大夫六豆鄭注加葵菹蝸醢以充八豆若然朝事八豆有茆菹麇臡不取而取饋食葵菹蝸醢者案少牢正祭用韭菹醓醢葵菹蝸醢朝事饋食之豆兼用之明此賓上大夫亦兼用朝事饋食之豆可知愚按此說宜並存之

六鉶繼之節賈氏通論曰案此文上下綪屈錯各別士喪禮陳衣于房中南領西上綪注云綪猶屈也似不別者屈者句而屈陳之綪者直屈陳之不爲句錯者間錯而陳之

句曲而綪此文是也公食大夫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是錯也

八壺設于西序節敖氏云八壺之酒稻也黍也粱也稻黍各二壺稻在北黍次之粱四壺又次之蓋如設筥米之例也鄭氏曰其酒蓋稻酒粱酒賈疏云鄭知不直有稻黍而爲稻粱者稻粱是加相對之物故也義疏則云八壺二種則可以錯三種故無錯陳之法不錯亦變于簋簠也愚按上說宜兩存

西夾六豆節敖氏云堂上之饌皆屬飪牢西夾之饌屬腥牢東夾之饌亦屬腥牢腥鼎皆西面北上故東西夾室之

饌皆西北上。飪鼎東面北上。故堂上之饌東北上。各順之也。愚按飪牢已熟，賓可以即用也。腥牢未熟，賓宜熟而後用也。其尊卑之次，實先後之宜耳。又賈氏云，六豆者，先設韭菹，其東醓醢，又其東昌本，南麋臡，麋臡西菁菹，又西鹿臡。此陳還取朝事之豆。愚按此與公食下大夫正同，則無可疑也。

饌于東方亦如之節。敖氏曰，東方，東夾東，墉下，西北上。言韭菹亦在饌之西北也。李氏如圭曰，雖陳于東墉下，其陳亦以西北為上。悉與西夾同，嫌統于東墉以東北為上，故著之。

儀禮彙說　卷八　卅二

醯醢百甕節。賈氏餘論曰，士喪禮下鄭注云，甒瓦器，其容蓋一觳。旊人職，簋實一觳。又云豆實三而成觳。四升曰豆，則甕與簋同受斗二升也。

米百筥節。敖氏曰，此米從饔餼者也。饔陳于內，故米宜從之。凡米以黍為上，稷為下。于此見之矣。食則以黍為上，稻為下。酒則稻為上，粱為下，而不用稷，蓋稷不可以為酒故也。

門外米三十車節。賈氏曰，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若然，一秉十六斛，又有五籔為八斛，總二十四斛也。又下記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為一秅，三四十二，為千二百秉也。敖氏曰，經凡言某陳者，皆謂其下鄉之也。言東陳是西轅也，西陳者反是。云為三列者，每列皆南北為之，前列在西，後二列以次而東也。禾列則先東而後西。

薪芻倍禾節。鄭氏曰，四者之車，皆陳北轅。義疏云，東陳者西鄉，西陳者東鄉，轅皆在內，如注說則是南陳，而非東西陳矣。薪在米之東，芻在禾之西，稍離之，亦如米禾陳法，而三列倍為六列耳。四者之車，皆人輓者，非駕牛馬者也。

揖入及廟門賓揖入。敖氏云，及廟門，大夫立接西塾，賓揖而先入，俟之于入門右之位。既則上介出請事矣。義疏云，門內即入門右之位，所云揖位也。入門而右，又稍北，乃西鄉而俟賓也。

儀禮彙說　卷八　卅三

大夫奉束帛入節。義疏云，此三揖與公醴賓同，與正行聘禮者異。

至于階讓節。鄭氏曰，讓不言三，不成三也。賈疏，賓二讓，大夫即升，無三辭，即不成三也。周官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大夫郊勞三讓，登聽命。周官舉其大率而言，此儀禮據屈曲行事，故注不從古文也。敖氏曰，此三讓者大夫也。大夫三讓而賓三辭，義疏是之。愚按兩說皆通，然經每言一揖一讓升，此則上文三揖皆行，恐是三讓也。

大夫東面致命節。義疏云，賓館于此，故升降由阼階，此降

階西與前賓覿賓降階東一也西階下則拜于東阼階下
則拜于西
出迎大夫節愚按前此大夫奉君命則尊此受儐乃私事
也故復其常禮而賓先讓升
明日賓拜于朝節賈氏曰言拜于朝無入門之文諸侯外
朝在大門外也敖氏曰周官掌訝職凡賓客之治令訝聽
之侯國亦當然也
歸上介饔餼章上介韋弁以受鄭氏曰介不皮弁者以其
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敖氏曰歸者皮弁以聘者上
賓也故上介于此不必皮弁以無加服之嫌故爾義疏謂

二解兼之其義始備
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節義疏云凡吉禮陳于門外者皆東
上有封則或西上耳注謂牢西上非也
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鄭氏云於牢東拜自牢後適
宰夫右受由前東面受從者賈氏云明在宰夫東南從宰
後適宰夫至宰夫之後受取牛也又由宰夫之前東面受
從者義疏云馬之踶齧在後故由前辟其後也牛之抵觸
在前故由後辟其前也此君使士受私覿之馬與此異也
問卿章卿受于祖廟賈氏曰卿受而不辭以前賓諸有事
于大夫君禮辭許是以不敢辭故記云大夫不敢辭

擯者出請事節義疏云如朱子所云廟制則太祖在北一
昭一穆分列于南而外爲都宮則入大門轉而東行當有
一閤門又當有都宮之門其昭廟穆廟之旁各有閤門則
每門皆揖也
大夫降授老幣敖氏曰大夫於是進立于中庭西面
無儐鄭氏解之爲辟君敖氏曰臣之儐雖殺于主君之禮
而束帛庭實則同故不用之聘賓有儐禮者不在國則無
嫌也
賓面如覿幣敖氏曰聘使私見于主君曰覿大夫曰面蓋
異其稱以别尊卑也然周官以私覿爲私面則又通而言

之愚按左傳楚公子棄疾以乘馬私面鄭伯亦同此稱
庭實設揖讓如初敖氏曰如初謂三揖三讓也賓亦三辭
賈疏賓初入門右大夫階下辭賓賓遂門左大夫至庭中
迎賓大夫迴旋與賓揖而並行北面背如初者大夫不出
門雖有庭中一揖至碑又揖再揖而已愚按二說姑並存
之
愚按賓問卿與私面則衆介皆從今上介特面則士介不
從其貶損者一也賓私面入門右大夫即辭賓亦不果其
幣今上介入門右既奠幣再拜大夫乃辭其貶損者二也
賓當楣再拜送幣今上介降拜大夫降辭而後介升再拜

送幣其賤擯者三也唯授受亦於堂上楹間則賓與上介同以其同爲大夫也

上介私面之擯者出請事節鄭云主國君尊衆介始覿不自別也上賓則衆介皆從之義疏𥟖於卿先問而後面上介有面無問則特特者一人而衆介不從

又庭實設介奉幣入節愚按私覿注疏云與幣再拜以臣禮見也庭實先設乃奉幣入是客禮也此章始則大夫辭擯者反幣上介受之不禮辭者是主人不敢當臣禮故也繼則庭實設介奉幣入者是客禮也詳見前篇

衆介私面之大夫答再拜節敖氏云此士介私面之儀大

約與其覿禮同惟以一人而大夫親辭爲異老受擯者幣于中庭者以大夫降立於此故也

代受問之大夫若不見節義疏案不見謂疾病或有喪或奉使在外者云各則問與面之禮兩有之矣代受而不代拜可見凡禮皆無代拜者也

夫人歸禮之久夫人使下大夫節敖氏曰次日之久夫人乃歸禮不惟不敢與君同日又且不敢同其時皆下之也使下大夫者亦下君或亦辟其於朝君之禮也

夫人歸禮之堂上籩豆六設戶東節鄭云其設脯其南醢屈六籩六豆敖氏云凡設籩豆自二以上皆先豆而後籩乃言籩豆者文順耳此六豆六籩皆宜用朝事者而各去其末之二其設之之序則豆皆在西籩繼而東也愚按上經君歸饔餼云堂上八豆韭菹其南醓醢屈屈猶錯也賈疏云韭菹其南醓醢屈者謂其東上醓醢醓醢西昌本昌本西麋臡麋臡西菁菹菁菹北鹿臡鹿臡東葵菹葵菹東蝸醢蝸醢東韭菹是爲八也又按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是爲六也蓋醢人朝事豆八依此爲次而用其六無葵菹蝸醢之二豆敖氏依此爲說諒無悞矣但愚又考君歸饔餼經云韭菹其南醓醢屈亦省文不全

故此禮鄭氏放此而云其設脯者謂六籩設之於北其南醢者謂醓醢以下之六豆以次相間交屈而設蓋舉其一端以槪全文非直謂一脯一醢可知則鄭之與敖大畧相同但敖謂豆皆在西籩繼而東非相間交錯則異于鄭矣經云籩豆六之三字鄭得之而敖失之非無証矣

壺設于東序北上節鄭氏曰醙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醙白酒尊先設之賈疏曰稻黍粱蓋据內則三醴之次言之又上言白者明黍粱皆有白也下言清明稻粱亦有清故也於清白中言黍明醙即是稻清即是粱也愚

按鄭賈之說經言簡而義該經文省字之法了然矣
夫人歸禮之壺設于東序節鄭云醙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閒清白者互相備
上介四豆節敖氏云夫人歸禮不及士介者以其禮薄不可得而復殺且君於士介已無堂上之饌故也
大夫餼賓介之大牢米八筐節敖云君餼賓米百筥筥半斛此米八筐筐五斛以量言之則八筐者殺于君米二筐也下節眾介米六筐者黍粱稷各二筐遞而減二筐也
饗食燕羞獻之燕與羞俶獻節葉氏夢得云饗所以訓恭儉也故至於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也故無數敖氏云羞

者爵者周官亦謂之爵獻見庖人職
上介壹食壹饗鄭云饗賓介爲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賈疏公食禮介雖從入不從食賓食畢介逆出是也知從饗者下記云大夫來使饗之其介爲介故知介從饗敖氏曰賓介皆明日拜于朝宜在此句之下愚按先言賓介拜賜者重在賓也次言上介食饗文亦自明非次之疑知不然耳
大夫饗食之若不親饗節鄭云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之列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之
還玉之大夫升自西階鉤楹節愚按還玉之禮兩國不容

低昂主國大夫入堂深而東行下文賓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亦鉤楹由主國大夫之後乃自左受之二人俱代君行禮故南面並受無北面禮也
賓裼迎大夫節敖氏裼者已受聘玉則復其常也大夫於賓裼亦裼上介出請入告乃迎之
公館賓之賓辟節敖氏不敢辭不敢見若隱辟然故云辟此主君于聘享及夫人之聘享問大夫其拜皆爲拜君命之辱賓出受之可也乃辟者其爲有拜送之禮與
公辭賓退節敖云辭者謂辭已拜今無事矣
使下大夫贈上介節敖云於上介用束帛於眾介各用束

帛上介之庭實如賓
大夫親贈節敖云此所贈者皆用錦也賓與上介之庭實亦同大夫親贈賓上介而使人贈眾介以其降等也亦爲辟者不親受
歸反命之使者歸及郊節鄭曰告郊人使請反命于君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敖曰不敢徑入恭也請反命其亦使次介與愚按二說不同假使出聘之大臣與國君本有猜嫌或本無猜嫌而在外日久以致謗書盈篋流言日聞此等之事非明盛之朝所有而叔末衰晚未保必無譬如覲禮諸侯至天子之庭先之以肉袒豈

必果有過愆而行此禮與鄭之此條亦防其流弊之所極耳禮之愼微杜漸無所不至者如此

朝服載旜節敖云明朝服者反命則執玉嫌當如聘服也

乃入陳幣于朝節鄭云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其禮于君者不陳謂賄用束紡禮用束帛乘皮之類是也賈氏曰賓之公幣則主君郊勞幣也醴賓幣也致饔餼幣也夫人歸禮幣也食侑幣也饗酬幣也再饗酬幣也郊賄幣也賓之私幣則主國三卿皆一食行侑幣饗行酬幣又皆有郊贈幣也其上介公幣則致饔餼幣也夫人致禮幣也食侑幣也饗酬幣也郊賄幣也其私幣則主國三卿或饗或

食要有其一則各有幣焉又三卿皆有郊贈幣如其面幣也義疏云禮于君者不陳以使者將親執以告故也

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按此禮見於經者凡三夕幣也展幣也反命陳幣也夕幣云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展幣云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此反命陳幣云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西為上者皮上左也則三處並合可知此之不言加皮者有皮之國用皮無皮之國用馬故也鄭云榮其多也義疏以為存疑蓋非正義矣經云皮左即西為上也敖氏謂各重累陳之是又矯於榮其多之一語而為此說乎亦未必然也

授上介幣節敖曰不與幣拜辟與贄之禮也公既拜則上介復奠于故處焉入于已者故不授宰也

若有獻節鄭云獻不拜者為君之答已也賈疏士拜國君國君不拜士賤故也大夫拜國君國君即答拜大夫尊故也玉藻云凡獻于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又郊特牲云大夫有獻弗親不面拜為君之答已若然大夫不親獻此因反命故親獻故鄭云獻不拜者為君之答已猶不親獻之義也

君勞之節賈氏曰曲禮君於士不答拜此君答拜士者以其新行反命君勞之故答拜異於常也

君使宰賜使者幣節鄭云以所陳幣賜之也又云既拜宰以上幣授之賈疏上文云執禮幣授上介者是執上幣不執下幣明知宰所執授之者是上幣可知經復云賜介介皆再拜稽首鄭云與上介同受賜命俱拜既拜宰亦以上幣授上介義疏辨之曰上文使者授上介幣則幣未授宰也至此君使宰賜使者幣以君命賜之耳幣仍陳于故處非有以幣執授之事下介幣同愚按使者所執以告而授之宰者賄幣也禮玉也禮幣也皆使者告君上介取而授宰至此君使宰賜之則宰一一授之于上介其宜也即使陳于故處宰亦一一以授之注疏之說本無可疑而謂非

有以幣執授之事因經文不具而設此疑似未免于太泥
矣李或指而授或執而授一也
釋幣于門節鄭云布席于閾西閾外東面設洗於門外東
方
乃至於禰節賈云亦司宮設席于奥東面右几但無牲牢
為脯醢而已
觴酒陳節鄭云主人酌進奠一獻也言陳者將復有次也
賈云下有室老及士獻故言陳以其次第皆列于坐也又
云先薦後酌祭禮也賈疏特牲少牢皆然
席于阼節敖云為將與從者為禮于堂也

三獻鄭云室老亞獻士三獻也每獻奠輒取爵酌自酢也
敖云主人初獻而酢于阼則亞獻三獻者皆酢于西階上
矣
行酬乃出節敖云行酬者行酬酒也出謂主人以下亦既
徹闔牖戶而後出也獻從者而行酬所謂飲至也楚令尹
子重伐吳歸而飲至用此禮也國君則既飲至又或有策
勲之事傳曰凡公行告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
遭喪之不筵几節鄭云致命不于廟就尸柩于殯宮又不
神之義疏云殯宮自非接聘使之所左氏昭十年大夫如
晉葬平公既葬欲見新君而叔向辭之昭二十年齊公孫

青聘于衛時衛亂賓從衛侯于死鳥將事衛人辭賓再請
則曰君若惠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是則聘行
于廟中非喪次行事可知
賓唯饔餼之受敖云不受饗食者則以主人有喪不宜饗
已故雖致之亦不受也受饔餼則飧亦受可知
遭喪將命于大夫節李氏如圭曰雜記大夫筮宅史練冠
長衣以筮則長衣練冠以凶接吉之服也
聘君若薨于後節賈氏曰入竟謂謁關人告君君使士請
事矣敖氏曰君薨則其國使人告使者而不反之以其行
或有遠近故也未入竟則反而奔喪

赴者未至節敖氏曰奔喪禮曰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此
哭于巷亦為位義疏曰為位而哭猶言即位非謂設死者
之位
受禮不受饗食敖云以主君若饗食已已有君喪自不宜
往故雖歸之猶不受
赴者至則衰而出義疏云聘不可以凶服而赴者既至則
不可以不衰故赴者必探知正禮已行而後至焉所以便
事也其他如問卿受夫人歸禮受大夫餼諸事則不妨以
凶服將之雖受還玉亦衰其主國之卿仍皮弁服而授受
則皆無裼襲之節與

唯稍受之按周禮秋官掌客云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注
云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芻給牛馬稍人糧也其
正禮殄饔餼主人致之則受天官漿人云共賓客之稍禮
本篇後記云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唯
稍受之謂不受饔食也
子卽位不哭賈疏云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
葬稱子踰年稱君敖氏云子位在阼階上
與介入北鄉哭敖云入者既復命則出至是乃更入豈復
命奔喪宜與其節奔喪云奔喪者非主人入門左中庭北
面哭然則使介此時之哭亦在西方之中庭而西上與

若有私喪節鄭云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
不反賈疏引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公羊譏其有
疾乃復乃証以聞喪之禮如是何休注云徐行者爲君當
使人追代之也敖氏曰不饗食謂主君饗食已則不往也
其致之則斯受之是亦與于其君之喪與
私喪之歸使衆介先節鄭云其他如奔喪之禮
賓入竟而死遂也節敖云殯卽其館而殯之尸未得歸故
權殯于此云殯則不以造朝矣愚按此與鄭說存合若賈
氏之疏云賓不殯于館與經文異宜義疏駁之
君弔介爲主人敖云凡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君爲之主此

時其君不在故介爲主人受主君之弔以此時惟介爲尊
故也君弔蓋皮弁服禮皮弁錫衰今主人未喪服則君亦
不錫衰又介爲主則袒免喪服記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
謂此類也凡諸侯弔主人必免
介卒復命節敖云卒殯謂既殯乃去也大夫之喪自外歸
載柩以輲車舉柩由阼階升卽適所殯所殯當作殯所
士介死爲之棺斂之鄭云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義
疏駁云君於士有致襚之禮豈於他國士介而不具衣物
者是非哀死恤喪之誼愚按經云爲之正主國君爲之具
也鄭說誤矣

若賓死未將命節敖氏曰造于朝謂大門外也介將命于
廟如賓禮既則歸而殯之於館愚按上文賓入竟而死節
不言造朝此則賓既郊勞至朝之後俟開行禮而未及將
命乃以柩造朝止于大門外禮之宜也哀十五年左傳陳
公孫貞子使吳而卒將以尸入杜預以爲知禮朱子據儀
禮之文以駁之蓋事與此文小異也
小聘曰問節敖氏曰禮亦當作醴凡受禮而設筵乃醴賓
此不筵几故不醴賓愚按禮賓是禮之一節用醴是禮賓
所宜言禮賓足知爲用醴不必改經文之字也敖於此往
往云然愚所未解

其禮如爲介三介鄭云如爲介如爲大聘上介賈云三介
者大夫降于卿二等故也
若有故則卒聘節敖云故猶事也有故謂有事可言者也
束帛加書以書加于帛上也
主人使人與客節敖云公既受書客降出公以書授宰降
立乃使人與客讀書于廟門外必與客讀之者欲其審也
不於內讀之者客降則出矣無其節也
有故加書之明日君館之節義疏云還玉之明日館賓館
賓之明日賓行經之次第本如此唯有故加書則於還玉
日多反命一事耳記此者嫌加書或當有稽延未得明日

館賓也鄭云既報館之書問何疾也賈疏以其所報告請
多是密事故何疾駁者謂若果事屬機密豈有使人讀於
門外者乎愚按鄭注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門外
次中黹人少跡密之處可以機宜相聞者也當注于此亦
可取矣
使者既受行節鄭云日朝同位使者與介北面別於其處
臣也以疏謂已受命後夕幣之前使者及介朝時皆同位
北面東上在朝處臣東方西面北上
出祖釋軷節義疏釋如釋奠釋采之釋謂釋之於地也云
祭酒脯則無牲也有脯則亦有醢蓋豆籩具而偶也生民

詩取羝以軷秋官犬人職伏瘞亦如之則有牲若羊若狗
此無者蓋天子諸侯之禮隆也據夏官大馭職則祭右軹
祭左軹祭軓皆馭爲之賈氏謂此使者自祭禮或然也愚
按此條詳矣而敖氏謂釋軷者行其所軷之物謂酒脯也
既釋則人爲神祭之如士虞禮佐食爲神祭黍稷肺祝祭
酒之祭既祭乃與同行者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軷之而
過也人爲神祭敖氏于虞禮發之而此復云然按釋軷之
儀其略或當因飲酒而祭始爲飲食則是爲已祭非爲神
祭乃事之所宜爾
所以朝天子節孔氏穎達曰雜記藻三采六等聘禮記云

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既重
云朱白蒼是一采爲二等相間而爲六等也朱子曰案記
只有朱白蒼三字而雜記疏所引乃重有之不知何時傳
寫之誤失此三字也
問諸侯朱綠繅八寸賈疏上文公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
則自相朝圭與繅亦同九寸公遣臣相問圭與繅皆八寸
則遣臣問天子圭與繅亦八寸故云互相備也
皆玄纁節鄭云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
愚按賈氏曰繅藉尊卑不同組繫尊卑一等以經云皆推
之理當然也

辭曰非禮也敢節鄭云辭辭不受也對答問也二者皆卒
曰敢言不敢
卿大夫訝節敖云士皆有訝者嫌其賤不必訝若上士則
使中士訝之中士則使下士訝之也
又見之以其贄賈云掌訝職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
于客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延其所求索下
節復見之以其贄敖云其贄即訝之贄也復見之以其贄
所謂還贄也
宗人授次節敖曰授次授賓次也設次者掌次也宗人則
主授之耳

賓入門皇節賈云將授志趨謂賓執玉向楹將授之時敖
云讓謂必後主君也經云公升二等賓升是也春秋傳衛
孫林父聘于魯公登亦登是不讓也
授如爭承下如送節賈氏曰下如送者以上文之次言之
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待君迴還賓
則退出廟門更行後事敖則讀經文云授如爭謂尙疾而
不敢留君承下如送謂既授則以手承公手之下而未即
退愚按下如送之文太簡故經又着一句云君還而后退
所以明如送之義也敖之曲說此條爲甚
私覿愉愉焉賈曰享時盈容舒于聘時戰色私覿愉愉又

舒于盈容也下節出如舒鴈則出廟門時又舒于愉愉也
皇且行節敖氏謂主敬猶躬也主愼如恐失之也先言皇
且行乃云入門主敬則與上記入門皇者異也云升堂主
愼則又與入門而如恐失之者異也是謂异說
凡庭實隨入節敖云皮馬相間謂庭實若相繼而兩設用
皮則宜俱用皮用馬則宜俱用馬或不能然則一節用皮
一節用馬相間而設亦自無害故云可也
多貨則傷于德敖云貨指聘物而言聘物有常數若多用
之則有重貨之意而傷害於德矣言此者見貨之不可多
也

賄在聘于賄愚按書在璿璣玉衡在猶察也言當察賓之
賓禮而爲之賄也
禮不拜至敖云醴賓而不拜至其辟朝君之禮乎諸侯相
朝有儐禮與醴相類
既覿賓若私獻節鄭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
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
幣之所及皆勞節鄭云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
已也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者以先是賓請
有事於已同類既問彼爲禮所及則已往有嫌也所以知
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

賜饔唯羹飪節敖云唯羹飪之文不具或脫一祭字義疏
云祭祭必分昭穆云若者或昭或穆祭其一也敖謂并祭
祖禰而祝以一尸則又何昭穆之有乎
侯爲祝節義疏云孝孫對皇孫爲稱孝子對皇考爲稱亦
科用其：非兩稱之也如并祭祖禰則祝詞但稱孝孫不
當并稱孝子早統于尊也周公并告大王王季文王而冊
祝之詞但云元孫某可以見其例矣敖于此殊不了
假器於大夫賈氏云卑者不得用尊者之器故賓介于主
國大夫假祭器而行之
盼肉及廋車賈云此謂祭訖盼胙逮下也周禮夏官有廋

人職掌養馬春官有巾車
凡獻執一雙節鄭云其受之也上介受之以入告士舉其
餘從之賓不辭拜受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
授人上介受亦如之士介拜受于門外
歸大禮之日節義疏云請覿之爽或于歸大禮之日請於
歸饔餼之卿以達於君非于即日覿也其訝帥之文相連
者記欲終其事耳
凡致禮皆用節敖云春秋傳昭六年晉侯享季武子有加
籩武子辭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是籩豆之加與否已
定于未享之先若不親饗而歸之嫌加者不致故云然義

疏云皆皆賓與上介又皆主國之公與大夫也
凡餼大夫黍粱稷節賈疏君歸饔餼于賓與大夫介米少
而筐多今大夫致禮于賓介用筐數寡而器大其禮略
宰夫獻敖云燕禮輕故君與臣燕則不親爲主而使宰夫
獻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此與他國之臣燕亦用此禮者所
以別于其君也
大夫來使節敖云無罪無失惧也饗之親饗之也主國君
於賓有享食燕之禮但言享者舉其盛者言之
過則餼之敖曰謂假道而過者則餼之也過即經所謂過
餼即經所謂餼之以其禮復記于此兼無罪之文也若有

不假道不禁侵掠之類是過者之罪矣義疏駁其非是當
以注疏爲正也
其介爲介賈云享賓於廟之時遣以聘之上介爲介而上
介於從賓爲介之外復別饗也故云饗賓君爲主人故以
賓爲賓而上介爲介若享上介則上介爲賓而無介小聘
使下大夫其饗禮亦宜如之蓋士介賤不可以與主君爲
禮故也
十斗曰斛節邢昺曰包咸云十六斗曰庾籔今文籔爲逾是
庾逾籔其數同也

儀禮彙說卷九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公食大夫之禮義疏云聘記曰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傳曰使者致主君弗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故此禮爲因聘而食也

上介出請入告賈云大夫就賓館之門外請使上介出請所爲來事

三辭賈云聘日已致饗故今辭食但受饗之時禮辭而已至饗食皆當三辭

賓朝服即位節敖云拜命之時賓固朝服矣于此乃著之者明其與聘服異亦因事而見之如聘謂賓入于次乃即位而主君之擯者亦三人也賓即位亦于西方東面介立于其東南北面西上

甸人陳鼎七節敖云陳鼎于廟門少北而東西則當門陳鼎當門南面君禮也西上明爲賓也

設洗如饗鄭云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禮則洗設于阼階東南

小臣具槃匜節義疏夏官小臣職大祭祀朝覲沃王盥此諸侯之小臣故主沃公盥

凡宰夫之具節敖云此所饌者謂豆簋簠鉶也義疏云按自羹定至此七事皆所謂具也以自外而內爲序鼎具于門外當門洗具于阼階東南槃匜具于東堂下筵具于堂酒漿及饌具于房七者皆備是之謂具而後公乃迎賓也

公如賓服節義疏既具而公乃迎賓者亦節也如賓服亦朝服也以戒賓而賓來故不必出請事而即納之也

賓入門左節義疏聘禮於公迎賓再拜之節賓辟不答拜者以公爲聘君而拜已不敢承其禮也此則爲食已而拜故既辟還復再拜稽首

及廟門公揖入節義疏云聘禮君與賓至廟門君先揖入者以聘禮嚴故君先入以俟之也食禮則殺矣故賓從君而入

大夫立于東夾南節敖云大夫兼上下者而言也下大夫西面俟擯者及士位而在此耳東夾南即東堂南合坫而取節于夾明其去堂遠也

小臣東堂下節敖云小臣者小臣正小臣師與其從者也宰東夾北節愚按此經有宰有內官之士有宰夫又有司官小臣之屬據鄭氏于此曰宰夫之屬于下宰右執鐙以大羹湆授公曰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又按鄭于下經內官之士曰內宰之屬也於是有指此宰爲內宰者竊謂宰

夫所掌之事至多而諸侯無大宰以司徒兼大宰大宰之下有宰夫則尊而爲宰次而宰夫及宰夫之屬莫不咸在鄭氏之說爲當矣內宰乃贊夫人之官此食禮設于饗夫人不親則內宰固無事至也

內官之士節敖云內官之士內小臣之屬也愚按小臣司宮此禮未有無事者皆從宰夫而贊助也

賓西階東節愚按拜也謂賓不從其命而拜也揖者位在下辭者辭其拜于下也公降一等辭揖者又釋辭以止之而賓之再拜已訖終不從命也因君于臣乃行拜至之禮則俟祭已過矣故答之亦與常禮殊也

命之成拜節敖云拜下者臣也拜于上者賓也既升而命之成拜所以賓之賈云賓遂主君之意故升更拜

士舉鼎去鼏節敖云去鼏亦右人也西南之南衍文順出謂以次而出也順出正禮也其或逆出由便耳左人待載蓋各立于鼎之東南面奠于鼎西之奠後篇皆作委宜從今文爲委古文待爲持愚按經云右人抽扃奠于鼎西又云南順出自鼎西自鄭已後皆然也至敖氏始以順出爲句而謂上文西南之南爲衍文又按敖云朝位君南面故陳鼎于外內皆順之則仍依經文南順二字連爲義也竊謂經文果誤乃不得已而闕之經文無誤則仍舊貫而解之蓋其慎也勳出新意實所未安耳又左人待載謂待其事也作持者恐未然矣

大夫長盥節敖云當盥者七人皆違其位而立于洗之東南國君設洗當東霤於東夾南爲少東洗之東南則又東矣前者其立處之西也于洗南爲少東亦于前不言相右可知也郝氏曰北上序進謂在北立者先盥盥卒仍退立皆盥畢復序進賈云鄉飲射賓盥北面此大夫盥亦北面可知

魚腊飪賈云上云奠定恐魚腊不在其中故此特著魚腊飪也

載體進奏陳氏祥道曰腊之骨如牲體殊其之腊進柢未異于生也少牢之腊進下異于生也其載之也上肩其舉之也以肩皆祔腊一純髀不升喪禮腊髀亦不升少牢祝俎髀屬于尻少牢不賓尸腊辨無髀則腊之賤髀亦與牲同矣

魚七縮俎寢右義疏云乾魚載俎有縮無橫有司徹言橫載之據人橫執俎而言魚之在俎猶縮也至縮執俎以羞則進首變于正祭也其他禮魚皆縮于俎而俎橫設之所以生人則右首寢右而進鬐鬼神則左首寢左而進腴也若濡魚則橫載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鬐則

不論生人與鬼神蓋皆然與
腸胃七同俎賈云鄭謂此俎實二十八者牛羊異俎此腸胃同俎牛羊各有腸胃腸胃各七四七二十八也李如圭云君子不食圂腴圂謂犬豕也取牛羊腴而已
倫膚七鄭云倫理也謂精理滑脃者敖云倫膚者雍人所倫之膚也倫猶擇也陳祥道曰士虞禮注曰膚脇革肉蓋豕肉之美者不過脇革肉故禮于膚皆謂之倫膚
腸胃膚飾鄭云順其在牲之性也腸胃垂及俎拒賈云腸胃在牲而垂愚按鄭賈之說融會其義則亦自可從
大夫既七飾義疏云七鼎西上則最西之鼎大夫長所七

也其進也大夫長在前比其畢也七膚鼎者先退是謂逆退
宰夫自東房授飾敖云宰夫授亦祇授也下放此公設之示親饋也辭者辭公親設也辭時蓋東面于公之西東遷所東遷于其所也所者謂鼎之正位也公設之處于其正位爲少西必少西者爲賓當遷之故也遷之者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且以爲禮也下皆放此
公立于序內飾敖云序內西鄉主位也階西西階上之西也公與賓各俟于此與鄉飲酒主人立于階東之意同公不立于阼階東者公尊也

宰夫自東房薦飾敖云六豆爲二列內列自西而東外列自東而西惟云西上者外列統于內列也郝敬云醬處最北而六豆當醬之東別爲二列西上者起西北終西南鹿臡北接韭菹也
士設俎于豆南飾郝敬曰俎七設于六豆南南北二列始西北牛俎牛俎東羊俎羊俎東豕俎北一列也又西南魚俎當牛俎之南魚俎東腊腊東腸胃北與豕對此南一列也二三并六惟膚俎在東獨設無并曰特
宰夫設黍稷飾敖云東北上惟指黍之當牛俎者言也錯以終者黍西稷稷南黍黍東稷稷南黍黍西稷也上列之

黍當牛俎則次列之稷當魚俎而後列南于魚俎之西也一簋當一俎則其位之疏數可知矣
大羹湆不和飾李如圭曰湆升自阼階者公親設之故也賈云宰位在東夾北今以羹降出送于門外乃更入門反于東夾北位鄭云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愚按大宰之職詳于前經
宰夫設鉶四飾義疏云四鉶者亦殺于上大夫二而與歸饔之上介禮同也設鉶之法又與設簋異者簋惟二物則可錯鉶三物不可錯若六鉶則綪之此四鉶故但以牛始以牛終然牛羊豕順數而益一牛則亦綪意也

贊者負東房節敖云負東房負其牖也士喪禮曰祝負牖
南面然則此其土贊之正位與鄭之南面者欲得鄉公與
賓
賓升席坐取韭菹節敖云此所擩者醓醢而下五豆惟云
醢者省文耳少牢饋食用四豆尸取韭菹擩于三豆是其
徵也
贊者東面節賈云此所授皆遠賓者故菹醢及鉶不授敖
云辨謂辨取于三籩先黍後稷不欲其雜也每取黍稷皆
以右手而貸于左手既則反于右手也亦壹以授賓不言
壹者文已明也

三牲之肺不離節敖云言不離者見其爲切肺且明無舉
肺也食而舉肺脊者其肺則離之云壹者見其不再也必
若之者嫌每肺當別授之也上言與殺此言與受文互見
耳
捝手扱上鉶以柶節賈云言上鉶之間著其異于餘者餘
祭于上豆之間義疏云辨擩之者謂以上鉶之菜擩于餘
鉶之汁所以示辨也特牲之二鉶皆豕故惟曰祭鉶而已
少牢則羊豕異故曰祭羊鉶遂以祭豕鉶此則又有牛鉶
故辨擩以祭
祭飲酒節敖云魚腊屬于牲擠屬于豆湆屬于鉶故此雖

設之亦不祭祭其大則略其細也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
下不祭可知
宰夫授公飯粱節郝敬曰粱穀之大即今高粱炊以爲飯
義疏前公設黍稷惟曰賓辭不言北面至此乃見之
宰夫膳稻于粱西賈云上設黍稷訖云卻會此稻粱不云
卻會者先于房去之也鄭云膳猶進也
士羞庶羞皆有大節鄭云大以肥美者特爲臠所以祭也
魚或謂之膴膴大也唯醢醬無大郝敬曰庶羞之有大臠
如胏之有橫胾也
先者反之賈云反之者以庶羞十六豆羞人不足故先至

者反取之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其人不反則此
云先者反之謂第二以後先者也愚按此條明而當矣
先者一人節賈云稻與庶羞俱是加故南北相繼不與正
豆併下文賓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又云升反奠于其所
是賓當從間往來其明徵也
旁四列西北上鄭云不統于正饌者雖加自是一禮是所
謂羹胾中別賈云曲禮云左殽右胾殽骨體也爲正饌胾
爲切肉則庶羞與此正饌在東庶羞在西間容人同
腳以東臐膮前賈云此云先設醢絣之以次而特牲註云
以有醢不得絣也與此先設醢絣之以次遠者大凡醢配

胾是其正而醢卑于胾令牛羊豕胾皆在醢下者道是紾之次非尊卑之列特牲以一有醢若紾之當醢在胾上不成錯故不得紾少牢四豆半敢醢故得紾而錯與此同也

衆人賸羞者節義疏云按正饌之列其在東之東者以西爲上豆與俎是也其在東之西者以東爲上簋與鉶是也加饌之列其在西之北者以東爲上粱與稻是也其在西之南者以西爲上庶羞是也二陳饌之間亦必相變如此

贊者負東房告備節義疏云坐席末以其近于稻粱取之便也取粱節粱則右手先取稻左手取粱以并之公所親設者三醬湆不祭所祭者粱耳祭公所設之粱于公所設

之醬湆之間不敢槩于豆祭亦所以見尊公所設之意也

贊者北面坐節敖云一壹同贊者壹以授賓賓兼壹祭之禮之節當然也賓於黍稷牲胏皆壹祭之特于此發之耳祭不言其所亦於醬湆間可知

賓北面自間坐節郝氏曰粱加饌湆正饌兼取之也

降辭公公許節義疏云辭公欲公即安于他所而不臨已食也燕禮公有席此禮無阼席故辭公而後食賈云按爾雅有東西箱曰廂其夾皆在外愚按賓取粱湆以降者將欲食于階下故也公辭而不許則栗階升者將食于堂之序處矣然親臨已食乃贊者侍食之事故降而辭公欲公即安于他所而公遂許之也

賓坐遂卷加席節義疏云大射儀賓有加席不辭者以公亦有加席也此無阼席故賓卷之蓋委于席端矣

庭實設賓坐祭節敖云此與下文行禮之節亦畧與聘禮醴賓者同祭槩亦于醬湆間

公受宰夫束帛節義疏云賓既飲則贊者以告而公出自箱矣於是宰夫授公束帛而公受之蓋飲者食畢之事賓而飲將有告退之心矣故以是爲侑幣之節

介逆出賓北面揖節敖云北面揖之者象親受之也凡庭實並受公降立亦立于中庭郝敬云介逆出先賓出也介

在門西北面西上近門者先出故曰逆也上介受賓幣受于門外也從者訝受皮謂君有司執皮送于門外賓從者迎受之也

公辭揖讓如初升節敖云辭辭其拜于庭也時公在中庭與賓三揖則是與聘禮者同矣云如初亦大畧之言也賓再拜稽首雖賓拜賜于庭南公辭之故成拜于此

賓卒食會飯節賈云上文宰夫坐啓簋會各卻于其西此云會飯故知會飯是黍稷前賓三飯不言會以簠盛稻粱無會故也敖云扉者三飯乃飲此凡三飲盡九飯也九飯大夫禮也義亦古人飯以手每食一口謂之一飯則食會

飯者直取諸簋可也敖氏謂減簋飯于會而食之者非也
但他時或但食黍此則每飯皆兼黍稷食之而二者初設
時皆有會故云會飯耳
挩手興北面坐節敖云公于正饌先設犢於加饌先設粱
故賓親徹此二者階西絲者所欲食之處也劉敞云賓必
親徹有報之道也
東面再拜稽首敖云卒食而拜賜也亦拜于階西不於階
東又不北面皆變于初明其將遂退矣義疏云此時賓以
將出而降君從之降則君在東方而西面矣故賓獨東面
拜下文云公降是也

有司卷三牲之俎節鄭云歸俎者實於篚他時有所釋故
賈云此禮無所俎士虞禮亦無所俎尸舉牲體皆盛于篚
骨肉雖不同無所俎是一故如同用篚特牲士成取俎歸
于尸釋三个是有所釋此無所釋故稱卷也敖云卷者明
盡以其俎與其實歸之此牲體皆在俎則食時不舉之明
矣愚按鄭賈皆於篚者無所遺之詞也敖即以其俎歸之
亦無所遺之詞也二說並大同小異云
上大夫八豆節敖云豆加韭菹麋臡簋加黍稷各一鉶加
羊豕俎加鮮魚鮮獸于府之下如饔九鼎之次云九俎則
四四為列而特鮮獸又按鄭云豆加葵菹蝸醢四四為列
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為列無特二家之說未能遽定宜並
存之
庶羞西東節義疏云四列謂加膷臐膮炙四豆為列也如
過此或六或八則東過簋而西亦不當席矣言此者謂東
西有定而南可加也
上大夫庶羞二十節敖云東西毋過四列則雉兔四者為
一列于南也義疏雉兔鶉鴽之次當曰魚膾南雉以東兔
鶉鴽
豆實實于甕節鄭云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甕北陳者
變于食甕數如豆賈云以菹醢異物不可同甕八豆則八

甕六豆則六甕也朱子云兩楹間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
西之中耳敖云豆實在甕簋實在筐又皆陳于楹間皆變
于食也南北異陳示不相統也
庶羞陳于碑內賈云不陳于碑南者以其本合在堂今宜
近堂故于碑北敖云庶羞者脯四并魚膾與芥醬也不陳
于上以牲在下宜從之庶羞主于牲肉也上大夫又加以
雉兔鶉鴽此豆實也亦實于甕義疏云按脯醢之歸饔陪
鼎即庶羞也此不陳鼎故別見庶羞彼當亦南陳此陳于
碑內者以碑南當陳庭實故也
賓朝服以受節賈云主君在廟行食禮有侑幣賓無償法故致食禮亦不合有償

大夫相食節義疏聘禮賓既覿則請有事于大夫謂問卿
也賓問之則大夫食之宜也故聘記曰大夫于賓一饗一
食上介若食若饗則是大聘之賓介小聘之賓大夫皆有
食之饗之之禮
迎賓于門外節義疏云迎賓不著所服亦朝服也門外大
門外也其既入而至于階亦當大夫升一等而賓從之大
夫相饗拜至如鄉飲射拜至之禮經言如饗拜者貉之上
經言設洗如饗之意皆如其近者也
賓執粱與湆節敖云亦爲主人立于堂故不敢食于席也
其尊敵故但辟之於堂上而已粱不擩亦降于君云反之

明不對也
辭幣降一等節敖云辭幣而降一等爲恭也亦畧放公食
之禮而爲之主人從亦降一等也從者辭其降且不許其
辭
受侑幣再拜節敖云著之者主人非君嫌不必稽首報敬
云受公侑幣再拜稽首公送幣再拜不稽首此再拜稽首
主賓同也
卒食徹于西序端義疏云賓者執粱與湆之西序端故此
亦徹于西序端徹亦徹其粱湆
東面再拜降出義疏此拜東面者亦放公食禮將出辭公
之拜法而行之但彼階下而此階上耳敖云主人亦于阼
階上西面答再拜
其他皆如公食節賈云其他謂豆數俎體陳設皆不異上
陳但禮異者謂親戒速君則不親迎賓公不出此大夫出
大門公受醬湆幣不降此大夫則降公食大夫大夫降食
于階下此言西序端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
異也
賓受于堂無儐賈云聘禮賓受致饔幣堂中西北面注云
堂中西中央之西此雖無儐受幣亦與之同
記不宿戒節敖云宿戒者先期日而戒之也此禮當日乃

戒故云不宿戒
司宮具几節賈云大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除汙穢之事
即此司宮彼不言設几席者天子具官別有司几筵諸侯
兼官故司宮兼司几筵也
賓之乘車節敖云唯云賓之乘車在此則上介以下之車
不然矣車北面立者俟賓之出宜鄉之云立明其不說駕
義疏經直言賓即位于大門外不言乘車所止處故記人
明之
贊者盥從俎升敖云贊者所有事于賓者賓俎庶羞之祭
也而俎先二者而設故從之以升義疏必盥者爲當取所

祭之物以授賓也
凡炙無醬敖云凡凡三牲也庶羞於三牲之炙皆爲設醢
雉魚膾乃用芥醬是凡炙無醬矣不言胾者如炙可知
上大夫蒲筵敖賈云注言三命大夫者欲見公侯伯之卿
三命亦與子男下大夫同
卿擯由下節義疏贅以下大夫雖食上大夫猶然蓋贅必
降于擯一等也
上大夫庶羞酒飲節鄭云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
食庶羞可也以優賓
拜食與侑幣節義疏此記蓋爲不親食之拜賜者而發故
次于篇末親食拜賜之皆再拜稽首經文已明至不親食
之拜賜經惟曰拜賜于朝而已記者嫌于其禮之或有殺
于親食也故特言此以明之

儀禮纂說卷九終

儀禮纂說卷十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門人潘雲翠端雯輯錄
後學錢樹本根堂校字

覲禮第十敖曰此篇主言同姓大國之君入覲于王之禮
初無四時之別與周官秋見曰覲之意異義疏云此篇覲
禮而篇內亦云朝是朝覲可通言也此經自篇首至饗禮
乃歸覲于廟中者也自諸侯覲于天子以下覲于國外者
也王巡守而一方之諸侯方覲則覲于方嶽者也
至于郊賈云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勞故知此亦近郊
知去王城五十里者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

王使人皮弁節敖云勞而用璧以爲信天子于諸侯之禮
也璧無束帛別于享禮且爲其當還之也凡以玉行禮而
當還者例不用帛賈云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者謂爲
壇宮則設旌旂以表四門彼天子所舍平地之事鄭引之
者證諸侯行亦有帷宮設旌爲門之事也
使者不答拜節敖云侯氏旣拜亦揖而先入門右使者乃
執玉也言遂者明即于此執之也使者旣入門左侯氏乃
與之三揖云使者不讓則侯氏不先讓可知侯氏不讓者
以使者尊當先升而不敢讓之也其降拜于階間北面升
就使者北面訝受之

使者左還而立節款云左還東面以俟之也侯氏就使者還璧使者於是復南面受之降拜爲送玉也亦於階間北面還璧者明其以爲信也

侯氏乃止使者節款云有司既布席侯氏乃出止使者且迎而欲儐之使者亦禮辭許侯氏揖先入使者乃入也既入不言三揖者如上禮可知讓升侯氏與使者三讓而先升使事既畢則行賓至禮也儐而用几尊王使也授几設几之儀見於士昏禮聘禮及少牢下篇賈云几不可設于地明有席聘禮受聘云几筵既設是几筵相將

侯氏用束帛節款云使者受儐不稽首同爲王臣故不因

其受璧之禮也其授受之節蓋於壇中亦北面授

使者降以左驂出節賈云陳四馬與人以西爲上聘禮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此亦然也款云使者亦左執幣乃北面右執左驂以出也

天子賜舍賈云聘禮賓至于朝君使卿致館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也

曰伯父節賈云此及下經皆云伯父者謂同姓大國也異同姓大國則同姓小國及異姓之國禮不殊也

侯氏再拜稽首款云不若其所是于舍門外也使者東面致命侯氏西面聽命既則北面拜

儐之束帛乘馬鄭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款云凡儐使者必于受命之處則此儐之亦當在舍門外愚按是說拘甚宜義疏列之存疑也

天子使大夫戒節義疏云侯氏已在舍應有出門再拜迎入之儀使者升堂東面致命侯氏東階西面聽之既乃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

諸侯前朝節李心傳云受舍于朝所謂外朝也義疏云受舍之舍與賜舍之舍別賜舍之舍館舍也有屋宇蓋司空之屬掌之受舍之舍次舍也以帷幕天官之屬掌之

侯氏裨冕釋幣節鄭云釋幣者告將覲也如聘大夫將受

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款云其禮則筵几于其館堂戶牖之間南面祝升自西階君升自阼階祝奠幣于几下君北面祝在左君及祝再拜興祝曰孝嗣侯某將覲天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又再拜君就東箱祝就西箱有間君反立祝乃取幣藏之君反于阼乃降而遂出也歸則埋幣于禰廟西階之東

乘墨車節馮端臨曰圭鎮寶也諸侯以朝見天子執之以爲信不過于當事之時暫捧之而即與之不常執也

天子袞冕節賈云負斧依謂背之南面也款云袞冕天子之神見也負斧依以俟侯氏入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

嗇夫承命節鄭云嗇夫爲末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賈云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擯故小行人職云將幣爲承而擯此文嗇夫爲末擯若子男三擯則足矣若侯伯四擯上公五擯則別增人矣若時會殷同則肆師爲承擯故肆師職云大朝覲佐擯

侯氏入門右節賈云士昏禮三月婦見奠贄士相見凡臣見於君奠贄再拜與此奠圭皆是卑者不敢授而奠之

侯氏坐取圭節敖云拜于西階東別于內臣也侯氏既成拜宰乃受玉以東是時至于侯氏之拜皆不答所以見至

尊之義也義疏云注云坐取圭而遂左者賓禮也以擯者詔而天子辭之故也

四享皆束帛節鄭云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賈云如堯典帝曰咨三岳皋陶云外薄三海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皆三四皆積畫按大行人五等諸侯皆同三享聘禮小聘不享大聘雖有享不言數明一享而已若然則三與一及不享是禮之差無取于四之義惟帛致之據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即用琮錦又賈曰行覲禮訖相隨即行三享之事三享在庭分爲三段一一度致之非謂三度致之爲皆也義疏云下文但言侯氏以馬出而不及他物是祇爲一享也然則三享益當三度致之

奉束帛匹馬卓上節敖云匹馬卓上謂以一馬卓然居前而先行言此者明其入不與九馬相屬也奠幣蓋于入門左之位

擯者曰節敖云此擯者曰乃言予一人則是擯者凡告于侯氏皆爲述王言矣亦異于國君以下擯者之禮與

侯氏升致命節賈云幣即束帛加璧并玉言幣故小行人合六幣皮馬與玉皆爲幣宰即大宰大宰職大朝覲會同贊玉幣注云佐玉受此也三享貢國所有行供奉之節故

自執其馬王不使人受之于庭也郊特牲享用皮反賓私覿皆使人受之者他國之君不臣人之臣與此異也

乃右肉袒節敖云肉袒示恐懼也袒右變于禮事也疏之于廟門之東亦變位入而復右已事更端也告聽事者告擯者以已於此聽事也事謂已所以得罪于天子之事大戴記曰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

擯者謁諸天子節敖云天子辭于侯氏者天子以命擯者擯者以告侯氏也凡擯者於侯氏之行臣禮如奠圭之類皆以謁諸王其告于侯氏也則皆傳王命也云伯父無事辭其聽也云歸寧乃邦安之之詞實未使之歸也

出自屏南節散云出自屏南乃適門西則侯氏之出入天子之門亦必由闑東矣賈云亂續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陳祥道云荀子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臨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又文屏四星近右執法

天子賜侯氏節義疏云侯氏迎再拜此時諸公亦不答拜如郊勞然又按注疏據春官司服之文差之則侯伯以鷩子男以毳皆不得衮服然韓奕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采菽詩云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又似凡諸侯皆可得此賜者豈鷩冕毳冕之服可通名爲衮歟抑由天子所賜有不必拘者歟

諸公奉篋服節散云奉篋服者一人耳乃云諸公者若師若傅若保不定也篋服于篋故謂之篋服命書若文侯之命之類是也先設庭實乃奉其所以將命者亦至尊之禮異也此不言揖讓之禮如勞可知鄭云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

侯氏降兩階之間節散云是時侯氏升降自阼階故拜于兩階之間不於階東者拜至尊之命則異于常禮也使者不辭之者以其同爲王臣且尊之也春秋傳宰孔止齊侯毋下拜以王命辭之也

使者出侯氏送節鄭云既云拜送乃言儐使者以勞有成禮畧而遂言賈云其實儐使者在拜送前于儐後畧言者以儐有成禮可依也義疏云此儐諸公大史二人大史下大夫與諸公尊卑異而儐如之者使事既同儐禮不應殊別也

同姓大國節呂大臨曰父與舅以姓同異而別也伯與叔以位尊卑而別也謂之父與舅尊之親之之詞也賈云曲禮東西二伯同姓稱伯父異姓稱伯舅州牧同姓稱叔父異姓稱叔舅與此少異

饗禮乃歸賈云直言饗見王無故親饗之若有故則以酬幣致之食燕之禮王有故以幣致之王無故亦親食燕也

義疏侯氏既覲而歸則告于祖禰社稷山川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諸侯覲于天子節散云爲宮者築宮牆也王十二歲若不巡守則四方諸侯皆來朝於是爲壇壝宮於國門外之南方而受之此所謂大朝覲也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正謂此也方明云者其制方而每面又各以色爲其神明之象因以名之加此于壇爲將祀之也掌舍職曰爲壇壝宮設棘門義疏云爲宮而四門畧放明堂之制必四門者以其四方有當道之神故設四門以通之也雖有四門而諸侯行覲則但入

自南門而卽位于壇之南耳與明堂位之法異也
方明者木也節敖云設六色以象天地四方之色也設六
玉為祀時以此禮之上不以璧而以圭下不以琮而以璧
亦與周官異也所以然者以四方之玉無所象故于天地
之玉亦不必象之也用圭璧者圭璧尊也大宗伯職以玉
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
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謂方
明之玉也
上介皆奉節賈云置旂于宮前期一日可也公侯就旂據
臨時也此旂與在軍嶽幟同皆以尺易仞小而為之敖云

旂尚左而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則是五等之位自
西而東皆北面與朝事儀所言諸侯之位異也射人職言
正朝之位云諸侯在側則皆北面朝士職言外朝之位云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然則五等諸侯同在側雖為一
列亦可見矣諸侯既入立于位王乃于壇上三揖之土揖
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四傳擯鄭云王既揖五者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
瑞玉及享幣公拜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擯者
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于下等及請事勞皆
如覲禮賈云三等拜禮皆司儀職文按前經鄭注引司儀

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
有堂焉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敖云
王既揖於是諸侯皆升奠瑞玉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
男于下等既則皆拜于下擯者總延之曰升乃各升成拜
于奠玉之處降出三享其玉幣亦如之傳擯者傳其擯詞
使之升拜也一朝三享凡四此于享亦升之異于特覲者
以其衆也愚按鄭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
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
上亦一位也王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
耳竊意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

者三人今見五等諸侯于壇則較之于朝地少狹而人倍
稠故酌三者之擯數而總之以擯者四人謂之四傳擯耳
若敖氏一朝三享之說似乎太繁或未然也
天子乘龍節賈云司常職日月為常交龍為旂則旂與常
別此旣象日月則是大常而云大旂者九旂各有定稱亦
有通名故大常亦謂之大旂敖云載大旂者以拜日及祀
方明也巾車職曰玉路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
以祀此載大常則乘玉路矣東門卽此宮之東門也拜日
于東郊其所出之處也於宮門外者由便爾記方明者祀
上下四方之神也上下四方之神雖皆祀之者因朝為之

故其牲幣大宗伯職曰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謂祀方明之禮也

禮日于南門外敖云門亦謂宮門禮謂祀之也不言祀者以異于正祭也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而彖之天子巡守有懷柔百神望秩山川之禮此諸侯以天子不巡守之故而來覲故天子于此亦畧修祀事以放巡守之禮云鄭注上節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于此節云此謂會同以夏秋冬者也又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義疏皆不依用云

祭天燔柴節賈云上論天子在國行會同之禮於郊拜禮

日月山川之神今據天子巡守于四岳各隨方向祭之敖云蓋因上文遂并言正祭之法以明所謂禮者異于此也愚按此經本紀覲禮覲有二一王不巡守則覲于王畿王巡守則覲于方岳賈氏之說當矣敖謂并言正祭之法以見此禮之異則不已贅乎或者燔瘞升沉畧彷其意而行之亦以見祀方明之不可苟耳義疏云天子乘玉路較大旂以出則諸侯亦各乘其路從之以偏駕在王門之外則可乘也天子拜日諸侯亦從拜可知然則奔禮乃歸此時諸侯止未旋歸也祀方明之日率侯于此覲禮焉燔瘞升沉亦縣節而不可誣蔑故記于此也

記几俟于東箱敖云經言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此云几俟于東箱其指未設几之前而言與

偏駕不入王門義疏云此言平日所受賜之路在外則可乘之覲則不得乘之以入也

奠圭于繅上敖云明奠時開繅而見玉也經云乃朝以瑞玉有繅義疏云此謂初執圭時斂繅素組以入至入門右坐奠時乃開繅而奠于其上也

儀禮集說卷十終

儀禮蠡說卷十一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甥　沈鈞德耐莽輯錄

後學李　錟尺鎮校字

喪服首章敖氏曰先儒以傳爲子夏所作未必然也漢藝文志言禮經之記顔師古以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也此傳不特釋經亦釋記則是作傳者又在作記者之後明矣愚按經後之記所以補經文之不見者蓋並時而作無先後也傳之作後於經經爲周公孔子所定則傳出七十子之手固宜有之而敖氏以爲又在作記者之後則臆說未足憑矣

敖氏又曰傳之始必自爲一編而置於記後蓋不相雜也愚按周易十翼春秋左傳皆不與經文相雜而後世儒者移而置之經文之間則儀禮之傳亦同斯例可知也敖氏謂原成爲之者未知果否也

喪服篇賈氏曰貌以表心服以表貌故閒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孔氏穎達曰苴者黯也學者微會其義則得矣

按大傳云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喪服小記云親親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此則制服之義也

案士喪禮云苴絰大搹要絰小焉又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注云婦人亦有首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苴絰以此而言則婦人喪服亦備二絰與絞帶也

絞帶鄭氏云齊衰以下用布明此斬衰亦苴麻也按鄭氏以絞帶承上用苴麻敖氏則曰齊衰以下用冠布則此絞帶其用牡麻與義疏云以疏衰布帶及帶緣各視其冠推之則絞帶不必與要絰同爲苴麻似較鄭爲密也

去五分一以爲帶絰大帶小見輕重也閒傳云男子重首婦人重帶絰帶大小之義主於男子也

朱子語類問絰帶之制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要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絰

義疏曰緦麻之絰三寸六百二十五分寸之四百二十九緦麻之帶二寸三千一百二十五分寸之二千九百六十六愚按此即賈疏緦麻之絰與其帶亦皆以五分破寸計之者也

賈氏曰爲母杖桐者桐之言同同之於父也又引變除謂削之使方取母象於地然方之則不可以如絰之圓計矣殆不然歟又案喪服小記誤謂杖如要絰則齊衰之杖僅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愚按杖各齊其心則長短之制

不一杖之圖貝或如首絰之大或如要絰之細亦宜不一理或然歟

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氏曰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賈氏曰適子雖無爵假取有爵之杖爲之喪主故云擔主也愚按擔主之擔猶言負荷也任也以其擔任喪主之事雖無爵亦杖與有爵者同特有假之之義焉耳

義疏云衆子爲父母即非喪主亦杖輔病之義達乎庶人童子婦人不杖正也其有杖者則亦擔主之義不能病者不責之以能病也其有幼而不能執杖者若爲主則抱者

執之曾子問世子生三日見於殯祖聞喪衰杖大夫士以下可以類推焉

絞帶者繩帶賈氏曰絰帶至虞後變麻服葛絞帶雖不言所變案公士衆臣爲君服布帶則絞帶於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

朱子云凶服先繫絞帶一頭作環一頭穿之而反扱於要間以象革帶絰帶則兩頭皆扱垂之以象大帶又敖氏云先儒以此絞帶象革帶則其博當二寸齊衰以下之布帶其制宜亦如之玉藻曰革帶博二寸也

冠繩纓節敖氏條屬右縫皆別纓也右縫者以纓之上端縫綴於武之右邊也必右邊縫者辟絰之纓也其屬之以下端向上而結於武之左邊以固其冠也齊衰大功布纓亦如之唯小功以下則纓在左而屬於右即雜記所云以別吉凶是也愚按敖氏之解右縫前此未有也若依賈氏則右縫二字宜在冠六升之下外畢之上然竊解右縫爲從陰者究宜存之唯條屬訓兩相交遞而綴爲武垂其餘爲纓者定不爾也下乃詳之

賈氏疏云大功已上哀重其冠三辟積向右爲之從陰也小功緦麻哀輕其冠三辟積向左爲之從陽也愚按從來注家皆依此解其義精當終不可廢義疏禮器圖云冠之

三辟積其縫皆向右則仍未全用敖說矣

斬衰三年章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愚按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注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據此則凶事尚右通例皆同而冠之辟積從右其必然者也至條屬之義經云條則用繩一條而非兩條下垂結於頤下者可知屬者連屬以一條連屬者必自右而屬於左與右縫之制皆從陰也故有縫二字不在冠六升之下者亦所以解條屬之自右而引之結於左也敖氏之解右縫謂專指條屬而不關辟積者微失

之。

敖氏曰言鍛而勿灰者嫌當異於衣也凡五服之布皆不
加灰雜記云加灰錫也注錫者滑易之貌則凶服之勿灰
可知矣。

義疏案冠六升明乎梁與武皆用此六升之布也曰纓
明乎纓之為繩而武非繩也又案冠必有梁有武者無梁
則不成冠孔氏穎達謂厭冠無梁纓何也蓋吉時以纚韜
髮而挽之為梁髮高故冠亦高喪則去纚而紒紒低故冠
亦低而名之曰厭無梁纓者不以纓為梁非無冠梁也即
輕服不去纓者其紒纚亦低矣曲禮厭冠不入公門注云

厭猶伏也謂不若吉冠之載載耳

居倚廬按喪大記凡非適子者自未葬倚於隱者為廬注
云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若適子則廬於其北顯處
以適子當應接弔賓故也。

敖氏云凡哭有三無時二有時如死未殯已前哭不絶聲
一無時也既殯已後阼階下朝夕哭之外有次中晝夜無
時之哭二無時也既練之後無次中朝夕之哭唯哀至則
哭三無時也既殯之後卒哭之前朝夕哭於阼階下一有
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朝夕哭於次中二有時也

朝一溢米義疏云如鄭注則日食二升有奇嫌於太多然
古量一升當今一合五勺二撮有奇與滿手之盛亦差相
彷耳。

既虞節朱子曰翦屏柱楣是兩事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
而不從木也始者戶北鄉用草為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
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檐著於地至是乃施楣
又施短柱以柱其楣架起其檐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

既練舍外寢義疏云疑外寢即在外東壁之附無壁故壘
墼為壁而開戶哉士喪禮注云斬衰倚廬齊衰堊室則齊
衰者初喪即居之斬衰者既練乃居之與

義疏云既殯哭晝夜無時此數而無時也既練哭無時此

疏而無時也即朝夕亦或不哭矣蓋減殺之節當然故君
子以子羔之泣血三年為難也喪服四制十三月而練冠
父主母也義疏云案雜記有士服大夫服之異左傳齊晏
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
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據此則大夫喪
服有與士異者矣然中庸言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
喪無貴賤一也雜記亦云端衰喪車無等孟子謂三年之
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更有
大夫士之異等者乎又按檀弓魯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
曾申曾申對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然則天子以下其服父母也皆同無大夫士之異可知矣
爲父斬衰節按凡適孫父在不得爲祖斬父亡則爲祖斬
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詳見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
子祖父母下發之
天子至尊也孔氏穎達曰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
脩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胡氏安國曰諸侯爲天子服
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
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此奔成王之喪
者也安得以爲脩服於國而可乎義疏云案二說皆偏奔
喪正也而脩服於國者亦宜有之康王之誥之諸侯蓋適

當朝覲而在京師若聞喪而奔者近畿或有之稍遠則固
不能如是速也
義疏云案漢文遺詔史記漢書皆云已下服大紅十五日
小紅十四日纖七日已下者謂柩已下於壙始服大紅等
服則三十六日在既葬之後甚明至魏武如今葬畢便除
無所爲三十六日之服者後又何代乃以三十六日爲除
服之期而不論葬與否至唐明皇肅宗之喪又降三十六
日爲二十七日短喪雖自漢文而後代之展變而愈短如
此
君至尊也節朱子曰古者公卿大夫與列國之諸侯各爲

天子三年喪列國之卿大夫各爲其君三年喪止是自服
其君
又敖氏曰諸侯及公卿大夫士有臣者皆曰君此爲之服
者諸侯則其卿大夫士也公卿大夫士則其貴臣也
又義疏云案此指現在居官食祿者言之其來委贄及仕
焉而已者不在此數以下經庶人爲國君并舊君數條合
觀之則臣民之分別而制服輕重之意見矣
正體於上節賈次宗曰父子一體也而長適獨正故曰正
體既爲正體又將傳重兼此二義乃加其服　譙氏曰不
繼祖與禰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不繼祖合而言

之也　賈氏曰按鄭注小記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
五世鄭以前馬融等注喪服謂五世之適父乃爲之服斬
言繼祖則長子不待五世也此微破馬融義也　義疏云
按必繼別子大宗而後爲長子三年則得服此服者僅矣
經直云父爲長子不專爲大宗設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
年小記大傳與此傳並同爲長子三年者以其將主祭也
庶子身不主祭故不爲長子三年然則身自主祭者皆得
爲長子三年可知矣繼祖者然繼禰者亦然傳言繼祖康
成謂以祖禰共廟是也小記兼禰言之則備矣諸家五世
四世紛紛之論不必泥也

支子可也義疏云按小宗適子不爲大宗後者以其繼高曾祖禰則主祭者不可闕而又以收高曾祖禰之子孫也兼此二義乃賅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節賈氏曰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并及外親之等不言期大功小功緦麻之骨肉親者傳者舉疏以見親言外以包內爲骨肉之親如親子可知也

又敖氏曰言妻之昆弟以見從母言妻之昆弟之子以見從母昆弟也此於尊者唯言所後者之祖父母於親者唯言所後者之妻蓋各舉其一以見餘服也至於其妻之父

母已下乃備言之者嫌受重之恩主於所後者而或略於其妻黨也其妻黨之服且如是則於所後者之親服益可知矣經見爲人後者如子之服僅止於父故傳爲凡不見者言之又詳此傳言爲人後者爲所後者祖父母服則是所後者死而其祖父若父或猶存於祖父若父猶存而子孫得爲後者以其爲宗子故爾蓋尊者已老使子孫代領宗事亦謂之宗子所謂宗子不孤者也非是則無置後之義

義疏云按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服斬以父服服之不稱爲父而何稱乎居所後之喪可不曰父喪乎不杖朞章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以世叔父之服服之也不稱爲世叔父而何稱乎遭本生之喪其位則在衆兄弟之列矣其次則入衆兄弟之伍矣不曰世叔父之喪而乃曰父喪乎若已居所後之喪而本生者尚在則已爲喪主而本生不得不從衆兄弟之班禮固然也士大夫且如此況天子諸侯乎議嘉靖間大禮者其盍審於此邪

夫至尊也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義疏云按三年之喪無不杖者以婦位與姑同處嫌姑爲適子杖則婦不當以杖即位故小記明之耳

妾爲君義疏云按妾有隨妻媵送之娣姪士昏禮雖無娣

媵先是也有買以爲妾者曲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是也又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注云妾之言接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是名妾之義

女子子在室爲父義疏云此所謂在家天父者也注云關已許嫁者以旁親自期以下女子許嫁有逆降之法嫌於父亦然故言之也其童子婦人服父亦同但不杖不踊如童子不備禮耳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賈氏疏上文冠繩纓非女子所服此布總箭笄髽等亦非男子所服蓋有二種士喪禮婦人髽於室注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

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
之異於括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
象也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也婦人髽之制也二種者
一是未成服之髽即士喪禮所云者是也將斬衰者用麻
將齊衰者用布一是成服之後之髽即此經注是也如著
幓頭引漢法況之
賈氏又云男子殊衣裳衰綴於衣衣統名爲衰故衰裳並
見婦人連裳於衣故直言衰不別言裳也婦人衰亦外削
幅如男子衰其裳如深衣裳六幅破爲十二縫齊倍要要
縫半下也注謂深衣則衰無帶下者下記云衣帶下尺注

云要也廣尺足以掩裳際也婦人裳既縫著衣故不須用
之又無衽者下記云衽二尺有五寸注云衽所以掩裳際
也男子裳前三幅後四幅開兩邊露裹衣是以須衽屬衣
兩傍垂之以掩交際之處此既下裳如深衣故不須衽以
掩之也
又賈氏云箭笄髽並終三年乃始除之小記婦人帶惡笄
以終喪彼謂齊服者帶與笄終喪此斬衰者帶既練而除
笄則終三年
又敖氏云經言笄總髽衰皆所以示其異於男子則與男
子同者絰帶杖屨也士喪禮婦人牡麻絰結本是亦婦人

斬衰要絰之異者此不見之者以經唯主言首絰故畧之
又義疏云露紒謂去纚也凡髽皆然男子括髮與免亦先
去纚而露紒士喪禮下篇曰丈夫髽
總六升長六寸節賈氏曰此斬衰總六寸南宮縚之妻爲
姑總八寸以下雖無文大功當與齊衰同八寸小功緦麻
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也此箭笄長尺吉笄尺有二寸南
宮縚之妻爲姑榛以爲笄亦云一尺則大功以下不容更
差降故五服略爲一節皆用一尺而已 敖氏曰總六升
亦但指卒哭以前者也其卒哭以後當與男子受冠之布
同七升既練則八升也

義疏曰子嫁反在父之室蓋亦有不關七出者如國亡子
死無大宗收族之類皆是按此等如夫在則從其夫夫亡
則彼已爲夫三年矣不更爲父三年婦人不貳斬也反室
而爲父三年者專指被出於夫者言耳疏衰不杖期章姑
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可以互推
公士大夫節鄭氏曰士卿士也李氏心傳曰即卿字之誤
當矣
又義疏云蓋天子諸侯皆君道則全乎其君也公卿大夫
皆臣道則雖有臣而不全乎其君也其臣但曰私臣而已
故又別其衆臣而稍爲之降殺焉敖氏謂士亦有貴臣衆

臣故云於士又殺然則士之貴臣亦布帶繩屨與
公卿大夫室老節鄭氏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近臣從
君喪服無所降也賈疏按周官閽人寺人近君之小臣又
與羣臣不同無所降其服敖氏曰近臣君服斯服乃諸侯
之近臣從君服者也傳言於此似非其類義疏云按小記
近臣君服斯服矣謂稅服也服問近臣唯君所服服也謂
君之母非夫人者非是則於君喪未有嗣君服而臣不服
者也此其衍文與
斬衰三年後義疏云案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有半冠
皆六升首絰要帶皆苴麻絞帶則牡麻婦人首絰苴麻要

帶亦牡麻既葬受衰同六升冠七升男子首絰要帶皆易
以葛婦人易首絰以葛而要帶不易絞帶則賈氏以爲受
麻服布可也絰帶大小之差傳文備矣既練衰七升冠八
升男子除首絰猶存要葛婦人除要帶猶存首葛大祥後
縞冠素紕麻衣以十五升吉布爲之而布緣棄杖則男子
要葛婦人首絰悉除矣禫後纖冠所傳孔疏云素端黃裳
吉祭以從始從吉也
義疏又云斬衰經所未著者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條
傳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所謂適孫承重者也其承
曾高之重者亦如之鄭答趙商云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

無期然則天子諸侯之孫若曾玄皆不以孫曾之服而以
臣服也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嫌不以臣服而以兄
弟服故明之服問諸侯之世子不爲天子服大夫之適子
爲君如士服先儒以爲凡卿大夫之適子爲君皆斬也
父卒則爲母孔氏穎達曰小記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
三年此論適孫承重之服祖父卒者謂適孫無父而爲祖
後祖父已卒今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也如父卒爲母
故三年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没後祖母亡時
已亦爲祖母三年也
傳曰慈母者何也節賈疏知非天子諸侯之妾與妾子者

下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父没乃大
功明天子庶子亦然何有命爲母子爲子三年之事乎
義疏云案繼母如母如適母也慈母如母如生己之妾母
也慈母若死於父在之日士之子服期與父同宫者不禫
不以杖即位大夫之子則大功若適妻所生子雖爲妾母
所慈不得有此服以其父不可命適妻之子爲妾子也庾
蔚之云子不違父之令豈從失禮之命耶又小記云爲慈
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後云者即此命爲母子爲之喪主
耳非若爲人後爲大宗後受重者也
又劉氏智曰小記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孫宜無慈祖之服

矣慈母與妾母不世祭孫不祭慈祖母何服之有

又虞氏喜曰慈母服之如母若父先亡而已養於祖以祖母之服服之朞可也不得復傳重三年

又義疏云按慈母妾母其孫均無承重之法以其不得體君也虞喜謂服期亦非的義父在既不從服父沒又不傳重則亦何庸以慈母而廢一年之祭乎援同室生緦之義其可

父之所不降云云義疏按小記云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此記云妾爲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然則母之爲長子同乎父妾爲君之長子同乎女君者也

齊衰三年條義疏云案齊衰三年正服衰四升冠七升義服衰五升冠八升首絰要帶皆牡麻而又布帶既葬正服受衰七升冠八升義服受衰八升冠九升絰帶男子以易葛婦人易首絰不易要帶與斬衰同既練正服衰八升冠九升義服衰九升冠十升餘與斬衰並同

義疏又案小記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此適孫承重者也其承曾高祖母之重者亦如之上斬衰章傳云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妻若子則於所後者之繼妻亦同如爲人後而兼承重則所後或祖母若曾高祖母並同也女子子反在父室者父不在爲母三年又妾爲君之長子三年與女君同

疏衰裳齊至疏屨期者義疏云按周景王於穆后太子壽卒而叔向謂其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蓋雖止一期而禫杖具有故有三年之義焉耳然尚有未別白者凡禫必主喪者主之母之喪父爲之禫故子從父而禫之也若出母與繼母嫁而從者則已非喪主何禫焉愚按下經不杖麻屨者其制又殺於禫杖者也以此之齊衰杖期直亞於齊衰三年而謂之三年之喪解者云母妻之喪實有三年之義殆不誣矣且禫祭名也禫之言澹澹然平安也十五月而禫則雖並之三年喪焉可也

傳曰問者曰何冠節降服齊衰正服齊衰義服齊衰降服大功正服大功義服大功已上六等之服衰及冠之升數既葬皆以其冠爲受而遞減之如降服齊衰初喪衰四升冠七升既葬有受者受衰七升冠八升故云以其冠爲受也餘放此若降服小功正服小功義服小功及緦麻則既葬之後無受者其冠皆與其衰升數正同如降服小功衰十升則冠亦十升也餘放此

父在爲母敖氏曰此主言士之子爲母也蓋士之庶子正同適子也大夫以上之庶子則有不同者故敖氏著之實則大夫以上之子皆用此條也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節李氏如圭曰疏衰不盧而父在爲母爲妻屈於期大功三月不御於內而父在爲母爲妻終喪不御於內期既葬食肉飲酒而父在爲母爲妻終喪不食肉飲酒皆其異者愚按春秋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太子也喪妻之義亞次於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者必期以終之可以觀其會通矣又敖氏云喪妻者必三年然後娶禮當然爾非必專爲達子心喪之志也蓋夫之於妻服雖有限而情則可伸故必三年然後娶所以終牉合之義焉若謂唯主於達子之志則妻之無子而死者夫其可以不俟三年而娶乎愚按敖氏之說頗與經違而無子一條亦有可得而辨者何也凡妻之有子者過半無子者亦幾半但舉有子而言則無子者義可通矣雖無子而以有子者例之所以爲厚也經傳之旨殆若此乎如其不然則傳者當云無子者不俟三年矣今不著之者所以見無子與有子同也

義疏云或疑無子者有出道夫爲之喪或有殺禮可不必三年而娶乎曰据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者猶不杖不菲不次然猶爲之服齊衰其已廟見者於禮無殺焉可知也其無子者必及年乃出之未出而死則不可以既死而追出之也然則待三年然後娶其喪妻者之通義與

父在爲母傳義疏云按士之庶子爲其母如衆人則亦杖期也小記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雖不以即位猶杖也不禫則祥而釋服矣此其異者若父子異宮者則庶子亦伸禫焉

義疏又云按祖若父俱亡則爲祖母三年祖在則如父在爲母之服服之以杖期也愚按朱子曰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承重者蓋云三年也此似推後世之制以明傳者之所未備然宜以義疏服以杖期爲至當焉又有疑母在子亦爲祖母承重乎抑否乎義疏斷之曰受重於祖則祖母之服不以母在而有異義尤備矣

夫爲妻節鄭氏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愚按服問注云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夫人妻大子適子也其妻爲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此經文雖通上下實主適子而父沒者言之也又据小記云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則以父不爲庶子之妻爲喪主故夫爲妻得伸杖也

又義疏云案下記云公子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既葬除之謂父在者也又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妻注云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此庶子爲妻皆不得服其本服得服其本服者惟士之

庶子及大夫之庶子父不在者耳。

出妻之子爲母。敖氏此謂母犯七出去夫氏子爲之服者也。天子諸侯之妻無子不出。唯有六出。　義疏云。按伯魚之母出而在父室者也。子上之母出而再適者也。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言其異於先君子者也。子思不欲直斥其妻。而言詞隱躍之間足以見之矣。

又敖氏云出妻者見出之妻也。云出妻之子主於父在者也。若父沒則或有無服者矣。如下傳所云者是也。又此雖亦闕上下言之。若妾子之爲其出母則亦或有不然者。非達禮也。愚按諸家之解似乎各出實無異同。總而言之反

在父室則有服。再適人則無服。父在則有服。父沒而身爲父後則無服。此經傳之旨可推演而明也。又按齊衰不杖期章。兄弟爲姊妹。父爲女子之適人無主者。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義疏所云主之者。出母之父若昆弟之爲父後者。則期而除。正指此也。以伯魚之事證之。則父在非父沒可知。然若出妻之子非一人。而父不在。爲父後者無服。不爲父後者仍有服。敖氏所論猶有遺也。

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節。朱子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上之意。愚按家無二上。謂所重在父

故母則從輕也。然意尚未顯。易得誤會。或亦朱子未定之文與。

出妻之子節。鄭氏曰。繼母爲父所出不服。又或問庶子服出適母否。徐氏邈曰。經言出妻之子爲母。明非所生則無服。又許氏猛曰。爲人後者爲所後者若子。本生母出則不應復服。以廢所後者之祭也。　義疏云。已雖爲出母服。其妻則不從服。出姑子亦不服出祖母。蓋生我之私恩。祇在一身。而大義已絕。則其倫類不可得推。故不服。又出母與其子相爲報。母之服子不至夫之家。子之服母則雖曰絕屬。未嘗不可至母之父母之家也。若遠不得往。則哭之於

他室。妻與子皆無服者。有兄弟數人。則亦相序而哭與舍於外。不御內。不飲酒食肉而已。禪則必無之。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節。義疏云。案此繼母之後夫。即同居繼父也。其終也或同居或不同居。於繼母之服無變。爲繼母嫁後。或自有子主其喪。或彼有他子主其喪。或後夫尙在。自主其喪。此子於繼母之服亦無變焉。所以酬其撫育之恩。而殊於繼母之徒嫁者也。因母嫁而從者無文。何也。其服同也。何以知其同。無可加也。

義疏又云。出妻之子與從母嫁之子。雖爲其母杖。若在彼家。不拜賓。不以杖卽位。知然者非喪主也。彼有主之者也。

夫聖人於嫠婦聽其再嫁且令其子制服焉何歟曰夫死妻稚子幼無大功之親而挾其子以適人雖死者復生猶有說焉以因母見出之服服之而相爲報亦所以勸卹孤也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崔氏云此服之者庶子耳爲父後者不服也繼母嫁與宗廟絕爲父後者安可以廢祖祀而服之乎義疏亦云按母嫁而從既則辭母而歸林克成立立廟承祭此所謂爲父後者矣雖有撫育之恩不勝父後之重崔氏所云是也如有弟偕從者則弟當服之愚按此與出妻之子爲母例同

又義疏云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何服蕭太傅曰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元成曰父没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之制服元成議是也且按子思之喪其母也記但言哭之則不服也哭之者私情也服者禮制之所不容越也

齊衰杖期後義疏云按齊衰杖期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父在爲母降服也爲妻正服也出母及繼母嫁而從者則義服與首絰要帶皆牡麻而又有布帶既葬降服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受衰九升冠十升絰帶男子俱易葛婦人易首絰以葛不易要帶十一月而練降服衰八升冠九升正服衰九升冠十升十三月而祥杖絰帶悉除縞冠素紕麻衣十五月而禫其不禫者期滿而除之　又按爲母則繼母慈母皆如母爲妻則繼娶如妻適孫承祖母之重曾玄孫承曾高祖母之重者祖父在若曾高祖父在亦如之爲人後者所後父在爲所後母若繼母亦如之兼承重則一如承重之法女子之反在父室者父在爲母若繼母與在室同

不杖麻屨節敖氏曰大功章云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

月此受以大功衰即葛而期爲異耳

祖父母節義疏云祖父在而祖母先没祖父與父服杖期孫服不杖期父服四升祖孫皆服五升此降正猶祖之期也注疏以父在爲母之降服四升作正服五升非也

義疏又云上經言繼母如母此不言繼祖母者古文簡約已包於祖母中也若庶祖母則無服妾母不世祭則庶子之子無服矣

祖父母傳義疏云案子爲父母三年孫爲祖父母期者正服而疏與敖氏以爲加者推三年問之義也愚按敖氏謂不可以大功之服服至尊故加而爲期也此亦融會三年

問加隆之文而有此說云

世父母節。愚按爾雅釋親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劉熙釋名父之兄曰世父言爲嫡統繼世也又曰伯父父之弟曰仲父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父。此言世父母叔父母則伯仲叔季該之也。

世父母節義疏云。伯父繼母爲小宗故謂之世父。五屬之服同父者期。同祖者大功。同曾祖者小功。同高祖者緦。世叔父與已同出於祖應服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進服期。

世父母叔父母節鄭氏曰爲姑在室亦如之。賈疏大功章爲姑姊大功明未嫁則期也。又敖氏曰女子子在室爲之亦然唯已許嫁者則異也此服皆報。

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節敖氏云世叔父本是大功之服以其與父一體故當加一等也。義疏以此傳考之則世叔父之期乃是加服從父昆弟之大功則其正服也。

然則昆弟之子節義疏按檀弓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此爲昆弟子服期之義也以其爲已服也而服之又有報義焉爲世叔父服爲其與尊者爲一體亦並有引而進之之義凡此所以敦一本之愛而勸篤親也。

昆弟之義無分節義疏云鄭注言與宗事者謂世父或世父之子世父之孫爲後者宗事謂同宗之人冠昏嫁喪祭諸事此謂小宗也敖氏并言大宗者謂以小宗兼大宗者耳古者大功同財則同祖者亦在焉。

大夫之適子爲妻節義疏云小記世子爲妻與大夫之適子同是天子諸侯之適子亦然也君於庶子庶婦有降殺而於適子適婦無異同故云包上下也特舉大夫之適子者孔氏穎達曰大夫是尊降之首故特顯之。

大夫之適子爲妻傳義疏云按小功章庶婦士之本服也非由大夫尊降而然疏謂大夫爲庶子之婦小功誤矣大夫以尊降當緦麻而大夫無緦麻故至於不服父爲適子之婦爲喪主九月而除子則祥而除之不禫故不杖。

又敖氏曰降有三品大夫以尊而降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以其父之所厭而降爲人後者女子之適人者以出而降。

愚按鄭氏云降有四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及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及女子之嫁者以出降今敖氏以公之昆弟并入厭降則旁尊之說所不用也疏曰旁尊者此亦非已尊爲公尊旁及昆弟降其諸親然則鄭意亦同以尊而降特不入厭降也義亦相通矣。

昆弟節義疏云此及下文衆子昆弟之子皆主於士也若大夫大夫之子則異矣。

爲衆子節劉氏玢曰若適子有廢疾不得受祖之重則服

與衆子同盡以不堪傳重故不加服非以廢疾而降也子
婦之服例皆小功以夫當受重則加大功若夫有廢疾則
仍小功亦非降也
昆弟之子傳義疏云此兩相爲服傳言報者著其實也經
不言報者欲以倫類爲次而兩見之故也
爲適昆弟節義疏云適昆弟謂適子之長者爲父後者也
其餘則適子之同母弟亦庶子也亦有庶母所生爲昆而
適母所生爲弟者則庶昆不爲後而爲適弟服期經注兼
弟言之謂此也
爲適昆弟傳敖氏云大夫之子於昆弟之服或有所降者

以從乎其父而不得不降之耳若爲其父之適及尊同者
乃其父之所不降者故已亦得遂其服焉非謂以父不降
之故欲降之而不敢降也凡後傳之言若此者不復見之
又義疏云此服亦通上下自天子以下至於士皆加隆於
適而庶則或降焉或絶焉此宗法也昆弟相爲期本服也
從父之所降而降之從父之所不降而不降之但非出於
其子欲降之意耳
適孫傳賈氏疏曰小記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
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傳重

者非適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是以此云凡父於將爲後
者非長子皆期明父爲長子斬祖爲適孫期若非適孫傳
重同於庶孫大功也
適孫傳庾氏喜曰有適子者無適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
不服宗子婦以此推玄孫爲後若其母尚存元孫之婦猶
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又庾氏蔚之曰舅沒
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適所謂有
適婦無適孫婦也
爲人後者節既爲人後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
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後之立疑義者見禮有爲其父母報

便是須是稱親禮文並言出爲人後則本生父母反呼之
以爲叔父伯父故須著道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將本生
父母亦稱爲父母也
爲人後節敖氏云父母爲支子服率降於爲已服一等此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其父母亦報之以期而不降者以
其既爲所後者之子統不可二故不敢以正尊加之而報
之也
又義疏云疏謂不在禫杖者深抑之此爲人後者支也其
適子自爲父後二十五月而禫爲人後者固不可以十五
月之禫参之也然則不必深抑之而已無禫杖之法矣

又義疏云又按爲人後者若係親昆弟之子則不杖期其本服也其他則自小功以至於無服而皆爲之不杖期以其本生親之也延則降於大宗亦未嘗薄於本生大宗至重以正尊尊之本生次重以旁親之首尊者尊之聖人之度量權衡夫豈苟哉　朱子謂所後父與所生父並在不可並稱爲父此猶爲士大夫言之若爲天子諸侯後者則於君前當名其所生父矣伯叔父且不可稱也而況稱父乎惑於此者可以解矣

爲人後者孰後節敖氏曰尊者天子卑者諸侯此尊統謂爲祖禰之統者也尊統上天子始祖之所自出者也尊統

下諸侯之大祖也愚按以此二句釋上文諸侯天子者敖氏固爲得之而賈氏推之大夫士義尤詳備當兼用二家之解則無餘蘊也

爲人後者孰後節敖氏璧曰大宗不可絕又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爾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以後大宗又田氏瑷曰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以長子後大宗諸父無後祭於宗家以其庶子還承其父

又義疏云大宗無後則同父仲叔季之子皆可後之凡同祖同曾祖同高祖以及無服之子皆可後之但取同繼別之宗而已又按適子不得後大宗則小宗亦不可輕絕明矣小宗無後者不立後古法也以支子後之要亦非聖人之所禁者

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義疏云婦人已嫁而反父在則歸於父父不在則歸於昆弟之爲父後者如昆弟之爲父後者又不在則所謂有所取無所歸者而夫亦不去之矣古者婦人父母亡無歸寧之法惟見出乃歸宗爾云必有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他無可歸則歸此昆弟之爲父後者故不降而爲之期也

繼父同居傳按陳氏銓曰子有大功不可以隨母彼有大功不可以專財也又賈氏疏曰隨母嫁得有廟者非必正

廟但是鬼神所居曰廟若庶人祭於寢也

繼父同居傳義疏曰按小記有主後者爲異居則繼父他年自有子者也然則爲之服者不獨以其恩亦憐其無主彼若有主則此之情殺矣合小記觀之尤備愚按異居之說小記蓋推言其所以然而知有主後者必當異居也敖氏以小記之言與此傳異者殆未之思歟

爲夫之君節李氏如圭曰大傳有屬從有徒從屬從者所爲服者於己有血屬之親也徒從者與彼非親空從而服之也子爲母之黨妻爲夫之黨夫爲妻之黨屬從也臣爲君之黨妾子爲居母之黨妾爲女君之黨子爲母之君母

妻爲夫之君徒從也。小記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傳云從服謂徒從也。

又義疏云臣妻不服君夫人者以從服宜一從而已不累從也。

適人無主者節義疏云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父爲之期而彼不爲父斬何也服過於期則疑於見出而去夫之室者矣此主謂大夫士小宗不立後者若大宗立後則無無主者矣愚按此條確不可易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節雷氏次宗曰在室姊妹咸得相服若出適者不爲無主者加服兩無主者不得互相爲

期。

謂其無祭主節義疏云按婦人無祭主以其夫無祭主故也其夫無祭主猶得祔食於宗子之家婦人則竟已矣故父母昆弟姪尤矜之也曰不從夫而祔食乎適子自祭其祖禰何有吉祭未配者無後者與殤者等禮從其略安得配耶。

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節義疏云按承重之服經無正條於此傳見之間有附見於斬衰三年并杖期章者讀者互考之可也。

父卒爲祖後節敖氏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則是父在而祖之不爲君者卒君雖爲之後亦唯服期以父在故爾唯祖後於父而卒者君乃爲之斬也蓋其斬與期唯以父之存沒爲制君服斬然後臣從服期也又此言爲君之母與其祖母皆指其卒於夫死之後者也其夫若在君爲之期則臣無服也

又庾氏蔚曰賀循喪服記父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期以父尸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蔚以爲祖父正統非爲旁親若父死未殯服祖但期則傳重在誰假使祖爲國君已爲適孫祖沒已嗣此受國於祖祖之羣臣服三年而適孫服期豫衰送葬斬杖無主如大父何

父卒爲祖後節鄭氏云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也賈疏曾祖爲君薨羣臣自當服斬若君之祖薨君爲之服斬臣從服期也若然父既早卒祖亦是廢疾不立是以今君受國於曾祖丹陽姜上均辨之曰愚按父卒爲祖斬父在君合爲祖期且父雖有廢疾服自可斬主喪則君可攝也注背經立說蓋失之受國曾祖之說亦非注以受國於祖則臣當爲君之祖斬不當爲之期故爲此說耳如祖曾有廢疾傳位於其父今父死嗣位而祖方卒則臣惟爲君三年舊君不得爲三年也何疑於爲君之祖期而背經爲之辭哉愚按此條俟再考定

父卒爲祖後賈疏云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鄭氏康成曰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問父卒爲祖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則無主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　按此條朱子深歎服之

又義疏云按如宋孝宗之喪光宗雖在寧宗嗣位旣受重則必服斬蓋未有羣臣皆服重而嗣君反可以輕服者也以此推之於大夫士凡祖父之喪父有廢疾不能受重則適孫受重而服斬禮亦同之或云父雖廢疾可以斬衰被

之而孫則仍以期服攝喪主之事非也重必有所傳有所受子不能受於父則孫受之於祖矣受重者有輕服乎若光宗之喪則寧宗自爲父斬衰羣臣當從君降一等而爲之服期以其未成乎君也堯老舜攝堯尙爲君若堯時舜先沒則諸侯不爲舜三年喪唐之肅代宋之高孝當從此例若先宗與明之光宗則但可從春秋王子鈺之例　愚按此條正破妄說然有宜稍節處

父卒爲祖後節朱子曰適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

又唐氏順之曰俗人以承重爲代父服非也承重者禮之所謂受重也重謂祭統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人後者以旁枝後其大宗爲祖後者以適孫後其祖雖其本末殊感不同而其所以必爲之三年者則皆以爲後故爲後者受重之節也爲曾祖後則爲曾祖斬爲高祖後則爲高祖斬若以代父爲說則是父之所齊期三月者吾代爲之斬本末倒置甚矣又何以爲代乎

又義疏云案祖沒於父後而曾祖尙存如之何子爲父斬不以祖之存沒異也則承父之重而爲祖斬不以曾祖之存沒異可知矣父祖沒母在而有祖母之喪如之何父卒爲祖斬不以母之存沒異也則祖父卒而爲祖母三年不以母之存沒異可知矣孫爲祖承重而曾祖尙存則不以

杖即位以曾祖服斬爲之喪主也曾祖存重在曾祖孫爲祖服斬者亦可以稱承重乎曰重雖在曾祖年旣老則亦可傳矣舍承重别無他稱是亦宗子不孤之類也

又吳氏商曰禮貴適重正所尊祖禰繼世之正也受重者不得以輕服服是以孫及曾元爲後者皆服三年受重故也且孫爲祖正服期祖爲孫正服九月適孫爲後則祖爲加服期孫加服祖三年此經之明據也今欲使祖以適加孫孫以庶服報祖豈經意耶

妾爲女君傳按鄭氏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敖氏以士妻言之乃爲其無親者故無服耳若有親者則

宜以出降一等者服之、丹陽姜上均曰、小君於妾、猶君與臣、臣雖無服、猶有錫衰疑衰弔服加麻之屬矣、鄭云降之則嫌者、義似未備也、愚按鄭氏無服正也、其或有爲之服者、則以私恩推及之、而非其正歟、

婦爲舅姑傳、義疏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而服止於期、然夫必三年而後娶、則猶是三年也、故曰與更三年喪不去、又案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則妾雖不得正名之曰舅姑、而服亦期矣、繼母如母、則繼姑如姑可知、夫之慈母亦當同服、

婦爲舅姑傳、庾氏蔚曰、庶子爲父後、上繼祖禰、故爲所生母服緦、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從輕服重、義疏云庶子爲後、其妻自應從夫而降、庾蔚之說非也、

義疏又曰、子爲父三年、父沒爲母亦三年、而婦服期、然則夫在喪而妻以吉服與祭、可乎、曰可、成之祭、賓弔服緦之祭、賓吉服、凡齊衰者皆除矣、禫禪之祭、婦吉服、諸孫昆弟昆弟之子並同、奚爲而不可乎、

公妾大夫妾爲其子傳、鄭氏曰、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賈疏曰、諸侯絕旁期、爲衆子無服、大夫降一等、爲衆子大功、故其妻體君、皆從夫而降之、至於二妾

賤、皆不得體君、故自爲其子得伸而服期也、義疏則曰、婦人以有出爲榮、亦使得伸其情於所出也、此與公子之妻服其皇姑之意相類、

女子子爲祖父母傳、鄭氏曰、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愚按敖氏云、章首已見祖父母、則是服亦在其中矣、必復著之者、嫌出則或降之也、祖父母分屬至尊、不可以兄弟之服服之、故雖已嫁與在室同、傳主已嫁言之、即在室者無庸贅矣、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節、賈疏云、六命夫者、世父一也、叔父二也、子三也、昆四也、弟五也、昆弟之子六也、六命婦者、世母一也、叔母二也、姑三也、姊四也、妹五也、女子子六也、丹陽姜上均曰、經文無主者在爲大夫命婦者之上、而傳文先釋爲大夫命婦者、次釋無主者、蓋以爲大夫命婦者包總承上文而言、故先釋之也、世叔父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一類、世叔母爲命婦又一類、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而又爲命婦又一類、故大夫之子並以不杖期服之文義承接如此、而舊注或未之審也、

大夫之子傳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愚按傳文之意設爲問詞曰、經何以言唯子不報耶、子有男女、若女子子之出

適於人者爲其父母期是亦報也故言唯子不報者尊猶
男子也自男子爲父母三年而外其餘皆報也傳意如此
本明易顯白而鄭氏康成駁之賈氏公彥又依注駁之敖
氏繼公又駁之於是轉駁轉晦今按經文子與女子子其
稱不混則晦加矣義疏云注家謂男女同不報不如直指
男子之直截此言得之矣

公妾以及士妾節敖氏云上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
則此妾之服已在其中矣復言此者嫌爲人妾者屈於其
君則爲其私親或與爲人妻者異故以明之云公妾以及
士妾又以見是服不以君之尊卑而異也

公妾以及士妾傳鄭氏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
與春秋之義曰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
父母此傳誤矣愚按公羊傳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
天王后猶曰我季姜也鄭氏言此廣後世因此傳之文而
疑與君敵體者可以尊降其父母故引春秋之義以申之
雖未得傳意而用心可謂密矣

凡疏云妾得爲父母遂一則嫌爲妾者屈於其君或不得
服其私親一則嫌爲女君之黨服則不爲己之黨服也禮
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其此類乎愚按下記云凡妾爲私兄
弟如邦人例正同此

齊衰不杖期後義疏云按齊衰不杖期降正義服升數經
帶用麻用布之法既葬受服變除亦與杖期同但小祥而
除之無既練之受服耳　又案齊衰期以不杖者爲通服
自三年降一等卽屬之故項多而緒紛經文未著後人之
所引伸者女子子在室與男子同則其爲世叔父母昆弟
姑姊妹在室者昆弟之子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期也丈
夫之爲姑姊妹女子子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亦期也婦
人爲夫黨之卑屬與夫同則爲其衆子女子子在室者夫
之昆弟之子女子子在室者亦期也其嫁而反在父室者
親屬之相爲亦如之妾爲己子得遂則公妾以及士妾爲

其女子子在室者若反在室者與子同矣妾爲君之黨服
與女君同則爲君之父母當如女君之爲舅姑士之妾爲
君之衆子同己子矣繼母如母則繼祖母如祖母繼姑亦
如姑慈母如母則夫之慈母亦如姑矣但孫不服慈祖母
耳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親如子則所後者之父母卽己
之祖父母矣其爲昆弟廢疾不爲後者姑姊妹若昆弟之
女子子在室者亦如之其相報者亦如之爲人後者之爲
爲夫所後如舅姑夫所後之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相爲
亦如之士爲適子廢疾不受重者期則同之於衆子也世
子爲妻期則同於大夫之適子爲妻也凡庶昆弟爲世子

期則於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可推且又臣從君服也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期同於父也亦臣從君之服也大夫之子爲昆弟之子將爲祖後者不降則以尊者不降其適推之也大夫爲適昆弟爲世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者爲姑姊妹女子子爲命婦而無主者不降互備於其子之服也公之昆弟爲世叔父母不降以彼亦公子則尊同也君君夫人之喪其孫曾玄之婦從孫曾玄而服者內宗外宗之爲君爲夫人者皆期以輕服不可服至尊又婦人不貳斬也服問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夫不服而妻服之以在內也以此推之則公妾大夫妾之女子子在室爲其母或如公子之妻之爲其姑與

寄公爲所寓傳義疏云同於民者寄公之自視則然所寓之君待之則以賓禮喪大記可據也

丈夫婦人爲宗子節敖氏曰丈夫者男子之於大宗絕屬者也婦人者謂絕屬之女子子在室者及宗婦也丈夫婦人於宗子宗子之母妻若在嫂叔之列者則不服之蓋親者且無服疏者可知

宗子母在則不爲宗子妻服敖氏云宗子之母雖老而妻代主家事若先其母而卒族人亦不爲此服蓋其母尙在故也此義與宗子不孤而死族人不以宗子服之者意貫相類

又義疏云賈疏謂母年未七十尙與祭非也祭必夫婦親之是以舅沒則姑老明其不與祭矣雖老固嘗爲主祭之人而婦厭於姑禮無二敬故必母沒而始爲妻服也

傳曰爲舊君者孰謂節敖氏云此嘗仕矣今又在國其服宜異於民乃亦齊衰三月者蓋不在其位則不宜服斬以同於見爲臣者而臣於君又無期服故但齊衰三月而不嫌其與民同也然又爲小君服則亦異於民矣

庶人爲國君節義疏云敖氏又謂非在官者不服非也民無不服之理上傳再言與民同足以見之矣民之於君違

矣不可同於臣又不敢以輕服服之是以齊衰三月也侯國之民不服天子者勢疏遠而分逾尊故不可制服也然遏密八音亦足以致其情矣爲公卿大夫之君無服諸侯世大夫不世經特言國君以此庶人爲國君之母妻無服

大夫在外節敖氏曰大夫在位與其長子俱爲君服斬而妻服期去位則皆爲之齊衰三月而已士之異於大夫者長子無服也

大夫在外傳敖氏曰云舊國君明妻子亦在外也大夫於舊君恩深故雖去國而於已服之外妻子又爲之服也義疏云反覆經文則以妻長子爲已去者終覺未安傳云未

去亦謂將去而未去適遇君喪者爾愚按敖氏之解與鄭
氏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
也頗合然與傳意不合義疏闕之最當云
繼父不同居者節義疏云先嘗同居則固兩無大功之親
相依年久且又以彼貨財築此宮廟而歲時猶以奉祀矣
其後或繼父自有子或立同宗為後乃異居而其初同居
之誼猶夫故也以異居故不服期以先嘗同居故齊衰未
可改也恩同於父亦非過論
繼父不同居敖氏曰繼父於此子同居異居皆不為服知
不為服者二章無報文且齊衰三月不可用於卑者也義

疏云父子祖孫服有尊卑無不相為報者繼父而不報則
踰於祖父矣無此理也不杖期可施於卑者乃斷此三月
乎經不言報或傳寫失之
曾祖父母爾雅釋親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為
曾祖王母注曾猶重也徐鼎釋名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
增益也
曾祖父母傳沈氏彤曰古服但有曾祖齊衰三月曾孫緦
麻三月而無高祖玄孫服蓋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
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可逮者則必為服三
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亦

皆曰曾孫又袁氏準曰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自天子至
於士一也
大夫為宗子傳李氏如圭曰大夫不奪宗故也愚按此言
大夫於宗子絕屬同上文之丈夫婦人者也絕屬者且不
降則有親者亦服之如邦人可知矣
大夫為舊君節義疏云按為舊君凡三條第一條大夫士
仕焉而已者在國者也在國故服君而并服其母妻也第
二條大夫身已去國而妻若長子尚留者也妻長子服君
則不服君之母妻矣身在外未仕則服已仕則不服也第
三條則指言大夫去國而未仕者其妻若子皆已去可與

大夫為舊君鄭氏曰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也
疏曰在境待放得環則還得玦則去如此謂之以道去君
若有罪放逐則為非道去君也愚按鄭賈之說以在境將
去故傳云未絕此與去國大同小異亦可存敖氏又柔
不言士者惟大夫有此禮若士則曲禮云踰境素服乘髦
馬不蚤鬋不御婦人三月而後向他國無待放之禮是以
三諫不從出國即不服舊君今據傳文唯言大夫則士不
在內可知
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節義疏云此經主為士之女子子
言之而大夫以上至天子之女子子並同即大夫女為諸

侯夫人諸侯女爲天王后者於曾祖無不服也若於其曾祖父母爲天子諸侯者則又不止三月也

義疏又云此經本意唯對出降而言故云嫁者未嫁者明嫁者與未嫁者同不以出適而降也傳乃以嫁於大夫爲詞故敖氏以爲失其旨愚按敖氏謂傳失經旨者誠有之然傳推經之餘意爲言大夫女不降則爲士者可知大夫以上亦可知與經之本旨未相背也乃得此傳而尤明矣

齊衰三月後義疏云按齊衰三月疏以爲正服與義服同皆衰六升冠九升是也絰帶則與期年者同　又按齊衰三月之服爲高祖父母與曾祖父母同大夫不降其祖則

天子諸侯爲曾高祖父母之不爲天子諸侯者同爲人後者於所後者之祖父母則已之曾祖父母也其曾祖父母則已之高祖父母也畿內之民服天子與諸侯之民服國君同凡民爲君服夫妻同大夫不降其宗則服宗子之母妻與士同大夫之適服宗子宗子之母妻與士同

大功布衰裳節義疏云不言布帶因於齊衰可知也其屨繩屨見齊衰三月章注也斷章傳云六升鍛而勿灰雜記云加灰錫也則此七升猶勿灰也灰則爲有事矣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節賈疏云中殤或從上或從下是則殤有三等制服有二等者欲使大功下殤有服故也若服亦三等則大功下殤無服矣聖人之意然也愚按此條通論殤服

殤之絰不樛垂敖氏云樛當作繆檀弓齊衰而繆絰正謂此也繆絞也絰謂首絰也垂者其纓也殤絰之有纓者不絞其纓而散之此亦與於成人者故以設之愚按此說甚當鄭氏謂不絞其帶之垂者引禮雜記云大功以上散帶者未必然也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按馬融王肅以爲日易月者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殤期親則以旬有三日緦麻之親則以三日劉氏敞曰以日易月者假令長子也其本服三年則殤之

二十五日餘子也其本服期則殤之十三日也淳于氏睿曰傳以期親之重雖未成殤應有哭之差大功以下及於緦麻未成殤者無復哭也大功之長殤在小功下殤緦麻無服之殤則已絕無服名不應制哭故傳據期親以明之凡緦麻之長殤服名已絕不應制哭豈有生三月而更制哭乎

愚按馬氏王氏劉氏三家謂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淳于氏辨之則謂期親之重應有哭之差而大功以下不應制哭舊謂緦麻之親則以三日者不合禮意也淳于氏與鄭賈同亦敖氏繼公之所依用也此誠無得而疑矣特以人情

於殤子不忍其恩之衰而思其恩之過者往往有之則長子三年之服易之以二十五日餘子期年之服易之以旬有三日而自大功以下之未成殤者不復制哭初死則哭之禮從略也禮有節文其殺而又殺者節之而不忍其傷恩焉殆此類歟如鄭氏之解則經文止於以日易月之四字頗疑其簡而且晦矣

無服之殤節或問無服之殤以日易月哭之於何處有位無射氏慈曰哭之無位擴葬下殤於園中則無服之殤亦於園也其哭之於園也

叔父之長殤中殤節敖氏曰小功章云昆弟之子女子子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則此服亦夫妻同也是章中不見昆弟之子女子子今以下章例之復者其尊卑親疏之次則知亦當有此七字蓋傳寫者以其文同而脫之耳愚按此七字鄭氏注中已言之或學者可以例求而非脫誤亦可也

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義疏云適孫謂適子死而適孫應受重者大夫以上亦如之不言者重適之義一也不降不絕如其殤服之可依適子而推耳

其長殤皆九月纓絰節敖氏云此大功之纓絰亦右本在上其與於成人者散而不絞爾七月者絰雖不纓猶以麻

之有本者為之以其為大功之服也

義疏殤大功九月七月後云按殤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無受則衰冠絰帶皆不變也終其月數除之而已黃氏榦以婦人為夫之族類為義服蓋以從義而降者仍依義之等次之欲見與夫不同故也

又按殤大功之服為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敖氏以為文脫是也其餘未著而可以互推者婦人為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與夫同也女子子在室者為叔父姑姊妹姪之長殤中殤與男子同也凡妾為君之長子之長殤中殤士妾為君之眾子女子子之長殤中

殤與女君同也公妾以及士妾為其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自為其子得遂也公之昆弟為叔父之長殤中殤當大功無尊降也注謂重適之義雖尊者不降經不見大夫以上為適孫之殤服意長中殤亦大功與

大功布衰裳至九月者鄭氏曰凡斬齊之喪皆不言受服者王侯卿大夫既虞而受服士卒哭而受服月數不同故也此大功衰正言三月受服者王侯無大功專主於大夫士也雖有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內喪也賈氏疏曰注云天子諸侯無大功喪者王侯絕旁期況大功喪乎云王於大夫士者此嫁於國君雖有大功衰然彼國

自以五月葬後受服。此諸侯爲之自以三月受服。同於大夫士也。

又敖氏云。君之受服。固不俟其卒哭之節。適婦雖内喪。而其禮則比於命婦。但三月而葬。故君亦唯三月而受服也。

大功布衰裳節。義疏云。按諸侯尊同者。謂從父昆弟之子同爲諸侯。如魯公伯禽於康叔。若康叔之子之類是也。

愚按尊同例見下文。而於此發之。俟再考。

傳曰。大功布九升節。賈氏疏曰。此章有降有正有義。降則衰七升。冠十升。正則衰八升。冠亦十升。義則衰九升。冠十一升。十升者降小功。十一升者正小功。傳以受服不言降

大功與正大功。直言義大功之受者。鄭云此受之下也。據受之下發傳者。明受盡於此。義服大功。以其小功至緦。唯有變麻服葛。因故衰無受服之法。故傳據義大功而言之。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義疏云。士之姑姊妹適士或適大夫。其服並同。蓋婦人有出降之法。父族還以出降服之也。

適人爲妾者亦同。不以其妾也而又降之。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傳。李氏如圭曰。雜記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大功。踊絕於地。伯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姑姊妹雖以出降。其情猶不殺也。

庶孫節。義疏云。按有適子者無適孫。則適子在者。凡孫皆庶也。義見不杖期章適孫條。

適婦傳。按小記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注謂夫有廢疾。若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則服小功。庶婦之服也。愚按此傳所云。正對庶婦小功而言。故謂之不降耳。

女子子適人爲衆昆弟節。義疏云。按此與上姑姊妹適人者之服相爲報者也。雖爲大夫之妻。其衆昆弟姪無異義。已見上條。若大夫女爲諸侯夫人。諸侯女爲天王后。則無服。

姪丈夫婦人報。義疏。章首已見爲姑姊妹適人者之服。此

於衆昆弟姪。似不必言報。以姑姪兩出。或嫌不服。故言報也。姪之適人者。不以兩出而兩降也。姊妹亦然。

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節。義疏云。此亦主士之妻言之也。若大夫之妻。則夫之世叔父母爲士者。當從夫降爲小功。而世叔父母還以大功服之。其他親小功者降而緦。則不服。亦如大夫無緦服也。夫之祖父母爲正尊。雖大夫之妻不降。王后及侯國夫人開創始封者亦同。若繼體而祖父皆爲天子諸侯者。夫服三年。則從服期。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朱子曰。叔嫂無服。不是小節目。從來多失之。

大夫爲世父母節敖氏云大夫於士爲與尊故其喪服例降其旁親之爲士者一等雖世叔父母亦降之所以見尊貴之意勝也義疏云案經不言報不言唯子不報則世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服其大夫皆如其親服而爲之期矣言爲士則世叔父若昆弟之祖父或有爲大夫者已不在也若爲大夫而在則亦不降之以彼爲大夫之子嘗以不降相報也子非旁親亦降之者適爲本支爲庶猶之旁親也昆弟之子若爲其父之適孫者雖爲士不降之重適之義於不杖期章大夫之爲適孫大夫之子之爲昆弟之子者推之可見也不降正尊而降旁親不降適而降

庶此降例也降例宗法也天子諸侯之或絕之或不絕之也亦然

大夫爲世父母章[redacted]疏云天子諸侯君也旁親皆其臣也故天子諸侯絕旁親之服大夫士雖同爲臣而服命殊矣故大夫亦降其旁親刑皆然也

公之庶昆弟節義疏云案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士者姑姊妹女子子在室者皆降服大功此不言者與不杖期章之不降者互見也大夫之適子爲庶昆弟亦同此士爲母妾言之故不別言適子耳公之昆弟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之第父在則從乎父而絕之不服尊所厭也父沒爲爲士者降一等服之爲爲大夫若公子者如其本服餘尊所不厭而公子之尊視大夫也

先君餘尊之所厭節敖氏云厭謂厭其所爲服者也蓋國君於旁期而下皆以尊厭而絕之此三人者皆君所絕者也尊者之子必從其父而爲服故君雖沒矣其死者猶爲餘尊之所厭是以服止於大功也大夫於所服者或以尊加之而降一等亦謂之厭此三人者皆大夫之所降者也其子亦從其父而降之一等爲大功如大夫沒子乃得伸其服以其無餘尊也

餘尊之所厭按後[redacted]魏廣陵侯衍爲徐州刺史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

爲母妻昆弟按鄭以前馬融等舊讀昆弟二字亦在傳下鄭正其讀昆弟與母妻連文義疏是之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敖氏云大夫公之昆弟於此親則尊同也大夫之子於此親則亦父之所不降者也故皆從其親服春秋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公之昆弟降其昆弟之爲公子者不降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則知此先君餘尊之所厭止於上三人耳

皆爲其從父昆弟節義疏云餘尊所厭與不及其尊從經特舉從父昆弟以見其餘耳其爲從父昆弟庶孫爲士者見於小功章爲昆弟之子爲士者當大功爲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子及昆弟之孫爲士者皆無服以公子之尊厭之也爲世叔父母如其服以彼亦公子而餘尊不厭之也餘尊所厭止在公妾與妾所生之子妾子之妻而諸孫暨從姑姊妹女子子之適人者皆不與焉蓋厭私不厭公厭內不厭外可以觀聖人制禮之意矣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義疏云按世叔母爲夫之昆弟之子婦亦大功不言者上經爲夫之世父母叔父母

雖不言報以旁親無不報之例已可推見故不另出也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節馬氏曰其自服其私親世父母以下則無尊者之厭降一如邦人出適降一等兩義各異故經兩言爲以明之

鄭氏注曰如從舊讀爲妾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其傳云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蓋專指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一條而文偶爛脫在成人而未嫁者也之下故舊讀悞耳疏曰按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又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凡自爲其親皆言其以明之今不言其明非妾爲私親也

朱子曰傳先解嫁者未嫁而後通以上文君之庶子妾得與女君同釋之乃云下言爲世父母已下而以自服其私親釋之玩此舊說正得傳意但於經例不合

王氏志長曰據別解自大夫之妾至未嫁者作一句讀文貫下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此言妾自服其私親文義亦無妨衆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則妾得爲私親服明矣又記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正以此經止及世叔父母姑姊妹舉厭降其私兄弟故記及之況鄭氏前馬融皇先生是說附以備參可也

萬斯大曰此條言大夫之妾當服大功者在君之家有君之庶子及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在私家有其世叔父母姑姊妹經傳甚明而鄭氏不從其解非經誣傳莫此爲甚

丹陽姜上均曰愚按舊讀兩爲字對看甚明而注乃折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爲一條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合下爲世叔父母等爲一條又以未嫁者例不得降故又爲逆降旁親欲其及時而嫁之說以通之其說與經傳殊別竊謂葛氏發明深切此條合從舊讀即如鄭義亦可從互文省文之例以類推其說朱子辨馬讀爲得傳義而於注則有疑詞有以哉

朱子又曰此段自鄭注時已疑傳文之誤今考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及昆弟之爲父後者已見於不杖期章爲衆昆弟又見於此大功章唯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說無疑矣

大夫之妾傳愚按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鄭曰君之庶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疏云此適人者謂士也義疏云女子子無分於適庶經言庶子者嫌他妾所生之女子子或異於女君所生者也是則明非嫁於大夫故適人爲之小功義以差次而尤明文以互見而相類馬氏所謂益可以証其不謬矣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節賈氏曰大夫妻若爲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爲大夫妻又降在緦麻彼亦爲命婦唯小功耳今此謂大夫妻爲本親姑姊妹也義疏云降在緦麻者不服之大夫妻無緦服與大夫同也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節鄭氏曰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

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敖氏曰尊同謂君於爲夫人者大夫公之昆弟於爲命婦者也夫人命婦雖非有爵者然此三人以其與已敵者齊體之故亦例以尊同者視之而如其出嫁之服不敢絕之降之也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節李氏如圭曰所不臣者並謂以其親服服之苟顧以爲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雖所不臣亦絕不服義疏亦云君於其所不臣者無服以諸侯之尊當絕其旁親也彼亦爲諸侯則如其服服之尊同者三世而下無所不臣則爲大夫士者以臣服爲庶人者以庶人服矣

故君之所爲服節義疏云制服以士爲始與旁親爲等衰自無所降且員多而所任者輕一人有喪同僚足供其職又士卑則其廟亦卑雖廢祭而避得其分之宜也愚按此論諸侯有絕大夫有降而士如衆人

大功九月後義疏云按大功降服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冠皆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降服正服受衰皆十升冠皆十一升義服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男子絰帶並易爲婦人不易要帶猶齊衰也屆期而除之　又案大功之服經所未著可以互推者爲從父姊妹在室者女孫在室者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婦人爲庶孫適婦女子子適人者女孫在室者與夫同爲昆弟之子姊夫妻同以其爲已大功宜報之也爲人後者爲其姊妹在室者其昆弟姊妹在室者報亦如之夫爲人後其妻爲舅姑大功見於小記舅姑報如之報者於大功中有齊衰焉大夫大夫之子

公之昆弟經屬連言之其服有互見者三人爲姑姊妹女子子在室者庶子昆弟之子爲士者庶孫爲大夫者昆弟之女子子嫁於大夫同也公之昆弟爲世叔父母不降外期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爲士者降之則大功大夫之妻公之昆弟之妻爲皁屬直與夫同唯公之昆弟之妻在夫之世叔父母不降亦大功也其爲父族之世叔父母姑昆弟姊妹姪皆大功則不以其爲大夫爲士嫁於大夫嫁於士異也公子爲姑姊妹嫁於國君者父之所不降也君夫人爲女子子嫁於國君者爲父族之姑姊妹嫁於國君者尊同也庶成謂天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二王後亦服

之若然則王子爲姑姊妹王后爲女子子嫁於二王後者亦同矣大夫爲適子廢疾不受重者同之於庶子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慈母同之於其母也大夫之適子爲庶昆弟降其庶也尊者不降其適賈氏以爲自大夫命婦而上爲適婦悉與士士妻同也士妾爲君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女君同公妾以及士妾爲其女子子適人者自爲其子得遂也敖氏謂妾於妾之有親者皆爲之服則士妻大夫妻爲其妹姪之爲媵妾者亦存爲妹姪同爲妾亦相服

愚按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妾一條若依鄭氏則妾爲世叔父母姑姊妹七人者服大功蓋從互推之例也若依鄭氏

者謂則女子子爲世叔父母姑姊妹七人不論嫁與未嫁皆服大功者亦從互推之例也二者未知孰是姑並存之

繐衰裳牡麻絰節敖氏云此承大功之下疑其亦用繐屬與齊衰三月者同也蓋服至尊之屬或當然也丹陽貴氏云按敖說屬同大功其說是

繐衰傳敖氏曰云何以又云小功之繐則繐之屬緦亦不一矣小功之布有三等此繐衰之縷其如小功之上者與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賈氏云此經直云大夫大夫中孤與以其大聘亦使孤或使卿小聘使下大夫也

以時接見乎天子賈氏曰聘時士與卿大夫作介亦得

禮不得爲接見

戴氏德曰繐衰七月之服諸侯之大夫始聞天子之喪白布深衣素冠吉屨無絇從諸侯哭於朝設帷爲次於官舍門外別外內食疏食有鹽酪之和凡再不食既成服服繐布衰裳十一升冠纓絲皆十一升帶亦如之絰用枲麻首絰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右本在上七月而葬葬已而除　賈疏云案射慈之說與戴德畧同其異者從諸侯哭於朝射氏云從君哭太廟阼階下服繐布衰裳十一升射氏云成服四升半冠纓絲皆十一升射氏云冠八升纓帶中衣領袖緣亦如之則射氏是也一云兩姓之圖

哭於廟異姓之國哭於朝說亦可存
緦衰既葬除之後義疏按小功之緦若如其上者則以麻
細如十升之者之縷而用其四升半爲經以成之縷雖細
於大功而疏則猶齊衰也此與緦衰錫衰布則不同而意
頗相類差等之所窮則變通而爲之耳大夫在國不會葬
者屆期而除之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節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
本屈而反以報之孔氏穎達曰首經無根要帶猶有根示
其重也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中分麻爲兩股合兩
剩之以垂謂下也賈氏曰報合也謂先以一股麻不絕本

儀禮彙說　卷十一

者爲一條展之爲繩以一頭屈而反向上合之乃絞垂爲
爲其重故也
澡麻帶經賈氏曰上章皆帶在經下今帶在經上者以大
功已上經帶有本小功已下經帶斷本而此殤小功中有
下殤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進帶於經上倒文以見
重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全節丹陽姜上均曰此爲其昆弟之
長殤又從父昆弟相爲之長殤也按大功章從父昆弟大
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而此則以其殤而皆降在小
功也從父昆弟不承爲人後者而言纘通解圖列爲人後

者爲其昆弟之長殤於前行而次列從父昆弟之長殤於
後行義瞭然矣或誤以爲人後者一直讀下故發之
中殤何以不見也節敖氏云從父昆弟之殤丈夫與女子
子在室者爲之同也然則此傳亦兼婦人之爲其親族之
殤者言矣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大夫公之昆弟節賈氏謂大夫宜無昆弟之殤今有之者
按曲禮云四十强而仕五十乃爵命爲大夫今未二十已
得爲大夫者五十乃爵命是常法或大夫之子有盛德未
必要至五十是以有幼爲大夫者也義疏云賈謂有盛德
者固然亦有公族高勲世爲大夫者適子年雖未冠已爲

儀禮彙說　卷十一

大夫而殤若庶兄何在長殤之限者亦其一也
大夫公之昆弟節鄭氏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庶服無所
見也疏妾子爲母見厭不伸故爲母則言庶今此經不爲
母服故不言庶也又鄭氏云言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
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疏云舊疑大夫與公之昆弟尊卑
異今案此經同降則此二人尊卑同也
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節大夫之子不言庶者嫌適子
亦服此殤也愚按嫌之言通然大夫之子爲庶子殤服本
自適子始而大夫之庶子亦同之則不言庶者與適子同
此殤服可知也

大夫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其中殤從上，若下殤則不服之，並大夫無緦服故也。此敖氏之說。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敖氏云大功章已有大夫妾爲君之庶子，故此略之。爲君之女子子亦然，是雖大功之殤亦中從上，並女君之爲此子與夫同，而妾爲君庶服得與女君同，故皆宜中從上，而不可以婦人之從服者例論也。其下殤亦不服之。

爲小功五月者，義疏云殤小功降服衰冠同十升，義服衰冠同十二升，無受，終其月數而除之。　又案殤小功之服，父爲子之下殤，公與大夫爲適子之下殤，敖氏以爲大服是也。其餘經未著而可以互推者，婦人爲子女子子適孫之下殤，與夫同。女子子在室爲叔父姑姊妹姪之下殤，與男子同。其適人者爲已上諸親之長殤中殤亦如之。爲人後者爲其姊妹之長殤中殤。大夫大夫之子爲叔父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妻爲適子之下殤，衆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公之昆弟爲叔父之下殤。其妻爲夫之叔父之長殤。餘與大夫之妾同。公妾以及士妾爲君之長子之下殤，爲其女子子之下殤。士妾爲君之衆子女子子之下殤。大夫之妾爲君之女子子之長殤。尊者不降其適，則大夫命婦而上，亦服適孫之下殤與

小功布衰裳，敖氏云經不言帶，可知也。此變麻即葛乃不易衰者，爲無受布也。即葛不云三月者，已於大功章見之，故不言也。又愚按吉屨無絇者，周禮屨人絇者屨頭有飾，爲行戒。吉時有行戒，故有絇；喪中無行戒，故無絇也。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節義疏云按大功小功期滿則除，九月七月五月皆無祭，然則除殤服者無祭可知。記所謂祭不爲除喪者，於此可見也。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愚按爾雅釋親云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祖父，又劉熙釋名云父之世叔父母曰從祖父母，言從已親祖別而下也。亦言隨從已祖以爲名也。康成曰祖父之昆弟之親，則兼二者而言之矣。

從祖昆弟，愚按從祖祖父是曾祖之子，從祖父是曾祖之孫，而從祖昆弟又即曾祖之曾孫，故同曾祖者爲之服此三者。爲三小功也。從祖昆弟相爲服，猶之報也。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義疏云按從祖昆弟相爲服矣，從父姊妹適人者常報，不言者可知也。女孫不敢降其祖，已見不杖期章。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之適人者，馬氏融曰不言姑者，不降

姑也鄭氏曰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也義
疏云按爲後者若係親昆弟之子則姑猶是姑也如其服
服之如馬氏說矣若係從父昆弟之子更遞疏以至於無
服者則宜降之如注說矣姑適人則緦不與姊妹同差以
其與世叔父均無大功之降也經以其不定也故缺之義
疏又云經不見本生祖父母曾祖父母世叔父母諸人之
服者亦以所後者之親疏不定也假令在疏屬五服之外
則於本生祖父母之喪竟服然無一日之服也而可乎互
見記爲人後者於兄弟條
爲外祖父母傳按服同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
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氏曰
雖外親亦無二統義服小記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
君母之黨服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爲慈母之父母無
服
從母丈夫婦人報馬氏融曰言丈夫婦人者異姓無出入
降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義疏曰昆弟一爲大夫一爲士則
大夫降其昆弟大功娣姒婦相爲小功雖命婦亦不更降
以其夫之於昆弟妻無服故不隨夫爵而異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節敖氏云此姑姊
妹女子子再降故其服在此不言適人而言嫁士者所以
見從父昆弟庶孫亦謂爲士者也經之例多類此義疏云
三者之從父昆弟姑姊妹不敢以小功服而如其大功之
本服服之唯大夫之子父沒則不降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敖氏云此非己子故其服如此
若爲己之女子子在室期適人亦大功經凡言庶子皆主
於男子也女子子不必言庶文有脫誤與
庶婦節鄭氏曰夫將不受重者賈疏若小記注世子有廢
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舅姑皆爲其婦小功亦兼此婦也
愚按此條內亦有本係適婦而以庶婦服之者若注疏所
云也
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節庾氏蔚之曰外氏無二統適母
有三四不可悉服宜以始生所遇適母之黨若已生悉不
及宜服最後者之黨也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傳敖氏曰禮爲庶母緦謂士及其子
也其慈己者恩宜有加固小功矣此云君子子者明雖有
貴者其服猶然也
爲庶母慈己傳周氏拾曰賀瑒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
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
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

言慈祖母無服明矣。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疏按鄭注本及姜氏內外編並作弟長唯義疏本作娣長也。益義疏誤也。

鄭氏注云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云弟長者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賈疏云二婦互稱謂年小者爲娣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是據二婦年大小爲娣姒不以夫年爲小大也。　今按馬氏融曰婦人無所專以夫爲長幼不自以年齒妻雖小猶隨夫爲長也又義疏曰案婦人坐以夫之齒無自以其年爲大小之理

疏既與傳違亦乖注義注本爾雅然案之此經及左傳則適相反豈時俗有不同者與丹陽姜上均亦曰愚按娣姒自以夫年爲大小疏謂以妻年爲大小非也即所引聲伯之母爲宣公弟叔肸之妻而不以宣公之嬖妾爲姒則其於宣公之正妃固以爲姒矣何足以爲不論夫年而論妻年之証耶。

按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注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從娣者何弟也又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注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是也廣雅云娣姒妯娌先後也

又按劉熙釋名曰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以後來也或曰先後以來先後言之也青徐人謂長婦曰植長禾苗先生者曰植取名於此也荆豫人謂長婦者曰熟熟祝也祝始也

愚按娣姒婦者弟長也諸家之解紛如聚訟矣其云長曰姒稚曰娣者則有儀禮爾雅二經之文及劉熙釋名之義其論以夫年之大小序娣姒之先後者則有馬融之舊注義疏之定解及丹陽姜氏之內編而謂以婦年之長幼呼夫之兄弟之妻爲娣姒而不計夫齒之大小者則有賈公

彥之疏及邢昺之疏爾雅此則因左傳之文而作調停之見以解經謂可融爾雅左氏而不相矛盾者也然按左傳魯穆姜乃宣公之嫡妻聲伯之母乃宣公弟叔肸之妻則二婦之年不可得詳而以宣公兄弟言之則穆姜長而聲伯之母稚也晉叔向之嫂與叔向之妻則嫂長而叔向之妻稚也乃並曰姒者一以稚而呼長者曰姒則穆姜是也一以長而呼稚者曰姒則晉叔向之嫂是也二稱本是不同而王肅謂皆以稚婦爲姒婦邢昺爾雅疏引魯晉事亦謂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姒此其於左氏之文考之不詳者乎丹陽姜上均之駁賈疏也曰不以嬖妾爲姒則於宣

公之正如圖以爲姒不疑也綜而論之則賈逵鄭元及杜
預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最爲的當而無疑義者其此
解乎蓋長爲姒幼爲娣者從夫之齒而分此其一定者也
若其稱之也稚婦長爲姒長婦稚亦爲姒以是爲通稱而
一其例也所以爲族而不亢者然也又婦事一夫者以己
生先後爲娣姒雖有明文則其宜矣且無所事乎謙爾而
相呼爲姒矣
愚又按孔氏引儀禮傳云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
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此解確然不易今義疏於傳文弟
長也之弟作娣字謂此爾雅疏文則作弟長爲是而敖氏

之解曰娣長也者稱娣婦之爲長婦也又曰先娣後姒則
娣長姒稚明矣其與爾雅戾者則亦惑於左氏之文叔向
一條也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得無類是歟
小功五月後義疏云案小功降服衰冠同十升正服衰冠
同十一升義服衰冠同十二升衰服之升數盡於此無以
受之故葬後不易衰冠但變麻絰葛以終其月也即葛亦
謂男要婦人首也　又案小功之服經所未著可以互推
者爲適孫婦爲從祖姊妹在室者爲適婦不爲舅後者見
於小記爲從父昆弟之子女子子在室者昆弟之孫女孫
在室者則於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之服見之女子子在

室爲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子女
子子在室者與男子同適人者則爲其從父昆弟姊妹爲
其昆弟之爲人後者皆報服也報其昆弟之妻昆弟之子
婦則在室適人同也婦人爲庶孫適孫婦夫之從父昆弟
之子女子子在室者夫之昆弟之孫女孫在室者與夫同
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妻之父母見於斬衰章傳爲其姊
妹亦同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女孫嫁於大夫者爲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父昆弟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
孫爲大夫者爲昆弟之子婦其夫爲士者降一等報之大
夫之妻公之昆弟之妻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

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子婦其夫爲士者者之夫也婦
人爲姊妹之子男女同則從母之報服也敖氏謂妻亦應
妾則士妾大夫之妾爲從父姊妹若姊妹之女子子之爲
媵妾者猶親服也妾中有相報者亦以其餘尊者不降其
適則賈氏以爲自大夫命婦而上爲適孫婦與士之妻同
也據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則爲昆弟之子女子子在
室者當小功若所後者非同祖之世叔父則爲其祖父母
世叔父母從父昆弟皆小功歟若然則其相報者亦同也
緦麻三月者鄭云緦麻緦布衰裳而麻絰帶也不言衰絰
略輕服省文敖云以麻爲絰帶者蓋經傳單言麻者多以

緦帶言也。輕服既葬卽除之，故但三月也。不別言冠服者，以其服與成人無異也。疏云：輕服以葬期爲節，若不及期而葬者，如其期除之。

傳曰：緦者十五升節賈氏曰：八十縷爲升，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縷粗細如朝服，數則半之。丹陽姜上均曰：按十五升抽其半者，謂十四升有半，而縷計一千一百有六十也。考斬衰三升，齊衰則殺而爲四升五升六升，大功則又殺而爲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則更殺而爲十升十一升十二升。若以例降殺，則緦麻固應殺而爲十三升十四升十五升之差矣。今十五升又爲朝服之制，不可用，故

去其半升而用之。緦麻服之至輕，故無三等之差，而義從其輕，則抽其半而爲一千一百有六十縷者，卽爲十五升之制也。或以總衰之制，亦是三月，而其升數則四升有半，是不知五服縷質之粗細，其與升數之多寡，本相權。緦麻五服之正，總衰乃五服以外之權制，固不可比而同之也。愚按姜氏此論，破千古之疑，足爲禮家功臣，必當從之。

族曾祖父母節賈氏疏云：族曾祖父母者，曾祖之親兄弟也。族祖父母者，祖父之從昆弟也。族父母者，父之再從昆弟也。族昆弟者，己之三從兄弟也。此四緦麻與己同出高祖。上至高祖爲四世，旁亦四世，旁四世既有服，則於高祖

有服明矣。且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父母，而不言高祖，今以此條從下向上推之，則鄭云高祖有服可知矣。

庶孫之婦。敖氏云：適孫之婦小功，小功章當見之，而不見者，文脫也。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節鄭云：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疏云：小功之殤中從下是也。

外孫。敖氏云：此服亦男女同。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賈氏曰：從父昆弟成人大功，長中殤小功，故下殤在此。敖氏又曰：以前章例之，則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下殤亦當在此，經文缺也。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節鄭云：見中殤者，中從下。賈疏：下傳言婦人爲夫之族類，大功之殤中從下。

從母之長殤報。疏云：小功章已見從母報服，此又云報者，前章兩俱成人，以小功相報，此章兩俱殤，以緦相報也。

傳曰：與尊者爲一體節賈氏曰：云私親者，妾母不得體君，不爲正親也。有死於宮中者，縱是臣僕，亦三月不舉祭，故此庶子因是爲母服緦也。敖云：何以不齊衰三月，尊者之服，不敢用於妾母。

鄭氏曰：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疏云：此見不承後者如此服，若承

後則不然也。
賈疏云大夫以上無緦服則不服雖記同宮雖臣妾葬而
後祭初喪祥之祭也服緦則廢一時之祭可知。　又云士
之庶子爲父後則緦大夫之庶子爲父後若爲大夫則無
服以大夫無緦故也諸侯以上更不待言
以其貴也節義疏云按士昏士冠皆有室老是士昏則媵
有娣姪曲禮曰士不名家相長妾士之賤妾位未宜有所降
生不名者死則以緦服之宜也又小記士妾有子而爲之
緦士爲妾服兼比二者貴則不必有子有子則不必其貴
也

父條論引敖氏曰此服似夫若同之妻爲此妾報則非有
私親者也其有親者宜以其服服之
乳母敖氏曰此亦蒙士爲之文也士之妻自養其子若有
故或使賤者代食之故謂之乳母其妾子亦然義疏云士
爲庶母貴臣貴妾乳母經本連文傳注家離之耳愚按此
說不易而他注或云大夫爲貴臣貴妾大夫之子爲乳母
恐未安也
從祖昆弟之子孔氏穎達曰同堂兄弟之孫理自緦麻曾
祖爲曾孫三月兄弟之曾孫無等降之亦三月
曾孫敖氏曰以本服之差有之爲之期爲孫大功則爲曾

孫宜小功乃在此者以曾孫爲已齊衰三月故已爲之緦
麻三月蓋不可以過於其爲已之月數也不分適庶者以
其卑遠略之且不可使其庶者無服也
從母昆弟敖云從母姊妹亦存焉外親之婦人在室適人
同
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義疏妻爲其祖父母期夫
不從服母爲其祖父母期子亦不從服但從其母妻之所
自生者祖則遠矣且以其期本加服又出適而不降也
舅傳曰何以緦云云敖氏從於母之大功而緦也母於昆
弟之爲父後者期子乃不從之而服小功亦可以見從服

一定之制矣
夫之諸祖父母報敖此條鄭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
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敖云此經所指者其夫之從
祖祖父母及從祖父母與但言諸者疑文誤且服也愚無
以辨何說爲長至文有缺誤則無可考竊俟今人疏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敖云此從祖父從祖祖父爲之
服也然則從祖母從祖祖母亦當服之矣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敖云小功章云夫之姑姊妹娣姒
婦報是章唯見此服不及夫之從父姊妹者文不具耳愚
按下傳云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據此釋則姑姊

姊自應不及非文之脫佚可知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故云此主言丈夫爲大功以上之殤婦人爲夫族齊衰之殤也若婦人爲本族之殤服其降之等與丈夫同
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鄭云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又云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按敖氏於此二條疑有脫文又云當在殤小功章者似未盡然也
緦麻三月後義疏緦麻之服主於士與士之妻士之子而言大夫大夫之妻自旁期以下例降一等則無緦服自小

功降而緦者亦不服也　愚按經所不見可得互推者大功小功俱依義疏本錄出但今代服制與古不同緦麻本係輕服其殤七條成人二十一條而外轉推而轉繁例降則彌畧文繁故不錄出云
記公子爲其母所義疏齊衰衰正服也練冠麻衣縓緣餘服也公子之母妾爲公所厭尊其正不奪其餘而即以其餘服爲之正服聖人之權衡於此者精矣　敖云縓冠之纓亦當作練愚按縓淺絳也且縓緣者三年練之受飾縓冠又降於練冠未必爲字之誤也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節郝氏敬曰子爲母服禮也夫爲妻服亦禮也閔五服外何居庶母於君爲妾庶子之妻於君爲庶婦君服妻不服妾服冢婦不服庶婦君之所不服而制此服焉權也故曰五服之外
大夫公之昆弟節賈云此三人所以降者大夫以尊厭弟以旁尊降大夫之子以厭降是以總云降一等愚按上三等人遇己兄弟之喪降一等也　義疏此兄弟自親昆弟而凡有服者皆在焉不專指小功以下故注云猶族親也
爲人後者節賈云謂支子爲大宗子後反來爲族親兄弟之類降一等云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者此等之服其義已見於斯章言報是兩相爲服者也

兄弟皆在他邦節賈云二人共在他國一死一不死相恩不得辭於親者故加一等或父母有早卒者與兄弟共居而死恩其孤幼相育特加一等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鄭云朋友無親者當爲之主每至袒時則袒袒則去冠代之以免賈疏云以爲免象冠廣一寸已猶止也歸有主則止主若幼少則未止賈云每至袒時則袒者凡喪小斂訖將括髮先袒當括髮據正主人齊衰已下皆以免代冠喪服小記云齊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幓頭矣自項中而前反於項上卻繞紒也是著免之義也又袒免之服施於宗族五世之

親正同此禮

朋友麻朱子曰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麻謂絰也　敖氏是記葢主爲大夫以下言之服問謂大夫相爲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絰此大夫於朋友之爲大夫者服也以是推之士庶人相爲亦然其服皆加麻既葬乃已

君之所爲兄弟服節鄭云公士大夫之君賈云天子諸侯絕期今言爲兄弟服明是公士大夫之君於旁親降一等者室老家相降一等不言士士邑宰遠臣不從服若然室老似止君近臣故從君所服也

敖氏曰君者謂凡有家臣者皆是也與室老對言故曰君愚按敖氏所云推廣言之愈繁會矇而不可爲矣從鄭賈之說可也

夫之所爲兄弟服節賈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於大功章此記其不見者　義疏云此服大略已見經惟緦麻章未明言夫之從祖祖父母及夫之從父姊妹記或爲此而發與

庶子爲後者節敖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則於母黨宜無服也不爲後如邦人是君母與己母之黨或兼服之賈云庶子爲後以其與尊者爲一體既不得服所出母是以母黨皆不服

宗子孤爲殤節鄭云孤爲殤長殤中殤大功衰下殤小功衰皆如殤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親謂在五屬之內算數也　賈云宗子謂繼別爲大宗百世不遷者也孤爲殤謂無父未冠而死者也

義疏云宗子雖下殤不以緦麻服之重宗子也宗子不孤則其父雖不主宗事而族人猶以宗子之服服其父服其父則不服其子矣注謂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謂以大功衰終九月之數是連齊衰計之者也

改葬緦節鄭云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賈云案既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云如大斂奠即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大斂之奠鄭又云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按穀梁傳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緬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　義疏云既改壙見尸柩必有奠以爲神之所依如未能遠葬則朝夕猶當設常奠如在殯時屆葬乃設葬奠也葬畢而返亦當有祭如虞祭其釋服而後祭與

傳曰不當室節義疏按戴氏德謂童子當室十五至十九

葢以不及十五則未能人室也童子無緦服則自小功以
上皆有之矣不緦者以其未成人故俟文
傳曰錫者何也節賈謂事猶治也錫猶滑易也　敖云以
天子弔服差之錫重於緦故緦治縷而錫則否葢凡服以
粗細爲先後錫不治縷則其縷不如緦之細所以差重也
旣不治縷則當治布治其布則滑易矣所以謂之錫
又曰有錫疑滑易二字之誤引司服職注先鄭云錫麻之
滑易者也其據此記未悞之文與愚謂此說未然不足依
據
女子子適人者節賈云舊有人解小記男子免而婦人髽

免無笄則髽亦無笄故鄭以此記髽笄連言明之　敖云
言笄有首而復云以髽見成服以後猶髽且明齊衰而髽
者之止於是也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則不復髽婦則惡笄
以髽自若也義疏小歛後未成服之前婦人將斬衰者去
纚而麻髽將齊衰者去纚而布髽此不著笄者也成服著
布總則斬衰者箭笄齊衰者榛笄而髽如故以其去纚而
露紒自若也注言髽有著笄者此也
傳曰笄有首者節敖云終終喪也言婦惡笄以終喪無折
笄首之事故不言婦也
妾爲女君節賈云妾爲女君之服得與女君同爲長子亦

三年但爲情輕故與上文婦事舅姑齊衰同惡笄有首布
總也敖云妾爲女君不杖期爲君之長子三年
凡衰外削幅節賈云𥙷者屈中之稱一幅凡三處屈之辟
兩邊相著自然中央空矣幅別皆然也賈又云外削幅者
謂縫之邊幅鄉外內削幅者謂縫之邊幅鄉內幅三𥙷者
據裳而言謂辟積其要中若不辟積其要中則束身不得
就故也邱氏濬曰裳長短隨人身前縫三幅作一聯後縫
四幅作一聯前後不相聯每幅作三箇𥙷子如今人帬𥙷
相似但帬𥙷鄉一邊順去此則兩邊相鄉兩前三後四各
作一要要兩頭各有繫

負廣出於適寸賈疏出辟領旁一寸總尺八寸以一方布
置於背上上畔縫著領下畔垂放之以在背上故得負名
適博四寸出於衰賈云辟領廣四寸據兩相而言頁之兩
相鄉外各廣四寸闊中闕當縫中央總闊八寸一邊有四
寸并辟領爲八寸兩之總一尺六寸
衰長六寸博四寸疏長六寸及賈云衰綴於外衿之上廣長當心
義疏云疏所云外衿其即左衿掩右之二寸者與衰綴於
其中掩二寸之處則亦不患其不當心矣邱氏濬有云衰
作一外衿掩於內衿之上服之則衰正當心此說恐未合
耳

衣帶下尺賈云謂衣要也衣即衰也接上下濶一尺故云帶謂要絰也絞帶布帶亦存焉義疏云疏謂衣要對裳要而言也裳必有要乃相屬而可束記不言者可知也裳要在裳上衣要在衣下掩之則裳要不露矣

衽二尺有五寸賈云此掩裳兩相下際不合處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然後兩旁皆綴於衣垂之鄉下掩裳際又云此謂男子之服婦人則無以其婦人之服連衣裳上斬草注云婦人之服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也義疏按左傳晉昭公居喪比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其謂此與以布粗疏此衽又斜裁之而不紕尤易敝也

袂屬幅敖云袂屬幅而不削是韜合之也此袂之長短盈如深衣之袂亦反屈之及肘

衣二尺有二寸楊氏復曰衽領四寸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為左右適故後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而相並謂之濶中前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項而相對亦謂之濶中注所謂濶中八寸是也　賈云加濶中八寸者濶中謂濶去中央安項處當縫兩相總濶去八寸若去一相正去四寸若前後相長而言則一相各長八寸通前兩身四尺四寸總五尺二寸也云而又倍之者更以一相五尺二寸并計之故云又倍之云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者此唯計身不計袂與袪及負衽之等也

衰三升三升有半節賈云自此至篇末皆謂衰冠升數多少也以其正經言斬與齊衰及大功小功緦麻之等並不言布之升數多少故記之也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者衰與冠同者以其三升半謂縷如三升半成布還三升故其冠同六升也云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者据至虞變麻服葛時更以初死之冠六升布為衰更以七升布為冠以其葬後哀殺衰冠亦隨而變輕故也

齊衰四升節敖云此齊衰四升其於三年者為正服於期者為降服也齊衰三年有正有義義服五升冠八升齊衰期有降有正有義正服五升冠八升義服六升冠九升亦皆以其冠為受其受冠之升數亦多於受服一等記不著之者蓋特舉重者以見其餘也

大功八升節鄭云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為受也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即葛無受也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

義疏云喪服之布至十二升而止以十五升則為朝服之吉布若十三升十四升則吉凶之間嫌似雜矣故不用也

若大功之下受以小功之下則受冠當十三升以不可入於十三升故取大功之上與中併爲一受乃得使大功之下受冠適得十二升而止也

儀禮蘘說卷十一終

儀禮蘘說卷十二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士喪禮第十二賈云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一命與不命皆分上中下三等及行喪禮其節同但銘旌有異義疏云此有位之士而其子喪之之禮玩記赴曰君之臣某死可見至此士之父母妻長子死喪之亦同記又云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是也

死于適室節楊氏復曰喪大記有疾病廢牀之文儀禮則無然下記云乃卒主人啼兄弟哭設牀第當牖夫既設牀第于乃卒之後則知疾病時廢牀與喪大記合義疏案疾病廢牀蓋以客有褻汚故徹其前牀而別設一牀遷之而因以爲浴牀然則廢牀寢地特假頌耳檀弓司士賁告子游曰請襲于牀則春秋時固有襲于地者矣此禮之末失也疾時寢東首遷尸當牖則南首

復者一人節賈云有司府史之等也不言所著衣服者按喪大記小臣朝服下記亦云復者朝服則尊卑皆朝服可知

受用篋節義疏云喪大記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復時以覆尸者欲神魂附衣以來復于體魄而更生也若以復衣

襲斂則嫌併死者之神魂而閉之柩中故不以也．
其歸臨醴酒節通論問孝子于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
如何曰想只是父母在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
衣服今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不拜
有賓則拜之賈云謂賓弔位如朝夕哭位其主人在西階
之東南面拜之敖云主人既拜則入不即位
入坐于牀東節義疏案下記云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
坐則非命夫命婦不坐明矣喪大記士之喪主人父兄子
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注云士賤
同宗尊卑皆坐按此則衆主人之坐否亦隨時爲之非有

一定也
婦人俠牀節義疏婦人以死者之妻爲主婦夫爲妻之所
天服則斬衰拜則稽顙宜爲主而拜賓也無妻則以主人
之妻爲主母喪亦如之但不杖不稽顙耳女子之在室者
雖斬衰不爲主則亦在衆婦人中矣以女主必使異姓也
適孫承重者祖母母俱不在則妻主之有在者則否喪服
注云有適婦者無適孫婦是也長子之喪母主之主婦亦
當坐而衆婦立于其後東西面者南上以尸南首也
衆婦人戶外北面節義疏衆婦人女賓亦存焉皆北面者
哭必鄉尸也當西上以尸在西也又云初喪男女之位在

室中者以牀東牀西分其室外者以堂上堂下分
君使人弔節義疏凡主人迎賓皆不哭不敢以哭接賓也
入門右門內之東方也通論引喪大記云凡主人之出也
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
主人哭拜稽顙成踴賈云稽顙頭觸地者按倪氏曰稽顙
而后拜頎乎其至也爲稽首之拜但觸地無容即名稽顙
義疏拜賓非主喪者不與喪無二主不以衆拜爲禮也重
耳于秦使稽顙而不拜穆公以爲未爲後也然則爲後者
乃拜稽顙矣又小記云爲父母長子稽顙婦人爲夫與長
子稽顙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稽顙則父母不在者爲妻

亦稽顙矣此經中惟君至拜送皆稽顙君使至拜之稽顙
送之不稽顙弔襚則賻之賓拜之當稽顙若與君使同節
則不稽顙朝夕哭拜賓無稽顙者反哭拜賓乃稽顙然則
稽顙亦不概施也
襚者入衣尸節義疏復衣以衣尸少頃即當去之此襚衣
衣尸蓋取于斂衾之上少頃亦徹而陳于房中
唯君命出節敖云主人既即位大夫宜辭之謂不必以已
故而留於外也既辭則主人乃入大夫若或不辭主人亦
入矣義疏案喪大記士之喪于大夫不當斂則出士於大
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于門外亦謂未小斂時也然則大

夫來者亦爲之出矣但不迎不送與君使異耳旣與之哭
拜之乃入彼注云大夫特來則北面
庶兄弟襚節賈氏云庶兄弟是小功緦麻之親在堂下使
有司歸家取服致命于主人若同姓容不在始來弔襚也
朋友襚節鄭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
襲裘而加帶絰矣孔氏穎達曰主人未變之時弔者吉服
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祖上服以露裼衣則裼裘而弔
是也主人旣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絰於武又掩其上服
又加帶則襲裘帶絰而入是也
爲銘各以其物節賈云書銘之法喪服小記云男子稱名

婦人書姓與伯仲又云不命之士則子男之士布幅二尺
二寸今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者除兩邊二寸而言
竹杠長三尺節賈云造銘訖且置于宇下西階上待爲重
訖乃置於重又至殯卒塗始置於肂此時未用權置于此
也置臥而縮置之
甸人掘坎節賈云掘坎者將以沐浴餘潘及巾柶等棄埋
之于此也敖氏引檀弓曾子之喪浴于爨室蓋不爲坐而
浴水自爨室故記者譏其簡略失禮耳夫豈遷尸以就浴
于爨室乎
新盆槃瓶節賈云盆以盛水瓶汲淅米時所用槃承溓濯謂
置於尸牀下溓濯者沐浴之餘潘水也瓶以汲水管人汲
用此也凡物無足者稱廢此廢敦敦無足者如士虞禮廢
爵注云爵無足是也瓶盛米用敦此廢敦也鬲將縣于重
者下文資餘飯乃縣于重此時先用以煮潘沐故云將縣
于重者也造是造次不言饌而言造故云喪事遽也義疏
喪大記云沐用瓦盤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此亦當有枓不
言者文省
陳襲事節義疏云凡所陳物少一行可陳訖者只須言南
上北上不須言綪不綪若物多一行陳不盡須兩行三行
者則必言綪不綪假如南上之物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

行又從南至北則不綪也若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從
北至南則是綪也
明衣裳用布節賈疏知親身者以下文浴訖先設明衣也
明者潔淨之義也
鬠笄用桑節賈云纋者兩頭闊中央狹則於髮安也此笄
四寸者僅取入髻而已不用長笄者不冠故也敖氏曰鬠
結也謂先以組束髮乃笄也
布巾環幅節賈云布幅二尺有二寸除邊幅一寸以二尺
爲率則此廣二尺袤亦二尺也
掩練帛節賈云掩若今人幞頭但死者則以後二脚於頤

下結之與生人異耳敖謂析其末者兩端皆析而爲二也
幎目用緇節郝敬曰幎目以巾蔽目鄭氏讀幎爲縈非也
義疏云說文幎幔也音與冪同如郝氏說音雖別而義則
同也
握手用元纁裏節鄭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
安手也今文牢爲纋義疏謂并綴中亦是狹小之意此握
手削約旁寸正與纋字意同從今文作纋義不穿鑿也
冒緇質節孔氏穎達曰冒兩囊皆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
餘一邊不縫其不縫之邊上下安帶綴以結之而以多少
爲尊卑之差劉氏績曰冒上者方正故曰質冒下身者漸

狹故曰殺與平常褥足準死者之身而爲之也
皮弁服節義疏皮弁服之衣以絲爲之非布也若以白布
則反在朝服元端之下矣詳見士冠禮愚按此條據敖駁
鄭但元端亦三服之一似應兩存其說
褖衣節鄭云黑衣裳赤緣之謂褖賈疏赤緣謂之褖者爾
雅文彼釋婦人嫁時褖衣此褖衣雖不赤緣而褖衣之名
則同也
韎韐節鄭云一命緼韍賈云此玉藻文但祭服謂之韍他
服謂之韠士冠禮元端服爵韠皮弁服素韠爵弁服韎韐
今三服共設韎韐者亦如帶也

夏葛屨節賈云三服相參各用其一帶用元端韎韐用爵
弁屨用皮弁亦即以配三服也敖云屨後也以其當足
踵之處故因以名之以綦相繫于此欲其斂也及著之乃
繫于跗焉
庶襚繼陳節賈云至小斂則陳而用之惟君襚至大斂乃
用也
稻米一豆節賈云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云
士喪禮沐稻此云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一說粱字其稻之
誤與愚按此篇本晉諸侯之士則大夫近君不敢與君同
沐粱故沐稷士與君遠不嫌與君同故沐粱未必字誤

沐巾一節賈云此士禮上下同用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
絺下綌彼據大夫以上也
管人汲不說繘節敖云繘瓶之綆也義疏云不說繘者恐
水不足將以備再汲且浴水又須汲也
祝淅米于堂節楊復曰祝淅米者淅飯之稻米以取潘也
此米凡三用祝淅米取潘以沐一也祝受米并貝以含
二也祝以飯米之餘煮粥三也
外御受沐入敖云受沐亦于堂上管人亦盡階不升堂授
之此當更有管人汲而授浴水之事亦文不具也喪大記
云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受

濟與沐皆以盆
浴用巾節義疏沐訖乃浴先上體後下體也荀子云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蓋亦不備禮者
蚤揃如他日鄭敬曰剔手足甲曰爪斷鬚髮曰揃鄭謂揃爲斷鬚非也義疏曰喪大記小臣爪手翦鬚又小臣爪足蓋手足爪太長則不便運動行步至于鬚與髮亦雜其叢雜與夫眉間髮際之鬍曲不清者此皆生時修容之事故經云如他日也士喪記沐浴櫛蚤翦五字各爲一事亦可見矣
商祝髮節義疏云商祝當祖自此至飯含以訖新襲不祖

不可以襲事也經不具耳鄭氏曰集記宗祝辨乎宗廟之事商祝辨乎喪禮商爲亡國故凶事用之
主人出南面左袒節義疏云檀弓云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袒左袖而出臂則左袖及衣之左畔者皆垂故必以扱于右但不肉袒耳或以捲袖露臂爲袒非也此時濟衣則猶緇帶也
商祝執巾從節故云設巾者感孝子見其親之形變而哀或不能飯含也鄭氏云去其枕使首仰則飯易入
主人襲反位義疏云飯含訖更視諸人徹飯餘之米致楅并貝笄俱由足而東出然後商祝行襲事也

商祝掩瑱節義疏云掩長五尺約中間不折者三之一以覆其頂其兩端析者各三之一設之之法先以後二脚從腦後嚮前結于頤下隨設充耳設幎目以幎目四角之繫結于項後既乃以掩之前二脚從額際兩分以結于項後也掩以裹首幎目以覆面各有攸當幎目之上兩角蓋猶在掩之內也
乃襲三稱義疏云陳之則先爵弁服而後褖衣先其表也襲之則先褖衣而後爵弁服先其裏也褖衣一稱是禪複具者也皮弁服爵弁服是衣裳具者也禪複具者必有裳而衣裳具者不必有複以袍繭止用一而已

設韐帶搢笏賈云緇帶以束衣革帶以佩韍玉之等生時有二帶死亦備此二帶故云韐自有帶也插于帶之右旁者以右手取之便也
設決麗于掔節義疏云決著于右臂指無可疑者而經言麗于掔掔則掌之上臂之下可屈曲之一節也麗于此者蓋決之繫也自飯持之謂此繫先振大擘本繞之而後乃以繞于掔也于是設極于食指中指乃設握焉以握之中央之四寸者正當于掌右端自小指而掩于食指之背左端自食指而覆掩之乃以其繫鉤中指之本而引之以與決繫之兩于掔者互相纏繞而連結之

敖氏云擧字未詳以此文意求之或是巨擘之別名飯字亦未詳且從舊註或曰飯當作後謂指後也未知是否愚按春秋左傳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謂血至手捥也即此擘字其非巨擘之別名顯然明白敖氏謬解不可從也

右襲義疏云士與大夫俱三日而殯第一日襲第二日小斂第三日大斂乃殯則沐浴飯含襲俱是第一日事然屬纊有早晚而制備衣具亦或需時早者猶可逮死日之晚不則必至明日矣然則注家謂士之三日連死日數大夫之三日從死之第二日數亦勿可泥也

重木刊鑿之節敖云木刊鑿之者謂以木爲之而加刊鑿

也鑿謂鑿其前爲二孔而以簪貫之爲縣鬲之用也愚按以簪貫之象其形葢亦以木爲之賈云長三尺乃據竪者横者宜半之

夏祝鬻餘飯節愚按夏祝鬻餘飯二云鬻即鬲字傳寫訛耳鬲餘飯者以飯尸之餘米置之鬲中而縣于重也但此餘米將置于重鬲其字謂當作鬻鬻即煮也上文管人受潘煮于垼用重鬲即此煮字大凡爲鬻則用水多使酸腐壞爲時甚速煮之使熟而未成鬻則用水少未即至于饐酸腐壞因其宜也既煮而盛之重料亦未即去之至朝祖重先其去爲不去爲亦無明文既夕記云夏祝徹餘飯鄭云徹去鬻之賈云經不言夏祝徹故記人言之又一本鄭氏注云徹去鬻無之字愚又案當有之字刻本偶脫一字也

冪用疏布節敖云冪用疏布以布覆鬲也下篇木桁久之然則久者乃以物承他器之稱此久不言其物則是既以布冪其上又承其下乃以靲繫之而縣于重前之簪也靲字從革似當爲革之屬冪用葦席以席蔽重之前後也北面謂席之兩端皆在北也左衽者象死者之衣然也帶用靲以靲中束其席如人之帶然因以名之後謂重之南也重主道也故言面言衽與帶以見其義云

祝取銘置于重賈云以銘待殯訖乃置于肂今且置於重也義疏此祝不言夏商則屬祝可知也

厥明陳衣節敖云綪者前列自西而東次列自東而西其下皆然如物之綪屈也義疏云喪大記士陳衣于房中西領北上與此經異葢禮俗或殊故經記各出耳愚按禮俗各殊此義最爲融通

不必盡用賈云襲時庶襚繼陳不用此小斂用衣多主人自盡或不足容用庶襚但不得過十九稱耳愚按敖氏云此惟指繼陳者也嫌陳之則必用之故云然然不務多者總結之語上文諸衣均在其內似亦可也

餜于東堂下敖云功布大功小功布之通稱也義疏云此
小斂之餜爲餜之始至大斂餜有梴則謂之東方之餜矣
其所餜之處同也以後凡奠皆然喪大記云士堂上一燭
下一燭其常小斂大斂之時與

設盆盥于餜東節敖云盥盛盥水之器也盆盛弃水右餜小斂奠

其實特豚節賈云豚肩髀爲四段并兩胉與脊總爲七體
凡豚解皆然也敖云此鼎實所謂合升者也四鬄兩肩兩
髀也體骨合爲七段乃豚解之正法也

士盥二人以並節義疏云士有勇力而能給禮事者或在

官之徒役或士之私臣取足共事而已二人以並言其偶
也如四人六人則兩兩而立非謂止二人也

商祝布絞衾節高閔曰凡斂欲方半在尸下半在尸上故
散衣有倒者義疏云布絞先橫者後縮者橫者在外則東
之固也祭服不倒皆順而伸之其餘或倒則亦有詘者矣
賈云小斂美者在內故先布散衣後布祭服大斂美者在
外故先布祭服後布散衣襲時美者在外是三者相變也

卒斂徹帷高閔曰襲衣所以衣尸斂衣則包之而已此襲
斂之別也愚按此條未詳包之者謂連襲衣而來舉之然
意實未明也

主人西面馮尸節義疏云喪大記鋪絞衾踊鋪衾踊鋪衣
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各踊節如是此經不
具見之文略也各節之踊有算至卒斂而無算哀尤甚也

主人髺髮袒節鄭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
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髺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
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如今之著幓頭矣于房于
室髺髮宜于隱處也敖云既小斂主人乃去冠與纚而以
麻爲髺髮衆主人以下乃去冠與纚而以布爲免二者皆
所以代冠也以其無纚故謂之髺髮言括結其髮也以其
無冠故謂之免言因免冠而爲之也

婦人髽于室賈云斬衰男子去笄纚而髺髮則斬衰婦人
亦去纚而麻髽齊衰男子布免則齊衰婦人亦去骨笄與
纚而布髽矣注云去笄纚者專據齊衰婦人而言文略也
注又云而紒紒即髽也故喪服注亦云髽露紒也

主人出于足節賈云衆主人雖無降階之文當從主人降
自西階主人就拜賓之時衆主人遂東即位于阼階下主
人位南西面也于時阼階空故婦人得向阼階西面復位
者復阼階下西面位愚按婦人不下堂則位本在堂而此
時辟賓客之行禮乃居阼階上後遂以之爲節固其宜也

乃朼載節敖云此時七者西面於鼎東載者北面於鼎西

南兩端俎之前後也兩肩亞各次于肩也脊肺在于兩胉之中脊東而肺西也侯者侯同升上言四鬄去蹄則前體乃肩臂臑後體乃髀膞胳也此但言髀肩者其體不分故以上包下也皆覆亦以別于生也賈云此言合升皆并髀升非獨喪禮若體解則髀不升鄭謂近竅賤也

夏祝及執事盥餞賈云徇人徹鼎者以其空無事故徹也公食大夫禮徇人徹鼎順出奠于其所

奠于尸東敖云先言其所奠之處下乃奠之

醴酒錯于豆南敖云記云兩甒醴酒酒在南此亦當如之

下篇云醴酒在籩西北上

朋友親襚節敖云初儀拜送以上之禮也尸在楹間故於西階東北面鄉之哭踊此則異于使人襚者也

襚者以褶節賈云喪大記褶衣與複衣相對而言者有著爲複無著爲褶散文褶亦爲複又案喪大記有衣必有裳乃成稱據禪衣祭服等而言此褶雖複與禪同亦得裳乃成稱也不用表者見異于袍繭也敖云褶褶衣也裏衣之袷者也云則必有裳者嫌其非類可以不必用之也此但取衣裳乃成稱之義故須有之褶有裳亦替之徹衣者以東變于小斂以前之禮

宵爲燎于中庭義疏云下記既襲宵爲燎于中庭則前一夕已設之矣執燎者北面以當鄉尸也亦分班而相代爲之

厥明滅燎陳衣節賈云喪大記小斂君大夫士同十九稱大斂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庶襚者兄弟朋友之等來襚者也紟不成稱故不在數內敖云不必盡用亦謂庶襚繼陳或出于三十稱者也喪大記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又紟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愚按大小斂俱有不必盡用之結語注家竝謂指庶襚繼陳者而言竊謂後世如漢文恭儉遺令薄葬其他士人斂首足形可以畢

事斯之謂禮人子當此誠不可過儉亦不必過豐隨時取中適乎豐儉之宜則得矣云不必盡用者縱使不盈三十稱之成數亦何非禮意歟

東方之饌節敖云記言設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者正此指東方之饌也又記云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亦指此時也獨于籩見之者嫌乾物或可不必巾也楨云芋栗不擇脯四脡亦皆變于吉也

奠席在饌北敖云奠席葦席也周官司几筵職凡喪事設葦席斂席亦莞與葦也大斂之奠遂于尸柩故始用席以存神也

掘肂見衽賈云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士亦西階之上此雖不言南首南首可知義疏云治葬須時而柩不可久露露則凡有服者不得一息休也故掘肂而殯之鄭云士不攢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孔穎達曰攢謂叢聚其木周于外也士殯見衽塗上者士掘肂見衽其衽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上而塗之

棺入飾賈云輁輪也輴頭爲軹刻軸之兩頭使細穿入輁之兩髀輁兩畔之木狀如牀髀厚大爲之故名爲髀兩畔爲孔著金釧于中前後皆然然後關軹焉敖云此蓋四輪前後各二各有一軸以橫貫其桯與輪也蓋在下者御于

棺之下也棺既升則入于肂中而蓋則權置于序端義疏天子諸侯用輴以升棺輴亦入殯中士用輁軸升乾則去之不入殯

熬黍稷各二筐飾鄭云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棺旁也虞舉者殺粢盟于西賈云喪大記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注云熬者煎穀也將塗設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此士二筐首足各一筐其餘設于左右可知也敖云孝子以尸柩在殯不得復見乎其側雖有奠在室而不知神之所在故置此于棺旁亦以致其愛敬也愚按鄭氏惑蚍蜉之說不可易也蓋地之蚍蟲蟻潛各處不同蟻蝝羣聚無以制之則來于棺旁者有矣必得熬以誘之且經下文云設熬旁一筐乃塗此節尤明若設此以揭奠饌論奠已在室各設一筐于旁亦不成禮節矣

徹饌先取醴酒節義疏記云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則奠亦可云饌敖氏恐與饌于東方之饌相混故欲改奠以別之愚按此字亦不須改也

其餘取先設者節賈云凡小斂奠大斂奠遷柩奠祖奠但將設後奠則徹先奠于序西南待後奠事畢則去之義疏云小斂以後諸奠其初之饌也于東方卒之徹也於西方

蓋順其陰陽而無所苟焉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亦彷此也

商祝布絞紟衾衣節敖云在外亦指斂時言之若於此時始布則但爲在下耳其美者在外小斂而美者在中大斂又反之禮貴相變也義疏云下篇將啓商祝袒免以其有事于柩也此有事于尸亦當袒免爲之經文不具耳

有大夫則告義疏云記云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此謂大夫之先至者也而後來者亦存焉皆升堂視斂馮尸乾乃復東方西面位也但先至者則未斂時已拜之後來者則既斂乃拜之爲異耳

士舉遷尸復位節敖云復位反階下位以俟也于主人主

婦既馮尸乃復升而舉尸以斂于棺也

主人降拜大夫節敖云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于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踊此拜大夫士之異者也義疏云拜時南面不稽顙者別于殯而致命時也如無大夫之後至者則既降不即復位亦之西階東視肂視肂視塗也

衆主人復位節義疏大斂前婦人以西方東面之位爲正以主人在尸東也殯後主人不升則阼階空而殯在西階不可背之則阼階上亦即婦人之正位矣自此至遷祖不改也

設熬旁一筐乃塗節敖云喪大記引此云旁各一筐則是此經脫一各字也愚按旁一筐文意已明未必脫字

主人復位踊襲義疏云既殯主人說髦其當此襲于序東之時與

士盥舉鼎入節賈云公食大夫體右首進腊此左首者下注云載者統于執設者統于席彼右首據席而言此左首據載者若設于席亦右首故云未異于生也

祝錯者出節敖云立于戶西南面待祝出而偕行也祝後闔戶者祝錯醴最在後故後出而因闔戶也

賓出婦人踊節賈云喪大記云大夫士哭殯則杖此不言杖文略也義疏云案三日成服乃杖殯時未成服未得杖也大記蓋指朝夕哭于殯宮者言之而非此時之哭殯也

君若有賜焉節義疏云案弔服弔者固有身卑又因所弔之人而爲降殺但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易服故朝服襲裘加絰帶君大夫士一也詳見喪服記

君哭主人哭節敖云自此已下六節每節之畢主人輒出皆爲不敢久留君也君哭則主人哭公卿大夫亦于堂下哭

君命反行事節敖云位入門右之位也此時將視斂而拜君故進中庭

升公卿大夫節義疏云雖主人則公卿大夫在主人之西而又當少南也斂時皆不哭東上以君在東也

君出門廟中哭節愚按前云哭者止爲君將出今云廟中哭以君出門復其常

襲入即位節敖云既送君即襲于外明其袒之久者爲君在故也既即位乃拜大夫之後至者此已禮宜更始而爲之不可於送君之餘由便拜之也此後至謂君既至而後來者

三日成服杖義疏成服通五服之親及外親有服者而言杖則專指當杖者必三日者未三日則服不能備且其次

第當在既殯之後也於是凡有服者各服其冠衰屨斬衰者不括髮齊衰以下者不免矣雖不括髮不免而去纚則如故但於髮紒之上加冠也大功以上要帶之散垂者至是絞之婦人髽者去纚如故要帶之結本者亦絞之其他與男子同鄭云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賈云謂三日不食至成服日乃食粥

婦人即位于堂節敖云以下文考之則此東方之賓卿大夫也門東諸公也門西他國之異爵者也門東門西外門內之左右也列定而主人即位于東方之北

婦人拊心不哭鄭云方有事止讙囂賈云方有事者謂下

經徹大斂奠設朝奠之事也

主人拜賓旁三節義疏禮節圖朝夕哭位云經門內外之位詳略不同據云兄弟即位如外位則內外本互文見義也如外言丈夫及外兄弟內第言兄弟則兄弟兼丈夫外兄弟可知外言外兄弟南上賓繼之內則言卿大夫在主人之南則賓之爲卿大夫可知外言門東西而不詳其人內言諸公門東他國異爵者門西則門外之東爲諸公門外之西爲他國之異爵者又可知惟西方之位外第言其位不言其人內則並不言其位敖氏以士言之未知是否也愚按圖繪門外位主人即位于東方之北大夫在主人之南外兄弟又在大夫之南賓又在外兄弟之南俱西面與主人同其餘如他國異爵者門西北面諸公門東北面相對分列者此外位則然也門內爲外宮婦人在阼階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在主人之南卿大夫又在兄弟之南俱西面與主人同門西則他國異爵者門東則諸公之位也經言拜賓旁三者謂每旁三拜也外兄弟以上爲主人之屬者非賓也倘如敖氏先南面拜禮當先他國異爵者次本國諸公然一處門西一處門東主人不可當門而拜則少西即不兼拜諸公少東又不兼拜他國異爵者若之何其可行也次東拜者次西拜士經無明文敖氏

鑿空言之恐或未然圖如鄭氏說者先西乃拜他國異爵者蓋西南面拜之次南乃拜本國諸公次北者拜大夫諸賓蓋東北拜之于是右還入門正與此圖合也且經只言旁三此三拜之三非三面之三則適值西方東面有賓亦可西面拜之斯又敖氏之臆斷而暗合者亦非不可也

祝取醴北面節敖云南面西上蓋立于神席之前不敢以出便而變位也

設于席西南節敖云唯豆云西面錯蓋其他不盡然也祝與執事者自西階下而從東故出之主人之北是時東方之饌醴酒在饌既適饌乃酌之

衆主人出節叙云衆主人出而婦人踊乃朝夕哭之踊節多于殯日者也

右朝奠叙云自婦人卽位至此唯主言相哭相奠之禮其夕哭夕奠之與此異者唯徹醴酒脯醢不設于序西南耳其餘並同

卒札釋七節叙云此見六者之序則是凡奠皆每人執一器明矣俎不言豚魚腊特執無嫌

祝與執豆者中節叙云中分其奠祝巾在南者執豆者巾在北者各以近其位而爲之

徹朔奠節叙云其餘取先設者則取敦亦後于俎矣執敦

面足是以首自鄉也其執而設之之時亦然少牢饋食禮敦皆南首蓋北面設之故也敦有首足如物之緰者然皆在上耳

掘四阬節叙云外其壤前置其壤于四隅之外南其壤謂置其壤于中央之南隅之外若東隅之東西隅之西是也

旣朝哭節叙云皆往明衆主人亦行也免絰亦左擁之絰服之最重者於此免之以對越神明宜與人異也服問曰凡見人無免絰雖朝于君無免絰

旣井椁節叙云拜工謝其勞也主人西面拜之則工東面矣左還椁由椁之東南行而繞之也義疏云椁之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從下壘至上以端題湊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椁繞四旁而抗木在上故椁可以旅施于竅中竅謂穿壙也旣窆藏諸明器於旁乃加抗木掩之也蓋古者椁木件列而壘積之井構者以其材兩橫兩縱層層以上若井字然所以使其乾腊也

獻材于殯門外節賈云明器之材未斲治先獻之驗其堪否明器須好故又獻素又獻成有此三時獻法椁材直觀之而已

族長涖卜節叙云族長族人之尊者也族長與主人有親乃位于門西以將涖卜變其位也此占者亦吉服乃有司

掌占事者也必三人欲考其言與同之多寡而定是非也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宗人告事具節叙云告告主人也主人旣免絰復西面義疏擁之以手抱之也雖暫免猶不離之族長在主人之北路謂當自右

卜人抱龜節叙云燋先謂執燋者先于龜而行也奠龜西首象神位在西鄉之奠龜與燋皆東面不言焞與燋同處可知

宗人受卜人龜節義疏卜人東面奠龜旣則左還南面以授宗人宗人先東面乃右還北面受之宗人旣受龜進東

面授涖卜
許諾不述命節義疏宗人東面受命訖右還西面坐命龜
興右還南面授卜人龜卜人北面許受之宗人乃退負東
扉不述命矣而又有命龜之詞則詞比所命者爲約歟
宗人受龜示涖卜節敖云如此文則是宗人亦占之也占
謂占其兆之吉凶也兆有體色墨坼旅占卒復受龜遂執
之以告涖卜不哭者吉服也主人不哭者未經也
使人告于衆賓敖云衆賓謂士之在外位者也宗人不親
告之下異爵者鄭云衆賓僚友不來者愚按敖之此言所
以見外位西方之爲士也

若不從卜擇節敖云曲禮云喪事先遠日曰擇則其相去
不必旬有一日矣蓋與吉禮筮日遠近之差異也古者士
三月而葬日之先後當以此爲節

儀禮蠡說卷十二終

儀禮蠡說卷十三

金山倪以旭超江著
門人楊大韶虎候同錄
門人楊大呂律南校字

既夕哭節賈云既殯後朝夕哭在殯宮於此日夕哭訖出
殯門復外位乃請期如下文所云也不於既朝哭而待既
夕哭者以明日朝始啟殯不可廢夕哭也
按鄭云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先葬前三日
賈氏又推之云大夫三廟葬前四日諸侯天子前六日八
日其差次可知義疏則云下記朝禰訖而適祖無厥明之
文是二廟以一日而畢也曾子問請天子國君之喪親取

羣廟之主藏諸祖廟卒哭而後主反其廟則無廟遷太祖
入日而偏歷之矣大夫亦有太祖廟應當同之士無大祖
故二廟直朝以一日行之也
二燭俟於殯門外賈云二燭者以開殯故其下注云燭徹
奠與踊拜者是也故於此豫備之又云周官甸師氏以薪
蒸役外內饔注云大曰薪小曰蒸又少儀主者執燭抱燋
注云未爇曰燋燋即蒸
丈夫髽節賈云小斂時變服男子括髮免散帶垂婦人髽
今將啟殯見尸柩故變同小斂時也
婦人不哭節義疏此拜賓亦在門外三三拜之大夫入門

不哭婦人俠男子哭乃哭凡朝夕哭之節皆然此亦然也
祝降與夏祝交節按鄭云夏祝取銘置於重敖云周祝取
銘而降二說不同義疏則云周祝取銘夏祝徹奠自發小
斂之時而已然則鄭謂夏祝取銘者非也又一云祝降者
徹宿奠降也一云夏祝與執事者升取宿奠也二家之說
其異如此云

商祝拂柩節賈云夷衾於後無徹文當隨柩入壙矣敖云
夷衾即小斂後覆尸者也以其事相類故復用之

遷於祖用軸　崇精問葬毋喪朝廟否鄭氏曰內豎職王
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是毋喪亦朝廟明也婦未廟見不

朝廟

重先其從節按鄭云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
之親疏爲先後又按敖云主人從衆主人以下從婦人從
女賓從男賓在後女賓以上其行皆以服之親疏爲序服
同乃以長幼也義疏云出殯門入廟門門中避闑男婦非
可以並行也愚謂經云主人從所重在於主人主婦也凡
男女有服者於殯宮朝祖廟之時齊衰大功親者宜從
小功緦麻或可無從且道濶則鄭說可依道狹必用敖說
從宜爲禮是或一道歟若依注家則男賓女賓悉隨衆主
人而行恐或有觸忤而不便者歟

主人從升婦人升節敖云婦人東面當負序以辟奠者之
往來東即位乃夾主人也脫一主字以記考之可見

席升設於柩西節賈云檀弓云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据小斂奠殯奠朔奠薦新奠有牲肉不可裸露故巾之此
從奠脯醢醴酒無祭肉亦巾之者以在堂風塵故也朝夕
奠在室不巾

又楊氏復曰喪奠之禮有三變始死奠於尸東小斂奠亦
如之既殯奠於室之奧設席東面朝夕奠朔月奠薦新奠
亦如之啟殯入廟席設於柩西奠設如初如初者如室中
之神席東面也朝祖奠亦如之降奠及祖奠遣奠皆如之

但設於柩東爲異

主人踊無算節鄭云親者西面堂上迫疏者可以居房中
房中西面也賈云婦人不即鄉柩東西面者以主人柩東
待設奠訖主人降拜賓婦人乃得東也

薦車直東榮節敖云此即遣車也義疏云春官巾車職大
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凡周官言廞之者皆明器也故注
云遣車一曰鸞車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
也又皆校人職飾遣車之馬及墓埋之注云言埋之則是
馬塗車之芻靈是則遣車載遣奠之包牲而置之槨槨四
隅者非真車非生馬即檀弓塗車芻靈是也若此所薦之

三車則豈藉人舉之以行而駕之之馬又可得而埋之乎
故說非也
乃奠如初飾賈云來往不可出柩首又飲食之事不可發
之而出足故升自西階也徹出足者舊奠則由足無嫌
主人要節而踊義疏云徹者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
婦人踊奠者升自西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
重南東丈夫踊賈氏疏遺徹者一節則義不備
哭成踊右還出鄭云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
薦馬敖云哭成踊圉人與御者也雜記云薦馬者哭踊右
旋者西上也愚按鄭氏與孔賈皆以哭踊屬主人而敖氏

獨不然之恐圉人御者於此時不須與主人同其哭踊也
有司請祖期賈云詩韓侯出祖是將行飲酒也死者如行
亦曰祖義疏按無飲酒之禮但以柩車鄉外之節爲行始
名之曰祖耳
主人入袒乃載飾賈云柩在堂北首今御下以足鄉前下
堂載於車故謂之御又云柩車即周官蜃車也四輪迫地
其舉狀如長床兩畔豎軨于載柩訖以物束柩使與柩車
相持不動此束非棺束喪大記君蓋用漆三衽三束檀弓
棺束縮二橫三彼是棺束也
商祝飾柩節義疏云柳蓋以杞柳爲骨而外以布衣之柳

者以其貫言黼者以其形言也池孔氏謂織竹爲籠盛爲
長籠仰之類池也齊荒之頂也若今之輔頂然
設披孔氏穎達曰披用帛爲之以一頭繫於載出一頭於
帷外人牽之若柩車登高則引前適下則引後欹左則引
右欹右則引左
屬引賈云引謂紼繩喪大記云在棺曰紼行道曰引言紼
見繩體言引見用力義疏云束棺於柩車者曰束連繫棺
束與柳材而結之者曰戴貫結於戴而出之於外人居旁
牽之者曰披車之轅前後出橫縛於轅以屬引者曰軨以
長繩屬軨之兩端而人引之者曰引行道曰引屬於柩車

者也在棺曰紼就柩車而但屬於棺謂畢塗時及在壙將
窆時也其爲繩一也
折橫覆之義疏云折蓋以板片爲之以其棺飾之上不宜
以厚重者壓之也且其上有抗木則此固無須厚重矣注
敖氏均以意度而言之歟
抗木橫三縮二賈云壙口大小無文但明器等皆由羨道
入諸侯以上又有輴車亦由羨道入壙口惟以下棺則壙
口大小容棺而已今抗木亦足掩壙口而已
加抗席三義疏抗木入壙則兩端置於椁上與大記注云
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椁繞四旁而抗木在上此即椁之

第一〇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版正內

葢也東西曰横南北曰縮横者合三片而足拖壙縮者合
二片而足拖壙一横一縮兩層重之所以爲固密也
甒二醴酒節鄭云久當爲灸謂以葢案塞其口敖云謂皆
以桁久之也久説見上篇愚又按孔氏曰桁以木爲之置
於地所以庪罋甒也而鄭氏則云桁所以庪苞筲罋甒也
二説小異似孔氏得之
有燕樂器可也敖云如琴瑟之類是也檀弓云琴瑟張而
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云可亦不必其用
之也
燕器杖笠翣李氏如圭曰周官大喪司弓矢共明弓矢司

兵廞五兵眡瞭廞樂器典庸器廞筍虡笙師鎛師籥師司
干並廞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商祝御柩賈云謂居柩前御行以爲還車者節度
踊襲少南節義疏云還柩車之時主人當御行而東稍遠
以辟還柩既則復於故處踊襲乃少南爲衆主人堂下直
東序西階自若
婦人降即位節敖云柩已還而首南鄉婦人乃得即位於
其北位亦當西上婦人不位於車西恐妨賓客之行禮者
也
祖還車不還器義疏此車即所薦之乘車道車槀車也薦

時北轉還時南轉還車者欲其與柩車同鄉也器陳時已
南上故不須更還
二人還重左還義疏左還自北而東轉乃南鄉也經於重
言左還故知車右還也然則柩車亦右還矣
人復位通論鄭氏曰自始死至於殯自啟至於葬主人及
兄弟恆在內位賈曰始死未小斂以前位在室中尸東小
斂後位在阼階下啟殯柩既入祖廟位亦在阼階下皆內
位也義疏云既殯主人喪次在寢門外則外位也自朝夕
哭奠外皆居之啟殯則棺露與未殯時同主人不可離尸
柩故恆在內位非拜送賓則不出也

公贈玄纁節賈云兩小傳皆云車馬曰賵施於生及送死
者故云助主人送葬者也兩馬士在家常乘之法其出使
若征伐則乘駟馬大夫以上則常乘駟馬也
馬入設節鄭云設於庭在重南賈云重北陳明器不得設
馬也敖云設於西方也又云吉時三分庭一在南今設此
者變於吉也二說各異未知孰是
主人哭拜稽顙節賈云此車南鄉以東爲左尸在車上以
東爲右故左服授其右也敖云奠於左服與委物於尸東
頭東者同意
宰由主人之北節賈云此時主人位在門東北面以幣在

車東故宰由主人位北面向左服上取幣以東藏之於內
也
主人送於外門外節賈云還入廟門復柩車東之位杖
主人拜於位節賈云始死時兄弟朋友襚者主人拜於位
此亦拜於位但不爲賓出故云與在室同也
若奠義疏云主人常日奠唯朔一夕一至葬日遣奠爲奠
之最盛故親者致其奠物以共奠事之用焉
若無器則捂受之義疏云賻施於生者故賓不入門少儀
云賻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不入廟門不言訝受以喪禮
與之

若就器節鄭氏如圭曰雜記云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
臨皆同日而畢事此賓賵奠賻贈亦相次以一日行之
所知則賵而不奠敖云賵以幣馬尊敬之意也故親疏皆
得用之奠以牢若相飲食然親親之恩也故疏者不得用
之以自別於兄弟所知謂知死知生者也朋友亦存焉
書遣於策賈云上書賵於方此言書遣於策不同者聘禮
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以賓客賵賻名
字少故書於方遣送死者明器之物名字多故書於策
髀不升鄭云周貴肩賤髀敖云此奠用大牲不合升故雖
豚解亦去髀

魚腊鮮獸皆如初敖云如初者如殯奠魚九腊左胖髀不
升也鮮獸亦如腊凡魚腊皆貴乾而賤新此牲用少牢乃
無膚而加鮮獸者凡牲用豚者例無膚此豕用豚解之法
故亦放豚之不用膚而以鮮獸代之也
既夕禮東方之饌醴酒二字節鄭云此東方之饌與祖奠
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賈云按下記云祖饌祖
奠於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注云既祖祝乃饌以此
言之祝饌祖奠即是還柩鄉外仍饌之於主人之南自還
柩車至此饌葬奠柩車未動則此葬奠東方之饌亦饌於
主人之南當與前同處故注云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

今按祖奠在上文二人還重下云布席乃奠如初注云車
已祖可以爲之奠也是之謂祖奠賈云祖奠與還祖奠同
又按上文質明滅燭下云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注云爲
遷祖奠也賈云如初者亦爲柩西當階之上東面席前爲
之則同此時主人柩東西面爲主人之位既奠乃降則在
阼階下蓋始饌之者當阼階下主人之位南設席而奠則
奠在柩西而主人之位在柩東意者前後各奠其始奠之
時大略相同且同處實不同時明非祖奠與東方之饌同
時一處陳之似亦兩無所妨歟
東方之饌敖云亦設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饌於其上

四籩棗糗栗脯賈云籩人職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粘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此直言糗則糗餌是也

醴酒敖云醴酒亦北上而籩在醴北豆在籩北也其豆亦南上籩亦北上而皆綪之

陳器賈云昨已陳明器此復陳之者以夜斂藏之也

徹者入丈夫踊飾鄭云亦旣奠乃入敖云徹者入門右由東方進當前輅折而西至輅東徹奠如初位旣則由柩車北而設於其西北也丈夫踊盖亦在徹者折而西之時

乃奠豆南上綪賈云陳設奠方則西邊宜設於脾析南今於蠃醢南者以醴酒當設於脾析南故辟之也

醴酒在籩西北上鄭云統於豆也賈云豆卽脾析醢二豆醴酒繼豆言北上故云統於豆也敖云北上醴在東西酒在棗西此設之次亦如殯奠也二說小異

甸人抗重飾義疏云道車行之道也車從中行則兩馬在闑東西重從中出則抗者亦在闑東西然則重出寢門入廟門時皆由門中央可知雜記重旣虞而埋之蓋旣不隨至壙所又不可留於廟中故於柩將行而因出之於外也道左孔疏謂祖廟門外之東則東塾之東盡處也豈其將埋於此故倚之於此歟

徹者入踊如初飾敖云苞謂以苞盛之也徹巾卽苞牲是卽於席前爲之也取下體爲其皮骨糸差可以久也唯折取下體則是每牲之骽猶有四段也此不取祖釋三个之義與祭禮之歸尸俎者異

行器義疏析言之則苞筲以下爲明器總言之則折抗席抗木皆器也舉之爲行始故曰行器

茵苞器序從敖云茵苞連言者見其相繼也此器指筲甕之屬序從者茵苞以下爲序而從抗席也

公史自西方飾敖云前讀賵則卽書於方者賵奠賓所爲故

主人之史讀之此讀遣卽書於策者也此主人之物故公史爲讀之柩將行而讀賵與遣者若欲神一一知之然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呂氏坤曰三禮圖云功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爲行者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以此考之則功布取麾義執之以拂拭出葬時竿揭之以指麾

主人去杖不哭飾賈云在廟柩車南鄉左則在東此柩車北鄉左則在前輅之西也賓由右致命則在柩車之東

屬引賈疏云除飾解去帷荒池紐之等說載說去車與披及引之等喪大記云君窆以衡大夫士以緘注云衡平也

人君之喪又以木横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以此而言則
棺束君三衽三束大夫士二衽二束束有前後於束末皆
爲緘耳以綿貫結之而下棺人君又於横木之上以屬紼
也敖云此屬之爲將窆也其用異矣猶以引名之者見其
索不易耳引柩下棺與索天子之禮也
贈用制幣玄纁束節義疏云李氏如圭以此贈即爲公贈
然經不言公贈而重出其物曰玄纁束則爲主人之贈明
矣既窆則凡賵者入爲主人拜稽顙所以致贈且以是爲
示訣也
卒袒拜賓節義疏云小記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
否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是則妻
爲夫之喪母主長子之喪者皆稽顙婦主舅姑之喪者不
稽顙但拜也若然則自初喪小斂大斂殯啟諸事主婦於
女賓之弔皆當拜之但或稽顙或不稽顙異耳然經至此
始見主婦之拜女賓其餘皆不見之文略耳凡禮之節辭
於丈夫而略於婦人以其同於丈夫者可不言也喪以葬
爲大故於此著之
藏苞筲於旁節鄭云不言甕甒饌相次可知四者兩兩而居
喪大記曰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賈云引此
者欲見棺外椁內所餘寬狹得容器物之度

即位踊襲如初節論鄭氏曰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
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義疏云春官冢人大喪甫
竁遂爲之尸小宗伯成葬而墓祭則爲位注謂成葬而祭
墓地之神以先人形體託於此地故祀其神以安之
乃反哭入節敖云反哭於祖廟者爲柩從此而出也升自
西階未變其鄉者升堂之路也升堂而不見故但止於西
階之上焉此亦變於尸柩在堂之位也衆主人西方東面
統於主人也
賓弔者升自西階節方氏慤曰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
葬也則哀其亡亡則哀爲甚矣弔也者所以弔其哀也已
葬雖爲哀然不若反哭之哀爲甚
賓降出節義疏云二廟者反哭時唯於祖廟而已陳氏潞
以爲先祖後禰非也朝則禰不可缺然禰祖爲殺反哭於
祖則當亟之殯宮矣以虞事不可緩也
遂適殯宮節賈云婦人即位於阼階上西面南上丈夫即
位於堂下直東序西面也敖云拾踊者丈夫先婦人後此
時無賓也
兄弟出節賈云始死時兄弟皆來臨喪殯訖各歸其家朝
夕哭則就殯所至將葬啟殯而來送葬反哭訖亦各歸其
家至虞卒哭還來與焉故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

皆免是也。
衆主人出門節義疏云此與殯奠之末同說見上篇問喪云成擴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
猶朝夕哭不奠敖云既葬矣猶朝夕哭於殯宮以其神靈在此也不奠者爲無尸柩也。
三虞卒哭敖云卒哭謂卒殯宮之哭也以其明日祔於祖故不復朝夕哭於殯宮唯朝一哭夕一哭於其次而已。
通論李氏如圭曰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

大夫五諸侯七。
明日以其班祔敖云班昭穆之次也祔謂祔於祖父孫與祖其昭穆同既葬則祔之者尸柩已去神宜在廟也祔而祭之因名其祭爲祔云
徹褻衣加新衣敖云衣云褻見其非上衣然則新者亦非上衣矣上衣者朝服玄端之類不加上衣者爲其後有襲斂等事皆用上衣故於此畧之。
男女改服義疏云病者垂絕生者改服深衣見其異於常也深衣以白布爲之士之服無貴於此者而非凶服則父母雖當死生之際無嫌也。

乃行禱於五祀朱子曰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士則五祀是也。
設床第節義疏云病時床橫設之則東首卒後床縱設之則枕設於南尸南首也。
楔貌如軛上兩末敖云柶而云楔因其楔齒而名之以別於他柶也軛在大車轅端厭牛領者楔狀類之楔齒時以兩末上鄉則末出於口旁矣。
即床而奠節賈云若醴若酒醴酒俱有容有之或卒無醴用新酒科用其一以其始死不備故也若小斂以後則酒醴具設。

室中唯主人節義疏經凡云命夫命婦者皆指大夫大夫之妻以其於士爲異等也於喪服見之矣。
尸在室節賈云衆主人不出在尸東經直云主人唯君命出不言衆主人故記明之。
襚者委衣於床節義疏賓賻則坐委之以在地卑故也床高則可以不坐其明贈之帶委於棧左服亦以高故不坐
夏祝淅米節義疏云鄭注釋字當讀爲釋之叟叟之釋東燕粟釋之釋亦同古釋擇澤三字常通故詩其耕澤澤漢張衡陳澤之澤亦讀爲釋也喪大記御者差沐於堂上注云差淅也詩毛傳亦云釋淅米也則釋之爲淅審矣差盛

之者謂既淅之而以盆盛潘以敦盛米也
明衣裳節賈云袂屬幅下膝唯據衣而言以其下別言裳
也義疏袂屬幅則衣之袤及裳皆削幅矣衣長下膝以其
不用衣要也
有前後裳節敖云裳前三幅後四幅不辟之則其要廣而
前後相掩者淺旁不開體不見矣長及觳爲蔽足也義疏
此不別言㚤蓋男婦皆同以其親身褻服不必殊之
設握裏親膚節賈云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掔一匝還
從上自貫又以一端鄉上鉤中指反與繞掔者結於掌後
節中敖云握手唯一而已與決同設於右手云云愚按經

言右手記著左手注疏之說不易也敖氏之說固欲高異
絕少會心矣
既襲宵爲燎節義疏經但言小斂之夕爲燎於中庭而無
既襲爲燎之文故記明之此謂始死之日即襲者也若屬
纊在廁後而襲以明日則未襲之前夕亦必設燎可知
設棜於東堂下節義疏始言甒未言籩豆而篚敘於其間
明篚亦饌於棜上也此亦異於吉者自此至葬棜篚常設
不徹齊於坫謂棜之外廉與東坫齊也
凡籩豆實具設節敖云籩豆實謂菹栗之屬皆皆上下也
籩豆有實而具則饌於東方及奠於席前皆巾之若一豆
一籩則於奠時或有巾之者饌時不巾也經言小斂之饌
云饌於東堂下脯醢醴酒幂用功布實於箪此則不言巾
者也
醴俟時而酌節敖云俟時而酌謂將設乃酌之面枋者便
於建也建時亦覆手取之而枋在下鄭云時朝夕也檀弓
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兩說互異姑並存之
小斂辟奠節敖云奠即始死之奠也後奠未即設而先辟
此奠者辟斂也不出室明未徹去也既設小斂奠乃去之
義疏云注謂設於序西南序蓋室之訛
既馮尸節義疏云經云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房記此

者明着絞帶布帶在此時也絞帶者以苴麻之繩爲帶其
垂者則散之此時尚未絞也謂之絞帶指其束於要者耳
既馮尸大夫節賈云朝哭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鄉大夫
在其南故云中庭西面也
既殯主人說髦節敖云詩云髧彼兩髦兩者爲父母俱存之
故若然則是時但說其一耳孔疏云父死說左髦母死說
右髦二親並沒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
冠六升節義疏云冠有梁有武武橫而梁縱武有定而梁
無定梁長則冠高梁短則冠伏且吉冠則梁長而辟積多
喪冠則梁短而辟積少厭近髮紒故名厭也

非喪事不言賈云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垢而已天子諸侯不言而事行者喪事亦不言大夫士降於君言而事行此士禮言而事行故於喪則言非喪事不言也

白狗幦孔氏穎達曰詩言幭禮記作幦周官作複字異而義同毛萇曰幭覆式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凭者也幭覆軾禮注謂之覆笭笭卽軾旁之立木此幭亦覆之故彼此各見其一也

犬服賈云用兵器建之於車上笭間喪家乘車亦有兵器自衞

約綏約轡賈云吉時綏轡用索爲之今喪中取其無飾故用繩爲之也

馬不齊髦鄭云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繅車駹車漆車與賈云巾車職王之喪車五乘木車始死所乘素車卒哭所乘繅車既練所乘駹車大祥所乘漆車既禫所乘此士之喪車亦當五乘主人乘惡車齊衰乘素車與卒哭同大功乘繅車與既練同小功乘駹車與大祥同緦麻乘漆車與既禫同若然士尋常乘棧車不革鞔而漆之今既禫亦與王以下同乘漆車者禮窮則同也

主婦之車節義疏云婦車有裧已見士昏禮雜記云其輤有裧緇布裳帷彼以載柩用緇布此婦人喪中所乘用疏布然則緇布吉布也

貳車白狗幦敖云主人主婦皆有貳車各得用二乘與其所乘者而三士昏禮謂從車二乘是其數也此二車亦惡車也

朔月童子執帚節賈云埽地者箕帚皆執此直執帚不執箕者以下文聚諸窔故也

比奠舉席節敖云如初亦東面也執帚垂末明已用也是時垂末內鬣則鬣者御之其皆反是與

筮宅冢人物土賈云經不言物土故記明之凡葬皆先相乃筮之筮吉乃掘壙故云冢人物土乃筮也

夷牀輁軸節賈云經直云夷牀饌於階間恐正當兩階之間故記明之夷牀在祖廟輁軸在殯宮以其西階東是同故併言之

其二廟則饌節義疏云二廟則啟之日從奠設於禰廟徹從奠乃設遷禰之奠此遷禰之奠卽以當祖奠矣以日不三奠故也及朝祖則徹奠從設於祖廟薦車薦馬等事皆於祖廟行之至載柩還車則徹遷禰之奠設祖奠次當然也饌於禰廟者一陳饌於祖廟者三陳亦降殺之宜也注

疏明日朝祖之說已於代哭辨之
義疏又云疑三等之士皆一廟唯大宗子世適相傳有統宗收族之責故親廟之外又有一祖廟敖後儒有云且如曾玄承重於曾高爲之服斬以三年之喪而不復享一日之祭此豈禮之所安乎以是見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禰蓋禮本然也愚按大宗有祖廟此說甚當至曾玄承重之時正高曾去世之日則高曾即禰也祭之宜矣若引此以槩凡爲曾玄則去高曾已遠疏應遵不祭之制爲宜耳先儒以義起例即安能與古禮相協乎浸假而祫祭亦復爲之皆不足以爲法也

朝於禰廟節敖云重不入者亦以既奠則柩行不久留於此故也此正柩其在軸與是時即要節而踊亦其異於祖廟者
主人降即位節敖云奠即如小斂奠者也如初謂設奠及踊節也義疏所徹者從奠即昨之夕奠也
薦乘車節敖云勒馬頭絡銜也銜轡絡橫木以駕馬者經云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則是薦馬之時纓轡皆在馬之身矣此乃謂纓轡貝勒縣於衡其指薦馬前後之時而言之與蓋事至則加之既則脫之而置於此也

道車載朝服賈云司常職道車載旞注云王以朝夕燕出入又夏官有道右道僕皆據象路而言道士乘棧車與王象路同名道也敖云朝夕謂乘此以朝夕於君也
將載祝及執事節義疏云將載謂將下柩於庭而載之柩車也其仍以輁軸與舉奠者執之在手以俟也柩直兩楹之間不可正當其首而舉奠者戶西南面者以柩從西階降故無嫌也
苞筲三節義疏瀹謂以湯瀹之仍乾之而盛於筲也瀹之以致潔而不熟之故注云不用食道也
凡贈幣無常賈云經云公賵玄纁束是公贈有常矣又云

賓贈奠幣如初不言物色與多少故記明之
凡糗不煎義疏遣人羞遣之實糗餌粉餈對言之則別通言之則餈亦可名糗此喪奠科用其一故云凡凡者凡二種也
唯君命止柩節賈云經云柩至邦門君使宰夫贈不言止柩故記明之敖云言此者明餘人不當行禮於堩也
卒窆而歸不驅義疏柩車以人引唯乘車道車槀車駕馬云不驅則非三車莫屬矣鄭以孝子言者蓋自壙而反三車在前柩車隨之孝子隨柩車迎精者主於柩車也相屬而緩行次第則然亦以達孝子之情也三車既空嫌疾驅

而先鄭故記明之
既正柩賓出飾棺云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
載柩窆職相左右也賈云遂人職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
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鄉師職及葬執
纛以與匠師御柩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是遂人主
引徒役匠人主載窆職相左右也周官遂人匠人天子之
官士亦有遂人匠人主其葬事恐該注疏此條其說當矣
敖氏疑之云遂之匠也未必然矣
有弭飾焉飾焉疏云有弭飾謂兩端有弭而亦以骨角飾
之也揵即今箭溜也以韋若骨若金玉大如錢嵌入弣側

以別上下射時在弓之右矢之上矢由此而去故名箭溜
亦揵之意也
志矢一乘飾賈云司弓矢職恒矢用諸散射注云恒矢之
屬軒輖中所謂志也則此志矢即恒矢也知是習射之矢
者以其矢中特輕於習射宜也又云周官司弓矢有八矢
殺矢最重居前恒矢最輕居後既不可盡用故取其首尾
李氏如圭曰自君視斂至此記者更自前記之

儀禮彙說卷十三終

儀禮彙說卷十四

同學金大毅龍亟輯錄
金山張以恕越江著
門人何承謙摭吉校字

特豕饋食　賈曰以物與神及人皆言饋是以此虞及特
牲少牢皆曰饋　李如圭曰虞喪祭也大夫士之祭曰饋
食雜記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
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則下大夫與士同牲
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　賈云吉禮全左右胖皆亨不
云側此云側亨明亨一胖而已以虞不致爵自獻賓以後
無主人主婦及賓以下之俎故惟亨一胖也吉禮則鑊皆

在門東此門外之右是門西　敖云東面謂亨者也爨亦
存焉
饎爨在東壁西上　賈曰周官饎人掌凡祭祀共盛齊盛
即黍稷也特牲記饎爨在西壁注云西壁堂之西牆下南
北直屋梠稷在南彼云屋梠此云屋宇一也小斂大斂未
有黍稷朔月薦新始有黍稷仍未有爨至此乃有亨饎之
爨故云彌吉敖曰特牲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此亦主婦
視之
尊于室中北墉下節　敖曰祭而尊于室中且用一醴一
酒皆異于吉醴酒並用者醴以饗神酒以飲尸亦見其未

甚變于奠也兩籩西上亦以神席在西也
餕兩豆菹醢節賈云尸在奧東面設者西面設於尸前菹在南醢在北今於西楹東餕之菹在東醢在西北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至尸前西面又左菹右醢便也賈又云此餕饌西楹言之則以西楹爲主向東陳之二鉶亞之者菹以東也
從獻豆兩亞之節賈云尸前正豆不名爲從此二豆主人先獻祝後乃薦豆故言從其四籩則二籩從主婦獻尸二籩從主婦獻祝亦是從也此從獻豆籩以北爲上鄉南陳之此其次在鉶以東去楹漸遠故云亞不謂亞鉶以東也

據此陳之次則東北菹爲首次南醢醢東栗栗北棗棗東栗栗南栗故云北上菹與棗也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鄭云南順于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肵俎在燔東敖云燔炙肉言羞見其非正俎也南順以羞之者當北面縮執之也愚按內西塾本嚮北則置俎于此者宜南面取爲便敖云北面未見其然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節賈云葬服者自葬日至三虞皆同及卒哭之後乃變麻服葛也以虞爲喪祭主人未執事故賓客來執事也案曾子問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于大功以下又云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

主人即位于堂節義疏云賓長三獻者也次賓則亞獻及三獻時羞燔者也其餘衆賓則舉鼎設薦俎諸事各分執之不足則輕服兄弟與焉雜記云朋友虞祔而退
祝入門左北面賈云執事即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皆是執事今祝接神故不與之同位也
宗人西階前北面義疏云宗人亦公有司不與祝同位于門西北面者以主人在堂欲近之而詔其禮也
祝盥升取苴節義疏苴日東縮則苴亦有首尾以首近神而尾鄉東凡陳設及羞者蓋皆放此意
贊薦菹醢節賈云齊斬不執事惟爲此時至于尸入之後

亦執事兩籩棗栗設于會南至於祔祭雖虞厭亦主婦薦主人自執事也知者下記云其他如饋食按特牲云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是也若大夫以上尊不執事故少牢云主人出迎鼎註云道之也是不執事也
鼎入設于西階前節義疏特牲鼎設于阼階南則西面此設于西階前則東面蓋在東則西面在西則東面鄉背之法宜然也其在門外之陳亦同
祝酌醴命佐食節義疏云祝由主人之後至北墉下直醴觶北鄉取勺去冪酌醴於觶仍冪之加勺乃右旋南面右執觶立於尸左命佐食俟佐食啟會訖乃奠之特牲少牢

酌奠奠乃命佐食亦吉凶異也。
祝饗鄭曰饗告神饗也此祭祭于苴也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饗也賈云下云祝祝卒註云祝祝者釋孝子祭辭又下文迎尸後尸謖祭云祝祝主人拜如初此等三者皆有辭此文饗神引記者是饗神辭下文迎尸上釋孝子辭者經記無文按少牢迎尸祝孝子辭云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是釋孝子辭此迎尸上釋孝子辭宜與彼同但稱哀爲異其迎尸後祝辭者即下記饗辭云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鄭

注云饗辭勸彊尸之辭也凡吉祭饗尸曰孝子是以特牲迎尸云祝饗注云饗勸彊之也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而孝薦之饗是也下二虞卒哭記皆有辭至彼別釋愚按饗辭敖說與鄭異然竊謂此等饗辭當臨時擇用其一則諸稱皆合不可執一斯得之矣。
命佐食祭佐食許諾節愚按祭之有苴也所以嚴敬其事不同於平時故祝預爲設之既祭乃延尸斯時也凡執事之人皆恪勤以其洋洋如見而略不懈散未幾則迎尸入廟亡者之神憑於尸而事尸如事神焉是亦神道設教之意也如謂苴有主道鄭氏已破其說矣至謂神疑于其

位設苴以異之則語意未圓敖氏謂吉祭無苴虞有苴以吉祭不爲神祭而虞則爲神祭也爲神祭當與尸異處故祭于席爲其汙席故以苴藉之三者三祭之也此則敖氏之解較明于注疏而紛紛之論息矣要之此時將欲納尸則事神極其嚴敬見其異于平時故設此藉祭之儀焉耳愚今備述鄭賈之說而以敖氏證之亦見其大同小異二說相須而未大相懸也如左方云
佐食許諾鉤袒鄭云鉤袒如今擐衣也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于其位設苴以異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賈云孝

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于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按上文祝取苴降席設于几東者至是乃祭于苴下文乃延尸是孝子迎尸之前用苴以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于其位故設苴以定之解預設苴之意也云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者解舊有人云苴主道似重爲主道然故鄭破之云若是苴爲主道特牲少牢吉祭亦當有主象亦宜設苴今而無苴可乎是以鄭以苴爲藉祭非主道也若然此據文有尸而言將納尸有苴按下記云無尸者亦有苴又特牲少牢吉祭無苴按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蒩館常祀亦有苴者以天子諸侯禮備故吉

祭亦有萁。凶祭有萁可知。
淳尸盥節義疏云上文匜水錯于槃中。在西階之南。尸入門先西行折而北行。當西階北面盥。宗人取巾於執巾者而授之。既則宗人受之面位見記。
尸及階祝延尸賈云特牲注云在後詔侑曰延。又少牢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然則延者皆在後也。記云尸謖祝前鄉尸。又曰。降階還及門如出尸。以此言之。降則在尸前也。故禮器云詔侑無方。
婦人入于房敖云祭禮婦人當在房中。前此在堂者。以其有尸入之哭也。哭止入于房。及尸謖則又復位而哭也。尸

祭鉶嘗鉶義疏云虞祭用特豕。則祭鉶嘗鉶皆豕鉶。泰羹湆自門入節賈云前云祝奠觶于鉶南。此又云設于鉶南者。以泰羹湆未設。故觶繼鉶而言之。其實鉶南觶北留空處以待泰羹湆也。敖設于北。正豆之北也。
尸飯播餘于篚義疏云。飯謂食一口也。少牢注云小數曰飯。少儀小飯而亟之。毋飯皆小。防噎也。毋飯皆有餘。不可反於敦。又不可棄于席。故播于篚。
三飯佐食舉幹節鄭云。飯間啗肉。安食氣。賈釋之云。以其胳脊骨體連肉。又在三飯之間。故云安食氣也。
佐食舉魚腊實于篚賈云。佐食舉魚腊。不云尸受。明尸不受魚腊也。持牲三舉魚腊。尸皆振祭嚌之。此魚腊實于篚。尸不嚌。故云喪不備味也。
又三飯舉肩節敖云。此三舉牲之體骨。始于脊。終于肩。先賤而後貴也。于前後體惟以肩胳者。後體則舉其下。前體則舉其上。亦宜爾。
舉魚腊俎節賈云。俎釋三个。不言牲體者。下記云羹飪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七體。此佐食初舉脊。次舉幹。又舉胳。終舉肩。總舉四體。惟有臂肫臑三者。佐食于豕俎。當釋此三个。故直舉魚腊而已。
尸卒食節賈云上設黍稷在俎南。西黍東稷。又佐食舉黍

錯于席上。此尸卒食。故反黍于本處。如初設。
主人洗廢爵節義疏云。廢爵足爵繶爵。三獻之差也。三者皆異於吉祭。而無飾與稍有飾則有間矣。云答拜者。明尸先拜也。
賓長以肝從節鄭云。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賈云。俎既縮執。則狹肝鹽不容相遠。右鹽左肝。故云併也。
祝酌授尸節敖云。尸無降席之禮。故祝為酌之。酢不洗爵。尸禮也。孝子是時飲而卒爵。為尊者之賜也。
祝左執爵節敖云。授主人下。宜脫一爵字。義疏云。祭酒之上。似脫一坐字。祭無不坐也。

主婦洗足爵節義疏云疏以主婦爲主人之婦蓋謂舅沒姑老則死者之妻不與祭事也然此爲吉祭言之則可耳若喪事則妻爲夫斬衰稱類未有合斬衰稱類之妻而以齊衰不杖之婦爲主婦之理既葬而虞何遽易之且卒哭練祥變除之節斬衰者爲多齊衰則既練而除矣是卒哭練祥之祭必死者之妻爲主婦可知也惟其妻不在者乃以主人之婦爲之耳

尸祭邇祭酒如初節敖云燔從之賓謂次賓也義疏云敖氏知燔從爲次賓者以賓長三獻亦燔從明非賓長則當次于賓長者一人蓋之也主人獻而賓長蓋主婦獻而次

賓蓋亦差次宜然也

賓長洗繶爵三獻節義疏云賓長亦獻祝獻佐食次賓燔從尸祝亦備惟佐食其祭酒而不卒爵乎以之獻畢尸將起故也

祝反入徹節賈云祝反入謂送尸出門而反入徹神前之饌改設於西北隅也云如其設也者謂設于西北隅次第一如與中東面設也厞隱也于厞隱之處從其幽闇者謝以席爲障使之隱故云厞隱從其幽闇也

贊闔牖戶賈云或者遠人乎者禮記郊特牲文鄭意非直取鬼神居幽暗或取遠人之意故也云贊佐食者自上以來行事未有祝與佐食以其云祝自執其俎出故知闔牖戶是佐食也

宗人告事畢李如圭曰荀子曰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毋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賓出主人拜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謂爽祭也毋利舉爵謂佐食不獻尸主人有尊謂納一尊于西北隅易服楊倞謂易祭服反喪服蓋謂練祥之祭也當考

日中而行事義疏云凡祭皆用質明始虞用日中有爲爲之耳且或葬事稍遲不及日中即日昃猶可期于亟安其神而已愚按鄭云必用辰正賈云辰正謂朝夕日中也故

義疏辨之

羹飪升左節通論李如圭曰肩臂臑肫胳脊脅爲七體特牲則增横脊短脅而爲九少牢又增脡脊代脅而爲十一

載猶進柢節通論賈云載猶二者皆變於吉是以少牢升豕其載如羊皆進下腊一純而俎亦進下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皆與此反也鄉飲酒鄉射記則皆云右體進腠

祝俎髀脡節義疏云離肺舉肺嚌肺一物而三名者與脊同舉則曰舉肺祭而嚌之則曰嚌肺若祭肺則祭之而不嚌也食禮用祭肺士昏及公食以及凡祭祀之有黍稷者

是也飲禮用離肺鄉飲鄉射燕禮大射是也
尸入祝從尸敖云入謂入門也祝始出迎尸先行入門及尸入祝乃居後而從之少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亦辟尸使先行也入門如是則入戶亦從尸可知
尸坐不說屨敖云禮有敬事則不說屨而坐少儀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尸謖祝前鄉尸愚按鄭云祝前道尸必先鄉之爲之節敖云前者當尸之前而行也又按還出戶節敖云鄉尸還謂先鄉尸而卻還也降階還節敖云祝先降而鄉尸及尸既降祝乃反面而行及門如出戶謂出門又鄉尸也以上敖

氏之解雖與鄭同而詳備過之楚詞招魂有工祝招君背行先些以意解之亦非只皆背行謂先背行如鄭尸云云也
尸服卒者之上服鄭云上服者如特牲士元端也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于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敖云卒者士也其上服則爵弁服是亦異于吉祭也吉祭之尸服元端元裳二說不同姑並存之
男男尸節敖云女尸以在孫倫者之妻爲之據夫家言故曰異姓其或雖與卒者同姓亦可爲之義疏云女尸無適孫妻當使庶孫妻不使妾小記言妾祔于妾祖姑可見惟妾母之喪乃以妾爲尸耳通論賈曰喪祭自虞卒哭以後禪以前皆男女別尸異几體實不同也祭于廟同几精氣合也少牢吉禮以某妃配某氏是男女共尸
無尸則禮節賈云禮記云無孫則取同姓之適則凡大夫士祭先取孫無孫取同姓之適無同姓之適是無孫列可使者也
既饗祭于苴節敖云雖無尸此儀則同也主人於每節亦皆再拜稽首記將見主人哭出之節故先言此
如食間鄭云隱之賈疏云隱之者謂閉牖戶也九飯之頃時節也敖云閉牖戶如食間象神食之也此謂陰厭祝從

啟牖鄉如初鄭云牖一名鄉也賈云詩塞向墐戶彼注云鄉北出牖也與此注義同北牖名鄉鄉亦是牖故云一名也敖云鄉牖面也謂祝在主人之左皆西鄉愚按設饌章經云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是敖說西鄉之根也不同鑿字矣
卒徹節鄭云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賈云上經有尸者有陰厭有陽厭無閉牖戶之事今無尸者陰厭時閉牖戶今更設饌于西北隅復更閉牖戶爲褻瀆故不爲也敖云此徹亦改設于西北隅不言之者已蒙如初之文也愚按如初專指啟牖鄉言之則改設宜無事矣

曰哀子某哀顯相節敖曰哀子主人也哀顯相衆主人以下也夙興夜處不寧言其以神未祔廟之故日夜爲之悲思不安也愚按始虞同于葬日諸說並同而敖又云夙興夜處則如虞與葬不同日明矣竊謂夙夜二字蓋泛言之不必便指葬後言之敖氏據此而云不同日未見其然也

明齊溲酒鄭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賈云鄭以溲水造爲之與縮字義异謂以新水清麯乃溲釀此酒又引郊特牲明水涚齊貴新也彼注云涚猶清也五齊濁沛之使清謂之涚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敖云明齊蓋言醴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又曰明水涚齊貴新

也蓋用明水涚醴齊故曰明醴也愚按經文此四字諸家之解各出今據今文曰明粢粢稷也明粢者粢之明潔者也用明潔之粢以釀此酒則水亦必取明潔此不言而可知故記見之重在粢也若以此四字爲兩物則普淖已兼黍稷茲謂非其次且重出焉故不可也

三虞卒哭節鄭云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賈云鄭以前有人解三虞卒哭同爲一事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注云卒哭成事祔言皆則卒哭成事祔與虞異矣是微破前人三虞卒哭同解者也敖云他者變易之詞猶今言別也不用柔日而別用剛日故云他也卒哭用剛日者以祔祭宜用柔日故耳愚按記云他用剛日鄭云三虞卒哭之間有祭祀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至敖解他爲變易即主三虞卒哭二祭而言愚考後世作詩者往往有倒裝法似云他如三虞卒哭用剛日是也置他字于三虞卒哭下者亦倒裝字耳

尊兩甒節賈云虞祭用醴酒無玄酒至卒哭云如初則與虞祭同今至餞尸用之則辨常祭祀之酒故云即吉

主人出即位節賈云婦人有事自堂及房而已今出寢門

之外是重餞尸也敖云主人位少南者宜稍鄉尸且爲婦人當位于其北也衆主人以下亦在主人之南如臨位而婦人之位則當南上婦人出者宜送神也云哭不止見其哭而出也

腊臑臅設俎節賈云曲禮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注屈中曰朐則吉時屈者在左今尸東面而云東而是西爲屈者在右

尸謖從者奉篚節賈云鄭意約上文男子在南婦人在北南爲左北爲右因從此位便也又在廟以廟爲限在寢門外以大門爲限正祭在廟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今餞尸在

寢門外則大門外無事尸之禮故舉正祭況之
賓出主人送節敖云主人既復位宗人告事畢賓乃出也
賈云上從尸不出大門者有事尸之限故不出大門送之
送賓大門外自是常禮但禮有終賓無答拜也
大夫說經帶節賈云喪服注云大夫以上虞而受服士卒
哭而受服亦約此文而言也敖云喪服之始經帶先加故
于將變之時亦先說之
入徹主人不與敖云丈夫自齊衰以下婦人自主婦以下
皆得爲之
婦人說首絰節敖云閒傳曰男子重首婦人重帶婦人質

故于其所重者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而除之齊衰
期以至小功則皆終喪而除之其緦麻者此時亦不說既
退則除之與
將旦而祔則薦鄭云薦謂卒哭之祭賈云記人見卒哭之
祭爲祔而設故連文云將旦而祔則爲此卒哭而祭也
愚按注疏之說蓋是也敖氏又解之曰此薦在卒哭之夕
也惟主告神以祔期故其禮略俟更考之
饗詞曰哀子某節鄭云饗詞勸強尸之詞也圭絜也詩曰
吉圭爲饎凡吉祭饗尸曰孝子賈云此一詞三虞及卒哭
勸尸詞若祔及練祥吉祭其詞皆用此但吉祭改哀爲孝
耳
明日以其班祔朱子曰昭穆之次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
書謂文王爲昭考詩謂武王爲穆考左傳畢原酆郇爲文
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穆則昭穆之位不以新主祔廟而
變也但昭主祔廟則昭遞遷穆主祔廟則穆遞遷爾呂氏
大臨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于祖廟有祭即祭之
既除喪而後遷于新廟此之謂祔
用專膚爲折俎節鄭云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
折骨以爲之敖云惟取諸脰膉是不分左右皆用之矣此
折俎謂尸祝之外凡執事者之俎也作俎亦存焉又云以

專膚爲俎且取諸脰膉明不用體骨也所以然者祔未純
吉猶以左胖爲神俎其右胖之體骨不敢以爲執事者之
俎實蓋辟吉祭神俎之所用者也二說未詳孰是姑兩存
之義疏云折俎蓋惟主人主婦及賓長得有之而衆賓兄
弟未必備也以脰膉無多脰膉者頸也
其他如饋食賈云鄭謂如特牲饋食知不如士虞饋食禮
者虞不致爵夫婦無俎此有俎其詞稱孝夫婦致爵與特
牲同敖云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
也
用嗣尸賈云從虞至祔惟用一尸若然練祥則筮尸矣小

記云練筮日筮尸義疏云或曰孫于祖爲嗣用嗣尸者卽
以虞尸爲皇祖之尸而新祔之孫不另設尸也未知然否
用尹祭義疏云用上當有敢字文略耳
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愚按溲酒卽前之明齊溲酒也已見
上文則此畧言之
朞而小祥敖云三年之喪至朞而凶服或有所除故謂之
祥再朞而祭祝詞乃曰祥事則此未得正謂之祥也故以
小言之
曰薦此常事賈云虞祔之祭非常一朞天氣變易孝子思
之而祭是其常事義疏云曾子問練祭不旅奠酬于賓賓

弗舉
又朞而大祥賈云二十五日故云復朞義疏云凶事至是
盡除故曰大祥而其詞曰祥事言大者對小之詞
中月而禫王肅曰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
樂間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士虞禮中月而禫中
月月中也是祥月之中也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若
以二十七月禫則歲未遑與出入四年小記何以云再期
之喪三年愚按王肅之說與鄭小異朱子是之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鄭云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
少牢饋食祝詞方以某妃配某氏敖云猶未配謂孝子之

母雖先其父而卒者此時猶未以之配祭也葢此祭主于
安其父之神靈故不及其母與所謂爲其祔事者不同也

儀禮集說卷十四終

儀禮纂說卷十五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同邑後學[illegible]龍田輯錄
門人[illegible]武虔校字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愚按諸家之說士或二廟或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也又賈氏云先祭祖後祭禰皆同日而祭以此及少牢惟筮一日明不別日祭也又程子謂祭必及高祖但疏數不同而朱子以爲最得祭祀本意云今考王制大夫三廟士一廟降殺以兩而祭法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是則士亦有二廟之證也官師止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者爲祖禰共之之證也至同日而祭

經無明文且自夙興覩殺以訖徹爲時甚久豈暇再承一祭也故惟祭祖則不及禰惟祭禰則不及祖所以致其專一而使所祭得伸其尊也又按士爲其祖承重而祔以其班自當祭高祖而以祖祔焉此爲得祭其高祖之証然疑士之祭其高祖者唯此爲然而其平時之常祭只及其王父而止若祭曾祖即僭大夫祭高祖以上并僭諸侯而不可行也今推諸侯有祫而謂士大夫同之者恐未盡然也士亦祭及高祖此後世變通之禮而不可以証周制也以此防民猶有竊玉大弓啟寵以徼者是故不可不謹請此也又喪禮有先朝禰後朝祖之文今吉禮則先祖後禰不同日以祭其祭禰之儀及詞放此可知耳

士大夫得祭其高祖惟大傳有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大事謂祫祭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祫也亦上及于高祖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故謂之干祫愚按義疏所云士爲其祖承重而祔以其班當祭高祖而以祖祔者若此之類即是祫祭必請于君而後行然則斯禮也不亦嚴乎而謂後世可倣而行乎大夫及三世士止于二世者則其常也

不諏日　義疏云大夫祭用丁巳柔日筮得吉即於是日

齊不得不於前筮一日諏之耳士不諏者少牢疏云士只有致齊無散齊無所用其諏也且君祭大夫士與執事焉大夫祭士或與執事焉則士固不能預諏日矣

及筮日節敖氏云士筮當朝服今乃玄端者不可踰其祭服也

子姓兄弟節鄭氏云所祭者之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也敖氏云子姓主人之子也義疏云兄弟中伯叔父及其它上下輩行皆賅焉愚按所祭者乃主祭者之祖也自主祭者推之則人數少自所祭者推之人數則不少然自所祭者推則兄弟遠而不統疑可以不在也經言子姓兄弟皆

從主祭者目之耳。敖謂子姓主人之子者，與鄭不異，似亦
從所祭者推之。此愚所未解也。至退兄弟子孫姓之後以
親疏之服爲次序者，此言得之矣。
有司羣執事，義疏其人有專職則謂之有司，如筮人宗人
祝佐食之屬是也。其人不必有專職者，以羣執事槪之。
筮人取筮節　敖氏云取筮于西塾，見其所饌與士冠禮同
也。亦抽上韇兼執之。又義疏云筮人亦名筮史，雜記大夫
士筮宅以史。鄭注云筮史筮人也。少牢稱史，此稱筮人，其
義全。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鄭氏曰贊命由左者，爲求神變也。疏
云士冠禮宰自右少退贊命，少儀贊幣自右，此祭祀，故宰
自左贊命。爲　神求吉，變於常禮也。敖氏曰盖字誤耳，左
當作右。愚按宰初東面立，趨而東，乃還而西鄉贊命，其自
右自左，均未可定。謂變于常禮者，亦兩是也。
命曰孝孫某節　李氏如圭曰禮記祭稱孝孫，以其義稱也。
鄭氏曰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
禫月之吉祭。義疏解之曰喪自練祥而後筮日筮尸，漸與
吉祭同。至禫月而適值時祭，則逕行特牲饋食禮，惟祝詞
不稱某妃配而已。所謂是月吉祭，猶未配也。此經不言妃，
鄭故舉以見例。少牢饋食若命詞祝詞不稱某妃配，亦同

愚按少牢禮曰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某在伯下，與此稱
某子異，皆祖之字也。
若不吉則筮遠日節　賈氏曰據曲禮吉事先近日，假令孟
月先於上旬內筮，筮不吉，乃用中旬之內更筮，又不吉，更
用下旬內筮，筮不吉，即止不祭。宋張子曰據儀禮惟有筮
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
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蓋亦足以致聽于鬼神之意
而祀則不可廢。愚按張子之言當矣。
前期三日節　何氏休曰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
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夏立尸，殷
坐尸。朱子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祖禰用尸，祭外
神亦用尸。義疏曰夏官節服氏職，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
逆尸，從車，則郊亦有尸也。
命筮一節　賈氏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亦用孫之倫，但取卿
大夫有爵者爲之。故鳧鷖之詩皆言公尸。又曾子問卿大
夫將爲尸于公是也。若大夫士之祭尸，無問成人與幼，皆
得爲之。故曾子問篇孔子答曾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
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是也。
乃宿尸。　鄭氏云宿讀爲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
來。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若公食大夫速賓之類，記

作肅若曲禮主人肅客而入是也周官亦作宿如大宗伯文宿眡滌濯是也賈氏云凡宿者必先戒戒者不必宿宿尸與宿賓無厥明之文則二者同日宿尸云乃是終詞則與筮尸別日

尸如主人服義疏云此惟士與大夫爲然自國君而上多有不如主人服者矣詳見曾子問喪服小記

主人辟節義疏云下記云尸入主人及賓客皆辟位出亦如之此方宿尸尸出而即辟敬于始也

祝許諾致命賈氏云大夫下人君唯有祝擯此使宗人擯又有祝傳命士卑去人君遠不嫌兩有也

宿賓節大夫尊宿戒皆使官不躬親士則親宿賓其衆賓當亦使人宿之

宗人擯節敖氏云此云吾子將涖之是攝者賓已許之矣然則筮日之後亦當有戒賓之儀如士冠禮所記者經不見之文略耳筮尸宿尸宿賓皆同日爲之故下文別云厥明以別之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節鄭氏曰門外北面當門也愚按吉祭主于東方東方陽也且禮節圖云下經言亨于門外東方祀又云牲爨在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又少牢雍爨在門東南北上三鼎在羊鑊西二鼎在豕鑊西則鼎爨皆其設于一方且不甚遠此亦應如之是皆以敖氏東方之說爲正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節鄭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義疏謂東房對西房而言謂所陳在東房之東可也以房中之東爲東房不可也東房在正室之東夾室又在東房之東若夾室之北則北堂下之東矣鄭氏所指非也愚按鄭云房中之東原指東房之東當夾北者記南北之節猶云直夾室之北也則鄭亦無悞矣又賈氏疏尤明

主人再拜節敖氏衆賓答一拜言再者字悞也義疏鄉飲禮衆賓皆答一拜有司徹衆賓亦皆答一拜則此禮不應

特異愚按鄭云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義亦可通

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節賈氏曰春官宗伯宿眡滌濯大宰涖之特牲禮得與人君同士卑也少牢當祭日概祭器下人君也

視濯視牲爲期全節義疏案周官眡滌省牲皆大小宗伯與肆師掌之故此節禮儀以宗人爲主祝接神者也雖同即位而不與其事

夙興主人服如初節祭祀自國君已上牲必親殺以有朝踐爲血毛之禮少牢特牲之祭自饋孰始則第視殺而已

不必親矣故大夫士之體同右義疏文也

賓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節敖氏云如初亦如其南上之位也記曰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然則祝主人主婦賓長長兄弟之豆籩亦皆二以並相繼而陳于鉶之北矣愚按注疏記此條下云其餘謂衆賓兄弟之薦也義疏云惟賓與長兄弟先薦于階上自東房出所以異之也禮尤明矣

祝筵几于室中東面節孔氏穎達曰祭以某妃配其几皆同不特筵義疏云少牢言右几此言東面互相備也禮器孔疏云大夫士祭祀止一席謂大夫士一重也

佐食北面節賈氏云下記曰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此謂無事時也

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節敖云此執事謂左人及取俎七者賤於右人故先出不遺賓長者賓長與主人皆在右宜同出也

主人降及賓盥出節敖氏云賓長在右謂長賓在豕鼎之右衆賓長在腊鼎之右也李氏如圭曰賓不偶主人者左人當載尊者之事也賈氏曰賓主當相對爲左右以賓尊不載牲體故使佐食對主人使賓爲右人而使他執事在左而載也

宗人執畢先入節孔氏穎達曰牲體從鑊以七升之於鼎從鼎以七升之於俎吉祭七用棘主人舉肉則用畢助主人

賓者錯俎加七賈云少牢云俎皆設于鼎西西肆又云七皆加于鼎東枋又云俎從于鼎西其人當北面於其南載之便疑禮亦云北面載執而俟

佐食升肵俎節孔氏穎達曰尸祭禮訖祝取牢心舌載于肵俎設于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于肵俎是主人敬尸之俎

俎入設于豆東節賈云經卒載下節云入設明是載者設

之也豆在神坐之前豕俎入設于豆東魚俎又次其東若腊俎復在東則饌不得方矣故腊俎特者取其方也

主婦設兩敦節賈云主婦設金敦宗婦贊三敦以其多故使宗婦贊此士祭禮二敦少故不使宗婦贊主婦可親之也

祝洗酌奠節鄭酌奠奠其觶也後酌者酒尊要成也少牢禮將會乃奠之敖云酌奠酌其所奠之酒也不云酒而云奠因事名之

主人降立于阼階東方氏愨曰尸者神象廟門之外以人道爲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爲尚凡迎之禮必出焉故迎牲

而不迎尸.
尸入門左 節 義疏云周官大祝逆尸小祝沃尸盥大夫士
祝一人而已少牢禮宗人沃盥此篇宗人授巾則沃盥者
蓋祝執事.
執奠祝饗 孔氏穎達曰祝先奠爵于鉶南尸入卽席而舉
之鄭云饗勸彊之也其詞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
爲孝薦之饗舊說云明薦之賈云引舊說証圭爲絜明之
義.
祝命挼祭 節 賈云挼者陰厭厭飫神今尸來升席而挼祭
祭訖當食神餘李如圭曰周禮九祭六日擩祭擩祭者挼

于醢以祭不食也郊特牲曰祭肺貴氣主也
祭酒啐酒 節 朱子曰此之祭酒蓋古者飲酒必祭今以鬼
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恩按此說稍泥尸雖象神其實生
人也飲酒必祭尸只以自爲代祭之解多此一層矣.
設大羹湆 節 賈云醢北謂薦左案公食大夫禮啻云大羹
湆皆在薦右此在左者神禮變于生人士虞禮大羹湆設
于鉶南在右與生人同有不忍異于生故也
乃食食舉 敖云乃食乃以右手食也李如圭曰食舉卽肺
脊也食必先舉之故曰舉.
尸三飯告飽 節 孔氏穎達曰釋詁文侑報也毛詩傳侑勸

也鄭箋云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詞勸之敖曰祭以饋
食爲名故嘗食而尸尤尊雖主人拜亦不答也恩按尸乃
神象祝侑主人拜拜神也尸故不答以明其不爲己.
佐食舉幹 節 李如圭曰正脊曰幹此經無正脊則幹通謂
長脅賈云大夫之禮獸魚別舉此獸魚一時同舉義疏云
尸此時左手仍執肺脊其受之佐食而振祭嚌之者皆右
手也嚌畢仍授佐食加于肵俎者旣嚌則不可以反于神
俎且將爲祭畢佐食徹尸俎有司歸尸地也.
佐食羞庶羞 節 敖曰少牢禮羞兩鉶兩醢此亦嘗放之也
左亦醢之北湆之南也南上者胾醢相間兩胾各在醢之

南也四豆乃不綪者統于正豆也正豆兩而爲一列故此
豆雖四亦不宜綪以異之.
尸又三飯 節 義疏云自此以上祝迎尸延尸於周
官大祝之職所謂相也祝饗者再所謂贊也命佐食挼祭
所謂隋也九飯而三侑所謂右也.
舉肩及獸魚如初 鄭云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綪而
前終始之次也賈云先舉正脊自上也次舉脅卻也後舉
骼下綪也終舉肩前也前者牲體之始後者牲體之終故
云終始之次.
佐食盛肵俎 節 鄭云所釋者牲腊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

及膰也魚則三頭而已敖云俎釋三个不可遂空神俎也
脂俎三个蓋如牲俎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陳祥道曰卒食必有酳曾子問言侑酳
是侑食而後有酳也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是饋食
而後有酳也特牲少牢之獻皆曰酳尸則大夫士無朝獻
饋獻之禮特酳尸于饋食之後而已孔穎達曰特牲主人
獻尸用角角受四升其器小佐食洗散獻尸散受五升其
器大是尊者小卑者大也
尸拜受爵義疏此尸之拜酒啐酒一與賓禮同但不離乎
席者尸以象神尊也孔穎達曰炕火貫炙之謂炙肝以從

獻酒之用行禮變曰婦用肉炙用肝愚按尸之象神而不
答拜蓋一次受拜已後即同常人禮之中也
卒角祝受尸角節鄭云曰送爵者節主人拜敖云尸卒爵
不拜既乃俟主人先拜者所以淡見其尊尸也祝稱詞其
東面于尸席前之東與
主人拜受角節義疏云宗廟之中尸敢尊主人次之主婦
又次之其隨祭稍如尸禮自祝而下則僅有離肺而無祭
肺若犧牲粢盛惟主祭者得與所祭者共之者也故其挼
祭也同
主人坐左執角節敖云進于尸前而遽其嘏己之詞下文

云親嘏主人是也又以少牢禮參之則嘏云者蓋致福于
人之稱
佐食摶黍授祝節賈云少牢云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
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
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也敖云少牢禮乃祝傳
尸嘏此尸親嘏其詞之首與彼異邪敬云獨摶黍者尸食
惟黍
主人左執角節賈云挂袪以小指者左手執角右手挂袪
以小指不干左手也飲酒之時恐其遺落故挂以小指便
卒角也敖云季指左手之小指也挂袪于指以黍在袂中

故也古者袪狹于袂然猶挂之者慮拜時或遺落也愚按
此二說未知孰是但左手執角復因左手之小指此亦不
然之說挂以右手小指勿使遺落斯爲得之與
設菹醢俎節賈云前獻尸時菹醢設之此設菹醢亦主婦可
知少牢主人獻祝佐食設俎此亦佐食設俎可知
以肝從祝左執角節義疏云凡從獻之肝膰尸或加于豆
或加于肵不反之正俎者以正俎神俎也尸出猶徹猶改
設于西北隅其餘若祝俎則徹而歸于家主人主婦俎則
徹而爲燕時之庶羞故無論肝與膰皆可加于正俎也經
前後有加于俎者放此

酌獻佐食節賈云上獻祝有俎此獻佐食不言俎者上經云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佐食亦在其內下記云佐食俎㲉折脊脅是也又經獻賓長節注云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于獻兄弟以齒設之若少牢獻佐食俎即設于兩階之間西上大夫將賓尸故即設佐食俎至賓尸將無之故云上不言坐故於祭見之

尸拜受節賈云少牢禮主婦入戶西面拜獻尸注云不北面者辟君夫人也大夫妻貫辟君夫大士妻賤不嫌與君夫人同

宗婦執兩籩節敖云宗婦贊豆籩戶外坐士祭禮然也少牢禮主婦與贊者授受于室中亦異者也士卑禮略籩設于會南此亦如之不云會者可知也孔氏穎達曰士不賓尸故設兩籩大夫主婦正祭不設籩以當日賓尸也天子諸侯明日賓尸故正祭亦設籩

祝贊籩祭節義疏云豆祭無論兩豆三豆皆尸自取祭以其近也籩稍遠于豆士二籩則祝贊祭大夫四籩則尸取其二祝贊其二授而祭

羞燔者受節賈云上文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至獻祝時以肝從不言其人明亦賓長可知此下文主婦獻祝燔從如初則亦長兄弟羞燔可知義疏云尸加肝于豆者為嗣舉奠將以授之也燔則弃之而不復用矣然不可加之正俎又無自反於肵之禮故反之長兄弟而代加為已後凡加于所者放此

酳如主人儀鄭云不易爵辟內子賈云上尸酢主人時不易爵此主人受酢亦不易爵可知少牢云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是其易爵也男女不相襲爵所以今襲爵者辟內子也義疏云男子不承婦人爵婦人有時承男子爵故主婦襲尸爵又尸酢主婦男女不嫌相授受者祭統云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不相襲處所以示別也

主婦適房南面節賈云少牢大夫妻上佐食授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此佐食祭于地主婦撫之而已故曰儀節敖云房中南面主婦之正位也經因事見之

入卒爵如主人儀敖云主婦入于室中北面而立飲如主人儀節卒爵拜尸答拜也入室卒爵亦以向者於此拜受故也

獻祝籩燔從節敖云主婦當更洗于房中乃酌獻祝略如內子之禮蓋男子不承婦人爵也此與主人獻祝惟無祭俎一節餘則如之也義疏籩亦祭于豆燔亦反于俎

及佐食如初節鄭云及佐食如其獻佐食則拜主人之北西面也賈云佐食北面受獻主婦不宜同面拜送言如初

明同主人西面拜與內子同敖云少牢饋主婦獻祝及佐
食皆西面於主人之北答拜
賓三獻如初節敖云不言洗爵升酌可知也如初謂尸拜
受主婦拜送也賈云自賓三獻爵止至酢于主人此內有
十一爵賓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婦
三也主人致爵于主婦四也主婦酢主人五也尸舉爵乃
酢賓六也賓獻祝七也獻佐食八也致爵于主人九也致
爵于主婦十也酢于主人十一也
爵止賈云尸三獻祝與佐食亦得獻主人主婦未得一獻
是神惠未均與而待之待主人主婦致爵也

主婦洗爵酌節義疏爵取之內篚即亞獻及佐食畢而以
入于房者也鄭知主婦北面拜者少牢不賓尸主婦酌致
主人戶內北面拜送爵
宗婦贊豆如初節敖云宗婦贊者亦一人既授兩豆復取
兩籩于房經第言贊豆文省耳如初戶外坐也主婦受于
戶外而設于席前其豆則菹在北其籩則棗在菹北栗在
棗西也設豆東面設籩南面
主人左執爵祭薦節敖云贊祭薦豆以籩祭授之祭也離
肺之儀鄉飲酒備矣
肝從左執爵節敖云宗人既受肝則主人復右執爵矣

進酒而兩進從俎者欲其與尸祝之兩獻者同見其尊也
主婦觚亦如之義疏鄉飲射醴啐酒于席末卒爵于階上
此飲于室中故啐酒于席上而卒爵于席末所以別于尸
祝
主婦答拜節敖云酢不易爵者醴婦人承男子後多不易
爵則其自酢又可知矣主婦自酢者主人辟尸不敢酢主
婦主婦達其意也下自酢之義皆放此
主人降洗酌節敖云不言升酌文省耳主人于主婦亦謂
之致爵者夫婦一體也主婦席南面變于大夫不賓尸之
禮也亦拜受于席此席蓋于房中之北堂

宗婦薦豆俎從獻節敖云豆亦兩豆兩籩俎牲俎也從獻
肝婦也皆如主人謂其受爵以前之禮也李如圭曰少牢
下篇賓致爵于主婦其俎亦佐食設之
主人更爵酌醋節賈云堂下篚實二爵一尸舉之未舉一
致于主婦此更者更取房中之爵以酌酢酢訖奠于下篚
敖云此醋亦在房中西面其他儀皆與主婦自醋者略同
惟卒爵則尸與主婦異耳
尸卒爵酢節鄭云洗乃致爵爲異事新之婦從皆如初者
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也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
兄弟以齒設之敖云賓獻祝亦北面拜于戶西獻佐食亦

西面拜于主人之南。賓既獻佐食則室中之事畢矣乃後致爵者因上禮也皆皆尸卒爵以下也自尸卒爵以至及佐食如主人酢獻之禮也致于主人者如主婦致爵之禮致于主婦者如主人致爵之禮婦從者如亞獻祝及致于主人主婦之禮言此則是從獻之物僅有此耳亦見其殺于初者也賈云此獻尸祝無所從故經惟云婦從如初更爵酢于主人節義疏致爵則兼主婦酢則主於主人經凡主人徧獻衆賓而後專酢于賓長即此例也

主人降阼階節敖云初謂三拜衆賓衆賓皆荅一拜也將獻而旅拜賓賓一人辭洗則是助祭之賓其尊卑但與鄉飲酒之衆賓同耳

洗賓辭洗敖云少牢下篇云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

卒洗揖讓升酌節賈云案鄉飲酒鄉射賓主獻酢各於其階至酬乃同階此因祭而獻賓所尊者尸也又賓卑不得專階故就之義疏案分庭揖讓而酌獻同階比之鄉飲酒如介禮

薦脯醢設折俎賈云尸祝等俎經不言牲體亦不言折以其體貴也此賓俎不言牲體而言折明非貴體有司徹云司士設俎此下文云有司在門西則此設俎者也

賓左執爵祭豆節賈云賓不敢與主人爲敵故主人酌自酢以達賓意敖云豆亦兼籩言也賓云卒爵拜主人云奠爵拜文互見

主人坐祭節賈云賓位在西階下東面今受獻于西階上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明後西階下東面位也

衆賓升拜受爵節敖云立飲亦爲不拜既爵也其就鄉飲禮與記辨詞皆有薦俎也其薦俎亦與每獻一人則設之其荅拜亦在每人受爵之後賈云公有司獻在衆賓後

尊兩壺節敖云爲賓及兄弟設之也設尊于堂下者欲其便且別于大夫禮也兩壺皆酒別于上尊也西方之尊其在西階西與義疏加勺亦南柄北面酌也與堂上之尊同庭中凡四尊尊必朋設東西階下分賓主人党也

主人奠觶于薦北賈云神惠右不舉生人飲酒左不舉今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故奠于左與生人相變

賓坐取觶還節敖云賓坐取觶與衆受之也賓取觶亦西面還面東面拜謝主人之奠觶也執奠觶而拜所以見其意與而不辭既則以拜謝之皆變于飲酒之儀也

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右主人酬賓長義疏云獻酢酬三者具而禮成此主人酬賓所以成獻賓之禮少牢下篇亦酬尸以賓尸在堂則以賓體事之也特牲但酬賓而已尸

則不敢酬之以其在室神之也。
主人洗爵節鄭云酬賓乃獻長兄弟者欲之禮成于酬先成賓禮此主人之義亦有薦脀設于其位私人爲之與。
洗獻衆兄弟節敖云獻衆兄弟與獻長兄弟之禮相屬乃爲之洗者以其承已自酢之後故須洗之也然則獻衆賓亦宜爲之洗衆下以明上省文之義然也。
洗獻內兄弟節賈云下記云內賓宗婦彼注云內賓姑姊妹宗婦族人之婦若然兄弟者服名故號婦人爲兄弟又下記云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鄭云如衆兄弟如其拜受坐祭

立飲設薦俎于其位辨有司徹云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此亦然也敖云獻之盡西北面
主人西面答拜節賈云獻時不殊其長酢時猶如賓及兄弟殊其長。
長兄弟洗觚節賈云如初儀者如賓長三獻之儀但賓長十一獻此兄弟長加獻唯有六爵洗觚爲加獻一也尸酢長兄弟二也獻祝三也致爵于主人四也致爵于主婦五也受主人酢六也。
爵止節敖云尸祭酒啐酒而爵止賈云加爵停之使庭行旅酬。

嗣舉奠孔氏穎達曰因嗣子舉奠飲之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爲舉奠敖云重適故特爲此禮是惟主于有適者言之無適則已鄭云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
尸執奠節敖云奠鉶南之觶也肝卽豚之加于菹豆者也位室中之位也坐卒觶亦異其室中之禮凡子姓受主人之獻亦立卒爵不拜既爵賈云直言受肝明有鹽下記在食設豆鹽是也受尊者賜不敢餘食若不盡直云嚌之而已。
兄弟弟子洗節賈云弟子洗觶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東面獻長兄弟長兄弟北面拜受弟子奠于薦南長兄弟坐

取觶還西面拜弟子北面答拜長兄弟奠于薦北揖復位故曰如主人酬賓儀
宗人告祭脀節敖云所告者衆賓衆兄弟內兄弟也公有司私臣亦存焉記言衆賓以至私臣皆有脀膚一離肺一又云公有司獻次衆賓私臣獻次兄弟將羞乃告祭脀蓋與燕禮大夫祭薦之意同
乃羞節敖云此但以羞爲文則是自尸而下以至于私臣皆然也大夫祭禮羞於尸祝主人主婦與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臣不同時又加以內羞此則一之亦士禮異也李如圭曰少牢下篇云羞及私人辨

賓坐取觶節賈云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下文長兄弟酬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是賓主相酬主人常在東其同在賓中則受酬者在左若鄉飲酒賓酬主人主人立于賓東主人酬介介立于主人之西其衆賓受介酬者自介右鄉注云尊介使不失故位衆受酬者受自左異其義也賓主相酬各守其位不以尊卑變同類之中受者于左尊右也義疏云此與鄉飲射先酬主人異者庭事非堂事也主人祝並在室中以尸不與酬故主人祝亦不與酬也

賓奠觶拜節賈云自飲酌已尊酬人時酌彼尊各自其酒義疏云此時房中內賓長亦舉主婦所酬之觶以酬宗婦

長兄弟卒觶節敖云交錯謂二黨互相酬也初儀即上文所言相酬之禮李氏如圭曰楚茨云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古者於旅也語謂此時也

爲加爵者作止爵節賈云前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今還使爲加爵者作止爵李如圭曰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賓一觶觶猶舉至是禮殺故不俟其舉而作止爵

長兄弟酬賓節鄭云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此不言交錯以辨賓之酬不言卒受者實觶于篚明其相報禮終於此其文省

舉觶者洗各酌節敖云爲右賓之舉爲南兄弟之舉北也奠于此者因其所啟與之處也舉長者之意不欲勞其復還之愚按此說當矣故義疏深取之

長皆執以興節義疏云此時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少者亦各舉觶于其長以爲無算爵始

利洗散獻于尸節賈云利與佐食乃有二名者以上設俎啟會爾敦之時以黍稷爲食故名佐食今進酒酒以供養故名利利即養也郝氏云禮將終告利成故利終獻以成禮祝東面告利成鄭云時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祭禮畢孝孫往堂下西面位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孔氏穎達云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

主人降少牢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致尸意以告主人也所以然者孝子事尸有尊親之義令當由尊者出非主人所當先發也天子彌尊備儀盡飾則祝先致尸意告主人已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鄭箋云告尸以利成也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

尸謖祝前主人降節鄭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尸即神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義疏云據周官及詩疏主祭祀尸出大祝令小祝送尸出廟門祝不出尸入于次釋服宰祝受之尸乃歸宰祝藏尸所與其服

徹庶羞節鄭云為將餕去之尙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賈云凡餕者尸餕鬼神之餘祭者餕尸之餘義取鬼神之恩徧廟中庶羞非鬼神恩故不用也

筵對席佐食節敖云筵對席設對席于餕東也此于神席亦為少北其名義與昏禮之對席同下篇放此算即敦之異名分算鍘者以算分簋實以鍘分鍘羹也

祝命嘗食餕者節敖云舉奠東面升尸席也長兄弟對之升對席也使嗣子餕故不敢以賓長對之而使長兄弟也

士以二人餕降于大夫者兩也

主人西面再拜節義疏上餕主人之子也父拜之為行禮也冠禮見于母母拜之義與此同餕者各亦再拜下執爵拜同

卒食主人降節鄭云少牢禮曰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餕舊說云主人北面授下餕爵

上餕洗爵節郝氏云二餕卒爵並降獨上餕升酢主人重嗣子也

上餕即位坐節賈曰主人位在戶內下餕席南西面故上餕授爵于戶內乃就坐

主人坐祭節義疏云士餕以子姓兄弟故主人親祝而上餕不復親嘏少牢之上餕以賓故上餕親嘏而主人不復親祝皆相變也

祝命徹阼俎節敖云戶內之東祭時室中之主位也東序下堂上之主位也宗婦不徹之者以改設于東序非婦人之事也

祝執其俎以出節賈云有司徹不賓尸則祝執俎出于廟門有司受歸之

宗婦徹祝豆籩節敖云此所徹者皆置于房故宗婦得為之不言席文省也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節鄭云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為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為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為陰厭矣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厭一豔反

賈氏疏曰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引之者欲見孝子求神非一處故先為陰厭後為陽厭之事也引少牢者見彼是大夫禮陽厭南面此士禮東面雖面位不同當室之白則同案曾子問注殤為陽厭之事又云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

房是謂陽厭凡言厭者謂無尸直厭飫神故鄭云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謂祭于奧中不得尸明故名陰厭對尸謖之後改饌于西北隅爲陽厭以向尸明故爲陽厭也又案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謂宗子有陰厭無陽厭凡殤有陽厭無陰厭據此可證成人備祭陰厭陽厭並有之義也

愚按少牢禮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鄭云酌奠酌酒爲神奠之賈疏曰以其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爲神不爲尸故云爲神奠之也下節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此大夫禮故文繁而備至特牲禮略同祝詞在鄭注見之敢用剛鬣者文備而省士禮故也

愚按特牲未迎尸之前祝筵几于室中東面鄭云爲神敷席也至此使祝接神少牢禮云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鄭云布陳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席東面近南爲右也士大夫儀有繁殺大略同也此之謂陰厭矣又按後世之祭異于古初只用陰厭陽厭並無迎尸尸食之事自變禮以來幾及二千年迄今無異則陰厭陽厭不亦重乎特牲少牢有其儀曾子問著其名不亦古乎顧于此

不能無疑而釋之爲祝神改饌者蓋如于陸佃和于吳澄故總公然以愚觀之謂此陰厭陽厭之名非成人所行之禮而疑之則殤者無尸而有厭成人有厭而立尸禮如是矣且成人與殤無後者二者之辨請得而言之成人之鬼盛所依者尸殤者無有也殤者之魄弱所飫者神成人反輕也知鬼神之情狀果如是乎至若考諸古則曾子問鄭康成其說禮也精矣質諸今則後世奉而行之二千年且非去其迎尸之事其行禮也正矣設禮之家其奚膚忽而不察焉○且讀尚書金縢篇所載三壇同墠祭太王已下並不用尸特以與時祭禮異故不可以二厭擬之然據是以觀則殤祭用之非所施于成人而不然矣

陽厭之禮當尸食之餘既養之後則不可以飫神爲按注記尸俎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于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疏云此脊與脅二骨本爲陰厭飫所設也又次尸既舉脊脅而猶有脊脅在既不空神俎義得兩施愚謂尸與神本屬一氣無庸判別則斯疑得釋厭飫醉飽亦祝願之意不必過泥也

記特牲饋食其服備義疏云卿大夫士助祭之服祝祭於已之服皆加一等故士之賓兄弟亦如之所以然者惟天子不助祭降而五等之君無不助祭者其助祭之服皆加

於已之祭服所以明有尊也則國君之臣覵此矣
壺棜禁饌于東序節敖云壺棜禁也愚按士虞禮尊于室中兩甒醴酒無禁禁由足生名祭之所用去足名爲棜禁不爲神戒故也
籩巾以綌也節孔穎達云內則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棗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栗蟲好食宜數數撰省視之
鉶芼用苦節方氏曰堇荁其性滑周官所謂調以滑者此也
所俎心舌節賈氏曰少牢舌栽于所俎横之此言縮俎者彼据俎上爲横此据鄉人爲縮

沃尸盥者節敖云者一人三字疑衍愚按上句者字絶一人兩字貫下不可删也
宗人獻與旅節敖云記末云公有司獻次衆賓宗人亦公有司也乃由於衆賓者所謂有上事者貴之也
尊兩壺于房中節義疏房內設兩壺一爲內賓一爲宗婦也兩壺皆酒而云南上者尊內賓下云內賓立于其北則壺在西墉下之南又賈疏亞西方者謂亞次西方也
尸卒食而祭饎爨節孔氏曰祝融古火官之長是爨之神常祀在夏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奥以先炊老婦配之饎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于饎爨而已所以不同
膚三節鄭云膚革肉葢豕肉之美者不過脅革肉而已故禮于膚皆謂之倫膚
腊如牲骨通論陳氏曰周官獻人凡獸入于腊人腊人掌乾肉葢折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脯常先於腊腊常亞於魚
祝俎髀節敖氏曰髀謂右髀亦用尸俎之不升者也脅代脅也不見之者上言脡脊則此爲代脅可知
阼俎臂節敖云阼俎尊乃不用左肩而用左臂者屈于尸也脊脅非體也故得與尸同以伸其尊

衆賓及衆兄弟節鄭云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殽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凡骨有肉曰殽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
義疏云牲體以四肢爲貴脊脅次之就四體而論殷人貴後周人貴前故前體爲貴而後體次之就前體而論肩最貴臂次之臑又次之其序自上而下也就後體而論髀爲貴肫次之胳爲下其序自下而上也
公有司門西節賈云祭祀擇取公有司可執事者如舉鼎匕載之類爲衆賓門外在有司羣執事中入門列在西方

東面餘者在門西北面位兄弟雖無上賓亦皆在東方西
面位族親故也私臣之中擇爲賓者使爲佐食乃賓佐尸
食者是也其餘獻在兄弟後者賤也

儀禮纂說卷十五終

儀禮纂說卷十六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後學李枝桂健林輯錄
門人徐含輝廷表校字

少牢饋食之禮義疏云牢者養牲之所牲有六而馬不常
用犬與雞又最小故以三牲爲主而以牛爲大牲用一牲
爲特二牲以上稱牢三牲具牛最大爲大牢二牲則羊豕
爲少牢士祭用特牲一豕而已大夫加隆故用少牢

筮旬有一日賈云據用巳一日而言若用丁則以先月下
旬丁筮來月上旬丁若丁巳之外辛乙之等皆然必言來
月上旬不用中旬下旬者吉事先近日故也

主人曰孝孫某節鄭云薦于太廟禮日日用丁亥賈疏此
大戴禮也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是
也賈又曰春秋宣八年書辛巳有事于大廟文二年書八
月丁卯大事于大廟昭十五年書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桓十四年書乙亥嘗此等皆不獨用丁巳之日也

史曰諾節敖云擊筮者爲將述命故也不述命則無此儀

乃官戒節敖云官戒謂某官戒某人以某事也宰宗人乃
官之尊者故見其所命者以明之鄭云命爲酒者祭用酒
天官酒正所謂事酒有事新造者即此也

若不吉節義疏云特牲筮不吉則筮遠日即時并筮之此

越十日而又筮者大夫禮也宋張子以爲先筮近日從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而記不可廢極得禮意

宿戒云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至祭前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

前宿一日節賈云宿宿諸官之日也前宿一日爲祭前二日諸官雖一齊尸再齊重尸也義疏云宿戒尸謂宿日戒尸也明日將筮慮其人或有疾病事故不得爲尸故早戒之其無他者乃以筮也

明日朝筮尸節郝曰明日朝謂祭前一日早也筮尸筮男尸如無尸

主人再拜稽首節賈曰特牲主人宿尸時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鄭注不敢南面當尊則大夫之尸尊尸出門經南面故主人與尸皆不在門東門西也

尸拜許諾節李如圭曰祝釋辭尸乃拜異于士

若不吉節義疏云放謂所改筮者若又不吉則直以其次者爲尸不復筮也張子筮日之意也蓋爲尸者預擬三人而筮之再不吉則用其又次者也

主人門東南面節按鄭云爲期亦唯尸不來也故則謂所宿者皆不在故直有有司羣執事也又謂主人南面者有司羣執事之位北面大夫宜鄉之亦大夫禮異也蓋二說相成當並存之

宗人曰旦明行事節李如圭曰周官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謂此旦明之期

明日主人朝服節賈云特牲視牲與視殺別日士卑不嫌與人君同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諸侯禮殺于門內此大夫與特牲士皆殺于門外者辟人君也

廩人摡甑甗七節賈云考工記陶人職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愚按鄭衆曰甗無底甑康成曰甗如甑一孔或云甗加于甑上蓋甑七穿以竹箄

藉之所以炊也而甗加于其上似亦可通敖氏則云甗有有底而無孔所以盛米另出一解未詳孰是云按一鬴之數六斗四升也二鬴加倍甗加甑上未必足數以一斗計之連甑或可三鬴是一石九斗二升也亦可併而炊之歟

司宮摡豆籩節賈云下文司宮筵神席于奧此掌豆籩之等故鄭云摡官也義疏云先摡之然乃分設之凡洗篚三者拭之而已統言之則亦曰摡也其設于房中自北堂之東墉下而陳之以至於西豆最東籩次之篚又次之堂下之篚又次之

司馬升羊右胖節賈云十一體言一者見其體也下言皆

二骨以並見一體皆有二骨也凡牲體四支爲貴故先序
肩臂臑膊骼于上是尊然後序脊脅于下是卑皆二骨以
並脊脅言也祭肺貴序在下者不與外體爲尊卑之次
司宮設罍水節賈云士冠直言水在洗東士昏鄉飲酒特
牲記亦云然皆不言罍器亦不云有枓燕禮大射雖云罍
水又不言有枓凡此等其禮具在此餘文不具
改饌豆籩節義疏云豆籩設如其陳之左右不如其東面
者若如其東面則象于當祭矣愷按陳也陳之亦近東墉
小祝設槃匜節賈云特牲直云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
在門內之右不言其人未聞也以彼下文始言祝筵几于

室中知非祝也故云其設如士虞禮惟異處耳
司宮筵于奥節賈云特牲云祝筵几鄭云使祝接神此使
司宮而祝設几者大夫官多故使兩官共其事
司宮取二勺于篚節賈云玄酒不酌亦加勺者重古如酌
者然義疏云二勺上既概之矣此復洗之重酌奠之器致
其潔敬也
陳鼎于東方節賈云洗當東榮近東也陳鼎當東序則近
西也而皆南于洗西則鼎陳于洗西稍近南東西不得與
洗相當也
司士三人升魚腊膚節義疏云士喪禮殯奠魚左首進鬐未

忍異于生也葬奠及士虞皆如之公食禮魚寢右注云進
鬐也則食生之禮皆左首進鬐可知蓋乾魚但以左首進
尾右首進腴爲人與神之別而縮于俎則一耳濡魚進尾
而以右腴右鬐爲冬夏之別則横于俎矣
膚九而俎節敖云横載者載而横于俎也上經云進下則
横載也故此亦之
主婦被錫節鄭云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
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不纚笄者
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
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賈云按左傳哀十七年衛莊公登

城望戎州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是其取
賤者髮爲髲鬄之事也又按周禮追師云掌王后以下副編
次三翟者首服副鞠衣展衣首服編褖衣首服次鄭氏彼
注副首飾若今步搖編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次次第髮
長短爲之所謂髲鬄也義疏云玉藻士褖衣亦謂其妻也
追師注衣褖衣者服次次亦名髲鬄采蘩詩又謂之被則
被字自可以髲鬄釋之不必改讀也古者男女吉凶之衣
衣身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袂則一尺二寸其下屬殺
之後袂者蓋不屬殺其下而袪亦二尺二寸耳愚按義疏
謂被即髲鬄不必改讀斯實不易之定解矣

又按敖氏云錫緆通皆當作絲字之誤也絲褖通內司服職曰緣衣素沙是也內子祭服緣衣而又侈其袂焉所以甚別于士妻之祭服也

愚按錫衣者衣之盛美者也故大夫妻服之以其祭祀至敬氏之解展轉相通以就已說恐或未然而鄭氏謂是緆衣且謂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者義疏咸駁其非則未可依用耳

主婦自東房節敖云金敦以金飾之也四敦皆然特見其一耳以授主婦立授之也故主婦與其後二敦則婦人贊者執以立于戶外婦贊者二一反之以授于主婦蓋婦贊

者唯一人而已

主人西面祝在左節鄭云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春秋傳曰奉粢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宗人奉槃簞巾如主日槃匜簞巾先設于西階東尸入門左至門內微三宗人奉器就之

祝主人皆拜妥尸節賈云特牲禮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注云饗勸強之也其詞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是士賤不嫌得與人君同大夫尊嫌與人君同故初不饗後亦不告旨也

尸取韭菹節義疏云豆以菹爲上醢次之韭菹又在葵菹之上故尸自取韭菹換于三豆以祭換于三豆則葵菹亦稍取之矣

上佐食舉尸牢肺節賈云舉尸牢肺脊坐而取之與以授尸更坐而爾敦黍不因前坐也而禮云飯黍毋以箸古者飯食不用匕箸就器中取之故移之席上以便尸食特牲云爾黍稷此不云稷者文不具

主人羞肵俎節賈云特牲之俎肵從豕俎故肵在腊北此五俎有膚俎故肵在膚北

上佐食羞兩鉶節敖云芼以菜和物之名祭鉶亦于豆祭也

上佐食羞胾節義疏云按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生民詩于豆于登公食禮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即登也此胾及醢皆用兩瓦豆則薦豆用木豆而加豆用瓦豆與

尸告飽節賈云此與特牲皆有尸飯法天子諸侯亦當有之故大祝九拜之下云以享侑祭祀注云侑勸尸食而拜謂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飯告飽而侑也

上佐食受尸牢肺節賈云上文初食舉謂正脊與牢肺不言盛舉之處至此尸十一飯後乃言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約特牲舉肺脊其時尸實舉于菹豆今尸食舉尸乃于菹豆上取而授上佐食上佐食受而加于肵也敖云佐食亦反上敦黍于其所終文畧也

尸祭酒啐酒節賈云鹽在肵右據賓長西面手執而言尸東面若至尸前鹽在尸之左尸以右手取肝擩左換之是其便也

上佐食取四敦黍稷節賈云則官守祧既祭則藏其墮取墮滅之義也主人受嘏之時先墮祭是以佐食授黍稷與

主人爲墮醴

祝與二佐食節敖云三人皆爲將執所嘏之物而盥敬其事也各取黍上者取于上敦下者取于下敦黍上敦在西下敦在東

主人坐奠爵興節敖云坐奠爵是立飲嘏也與少儀受黍復位乃坐祭嚌之也宰夫受黍主人左執爵乃取而嘗之而納之內謂籩中既嚌之復嘗之亦大夫禮異也此儀禮詳于特牲者大夫尊尚多儀也

義疏云特牲尸親嘏主人注云其詞則少牢有焉是士與大夫嘏詞相同但士尸親嘏不命之祝則首句須易耳天子諸侯嘏詞惟天保詩有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而楚茨詩曰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天子嘏詞也朱子以爲公卿之嘏詞然末章云小大稽首禮大夫之臣不稽首公卿安得有小大稽首之事則當從孔疏以爲天子之嘏詞與

主人西面答拜賈云上主人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禮重此獻祝祝拜受主人答拜禮輕愚按敖云答拜即拜送與古稍異今兩存之

薦兩豆菹醢鄭云葵菹蠃醢賈云是乃饋食之豆當饋食之節是其常事故祝用之敖云韭菹醓醢也蓋祝籩以尸之上籩則其豆亦當以尸之上豆也二說未詳孰是今兩存之

主人酌獻上佐食節敖曰取節于牖見其少西于其他之北面拜者也凡室中北面拜者皆在戶牖間其言戶西者則近于戶其言牖東者則近于牖

主人又獻下佐食節敖曰卒獻則主人受爵以實于下篚而升復位特牲禮曰佐食卒角主人受角降及于篚

有司贊者節敖曰篚下篚也主婦亞獻用下篚之爵豈此時內篚未有爵與婦人不可以取爵于庭故有司爲取之

祝酌授尸節敖氏曰尸受酢而俠拜與夫與爵拜執爵與之類皆放主人事尸之禮爲之

賓酌獻祝節賈云祝與佐食俱事神及尸是以獻尸並及之今賓獻祝不及佐食者但爲有賓尸則賓長之獻爲祭末禮殺故及佐食也

司宮設對席節郝曰對席室中東西設對席兩佐食兩賓爲四人

上佐食盥升節賈曰下佐食對之不謂東西相當上佐食東面近南下佐食西面近北爲對賓長二人備亦不東西相當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也敖

曰賓長二人謂長賓及衆賓長也此佐食皆異姓故可使賓長對之

上養止節敖曰主人啐酒者爲嘏故凡既祭酒而未得卽卒爵者必啐酒

上養親嘏節義疏云特牲禮有祝詞無嘏詞祝曰云云見與恩逮下之意以士之餕者嗣子及長兄弟親者也親主于愛少牢禮有嘏詞無祝詞嘏曰云云則歸福于主人之意以大夫之餕者佐食及賓疏者也疏主于敬故也

上養答拜節敖曰上養與出則是不受主人爵也主人與爵上養不受示禮有終且爲有司將徹之也

卷終

儀禮彙說卷十七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甥沈桂師薛輯錄
後學金枝發秀源校字

有司徹之一郝氏曰承上篇事畢有司徹室中饌賓尸於堂賓尸卽繹凡大祭明日繹少牢之儐卽祭日也

司宮攝酒義疏云攝說文解爲引持此疏又云添益則是持酒以益于尊所謂貳也天官酒正職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是也

乃爇尸俎賈氏曰下文云卒爇乃升羊豕魚三鼎是先溫

于爨之鑊乃升之於鼎也義疏云爇尸俎者羊體則爇于羊鑊豕體與膚則爇于豕鑊魚則爇于魚鑊唯腊及肵俎內之心舌不爇耳正祭時所升者尸俎而外唯祝與二佐食之俎而已其餘則皆存乎鑊也將賓尸則凡賓兄弟公有司私人內兄弟之脀羞人雍府皆自鑊載之於俎鑊中直有湇而已乃以尸俎投而爇之

乃議侑于賓節義疏云以尸爲賓又立侑以輔尸猶鄉飲有賓必有介也尸席戶西南面侑席西序東面猶鄉飲之賓席牖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也侑取異姓乃可以居西序東鄉之位

尸與侑北面節敖云尸北面者尊大夫若不敢爲賓客然也其位當在門外之西祭事已尸出門則不敢以尊自居西上賓位尚左也

主人出迎尸節賈云正祭主人不迎尸以伸尸之尊此迎之以尸同賓客也

尸入門左節賈云鄉飲酒禮之等入門三揖至階又讓敖云亦三揖至于階乃三讓也經文省亦以其可知故也

雍正執一匕節賈云四俎當俱陳于羊鼎之西分二俎陳豕鼎魚鼎之西者欲使二鼎之西並有俎故云具也李如圭云四俎皆載羊體之正俎而分陳之

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節鄭云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湆羊肉湆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豕脀湆魚賈云下文次賓羞羊匕湆此注并云司馬非也又下文次賓羞豕匕湆此注并云司士亦非也○司士杝豕節鄭云俎謂雍人所設在北者○司馬杝羊節賈云第一俎此俎在侑俎之南下侑俎注云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明尸俎在侑俎之南

愚按總文敘載俎之法于司馬杝羊爲正俎第一外次言羊肉湆至嚌肺一載于南俎此益送之俎爲雍人所設羊俎西者是也下言司士杝豕載于一俎即尸之豕脀是也

鄭據此而謂二俎南上一則由便一則相變似無不可蓋雍人始設益送二俎敢本屬虛俎非有俎實則原無上次之序可知益送之俎番休迭換往來紛沓雖俎實有尊卑之殊而木俎無南北之異即云依鼎宜爲北上亦無大失也況南俎屬羊北俎屬豕畫然一例絕無紛歧參錯之弊其說似亦可從經文如此而鄭賈不復辨析簡便融貫足備一說矣

又按主人獻尸之終禮有羊匕湆羊肉湆皆屬益送之俎至主人獻侑尸酢主人之後則主婦獻尸乃有豕匕湆豕脀亦屬益送之俎是以二俎升降解者云必相問用之如

羊匕湆俎以羞于尸則羊肉湆亦當先載而俟豕匕湆俎以羞于尸則豕脀亦載而俟然以愚度之羊肉豕脀之載諒無多時倘使匕湆之俎既降旋取而相接爲之先後同于一俎亦何遽不可行敷且經無某人與某人交于某所則接次而升毋容臆也

再按敖氏之解其異于注疏者如雍人合執二俎節云羊俎指在羊鼎西者也此二俎陳于其西亦北上其北俎次賓以羞羊匕湆其南俎司馬以羞羊肉湆司士以羞豕脀湆魚又羊肉湆臑折載于南俎節云羊俎西之二俎亦北上肉湆載于南俎則其北俎爲羞匕湆明矣又司

士朼豕節云此俎與羊肉湆同亦南俎也又侑俎羊左肩節云侑之羊俎司士所設在羊鼎西之南者侑之豕俎與尸之豕脀同用南俎阼俎節此羊肉湆豕脀皆用南俎雍人授次賓疏七與俎節云此七俎在羊俎西之北者也今考經文主人獻尸章賓長設羊俎此爲正俎雍人授次賓疏七與俎司馬挹湆者三次賓執七俎以升司馬羞羊肉湆二者爲益送之俎也又主婦獻尸章次賓羞豕七湆如羊七湆之禮司士羞豕脀如羊肉湆之禮亦屬益送之俎他若羊燔豕燔不出于鼎故不數之今合前後觀之敖氏亦爲可從但南北果有上次而經文不明言之則亦備一說以俟來哲庶乎平允而不偏焉

儀禮彙說　卷十七　四

主人西面左手節敖云推者推手也郝云拂几則直順便也授几則横對便也主人二手横執几執外廉也

尸進二手節郝云尸二手受受內廉也主人二手執几兩端尸併二手執几中間授者極慎受者極恭也

主人退尸還几節賈云主人横執几進授尸尸二手受于主人手間時亦横受之將欲縱設于席故還之使縮以右手執几外廉鄉北面縮設于席也郝云右手執外廉執主人所執之方筵南向故北面奠于筵上左之謂奠几筵東

主人降洗尸侑降節鄭云降盥者爲土汚手不可酌賈云按鄉飲酒禮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對此亦應主人降洗尸降主人辭降

主婦自東房節賈云正祭先薦後獻若繹祭則先獻後薦故祭義曰君獻尸夫人薦豆注云謂繹日也賓尸禮與天子諸侯繹祭同亦先獻後薦也

司馬朼羊節李如圭曰此尸之羊正俎也復肩髀于俎與正祭神俎同其異者脊脅腸胃祭肺皆一又無舉肺且折分其臑故降臑在骼下也

羊肉湆臑折節賈云凡牲體皆出于汁不言湆又下豕脀亦出于汁皆不言湆此特得湆名者特牲少牢正祭升牲

儀禮彙說　卷十七　五

體於鼎時皆無七湆今此升牲體于尸前七湆亦升焉故得湆名以在俎無汁故進羊肉湆必先進羊七湆見此湆爲肉而有故在羊肉湆前進之使尸嘗之豕亦有七湆不名肉湆而名脀者互見爲文言脀者見在俎無汁言肉湆者見在鼎內時有汁也魚不言魚湆而云湆魚者魚前無進七湆故先言湆以明魚在湆可知羊有正俎羞七湆又羞肉湆豕無正俎魚無七湆隆汙之殺也

羊肉湆節鄭云此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于此歷說之爾賈云十一俎者卽尸之羊肉湆一也豕脀俎二也侑之羊俎三也豕俎四也主人羊俎五也羊肉湆俎六也豕脀七

也主婦羊俎八也尸侑主人三者皆有魚俎是十一也通尸羊正俎爲十二俎其四俎尸侑主人主婦載羊體俎皆爲正俎其餘八俎雍人所設二俎益送往還故有八實止二俎也愚按此條依經文載俎章而說其羊七湆豕七湆不在此數也

司士枇豕節敖云此謂豕豚也二司士即舉豕鼎者也此下凡升豕者皆此司士爲之豕無正俎故此尸俎之體骨皆放於羊俎也

卒升節鄭云已載尸羊俎敖云謂已升四羊俎義疏云四俎相繼序升敖說固是此云卒升專指尸俎以爲下文行

禮之節住說亦可通

雍人授次賓疏匕節鄭氏曰受于鼎西就鼎取湆也俯仰手向後匕中有淺道設俎上以手前執俎左邊右手向後仰執匕柄義疏云盛湆恆以瓦鐙此用疏匕者爲益送不常設也俎非盛湆之器故注于疏匕而以俎承之徒匕不可執以爲禮也其挹之三者禮成于三也觀此則疏匕大而挑匕小可見矣

次賓縮執匕俎節李如圭曰此匕湆也匕湆無肉肉湆無汁匕湆羊豕皆有之豕不曰肉湆而曰豕脀者肉湆言肉初在湆中曰湆明在俎時無汁也以降者俟羞羊肉湆

尸席末坐啐酒節義疏云特牲告旨主人拜尸答拜此尸先拜主人答拜者彼正祭尸尊此賓尸尸同于賓客也鄉飲射禮皆先拜而後告旨

司馬羞羊肉湆節楊復曰正俎皆橫執橫與加俎皆縮執縮與羊湆俎湆字衍

尸坐執爵以興節李如圭曰羞羊燔亦當以羊肉湆之俎義疏云羊俎西之二俎祗載其升于鼎者以益送耳其燔則别以俎實之而陳于內東塾非此俎也愚按李氏之云蓋用康成舊說

侑升筵自北方節義疏侑與主婦之正俎皆司馬設之者

侑不可並於尸主婦不可並於主人不敢以煩賓長也

司官設席東序節義疏鄉飲射禮主人與賓介之席同時設之此則主人席受尸酢乃設亦是尊尸之意

尸酢主人之主婦薦節賈云凡執豆籩皆兩雙執之上尸籩豆各四故主婦興取籩豆于房見異饌親之義此侑與主人皆二豆二籩主婦與婦贊者各執其二於事便故主婦不興受之

長賓設羊俎于豆西節義疏上言取肺羊正俎之祭肺也後言受肺羊湆俎之嚌肺也

主人坐取爵以興節賈云燔亦羊燔以主人與尸侑皆用

羊體主婦獻尸以後悉用豕體賓長獻尸以後悉用魚從是以知主人之婦羊婦也

司宮取爵于篚節賈曰此主婦獻內凡有四爵主婦獻尸一也獻侑二也致爵于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其獻尸一節之內從獻有五主婦設兩鉶一也主婦又設脯與侑二也次賓羞豕七湆三也司士羞豕脀四也次賓羞豕燔尸乃卒爵五也

主婦洗于房中節賈云賓主獻酢無在筵上受法今筵上受者以婦人所獻尸不與行賓主之禮故不得各就其階敖云尸拜于筵上以其授于主人且因室中之禮也後三

獻放此

尸坐啐酒左執爵節敖云此嘗鉶拜也不告旨異于主人也特牲饋食禮曰尸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

司士羞豕脀節敖云如羊肉湆之禮亦與俎于羊俎西縮執虛俎以降等禮同也

酌獻侑節賈云其同于尸有三等主婦獻侑主婦羞糗修一也司士羞豕脀二也次賓羞燔侑乃卒爵三也其降于尸二等無鉶與豕七湆也

酌以致于主人節義疏主婦獻尸侑而拜于主人之北者夫婦一體也至致爵于主人與夫為禮則當易列為殊故拜于阼階上北面若仍在主人之北面西則不惟有併敬尸侑之嫌且不見所拜者之爲主人也不俠拜者辟獻尸之禮也

主人降侑降節尸之降為洗爵以酢主婦也主婦若辭洗則宜降已士昏禮記曰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凡婦人相褻無降婦人祭禮事止于堂階故入于房以辟之

司宮設席于房中節賈云賓長以下無設席之文惟主婦設席與主人同故云主婦尊

次賓羞羊燔節敖云出房卒爵宜成禮于所酢者之前也

立卒爵婦人常禮也立卒爵而拜既惟人君及主婦耳其異者奠爵與執爵也燕禮曰公立卒爵坐奠爵拜云立于房見其不就席

上賓洗爵以升節賈曰特牲禮尸在室內始行三獻未行致爵尸與爵欲得神惠均于室此少牢賓尸禮室內已行三獻至此主婦又已致爵于主人乾賓尸又在堂故爵止者欲得神惠均于庭與特牲正祭異也

主人降南面節鄭云言三拜者衆賓賤旅之也衆賓一拜賤也卿大夫尊賓賤純臣也位在門東義疏云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鄉飲鄉射特牲禮皆然不專以大夫尊而

眾賓賤也眾賓亦不必皆臣士與公有司當並有薦位則俱在門東

其薦脯醢與脀節鄭云徧獻乃薦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疏云特牲禮眾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辨此下經言兄弟之儀云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然則此薦脀亦與每獻設之也體儀謂或體或儀也尊者用體折卑者但用儀二說小異可並存之

乃升長賓節敖云升長賓者其宗人與徧獻乃酢變于士禮賓辟尸不敢親酢主人故主人自酢以達其意

主人洗升酬獻兄弟節賈云特牲士卑長兄弟爲貴長兄

弟如賓儀坐飲也至于大夫貴兄弟賤兄弟長幼皆立飲不得如賓儀

其位在洗東節賈云謂發此位升堂受爵受爵時設薦脀於洗東西面位特牲兄弟位主人之南者士卑故繼主人此大夫尊故在洗東也敖云鄉飲酒禮眾賓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是禮似之

其先生之脀折節敖曰脀猶俎也先生脀折其眾則儀亦以此別長幼也舉離肺者因上賓俎也俎不設于堂故無切肺

主人洗獻內賓節敖云獻之者東北面受送之拜皆南面猶堂上之皆北面也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節敖云獻私人而降洗重獻禮也拜于下而降飲賤也獻亦西南面于東楹東而拜于其右私人賤故但答其長拜以殊之自獻眾賓至此其獻凡四節惟前后兩言宰夫贊主人酌所以見其間二節之不言者爲省文耳此言於若是以辨之後見獻私人之長即贊之也以是例之則獻內賓以上主人所親酌者惟于其長益見矣

尸作三獻之爵賈曰三獻是上賓不言上賓而言三獻者以上賓舉三獻因號上賓爲三獻是以事名官也作其爵

者以神惠均于庭訖欲使尸飲此酒敖曰主人畢獻而賓延三獻于是升立于西階上尸乃舉爵也

二人洗觶升實爵節賈云鄉飲酒鄉射及特牲皆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今以二人爲旅酬始者此賓尸別一禮與彼不同其初時主人酬尸尸奠之侑未得酬故使二人舉觶侑乃奠而不舉侑既奠一爵尸一爵遂酬于下是以須二人舉觶

洗升酌反位尸侑節敖曰反位于西楹西俟拜也侑奠觶不言坐文省也右椇南義疏二人舉觶并酬侑見侑之次于賓也侑觶若舉則嫌並於尸是以奠之而終不舉

尸遂執觶以興節賈云上文尸酢主人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各于其階今同于阼階體殺也

遂及私人拜受者節敖曰私人拜而升受兄弟之爵俟兄弟答拜乃下也惟云拜受云下飲是兄弟及私人飲時皆不拜矣兄弟飲不拜者以所酬者在下惟爲禮殺也私人飲不拜者因酬已者之儀且賤者禮簡也

卒爵升酌節李如圭曰卒爵受獻惟答其長拜故受酬亦其長得升受觶私人以之其位相酬耳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節鄭云其始主婦舉觶于內賓遂及

宗婦義疏云按特牲記云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則大夫賓尸房中亦旅明矣但主婦酌觶以酬內賓之長賓之及兄弟相酬時內賓乃舉奠觶以酬主婦以遂之於下耳

洗升酌降北面節敖云此後生者舉觶與主人酬賓之儀略同似有爲主人酬長兄弟之意故位如主人而長在左

賓一人舉爵節賓一人次賓之次者也舉爵即舉觶也如初如二人舉觶之儀其異者不及侑耳亦者亦上文尸酬主人以下之禮

賓及兄弟交錯節敖云言皆遂及私人則是賓及兄弟之與觶先後迭舉而不並行也義疏云旅酬時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遂酬衆賓兄弟至於私人酬無不辯然堂上堂下東西各自爲酬不交不錯是爲正酬乃直行至賓行無算乃有交酬有錯酬交酬者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與衆兄弟東西往來所謂交也至錯酬則隨其人之能飲與情之所好而相酬如注云惟己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者始于不醉無歸矣故云交錯

司士歸尸侑之俎敖云尸侑尊司士徹俎而歸賓長以下則自徹而授其人以歸

尸出祝跟義疏按賓尸之禮分三節主人獻尸主人獻侑尸酢主人一節主婦獻尸主婦獻侑尸酢主婦二節也賓

長三獻尸爵止尸作止爵賓長致爵于主人尸酢賓三節也

若不賓尸節鄭云曾說謂大夫有疾病攝昆弟祭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賈云曾子問注云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主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不配者祝詞不言以某妃配某氏也

則祝侑亦如之節郝氏曰自迎尸入室以後至祝侑尸食以

前體與賓尸同故曰亦如之。

乃盛俎節　鄭云盛俎謂佐食取牢俎之實盛于所俎祭舉歸尸。特牲尸九飯畢則盛俎。少牢賓尸則俎重致故不盛。

魚七義　疏云魚盛七者爲俎釋三个又有祝主人主婦之魚俎實必奇故盛其半而止也注以爲如祈脊之二骨而各取一骨可也。

膚辯　無髀賈云兩髀在祝俎明無髀楊復曰辯者辨盛右體也注云盛半者屬則存乎俎者左臑五體並三脊八體耳。

佐食取一俎節　敖云羊當作魚字之誤也。

佐食受牢舉節　敖云此儐者賓之謂蓋指賓尸之禮也惟言賓則意有不備故以儐言之。

其獻與二佐食節　賈云此主人獻內有五節主人獻尸一也酢主人二也獻祝三也獻上佐食四也獻下佐食五也　敖云祝之薦脀如儐則牢與膚皆辨明矣祝于儐亦有所從不言者與佐食連文故畧之耳愚按凡經文畧之者謂禮之輕者用之可不用亦可也若其必用則不可畧。

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　賈云此主婦獻尸節內爵數與主人同惟不受酢。

主婦反取籩節　義疏云無籩從殺于賓尸之初獻而四籩隨于賓尸之亞獻有所屈有所申之義也。

祝易爵洗酌授尸節　鄭云主婦不夾爵拜爲不賓尸降崇敬　賈云特牲主婦不夾爵拜上篇主婦夾爵拜此爲不儐尸降崇敬故夾爵拜。

主婦受爵酌獻節　敖云祝卒爵而主婦受其亦不拜既如儐也自此以上如儐者皆在前篇。

賓長洗爵獻尸節　鄭云少牢正祭賓長三獻尸尸卒爵酢賓長賓長又獻祝祝啐酒奠爵而主人出尸遂起不賓尸則賓長獻尸尸受奠而不舉待主人主婦交致爵而後舉與特牲禮同。

主婦洗于房中　敖云設席亦于主人立處之南

主婦薦韭菹醢節　賈云特牲一豕故作俎用五體此經牢兼羊豕體各俱有其六也通膚脅而七　敖云膚脅亦左脅也膚離肺也既設俎主人乃升筵坐與主婦升筵之節同。

主人答拜卒爵升節　鄭氏曰司宮設席于戶內主人立處之南其薦二籩二豆一俎主婦受爵自酢皆與賓尸異凡此已下之事賓尸皆行于堂不賓尸皆行于室所以異也。

尸作止爵節　賈云賓尸止爵在致爵前其作之在獻私人後欲神惠之均于庭此止爵在主婦致爵前作之在致爵

後飲神惠之均于室中

酌致爵于主婦節敖云北堂謂立于北堂卽所設席之北也

主婦席北東面節賈云由禮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故北爲下

賓荅拜賓受爵節賈云少牢賓長獻止及祝不及佐食彼注云不獻佐食將賓尸禮殺此不賓尸故異賈又云自賓長獻尸一節內凡有十爵獻尸一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主人醋主婦三尸酢賓四賓獻祝五獻上佐食六獻下佐食七賓致爵于主人八致爵于主婦九賓受主人醋十

賓長獻于尸節義疏此一節內凡有六爵次賓長獻尸一也尸醋二也獻祝三也致于主人四也致于主婦五也受主人醋六也

賓兄弟交錯節李如圭曰此兄弟舉觶于其長亦當如賓禮在堂于私人之後賓長加爵之前文不具耳愚按文不具者卽是略之略之者謂其禮亦殺也

利洗散獻于尸敖云與之亦北面與于其筵前也祭形將畢其禮漸殺衆賓長獻不及佐食故獻于此亦不終其獻以見已醋亦宜殺之意是亦異于士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節敖云祝反復位入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經有脫文也愚按此言是也經不見者以上人有室中之事則復位可知爲耳

卒纂有司官徹饌節鄭云官徹饌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此于尸設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于此所以爲厭飫也賈云經云官徹則司馬主羊司士主豕明還使此二人舉俎可知云宰夫取敦及豆者以其宰夫多主主婦之事此敦及豆本主婦設之今云明非婦人知是宰夫爲之也鄭云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于此蓋雜取曾子問郊特牲祭義之文按曾子問說陽厭之事云當室之白尊于東房鄭云得尸

明者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曰求諸遠者與祭義云勿勿乎其欲饗之是鄭所以陽厭及祊祭求神之事愚按陰厭陽厭是後代廢尸祭先之禮實原于此今以神至此豈能厭飫一言斷其不可則形固而不融通似失之矣鄭賈之云未可廢也

徹室中之饌敖云室中之饌卽改設者也

儀禮彙說卷十七終

儀禮古今考序

儀禮周公所手著蓋以為儀法之[illegible]為儀禮周官六典皆天子之事儀禮則周公制之以教天下士故儀禮首士誠為士者所宜習也自遭于暴秦燔滅典籍漢興求錄遺文之後有古文今文漢書云魯人高堂生為漢博士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是為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秘在于館漢鄭康成注儀禮時以今古二字竝之或從今

或從古皆逐義彊者從之若二字俱合義者則互兩見從之是今之儀禮乃古今文互出之雜本也余以為儀禮古禮經當從古文不當從今文蓋今文出于傳而古文出于篆傳者口授或訛而篆者古本猶存也朱子曰儀禮禮之根本禮記乃其枝葉故朱子撰古禮經通解以古十七篇為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凡繫于禮者附入之此實百世之定論也但古今文所不同未及詳加箋校今特博采羣書摘古今之參互者悉心考訂析衷于古以補注疏之闕以釋從今之非庶乎讀禮經者一目了然不致開卷而

嘆文公之所苦也夫不學禮無以立論語言之矣孔門執禮執此禮也仲尼時戴記未出七十子之徒將何所執乎余之從古文非敢謂古禮可行之今亦猶我愛其禮之意云爾嗟乎儀禮古禮經也漢以前先儒聚訟不一至唐昌黎直以為難讀嗟乎難讀而遂不讀尚得為士乎西川李調元贊庵自序

儀禮古今考卷上

綿州李調元贊庵撰

士冠禮

闑西閾外古文闑作槷閾作蹙考闑與槷通考工記置槷以縣門中橛也爾雅釋訓蹙蹙𨇾也與蹴同曲禮蹙路馬芻有誅據此則門限應從蹙

旅占古文旅作臚考韻會臚音膂與旅同陳也論語季氏旅於泰山師古曰旅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

纁裳純衣今文纁作熏考爾雅釋器三染謂之纁又考工記三入為纁並無從熏之說說文熏从屮从黑火煙上出也裳不可言熏

側尊一甒醴古文甒作廡考釋名廡幠也覆也并冀人謂之庌幕酒器也中寬下直上銳平低疏謂廡是廈屋兩下故不從古文非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古文匴作篹考集韻匴通作篹禮明堂位薦用玉豆雕篹注以竹為之形似呂是竹器盛冠者匴篹義同但禮多作篹並無作匴者祇此有之訓今之冠箱恐誤

執以待於西坫內古文坫作襜考禮明堂位崇坫康

圭及論語有反坫皆惟廟中有之比言堂上角為名則不應作坫應从襜帷也博雅襜襦謂之襜裿堂上施帷以屏蔽以為飾也鄉文垂帷襜襜

兄弟畢袗玄古文袗作均考袗玄服也注云同也則應从均古文均鈞通

將冠者采衣紒古文紒作結考集韻紒結俱吉屑切義同說文締也類篇結作紒古文通同

贊者盥於西南古文盥皆作浣浣立換濯衣垢也與盥同義

贊者奠纚笄櫛於筵南端古文櫛為節考節裁節也不可言笄櫛應古文脫誤木字偏旁

加柶覆之面葉古文葉作擖考擖亦作揲渠列切音傑舉而豐之也

面枋古文枋作柄疏枋柶柄考爵豆之屬亦有柄禮祭統尸酢夫人執柄

啐醴古文啐作呼釋文呼音虛吹氣聲也呼醴即曲禮揚飯之意若啐則近驚噂不敬然啐亦訓嘗禮雜記衆賓兄弟則啐之

儷皮古文儷作離考左傳昭元年設衛離服注離陳也鄭注本聘禮謂君於臣臣於君用麋鹿皮可也

疏云言可者以無正文似屬牽合

再醮攝酒今文攝作聶考左傳成十六年請攝飲焉是也聶說文附耳小語徐曰一耳就二耳也並無攝訓惟管子侈靡篇十二歲而聶廣注代將亂而攝其廣與攝飲不同義禮少儀聶而切之為膾注聶言牒也牛羊與魚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義同應从攝

設扃鼏古文扃鼏作鉉密考集韻鉉涓熒切與扃通陸德明音義扃鼎杠也又士喪禮右人抽扃士虞禮左人抽扃即鉉字禮少儀不窺密注曲隱處也

又樂記陰而不密注閉也與鼏言蓋也正同義

嬴醢今文嬴作蝸考郭璞江賦鸎螺蜁蝸謂蝸牛也注曰鸎䳄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鸎䳄故以為名今人有鸎䳄杯是也若蝸牛則形似蛣蝓背負殼每於壁間或懸葉下不可為杯亦不可為醢嬴本作螺

禮於阼今文禮作醴考鄭注不從今文以其言醴則不兼醮言禮則兼醴醮二法要之上有迎賓揖讓之文則統以禮字為是

某有子古文某作謀考易訟卦君子以作事謀始今請賓與子加冠乃成人之始故曰謀言商度也謀名成一句公羊傳云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與子加冠故以美稱呼之若某則泛言事物之稱與下言吾子之教義相格

以病吾子古文病作秉考秉執持也與柄同言某不敏恐不能共事唯吾子執持而行也

賓對曰某敢不夙興今文無對字係脫

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考古文眉麋二字通用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無鬚麋

嘉薦亶時古文亶作癉考釋文癉音亶又與僤同亦

作癉

孝友時格今文格作嘏考嘏音賈大也禮禮運祝嘏莫敢異其常古是謂大嘏與下文永乃保之不合書呂刑庶有格命疏謂登壽考者格登也應从格

士昏禮

當阿東面今文阿作庪考庪古委切音詭說文庋本字爾雅祭天曰庪疏謂埋藏之也與此義全殊釋曰案鄉飲酒聘禮皆云賓當楣無云當阿者非也考工記匠人四阿重屋注四柯今四柱也此義近之

如初禮古文禮作醴考古文禮偏旁多从醴蓋所謂
酒以成禮也
主人拂几授校古文校作枝考鄭注校几足也釋曰
知校几足者既夕記云綴足用几校在南御者坐
持之故知校是几足也授几謂以衣袖拂塵示新
以近鑿案手節曰枝孟子為長者折枝趙岐注折
枝按摩手節也為長折枝即卑者為尊者授几之
意與禮捧枝廉同形容其貌也枝不與校通又不
與枝通枝即枚也不从古文而紛紛訟說無謂也
肫髀不升古文肫髀作鈞脾考說文鈞三十斤也詩

嘉殽脾臄禮內則兎為脫脾又鶉與鹿胃注鶉與
脾胵也周禮天官脾析蠯醢注脾析牛百葉也上
言魚十有四腊一此言肫脾不升者言大殺不登
即牲禮用一脾不得云特牲少牢亦用全之義
大羹湆在爨今文湆皆作汁考佩觿集湆濟去丘及
翻湆幽濕濟大羹湆乞及切音泣博雅羹謂之肶
或作湇禮少儀凡有湇者不以齊是也今監本作
湇非若汁則訓液讀為莎禮郊特牲汁獻涗於醆
酒言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沸之出其
香汁因謂之汁莎非羹之名也

姆加景今文景作憬考鄭注景制蓋如明衣加之以
為行道禦塵因無正文故曰蓋如案詩衣錦褧衣
錦褧與景通用但錦尊者之服又非士妻所用存
考若作憬从心景聲則不知何訓矣
贊啟會郤於敦南今文啟作開考書詩開皆作啟古
文郤作綌考說文郤仰也謂仰于地也案上言御
布對席則郤應从綌謂巾綌也禮曲禮為國君者
華之巾以綌不如從古文為是今文以郤綌二字
皆綺戟切音隙疏遂以仰于地訓之殊費解且于
地二字亦贅

贊爾黍古文黍作稷考禮記稷曰明粢說文注關東
謂之糜月令章句稷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穀
之貴者
主人說服於房今文說作稅考古文稅說通用音脫
北止古文止作趾考上文衽良席在東皆有枕衽卧
席也趾足也曲禮請席何鄉請衽何趾是也
媵侍於戶外今文侍作待考媵妾分卑應作侍若待
則有敵體之義不宜从
贊見婦於舅姑古文舅皆作咎考古文咎與舅通荀
子臣道篇晉之咎犯

婦贊成祭今文無成字考鄭氏注婦贊成祭者授處之
也係今文脫誤
於是始飯之錯古文始作姑考本文言勝餕舅餘御
餕姑餘上言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姑飯之錯詩獻
醻交錯傳東西為交邪行為錯
酬以束帛古文錦皆作帛說文綿也易賁卦束帛戔
戔
笲纚被纁裏加於橋今文橋作鎬考鎬說文溫器也
此外皆地名不知今文何以誤
又弗能教古文弗作不無能字係今文脫

袂染在古文與作豫考古文與亦音豫俗作預餘同
夙夜毋違命古文毋皆作無考毋無古通用
視諸衿鞶今文視作示考鄭氏注視乃正字乃俗誤
行之則今文非矣
請終賜見今文無終賜二字考本義係脫
士相見禮
左頭奉之今文頭作脰考曲禮執禽者左首謂尚左
以從陽也頭陽也若作脰音豆則以項言于義不
順後結于面左頭同
某將走見今文無走考士昏禮亦有此句應係脫

某不敢為儀今文不作非
固以請吾子之就家也古文云固以請
某也固辭今文無也字
主人荅壹拜古文壹皆作一
某也既得見矣今文無也字考本義係脫
妥而後傳言古文妥作綏考書禹貢五百里綏服傳
綏安也詩福履綏之義同今文安係方言字
毋改衆皆若是古文毋作無今文衆作終考賈氏疏
今文不從者以上已有卒卒為終故從古為衆衆
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是也

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今文父為甫考說
文甫男子美稱也如稱仲尼為尼甫周大夫有嘉
甫宋大夫有孔甫之類不宜言父
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禮記作問日之蚤莫古文伸
作信早作蚤考古字伸信早蚤俱通用
問夜膳葷古文葷作薰考爾雅爞爞炎炎薰也注皆
旱熱薰炙人聞之亦能防卧不必葱薤之屬方能
止卧也
若君賜之爵今文無君字考禮玉藻有君字係今文
脫落

容獨盛今文無容字考本文係脫
執玉者則帷舒武舉前曳踵今文無者字古文曳作
枻考枻音曳一作栧古字通
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今文宅作託考
宅者謂致仕者棄官而居宅託係宅之訛
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古文茅作苗說文草生于田者
草苗二字本相連屬

鄉飲酒禮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厭
今文皆作揖又皆入下無門字考鄭氏注推手曰

揖引手曰厭二字本有區別左字上無門字義不
接
坐奠爵於篚下今文無奠字考下文盥洗言洗爵致
潔也
坐挩手古文挩作說考韻會挩亦作說與脫通禮檀
弓使子貢脫驂而賻之不必拭手為挩也
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今文無北面二字考本義係
脫
衆賓辯有脯醢今文辯皆作徧考辯同辨說文判也
又與徧通禮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

衆受酬者受自左今文無衆酬二字考本義係脫
遵者降席東南面今文遵作僎考本注言大夫能以
禮樂化其民使遵法之故曰遵者僎則介紹之屬
六書通謂僎通作遵特未深考耳
主人釋服古文釋作舍考釋舍古通用
賓介不與古文與作預考正字通預與豫同
脊脅胳肺今文胳作骼考釋文露骨曰骼禮月令掩
骼薶胔尊俎之物不應作骼
則獻諸西階上古文無上字考上字疑衍文
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古文縮作蹙考釋名齊人謂

車枕以前曰縮言局縮也又短也注訓縮為從詞
霤以東西為從似未合

鄉射禮

主人阼階前西面今文無阼階二字考本義不成文
退少立古文曰少退立考係今文顛倒
進坐取觶今文無進字考係脫落
坐奠觶拜今文又曰坐奠之拜考奠觶二字相連作
之誤也
兼挾乘矢古文挾皆作接禮曲禮接下承弣又音協
與挾同

某御於子古文曰某從於子作御非降自西階下作
階之東南今文無南字係脫
豫則鉤楹內今文豫作序考豫宜從榭今文非也
適堂西今文曰適序西非
執旌負侯而俟今文俟作立非
不貫不釋古文貫作關考禮雜記叔孫武叔見輪人
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疏關穿也應从關
上握焉今文上作尚考說文从八向聲曾也庶幾也
與上下之義別
拜受爵古文曰再拜受爵考今文脫再字

儀禮古今考 卷上 十一

各以其耦進今文以作與考左傳能左右之曰以應
从以
告左右今文曰告於賓非
司射釋弓視算今文曰視數考算即無算爵之算作
數非
舉觶者退反位古文曰反坐應从坐
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今文
無執觶二字及賓字觶皆作爵係脫
五膱今文作植古文作膱考說文膱大臠也詩毛息
疏箋考本禮膱脡也音職長尺二寸上言為脯用籩

五膱籩所不能容應从膱至今文作植則為誤字
無疑
獻工與笙今文無與笙二字考本文上句三笙一和
而成聲此句不應脫
遂命倚旌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係今文脫
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
尋今文糅作縚韜作翿考博雅糅或作杻韜音叨
杠也言以帛布冒杠上加雁頸也今文改作翿非
餘同
侯道五十弓今文改弓為肱非考五十弓言侯中所

儀禮古今考 卷上 十二

取數也肱謂臂幹也于義未切
惟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否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
否三字係脫
大夫射則肉袒今文無射字係脫
燕禮
冪用綌若錫今文錫作緆考說文緆先的切音錫細
布也亦作裼既夕縓綼緆注飾裳在幅曰綼在下
曰緆據此不應與錫通
坐取觚洗古文觚皆作觶考說文鄉飲酒之爵也受
三升者謂之觚考冬官工記疏觚大二升觶大三

升故鄭从二升觚三升觶也韓詩外傳二升曰觚
觚寡也飲當寡少此觶音寘說文鄉飲酒角也禮
曰一人洗舉觶受四升禮器注三升曰觶案各說
三升四升不同要之觚受少而觶受多也又增觛
賓曰觴虛曰觶
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自此以下今文觚皆作爵
主人辭洗今文無洗字係脫
更爵洗古文更作受言受爵而洗也
媵觚於賓今文媵皆作騰考公食大夫禮注騰當作
媵媵送也俗作騰據則今文从俗字不宜从又領

爵亦曰媵
奠於篚今文無此三字係脫
遂卒爵古文曰卒爵不拜與今文異
賓降洗升媵觚於公考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
觶言觚者字之誤也
洗象觶今文曰洗象觚非餘同
公答拜古文曰公答再拜係今文脫
以賜鐘人於門內霤古文賜作錫易或錫之鞶帶
寡君有不腆之酒今文無之字係脫古文凡腆皆作
殄詩籧篨不殄箋殄當作腆腆善也正義曰腆與殄
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案
腆本作賟音忝說文設膳腆腆多也
使某固以請今文無使某二字係脫
與卿燕則大夫為賓今文無則字係脫
與大夫燕今文無燕字不成文

大射儀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古文頌作庸考周禮春官眡瞭
掌凡樂擊笙磬頌磬注磬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
方曰頌或作庸庸功也今作頌誦通即歌也歌則
擊磬故謂頌磬解甚牽强

羃用錫若絺綴諸箭今文錫作緆絺作綌古文箭作
晉考周禮冬官記廬人凡為殳去一以為晉圍注
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鐏也釋文箭又音晉其
義本明今解箭小竹為尊蓋費矣
更洗爵古文更作受係今文誤
降適阼階下適古文作造考周禮地官司凡四方之
賓客造焉則以告正韻造詣也
相者皆左何瑟後首首古文作手考下言內弦挎越
右手相後者徒相言不荷樂器空手挾之也應从
手不知鄭注上下皆从手解何以又从首不可解

也

挾乘矢於弓外古文挾皆作接考見前

士御於大夫今文凡於皆作于

皆適次而俟今文俟作待

不異侯古文異作辭考本文言與尊者同耦卽不辭侯也

三耦俟於次北今文俟爲立非

至乏聲止古文聲作磬乃今文偏旁之訛上言右執簫又言諾以宮又言諾以商故言至乏磬止也

授獲者退立於四方古文獲皆作護考護樂名呂覽

古樂篇湯乃命伊尹大護與上文義同

獲而未釋獲古文釋作舍義通

順羽且左還古文且作阻考禮儒行沮之以兵正字通與阻同阻止也謂沮之教以左體向南順親在北也

既拾取矢梱之古文梱作魁考禮櫃弓不爲魁魁猶首也謂齊四矢之首皆內向楅也解作叩非下揚觸梱復同

不貫不釋古文貫作關考見前

適阼階下今文無適字係脫

還右乃降今文曰右還係顛倒

以袂順左右隈今文順作循非

公親緌之古文緌作紐考類篇緌女故切雜色繒也於義無取紐女久切系也說文一曰結而可解莊子人間世舜禹之所紐也音義系而行之曰紐上言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公系而行之也郝氏節解誤改爲揉字言親揉之以審其安危也謬甚矣揉以手挺之使曲直順善也弣簫有何曲直之有

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餘獲古文作餘算考投壺較勝負之籌曰算鄉射禮一人執算以從之故曰

執謂執矢算所獲之數也作餘獲非

十純則縮而委之古文縮皆作蹙見前

賓升就席今文席作筵考周禮春官司几筵注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筵鋪於下席鋪於上惟於上故曰賓升

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今文無司馬二字係脫

士長升拜受觶今文觶皆作觚下同

公答再拜今文無再字係脫

洗象觚考注比觚當作觶而古今文俱作觚譌

儀禮古今考卷下

綿州李調元贊庵撰

聘禮

師衆介夕古文帥皆作率考古文帥本作連音蟀廣
韻从所類切率去聲俗通用後帥大夫以入同
管人布幕於寢門外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考類
篇管古丸切猶館也謂掌次舍帷幕之官也敷考
書舜典敷奏以言詩大雅罔敷求先王古文皆作
敷
加其奉於左皮上則北面古文奉作卷今文脫則字
考說文卷膝曲也謂賓於膝曲也又能卷舒之謂
卷亦通下文有取幣降卷幣實於笄可證
使者載旜古文旜皆作膳考聘禮上賓大牢積惟芻
禾介皆有餼韻會熟食曰饔具食曰膳从旜非後
同
取圭垂繅今文繅作璪考璪音早雜采絲貫玉爲冕
餙也禮郊特牲載冕璪十有二旒繅所以薦玉下
義各別下圭與繅皆九寸同
介皆與北面西上古文與作豫
陳皮北首西上古文曰陳幣幣可兼皮皮不可兼幣

士爲紹擯今文脫擯字
介皆入門左今文脫門字
公側授宰玉裼降立古文裼皆作賜謂賜玉也
公升側受几於序端今文脫升字
賓進訝受几於筵前今文訝作梧考訝迓也古通用
謂迎受几於筵前也前有訝賓於館之文故云梧
有枝梧魁梧之義於本義不合
公壹拜送壹古文俱作一下同
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古文重入字今文脫
歸饔餼五牢今文歸作饋考論語齊人歸女樂歸孔
子豚饋皆作歸後同

皆二以並並今文皆誤作併併平聲
車秉有五籔今文籔作逾考疏十斗曰斛十六斗曰
籔十籔曰秉逾訛字
至於階讓古文凡階讓皆曰三讓
庭實設今文曰入設入係衍文
賓拜禮於朝今文凡禮作醴誤後同
壹食再饗今文饗作鄉非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古文俶作淑考說文淑清湛也
又善也

以侑幣古文侑皆作宥考周禮大司樂王大食三宥
謂以樂勸食也與侑同
迎於外門外今文曰迎於門外脫上外字覲禮句同
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今文作由西階無南面
字係脫
公使卿贈今文公作君非
赴者未至今文赴作訃考左傳凡諸同盟薨則赴以
告訃赴古通用
宰問幾月之資古文資作齎考周禮齎皮馬注齎猶
付也與資同

儀禮古今考　卷下

出祖釋軷古文軷作祓考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軷
乃祭行之神見詩大雅取羝以軷注
槃長尸絇組今文絇作約考注采成文曰絇無事則
以槃玉約與紃同紃音句急就篇注若今之刺繡
韠雜記紃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
爲肆古文作肆考禮玉藻肆束及帶注肆讀肄餘也
釋文肆音肄羊至切
賓入門皇古文皇皆作王考室無四壁曰皇應訛字
皮馬相閒可也古文閒作干考類篇馯或作干大射
儀量人量侯道干五十注馯侯者馯鵠馯飾也

賄在聘于賄古文賄皆作悔考集韻悔虎猥切音賄
乃音之訛
擯者立于闑外以相拜古文闑作蹙考見前
負右房而立今文脫而字
賜饔無羮飪古文羮作羔飪作腍考禮記腥肆爓腍
祭音飪熟食也羮說文从羔从美故古文从羔
如饋食之禮今文無之字
朌肉及庾車古文朌作紛考禮內則左佩紛帨注紛
帨拭物之佩巾也注从朌訓賦也盤
明日問大夫古文曰問夫人應字訛

儀禮古今考　卷下

既致饔古文既作餼通用
則重賄反幣今文脫則重二字
十筥曰稷古文稷作緵考韻會周禮四秉曰筥十筥
曰稷十稷曰秅稷猶束也論語注六百四十斛曰
稷說文稷布八十縷徐鍇正之曰此即十筥稷也
蓋言非八十縷布也諸韻書皆釋稷爲八十縷布
誤案集韻稷緵通作子紅切音㚇案史記令徒隸
衣七緵布注緵八十縷也與布相似七升布用五
百六十縷是稷緵古通用也
公食大夫禮

設鬲鼏今文鬲作鉉古文鼏作密考見前
西面南上古文無南上二字
坐奠於鼎西南今文奠作委非
左人待載古文待作特今文誤
倫膚七今文倫作論係偏旁之訛
賓立於階西今文曰西階係倒誤
昌本南麋臡今文臡皆作麋考周禮天官醢人注有
骨為臡無骨為醢禮郊特牲恒豆之菹注天子朝
事之豆有昌本麋臡玉篇麋臡肝髓醢也韻會作
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復莝之雜以粱麴及

鹽酒置甀中百日則熟釋名臡肥也骨肉相搏肥
無汁也今文作麋麋非爾雅麋牡麔牝皆鹿肉也
並無麋麋之文
宰夫設黍稷六簋於俎西二以竝竝今文作併非下
同簋古文皆作軌考漢書注凡不循法度者謂之
不軌亦作不簋又簠簋不飭義亦同
大羹湆不和今文湆作汁考見前
由門入升自阼階今文無升字係脫
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門今文無于字係脫
膷以東膷膮牛炙古文膷作香膮作熏考禮內則膷

臐膮醢　音香牛臛也集韻膷牛臛臐羊臛
膮豕臛臐玉篇今時臛也羊曰臐是二字似不可
以香熏概之疑字訛
牛鮨今文鮨作鰭考鮨音脂說文魚脂醬也出蜀中
一曰鮪魚名又音祁鮓也爾雅魚謂之鮨注鮓屬
也鰭音祁魚脊上骨少儀夏右鰭又正義鰭魚背
上鬣也據此則鮓應从鮨不从鰭
從者訝受皮今文訝作梧考見前
魚腊不與古文作豫
西東毋過四列古文毋作無

侑幣束錦也今文無束字係脫
加萑席今文萑作莞考周禮春官其柏席用萑黼純
注萑如葦而細詩豳風疏初生者為菼長大為亂
成則為萑萑莞俱音桓小蒲席也楚謂之莞蒲一
名白蒲
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今文苦作苄考說文苄音户
地黃也爾雅苄地黃生以水試之浮者名天黃半
沈半浮者人黃沈者地黃苄字从下亦趨下之義
苄入藥並無作食菜者又禮閒傳苄剪不納疏苄
為蒲華為席亦未言可食今文誤也詩唐風采苦

采苦傳苦菜也陸璣云生田及山澤中得霜甜脆
而美牛藿羊苦豕薇皆言小也藿豆葉也說文薇
似藿菜之微者也皆有滑言味之滑利也
篚有蓋冪今文冪作幂考冪本作冪古字或作羃又
作羃覆食巾也

覲禮

天子賜舍今文賜作錫非考見前
伯父帥今文帥作率考見前
以瑞玉有繅今文玉為璧繅作璪考見前
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今文實作寔通用嘉作賀考

楊子方言自關而西隴冀以往謂之賀四方來賀
蓋以下慶上之稱以上慶下應从嘉
四享考注四當作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
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
太史是右古文是作氏
尚左古文尚作上考見前
四傳擯古文傳作傅係偏旁訛
祭地瘞古文瘞作殪殪與瘞通

喪服

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今文無冠布纓三字係
脱　一
庶孫之中殤注此當為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也考
禮喪服傳年十六至十九死為長殤十二至十五
死為中殤八歲至十一歲死為下殤七歲以下為
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禮檀弓周人以殷人
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
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又周禮禁嫁殤者注
殤十九以下

士喪禮

綴足用燕几今文綴作對考綴音掇猶拘也又連也

緝也作對足非
為銘今文銘作旆考禮檀弓銘明旌也繼旐曰旆將
帥所建不應从旆
為垼於西牆下東鄉今文鄉作面考垼音役坄同
說文竈窓也
不綪古文作精考綪音倩赤繒也綪宜讀綪屈也江
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為綪疑綪精俱有訛
布巾環幅不鑿古文環作還古文環還通漢書還廬

樹桑

牢中旁寸今文牢作纋旁作寸考牢類篇坐郎侯切

音樓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
注讀為樓樓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疏讀從樓
者義取樓斂狹少之意云削約者謂削之使約少
也纋音纋笄之中央髮也本節文鬠笄用桑長四
寸纋中故今文从纋
決用正王棘若檡棘古文王作三今文檡作澤考檡
音宅唐韻檡棘善理堅韌者可以為射決見周禮
繕人注作澤非也三棘蓋王字之訛
褖衣古文褖作緣考緣音顩衣純也禮深衣純袂緣
純褖衣御于王者之服

竹笏今文笏作忽考釋名笏忽也備忽忘也一名手
版禮大夫以魚鬚文竹今文誤作忽
挋用巾古文挋皆作振考振拂去塵也禮曲禮振書
端書於君前
渜濯棄於坎古文渜作緣考渜古作渜音偄浴餘汁
也
鬠用組古文鬠皆作括考括與鬠通絜髮也禮檀弓
袒括髮鬠乃鬅鬠髮短貌不宜从
執以從今文脫執字
設韐帶古文韐作合考集韻韎韐士服制如韍弋作
韐韐本作合因芾用韋後人加韋旁
麗於掔古文麗作連掔作捥考掔俗擥字捥捥也
櫜之今文作櫜考櫜古文作囩音拓囊也囊無底曰
櫜毛傳小曰櫜大曰囊櫜音高韜也左傳伍舉請
垂櫜而入詩受言櫜之櫜係誤
冪奠用功布古文奠作尊考冪尊謂覆尊巾用功
布也不宜从奠
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今文鬄作剔
胉作迫古文鼏作密餘同見前考鬄與剔同除也
本鬄字解也言四解之殊肩髀而已胉音粕脅也

又五音集韻胉膊也作迫非後兩胉亞刪
二人以並今文並作併見前
主人髺髮袒眾主人免於房古文髺作括見前今文
免作絻考絻音問左傳使太子絻注始發喪之服
也又弔所執紼亦曰絻玉篇亦作免
士舉男女奉尸侇於堂幠用夷衾今文侇作夷考侇
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作夷非
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於鼎北今文扃作鉉古
文予作于鼏作密俱考見前
乃朼載載兩髀於兩端古文朼作匕髀作脾考朼匕

也謂以匕取肉載于俎也作朼非髀音俾股也从
骨从卑在下稱也脾音陴胃下土藏也作脾疑舛
腊進柢今文柢皆作胝考爾雅邸謂之柢言進于邸
次也胝腫也胼也解者謂腊骨進从胝謬甚矣
襚者以褶古文褶作襲考襲褶古通用重衣也
羸醢見前既夕句同
無縢今文縢作絇考縢縢緘也作絇非
載魚左手進鬐古文首作手鬐作耆疑訛
主人拜稽顙成踊今文脫成字
主人拜送今文脫拜字

敦啟會今文脫敦字
兼執之今文脫兼字
度茲幽宅兆基今文兆基作兆期基期古通用
不述命古文述作術通用
閫闑二字見前
占曰某日從古文曰作日謂卜日也

既夕

請啟期今文啟作開見前
商祝免袒今文免作絻見前
商置於重今文一作名非

設披今文披作藩考披古文作[illegible]音賁禮檀弓孔子
之喪設披注披柩行夾引棺者所以備傾虧藩周
禮漆車藩蔽注今時小車漆席為之非喪禮之用
也
緇翦今文翦作淺考翦謂染為淺緇之色也淺係從
俗
甒二古文皆作廡見前
皆木桁久之久古今文皆作久考注久當作灸桁音
衡葬具所以蓋也苞筲甕甒之屬以木桁塞其口
內

兩杅今文杅作桙考杅音于盛湯漿器也其形方筍
子槃圓而水圓杅方而水方作桙非
實奠幣於棧左服今文棧作轏考說文竹木之車曰
棧柩車亦謂之棧輚卧車也又兵車也輚一作轏
左傳逢丑父寢於轏車義不同
髀不升今文作脾見前
特鮮獸古文特作俎考詩傳獸三歲曰特于文義重
應从俎
執筭古文筭皆作筴考筴蓍也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今文脫以字

屬引古文屬作燭謂以燭導引也
乃窆今文窆作封考窆謂葬下棺也見周禮
曰如之何古文無曰字
士處適寢今文處作居誤
設牀第古文第作茨考楊子方言牀陳楚之間謂之
第茨疑誤
楔貌如軛上兩末今文軛作厄考正韻轅端橫木駕
馬領曰軛並不與厄通楔門兩旁木栚也爾雅棖
謂之楔
校在南古文校作枝見前

赴曰今文作計見前
掘坎今文掘作塞考本節文當作掘
坐用塊古文坐作役見前
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今文無紟字係脫古文倫作
輪考禮檀弓美哉輪焉注大也言大如朝服也
實角觶四木柶二古文角觶作角柶考角柶喪禮所
用禮喪大記注以角為之長六寸兩頭屈曲作角
觶非考角觶聘禮所用見禮記宰夫實觶于醴加
柶于觶柶音四匕也
王人說髦今文說皆作脫見前

王人乘惡車古文惡作堊考禮雜記三年之喪廬堊
室之中故車亦曰堊謂不塗堅也作惡非
白狗幦古文幦作冪考幦音覓覆車笭也與幎通周
禮春官木車蒲蔽犬幎注謂以犬皮為覆笭即白
狗幦也作冪疑誤
御以蒲菆古文菆作騶考騶音鄒說廐御也又同菆
漢書材官騶發騶矢道同的注蘇林曰騶音馬騶
之騶如淳曰騶矢也師古曰騶矢之善者也春秋
左傳作菆字音同騶發發騶矢以射者也蘇音失
之矣

木錧今文錧作鎋考錧音管車具也與輨同孟子題
辭五經之錧鎋車輨常用金喪用木鎋音轄車軸
頭鐵也孝經鉤命決孝道者萬世之桎轄二字分
義
木鑣古文鑣作苞考爾雅注鑣馬勒旁鐵也釋名鑣
苞也所以苞斂其口佩觿集草名之苞不當通厥
包之包作苞非
馬不齊髦今文髦作毛考禮曲禮乘髦馬疏不鬋落
鬃鬣齊翦也音毛髮也作毛非
啟之昕古文啟作開見前

𨊻軾輁軸古文輁作拱考輁音蛩廣韻輁軸所以支
棺也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輁又音
拱義同
序從如初適祖今文無從字係脫
荢鞁載旜古文鞁作殺考廣韻以馬鞁贈亡人曰鞁
博雅鞫鞁騂韋也作殺疑誤
膏車載蓑笠今文膏作潦考膏車脂車也見毛詩潦
勞上聲水淹也今文誤
杭木刋古文刋作竿考竿竹梃也作刋誤
弓矢之新沽功今文沽作古誤考沽音古物之麤惡

曰沽周禮掌五兵五盾辨其物注謂功沽上下也
作古非
有柲古文作柴考柲音祕周禮戈柲六尺有六寸又
弓檠曰柲作柴疑誤
設依撻焉今文撻作銛考撻古文作遾鞁二字齒闌
弣側矢道也以韋爲之銛鍤屬作銛非

士虞禮

藉用葦席古文藉作席席字句
設扃鼏見前
束縮古文作蹙見前

魚亞之今文無之字
佐食出立于户西今文無于户西三字係脫
啟會今文作開見前
祝命佐食墮祭今文墮作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
正矣後不綏祭同
播餘于篚古文播作半考半謂一半餘于篚也
酌酒酳尸古文酳作酌考酳引去聲饋食禮有酌酳
尸謂獻尸也
祝取肝擩鹽振祭今文無擩鹽二字考周禮辨九祭
六曰擩祭擩讀爲芮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

又見公食大夫禮今文脫去誤
尸謖古文謖作休考禮祭統尸謖君與卿四人餕
起也作休即先生休矣之休亦通後同
殺于廟門西今文脫廟字
取諸左膉上古文膉作股考說文脛本曰股膉脰肉
也應从股
進柢今作䐈魚進鬐古作耆見前
鉶芼用苦古文苦作枯今文苦作芐俱誤苦苦采也
芐地黃也考見前下饋食禮同
明齊溲酒考注明齊或曰當爲明視今文作明粢皆

非今文溲作酸考酸古文作醙一作醻音叟黍酒
也聘禮酸黍清皆兩壺古溲酸通下普薦溲酒同
哀薦祫事今文祫作古非
他用剛日今文他作它古他字
乃餞古文餞作踐疑誤
尊兩甒古文甒作廡考見前
饌籩豆腊四脡古文脡作挺疑誤
二尹縮古文縮作蹙見前
丈夫說經今文說作稅
主人不與古文與作豫

儀禮古今考卷下 十七

猶出几席古文作筵以上俱考見前
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今文隮作齊考隮登也謂登
祔也齊字非
明日以其班祔考注古文班或為辨氏姓或然今文
作胖非胖牲之半體也又析肉意也
沐浴櫛搔翦考注今文作蚤揃又作蚤鬋見前
取諸脰膉古文作頭嗌考脰項也嗌咽也[illegible]辭不詞
嗌只
朞而小祥古文作基見前
曰薦此常事古文常作祥言吉事也

中月而禫古文禫作導疑誤
特牲饋食禮
乃宿尸考注凡宿或作速或作肅皆古今文訛字
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古文饎作糦考詩吉蠲為糦
糦酒食也又火熟曰爛氣熟曰糦周禮饎人掌祭
祀饎與饎同按饎音熾李巡云得酒食則喜歡也
今解炊黍稷曰饎是糦與饎兩義宜从糦說
藉用萑古文用作于謂藉于萑席也
大羹湆今文作汁見前
賓長以肝從古文無長字疑衍

儀禮古今考卷下 十八

尸以醋主古文作酢醋非也
佐食挼授祭古文挼作綏考周禮曰既祭則藏其綏
謂祭神食也與挼通
主婦洗爵酌今文作酌爵係倒
坐挩手古文作說見前
主婦拜受爵今文作授非
尸備答拜焉古文作尸復備非也
皆奠觶於薦右今文無觶字係脫
餕者舉奠古文餕作餕見前
淳沃今文淳作[illegible]非淳沃也周語王乃淳濯饗醴

刌肺三今文刌作切考刌音忖切也从刀寸聲作切
非
少牢饋食禮
宿字古文皆作羞字應从羞
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古文甗作蒸考古字多作
蒸古史考曰黃帝始作甑周禮甑實二鬴厚半寸
注量六斗四升曰鬴用甑字始見此各經無用者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古文胖作辨髀作脾考見前
皆設扃鼏古文作宻
兩甒古文作廡
有冪今文作鼏以上皆見前
儀禮古今考　卷下　十九
南柄今文作南方非考禮祭統尸酢夫人執柄亦通
枋士昏禮面枋疏枋柶柄也從無作方者
長朼古文朼作匕見前
心皆安下切今文切作刌非
主婦興入于房今文無興字係脫
尸取韭菹辯挭于三豆今文辯作徧考見前挭即擩
字
舉尸牢幹古文幹作肝釋名肝幹也五行屬木故其
體狀有枝幹也凡物以大為幹應从肝

乃酳尸古文酳作酌見前
以綏祭古文綏作肵考逸應讀墮見前肵禮曾子問
祭殤不舉肺無肵俎肵音祈謂心舌之俎也下佐
食綏祭同
以嘏古文嘏作格見前
使女受祿于文古文祿作福通用
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古文眉作微替作袂袂或為載
聲相近也眉作微疑誤載與耆同年之至也廣書
犬馬齒載
挂于季指古文挂作卦考挂音卦懸也戰國策無把
銚挂樽之勞通作掛卦卜也从卦疑誤
儀禮古今考　卷下　二十
祝拜坐受爵今文無坐字係脫
資黍今文資作齎見前
有司徹
司宮攝酒今文攝作聶非見前
乃焚尸俎古文焚作尋應燅字之訛燅燖通用作燖
非
乃議侑于賓古文侑皆作宥考見前
二手執挑匕枋今文挑作抌疏挑器名讀如或舂或
抌之抌作挑者秦人語也楚謂挹曰抌抌深斗也

作扱誤

以挹湆今文挹作扱非考挹酌也酌汁也男子稱首

曰扱士昏禮婦拜扱地作扱非

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古文曰東楹之東係今文脫

取糗與服修古文服作斷考服音鍛禮郊特牲大饗

尚服修而已釋文加薑桂曰服修謂脯也作斷疑

誤

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今文無西面二字係脫

南面主婦立于席西今文曰南面尸于席西無主婦

立三字係脫

羊骼一古文骼作胳考胳音各腋下也後脛骨二膞

胳不从骼考見前

若是以辯今文若作如辯作徧見前

其脀體儀也今文儀皆作䑏或作議非考脀音蒸升

也俎也謂升特牲體于俎饋食禮宗人告祭脀是

也

主人就筵古文曰升就筵係今文脫

舉觶于其長考古文觶皆為爵延景中詔校書定作

觶

措辯無觶古文作脾見前

乃揳于魚腊俎今文揳作揲考禮記有順而揳也注

揄取也揲音舌著也又搢揲也皆于本文無干應

从揳

其綏祭古文綏作挼見前

尸以醋主婦今文凡醋作酢見前

右凡厞用席古文厞作茀考厞肥去聲隱也饋食禮

几在南厞言不知神之所在而改饌為幽闇庶其

饗之也今言几厞用席者萑葦為之也茀音弗詩

蔽芾甘棠王應麟詩考作蔽茀或從大雅作茀祿

爾康之義亦通

士冠禮第一　儀禮　孔廣林肊測　儀禮肊測一

士冠禮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廣林謂此士冠其子禮也四十日强而仕未冠安得任職即或其人賢且才早試以事而上有父爲冠主亦非自加冠矣況戒賓辭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非父冠子而何云士冠禮據父爲士不謂子也下主人注云將冠者之父兄是鄭亦以爲士冠其子矣疏援昏相見皆據士自身故鄭目此爲士自加冠曲說也

筮于廟門　鄭康成云冠必筮日于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廟謂禰廟廣林謂凡卜筮必於其所有事焉之門故少牢特牲皆筮于廟門之外士喪卜日云既朝哭皆復外位席于闑西閾

外涖卜即位于門東此冠于廟故就廟門而筮非有別義也必以成子孫釋之泥矣士祭祖禰天子之上士祖禰異廟中下士祖禰共廟諸侯之士皆祖禰共廟焉儀禮一經皆據諸侯之士故此篇及昏喪特牲並直言廟蓋祖禰同之唯既夕云設盥于祖廟門外則因朝廟之禮二廟者朝祖一廟者祖禰咸在焉舉尊以統卑且以正朝祖之名也春秋傳云君冠以先君之祧處之祧始祖廟也然則士二廟者當於祖廟不言祖廟者容闕祖禰共廟之士耳士昏記云凡行事受諸禰廟者博記昏義不專據一廟之士爲文疏引彼記證成此注過矣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　鄭康成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廣林謂朝服有二皮弁服素衣素裳玄冠朝服裳亦素而衣緇知者羔裘朝服也論語云緇衣羔裘若玄衣素裳則卿大夫之玄端服矣著緇帶以明衣著素韠以見裳凡朝服天子與其臣皆皮弁諸侯玄冠朝服以眡朝下天子也其臣皮弁尊君也夕則君臣皆玄冠朝服大夫士眡私朝朝玄端夕深衣下諸侯也其臣玄冠朝服尊主君也

筮人執筴　鄭康成云筮人有司主三易者或云注雖以兼主三易爲說然左傳凡筮多用周易此亦宜然廣林謂春秋傳遇艮之八七八占者夏殷易也是亦兼用三易矣春秋演孔圖云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宋均注云陽豫夏殷之卦名若

然大夫士蓋亦並用三易云

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　鄭康成云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也疏云特牲卦者寫卦筮人執卦以示主人士喪禮卦者自畫自示主人此冠禮筮者自寫自示主人冠禮異于祭禮喪禮故也廣林謂古經立文有詳有略每互相成據特牲寫卦下別云筮者執以示主人是卦者書卦筮者執示主人明矣注以此爲筮人書卦及疏分別三禮各異皆失之

旅占　古文旅作臚廣林謂當從古臚敘也占者三人以次占之猶特牲云長占矣言臚則旅見言旅則臚不見士喪筮宅卜日兩旅占並當作臚占

進告吉　筮得吉主人退廟無事矣或援襄九年傳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及文王世子冠取妻必告謂冠禮告廟自天子達告廟在筮日後冠畢更釋幣于廟廣林謂冠禮告廟於經無文冠禮行于廟中祖宗監之矣無庸再告左傳所云卽當冠畢禮子之節士卑禮之而已國君尊故用祼享之禮饗之非祼享先君之謂記云必告者告于君也盛世佐謂旣告君必須告廟其說支矣

宗人告事畢　敖君善云宰宗人筮人之屬皆公家所使給事於私家者廣林謂特牲記公有司注云亦士之屬命于君者記文云君有則士不必皆有公有司可知周官都宗人家宗人特須其節號糾其僭忒耳非使給事於私家也疏云士雖無臣亦有宗人掌禮比于宗伯得之矣

主人戒賓　此戒賓與鄉飲酒異彼先謀賓介而後戒之專據正賓此未筮先戒凡僚友皆徧戒焉使知將筮也疏因筮賓注云賢者恒吉遂謂賢必知吉故先戒後筮是以此賓專據正賓未洽凡賓皆主人親戒未筮無所別異也

前期三日筮賓　鄭康成云前期三日空二日也廣林謂下經云厥明夕爲期筮賓之明日也又云夙興設洗冠日也筮賓與冠期中間祇空一日耳注二爲一之誤疏分宿賓筮賓爲兩日事以附成其義蓋未審召誥越三日戊申越五日甲寅顧命越七日癸酉古人計日皆通本日數也

乃宿賓　鄭康成云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廣林謂筮賓訖卽云乃宿賓更無別文其與筮賓同日可知正賓前已戒矣旣筮更親宿之重之也贊冠者輔賓故亦親宿如鄉飲酒之速賓與介也衆賓或亦使人宿告以某爲賓其贊冠特不親宿耳古人重禮事主人旣戒非大故無不造爲親宿不親宿隆殺之辨注以或來或否故不宿解之非是

擯者請期　鄭康成云擯者有司佐禮者廣林謂特牲曰宗人擯少牢亦宗人請期然則此擯者卽宗人矣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皆宗人也據上筮日云宗人告事畢此經告事畢不別出宗人決之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　鄭康成云此與君祭之服廣林謂爵弁助祭天子之士則然諸侯之士自皮弁而下固不得爵弁緣衣矣爵弁卽韋弁說詳于周官凡例兵事服之禮事亦服之唯兵事韎衣裳韎韐禮事純衣纁裳爵韠爲異諸侯之士昏以攝盛得服爵弁此冠亦得以三加者示丈夫志四方脩文事當亦知武備也蓋禮不可純用兵服故韎韐而純衣纁裳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　鄭康成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衣用布亦十五升敖君善云蓋亦緣衣廣林謂此則諸侯之士與君祭之服也亦以朝朝于君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則皮弁服正用布素言其色舉裳以見衣矣緣衣者唯爵弁服故此經爵弁服特曰

純衣而玉藻記失禮又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　鄭康成云此莫夕於朝之服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廣林謂玄端士亦以朝覲私朝又以祭其先禰以禮及禮圖攷之天子諸侯朱裳齊則玄裳卿大夫素裳士皆玄裳其爵同也此經玄裳絕讀之黃裳雜裳可也爲一句云可也者玄裳其正黃若雜亦唯所用之鄭君分屬三士蓋未融可也之義矣特牲記尸祝佐食亦備列三裳足以爲證
兄弟畢袗玄　鄭康成云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緇帶韠古文袗爲均廣林謂當從古文而字則當作袀後漢輿服志有袀玄袀

阜服即緇也覗玄色爲深故曰袀玄若今呼天青玄青矣猶是玄端服而衣裳帶韠皆緇故別之曰畢袀玄
擯者玄端　主人兄弟而玄端矣此不曰如主人服如兄弟服者韠則緇而裳又黃雜皆可也下贊者玄端亦然不云如擯者服擯者主黨贊者賓黨故文不嫌
將冠者采衣紒　古文紒爲結廣林謂當從古漢書陸賈傳云尉佗魋結字正作結詩云總角丱兮所謂結也說文作髻云髻結也蓋紒爲結之變紒又髻之變新附字有髻則後人通俗文矣
在房中南面　朱子云房戶宜當南壁東西之中而將冠者在房中當戶而立也廣林謂戶東而牖西房室同之將冠者在房中立于服東中于房西不必當戶也以經云南面不云當戶知之
贊者盥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鄭康成云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疏云盥于洗西無正文廣林謂然則于洗西非經文矣唐石經及注疏並作盥于洗西皆誤衍也言南上則贊者兼主人之贊者矣
賓盥卒壹揖壹讓升　古文壹皆作一廣林謂專壹之壹字作壹數之始字作一經中多借壹爲一宜依古文升賓升也先升者尊冠事異於與主人爲禮
贊者卒　鄭康成云謂設缺項結纓也廣林謂此不辭以下經卒紒例之當爲卒纓蓋文脫耳

容出房　鄭康成云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廣林謂服玄端出房亦容於再加言之互相成始加於賓云容示以威儀也此於冠者云容明奉賓教也
筵于戶西　鄭康成云戶西室戶西敖君善云即戶牖間廣林謂室戶西於戶牖間爲少東客位也燕禮曰司宮筵賓于戶西大射儀曰司宮設賓席于戶西戶牖間居中鄉明唯天子位焉鄭君未別戶西牖間之異遂致後人混而一之耳
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　鄭康成云洗盥而洗爵者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洗東北面盥廣林謂士虞曰主婦洗足爵于房中特牲曰主婦洗爵于房少牢曰主婦洗于房中婦人

無降北洗爲婦人設也冠禮無北洗贊者洗當絕句蓋房中坐取觶與出房降自西階適洗西東面坐奠觶盥洗觶也于房中側酌醴屬讀之于往也卒洗觶興升自西階適房以酌也

捷柶　石經作建柶或援士昏建柶謂此經亦當作建作捷者監本之譌廣林謂注云捷柶扱柶於醴中注士昏云建猶扱也明是二經文異故以此捷釋彼建若作建則士昏之注贅矣觀聘禮建柶不注可見唐石經因他篇作建者多相涉而誤耳

適東壁　注云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萬充宗云東壁東堂下也廣林謂萬說是也時母入闈門立東堂下南面故下文云北面見于母特牲西堂下爲西壁則東壁爲東堂下無疑母不在房中房中自有事婦人不參也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鄭康成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禮記冠義正義云母拜其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廣林謂拜受脯固也亦成人而與爲禮也禮無不荅拜者君於臣則荅再拜於婦則荅於此又何疑焉唯拜有異婦莫萊云拜扱地重拜也此但云拜肅拜而已婦人於丈夫扱地肅拜皆俠故注舉子以見義疑注云猶俠拜太重者未審拜有不同耳

請醴賓　鄭康成云此醴當作禮廣林謂當爲醴以醴禮之也不必破字讀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　於見姑姊下鄭云乃易服則見于君不俟異日矣蓋在主人醴賓時與不俟醴賓後者醴賓冠者無事也其見也執雉適朝立于雉門外北面謁諸擯者擯者入告君出路門左南鄉冠者入雉門右北面坐奠摯再拜稽首君荅一拜乃出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鄭康成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廣林謂鄉大夫書傳略說所謂大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爲父師者又云士爲少師則此之鄉先生也其見也如士見于大夫之禮與士相見禮云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此經不云奠摯知終辭其摯矣鄉先生士也以爲師尊之故亦準見大夫禮云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此醴賓與昏禮聘禮醴賓不同彼一醴而已此更有酢酬之節蓋略如鄉飲酒而增酬賓之幣云賓就次乃席賓介衆賓如鄉飲其尊兩甒左稍右清設于賓東既具主人迎賓入不拜至知不拜至者賓非初至此堂也獻酢酬如鄉飲賓奠酬主人降受宰束帛以侑儷皮[illegible]主人以賓升賓兩楹閒再拜受幣主人阼階上北面拜送賓降中庭北面揖執庭實以出主人從賓授從者幣反入乃皆復階下位賓當西序東面主人當東序西面

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　鄭康成云贊者衆賓也朱子云主人之贊者也廣林謂經云皆與則賓及主人贊者兼在其中嫌主人

之贊者爲主黨或不與也其位賓贊者繼賓而西與衆賓偕主人贊者以特牲例之蓋門東北面云主人酬賓而后獻介酬介而后獻衆賓衆賓辯而后主人之贊者得受獻焉有司日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荅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此獻贊者蓋準其禮矣

歸賓俎　鄭康成云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廣林謂俎乾肉折此冠不殺牲知醴賓亦無牲矣若殺則醴賓有牲蓋亦特豚也凡飲酒而燕必先徹俎賓俎徹卽以出授從者故鄉飲無歸賓俎之文此云歸俎俎未徹也俎不徹知無燕矣鄭注云獻賓而已卽燕非是

若不醴則醮用酒　鄭康成云醴亦當爲禮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疏云此夏殷法也廣林謂此不醴之醴對醮立文當作醴如注說是醴斯爲禮而醮卽不得爲禮矣恐不其然昏禮曰贊醴婦昏記曰庶婦則使人醮之然則適子之冠也醴庶子之冠也醮以質爲貴也此不云若庶子似適子亦荅或用醮矣曾子問說因喪而冠云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是有故亦用醮故云若不醴以著禮之變周人兼脩前代之法或周家制禮自有異皆未可定云夏殷法蓋無徵也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　鄭康成云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敖君善云載衍文廣林謂此文錯載合升三字當在設扃鼏下謂載之俎亦左右胖合升舉俎以見鼎也鼎曰升俎曰載載亦謂之升特牲云佐食升肵俎是也昏禮特豚合升專據脀鼎立文此旣云載不得逆冠鼎上矣

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　鄭康成云攝酒如再醮則再醮亦攝之矣加俎嚌之嚌當爲祭字之誤也祭俎如初如祭脯醢廣林謂攝酒如再醮五字乃不醴章三醮下脫文補脫者誤著在此耳嚌之非誤與上三醮嚌之正同故云如初但彼嚌乾肉此嚌肺爲異又特云嚌肺以足上義

皆如冠主　鄭康成云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廣林謂冠主據親父言之有宗兄自亦主之但此經似主謂無宗兄者則冠主自當謂父蓋士冠一篇原係父爲子加冠禮也

禮於阼　今文禮爲醴廣林謂儀禮一經醴賓醴子醴婦多作醴唯此及聘禮請禮賓字作禮聘禮禮賓當從酒醴字此經則從示旁豈爲正蓋兼醴及醮也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　鄭君無注疏云不在者或疾病或歸寧朱子云兼存沒而言若被出而嫁亦是廣林謂執脯原爲見母母不在冠者禮事未畢不得出廟就見故使人受脯俟禮畢見諸寢母沒或出而嫁則無此一節矣凡經於親死者皆云沒此以不在爲文知非母沒之謂疏說得之

不受胡福　鄭康成云胡猶遐也遠也遠無窮廣林謂諡法彌年壽考曰胡上文云眉壽萬年故祝之以胡福始加曰景福再加曰胡福三加曰無疆呈彌隆祝彌至矣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　禮男子二十而冠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然則歲之正二十而冠年也月之令二月綏多士女時也敖君善云月言令則冠無常月可知失其義矣

肴升折俎　鄭康成云亦謂豚廣林謂醮有殺有不殺不殺者乾肉折若殺則體折故醮辭渾言之鄭君以亦謂豚解折俎正兩見其義

冬皮屨可也　敖君善云上言夏此言冬則是四時皆可冠矣

廣林謂屨夏用葛已下博記屨制及冬夏異屨之宜因上經冠禮陳三服皆未及屨故總記此爲凡用屨者發例不止爲冠禮言也敖君善繇在冠辭後遂謂專據冠禮引爲冠無常月四時皆可之證泥矣萬充宗以上經素積白屨以魁柎之注說非是謂魁以木爲之即今制屨者之模範也納魁于屨令附著充滿使屨端好舉白屨言之者舉中以該上下此解先得我心故附錄于此以爲三屨非專據冠禮之證蓋陳屨時決無仍柎以魁之理也

不屨繐屨　鄭康成云繐屨喪屨也敖君善云繐布之疏者以之爲屨則輕涼嫌夏時或得用之繐非吉布是以冠不宜屨燕居或屨之可廣林謂繐屨之爲喪屨經無明文以繐衰繐裳推之定非吉屨唯爲凡用屨者發義恐或有取輕涼而屨之者故特著不屨之文見平居亦不可屨至冠者之不屨夫人知之固不必言矣此以大功未可以冠子曲爲之說固非而敖君善後半云云亦係拘于此節專據冠言而滋之誤耳

記　此字似當在戒賓曰之上諸辭及三屨乃士冠記也簡爛文錯誤著此字於記末俗讀者疑記文亡佚輒取小戴記郊特牲冠義一章綴其後云

士昏禮第二　儀禮　孔廣林肊測　

昏禮下達　鄭康成云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陸農師云下達若逆女之類自天子達朱子云下達本為用鴈一事而發言自士以下至于庶人皆得用鴈亦攝盛之意也廣林謂農師說是也自天子至于士庶禮物儀節各有等衰納采至親迎則通乎上下故冠曰士冠相見曰士相見喪曰士喪而昏禮不冠以士且直云下達正嫌六禮或亦殊尊卑別貴賤耳若專據用鴈則下達當退在納采下矣或乃援穀梁傳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及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劉夏逆王后于齊公子翬如齊逆女謂天子諸侯不親迎是又不然周衰禮廢不可引以致難況莊公二十四年經不大書云公如齊逆女乎鄭君駁異義云天子雖至尊其于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然則天子諸侯固有親迎法也

用鴈　昏有六禮納徵束帛致命餘五禮皆用鴈鄭君云取其順陰陽往來敖君善云取其不再偶是其義也亦上下同之不以六摯論下達之文不專據用鴈用鴈未始不在其中若謂士用鴈為攝盛則大夫攝盛宜執羔春秋傳曰徐吾犯之妹美公孫黑使强委禽焉六委禽是鴈非羔矣知昏禮用鴈非爵弁乘墨車及女次純衣之為攝盛比也

使者玄端至　鄭康成云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廣林謂非specify

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　鄭康成云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為庪廣林謂屋五架中脊為棟棟北一楣下有室戶室北墉當庪棟南一楣楣下植楹楣前接簷為庪主人在阼階上西面立近庪賓不宜入堂之深直立當棟且以棟為阿亦不經見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棟棟不稱阿也屋四隅為阿故四注者曰四阿阿卽四霤也此經當依今文為庪賓當庪與主人相直矣聘禮賓西楹西致命此昏禮納采不敢必主人卽許故不深入謙也賓致命訖主人轉北面拜受命賓乃進北行由楹南而東授鴈楹閒矣

授于楹閒南面　鄭康成云南面並授也敖君善云文承主人下授宜作受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矣不南面者辟君使於大夫之禮也廣林謂敖說是也主人拜命後賓北行由楹南而東楹閒北面授鴈主人當楣北面再拜退由楹北而西楹閒南面受退西

面立以聘禮賓面卿授受參之知當如是禮敵者並授此訝授者
初結昏尊敬主人也

主人拂几授校　鄭康成云校几足廣林謂祭統夫人薦豆執校注云校豆中央直者然則此校亦几中央謂廉也主人兩手奉几兩端令賓得受于手閒故云授校賓受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有司授几節可參也

北面設于坐　疏云不坐設之者几輕廣林謂禮奠物于筵若地皆坐奠几亦宜然有司尸奠几不坐者尸有餘尊得伸故特云不坐正以見几皆坐設也他不言者文不具耳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　或謂納徵亦用鴈束帛儷皮加幣也廣

林謂非也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或云用鴈或云執鴈此獨無孝經鈎命決云五禮用鴈是也周官媒氏云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入幣者納徵之謂也云凡則束帛儷皮上下同之矣唯天子諸侯則加以穀圭大璋耳

魚十有四　鄭康成云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為十四者欲其敵偶也疏云此鬼神陰陽故同祭禮廣林謂生人之禮三命者十一魚再命者九魚一命者七魚此一命之士魚正得七夫婦各七故十有四注疏之說恐未必然

主人爵弁　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爵弁其次也不以玄冕者玄冕大夫之上服士不得攝之然則曷不以皮弁皮弁士正服又非攝盛之謂矣攝假也假所不得以者也大夫親迎以希冕孤以毳冕諸侯已上各以其上服尊斯不攝矣云玄冕親迎者何郊特牲正義云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是也本疏云五等諸侯親迎不過玄冕蓋誤

婦車　鄭康成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廣林謂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御迎也是國君亦將家車逆矣所異者士嫁女無送車大夫已上婦雖乘夫家車猶自以車送之耳

有裧　鄭康成云裧車裳帷周禮謂之容廣林謂雜記云其輤有裧緇布裳帷則裳帷非裧矣車衣曰裧亦謂之容裧下畔復以

布覆之以障泥則曰裳帷猶人之上衣而下裳是以名焉今時乘車及肩輿皆有之其遺制也

女次純衣纁袡　鄭康成云純衣絲衣疏云此純衣即褖衣廣林謂士攝盛服爵弁婦服宜亦攝盛服純衣鄭君恐人讀純爲緇故以絲衣釋之因衣不常施袡又以盛昏禮爲此服解纁袡義甚明白疏誤會注義謂纁袡即當攝盛而以純衣爲褖衣盡思褖衣士妻正服緇布衣也注何云絲衣邪純衣視爵弁服其差在展衣之下褖衣之上厭色緇與褖衣色玄者別

姆纚笄宵衣　鄭康成云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姆亦玄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耳特牲注又云此

衣染之以黑其緇本名曰宵二注徵異廣林謂此宵衣即特牲禮之宵衣蓋襐衣也其色玄宵夜也亦有黑義故以名衣此衣襯玄端服用布改從綃則爲絲衣與純衣混

女從者畢袗玄 袗亦當作袀此女從者與女同純衣而不纁袡與姆同玄衣而不以布與兄弟畢袀玄同義

被潁黼 鄭康成云潁禪也士妻始嫁施禪黼于領上假盛飾耳廣林謂潁黼言被蓋別爲禪領加衣領之外若今婦人東領矣敖君善以黼爲禪衣被於玄衣之上昏禮倘飾解之非也女止純衣纁袡女從者乃加黼衣飾更盛于女恐無是理

婦乘以几姆加景 鄭康成云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廣林謂下經不見脫景之文則景似非衣名加景文承乘以几下疑此景蓋所以蔽車前者若今車簾云

媵御沃盥交 鄭康成云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敖君善云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廣林謂禮唯尊者沃盥故君盥則沃尸盥則沃父母盥則沃此沃盥盛昏禮耳媵御自盥不沃也注解沃盥交不誤唯洗分南北則不然禮婦人不下堂無取水于阼階東南之理蓋壻與婦均盥于北洗示夫婦同之也御如字讀李心傳以爲壻家女侍者是注云壻從者大謬婦也而使男子沃盥乎

贊者徹尊冪 或云此贊者爲婦人或云使兄弟之子爲之廣林謂婦新入室驟厠男子其閒似不協然古聖制禮未可以後世情勢揆也凡婦人與丈夫行禮皆俠拜而此經無俠拜文又婦人皆肅拜故婦見舅姑執贄進拜乃奠于席有司尸酳主婦主婦執爵拜亦不奠爵乃拜而此經贊自酢云北面奠爵拜贊者非婦人明甚然則孰爲之據後舅姑既沒章云老醴婦則此贊者蓋亦使老以其年高且習禮故

於是與始飯之錯 鄭康成云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古文始爲姑或云當從古文媵御止餕姑飯之黍而不敢褻舅之餘黍也廣林謂與讀猶與㳅沮之與於是與猶言於是乎也婦餕姑饌而不餕舅饌不敢褻也媵御差卑則無嫌矣始取舅姑之饌而互飯之交錯以辯飯讀爲飯黍毋以箸之飯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 禮記昏義舅姑上有厥明字注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廣林謂一日之內舅姑醴婦矣婦又盥饋矣更饗婦焉恐未必如是其亟也不言厥明文不具耳茲依疏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之說敘饗婦之禮云夙興陳鼎于舅姑寢門外東方北面特豚合升離肺無魚腊南洗在阼階東南直東榮北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實爵一備婦自酢者脯醢饌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尊于房戶之閒兩壺左玄酒加勺篚在其南實一爵一觶舅獻以爵

姑酬以觶席于戶西南面婦俟于門外厥明舅立于阼階上西面姑立
于房外南面贊餔婦入升自西階似應有拜至之禮然無可為據疑立于席西南
面舉者盥出除鼏舉鼎入陳阼階南西面匕俎從設北面載執而
俟匕者退舅取爵于篚降洗婦辟于右房卒洗升婦出房不拜洗
復位舅酌席前北面婦拜受舅拜送婦又拜舅復位婦人贊者自
房取脯醢以授姑姑兼執之以進坐薦于筵興復位乃設折俎婦
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
于俎坐挩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拜告旨舅荅拜婦又拜
坐卒爵興拜舅荅拜婦又拜婦以虛爵奠于外篚適房更取爵洗
出酌酢于阼階上北面執爵拜舅荅拜婦又拜坐卒爵拜舅荅拜

婦又拜以爵反于北篚出復位姑取觶適北洗婦辟如初姑卒洗
出房婦復位姑酌婦之席前北面拜婦荅拜姑坐祭飲卒觶拜婦
荅拜姑入房洗婦辟如初卒洗出婦反位姑酌婦之席前北面婦
拜受姑奠觶于薦西婦坐受以興反位姑拜送婦升席南面坐奠
于薦東興復席西南面立俟舅姑降自西階婦乃降自阼階退適
其寢歸婦俎于婦氏人

酬以束錦　鄭康成云古文錦皆為帛敖君善從古文皆作帛
廣林謂納徵用束帛此饗送者饗婦人送者贈丈夫送者皆以束
錦禮之差也宜從今文或疑束錦下當亦有儷皮此乃文脫亦緣
未會降等之義

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疏云某子者言若張子
李子也敖君善云猶言文子武子矣此蓋指其為大夫者也假設
言之以著其廟見之禮與為士者同耳廣林謂特牲筮日筮尸並
云皇祖某子少牢筮日筮尸宿尸及祝辭並云皇祖伯某知敖說
不可通矣婦之稱氏以氏告也既為之婦烏可呼皇舅之姓氏邪
疏說亦未安某子云者蓋以字稱若吾家稱伯魚子子思子云

記　受諸禰廟　此昬禮一經亦據諸侯之士而云受諸禰廟
者記者博記儀節閒亦關上下言之必於禰者昬以親成受禮宜
於親者

摯不用死　疏云恐用死鴈廣林謂書云二生一死二生羔鴈

也一死雉也記言不用死正明士昬之亦用鴈耳雉不可生得鴈
則未有用死者信如疏言涉後世忌諱之為非禮本義矣

必殽全　鄭康成云殽全者不餒敗不剝傷廣林謂殽全猶全
脅節經所謂合升也退在腊魚下者欲見腊亦用全故耳特牲腊
如牲骨此則一肫故云殽全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　鄭康成云受鴈于兩楹閒南面
廣林謂經云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未著受鴈及對女名
之節故記補之經已有受于楹閒南面之文此記故直云受鴈不
言面位益可見彼經是主人受非賓授矣注以納采受于楹閒之
受為授而云南面並授故此注云然語是而意非也

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　鄭康成云隨入爲門中阨狹廣林謂聘禮記云凡庭實隨入彼公門阨狹乎蓋隨入者執皮之禮則然以束帛尊於儷皮故也

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　疏呼此句自東上有取皮字朱子云今本無之未詳孰是廣林謂士受皮者從東方來由執皮者後居其左乃受皮安得先云取皮明爲疏中衍字無疑

毋戒諸西階上不降　疏云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祭門則廟門言不出廟門似得下堂彼諸侯禮與此異廣林謂此記乃周公正經彼傳所云禮乃末世之變當自解傳不得疑經何劭公注公羊傳云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是公

羊家說又與穀梁不同知非諸侯禮異之謂矣敖君善云毋不降送尊也夫士嫁其女母且以尊不降豈國君夫人反降送其女乎孟子云往送之門戒之敖氏亦以爲此禮至後世而變勝於疏說矣

篚在東　南洗水在洗東便沃盥也篚在西亦以便右手取爵故此北洗則盥者北面故反之饗婦而北洗亦有篚者實婦酢之爵也尊南之篚實一爵一觶備舅獻姑酬也婦酢之爵別陳者成婦意若不敢與尊者同篚云

婦酢舅更爵自薦　疏云舅獻姑薦今婦酢舅婦自薦之嫌別有入薦故記之廣林謂薦當爲酢字之誤也舅姑饗婦唯婦有席有薦俎故上記但云婦席薦饌于房明舅姑無之矣燕禮主人獻公更爵自酢彼是公酢主人主人不敢煩公因酌以自酢此婦酢舅嫌與舅爲賓主不敢竟令舅飲而自飲以當酢之節其事異其自酢同也

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　房右房也若左房則於舅洗尙可云辟姑洗于北堂婦適房是從姑矣不嫌於辭洗乎知不可通矣大夫士有左右房詳後鄉飲酒記出自左房條下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鄭康成云謂助祭也廣林謂記言此者明婦必廟見而後可與祭也廟見經無文廟見禮之常其儀與三月奠菜同故不具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通舅姑存沒者言又云

擇日而祭于禰卽此經三月奠菜也一廟者奠菜而已二廟以上奠菜訖更見于祖猶舅姑存次日盥饋三月而廟見也萬充宗以此祭行當廟見廟見釋幣而告不可言祭祭行當如注說

父醮子　鄭康成云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爾廣林謂在廟不在寢左氏昭元年傳云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是其明證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筵搢于房外南面禮如冠醮必於廟者鬼神治之重人倫之始也白虎通德論云娶妻不先告廟謂不釋幣于禰耳未云不行於廟也況記上文云凡行事受諸禰廟是納采以來皆卽廟而命使及使反受命矣焉有醮子而反不於廟乎

視諸衿鞶　鄭康成云示之以衿鞶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廣林謂視今文眡與示異義此四字亦庶毋命辭若曰汝常視此衿鞶毋忘今日之命云爾上云及門內施鞶已示之矣何必更贅此語注說恐非是

士相見禮弟三　儀禮　孔廣林肊測

士相見之禮　此篇唯士相見及還摯之見于大夫及嘗爲臣者四章是經下大夫相見已下皆記記字脫滅遂與經文併耳知者篇以士相見名不得雜厠卿大夫在內況昏禮士喪特牲諸經亦各止及士禮此又非其例鄭君於賓反見注云下云凡燕見於君至凡侍坐於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是鄭君亦目之爲記矣

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　初辭曰既得見故對曰非敢求見請還摯再辭曰既得見是欲其受摯不還故對曰不敢以聞若曰不敢使主人聞之請還諸將命者耳或謂唯君受摯以其言重故曰不敢以聞若然則對之辭當云不敢聞命不得云不敢以聞矣

賓奉摯入　鄭康成云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敖君善云賓得主人見許之命不俟主人之迎而即自入蓋急欲還摯且尊主人也廣林謂昏禮納采迎于門外比醴賓又迎于廟門外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醴賓又出迎賓以入彼事有更端尚必出迎況此士相見前則往見己爲賓繼則復見己爲主人彼出迎己己何得不出迎鄭君誤矣禮賓至門外擯者出請事入告又出三辭入復命乃相主人出迎主人出拜辱乃揖入賓固不得不俟主人迎而驟入也況還摯亦非必不可少緩者主人又已許何斯須難待若此敖說亦非經不言文不具耳

若嘗爲臣者　敖君善云謂嘗爲其家臣今爲公臣者也廣林
謂經但云嘗爲臣不必卽今爲公臣者也若升爲公臣毋論或更
異爵卽今位與己埒彼以舊臣自居我不得便以舊臣相待禮當
與尋常賓主相見法同矣此蓋鄉爲臣今罷事而去者
賓入奠摯再拜　敖君善云入亦入門左也奠摯再拜亦東面
也廣林謂聘禮士介面卿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彼鄰國之士且然
況嘗爲臣者乎則此宜入門右北面奠摯再拜凡拜受拜送無不
北面者云東面再拜亦非
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　某也某非
敢爾某字皆主人名命某之某擯者自名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

九字擯者述主人命非擯者自爲辭也敖君善云還摯而擯者自
爲之辭亦以主人尊也失其義矣下經云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
使某之某擯者名與雜記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辭同較此述命
之辭更切
如麛執之　鄭康成云秋獻麛有成禮如之或曰麛孤之摯也
廣林謂周官大宗伯云孤執皮帛大行人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
考工記玉人云繅子男執皮帛並無執摯以麛之文徧檢諸經亦
俱不見疏以爲新升爲孤見已君法至餘事則皆皮帛蓋緣注有
或曰孤之摯一語而意爲之未見所據疏又云凡以摯相見唯新
升爲臣及朝聘及他國君來主國之臣見執摯常朝及餘會聚皆

執笏無執摯之禮朱子云古者笏以記事指畫而搢之服間故漢
魏以前不見有言執笏者至晉始言執手版今疏云朝會執笏未
知何所考廣林謂摯不可褻常朝未必定執摯矣笏者所以代摯
也搢于帶閒用則執之經雖無文事可意會故此疏及玉藻正義
並云執笏管子云天子執玉笏疏蓋本諸此後漢書范滂傳云陳
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弃官而去若然
則執手版自漢已然矣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　鄭康成云下謂君所也廣林
謂既云見于君矣何必復云至下卽謂入門不奠贄進至君所乃
奠亦當云阼階下但言至下辭不別白疏以爲凡臣視袷已下故

不言所言下也尤爲牽強敖君善云至下謂當帶也曲禮曰凡奉
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摯當帶見至尊者之禮
是又不然曲禮明云提者當帶則非執摯之謂摯云奉云執未有
云提者彼記下文云士則提之據士之私人爲士執器法非士見
君執摯法也鄉黨記孔子之執圭云下如授此亦當然授下之至
矣故曰至下
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　鄭康成云容謂趨翔疏云鄭
注曲禮云行而張足曰趨行而張拱曰翔皆是庶人貌也此庶人
見君不趨翔謂是常法廣林謂周官樂師云趨以采齊曲禮云大
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玉藻云廟中濟濟翔翔所謂僬僬卽此

之進退走也趨翔固非庶人貌矣故鄭君注此不爲容之容爲趨翔曲禮傳記趨步之儀鄭君亦未明著其爲庶人貌賈氏妄生區別殊屬無謂

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荅壹拜　鄭康成云言君荅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荅之庶人之摯鶩敖君善云奠摯主於大夫士則庶人見于君其不用摯與廣林謂周官大宗伯云庶人執鶩工商執雞蓋謂庶人工商或大詢見君或自相見皆用此摯凡見于所尊無不執摯不言可知故上經於庶人不云奠贄此士大夫對上進退走爲文言庶人進奠摯卽退走君無荅拜法士大夫則荅一拜爲異也注說自不可易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　鄭康成云凡言謂已爲君言事也廣林謂云凡言所關者博不止爲君言事也亦不止與尊者言爲然也觀下文歷陳大人老者幼者居官者可見蓋此經與下六者爲目云

與衆言言忠信慈祥　敖君善云大戴記注引此無忠信字蓋後人因下文言忠信而誤衍之廣林謂鄉閭共處必先之以忠信而後一鄉皆安爲慈祥不足以賅也故夫子論君子之學曰主忠信荅子張問行亦曰言忠信蓋忠信者德之本也不得因下文有言忠信遂疑此爲衍文大戴記注文或有脫耳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　今文衆爲終廣林謂當從今文卒視面毋改屬讀之謂其卒則注目于大人之面入而勿改細察其納言與否也終皆若是謂自始見大人以至終事而退凡有言皆依此三節也鄭君云衆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上云凡則諸卿大夫已在其中不須更言敖氏讀衆爲終是矣而解毋改句謂不可變亂其三視先後之序則與下句又相混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　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或以此經言賜食非君所客與玉藻云君客之者異廣林謂此經與玉藻爲一

禮皆小小禮食非常食法此不云君客之及命之祭者疏以爲文不具是也知非常食者下經云君賜之爵常食無賜爵禮矣命之食然後食蓋亦俟君食乃食決無先食之理不比前此徧嘗膳也敖君善乃以爲命之食然後食臣食或先於君恐於義有所不可矣

君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　敖君善云賜爵使人授之于其席也下席降而當席末也廣林謂玉藻云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彼記云越席明受於君所矣曲禮云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彼侍飲長者且然況侍君乎此之異於彼者長者多一辭

君尊則不復辭之也

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送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　疏云大夫則辭退下者對上不敢辭是士大夫內兼卿臣中尊者故得辭降姜兆錫云此乃士侍君卿大夫之禮蓋侍君而爲之興降則士但辭興而不辭降若侍卿大夫而爲之興降且出送則士於三者皆辭廣林謂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賓不顧則大夫於君亦不辭可知此經當依姜解退請退也卽當君興節下降也降斯送之矣故云比及門當於大夫則辭絕讀之退下比及門三辭爲一句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鄭康成云先見之出先拜也廣林謂玉藻云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據彼記士出迎不拜故彼注云始來拜則士辟也乃此注云出先拜其誤顯然禮擯者三辭入告復出以聽命告于賓乃相主人出迎先見之者擯者旣奉將走見之命而出主人不俟擯者卽從而走出見之尊異爵者也敖君善謂先亦當作走倘或然與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鄭康成云不稱寡者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廣林謂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正此經詁字義大夫二字屬上讀士卽所謂公

士擯又張稷若謂此經當有脫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　鄭康成云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今文宅或爲託廣林謂已仕而退卽不得曰市井之臣草茅之臣矣宅當從今文作託盛世佐云謂他國士大夫寄居其地而未仕者是也

儀禮肊測四

鄉飲酒禮弟四　儀禮　孔廣林肊測

鄉飲酒之禮　鄭康成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將獻賢者能者于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敖君善云士與其同鄉之士大夫會聚于鄉學而飲酒之禮廣林謂周官鄉大夫云以禮禮賓之州長云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云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三職所云以禮即此鄉飲酒禮也鄉射禮因有射事故別爲一篇前後仍與此篇無異事有不同禮則一耳自鄭君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說者遂謂此禮爲賓賢能鄉射禮爲習射當別有正齒位一篇而今亡不知經雖未明著其文然本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所謂立者即鄉飲酒義云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者也是亦正齒位之一端至乃羞下不言豆數則文不具經不具參見他傳記者類多不得因此疑別有黨飲酒禮也敖氏之說本諸呂大臨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此禮一語然與叔乃推此禮以通諸鄉人而敖氏直以鄉人飲酒目此經則又枯矣

主人戒賓賓拜辱　玉藻云士於大夫不敢拜迎此主人是大夫賓得拜辱者彼記據三等之士蓋公儀也此賓乃處士未仕者以道自重故得依賓主敵禮焉

乃席賓主人介　鄭康成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敖君善云主人於東序介於西序少牢下篇席主人于東序西面席侑于西序東面侑介之位同也廣林謂云阼階上西階上則位近階入堂淺云東序西序則位近序入堂深有司徹尸席于堂上者唯尸侑主人故可入堂深此則賓西席眾賓眾賓或有繼而東面者介席西階上辟眾賓也主人席不可上於介又賓末有遵者遵者或非一人亦須繼而西面故席阼階上以辟之唯席位不同故有司徹侑侑西楹西北面拜此介則西階上北面拜也鄭君此注本鄉射禮席主人于阼階上西面文敖氏乃援有司改云於東序謬甚

眾賓之席皆不屬焉　疏云鄉射云眾賓之席繼而西此亦當繼但此不屬爲異耳廣林謂兩經互相成必不屬者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相屬則踐席矣二人同席燕居有之禮事則人各一席鄭君注此云皆獨坐明其尊各特注鄉射云甫欲習眾庶未有所殊別說本太泥賈氏作疏不得不傅成其義耳

東西當東榮　鄭康成云榮屋翼疏云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廣林謂屋簷角謂之榮兩角外張如鳥翼然故云屋翼榮前後各一故喪大記說復者降自西北榮西北榮即士喪云後西榮也若屋棟止東西兩端何得云西北邪

主人速賓　疏云鄉射云主人朝服乃速賓彼云乃此不云乃

彼戒速別服故云乃以開之此戒速同服故不云乃廣林謂文有詳略彼此互見耳本記云朝服而謀賓介不別著戒速之服則亦朝服矣鄉射戒賓蓋亦朝服知者冠禮戒賓宿賓並朝服是戒宿同服禮之通例也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門左北上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　疏云賓既北上主人西面相向揖訖乃相背各向堂塗介與眾賓亦隨賓至西階下也敖之者云初入門北行未便相鄉及相背東西行又北行稍前乃轉身相鄉以當留介及眾賓立位也位俱近門距西階則遠此於賓介入門左北上之下乃云主人與賓三揖則三揖皆在北行時而初入門相背各向堂塗之前不揖矣廣林謂入門沒霤將曲主人與賓並北面揖當陳北行又揖當碑又揖所謂三揖也揖皆北面不相鄉經云三揖至于階三讓則及階無揖可知若將曲不揖則當陳以北無三揖之節鄭君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之注確不可易經退與賓三揖於北上之下者欲令與至于階三讓連文故先見眾賓立位此行文之法不可據此謂位定而後揖也介與眾賓同立門西東面此時主賓自相揖進介及眾賓不參又無賓厭之文何得相率驟至階下況下經云主人以介揖讓介明亦三揖至階三讓升堂若介在階下三揖何施經又云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若亦在階下主人當西面拜之矣

賓進東北面辭洗　鄭康成云必進東行示情敖君善云進者少南行也南於洗西乃止而東北面鄉主人廣林謂據鄭此注則進東二字屬讀辭洗乃北面而注鄉射又云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二注互異敖氏蓋依鄉射注也下經主人辭洗阼階東南面則賓之辭洗宜進東行就主人而北面當以此注爲正至賓降立之位經但云當西序東面東西節也南北節無文以儀節尋之爲辭洗降自當立于主人少南至是始進而東行還北面對有司云俯東面于西階西南蓋亦其比矣

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　鄭康成云俱升廣林謂凡升階皆主人升一等賓乃升無俱升法疏因注云俱升謂至此辭讓訖故略威儀非也鄉射云一揖一讓以賓升云以者明主人先升賓乃從之矣

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　鄭康成云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敖君善云崇重也謂賓崇重已酒不嫌其薄而飲之既也姜兆錫云崇之言隆謝賓酢之隆施廣林謂崇酒之拜在卒酢爵後是主於酢姜義爲長

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　疏引鄉射注辭主人復親酌已謂此亦然廣林謂然則當辭于實觶之時矣鄉射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辭注云辭其坐奠觶是賓辭正義也辭親酌之說蓋非

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　鄭康成云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以就卑也廣林謂堂上分東西階拜受拜送者止主賓二人故於介則拜于介右有司獻脩亦拜于脩右與此同義介與脩皆不得專階也如注說則主人拜大夫于大夫之右豈大夫亦卑于主人邪敖氏謂介尊降於賓似已然亦不可通之大夫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　鄭康成云三拜壹拜示徧不備禮也疏云衆賓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亦徧得一拜是不備禮廣林謂鄉射注云三拜示徧壹拜不備禮與此正同彼分釋此總釋立文偶異耳所謂不備禮者禮荅拜應再此士於大夫不敢備禮而荅一拜於士則再拜故特牲云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注云士賤得備禮也

于西階上獻衆賓　于往也實爵房戶閒乃往就西階上獻之鄉射無于文省耳不必依敖氏作衍文

賓席末荅拜　疏云於席西南面非謂席上近西爲末以其無席上拜法或駁之云獻賓席末坐啐酒下乃云降席拜告旨是席末未離席也廣林謂席上拜者唯尸有之賓主行禮無此法席末席西對文異散言則通賈疏乃融會前後經文補注之所未及不得致駁

賓坐奠觶于其所　或云此時賓已卽席蓋南面奠之廣林謂凡奠觶皆席前奠之席南面者北面奠東面者西面奠此篇及鄉射燕大射特牲有司可參也此亦北面奠經無升席文不具不得據爲賓已卽席南面奠之證

大師則爲之洗　鄭康成云上旣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廣林謂經於此乃言大師者大夫賜樂不必定賜大師容有無大師者故別文周官大師職云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𣐊則大師統衆工而爲之長無專職也大射儀云僕人正徒相大師徒相則無瑟知大夫有大師亦不在瑟中矣歌貴于瑟自當先獻故但云爲之洗正上經云一人拜者一人拜之上云工左瑟明主人將獻工工卽左瑟著其節耳不可因之謂先獻瑟也

乃合樂　鄭康成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閒之篇未聞廣林謂非也三夏天子以享元侯乃大饗之禮敬之至也鬼神之擬諸祀爲故歌頌外此無歌頌者燕飲升歌笙入閒歌合樂自天子達無異樂其差但以工數多寡爲之等耳疏又引左氏傳晉侯饗穆叔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謂燕饗同樂亦非也晉𥳑饗穆叔而奏三夏歌文王蓋僭大饗及兩

君相見之樂其歌鹿鳴之三則又參用燕樂焉此末世竊禮之不中者也何可以言周公之制

側降　鄭康成云賓介不從廣林謂鄭君於儀禮一經側皆訓特非也此主人降賓介不降嫌於背賓故側身邪向西而降示敬也如注義經但云主人降則賓介不降自明何必著其獨降乎其他側尊側授側襲說並詳聘禮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觶　或云階閒則距階不甚遠非南北之中鄉射中庭北面與此異廣林謂以鄉射燕禮大射儀參證此經階閒東西節也鄉射中庭南北節也二禮不異故鄭君於此經注云其南北當中庭或說誤以司正之位側近堂

廉乃云禮異不亦舛乎下記云磬階閒縮霤則北側堂廉樂懸在焉司正位不得與參也

執觶興盥洗　監本無盥字疏云鄉射大射皆直云洗此俗本有盥者誤廣林謂少儀云凡洗必盥彼注云盥乃洗爵先自潔也且有不洗者若然諸洗不言盥者皆文省此因司正表位將以察眾故特詳之鄉射大射文不具此經當依石經作興盥洗爲正未可因賈疏語謂石經爲俗本也

辯卒受者以觶降　鄭康成云辯辯眾賓之在下者敖君善云辯眾賓之在上者廣林謂辯下鄉射禮有遂酬在下者一節則辯據在上者言此經旣鈌在下之酬則上文眾受酬者該乎上下自

當據在下者故此注下文引鄉射禮文證之正鄭君善會經義何得以彼辯解此辯而疑此篇有脫文

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　鄭康成云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今文曰賓受廣林謂取言其實受成其意無義例也觀上經一人舉觶賓亦云坐受以興此經今文亦作賓受可見

無算樂　鄭康成云燕樂亦無數或閒或合盡歡而止廣林謂無算者無數亦無定也閒歌合樂正歌已備此未必更重疊奏之蓋賓欲歌某詩卽歌之不科用何樂矣若春秋傳賦角弓賦嘉樂歌巧言之類云

賓出奏陔　鄭康成云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于阼階之西南鼓廣林謂春秋傳鄭人賂晉以歌鍾二肆及其鎛磬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若然則大夫賜樂得備有鍾鎛周官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判縣者東西各一縣特縣者階閒一縣而已此鄉飲射並侯國大夫士禮侯國大夫視天子之士亦特縣特者對四面三面兩面爲特非孤縣一磬之謂磬爲首縣故特記其位云階閒縮霤其他可推而知注因記止言磬遂謂有磬無鍾彼鄉射云不鼓不釋有鼓明矣何以鼓亦無文凡樂鍾以宣之鼓以節之磬以收之鈌一無以成樂況陔夏爲金奏而可無鍾乎知不然矣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鄭康成云賓介不荅拜禮有終也敖君善云送賓也不拜送介廣林謂禮有不拜迎無不拜送大夫於士不拜迎其退也猶送再拜介旣拜迎矣拜送可知

明日賓鄉服以拜賜　鄭康成云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今文曰賓服鄉服疏云未仕雖著朝服仍以鄉服言之廣林謂此朝服也不主爲鄉飲何得直以鄉服名鄉讀鄉者已告之鄉注云昨日正釋鄉義但賓鄉服不辭知鄭君本從古文作賓服鄉服而今文無上服字唐石經不誤賈疏本轉寫者注文誤衍一服字朱子通解據注刪經楊信齋從之似未細審

記　出自左房　舊說對室爲左此戒於大夫士無右房之說也聘禮賓館於大夫還玉時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是有右房之證夫有室有左右房斯堂得兩楹否則止有一楹安所得東楹西楹兩楹閒之別若夾房室立楹亦恐無此規式士喪殯于西階無右房則西階卽當室矣然乎不然乎且卽以鄉飲言之賓席戶牖閒衆賓繼而西無右房賓席已側近西序安得更容衆賓之席鄉飲酒義云坐賓西北者於主人爲西北非眞在堂西北隅也不可引以證大夫士無右房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　鄭康成云或統於堂或統於門敖君善云此謂在門內位之時也衆賓若多容有北面者與東面者相繼當西上云東者字誤廣林謂此立者卽所謂立待以聽政役者也云若有北面者明別是一輩人否則云繼而北面矣此句厠辭洗及薦以齒之閒知不據初入門門內之位言未可輒疑經誤

無算爵然後與　敖君善云鄉飲酒義曰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是謂沃洗者得與旅酬與此異廣林謂彼記統釋弟長無遺之義不復細爲別白前三句旅酬後二句正此無算爵然後與非謂沃洗者得與旅酬也敖氏乃謂與此異誤矣

鄉射禮第五　儀禮　孔廣林肊測　儀禮肊測五

鄉射之禮　乃席賓南面東上　鄭康成云不言於戶牖之閒者此射于序敖君善云出自東房有東房西房則中有室而席賓于戶牖之閒也明矣廣林謂敖說是也席賓有常所不言可知如注所云則鄉飲酒不言戶牖閒又何以說

賓及眾賓遂從之　疏云鄉飲酒云皆從之彼兼介故云皆此無介故不言皆廣林謂彼言皆賅其人此云遂著其節兩經互成其義不關介之有無也皆介獨不可皆眾賓乎

賓厭眾賓眾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　此亦如鄉飲酒禮先定其立位也賓少進據入門時言眾賓入拂棖賓中棖與闑之閒於眾賓爲近東不云少東云少進者欲因以見在門外位時賓已自與眾賓不齊等矣鄭君注少進云差在前辭不別白讀者遂以此爲賓亦在門內立定耳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　疏云賓主既行眾賓亦行故云皆行廣林謂皆之言偕也對下主人升一等賓升嫌三揖而進時行亦有先後也疏未會經意

賓反奠于其所　或以鄉飲酒云坐奠觶于其所疑此反爲坐之譌廣林謂主人酬賓奠于薦西賓取之奠于薦東此一人舉觶奠于薦西賓坐取與俟拜送訖仍奠于薦西故曰反奠彼言坐此言反互見其義非有譌也

賓及眾賓皆降復初位　鄭康成云初位門內東面敖君善云與階西以南當序之位廣林謂主人將與大夫爲禮賓不可參故與眾賓俱立于門西若賓特立于當序之位則主人與大夫三揖時大夫過賓位不可爲弗見也者而過之又不可舍主人而厭賓禮反褻矣且賓有當序之位眾賓未有此位也經又何得概言初位乎唯門內東面固凡爲賓者之正位也舉眾賓之位亦可賅賓

升不拜洗　疏云大夫尊故不拜洗廣林謂遵者之禮如介故下文注云凡所不者殺於賓也疏誤

主人復阼階揖降　或云西楹南之爵主人揖降時以降奠于篚廣林謂上經主人奠爵西楹南再拜崇酒更無取爵降奠之文明與前受賓酢奠于東序端同彼之奠擬獻眾賓此之奠擬旅酬時士入取此爵獻士皆無反爵于篚一節疏說自明此復阼階乃自西楹南而復非降奠于篚而復也若執虛爵以揖降古人決無此取便法

大夫降立于賓南　至此大夫亦就門內東面之位矣位在賓南視眾賓少進故下經升就席大夫及眾賓連文若當序之位距眾賓尙遠經當有大夫厭眾賓之文矣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　鄭康成云言少東者明樂正西側階不欲大東辟射位或云此席工之法不異鄉飲俱自西階之東始而放于東下經云遷樂于下則設席

時無庸辟射位廣林謂鄉飲酒云設席于堂廉東上云堂廉是在兩階中不側近西階與此西階上少東異又云樂正立于西階東是彼樂正之位正此席工處則此立于其西爲西側階明甚故注以辟射位釋之時雖未及射而侯已張中庭欲賓志於射不得令當侯道非謂妨行矢也比射必遷樂于下者不欲使樂工與射者參耳

主人降席自南方　鄭康成云禮殺由便廣林謂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蓋升由下降由上正也前主人受賓酢於席末啐酒自席前適阼階上卒爵是降自北方乃由便也注以此爲由便則誤

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　敖君善云告主人當北面東似衍文或云東面以鄉主人猶北面以鄉賓兩鄉之所以變于司正也廣林謂東非衍文大射儀東面請射于公君尊不嫌背賓且主于請命也此則對主人述賓許之命不可背賓故北面告賓還適阼階上右還毋周卽告主人兩鄉之說是已但以爲變于司正則非其義

司正爲司馬　司正位在階閒中庭觶南北面至是立爲司馬卽去觶南司正之位其位在西階前少西南面知者據下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也所以必南面者弟子皆在西方司馬就其位命之便

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　今文無南或疑上云東南則下堂前三笴爲贅當從今文廣林謂阼階下之東南東西節也堂前三笴南北節也云東南則去堂陳差遠但云東嫌西側陳矣故鄭仍不從今文

序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　鄭康成云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廣林謂豫及記序則物當棟之序並讀當爲榭鄭君破豫爲榭是矣而以榭爲州學又失之學無榭名楚語云榭不過講軍

實則榭正講武習射處也此禮雖主習射于學宮其射儀備在此篇故兼及之榭無室其物當棟入堂深故升堂北行鉤楹內東行過物南至左物之東折而北還就物堂之物則當楣故升堂卽東行過西楹南歷物至東楹西折而北還就物必鉤楹內由楹外異者以射者就物必當出物南故也

俯正足　凡射必併足此正足卽下經上耦射云合足者是也未射先合足而俟正亦外體直之一端或乃謂射時足當左前右後不得併足此正足據履物俟射時言射時則否更引合足而俟爲證誤矣

將乘矢　鄭康成云行四矢象有事于四方廣林謂一弓四矢

非必取象四方也蓋禮射以乘矢習戰以三矢故周官大司馬中冬大閱云車三發三發者三發矢也孟子說庾公之斯發乘矢者則不忍背師而為禮射故車三發與舊說異詳予周官肊測三

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　鄭康成云圜下射者明為二人命去侯廣林謂射以習禮儀節不厭其繁由上射後命去侯出下射南還其後而降紆回其步正以示禮之節也敖君善謂往來相變以為儀視注義為勝如注說下經命取矢射者不在其位何以亦還左物之後以降乎

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　庿寢皆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洗南北以堂深則當碑

矣楅南當洗已齊碑北司馬安能更立其南弟子亦不得北面委矢或疑南當洗為南於洗之譌廣林謂設洗以堂深未必正當碑也以此經司馬立于所設楅之南推之楅與碑其間尚有餘地司馬蓋負碑而立云不云立于碑北者因事為文耳如或說南於洗則楅在碑南更無據依矣

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　鄭康成云鄉獲者許諾至此弟子曰諾事同互相明敖君善云此時獲者猶負侯而取矢之弟子已退在西方之位故獨應之廣林謂初次取矢在侯在地者併取之弟子主取在地之矢矢在侯者獲者取之今矢不索必矢有蔽于隱處者侯上矢易見取已無遺故弟子獨應之求矢弟子所有事也鄭敖二說均未當

大夫雖眾皆與士為耦　鄭康成云士謂眾賓之在下者及群士來觀禮者也敖君善云士謂眾賓大夫宜與眾賓長為耦不足乃及於堂下者廣林謂下經以耦告于大夫乃云西階上作眾賓射則大夫耦在下者可知故下飲不勝者云大夫飲則耦不升凡堂上者自賓主人為耦而外雖眾賓亦耦在下者禮與大射儀異也

三耦拾取矢　朱子云拾取矢三字疑衍廣林謂此與下眾賓未拾取矢同趣下取矢前立位非衍文

三耦拾取矢亦如之　亦如之者如上耦拾取法不得更云三

耦敖君善謂與上經三耦卒射亦如之皆當作二耦是也

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　鄭康成云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敖君善云此西方即堂西也廣林謂堂西與西方異位觀此經凡云立西方者皆東面立堂西者皆南面可見蓋西方者西階下之西南眾賓位之北去堂差遠堂西則西階下之西近堂處也弟子納射器于堂西皆退立于西方故獲者取旌云由西方樂正命遷樂云適西方並不云堂西也唯命設豐云司射適堂西此亦如設楅設中之各於其所設處但楅中皆在庭故就所設處命之豐在堂上又係罰事不比去侯取矢可在堂號命故就豐所由設處命之耳敖氏謂西

方卻堂西誤矣有司西方之位在三耦東面位後少北取矢者就
授之乃反位注以爲弟子逆受亦未的

一人執筭以從之　筭監本作算說文云筭長六寸計歷數者从竹弄言常弄乃不誤也算數也从竹具讀若筭若然則箭籌之筭當作筭無算爵無算樂字當作算唐石經並作筭監本並作算皆非

不貫不釋　鄭康成云貫猶中也疏云貫穿布侯故以中爲貫廣林謂下記云禮射不主皮是射主中正鵠不必穿皮也經云貫者謂矢著侯中不脫詩行葦云四鍭如樹者是矣注以中釋貫義已足疏加貫穿字轉有語疵

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

鄭康成云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榭互言也廣林謂賓主人各於堂東堂西袒決遂已有司各以弓矢授之射畢揖降不復至堂東堂西卻各於階前當序之東西釋弓說決拾襲有司受弓反于其所賓主人各反階前當序之位乃揖升袒必於堂東堂西者袒宜隱也襲則無嫌矣注云庠榭互言固非敖氏謂自釋弓於故處則賓主人應釋弓而後降經於降階後乃云釋弓又不見再升再降之文知敖說亦未是云序西序東據階下當序西序東言非堂上序東西也

若有奇者亦曰奇　鄭康成云右賢於左若干純若干奇疏云奇則一也言若干者衍字也禮記投壺正義云假令九筭則曰九奇廣林謂經云一筭爲奇明奇專主于一矣非大數奇偶之謂也疏以若干爲衍字良是仲達之解附會鄭注耳故朱子云恐或是九筭則曰四純一奇也此說得之然一奇作有奇更妥

獻獲者于侯　鄭康成云鄉人獲者賤明其主以侯爲功得獻也疏云大射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彼國君禮使服不士官唱獲故就其所爲唱獲獻之此鄉人獲者賤故獻于侯明以侯

爲功得獻也廣林謂鄉射大射獲者皆以侯得獻彼侯西北三步此負侯者變于君且大射三侯若負侯北面似主爲大侯故於大侯西北明三侯同功不適爲一侯也二禮無異義鄭君强爲之說疏更附成之過矣況大射注亦云近其所爲獻疏亦云以服不得獻由侯二君當亦啞然自笑耳

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　敖本作西階西蓋因上北面視筭節作西階西而誤衍也石經監本通解儀禮圖並皆作階西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　鄭康成云今文或言作升射敖君善云上字似衍否則其下當有耦字廣林謂以上經再

射云作射如初例之上字爲衍文無疑上已云司射所作唯上耦此無庸更云上耦矣

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設豐不重文或謂下句云遂命則上如初二字亦據司射言之設豐不重爲是廣林謂執張弓執弛弓司射前曾命三耦矣故此云遂命如初弟子實觶司射前未有命也此司射命設豐當絕讀之設豐實觶如初據弟子言下設豐二字不可以爲衍而刪之況唐石經旣有此二字監本儀禮圖敖氏集說皆同唯通解本無之朱子未有注說疑通解本亦同石經今刊本譌脫耳

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　敖君善云大夫之觶長受而錯則賓觶但至主人而止與所以然者以二觶並行難爲旅也廣林謂長受句絕而錯自爲句通承二觶而言也主人之觶以之次賓長長賓之觶以之次大夫大夫與衆賓埒則如是交錯以辨若大夫多於賓則次大夫以之三賓長三賓長以之四大夫大夫送飲徧卒受者受而與主黨錯大夫二人則主人之次大夫長賓之三賓長次大夫旅在下賓黨三賓長旅在下主黨大夫一人則主人之次賓長長賓之三賓長次賓長旅在下賓黨三賓長旅在下主黨若然未見其難爲旅也

記　西序之席北上　疏云公卿大夫多尊者不受則於尊西也敖君善云經言衆賓長升就席者三人耳又曰衆賓之席繼而西是未必有西序之席北上者廣林謂戶西至西序約廣二十八尺餘以公食大夫蒲筵常降殺以兩推之大夫筵丈四尺士筵丈二尺止容賓及長賓而已次賓已下卽席于西序故此記云然以其席于西序亦在賓西故經云繼而西也觀記直云西序之席不云若有席于西序是主謂衆賓之席矣敖氏之疑蓋未審諸此疏以爲尊西尊西非西序也大夫亦不得與衆賓參其說固誤或謂三衆賓以下亦有不立于堂下者乃爲之席于西序則與經升就席者三人顯背更謬之甚

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　敖君善云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與經違乃記者之誤大夫宜降於賓不以諸公之有無爲隆殺廣林謂鄉飲酒禮云公如大夫入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若然有諸公與無諸公大夫固有不同焉者未可謂記誤也如賓禮者非據受獻之儀而言蓋主謂入門時有諸公則主人與公讓升大夫止于西方主人獻公公酢主人主人洗公公降立于賓南主人乃以大夫升如主人之先獻賓而后獻介若無諸公則主人以大夫揖讓而升如賓禮矣此經大夫正如賓禮者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

士布侯畫以鹿豕　鄭康成云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或云記於大夫士言畫見君之不畫也天子諸侯以布爲侯而棲熊麋之皮于中以爲鵠大夫以下不得棲皮畫以象之而已廣林謂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明侯有三等此爲燕射則張獸侯獸侯者畫以毛物如或所云乃大射之皮侯與此異矣記於天子諸侯云白質赤質何得謂非畫乎但鄭君云臣畫二則不其然侯中畫獸首以爲的也而畫虎豹爲將何所取中云虎豹云鹿豕見二獸皆可不科用其一耳必畫此六獸者周官司裘注云示服猛討迷惑者得之尊者射難服士卑射易馴以是爲差此注以不忘上下相犯志在君臣相養爲義則非

凡畫者丹質　鄭康成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廣林謂非也上云天子白質諸侯赤質大夫士但云布侯不見其質故此明焉凡者凡大夫士也

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　初射不勝者不再射再射不勝者不三射此主角力雖與五射主皮同名而實則異此之主皮乃貫革矣記者因言不主皮而連及之耳五射主皮卽此經不貫不釋之貫也說已見前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　周官樂師云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此鄉射士禮也有大夫在焉故用大夫射節歌騶虞者大夫卑不嫌偪王或可進取也投壺士禮而云奏貍首亦其比矣

燕禮第六　儀禮

孔廣林肊測

燕禮　天子燕禮有六燕來朝諸侯也燕有功諸侯也燕羣臣也燕臣有功者也燕四方之聘使也燕同姓及故舊也諸侯燕禮有五兩君相燕也燕羣臣也燕臣有勤勞者也燕天子之使也燕四方之聘使也凡燕有十一禮則唯四而已天子燕來朝諸侯爲一禮其燕有功諸侯與羣臣無事而燕與燕臣有功者與燕同姓故舊視之而四方之聘使別爲一禮禮宜殺也諸侯兩君相燕爲一禮而燕天子之使亦如之其燕羣臣及臣有勤勞者及四方聘使爲一禮則此篇是已餘並無考以此經云燕射如鄉射之禮推之蓋亦皆大同小異云

小臣戒與者　鄭康成云戒與者謂留羣臣也疏云謂羣臣留在國不行者也朱子云謂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故使小臣留之廣林謂經云戒明非留止之謂若朝畢留之君可自命其人卽或使小臣傳命經亦當云小臣止與者矣蓋燕不一法有前期預戒者亦有卽日戒命者不比大射必前期三日也故經直云小臣戒與者而已注云留羣臣語本不別白疏以爲留在國不行者更不可通矣

樂人縣　鄭康成云縣鍾磬也敖君善云此縣蓋在階閒磬在阼階西南面鍾鑮次而西建鼓在西階東南鼓鼙在其東國君燕禮輕於大射故不備樂廣林謂此卽路寢常縣之樂爲燕新之而

已其樂軒縣東西及北凡三縣阼階之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鑮南應鼙又南建鼓皆西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鍾其南鑮皆南陳鑮南朔鼙又南建鼓皆東鼓鼗倚于頌磬西紘阼階閒縮霤磬南面其西鍾其西鑮皆西陳鑮西鼙又西鼓皆南鼓簜在北縣之東此約大射樂縣爲文唯大射東方鼓鼙經云在阼階西蓋射止東西兩縣北面止存一鼓在西階東故可爲君移鼓鼙于阼階西此常縣乃三面不得以東縣與北縣參知仍與西方之縣同矣大射主於射略於樂故止用東西二縣而北縣尚存其鼓以當一面此燕主合歡爲有止用階閒一縣之理敖氏云不備樂不已左乎

設洗篚于阼階東南　鄭康成云設此不言其官賤也廣林謂此與設尊蓋同爲司宮職少牢禮可證也以大射儀例之此節似當在兩圜壺下誤錯在前耳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　鄭康成云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廣林謂小宰聽酒人之成要不司設尊也設尊於天子乃春官司尊彝職也據下經云司宮執燭則司宮或卽天子宮人蓋諸侯無尊彝几筵二官故此設尊兼司尊彝而下筵賓則兼司几筵矣

射人告具　鄭康成云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廣林謂周官射人職云掌公孤卿大夫之位又云詔相其灋則射人正掌朝儀

之官與司士職事不使司士者司士後當薦脯醢射人爲擯不得兼執薦也注說未洽

賓出立于門外東面　敖君善云大射儀云北面此東字蓋誤廣林謂大射主辨尊卑雖爲賓不敢全乎賓故北面此燕主合歡略上下之分故東面又關有四方聘客與大射不同非字誤

主人亦升自西階　鄭康成云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天子膳夫爲獻主廣林謂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文王世子云膳宰爲主人然則宰夫即膳宰亦即天子之膳夫膳宰非一人長曰宰夫貳曰膳宰雖與宰夫同號非治官之攷也大射儀宰夫戒宰及司馬彼宰夫乃大宰之攷其所戒宰正此

爲主人者唯爲主人故與司馬皆別戒焉公食大夫禮宰右執鐙蓋其長也聘禮設飧公食大夫薦豆設黍稷之宰夫則其貳及屬矣知長不稱膳宰者膳宰爲主人而此經獻賓云膳宰薦脯醢獻公云膳宰贊授肺記又云羞卿者小膳宰也是長爲宰夫而所謂膳宰小膳宰者皆宰夫之屬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　鄭康成云賓將從降鄉之廣林謂凡盥洗南面此不南面者辟正主且嫌背君也不正北面者又嫌面君故也注義尚未該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　或云辭降辭洗有兩番奠鄉飲鄉射賓主各階故辭降奠階前而辭洗奠篚下此賓主同階故辭降奠洗南辭洗乃奠篚下上主人之洗亦當與此同廣林謂不然鄉飲鄉射主人取爵于上篚以降故奠而辭降此與大射觚在下篚主人徒降無執也何奠之有其辭降蓋在西階東而西面據經云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知之

東北面獻于公　或引士相見禮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謂此亦當然東北二字疑有一衍廣林謂彼云不疑君者圓市見君之法此據獻禮敖君善云因獻賓之儀而爲之是也大射儀與此正同不得疑有衍字

士薦脯醢　士司士也士上蓋脫司字知者周官司士職云羞俎豆則薦正其職也下經薦士有事者云司士一人燕禮一篇不見司士事此薦脯醢乃其事矣觀大射儀獻公宰胥薦脯醢後即無薦司士文益可見

媵觚于賓　鄭康成云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媵皆作騰敖君善從今文作騰云騰揚也廣林謂此蓋因杜蕢揚觶之文而云然耳不知此酬賓禮非舉觶禮與杜蕢揚觶罰飲更別以媵爲正媵送也注說自允其云讀或爲揚備異說耳下二人媵觶及再媵觶賓媵觶皆宜從今文疑儀禮本經媵騰二字各異轉寫者誤混爲一故古文並作媵今文並作騰鄭未細審概從古文敖故

與鄭違又概從今文亦猶不知二五之爲十也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　鄭康成云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　敖君善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即受此觶不敢復煩主人之更酌已廣林謂導飲爲酬禮無辭法鄭君之說爲是本疏引上經獻公公立卒爵此代君酬亦宜立飲釋注義甚明不必別生異義也

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　鄭康成云拜其酌已（已監本作也此從別本校改）疏云以主人代君勸酒急承君勸不敢安暇故先拜廣林謂此西階上拜拜受也酌膳下不言賓之席前文省耳敖氏謂是時主人已在筵前北面得之

主人降復位　敖君善云位西方東面也此時未有洗北西面位至既獻大夫而薦乃有之廣林謂宰夫既當爲獻主自不可與羣士同在西方之位唯位本在洗北嫌升亦自阼故上經賓升特云主人亦升自西階也宰夫立洗北西面射人納賓宰夫適西階東中庭北面立賓及庭公揖之乃升主人賓右揖皆行升堂蓋燕爲主人宰夫專職夙有定位不比他臨事請命者

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敖君善云不立于序內者升降異處以相變爲敬廣林謂不立序內者獻酬禮成不敢安賓之正位也不筵西南面示不敢據賓席也不降立西階西者以公當爲之舉旅不敢重以升降煩君命也

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鄭康成云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待于西階上敖君善集說云注曰先者既酌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俟于西階上乃降繼公謂酌散更言序進明其復發于西階匕也廣林謂敖說即鄭義也經云序進酌散其升後相待可知鄭君因經無序降文恐人疑降時不相待故注云交而相待于西階上正以補經文之不備敖氏誤會鄭義疑注謂升酌不相待又病其語不明了輒以已意改鄭注原文異哉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以酬賓　鄭康成云就其階而酬之也　敖君善云與立于席舉觶鄉賓而酬之不下席君尊也廣林謂燕禮一經闕已臣及外臣故但云酬賓而不著其位蓋已臣則如敖說外臣則如鄭義二義備焉

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　鄭康成云言作大夫則卿存矣長者尊先而卑後廣林謂大夫長卿也卿爲上大夫不正言卿者容有諸公公卿皆大夫也故曰大夫長省辭累耳此爲賓舉旅其酬止于卿不及大夫下卒受者亦據卿之末言之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　石經二大夫下疊大夫二字誤衍也此經當於媵爵者絕讀之二大夫屬下爲句或謂請媵爵者二大夫與上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同大夫媵爵如初大

夫二字與上媵爵下疊媵爵者三字同非衍文若然經當云請二
大夫媵爵今云請媵爵者二大夫不辭所引上經二句非其比也
況監本敖本朱子通解儀禮圖皆無此二字或說蓋過信石經强
爲之說耳
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脅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
以西東上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鄭康成云
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廣林謂非也鼎大夫以下皆
薦乃就席此獻大夫亦衆大夫獻訖乃爲之薦薦大夫畢而後胥
薦主人主人方獻大夫不得先薦之疑此經有錯簡胥薦主人以
下十三字當在東上之下著胥薦主人節也卒者謂薦大夫薦主

人俱畢也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　鄉飲酒席工于堂廉東上此燕禮宜準
鄉飲乃與鄉射大射同位者以燕容有射法故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
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　鄭康成
云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面鼓者燕尙樂可鼓者在前也
疏云大射辨尊卑故僕人正等相工此燕禮輕故小臣相工廣林
謂大射主於射以君爲主故六工四瑟燕以樂賓以臣爲主故四
工二瑟非禮輕之謂鄉飲大射並云後首挎越此及鄉射並云面
鼓執越彼此互見並無異義鄭君誤矣大射二人歌四人瑟大師

少師上歌正二歌者也此二瑟二歌歌者亦大師少師相之者亦
僕人正僕人師惟相瑟者小臣耳大師少師經不言文不具也疏
又誤矣工未入時自有相者如周官之眡瞭賤不得入門而使小
臣相殆卽上辭賓請媵爵之小臣爲之非專爲相工者敖君善以
此小臣與上異人又謂四工皆小臣相疑諸侯小臣多于天子亦
非也小臣唯相二瑟據經云小臣左何瑟又云小臣坐授瑟乃降
知之或云僕人士亦得稱小臣義亦可通
笙入立于縣中　縣中卽磬南必在磬南者笙須依磬故也鄉
飲云磬南唯一縣故此三縣備故云縣中鄉射亦一縣而云縣中
者移縣東方卽笙見磬縣之位爲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　或以司正之立爲堂下旅故鄉
飲射立司正始行旅酬此旅將及士始立司正廣林謂司正之立
爲將坐燕故不爲堂下旅酬立也故燕大射與鄉飲射立司正皆
在請安時
賓反坐　鄭康成據鄉飲酒謂此時司正退立西序端廣林謂
下經士長自司正彼獻時乃云升知此時司正蓋降立觶南之位
不得立西序端也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士
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
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于觶南東上　士長司正

也司正爲庭長其他他射人司士執冪也此五人皆士有事者故先獻之獻畢先薦之荅其勞也鄭君因辯獻士士亦不拜受故於其他中統云謂衆士而大射疏遂謂薦司正在薦士後不審此經云乃薦司正下經辯獻士後云乃薦士前後井然何得倒置或以此司正爲小射正不宜先大射正受獻是又不然此司正經雖不云大射正然射人上士二人皆大射正也此經擯者亦大射正是其長此射人是其貳不得因下經云大射正爲司射遂以此司正爲小射正也二射正說詳大射儀大射正擯條

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　鄭康成云每已獻而卽位于東方蓋尊之畢獻薦于其位廣林謂非尊之

也大夫已上皆先薦乃就席若士得獻卽反位疑於卽位而後薦故不復西方東面位移立東方西面俟薦訖乃反位經不言反位文不具耳祝史小臣師就其位薦者略賤也

如鄉射之禮　鄭康成云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廣林謂大射儀有司馬正司馬師不以司正充此燕而射亦然鄉射無司馬官故司正兼攝不得以例此燕禮一篇大射正司馬正司馬師皆不見經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而司馬正司馬師可互見矣所謂鄉者射儀後先節次大略言之耳

記　**賓爲苟敬**　鄭康成云苟且也假也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廣林謂注首五字恐非鄭君語後人妄加以與下文不合知之否則且當作實假當作誠然實所宜敬之解亦未確說文苟字解云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敬字从此與苟字从艸从句者別據此苟敬似當作茍敬急敕自整敕之意言賓爲主國所當整敕修禮以敬之者茍紀力反轉寫作苟鄭君遂從苟詁之耳或云苟敬猶肅敬亦備一義

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　凡射必側身西鄉嫌背君故退後一笴每發一矢皆還對君卒射猶荅君以俟君退而后上射退大射儀所謂公還而后賓降也此既發兼每發及卒射言之

大射儀第七　儀禮　孔廣林肊測　

大射之儀　或云古禮存十七篇佚者尚多必亦有以儀名篇者言禮言儀無大殊別廣林謂固也射武事而以觀德爲義故執弓鉤弦挾矢見鏃履物合足左還右還儀節不憚其繁正欲於升降揖讓周旋不失令儀瞻其志正心平氣舒之克有令德古人之意深矣射之儀莫備于大射故特以儀名其篇疏云不言禮言儀以射禮盛威儀多其說未可非也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敖君善云宰夫戒此三官以當宿視滌也廣林謂宰夫戒宰及司馬句絕前射三日事射人宿視滌及司馬命量人量矦道張三矦樂人縣同爲上

日事不得與戒宰及司馬併而爲一也射人掌以射灋治射儀故前已戒諸公卿大夫射矣何須宰夫申戒爲此之宰膳宰也亦稱宰夫以當爲獻主故別戒之司馬當合三耦故亦特戒焉必使宰夫者宰夫大宰之攷掌百官府之徵令者也前戒百官使宰此不使宰者大宰尊總戒而已不復重戒而使其屬焉或以此宰夫爲膳宰則誤

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　鄭康成云參讀爲糝糝雜也雜矦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敖君善云參如毋往參之參謂介於二者之閒也廣林謂周官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矦熊矦豹矦諸矦則共熊矦豹矦卿大夫則共麋矦鄉射記云凡矦天子熊矦白質諸侯麋矦赤質大夫布矦畫以虎豹士布矦畫以鹿豕經中言矦者與此而三鄉射記所云爲獸矦此與司裘皆言大射彼職據畿內故與此經不同此外諸矦與其臣大射之三矦也大矦熊矦參矦豹矦參宜如敖說干依司裘矦次當爲麋或外諸侯不以麋而以豻與經雖云大夫射參然此皆君侯非大夫自與其臣所射注必以爲下天子大夫而豹鵠麋飾義既無謂且麋飾亦未見正文

遂命量人巾車張三矦　鄭康成云前射三日張矦設之欲使有事者豫志焉廣林謂上云射人宿視滌下云樂人宿縣而量矦道張矦二節厠其閒知是射上日事注誤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　敖君善云鍾鑮面有二故不言西面廣林謂磬言西面鍾鑮言南陳互文見義也磬以鼓爲面鍾鑮以有遂者爲面敖氏殆未審古鍾側縣之故

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　敖君善云鼓鼙在東縣南則鼓在左鼙在右今設於此乃反之者明其變位也廣林謂鼓鼙在東縣南以西縣例之亦鼙在鼓北鼙左而鼓右也今移設北方以東爲上故鼙右而鼓左敖氏蓋誤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　敖君善云此鼓不擊而設之者明有爲而去其縣非禮殺也廣林謂下管新宮於階閒管之須節

以鼓此建鼓不去正爲下管用也其阼階西之鼓則以備三射節
射之用亦不止爲辟三耦次位

尊士旅食于西鑮之南　疏云其實在鼓南門西北面與燕禮同云鑮南者遙繼鑮而言必繼鑮者衆以縣爲主故也敖君善云鼓高而鑮下圜壺在地取節於其下者宜也廣林謂二說皆非也燕禮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此下經云士西方士旅食者在士南故下注云爲有矦故入庭深也然則此士旅食者立近北不側門西矣立位不側門西尊必又北于其位蓋在鼙北故云西鑮之南必在鑮南者士立于西方當縣末若尊于鼓南嫌此尊爲士設故少北辟之

又尊于大矦之乏東北兩壺獻酒　鄭康成云獻讀爲沙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敖君善云獻酒獻三矦之獲者及巾車隸僕人之酒也廣林謂敖讀如字是也士以上並有獻有酬此獲者以下唯獻而已故特明其用焉敖義尚未足

大射正擯　周官夏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侯國降天子一等又旣王官員數爲少則射人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上士爲大射正下士爲小射正不云射人正射人師者射事重尊其官也射時大射正一爲司正一爲司射爲司正者即此大射正擯之大射正也前此戒射宿視滌告具于公皆云射人至是受命爲擯改稱擯者卒管立司正又改稱司正公射乃舍司正位視其職公卒射反司正位以終事爲司射者亦大射正別爲一人蓋二人雖皆大射正就中有長有貳故注於此特云射人之長而司射則止云射人也小射正經凡四見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奉以笥從于物贊設決拾卒射以笥受決拾退奠于坫上者一小射正也授弓拂弓者一小射正也作升飲射爵者一小射正也三射作取矢者一小射正也小射正四人備矣但工人士與梓人畫物彼經云射正位之不言大小其時兩大射正一爲司正一爲司射皆不以射正名云射正其爲小射正無疑若然小射正不止四人故往讀以三射小射正作取矢知初句爲衍文亘是（說詳後）去此一小射正上三小射正及莅畫物者恰四小射正矣奉決拾授弓兩

小射正爲公執事者也位在東堂莅畫物作升飲兩小射正司射之佐也位次司射

公命長　鄭康成云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廣林謂下大夫媵爵禮之正也必請之者莫必下大夫中君使某媵耳公命長言命下大夫之長也注以長幼釋之未允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　鄭康成云公起酬賓于西階降尊以就卑也廣林謂燕禮關四方之賓故有就其階而酬之者此與其臣大射則敖君善立于席奠觶以酬之之說爲正

小臣正辭　鄭康成云正長也小臣長辭變於燕廣林謂燕亦小臣正辭彼文省耳

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　鄭康成以爲先列官之尊卑大言先後之序是也然上文已云徒相大師下又云後者徒相辭累文複殊無謂非徒相大師之徒爲衍即後者徒相當作徒相者後以相少師不言徒釋之似相大師上衍一徒字耳

升賓爵獻工　鄭康成云獻不用觚工賤異之也敖君善云爵即觚也不言觚者可知耳廣林謂敖說是也爵貴於觚君與賓俱用觚矣工之賤也而用爵乎爵與觚對文則異散言之觚亦爲爵故主人獻賓觚也而云受爵于筵前獻公亦觚也而云公拜受爵

二大夫之媵者解也而云請媵爵蓋爵爲飲器之大稱儀禮一經如此類者多不必强爲之解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　鄭康成云鼓北西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後三人爲列也敖君善云鼓北鏄南也不云鏄南者嫌與尊旅食者之意同也不取節於鼙者鼓大鼙小也陪于後者以鼓鏄之間不足以爲一列前列二人後列四人廣林謂經特云立于鼓北則是在西階東一建鼓之北矣小樂正仍立于西階東東面大師少師立于鼓北南面二工在大師後二工在少師後不北面者嫌與管者參也不即適坫東南者下管時大師當令鼓朄也

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于是上下樂闕將有事于射矣管者亦當移其位蓋隨大師少師及上工同遷于坫東南而在上工之南西面立經不言文不具耳坫東南東縣之東北也其位視鄉射云堂前三笴者差近北疏以爲不言去堂遠近當如鄉射似誤

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　鄭康成云因告選三耦於君廣林謂此再射比耦之法也初請射時但請射而已不得驟以再射之比耦法告疑此三句是簡錯似當在再射章東面請射于公公許下

出下物少退誘射　敖君善云此射三矦故不言視矦中不在

物故不言俯正足廣林謂此誘射之儀唯不履物與鄉射異其他皆如之三矦各有中始射干則甫及物當視干矦之中蓋左足履下物少北不方足還視干矦之中俯正足乃誘射經不見者文不具敖說非也

司馬師命負矦者執旌以負矦　下經司馬正命去矦有反位之文而前後經文並不見其位以下云反位繹之司馬正蓋先已在司射之南此司馬師又在司馬正之南與鄉射命去矦降乃就司射南之位異負矦者在士南北面此司馬師命之當亦如司射命納射器東面右顧云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疏呼此經曰倚于西階西似唐石經脫此字後人仍其誤耳鄉射告三耦卒射于賓正作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也

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　鄭康成云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廣林謂下經云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彼射事至乃云取弓矢于次中是位在次外明矣初射三耦皆士諸公卿大夫不可位先射三耦上而三士耦又不可直僭公卿大夫故位三耦于次北而大夫則在次南不云次南而云三耦之南後耦當以前耦爲節故爲遙繼之文注云由次前而北未的上三耦卒射云適次釋弓說決拾襲獵之云反位是仍反次北之位可知敖君善謂未比在次北旣比立于

次中遂以爲三耦在次中北大夫在次中南蓋因下經有一耦出之文而誤未審彼所謂出者入次袒決遂取弓而出非發於其位而出也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　下文云卒遂比衆耦承此比耦爲文也通解儀禮圖監本敖本皆譌比爲北屬上爲句司射又不得在大夫西北也其爲轉寫之誤無疑

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疏云鄉射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彼自執中向使人釋筭況國君官多大史不自執中豈得自執筭明亦使人執之廣林謂下云大史實八筭于中不云受筭明大史自執筭可知鄉射釋獲者賤故親執中旣執中不能兼執筭故使人執以從此小臣師執中大史在前執筭卑者任其勞尊者執其逸也經特云大史釋獲正以見執筭之爲大史耳

衆則不與　敖君善云不與謂不在此釋獲之科也廣林謂與讀與女弗如之與許也不與言不許釋獲也

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　鄭康成云授弓當授大射正敖君善云授當作受受弓者受於有司也廣林謂上經云君之弓矢適東堂觀下經小臣師拂矢授公則小臣師司矢而司弓爲小射正職比就物則大射正授公弓是時大射正亦在東堂

故云皆以俟據大小射正小臣師四人言注謂授大射正弓是也經不見授小射正弓之文知敖氏破授爲受非矣

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　鄭康成云還右還君之右也今文曰右還廣林謂當從今文還讀爲周還之還司馬命去侯訖乃右還西出于左物之南圍左物而降下物乃左物何得云還右也敖君善云圍右物也不還左物者以君將爲下射而先辟之經已云如初更云右還乃降正嫌君爲下射或不還左物與前降法異也特以此足如初之義

大射正受弓　鄭康成云受弓以授有司于東堂廣林謂大射正本受之小射正此自應仍授小射正于東堂注云有司混矣

小臣委矢于楅如初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　此經文有錯誤賓之矢巳下十二字當在如初之下蓋小臣既委矢于楅即兼執賓矢授矢人不須束也諸公卿上賓字誤衍公卿大夫之矢後須自取于楅故束以茅

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　鄭康成云不勝之黨無不飲疏云在於不勝之黨雖數中亦受罰以飲罰據一黨而言廣林謂數獲雖通衆耦之筭綜其大數以分左右兩黨其飲仍就每耦中各飲其不勝者如注疏說是勝者或受罰不勝者轉幸免決無是理敖氏以此節爲目下事得之

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　鄭康成云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敖君善云既拜送而反位是後則司馬師代之行事廣林謂此經云拜送爵反位下司馬師受虛爵不別見司馬正郎云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敖說似是貴賤之差宜爾也

小射正作取矢如初　鄭康成云作取矢禮殺代之廣林謂上三耦拾取矢司射命之而已不復作也凡檠上事曰如初上經直無作取矢事此無所檠敖君善以此句爲衍文是也鄉射一篇亦不見作取矢文可互證矣

公入驁　鄭康成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驁者於路寢無出入也廣林謂公入者退適小寢也燕亦奏驁彼文不具耳鄭君謂此是擇士射宮故有此說不知此大射猶見在寢也與羣臣射亦非爲祭擇士也若習射射宮則公適射宮必尙有儀節經何無一語及之且周官司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大射與澤別文大射非射宮習士之射可見矣

聘禮弟八　儀禮　孔廣林肊測　儀禮肊測八

聘禮　說者謂此經與周官司儀職互有同異不可强通廣林謂司儀職但詳列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之儀其侯伯子男之臣則止云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此經據侯伯之臣自與諸公之臣有異故鄭君於司儀受積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於受勞云侯伯之臣受勞於庭於致館云侯伯之臣致館於庭而此經受勞則注云公之臣受勞於堂然則鄭君固以二經同儀其不合者公與侯伯之差也然其說猶有未盡善者上公之臣三積以掌客職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推之積皆降殺以一公之臣三積侯伯之臣宜再積子男之臣亦仍當一積此經不言致積文偶略耳況過邦假道尙云積唯芻禾爲有主國竟不致積者司儀之注誤矣

宰書幣命宰夫官具　或以爲上卿亦時奉使則書幣應大夫爲小宰者爲之廣林謂上卿執政理不得奉使春秋雖有宰出聘事乃衰世法於禮無文卽不得已而使執政行命戒書幣猶是宰也均節邦用宰之職貳之者安得輒專其事乎且聘幣有常式亦不嫌宰自具幣或有浮用也

使者朝服帥衆介夕　敖君善云於此云朝服者嫌朝夕之服異也廣林謂朝夕本異服朝君玄冠朝服臣皮弁服夕君臣同玄冠朝服夕不皮弁者下天子也此固夕矣而著其朝服者嫌爲聘

事或不服夕服仍服皮弁耳皮弁亦名朝服必知是玄冠朝服者此經於皮弁服並直云皮弁此云朝服自非皮弁矣

史讀書展幣　鄭康成云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敖君善云史蓋幕西東面讀書有司北面展之廣林謂周官內史職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則此史正內史也天子內史中大夫此諸侯內史蓋下大夫夕幣時卿大夫在幕東西面不別言史位是史亦在卿大夫中其爲幕東西面讀之可知至展幣鄭君以爲賈人非也賈人司圭璋璧琮而已故下經展幣賈人拭圭拭璧展之而有司展羣幣周官內府云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奉之斯展之矣下經所云有司蓋諸侯之內府云

宰執書告備具于君　敖君善以注云宰告備疑經本無具字傳寫者誤衍廣林謂備者物無缺具者物完好兩告之愼重也上經云告具告事具也與此具異義敖因上有告具此注又止云告備遂以具爲衍非也注脫具字則或然耳

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　上介視載者絕讀之言監察其安置之得法否也所受書以行所受于使者之書則上介攜之以去特云以行者嫌與幣同載于車也或通作一句讀謂上介驗所載與書相符否若然當云以所受書視載矣

賓朝服釋幣于禰　鄭康成云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敖君善云或言賓或言使者互見也廣林謂使者於本國決無稱賓之理

以此上下經文並云使者後反命及郊又改稱使者觀之此實乃
轉寫之譌
制玄纁束　注引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周官內宰注亦
引此文而作巡守禮或疑有一誤廣林謂此二語似其記文非經
文也容二禮中均有之鄭君兩注各引耳如鄉飲鄉射二禮之記
其語亦多同者矣
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降　此文不備
以士虞記文推之其出也主人先祝闔牖戶出立如食閒祝聲三
啟戶主人入祝從啟牖鄉祝取幣出主人從降埋幣有司闔牖戶
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

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
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　垂繅屈繅注以爲禮以相
變爲敬廣林謂賈人取圭之垂繅也省視其完否乃授宰宰已見
矣故屈以授使者使者慎重受圭之後仍垂繅復省視實無損缺
乃受命而以授上介上介可無事省視故即屈繅出授賈人藏諸
櫝矣取圭之賈人其居者也上介所授則行者也後反命時使者
垂繅告不損壞也上介執璋屈繅者以使者反命訖更受璋致命
時使者自垂繅耳
受享束帛加璧　鄭康成云帛今之璧色繒也廣林謂禮凡用
束帛者皆玄纁唯束錦有用玉錦者下經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

請覿是也用玉錦示殺決無夫人用玄纁束帛君乃用璧色繒者
經於君享止云束帛於夫人乃云玄纁嫌夫人或下君不用玄纁
也
送行舍於郊　鄭康成云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敖君善云
爲將有事於此也記曰問大夫之幣俟于郊廣林謂二義兼有之
唯經中舍當如字讀鄭君云脫舍衣服乃補經所未備非以脫舍
解舍義也覿釋文止發脫舍音可見
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
告出許遂受幣　次介奉束帛至于朝下大夫出請曰寡君聞
吾子辱於敝邑使某請事次介對曰寡君之老某以寡君命聘于

某國道出大邦使某出帥遂東面坐奠幣再拜稽首下大夫西面
坐取幣入告出曰寡君以社稷之故不得與執事須臾焉將使某
從吾子次介對曰荷使某得將命于某君寡君實承君貺豈唯二
三臣敢拜君命之辱又再拜稽首士受幣次介退
朝服　敖君善云必言朝服者嫌肆儀則當如聘服也廣林謂
舍於郊時已易朝服而深衣嫌在道或即以深衣將事故特著之
不皮弁者肆耳不可褻禮服且如君賜之然
習享士執庭實　鄭康成云士士介也敖君善云士乃有司之
主執庭實者也廣林謂上習聘嫌眾介無事不與故云介皆與此
習享執庭實者正士介也後經正行享時不著某執皮者以此經

先見焉矣故文從省

及竟張旜　敖君善云或云張或云載互文耳廣林謂載者始事之辭也張者權事之辭也後反命及郊更云載旜者將造朝若為始焉

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　鄭康成云會合也廣林謂會讀如鬠用組之鬠結也結璧于幣防失隊

君使下大夫請行　鄭康成云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敖君善云請行謂請之行蓋速之也廣林謂下大夫請行反乃使卿郊勞然後以賓入如敖氏說請行當在郊勞之後矣以經文序次繹之注說蓋不可易古人作事委曲繁重類多如此不得以知而故問為疑

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荅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　此受勞于舍門內與周官司儀云下拜登受不合蓋侯伯之臣殺於公之臣也彼旅擯三辭此禮辭而即迎疑此經禮乃三之譌蓋因下勞者禮辭而誤耳初辭曰寡君使某來繼舊好敢辱郊使對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寡君有不腆之禮敢勞從者再辭曰寡君使某毋敢為賓敢固辭對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唯是不腆之禮以勞從者敢固請三辭曰寡君命使臣某曰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對曰寡君固曰不腆是以敢固請上介入告出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敢受某出迎矣

勞者揖皮出　鄭康成云東面揖執皮者而出敖君善云公食大夫禮門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則此亦北面揖之矣廣林謂公食受君庭實法故北面此償勞者乃敵者禮與公食自別執皮者當門北面勞者出于其西則東面揖之當如注義

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　鄭康成云右手執棗左手執栗敖君善云左手執棗右手執栗士虞禮曰主婦自取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北面設兩籩而棗在西亦足以見其所執之左右矣廣林謂棗在西尚棗棗美也設時在右執時亦以右手既設棗于西乃二手執栗設于棗東非棗栗同設不得以設之東西為

執之左右也此勞者兼執時亦尚棗而右手執之賓二手受既受勞者二手授栗賓右執棗而左手受之亦不得因訝受遂謂左棗右栗授之便而易注義

不腆先君之祧　鄭康成云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敖君善云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又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黝堊之然則祧者廟堂以北之稱也廣林謂遷主所藏曰祧廟之寢亦曰祧守祧之祧則寢也說詳周官肊測此先君之祧則遷主所藏始祖廟也以天子受覲于文王廟例之則受聘于始祖廟宜矣敖氏以廟堂以北為祧無論廟寢

以北非可行禮之地證諸經傳果有此稱名否

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

鄭康成云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爲新至非大禮也敖君善云致命于門外者以無幣也致館不以幣而在門外亦與周官異廣林謂司儀云致館如初之儀則致館與郊勞同此經郊勞用束帛儐勞者束錦是致館亦宜然以非大禮且可互見故從省非有異也其儀卿朝服用束帛致館上介出曰寡君之老使某請事對曰寡君爲吾子之來辱也使某致館上介入告出辭曰寡君使某來繼舊好得將事以復命于寡君其榮多矣辱賜大館又既之以嘉幣敢辭對曰敝邑褊小恐不足以容從者不腆之禮請吾子之就館如是者三賓出迎于大門外再拜卿不答拜賓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賓揖先入立于廟門內卿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卿致命如前賓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卿退出賓授老幣出迎卿儐之如儐勞者之禮儐畢卿出賓送再拜上介士介各以其爵致唯士介不用束帛無儐以上經郊勞及後歸饔餼推之知賓與上介皆用束帛皆儐士介無束帛無儐也鄭君注司儀致館謂賓亦不儐誤矣

宰夫朝服設飧　據司儀於諸公之臣不云致飧是兩君相爲賓自致飧禮臣則無之故云設飧下記亦云飧不致此設飧在致館反命後自爲一事與致館不相蒙也鄭君謂卿不俟設飧之畢門退誤矣

擯者出請事　經直云擯者是凡擯皆出也旅擯門外上擯請事不交擯亦敖氏謂出者唯上擯恐不其然

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　疏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注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此介皆入不同者彼云每門止一相鄭云絶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唯君相入者謂前相君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與此同也廣林謂司儀每門止一相專據擯言不兼介君相猶上相即上擯也次擯以下廟無事焉不欲以無事亂有事故不入介佐賓將禮何得不入廟門二經本不相剌注疏家自爲消之耳

公側襲　鄭康成云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他日公有事必有贊爲之者廣林謂上經云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至是將受玉公側鄉序端而襲蓋邪鄉東北不正方故曰側襲與鄉飲酒側降同義下側授宰玉側授宰幣側受几于序端側受醴並然非不贊爲之之謂也鄭君於儀禮一經側皆訓爲獨爲特蓋因士冠禮尊一甒云側尊而誤冠禮一甒獨矣彼鄉飲酒尊兩壺于房戶閒斯禁鄉射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少牢饋食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閒同棜俱非獨尊而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將何以解玉藻正義云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之旁側夾

之是其義矣鄉飲射少牢之尊以不面鼻爲側士冠之尊以在西塒下不南鄉爲側其爲旁側義則一也士冠禮云側酌醴者凡賓主親酌皆面尊彼贊者代賓酌故不面尊而西南鄉酌之又與此側襲側授側受之義不異矣

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　鄭康成云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皮右首者變于生也敖君善云右當作左字之誤也士昏禮皮左首此亦宜然廣林謂庭實皆西上西上則西首可知執皮左首據人身之左右而言不以東西方

爲左右昏禮記注云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確不可易而此注左手右手互易者則因經云右首而東遂謂變于昏之左首而云然耳然士相見云摯左頭奉之曲禮曰執禽者左首是無不左首者敖氏謂右爲字誤是也士昏記於執皮入云左首此於受皮而東云左首互見以著執皮之法此經與昏記無異彼注云象生此注云變于生皆曲爲之說

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　鄭康成云當內廉辟堂塗也敖君善云陪鼎當內廉而不正設于階前者明其加也廣林謂設鼎大判繼階而言故云西階前實在堂塗之東非正值階前也正鼎九在前陪鼎三陪于後既東面鄉賓設之自以東爲前云陪鼎當內廉者正見正鼎在陪鼎東面陪鼎西不得上堂塗以陪鼎側堂塗故即以陪鼎見東西之節如敖氏說似陪鼎在正鼎東失之矣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　鄭康成云屈猶錯也廣林謂陳饌之法有三曰屈曰錯曰綪屈者自北而南旋自東以次而西更自南而北又自西以次而東此八豆是也韭菹其南醓醢醓醢西昌本麋臡菁菹以北鹿臡以東茆菹麋臡錯者自北而南次自南而北次又自北而南次又自南而北下八簋是也黍其南稷稷西黍黍北稷稷西黍黍南稷稷西黍黍北稷綪者首行自左而右次行自右而左下六鉶是也凡

自六以上者豆以屈簠簋以錯鉶俎以綪四則綪而無屈矣公食大夫六豆而亦綪者親食異于歸禮與八豆以上亦綪而不屈據公食庶羞十六設法知之

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　設于中庭者庭東西南北之中也鼎上當碑醯醢夾碑是皆北與碑齊而此米百筥則在中庭半以南黍二行當中庭故以中庭言之綜飪一牢腥二牢醯醢百罋米百筥實並設于三分庭之中立碑三分庭一在北可知敖氏謂碑在東西南北之中則米百筥已在中庭南不得云中庭而鼎去階已遠更不得云設于階前矣

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禾三

十車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　鄭康成云四者之
車皆陳北輈敖君善云凡言某陳者皆謂其下鄉之也云東陳是
西轅也西陳者反是廣林謂某陳與某面異面言其鄉陳言其列
故大射儀笙磬西面頌磬東面而云皆南陳上經飪一牢東面腥
二牢西面而並云南陳此車亦然門外以內鄉爲正皆北輈其陳
米薪皆西上而東陳禾芻皆東上而西陳敖說蓋誤
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　鄭康成云讓不言三不成三也
古文曰三讓廣林謂凡升階皆主人讓而賓辭賓三辭主人先升
賓尊者不讓覲禮云使者不讓先升是也此大夫雖君使下于天
子之使不敢輕升故先讓賓賓三辭大夫乃先升鄭君泥於讓必

主人先故云不成三誤矣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
三讓登聽命致饔餼如之據此則敖氏從古文作三讓良是後同
卿至于階讓亦然
擯者反幣庭實設介奉幣入　鄭康成云今文曰入設敖本作古
文敖君善云此庭實云入設方見既出復入之意若無入字則文
不明白矣宜從古文廣林謂此庭實設者已入而出委皮門外南
面介奉幣入贊者取皮從入下不言入設文不具耳若如敖說當
在介奉幣入下矣凡庭實皆從入不得先云庭實入設而後云介
奉幣入也
俶獻　鄭康成云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古文俶作淑廣林謂俶

獻不辭當從古文作淑獻左氏宣十四年傳云嘉淑而有加貨即
此所謂淑獻矣
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　鄭康成云某宮若言
桓宮僖宮也敖君善云云某宮則是不在大廟矣廣林謂某宮若
聘則曰周公之宮齊則曰大公之宮也上經云先君之祧矣不得
別生異義
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
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　反行告至之禮筵于室之奧
右几尊兩甒于房戶間尊兩壺于阼階東設洗如饗食主人即位
于阼階東西面從者門東北面室老士及羣有司立于西方東面

有司薦脯醢祝盥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酌入主人從祝
奠于薦左主人再拜稽首祝西面于主人之左祝曰孝子某以君
命聘于某君今日反行敢告至于皇考伯某卒主人又再拜稽首
出主人立于戶東席于阼西面薦脯醢祝降洗升酌阼階上東面
酢主人主人進北面拜受祝主人之左拜送主人升席自北方坐
奠爵祭薦祭酒席末坐啐酒興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
執爵興祝不荅拜受爵降奠于篚升立于戶西南面室老亞獻士
三獻皆主人自酢一人洗觶酌于下尊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舉
觶如鄉射一人舉觶禮奠于薦右乃降主人降洗升獻從者于阼
階上長拜于下升受主人荅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

爵復位其他皆不拜受爵辯主人乃舉奠觶酬從者室老士亦與旅辯祝命徹脯醢乃闔牖戶出降主人從宗人告事畢乃皆出廟門

有獻不及夫人　鄭康成云獻私獻也敖君善云獻繼不享而言則謂聘君之獻也經記於大聘皆不言聘君有獻於主君及夫人而此於小聘乃以有獻不及夫人爲異亦未詳廣林謂記云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正與此經相成敖誤以獻爲聘君之獻乃疑經記不言謬矣

記　皆玄纁繫長尺絇組　鄭康成云繫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廣林謂皆玄纁絕讀之繫屬下爲義玄纁據繅藉言

蓋玄被纁裏而畫以朱白蒼若朱綠也繫所以結繅藉者長尺而以五采組爲之如注說既云玄纁繫又云絇組是絇與玄纁相剌而組與繫成二物失之

少退于君之次　或疑君當爲賓謂上介以下其次少退于賓廣林謂兩君相朝有次此聘賓之次視爲朝君所張次少退若上介以下不復有次觀前經但云賓入于次可見

將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以記文上下繹之不釋服三字當在下賜饔唯羹飪下誤錯在此受饔之服皮弁正卿大夫祭服必云不釋者明其受大禮急於薦其先也

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　鄭康成云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廣林謂祖禰並祭而同一尸若昭若穆者子姓從行中有昭則昭有穆則穆耳或以祖不可名禰禰不可名祖爲駁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一牢則一尸矣又何疑於此云筮一尸正見主有二世尸則一人若專祭祖或禰但云筮尸可矣何必云一尸邪

公食大夫禮第九　儀禮　孔廣林肊測　

公食大夫之禮　大行人職言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此禮不見舉牲體或以爲文不具廣林謂周官侯國之臣相爲客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若然上公之卿視子男大夫則三舉士則一舉侯伯之卿三舉大夫一舉士不舉子男之卿一舉大夫而不舉矣此經蓋子男使大夫小聘主國君食之之禮與

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　鄭康成云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疏云入次乃去玄端著朝服出次即位廣林謂戒皆朝服不言可知此特言朝服者嫌下有如聘之文或服亦如聘皮弁也

即位具　鄭康成云主人也敖君善云賓即位而主人之有司

乃具者節也廣林謂公位有二有阼階上西面之位有大門內迎賓之位此即位正阼階上位也燕禮大射皆告具而公即位此尊聘賓故即位而後官具如敖說近承賓朝服即位下其節自見止云具官饌足矣何必疊即位文

飲酒漿飲俟于東房　鄭康成云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廣林謂以記文例之經中三飲酒皆當作酒飲與漿飲同義傳寫者誤錯耳必云酒飲者明爲六飲中醴清別于三酒之清酒也食不以酒故備二飲焉疏乃因鄭君注飲酒爲清酒遂釋云清酒祭祀之酒此用之者優賓也誤矣注上文清酒二字疑爲醴清之譌據周官漿人注知之

及廟門　疏云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燕輕於食饗又在寢廣林謂食饗在祖在禰雖無明文然受聘既於祖食饗亦宜然蓋行事多在祖廟唯昏以親成受禮于禰故昏記特云受諸禰廟也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　鄭康成云宰宰夫之屬也古文無南上敖君善云宰大宰也惟言宰是獨立于此南上之文無所用之宜從古文或云宰內宰廣林謂宰膳宰也主食官之長曰宰夫貳爲膳宰其屬爲小膳宰宰夫膳宰可通稱亦可通言之曰宰此經自長以下咸在故直以宰概之下經執鐙者長也授醬湆設豆簋鉶稻者貳以下也執事有差等故以宰與宰夫分別言之宰夫之具饌于東房故膳宰之官並立于東夾北云東夾北對上東夾南爲

文賓北堂下之東也大宰位不得在此若內宰則下經內官之士矣敖誤以宰爲大宰故疑今文南上二字爲衍耳

介門西北面西上　敖君善云介位序于內官之後見其不從賓而入變于聘時也廣林謂經先序公與賓升而后及諸臣與介立位立文當如是非介於此始入也敖氏說未見其然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　敖君善云至再拜言拜至之數賓降上不言公一拜文脫耳廣林謂拜至無不再者不須先言其數再蓋壹之譌據侑幣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知之

倫膚七　鄭康成云倫理也謂精理滑脃者少牢雍人倫膚九注云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廣林謂望文生義二說皆可

但觀下經腸胃膚皆橫諸俎不言倫膚知倫非膚名聘禮特牲記及少牢他處亦皆但云膚自以少牢注爲正

賓立于階西　鄭康成云今文曰西階○廣林謂西階固非古文作階西亦誤凡賓主敵主人立阼階上賓立西階上燕禮賓卑不敢立西階上而立于西序此階疑序之譌序西更在西序之西猶公之立于序內也然者公立序內示親饌賓謙不敢當退違其正位若辟之然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　鄭康成云每肺興受祭於豆祭方靈臯云豆祭當作豆際廣林謂上經云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閒祭此注云豆祭指此少牢云上佐食取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兼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有司亦云尸受兼祭于豆祭禮有明文祭字非誤經云壹以授賓與少牢兼以授尸同非一一授之賓亦兼祭于豆祭非一一祭之注云每肺興受則失之矣

蓋執豆如宰　舊以此蓋執豆爲倒文法廣林謂此不辭執豆如宰則右執豆左執蓋不言自見何爲是拙語也此與聘禮蓋陪牛羊豕文法同語辭耳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　鄭康成云從者府史之屬疏云知非士介者此子男小聘使大夫士介一人而已介已受賓幣故知是府史之屬廣林謂兩君相朝介九若七若五諸臣出使若七若五若三無一介者子男大聘小聘皆二介禮窮則同也故介卽位曰西上退曰逆出其非一人可知不使士介受皮者此是私幣皮又輕旣以束帛授上介不敢更以皮勞公士耳聘禮醴賓從者訝受馬與此正同彼注以從者爲士介蓋未審諸此

記　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　鄭康成云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廣林謂上大夫庶羞酒飲絕讀之漿飲庶羞可也自爲句此經食下大夫酒漿並設賓止用漿飲上大夫則於食正飯用庶羞時得以酒飲優之也賓或謙不敢當盛卽以漿飲庶羞亦可注義未融

覲禮弟十　儀禮　孔廣林肊測　儀禮肊測十

覲禮　朝宗覲遇四時之禮質文繁殺容有不同故各以名命之大行人春圖事秋比功夏陳謨冬協慮之文不過各據所重而言未必秋不可圖事春不可比功也夏冬亦然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說者多以此疑之不知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者即此覲禮也所云當宁則路門外之朝不據諸侯入覲禮言也路門外曰眂朝之地得有諸侯位者周官射人職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注云諸侯來朝未歸者是矣但彼職云皆北面與記云東面西面不合容記據畿內諸侯爲文耳鄭君注曲禮云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壹受之于廟殺氣質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考之於經絕無明證

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　鄭康成云郊謂近郊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疏云約近郊勞是大行人以其尊者宜逸也大行人職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五等同有畿勞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此云近郊據上公而言廣林謂郊兼遠近二郊故但云使人不別其爵見郊有近遠使有崇卑勞與儐禮不異也此覲禮一篇闕五等諸侯故通云侯氏又不別擯介之數饗禮之差而稱謂則大邦小邦並著之疏云據上公誤矣注以郊爲近郊義既偏又以此近郊勞

爲大行人亦謬小行人畿勞則遠郊勞當大行人而近郊勞則卿也此經郊勞以前俱不見茲約聘禮及周官戴記補之云將入覲君朝服與卿圖事遂命上介上介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宰遂戒衆介衆介皆受命不辭宰書幣命宰夫官具前期三日君玄冕釋幣于祖禰有司筵几于室大祝導君入君西面再拜祝在左告曰孝孫嗣某侯某將帥舊職覲于王所敢用制幣告于皇祖某公卒又再拜釋幣帛奠于几下出君立于阼祝負房南面如食間又入祝闔牖戶降乃出命祝史徧告于社稷山川前期夕幣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君朝服出門左立于門東西面上介以下立于東方西面卿大夫立于西方東面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上介進受書君揖入官載幣上介視載者厥明大祝告于廟兼取前所奠幣奉以出載于齊車君玄冕眂朝揖宰而進之命曰寡人將入覲吾子爲寡人處守凡百有位並聽于吾子宰再拜稽首受命遂命五官曰二三子各共乃職以聽于某毋廢寡人命諸大夫皆受命再拜稽首宰命賈人出圭賈人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進北面授君君受圭眂之垂繅授上介上介進受屈繅以授賈人君乃乘路載旃以出上介以下各乘其車載旗物而從卿大夫送君至于國門外陳車徒釋牲幣于軷君自左馭御下祝曰曾孫某侯某將述職于王所敢用牲幣祝于明神跋涉山川其克相予俾無險難卒登受轡卿勝爵于君君受飲之

遂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犯軷遂驅之乃行卿大夫送者皆反舍于郊每舍必釋奠于行主焉過邦上介假道如聘使儀誓亦如之主國餼之各以其爵爲之禮積唯芻禾主君親勞于境交擯三辭車逆拜辱揖入三揖三辭升拜受幣主君拜送幣降出請禮主君主君禮辭許如醴賓儀儐用束帛乘馬如下儐勞者儀出車送三還再拜侯人送沒其境勞侯人而禮之用束錦乘皮儐未入境肆如聘及境乃謁關人曰某士之守臣某敢述職于三吏關人入告天子使小行人勞于畿如郊勞之禮儐亦如之遂使掌訝爲前驅而入入境乃展及遠郊又展及候館又展皆如聘其積也王使大夫致之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侯氏受如受勞

其牢眂飧牽公五侯伯四子男三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豆實實于罋陳于楹外牢在門西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其問也公三侯伯再子男一皆脩如致積之禮羣介行人宰史積亦皆有牢以其爵等爲之數

侯氏遂從之　鄭康成云遂隨使者以至朝廣林謂使者先反命矣侯氏不隨之行也侯氏自有掌訝帥之至是訝士又爲之前驅而辟以入天子乃使司空賜舍云遂從之者見侯氏不敢停宿即命駕而行耳

天子賜舍　以聘禮致館後設飧推之此致飧當亦在賜舍之後其牢禮見周官掌客職受之如受勞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鄭康成云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廣林謂周官掌次職云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即此之所謂舍也大次在外門外初往所止息小次在廟門外待事自脩整處注云文王廟門之外統言之耳掌次注云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則據國外而言矣朝覲宗遇原無異義心猶若朝之解太鑿同異姓受舍自有先後此別言之者明東西各以其班固與受之先後不相涉也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　萬充宗云此所謂朝即天子當

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禮天子未入廟時諸侯俟于外舍及天子出自寢先至于宁諸侯遂東西分列以通姓名即所謂朝曲禮云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亦即此時也既朝天子始入廟受覲廣林謂經云乃朝目下事也廟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諸侯外次在庫門外天子自寢出適廟諸侯無由得見天子且諸侯亦無不拜直云臣某侯某見之理唯天子未與侯氏見故下經嗇夫承命入告乃延侯氏入若已朝則侯氏必從王至廟不必嗇夫傳命而擯介亦爲贅設矣

事畢　聘禮享後有聘夫人及享禮此覲禮雖不覲后當亦有享盖束錦加琮如初儀

降出　大行人職上公王禮再祼而酢侯伯壹祼而酢子男壹祼不酢以聘禮醴賓推之蓋在此時與其禮然設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彤几王立于阼侯氏入門左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荅拜侯氏三退負序大宗伯酌圭瓚祼侯氏拜受王拜送侯氏卽席祭啐三降筵北面坐啐之與北面奠于薦東退東面俟大宗伯又酌璋瓚代后祼如初儀侯氏降洗玉爵升酌酢王王拜受侯氏西階下北面拜送王遂祭立飲卒爵拜侯氏荅拜升受爵以降乃出侯氏請有事于公卿王許乃退就館

迎于外門外　古文曰迎于門外敖君善從古文以爲舍無外門廣林謂諸侯館亦于廟與聘卿同外門外主人大門外也以廟爲館迎送仍在大門外也故聘禮歸饔餼問卿還玉皆云迎于外門外何於此而云無外門耶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此經雜厠在此與上下文不相屬疑是記文誤錯其簡於經耳又異姓小邦以上攵例之小邦二字似衍

記几俟于東箱　鄭康成云王卽席乃設之也廣林謂經云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是几先設而王乃卽席矣此几乃禮侯氏之几未禮時俟于東箱也敖氏知注說不合而疑記據未設几之前言亦未審諸此

偏駕不入王門　偏駕副車也大行人云貳車九乘七乘五乘者是矣入覲乘墨車大夫車也大夫車亦有貳經云乘墨車載貳車從入故記特表而出之注云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敖以爲非王車皆謂之偏駕俱非其義

喪服第十一　儀禮　子夏傳　孔廣林肊測

喪服　古人制服具有精義賴此喪服經傳傳之但古人立文尚簡有舉一以例其餘者有彼此可參攷互見者其中亦不無遺漏者爲廣林彙本記及戴記與注疏家說補之云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父在爲祖 據不杖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疏引鄭志補但鄭志云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是主天子諸侯絶期而言夫天子諸侯絶旁期正統之期自不降此父在爲祖有服斬者以父有癈疾不任國事孫當受重於祖故也又此條雖據天子諸侯然大夫以下凡父有癈疾者均宜然蓋自天子達爲祖後曾祖後者並準此 父卒爲祖後者 據不杖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補 爲曾祖後者 據父卒爲祖後者服斬注云今君受國於曾祖補 爲高祖後者 據戴德喪服記補 諸臣爲天子 據周官春官司服疏補此諸臣主謂畿內之卿大夫也 其適子爲天子亦如之 亦據司服疏補卽畿內卿大夫之適子也 與諸侯爲兄弟者 據喪服小記補注云謂卿大夫已下正義云鄭恐彼此俱作諸侯故

注云卿大夫已下若俱爲諸侯則各依本服然卿大夫與君自應服斬而兄弟或服本親之服故明之 大夫之適子爲君 據服問補此主謂諸侯大夫 內宗外宗爲君 據雜記注補注云皆謂嫁於國中者也內宗五屬之女外宗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此條亦關天子諸侯 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父 據本章爲人後者傳補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疏云死者祖父母則爲後者之曾祖父母妻卽爲後者之母也顧寧人云所後者之祖父母我之祖父母也妻我之母也如疏說則有所後之祖而無所後者之父矣不如顧說爲該茲依顧氏 爲所後者之祖 亦據本傳補此上兩條皆據父卒爲後而言 爲殤後者 據喪服小記補記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陳雲莊云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鄭君注以爲殤無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若然不得云爲之後矣恐未必然茲依陳氏 女未練而出者爲父旣練而反則遂之 據喪服小記補正義云已絶夫族故情更隆于父也旣練而反則遂之隨兄弟故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祖父卒爲祖母後者 據喪服小記補 爲曾祖母後者爲高祖母後者 二條據戴德變除篇補 庶子父卒爲君母 亦據變除篇補 庶子爲庶母後者爲祖庶母後者 二條據喪服小記補 繼母爲長子 據變除篇補 大夫士之庶子父卒爲其母 據慈母如母注補 妾爲君之長子 據本記及喪服小記及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文補本記云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小記云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又云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此主謂適長也 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妻爲所後者之母 據爲人後者傳補 爲所後者之祖母 據本傳爲所後者之祖補爲所後者之祖斬爲所後者之祖母自齊衰三年矣 女在室爲母 據斬衰章爲父條補此謂父已沒者 女未練而出爲母旣練而反則遂之 據喪服小記補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祖父在適孫爲祖母 據小記祖父卒爲祖母後者注補 士庶子父在爲其母 據慈母如母注補 庶子父在爲妻 據喪服小記補父不主庶婦之喪也 所後者之父在爲所後者之母 據小記注祖父在適孫爲祖母補 不杖麻屨者適子不爲後者 據喪服小記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補 庶子爲長子 據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補庶子衆子也 爲姑姊妹女子子在室者 據世父母叔父母昆弟衆子三注補

王爲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 據周官司服疏補此皆爲後又父死而受重者也若父在者孫仍大功其曾孫以下皆緦麻如邦人又來孫以下凡及見者皆然諸侯與天子同 封君爲諸父及昆弟封君之子爲諸父 並據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補蓋不臣斯爲之服 士妾爲君之衆子 據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補 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據服問補服問云從輕而重正義云公子諸侯之妾子皇姑卽公子之母 諸侯之夫人爲天子 據服問補 諸侯諸臣爲后 據周官司服注疏補諸侯兼外內諸臣則畿內卿大夫也 內宗外宗無服而嫁於諸臣者爲夫人 據雜記注補 大夫之適子及士爲夫人大子 據服問補 天子之卿大夫之適子爲后及大子 據周官司服疏補 女出未練而反爲父母 據喪服小記補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畿內之民爲天子 據本章庶人爲國君注補 內宗外宗嫁於庶人者爲君 據雜記注補 高祖父母 據本章曾祖父母傳注補沈存中云不特四世祖爲然四世以上凡逮事皆當服衰麻三月高祖蓋通稱耳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高

祖父母據曾祖父母疏補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昆弟之子女子子
之長殤中殤之子據殤小功章下殤及本章夫之昆弟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二條補　天子爲適子之長殤
中殤據本章公及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注補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
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大夫爲庶子據喪服小記大夫降其庶子及不杖章爲衆子注文補此亦關天子諸侯
衆子條說詳後　女孫在室者據庶孫注補　大夫之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
如之據不杖章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注補適子降其庶昆弟庶昆弟亦各自相降　適子爲從父昆弟之爲大
夫者據本章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補　從父姊妹在室者據小功章從父姊妹適人者補　同母異
父之昆弟據檀弓子游說補視同父者降一等　爲人後者其妻爲其舅姑據喪服小記補注云以不貳降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在室者及嫁於大夫者據小功章爲庶子適人者補　凡妾
爲私兄弟據本記補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子之下殤據長殤中殤補

儀禮肊測十一　三

大夫爲適子之下殤據長殤中殤補　天子諸侯爲適子之下殤據殤大功章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及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注補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中殤大夫公之昆弟
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中殤二條竝據長殤補　小功
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適婦不爲後者據喪服小記補　天子諸侯爲
適孫婦據司服疏補　從父昆弟之子據從祖昆弟之子服緦補　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
妻之父母及其姊妹妻之父母據本傳補妻之姊妹據傳云妻之昆弟補　爲母之君母據喪服小記補　庶
子爲其外祖父母據本記補記云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緦麻三月者昆
弟之曾孫從父昆弟之孫二條據從祖昆弟之子補　昆弟之孫婦以夫之諸祖父母報推之知有此服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下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
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二條竝據長殤在小功補　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妻

之昆弟昆弟之子據本傳補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中殤下殤據長殤補　士妾之
有子者據喪服小記補　爲女子子之子之妻以夫之外祖父母報推之知有此服　世子爲妻之
父母據喪服小記補　爲父母長子改葬者爲君改葬者妻爲夫改葬者據本記注
疏補　夫之從祖祖父母夫之外祖父母據夫之諸祖父母報注補　公子之妻爲公子
之外兄弟據服問補此謂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同爨者據檀弓補

苴絰杖　傳曰杖各齊其心　疏云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
杖之高下以心爲斷敖君善云小記杖大如絰則是二杖皆如其
首絰之度矣廣林謂吉杖長喪杖短所以變于吉也必齊心者太
短則不復可扶非必爲病從心起也其圍度小記注謂如要絰是
也彼記云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絰首絰也五分其首絰去

儀禮肊測十一　四

一以爲要絰下乃云杖大如絰其爲如要絰無疑此傳云去五分
一以爲帶帶即小記所謂絰殺五分而去一也蓋絞帶之圍與要絰
同

父爲長子　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鄭
康成云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廣林
謂小記兼繼別繼禰言之此傳專據繼別舉尊見卑也此經通天
子諸侯至于庶人何得援祖禰共廟立義邪

爲人後者　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
昆弟之子若子　鄭康成云若子者爲所爲後之親如親子疏
云死者祖父母則當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妻謂死者之妻即

後人之母也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竝據死者於後人爲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皆如親子爲之著服也顧寧人云所後之祖我曾祖也父母我祖父母也妻我母也妻之父母我外祖父母也昆弟我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從父昆弟也若及也若子我從父昆弟之子也廣林謂所後者之祖父母當如顧說已見喪服條下其以昆弟昆弟之子竝據死者之身言之則舛既擇後于同宗必無昆弟之子更何所得昆弟之孫郎以爲擇賢立愛容或有之亦不得繫妻之父母後也爲舅爲舅之子疏說極是至若子二字注義甚明如顧說則於義不足而綴此數人於此傳之末亦屬無謂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鄭康成云謂遭喪後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廣林謂經特云在父之室是據父未死被出者言矣投小記以補經之未備則可注謂經據遭喪後而出誤矣疏乃云出時父已死初服齊衰不與在室同被出更服斬衰卽與在室同故須言在室益支離之甚

慈母如母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傳云如母貴父之命也正釋經文如母二字之義經所謂如母者喪之三年也傳生養之終其身一語所以補經文之義扶如母之原如母死則喪之三年自爲句疏有生養死事皆如己母之文後人遂讀兩如母絕句對文恐失傳意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帶緣各視其冠　疏云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此既在喪服之內是中衣矣而注云緣如深衣之緣以中衣亦連衣裳其制大同故就深衣有篇目者言之敖君善云帶緣各視其冠者謂齊衰至緦麻其布冠與冠衰之緣亦各以其冠布爲之閒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緣檀弓練衣縓緣則重服未練以前與夫輕服之冠衰皆有布緣明矣此所云者是也冠緣者紕也衰緣者領及袪之純也此復言帶緣者又因其布與冠同升及之廣林謂五服之衰布有精粗其制竝同總無衰而施緣者若齊衰以下有緣下記文備詳衰制何得無一言及此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是冠緣名紕不名緣此傳云帶緣明據布帶及中衣而言蓋三年喪哀甚服嚴中衣不緣至練而黃爲中衣以縓緣之檀弓云黃裏縓緣是也（舊說以黃爲練衣裏非是）期以下殺矣故中衣初卽施緣各以其冠布爲之閒傳練冠縓緣縓緣亦據中衣與冠別文敖氏誤以縓緣屬冠不思既祥猶素紕而練乃以縓有是理乎

出妻之子爲母　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

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顧寧人以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十四字爲經文廣林謂喪服一經止列五服不及不相爲服者此忽云爲出母無服非例經有繼母有慈母無言出母者蓋夫有出妻之道子無出母之義故經仍云爲母而著其子爲出妻之子今云爲出母亦非例公子爲其母其妻以不在五服中經不列況直無服者乎此兩無服明係傳者廣釋服義下各引他傳以明之後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亦引與尊者爲一體二句知是傳中引傳非傳者自著矣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　鄭康成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王子雍云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服也則報不服則不報廣林謂子雍說是也傳云貴終者謂夫死子幼子無大功親與之適人拊育之以存宗祀是義絕於夫而情未絕於子終爲母之恩故爲之服以終母子之誼傳正就從字發義鄭未會傳意也嫁母與出母異出母迫於夫而去於子未必懟然母嫁是甘自絕於夫若子情於何有故出母猶制杖期嫁母則缺爲非缺也固不爲服也石渠議父卒母嫁之服蕭望之謂服期韋元成謂無服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之制服此詔深得禮意經云繼母嫁從爲之服因母可知蓋以繼母見例耳

爲衆子　鄭康成云大夫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疏云以其絕旁親故知不服廣林謂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云如其倫之喪更特云無服是無罪死者各依親疏爲之服如邦人矣蓋天子諸侯於五屬之親竝有服但正統之服各如邦人它皆降本服一等記云期之喪達乎大夫者天子諸侯期皆降不降者惟適孫大夫而始有正期服也疏以爲絕旁親故不服世叔父母昆弟之子可曰旁親衆子亦旁親乎注疏之誤蓋因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文而云然也說詳彼條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歐陽永叔援此經議濮禮以爲爲人後者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此不易之義也朱子謂兩父竝坐子侍其側所後所生竝稱父自是道理不可是又不然所後曰父所生則稱本生父固兩不相悖者矣後人諱言繼他人子故欲後我者泯其所生之名而呼我爲父母以爲如是而情乃屬此世俗之見耳古聖制禮之意必不其然故斬衰章於爲人後者不曰爲所後之父而此經則揭之曰爲其父母蓋所後者本非父母因受重而名從義起故缺其名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而生我者無別稱不得不揭之曰其父母矣其者本生之謂也（爲人後者雷次宗云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父所後不定故闕之廣林謂此說未深合經義）一經之中有二大義爲者是子之所生謂是某之子今後某使知尊祖敬宗不敢私

其子以繼宗後一也云其父母使爲人後者知父之尊母之親尚不得少存顧戀出後大宗愈知既後大宗當厚於所後不得私於所生二也云爲其父母報使爲人後者知爲人後卽降其所生之服等於世叔父母雖昊天罔極不得以私恩伸其服念及此自無與爲人後者矣三也此經雖據士大夫然天子諸侯支子入繼宗祊亦於此互見其義

繼父同居者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必

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喪服小記云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與此傳正同文有詳略耳云皆無主後卽此傳所云無大功之親也傳必據大功親言者以大功同財苟有大功親繼無主後亦不得爲此子築宮廟矣云同財而祭其祖禰卽此傳所云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也有主後者爲異居正足上文必嘗同居之義繼父他日或有子卽不可謂無大功親雖嘗同財築廟亦爲異居矣此服以恩制以義斷聖人所以備時事之窮蓋亡於禮者之禮也汪苕文古服六疑之四云支子不祭則不得立廟尙何有于孤幼而繼父乃得爲異姓子築宮廟夫築宮廟云者特助之資財俾立廟祀其亡父耳支子不祭引非其例宮廟之築所以撫孤而恤嫠也又必兩無大功親方可同財而爲之築宮廟一有主後卽爲異居是其法亦甚嚴矣何以疑爲

妾爲女君　鄭康成云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敖君善云女君於妾不著其服者親疏不同則其服亦異故也廣林謂敖氏止據大夫以上言之士無姪娣安得有親疏本服乎況大夫以上亦無女君爲妾服也蓋女君與妾雖本屬姊妹姑姪既嫁待年名分當從夫家爲定不得復論私親故妾爲女君無不服期不敢以本服服女君之尊是亦以義斷恩者矣女君不爲妾服所以尊正適而抑妾媵嚴妻妾之分義深且遠鄭君未抉其全敖

氏直乖禮意

夫之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世母叔母爲夫之昆弟之子亦以其猶子引而進之與世叔父同義不爲報也故前昆弟之子鄭君引檀弓以足傳義此不更言者可例推耳

繼父不同居者　敖君善云繼父於此子同居異居皆不爲服知者二章無報文且齊衰三月不可用於卑者也或以爲不言報經文有脫廣林謂繼父之不報也非齊衰三月不可用於卑者之謂此子與繼父本屬路人徒以隨母寄育而有父名繼父未可直以爲子也若報之服是儼然自居於父列矣齊衰無施之異姓者爲繼父得齊衰仍以母故繼父不得以妻故而服其前夫之子也

或以爲降等報之可也又不然齊衰期者降大功小功齊衰三月者降緦小功緦外親之服此妻前夫之子不得爲外親也小功緦之不可遞云大功爲繼父服義之盡也繼父不報禮之窮也亦如女君爲妾服則重降則嫌之義云爾

故殤之經不樛垂　鄭康成云不絞其帶之垂者敖君善云經前首經垂者其纓也殤經之有纓者不絞其纓而散之廣林謂士喪禮云要經小爲散帶垂彼記云三日絞垂絞即樛也散帶垂即此不樛垂也雜記云大功已上散帶若然蓋垂絞垂爲要經無疑矣敖以爲首經非是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

者　鄭康成云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此雖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內喪也廣林謂天子諸侯非無大功無正大功耳其降服大功者內喪則皆期大夫也並三月而葬受服得與大夫士同外喪則疏云彼自以五月葬後受服此自以三月受服是也故大功三月受服自天子達於庶人矣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此母據妾母言母上當有其字蓋文脫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上經爲母妻昆弟以厭降者此則尊同不降者上傳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正爲此條發傳蓋舊本公之庶昆弟已下通爲一經鄭君破舊讀昆弟在下以此經抽在傳後失分傳文遂致此十一字於義無著賈氏强解以不降據適昆弟誤矣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鄭康成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諸本下言二十一字俱仍作傳文案疏云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必是鄭君置之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今通釋注文疏說是也　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

出者明當及時也廣林謂舊讀甚安爲君之庶子從女君而降也女子子未嫁者本期今以尊降在大功嫁者又須以出降小功今以尊同不降皆從女君爲之世父母已下則其私親矣不言其亦文脫耳女子未嫁斷無逆降之理信曰有之是成人女子無爲此七人服期者此七人亦必報之降服何經無文也曾祖父母云嫁者未嫁者明雖嫁亦不降引非其例如注說將何以大功也三句移爲君之庶子下則此傳止存嫁者未嫁者二句前齊衰三月章已見不發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而重出前傳文不亦贅乎世叔父母姑姊妹大功女適人者皆然故不須言耳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傳曰始封之君不臣

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說者據此傳謂天子諸矦於旁親無服廣林謂傳云服不服者據本服而言不臣者依其親服服之所臣者各降其本服一等尊同親不臣者尊不同親所臣者此據諸矦立文若天子無不臣亦無貳尊故正統外凡服皆降無正服矣或曰周禮親不敵貴故不服卽寔爲親不敵貴降本服一等已是不敵何必直夷于無服乎且與周道親親之義不合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　鄭康成云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疏云娣姒婦相爲服因夫而有故使上棠夫字以冠之年小者爲娣年大者爲姒今弟妻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左傳穆姜是宣公夫人聲伯母是公弟叔肸妻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云吾不以妾爲姒是不據夫年爲小大也傳文弟長之弟釋文云本又作娣敖本從之云娣長也者釋娣婦之爲長婦也廣林謂弟訓娣長訓姒鄭據爾雅釋之是也娣人弃姓隨夫爲長幼夫兄也則爲姒夫弟也則爲娣云娣姒者猶弟兄叔伯云爾不以妾爲姒以與也不與妾爲姒言不爲妾之姒也姒乃穆姜自謂非姒聲伯母也敖氏直謂以長訓娣誤之甚矣此經因言夫之姑姊妹遂及娣姒又以皆相爲服故總著報字於下疏云棠夫字以冠之殊非其義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賀彥先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其妻如常禮自天子通於大夫皆然庾仲寧云從輕服重不繫於夫廣林謂公子之妻爲其皇姑不降據公子不爲後者也爲後則奉脩祀事當夫婦親之其妻自亦從夫降矣某母遂云庶子不斷祖禰故妻得申皇姑夫人致齊會於大廟后服不宜踰至尊亦當緦也此議得之

記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爲後不爲其母黨服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不爲後則得服其親服矣今庶子不問爲後與否爲其母皆三年而其母黨直不爲之服徒以今世妾家類多微賤不屑服之耳然自庶子而言旣爲所生則母矣其父母兄弟姊妹則外祖父母從母舅矣得不爲之服乎輕其母黨是卽輕其母矣烏乎可或問女子子適人者降其母黨否曰不降君母之父母自亦不降其母之父母也從母與舅蓋亦如之

士喪禮弟十二　儀禮　孔廣林肊測　儀禮肊測十二

士喪禮　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或據記文謂此篇非周公正經乃孔子所爲廣林謂記云士喪禮於是乎書據魯國禮官言之雜時禮教放紛喪禮尤甚官失其守莫可遵循非謂此經竟亡也夫子教孺悲亦即以周公禮經授之悲乃上之禮官復載在宗伯矣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與

憮用斂衾　鄭康成云斂衾大斂所幷用之衾仲弟廣森謂衾死而后制始死安得即有大斂之衾當取平時寢衾去其枕而用之至小斂後易用夷衾大斂時更取此衾入棺因預名斂衾廣林

謂絞紟衾冒固死而後制然始死當用此衾自必趣辦以其幠尸之用經雖於始死首云幠用斂衾亦未必一死即幠不可緩之須臾俟縫人之製之也人死斯鬼神之矣若用平時寢衾則已褻俗容有之恐未可以授禮經耳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　喪大記云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此經但云入坐無立文然則皆坐與大記文同矣後記云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據後記此條厠在赴君辭後有君命前則彼疏云命夫命婦來兄弟爲士者則立若無命夫命婦同宗皆坐是矣蓋據有來哭者時言正與此經互

相成或以爲與大記義錯蓋未之審

君使人弔　鄭康成云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廣林謂吉事使人各以其爵者賓主須爲禮敵者易以相親敬也喪則主賓不相爲禮矣周官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御僕掌羣吏之弔皆各有攸司不以爵論諸侯蓋亦猶是

大夫雖不辭入也　疏云主人小斂後賓致辭云如何不淑乃復位踊今以初死大夫雖不辭主人升入室廣林謂非也大夫弔主人不出既因君使出矣大夫得見主人即致弔主人乃拜之决無見主人不致弔辭者此所云辭據主人即位西階下大夫宜辭使入室蓋云某比於執事吾子其入也敖氏以爲不必以已故闔

于外是矣喪大記士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此云唯君命出者蓋君命迎送于門外大夫則拜於中庭而已非不出室之謂也

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　敖君善云宇屋檐也不宜與西階上連文宇字蓋因于字而衍也周官小祝職鄭司農注引此無宇字今以爲據删之廣林謂疏云此始造銘且置宇下西階上待爲重訖置于重卒塗殯置于肂然則云宇者見其南齊于檐末側堂內也宇雖檐之通稱中屋之檐乃正得宇名故云宇西階上言在宇之西階之上也讀者以西屬階斯宇字似不辭矣小祝注無宇字或轉寫文脫或司農漏遺均未可知鄭君此注特云宇梠也則此字不得據小祝注輒删

布巾環幅不鑿 鄭康成云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廣林謂親死飯含人子所當自盡無尊卑別也云不鑿者恐或有鑿巾以飯者故特著之鄭君於凡所言不者皆以爲士大夫禮異雜記云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云爲之是巾不當鑿而賈獨鑿之可知若士僭大夫記當云士鑿巾以飯自公羊賈始矣此注與月半不殷奠注同誤

掩練帛廣終幅 石經監本敖氏集說本楊氏儀禮圖竝同吳中林儀禮章句廣作纊終作正注云纊疑廣或云纊如字謂以終幅綿爲著也未知所據何本但中林於儀禮探索功深豈得不見石經何夢夢若此附此一則以俟攷

幎目 鄭康成云幎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之縈古文幎爲涓廣林謂古文爲涓之涓疑本作緭字形殘缺遂譌涓涓於義無取今文改爲幎說文云幎幔也从巾冥聲鄭君既從今文宜依周官冥氏注讀冥方之冥以掩目爲義矣下經云組繫是此物有繫本以縈結得名緭幾也絡也與縈同義鄭君讀縈則文從今而義從古蓋知此物以繫束取義而未悟涓乃緭之譌耳

牢中旁寸 鄭康成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牢爲纋廣林謂讀爲樓之樓當從才作摟爾雅釋詁云摯斂屈收戢蒐裒鳩摟聚也然則摟爲斂聚之義作樓者字之誤牢又音之譌矣纋據物爲文摟據人施功言之謂摟之使狹義較足故鄭君不從今文

緇帶韎韐竹笏夏葛屨冬白屨 吳中林云唯竹笏一爾緇帶則每服一隨服繫之言韎韐以槩素爵二韠亦隨服服之屨不能重著白屨據著者言纁屨黑屨當亦實之棺也廣林謂下經云襲三稱乃言設韐帶則帶韠皆一可知緇帶三服本同其韎韐則用爵弁服白屨則用皮弁服各取其一以備三服而已吳說非

皆繶緇絇純 張忠父識誤云釋文無絇字鄭注屨人引此亦無絇字又云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可見本無絇字廣林謂石經及諸本竝有絇字據注引士冠禮文不云此不言絇疏釋名義亦不云此經無絇是鄭注儀禮本有此字矣鄭君於下經乃

釋絇者因解連絇幷言絇形狀以曉人使明連法未可爲此經無絇之證屨人注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因彼職繶句錯出發訓不謂儀禮也屨人注引此經者先鄭非後鄭尤不得援彼訓此釋文無絇亦陸氏所據本偶脫此字耳

組綦繫于踵 鄭康成云綦讀如馬絆綦之綦廣林謂馬絆綦無正文說文馬絆字作䮀卽縶本字穀梁昭二十年傳云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䟡衛謂之輒釋文引劉兆說綦連併也䟡聚合不解也輒亦作縶如見縶糾也皆絆縶之義齊謂兩足不能相過爲綦因呼馬絆爲綦卽羈靮之羈也鄭君齊人故用齊人語以釋之

稻米一豆　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注云士喪禮沐稻此云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廣林謂大記云君據諸侯言大夫亦諸侯之大夫不宜獨於士據天子之士蓋此經稻字誤當作粱黍爲食主飯沐不以食道故不用之天子蓋沐稻天子之大夫視諸侯天子之士視侯國之大夫諸侯之士與君同沐粱者士卑不嫌也知士不與天子同沐稻者雜記說士喪與天子同者三終夜燎乘人專道而行不言沐稻也

皆饌于西序下南上　云西序下明西側序也云南上則其陳之當南齊序端矣齊序端者取之便也疏謂從序半以北陳之與中林以西序下爲序端並誤

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煑于垼用重鬲　敖君善云受受之於祝也其以重鬲受之與廣林謂經於煑于垼下乃云用重鬲則受不以鬲明矣蓋祝淅米于盆既淅取米復于筐乃以盆授管人管人受盆潘注于鬲而責之祝乃更取米而盛以敦奠于貝北敖說非也

挋用巾　鄭康成云挋晞也清也古文挋皆作振或引中庸振河海鄭注猶收也謂當從古文廣林謂爾雅云挋拭刷清也皆以收水爲義振河海之振亦當作挋說文云挋給也約也約卽收義振假借字耳攷說文搵字解云拭也據此則此挋用巾依字當作搵釋文載劉昌宗音居吝反是此挋用巾本亦有作搵者矣

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　此經文有錯簡以儀節前後次之祝受貝受米奠訖主人乃適尸西宰從之也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八字當在奠于尸西之下

商祝掩瑱設幎目　此亦有錯誤設字當在掩瑱上掩瑱二物直云商祝掩瑱不辭矣其次先結掩前兩角之繫于頤下乃施瑱結幎目畢乃以掩覆首結後兩角之繫于項後也

冪用疏布久之　鄭康成云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廣林謂此與考工記久諸牆之久同義拄塞之也鄭注考工本字作灸故此注云讀爲灸未審此經之久爲正字耳既夕皆木桁久之同久灸說詳周官肊測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　此經與上陳襲事云西領南上不同又與大記陳小斂衣云西領北上文異廣林謂當與陳襲衣同因與下陳大斂衣文相涉而誤耳此時尸仍在室固當統于尸而西領也大記云北上則因君陳衣于序東當北上遂謂大夫士亦北上未審房中與序東有別乃記者之誤

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　凡十有九稱五字當在陳衣繼之之下蓋陳衣卽在十九稱中不必盡用據十九稱言之知者據下大斂衣庶襚在三十稱內也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　楊氏旁通圖據此文謂婦人斬衰苴絰亦初即絞之結其本不散垂廣林謂上經云苴絰大鬲要絰小鬲散帶垂牡麻絰亦散帶垂此但言牡麻結本蓋男子之絰重服輕服皆散帶垂唯小功緦則否婦人道貴少變牡麻皆結本異于男子苴絰散垂不異也故不著耳楊氏誤矣

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　鄭康成云立俟舉尸也廣林謂大記云凡斂者六人謂此士也彼正義云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是專據舉尸者而言矣然助斂非一事凡捧衣衾絞紟及助祝鋪衣衾結絞紟皆是故此經不言其人數大記特著其舉尸者耳

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　敖君善云士舉舉尸首足也奉男奉其右女奉其左也廣林謂此舉尸者即斂者之六人也男女扶持尸出示親其事未必如敖氏所云矣

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　鄭康成云喪禮略於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辭或以爲初亦有辭互見於此故前經文不具廣林謂初喪之襚親者云不將命庶兄弟云使人以將命于室朋友云親以進皆無出入傳命之文是不用辭也此特云則將命對前不將命爲文明擯者用辭自此始矣

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　喪大記云士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與此不同鄭彼注疑爲天子之士廣林謂彼記誤也君

陳衣于庭大夫于序東以差卑之士于房中宜衣統于尸尸在堂則其陳衣也南領西上正其義矣大記蓋轉寫者因與大夫文相涉而譌耳

設熬旁一筐　敖君善云喪大記注引此云旁各一筐則是此經脫一各字也各各黍稷也每旁二筐黍當在南廣林謂旁一筐與旁一門旁三門文法同鄭君注喪大記引此經與上黍稷各二筐連文誤將此句增一各字失于檢校耳未必此經有脫文也彼注云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然則黍在首稷在足左黍而右稷云

設于奧東面　或以爲喪奠于奧尊者之喪也爲子者居不主

奧死未必奠于奧其設于殯東與廣林謂子不居奧者不得居適室之奧也於其所居室未嘗不居奧矣士昏禮云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是其證凡卑幼之喪皆殯于其寢則奠于其室之奧夫何礙殯東之奠未知其可也

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　鄭康成云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廣林謂大記云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彼據迎尋常弔賓而言必見來弔之人乃止哭此迎君不俟見君見馬首即不哭矣尊君也注義未洽

君釋采　鄭康成云祝爲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萬充宗云釋采釋去吉衣也采與菜不同廣林謂采古多通

用作菜凡服唯將冠者之服稱采衣蓋朱錦童子之衣也吉服無采名此君弔於士弁絰服也更不得云采亦無所爲釋矣

月半不殷奠　鄭康成云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廣林謂大夫以上有月半殷奠諸經傳皆無正文朔奠象生時朔食生人止有朔食不見月半大食文是月半無大食可知則月半不殷奠通乎上下不主謂士云不殷奠者恐人以死異於生或當有月半奠如朔奠也下尊者之義殊無據依

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　鄭康成云今謀此以爲幽冥居兆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古文無兆基作期敖氏集說引或說云當從古文無兆字而期亦宜作其屬下句廣林謂兆屬上讀兆域也言度此地爲幽宅之區域也基當從古文作期猶庶幾也言倘望無有後艱也若傳云倘大克之矣

既夕弟十三　儀禮　孔廣林肊測　儀禮肊測十三

既夕哭　鄭康成云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也與葬閒一日若上士二廟則前葬三日也廣林謂請啟期自天子下達皆先葬二日與葬閒一日也下記二廟朝禰適祖之禮不云厥明適祖又無燭從之文知朝禰畢卽適祖不異日矣大夫三廟者亦如之至天子諸侯則曾子問云天子崩國君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若然是天子諸侯皆柩由殯宮而朝于大祖之廟矣鄭君何未之審也

丈夫髽散帶垂　鄭康成云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敖君善云髽者去冠與纚而爲露紒也將髻髮者必先髽故言此以明之此斬衰者耳齊衰以下皆免但言丈夫是婦人不與也廣林謂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然則丈夫無髽而婦人之髽當男子之免明矣此丈夫下蓋脫免婦人三字耳或云髽爲免之譌亦通未殯時髻髮既殯則無髻髮而皆免敖說不可從也此經下文云卽位如初婦人不哭是婦人在位可知敖謂婦人不與亦謬或謂婦人之帶初卽絞之此散帶垂承婦人髽下不疑於婦人亦散垂乎不知婦人直絰固亦散垂故經於免髽從總言散帶垂以著其變之節乃據服重者言之也楊氏婦人輕服重服初竝絞垂之說辨已見前牡麻結本條

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　士喪一經有云夏祝

者有云商祝者有直云祝者三者二而已矣夏祝習夏禮者主有事于重奠若淅米若鬻餘飯若取銘若奠徹皆夏祝爲之商祝習商禮者主有事于尸柩若襲若斂若啟若御柩若飾棺皆商祝爲之其直云祝者文不具或夏或商可以事類求之二祝皆周祝非二祝外別有周祝也此經祝降卽商祝商祝命哭後堂上無事故降俟主人哭踊既畢乃更升拂柩矣夏祝升徹宿奠又兼取銘經止云取銘亦文不具鄭以祝降爲周祝徹奠降固非敖以爲周祝取銘降更與經文不合信如敖說則取銘二字當在降字上矣上篇取銘置于重鄭君注以爲周祝本誤敖氏蓋沿其誤而又滋之舛也

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　鄭康成云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奠畢乃得柩東西面廣林謂上經云婦人升東面別不見改位之文則奠時婦人負序東面自若矣唯負序東面故主人降拜賓婦人乃由足適柩東西面若先在戶西南面則直由柩東轉而西面何必更云由足耶

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　鄭康成云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敖君善云唯言入門則是但沒霤耳廣林謂凡入門沒霤者經必直云沒霤若公食大夫禮云賓入門左沒霤北面矣此陳車中庭則馬入在參分庭之南次于車正其差也或疑重參分庭一在南馬不得於是薦是又不然重在中庭東西之中此車直東榮馬在車南固與重兩不相涉矣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　喪大記說士飾棺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與此經不同廣林謂纁紐之纁當依此經爲經字之誤大夫以纁士以經宜也此云無貝則誤無蓋壹之謂鄭君以此爲諸侯之士云元士乃有貝以意揆之耳

設披　喪大記云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此經披不言色又不言戴以前紐例之蓋亦用經披其戴則前經後緇彼記云纁皆字之誤纁經二色相近經中亦多相混也

陳明器于乘車之西　鄭康成云陳器于乘車之西則重之北也敖君善云其在東堂之南與廣林謂乘車直東榮明器又在其西則直東堂於重爲在北矣重之北者遙繼重言非謂正在重北也鄭敖義本不岐或乃據敖駁鄭則不必耳

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　鄭康成云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席所以禦塵敖君善云每席之長亦與壙齊用三則廣足以掩之矣廣林謂折狀如今木榿四周有邊用方木縱橫畱其中三五之數鄭約言之耳抗木如今支條所以壓抗席使不得動移因抗席得名不爲禦土而設抗席三者如生人重席然重累覆于折上以爲蓋三重則厚且密塵不得侵壙中矣敖說非其義

器西南上綪茵　鄭康成云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也廣林謂此文有錯當爲器茵西南上綪茵已見上此不須重出且茵以上皆葬器亦不得與明器爲列蓋折與抗木爲一列明器又在其西不云折西而云茵西者明南不與葬器齊也下云苞在茵西者陳器須綪綪則由西而東其最後一行乃側茵苞筲與茵遠矣

主人要節而踊　鄭康成云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廣林謂徹者由東方北行當陳器之北折而西過柩車南折而北乃東面徹奠既徹乃南行當重之南折而東由重南復位其折而西時丈夫踊既徹南行時婦人踊由重南東丈夫踊注未別白

祖還車不還器　敖君善云祖字似衍廣林謂此六字當在記稾車載蓑笠下誤錯在經

公賵玄纁束馬兩　鄭康成云春秋傳曰宋景康卒魯季康子使冉求賵之以馬曰其可以稱旌繁乎廣林謂其可以乎者謙不必之辭也以卑賵尊故其辭云然若公賵則當曰君使某致賵而已鄭引傳者爲賓致賵之辭起例耳非以爲此公賵之辭亦當云爾也

賓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　凡擯者傳言謂之將命親致辭則謂之致命此賓入釋辭不當云將命也因上下文將命致命字不一傳寫者遂相混而譌耳下賓東面將命之將字亦當爲致

若就器則坐奠于陳　鄭康成云陳明器之陳廣林謂此不辭陳堂涂也明器在乘車之西西側堂涂矣此賓賵乃奠于堂涂者示將以助明器之用也不奠于明器之陳者謙不必主人之納之也

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　鄭康成云每版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廣林謂經文但云九云七云五似據方之大數而言不主謂行數也

東方之饌　鄭康成云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廣林謂鄭君引記文解此東方之饌者預釋大奠奠處非謂此時饌于主人之南也或疑饌奠同處不合特誤會鄭君此注之意耳

設于西北　鄭康成云設于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廣林謂亦猶序西南者言柩車西北即是序西南也序西南西堂下也纔序而言故曰西南觀上篇徹小斂奠大斂奠皆先云降自西階下乃云設于序西南可知敖氏云不設于序西南柩在下故也誤矣若以序西南爲此改設之例則改設定當在西南方此經當云設于柩車西南不得云西北也

苞牲取下體　鄭康成云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廣林謂下體骨多肉少取其可久且嫌肉多易致蟲也注說滯

面縶矣

徹者出　或以爲重已出徹者不可由柩首設于西北後仍自柩北東行折而南乃出也廣林謂奠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故在庭亦來出東去由西此大奠之徹與徹祖奠同仍由前設重處之南而東也重雖先出其距柩車遠矣況中庭有碑焉又何有由柩首之嫌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　此陳于道東猶在廟之陳也西北上以西行北首爲上也所異於廟中之陳者北上耳故疏云對廟中南上此則北上或乃援疏止云北上而以西字屬上讀誤矣

實土三主人拜鄉人　敖君善云下云襲是亦袒拜鄉人也不言袒蓋文脫耳廣林謂主人袒固也但此之袒爲復土而變當袒於實土之前如敖云袒拜鄉人則是既實土而後袒矣似非其節

遂適殯宮　陳雲莊謂二廟者先反哭于祖次適禰乃如殯宮廣林謂既葬反哭于廟者柩由廟而之墓檀弓所謂反諸其所作也二廟者雖禰廟柩亦往朝焉然其設披屬引而行也則由祖不由禰故反哭但於祖廟而已或以爲當亟虞故不復哭于禰尚非其義

記士處適寢　禮記檀弓正義云疾或容在內寢若危篤必在正寢廣林謂古人有疾則齊齊則居於適寢故記說適寢云不齊不居其室是有疾無問重輕無不居適寢者不必病革也正義似失之矣

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　敖君善云招而左謂招時兩手自右而左也左尊故其執與招之儀然耳廣林謂招而左乃據招訖將降衣于前時言也左東方也東方生氣也復者升自東榮西行中屋北面三號號卒以衣左轉而東乃南面投衣示受生氣而復矣既降因徹西北扉徹扉者以復而不蘇將行死事室中病者久居不無穢惡祕不得泄故於隱處徹屋薪以泄之鄭君謂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似謬

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　鄭康成云校脛也古文校爲枝廣林謂校爲几廉不得爲足古文作枝似已但字宜作支猶人手足爲四支之支此時尸北趾蓋側立几于牀第北端以尸兩足納几足閒拘之使不得外算也敖氏以校在南爲左廉在南若然則與尋常設几同何慮乎欹側而必使御者坐持之知不然矣

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　鄭康成云中帶若今之褌襂疏云經直云設明衣不辨男子與婦人故此記人云設明衣者男子其婦人則設中帶或以爲男子婦人皆設明衣而婦人則加中帶耳廣林謂凡云則者皆辨異之辭也若上文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是其比矣中帶雖未詳然鄭君既以褌襂況之則其衣必蔽形甚密與明衣不同如或之云記當云加或云有於義乃協且明衣有裳婦

人不殊裳知必不用明衣也

小斂辟奠不出室　鄭康成云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於室設于序西南畢事而去之義疏云序蓋室之譌廣林謂序非譌也則不出於室設于序西南十字作一句讀言不設序西南正解記文不出室義也若云設于室西南則當在辟襲奠三字下且宜云室西南隅不得但云西南也敖氏引舊說辟之設于室西南隅者乃賈氏疏語鄭注本未言辟奠處似未可據敖氏所引疏說輒改鄭君注文

木錧　今文錧爲鎋廣林謂錧鎋字竝當從車旁作說文云輨轂耑沓也轄車聲也一曰鍵也若然一物別名矣但說文轄以車聲爲首義自當從古文作錧而字從輨

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　鄭康成云此謂朝禰明日舉奠適祖之序也疏云云明日者以下文序從如初中有燭若同日則已自明矣何須更有燭也廣林謂奠降之下即云柩從無燭從文正見時已明不復用燭序從如初主謂主人以下丈夫由左婦人由右親疏先後之行序此正朝禰與朝禰同日之確證不然記文但於主人踊如初下云明日朝于祖如初足矣

蘽車載蓑笠　鄭康成云蘽猶散也以田以鄙之車今文蘽爲潦廣林謂巾車云士乘棧車然則蘽車三乘皆因事立名耳此車載蓑笠則備雨之車矣當從今文爲潦考工記注云禮所謂潦車蓋即指此也

祖還車不易位執披者旁四人　疏云正經乃祖還乘車道車蘽車不辨還之遠近故記人明之廣林謂記於不易位下云執披者旁四人明此還車爲柩車舊以此爲蘽車非也

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鄭康成云道左墓道東敖君善云道左道西也廣林謂敖說是也道左據車北鄉言北鄉則西方爲左上經云陳器于道東西北上此云東上與相反知不得爲道東矣車不與器同道東者器將入壙車則以歸不以不用者與用者參也

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　此記君視斂不同之節廁此非其次也或疑爲簡錯廣林謂非錯簡自此已後記君視大斂遂匠納柩車祝饌祖奠明器弓矢凡四節序次井然蓋作記未必一人或未必一時所記自侍疾正終至卒窆前已詳記其未備者或記者自補或別爲一人續記遂附錄于篇末耳

亦張可也　鄭康成云亦使可張通解續書監本此記文作亦可張也廣林謂下記云有柲則此弓爲弛弓矣嫌死者不用但弛而不復可張故記人特明之云亦可張也鄭君云亦使可張其義甚明石經作亦張可也與注義不合恐誤

士虞禮弟十四　儀禮　孔廣林肊測

士虞禮　鄭康成云虞安也士旣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或云虞度也主人由廟而寢婦人由室而堂于彼于此仿虞度之義廣林謂虞之禮於寢不於廟有室事無堂事不得云于彼于此也或之所云乃反哭時事耳於虞義無涉虞以安神義無可疑

特豕饋食　疏云左氏傳卜日曰牲葬日虞略無卜牲之禮故指豕體而言不云牲大夫已上亦當然雜記云大夫之虞也犆牲下記云陳牲於廟門外檀弓云與有司視虞牲皆言牲者記人之言不依常例故也廣林謂喪奠除大遣用少牢他皆特豚至虞乃易用成牲故云特豕以別于豚且別于吉也如疏說則虞必不可言牲祝祝之辭何以云絜牲乎知不然矣

側亨于廟門外之右　鄭康成云側亨亨一胖也吳中林云吉祭止俎用右餘俎用左鼎雖有升有不升要無不亨于鑊若右胖不亨則餘此腥者何爲特牲注以側爲一牲是也廣林謂側如半面爲側之側側亨一胖者疏以爲無主人主婦已下之俎是也用則亨不用則否不敢以不用者與左胖合亨敬也亦以變于吉也鄭君注側字義唯此得解乃謂是錯而轉以特牲注爲正抑亦左矣

幂用絺布　鄭康成云絺布葛屬疏云絺布竝言麻葛雜敖君善云士吉祭幂用綌此喪祭乃用絺其義未聞廣林謂此與燕禮幂用綌若錫大射幂甲錫若絺文同省若字耳幂奠用功布冬夏同此別冬夏漸卽于吉矣絺細于綌決無吉用綌而凶乃用絺者絺蓋綌之譌或曰絺布當作緦布奠用功布虞用緦布正其差音相近而誤

饌黍稷二敦于階閒西上藉用葦席　疏云先陳席乃陳黍稷於上是所陳席藉薦黍稷也敖君善云藉敦未必有席席字蓋因上文而衍也特牲禮藉用萑廣林謂周官司几筵云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司農引或說柏席載黍稷之席然則藉敦有席矣天子諸侯藉以席復承以几大夫士有席而已無几也特牲萑亦席也不言席文省不得以此爲衍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　敖君善云葬服主人髻髮衆主人及兄弟免而大功以上者皆散帶垂也廣林謂主人亦免自殯後無復髻髮矣敖氏蓋未審旣夕丈夫髽爲文脫而云然耳

祝免澡葛絰帶　鄭康成云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也治葛以爲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吳中林云注以祝爲所親蓋據小記緦小功虞卒哭則免言之恐祝未必皆緦小功也又免無首絰廣林謂鄭云祝所親屬上祭祀之禮爲義詞祭祀祝身親接事神也正嫌祝非緦小功不當免故以親祭事解之吳誤會注意凡經言絰皆兼首絰要絰主人亦免矣主人而無首絰乎

賓爲菹醢　鄭康成云主婦不薦齊斬之服不執事也敖君善云主婦不設豆與敦未敢同於吉也或謂主人或尙有母則母爲主婦不得助子祭故辟不薦爲廣林謂曾子問云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若然丈夫齊斬不執事婦人可知鄭君據記解此經確不可易或因下亞獻主婦親之遂謂彼乃自獻不妨母與子偕此是執事母不得助子祭創辟嫌故不薦之說誤矣內則云舅沒則姑老然則主婦據主人妻不指主人之母夫何嫌且薦與亞獻皆助祭也謂薦是執事可也謂亞獻非助祭則不可主婦得亞獻不得薦者亞獻事尸正禮故親之猶主人之得親獻也薦豆乃其細節所謂執事也故不親猶主人之不出舉鼎矣彼亞獻得自反兩邊者因自獻自爲之亦變于吉也又主婦薦豆特牲禮卽如是豈此主婦當闕主人之母彼卽不當兩見之邪益知其無據矣

祝饗　鄭康成云饗告神饗也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饗是也敖君善云饗辭卽記所云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者也或謂此饗特牲少牢竝無之廣林謂喪祭吉祭饗皆有二一在陰厭所以饗神一在尸墮祭所以饗尸據禮言謂之饗釋其辭則曰祝饗神之辭則哀子某哀顯相云云者是饗尸之辭則哀子某圭爲云云者是注說甚明敖氏誤以此祝饗與祭于苴後祝祝爲兩度釋辭而互易此兩辭以實之吾不知下尸墮祭後祝祝敖氏將以何辭實之耶說者所以有饗神辭再釋于尸之說然非禮矣蓋此經祝饗乃題下事非釋饗辭若此爲釋辭主人當拜何經無主人再拜稽首之文也

祝迎尸　檀弓云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廣林謂尸於死者謂孫行窆時當在墓所既窆宜從反哭不得在家俟祝宿也若以爲尸故不送葬恐未必然蓋記者之誤喪事遽且略疑無宿尸禮旣反哭出門卽外位祝乃告當爲尸者曰吾子爲尸尸諾乃易服以俟觀經及記竝無宿尸尤其證矣

尸升宗人詔踊如初　鄭康成云言詔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敖君善云至是乃云宗人詔踊明尸入門而踊者非宗人詔之也廣林謂宗人主詔相主人凡升降及踊無不詔者上經尸入門下無詔踊文以此云詔踊如初繹之蓋尸入門下脫宗人詔踊四字耳不然此不得蒙如初之文也

胾四豆設于左　敖君善云庶羞唯用胾亦變於吉或云四豆皆胾故不言南上廣林謂少牢云羞胾用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特牲羞庶羞四豆亦云有醢則此亦當胾醢各二豆但胾皆豕胾耳不與特牲同變於吉且從略也不言有醢及所上皆文從省

筵祝南面　鄭康成云筵用萑席疏云尸以在喪故不用萑祝宜與平常同廣林謂固也但尸尊祝卑祝又側近尸似不宜獨異況經記於不同者每別異之此不言蓋亦葦席云

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　敖君善云坐受爵者因尸禮也廣林謂祝不得因尸禮也凡賓主獻酢授受皆立唯尸乃坐祝接神主人敬之故坐授受坐者不立故祝亦坐受少牢注坐受云室中迫狹亦非其義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　說者多以此主婦爲死者妻謂不宜舍服重者而使服輕者爲主婦惟其妻沒者乃是主人之妻廣林謂其夫爲主人也者其妻爲主婦不以服輕重論也主人斬衰用廢爵若主婦是死者妻此爵亦不足而廢矣或更謂亞獻輕于初獻故足爵又謂言足爵者兩見其義皆曲說耳

記虞沐浴不櫛　監本臣紱考證云敖本無沐字注云今文曰沐浴則鄭從古文不應有沐字矣石經有沐字蓋從今文今仍之而加圈以別之廣林謂雜記云凡喪小功已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然則虞得沐浴矣沐浴同爲潔清而沐較浴差輕卽寔爲不得且沐且浴亦當沐而不浴未有可浴矣而沐不得者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據注古今文固有不同然安知非今文曰浴沐或今文無沐浴或今文曰沐浴下有無不櫛字或今文曰沐浴櫛轉寫者注有譌脫也況注云沐浴者將祭自絜清未見爲單解一字烏可遽以石經爲誤衍非鄭君原本敖氏據今文曰沐浴五字輒删記文及注首沐字蓋未細繹雜記之文故

日中而行事　鄭康成云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或云日側亦可廣林謂日出爲質明日入爲昏所謂逮日也與此日中而三頭之辰正三代迭用之周人大事斂用日出此日中虞以朝葬故耳卽或反哭已逾日中亦必用昏而虞如夕奠逮日決不以日側也彼祖用日側者以祖後諸事尚多已晏恐不及辨耳

湻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　吳中林云少牢執事者皆宗人彼執巾者卽授巾此亦宜然廣林謂特牲記云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湻沃執巾者在匜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與此記正同唯槃匜東西互易則吉凶相變耳是士禮唯授巾爲宗人與少牢皆宗人執事者異故注云執巾不授巾卑也以少牢禮律此左矣

尸入祝從尸　鄭康成云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敖君善云嫌如迎尸之時猶先行也入謂入門廣林謂入入戶也經不見祝入文故記云從尸所謂延矣下尸謖則前鄉尸所謂道矣

尸謖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戶　舊讀四還字皆下屬爲句或疑下降階字衍廣林謂四還字竝當自爲句鄉尸側身疑尸也還轉而道之行也上降階謂將降時下降階謂沒階也將降側鄉尸不復還卻行沒階乃還向前行及門又鄉尸故云如出戶

主人入祝從啓牖鄉如初　鄭康成云鄉牖一名也廣林謂此不辭鄉讀爲饗饗如初如初之祝祝主人再拜稽首也其辭則圭爲而哀薦之是矣蓋以當有尸墮祭後之祝也敖氏以爲西鄉如初若然記當云位如初不得云鄉

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　反哭而虞固所以安神然不敢必神之即安也故云祫事言與先祖合則可安矣至再虞乃正言之曰虞事此立言之次宜爾或乃疑記文有錯誤非也

佐食授嚌　吳中林云嚌當作祭或云禮無直云嚌者廣林謂有之祭統云君執鸞刀羞嚌上云取脯擩醢祭之當祭肺者也此授嚌尸受振祭嚌當舉肺者也舉肺曰嚌肺故此乾肉亦以嚌名明既振祭而嚌之也字非譌

死三日而殯　曲禮云死與往日固也然絕氣在逮日之前飯含襲或可畢事令昏暮而死則一切死事恐非頃刻所能次舉况灸冒掩瑱幎目諸襲事皆死而後制又豈纔人一夕閒所能辨具者乎聖人制禮必不强人以所難又必不肯令人倉卒趣辨以留附身之悔也然則三日而殯者語其常耳其或事有不辨亦未必不許其與來日矣

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　鄭康成云卒辭卒哭之祝辭敖君善云卒謂已薦也已薦則祝告以此辭廣林謂薦卽上未徹乃餞之餞無祝辭也注以爲卒哭是矣但卒非卒哭之卒卒終也於祝辭之終增此一語猶特牲禮卒曰筮子爲某尸之卒矣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儀禮　孔廣林肊測　儀禮肊測十五

特牲饋食之禮　鄭目錄云謂諸侯之士祭祖禰命筮注云士祭日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廣林謂注所云是也有三證焉凡四時之祭必諏丁己之日此服闋無定期苟可祭焉唯其所值而筮之矣故不諏日一也少儀云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故士冠筮日宰自右贊命而此乃自主人之左示吉而未純吉二也時祭當曰用薦歲事于皇祖某子以某妃配某氏而此云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與祔辭適爾皇祖某甫文同不言妃又與士虞記云吉祭猶未配者合三也凡斯三者足以決矣祇不廼禫月吉祭之禮者士之時祭亦與此大槩相同云特牲饋食亦關時祭也

不諏日　鄭康成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己之日廣林謂大夫與士禮有隆殺其孝享之心無差等也日用丁己祭之通例烏有苟假一日之閒匆匆將事者不諏日具如前說

有司羣執事　鄭康成云士之屬吏也或云有司有專職者不可以專職名者爲羣執事廣林謂有司公有司也羣執事私臣也此時尙未筮戒亦不得云有無專職矣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　自左義前已釋矣敖謂左當作右非也或以士喪命筮在右爲難則士冠疏云始死未忍異於生故也

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　旣云筮來日某不當更云諏蓋爲之譌因與筮尸命辭文相涉而誤也某事或當云吉事適即士虞記適爾皇祖之適不云爾云其者對筮之辭敖氏謂適其廟而祭之非其義

長占　鄭康成云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廣林謂占者三人有正有貳以次占之不以年之長幼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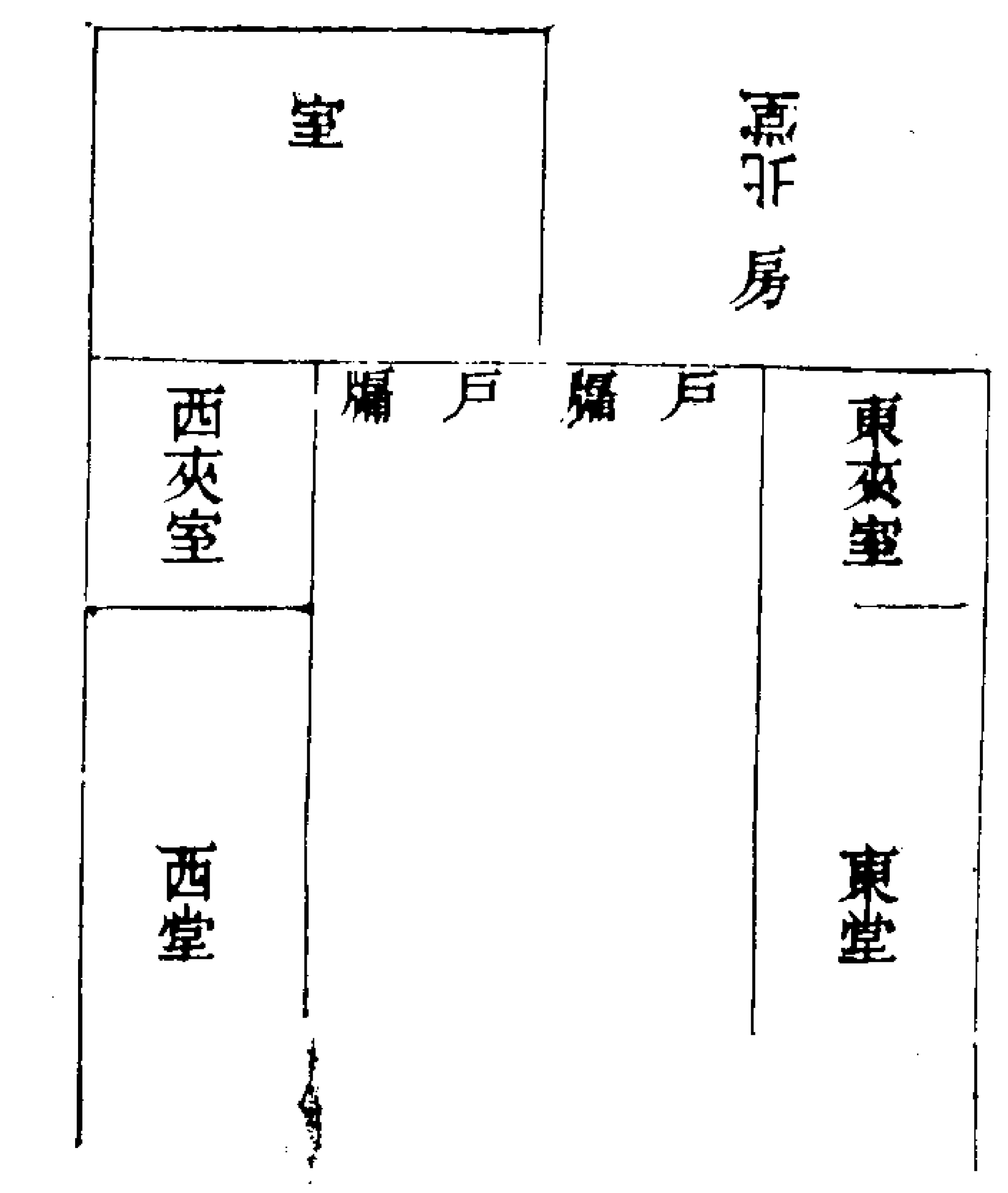
乃宿尸　以下經厥明及夙興推之此宿尸亦與筮尸同日如少牢禮或謂宿尸于筮尸明日者誤解前期三日爲空二日也說詳士冠禮

主人再拜尸荅拜　少牢宿尸前後皆稽首此則前再拜而後乃稽首或以爲主於相變廣林謂特牲事尸之禮皆尊於少牢此不宜獨從殺蓋文不具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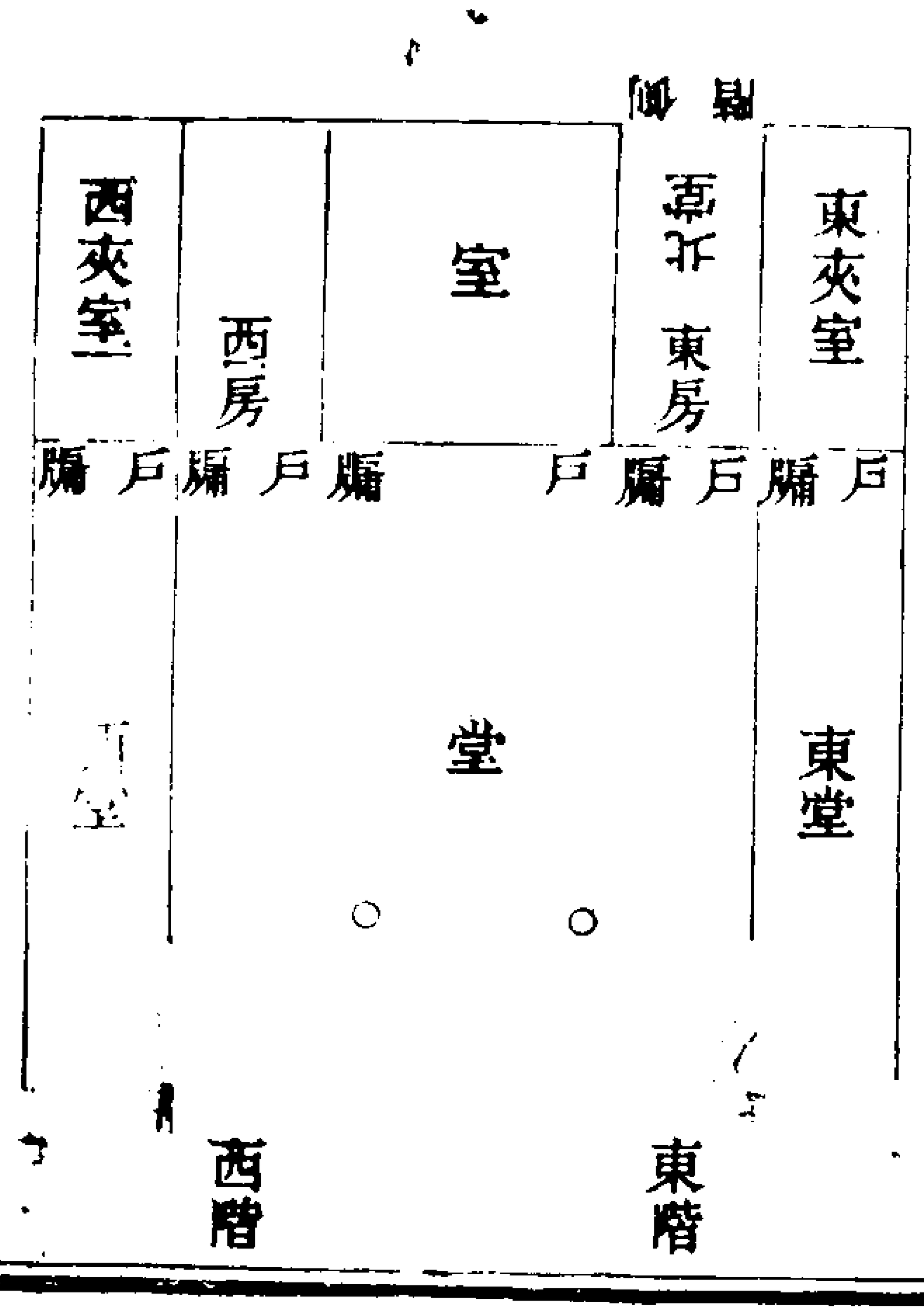
某薦歲事　或疑歲當作某廣林謂禫月之吉祭亦時祭也故於宿賓正言之字非誤

豆籩鉶在東房南上　鄭康成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廣林謂然則夾室在房室南爲之與寢五室室居中其左爲東房其右爲西房東房之左爲東夾室西房之右爲西夾室東房中半以北爲北堂自天子達無異制也舊說大夫士東房西室已無經據而此注云房中之東當夾北是屋北一架西通爲室東通爲房尤爲舛繆繪二圖左方中

鄭君說



改定圖



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　鄭康成云側殺殺一牲也廣林謂旣云特牲矣何必又言特殺側旁側之側殺牲于門東燎享神之牲或宜當門殺之故特云側殺明側于東方也

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卽位如初佐食北面立于中庭　鄭康成云佐食賓佐尸食者立于宗人之西廣林謂佐食主勸養尸宜使同姓故其旅也齒于兄弟敖氏以爲主人兄弟佐尸食者是也上經敘視濯之位云主人及子姓兄弟卽位于門東如初賓及衆賓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此經云卽位如初則宗人仍立于賓西北佐食北面于中庭不得與宗人偕且在宗人東亦不得云西也

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卒載加匕于鼎　鄭康成云古文鼏皆作密敖君善云當作冪廣林謂儀禮一經凡言俎者皆不見有覆或疑此鼏之爲衍文然尊有冪矣籩有巾矣况此肵俎主人所以敬尸升心舌至設俎尚需時冪之以禦塵亦其宜未見其必爲文衍其字當依敖氏說作冪蓋以綌如籩巾鼏若東若編非覆俎所宜矣吳中林云如籩巾而廣或然但吳本加匕于鼎之于作去云徹也鄭君不見徹鼎義且此若爲去鼎則加匕二字文反不足蓋汲古毛氏本譌于爲去中林未以石經校勘沿其譌而爲之說耳

祝饗　鄭康成云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而孝薦

之饗舊說云明薦之廣林謂大戴記諸侯遷廟禮云孝嗣侯某潔
爲而明薦之饗若然云明薦者是也喪祭稱哀吉祭稱孝自稱之
辭則然不謂吉祭必當以孝易哀也
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　鄭康成云四豆者膮
炙胾醢南上者以膮炙爲上或疑少牢兩胾兩醢士不得用膮炙
廣林謂士虞禮云胾四豆設于左明止有胾醢無他味也此云庶
羞四豆是不止胾醢矣必是膮炙者庶羞十六醢之外大半牛羊
唯有豕膮豕炙豕胾今旣是四豆則膮炙胾醢可知不取芥醬魚
膾者庶羞之下也大夫無膮炙士得用之禮器所謂有順而摭者
矣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　鄭康
成云主婦貳獻不夾拜者士妻儀簡耳北面拜者辟內子也大夫
之妻拜于主人北西面廣林謂婦人與丈夫爲禮無不夾拜者兄
獻尸乎經不言文不具耳婦人夾拜乃爲成拜猶丈夫之再拜也
丈夫于當再拜者而一拜焉可乎此以知其必不然矣
酢如主人儀　鄭康成云尸酢主婦不易爵辟內子致爵於主
人則易爵也廣林謂男女不相襲爵别也不得因辟內子而撤其
防夫婦而酢必易爵他人可知此亦文略耳下主人更爵酌酳及
少牢尸酢主婦易爵洗酌授尸正文互相備
撰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　有司云
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
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或疑彼不言撰此經撰字衍文廣林謂
撰撰薦脯醢設折俎者也已執祭以降撰之使執薦俎以從重勞
之故與爲禮大夫之賓卑矣執祭以降不復撰謙若不敢勞之示
將自反取薦俎也宰夫司士各執以從設于其位則成主人敬賓
之意也
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
于薦左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荅拜賓奠觶于薦南撰
復位　此一節賓有兩次拜主人止一次荅之或疑北面拜脫主
人一荅或疑東面拜衍拜字廣林謂鄉飲酒云賓實觶東南面授

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鄉射
云賓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觶賓主人
之西北面拜送凡酬皆受酬者先拜受酬者乃拜送各止一次拜
無兩次拜者此賓北面拜拜受也下云主人荅拜乃拜送也北面
拜下無脫文東面下衍拜字耳主人荅拜當作主人拜送則尊寫
者之譌
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　或云長兄弟無作止爵
事此長兄弟疑爲衆賓長之譌廣林謂上經三獻爵止作止爵者
還使三獻衆賓長加爵爵止故此作止爵者還使衆賓長卽如或
所疑亦當云如三獻之儀衆賓長不得自相如也上經云長兄弟

洗觚爲加爵如初儀如三獻之儀也故此經不蒙三獻而云如長兄弟之儀如者如其不及佐食洗致無從也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　鄭康成云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萬充宗云天子諸侯有灌地降神之事大夫士無之然祝酌奠奠于鉶南亦降神之意天子諸侯設祭于堂爲祊于外大夫士無之然設于西北隅亦于彼于此之義陰厭祭宗子之殤陽厭以祭凡殤非指尸未入與尸既出也使凡祭必有二厭何以少牢不儐尸者有改設之事而儐尸者無之耶廣林謂此未融乎曾子問之文也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是成人備祭明有二厭矣彼記又云攝主不厭明正主之祭有厭矣曾子問正義云上大夫當日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繹祭亦有陽厭也蓋二厭本祭成人之禮祭殤者各放其意而爲之耳

記　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　士虞記云尸服卒者之上服然則士之服以皮弁爲上此尸宜皮弁素積緇帶素韠而云玄端似失之矣意者尸字爲衍文與敖以爲服卒者之上服唯據喪祭亦以意測之耳

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　吳中林讀皆去本絕句末屬下讀廣林謂少牢禮云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注云凡割本末食必正也然則當于末字絕讀之矣午割通上下割之中央不絕者少許不專據末言也

少牢饋食禮弟十六　儀禮　孔廣林肊測　儀禮肊測十六

少牢饋食之禮　鄭康成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疏云曲禮下云大夫以索牛是天子卿大夫明此用少牢爲諸侯之卿大夫廣林謂傳云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之卿大夫與諸侯之卿大夫固自不同但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與此經異非王朝侯國之別也蓋天子祀以會會六牲備也牛羊豕犬馬雞謂之六牲周官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享先王亦如之雞人云其雞牲大司寇云大祭祀奉犬牲羊豕馬無正文鄭君說司空奉豕其羊馬則大司馬云大祭祀羞牲魚牲馬與羊也說詳周官肊測然則天子之祀六牲備焉禘以犢牛諸侯而下無禘皆有祫其祫視天子之禘諸侯時祭以大牢祫以特牛與禘異者不用犢天子之卿大夫如之諸侯之卿大夫時祭以少牢其干祫以大牢干求也故牛曰索牛索亦求也索牛即大牢也天子適士二廟視諸侯之大夫諸侯適士時祭特牲祫以少牢官師一廟天子之士以羊豕諸侯之士以特牲曲禮所云亦約略言之耳

日用丁己　鄭康成云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廣林謂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五月丁丑烝所謂日用丁己也然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于僖公是乙辛癸亦用之矣經舉丁己以見柔日之例鄭君引曲禮釋之義已足更即丁己生解則失之泥

來日丁亥　鄭康成云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廣林謂日用丁己舉幹例來日丁亥舉支例柔支六亥最在後特言丁亥者亥爲天倉疏以爲祭以求福宜稼于田故先取亥是也然亥不得吉或旬中無亥他柔辰亦可用桓八年正月以己卯烝矣五月以丁丑烝矣閔二年五月以乙酉禘矣宣八年六月以辛巳有事于大廟矣鄭君此注可破前注丁巳之泥但云苟有亥焉則又泥于必用亥辰耳

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　疏云此經云伯某是正祭之稱若時有告請非常祭祀則去伯直云且字則聘禮賜饔祝曰薦嘉禮于皇祖某甫是也若卿大夫無諡正祭與非常祭皆言五十字在子上聘禮記云皇考某子是也特牲士禮無諡正祭稱皇祖某子告請則稱且字士虞記云適爾皇祖某甫是也敖君善云稱其祖字則是指士之爲祖者其祖禰若爲大夫則稱某子聘禮記曰皇考某子是也廣林謂伯某某甫某子無大殊別唯其所稱聘禮記祖曰某甫考曰某子足以見之矣疏彊爲別異其失也拘敖說似是而於經有閡爲大夫乃稱某子則士昬廟見之辭何以云皇舅某子固不必其禰爲大夫也如謂假設言之經無明文何以知某爲大夫稱某爲士稱耶

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凡卜筮命辭前後有三有主

人命卜筮者之辭有卜筮者述主人命之辭有命龜筮之辭士禮略不述命止前後二辭大夫三者備有焉此禮是矣但此經有錯簡據士喪筮宅云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卜日云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皆於許諾下云不述命是述命者當在東面未還時恐命辭未審向主人述之以示重慎旣述命乃還西面也遂述命三字當在史曰諾下今誤錯在後則似下文爲述命辭矣故注遂誤以述爲重以主人辭告筮也

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　經於占曰從下即繼之以官戒乃退是與筮日爲一時事矣滌讀當爲在滌之滌據牲言大夫牲雖不在滌祭前亦滌濯致潔焉牲酒饗神之主故特著之其它皆在官戒中矣鄭君以溉濯埽除釋滌似失其義

宿前宿一日宿戒尸　鄭康成云前祭一日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前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廣林謂宿宿尸也目下事猶特牲云乃宿尸也自宿至則遂改筮尸爲一節筮後即宿故以宿尸爲目前宿一日前宿尸之日也宿戒尸如肆師宿爲期之宿先筮尸之夕也與下明日朝筮尸對文戒尸使知來日將筮也諸官於筮日後已戒不復更宿特牲禮宿尸更宿賓者士卑故尊賓與大夫禮異

明日朝筮尸　石經監本敖本儀禮圖竝同張淏若以爲朝下脫服字廣林謂此朝筮尸正與上宿戒尸對文釋文旣不發音他

本俱無異義則非文脫無疑上宿疏雖云下文明日朝服筮尸安知非轉寫者疏中誤衍未可輒據以爲經有脫字也

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　此告以當爲尸也以特牲宿尸參正此敢宿上亦當有筮子爲某尸占曰吉八字蓋文脫

旣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　鄭康成云爲期亦夕時也廣林謂經云旣宿尸反與特牲厥明夕文異明反即爲期不待夕也即賓爲夕時當如檀弓反日中而虞之文云宿尸反夕而爲期矣此大夫禮之異于士者

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　敖君善云概猶拭也宗人命滌則有司於祭器皆已濯之矣故至此但概之爲去塵也廣林謂說文云概滌也詩曰概之釜鬵概水出東海桑瀆覆甑山東北入海一曰灌注也然則概爲正字概乃假借概不止爲拭矣官戒雖已滌濯此視濯時當更概滌之致潔敬也

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　敖君善云經言罍水者唯此與大射燕禮耳然則士之水器其異於此乎廣林謂文不具耳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許君謹案云罍者取象雲雷博施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上冠注云尊卑皆用金罍其大小異據漢禮器制度文然則尊卑同用罍士無飾耳

膚爲下　疏云前陳鼎在門外時未有俎據鼎所陳則膚在魚

上今將載於俎設之最在後故須分別之也廣林謂上經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注云魚腊從羊膚從豕然則膚爲下在門外時已然此特言之者以上文升鼎時膚在魚腊前嫌此陳鼎序從同耳升鼎先膚於魚腊者以膚出豕鑊升豕即遂升膚故升其文於上無關乎陳之序次也

肵俎在羊俎之北　鄭康成云將先載也異其設文不當鼎　廣林謂肵俎先載固也其必不當鼎者心舌俎主人敬尸之加故特于俎北示尊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枇　鄭康成云長枇者長賓先次賓後也主人不枇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敖君善云此所遣

者二佐食三司士也云賓者省文此佐食賓也司士私人也廣林謂佐食敖氏注特牲以爲主人之兄弟是也此又以爲賓則誤矣經但言遣賓不及佐食司士文省耳枇者賓也載者佐食司士也或謂枇載同人非是

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　張稷若云脊脅肺肩在上肩字殆誤上文已言肩不當重出且遺胃則肩字即胃字之誤廣林謂肩固重出然亦非胃之誤腸胃竝升不得獨言胃也肩臂等在兩端脊脅肺在中可知更不得云在上士喪禮云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以彼經例之此文疑有脫誤肩在上三字似當在脊脅肺上是足成上句之義而肺下必更有

腸胃在于中五字而脫之耳孫疏云俎有上下猶牲體有前後故肩臂臑在上端膊骼在下端脊脅肺在中其載之次序肩臂臑正脊脡脊橫脊代脅長脅短脅肺腸胃膊骼也說賈氏作疏時尚不脫誤云

主婦被錫衣侈袂　鄭康成云被錫讀爲髲鬄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今文錫爲緆敖君善云被加被衫衣之被謂衣之也錫緆通皆當作緣字之誤也緣褖通內司服職曰緣衣素沙是也廣林謂皆非也詩采蘩云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即此被也宵衣爲褖衣視玄端士玄端而祭故其妻宵衣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則此主人朝服乃

皮弁服婦服入其視皮弁者爲錫衣錫亦作緆依字當從今文作緆說文云緆細布也皮弁布衣故緆衣亦布緆之爲錫古字通耳弁服侈袂故緆衣袂亦侈褖衣則端矣

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　其設也羊北豕其東魚魚北腊俎二以陳皆橫之膚特於四俎北西縮比肵俎入設又縮諸膚北必橫縮異者俎要方也

祝酌奠遂命佐食啟會佐食啟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

張稷若以佐食啟會蓋爲句二以重爲句敖君善云云會復云蓋明會之爲蓋也廣林謂然則有呼人首爲首頭者與昏禮云贊啟會公食大夫云啟簋會士喪云敦啟會士虞云佐食許諾啟會特

牲云佐食啟會卻于敦南無會蓋聯文者足以決之矣蓋語辭蓋
二以重設于敦南爲一句與蓋陪牛羊豕蓋執豆如宰之蓋同儀
禮經句法然也
祝在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荅拜遂坐　鄭康成
云尸自此荅拜遂坐而卒食其閒有不啐奠不嘗鉶不告旨大夫
之禮尸彌尊也不告旨者爲初亦不饗廣林謂云尸不言則妥尸
有辭矣當曰皇尸請安特牲主人拜妥尸此祝亦拜大夫禮威儀
多也饗神饗尸祀之大節決無缺以惡告而祝不以孝告者不言
祝饗文不具耳所異於特牲者尸不執奠不啐酒不告旨而已下
經云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是不嘗者豕鉶注槩云不嘗鉶
亦混
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　擩如今之攤也故醢醬鹽竝云擩此
擩者醓醢蠃醢也三當爲二字之誤不取葵菹略之也公食大夫
云取韭菹以辯擩于醢足以相證有司擩于三豆亦二之譌
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
右之　鄭康成云重言上佐食明更起不相因廣林謂似也然以
下牢幹魚腊皆有尸祭嚌文例之此以授尸下蓋脫尸受振祭嚌
之左執之九字耳又上佐食所爾唯上敦黍食以黍爲主故食舉
三飯注云食以黍而報主人亦唯搏黍昏禮士虞皆云爾黍唯特
牲云爾黍稷彼自文衍此疏乃謂幷食稷不言爾之文不具誤矣

佐食受加于肵　敖君善云佐食加于肵其亦西面與廣林謂
此因以肵俎與膚俎皆橫設于豕北而誤也肵縮于膚北佐食每
加皆南面云
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　云主人不言則祝仍
侑之如初曰皇尸猶未實侑人君三侑此再侑下之士得三侑者
順而摭矣
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　鄭康成云言受者尸授之
也尸受牢幹而實舉于菹豆食舉操以授佐食焉敖君善云言受
明尸未奠之也特牲禮實舉于菹豆食舉佐食自舉加于肵與此
禮異廣林謂士禮九飯尸三飯後奠舉于菹豆此飯數增舉牲體
又多乃執舉卒食恐非所以優尸也蓋亦於羞胾前實舉于菹豆
卒食取以授佐食而加于肵敖說俱失之
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　上經云賓長羞牢肝用俎
鹽在右故此云擩于俎鹽特牲嗣舉奠受尸燔俎肝設豆鹽者舉
奠無俎而食肝宜鹽故爲之設一豆鹽耳或據彼記疑此俎爲豆
之譌非也
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尸荅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　或
疑俠拜婦人拜法此經似有誤廣林謂周官大祝辨九𢷎以享右
祭祀八曰褒𢷎即俠拜也云享右祭祀是受尸酢宜俠拜矣然則
特牲主婦亞獻尸之當俠拜益可知

右受佐食　鄭康成云右手受墮于佐食也廣林謂此不辭佐食二字疑衍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鄭康成云來讀曰釐敖君善云來如來禹之來來之者欲其進而受黍也廣林謂來當爲賚首二句言尸命祝嘏也承致多福無疆者承尸命致多福無疆之祝也來女已下嘏之之事也受祿二句多福也末二句無疆之謂矣詩楚茨之四章云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與此嘏辭正同

祝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　鄭康成云亦如佐食授爵乃興不拜既爵大夫祝賤也廣林謂大夫之祝賤矣不賤於賓也賓拜既爵祝接神事尸者不拜既爵乎佐食卒爵拜此亦拜無疑文不具耳敖氏據此轉疑佐食拜爲衍文非

主婦拜受爵尸答拜　敖君善云主婦受酢不俠拜亦變于不賓尸之禮廣林謂主人於尸猶俠拜况主婦乎此與鄭君注主婦獻祝不俠拜下尸同誤

主人西面三拜籑者籑者奠舉于俎皆答拜皆反取舉

鄭康成云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敖君善云籑者答拜無異文則是西面者亦西面拜矣反取舉復取舉于俎也廣林謂主人西面拜則在西面席者自宜轉而南面然以經云皆反取舉釋之似答拜時四人皆違其位在東面席者亦南面拜也不言皆反上二字無著如敖氏解則反字亦贅

有司弟十七　儀禮　孔廣林肊測　

乃㸑尸俎　鄭康成云獨言溫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儐尸之
禮敖君善云祝佐食亦與賓尸之禮其俎實不㸑者以無上位略
之但因其故俎而已廣林謂正祭尸俎而外唯祝佐食有俎尸不
可用他人之餘故祝佐食俎不復㸑主人主婦正祭無俎亦是故
也正祭未用之體皆在鑊中㸑者取尸俎歸諸鑊重㸑之既㸑各
以賓尸應用之俎分載爲祝佐食於有事中爲最貴固無不與賓
尸之理但賓尸時室事既畢祝佐食已退列賓兄弟之班異姓則
俎視衆賓同姓則俎視兄弟亦非因其故俎之謂

乃舉　鄭康成云舉者不盥殺也廣林謂賓尸雖因事然既已㸑

俎改升卽須盥而後舉凡中間有事則更盥如拜洗者必盥乃升
酌况此賓尸爲更端乎

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
敖君善云几稍高故設之不坐廣林謂云不坐是凡設几者皆
坐矣此不坐設者尸有餘尊也若云几高則設几皆無坐法此不
坐爲贅文

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
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
俎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南
俎司士朼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
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嚌肺一載于一俎
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
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阼
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腸一
胃一嚌肺一載于一俎豕脀臂一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
載于一俎主婦俎羊左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
肺一載于一俎司士朼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
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于其上　此經阼俎羊肉
湆豕脀不別題阼俎而侑俎羊豕兩題初疑下侑俎二字爲衍細
繹之非侑俎衍也蓋此經錯亂失次耳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

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二十三字當在載于南俎之下
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
嚌肺一載于一俎三十二字次之主婦俎羊左臑脊一脅一腸一
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于一俎二十四字又次之皆羊也唯主婦
俎有一膚以體爲主故從羊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
肺一載于一俎二十字當在尸豕俎後豕脀臂一脊一脅一膚三
嚌肺一載于一俎十七字次之而豕脀上脫阼俎二字知者侑主
人魚俎與尸魚俎竝承司士朼魚文下是羊豕魚分爲三等各以
朼載者爲之綱也

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　楊信齋云湆字衍廣林謂下尸離

主人司馬羞羊湆俎于羊俎西與此正同此亦當云羞湆俎文錯
在下耳非衍也
以授婦贊者于房東　鄭康成云房東房戶外之東廣林謂上
篇云授主婦贊者于房戶此房東亦當爲房戶字之譌耳時主婦
在房中南面婦贊者房戶內西面司宮取爵至房戶外北面婦贊
者出南面受爵入以授主婦也
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湆之禮　郝仲輿云如
羊肉湆之禮亦奠俎于羊俎西載于羊俎縮執虛俎以降廣林謂
如之者羞者受者兩如之也郝氏專據羞者失之矣又奠于羊俎
西羞主人則然此當是羊俎南

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　敖君善云設
洗當東榮主人降位在阼階東直東序則宜西于洗北又上文侑
降立于西階西此亦從降也而主人云洗東北侑云西階西南未
詳疑文有譌衍也廣林謂阼階東當東序主人降階之正位也此
在洗東北者以尸適洗爲酯主婦主人不參故不當降階正位以
辟之且免背尸之嫌至侑東面于西階西南乃其正位上文云西
階西文脫耳知者侑猶介也鄉飲酒介降立于賓南賓西階西介
又在其南是西階西南矣
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　鄉飲酒記云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
此生人飲酒之法神惠反之故二人舉觶于尸侑侑奠觶于右侑

觶不舉也此主人酬尸之觶亦不舉而云奠于薦左字之譌耳當
爲右
取肺坐祭之　或引特牲云賓坐絕祭嚌之謂此亦當然疑祭
下脫嚌字廣林謂凡肺嚌者爲離肺祭者爲切肺嚌者亦祭祭者
不嚌特牲賓俎有離肺故祭而後嚌之此賓俎但有切肺不嚌明
矣不得疑此經有脫文也
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　特牲云賓奠觶于薦南薦南薦右也
此主人酬賓之觶後將舉之爲無算爵所謂將舉于右也賓辟尸
侑用生人飲酒法此左亦當作右
長在左　鄭康成云辟主人廣林謂後生者舉觶于其長猶主

人酬賓之儀後生者當主人位長兄弟當賓位云長在左則與賓
在主人左同矣何云辟主人也今注云然似經文在左之左本作
右轉寫者譌耳
若不賓尸　鄭康成云不賓尸謂下大夫也廣林謂此不賓尸
如冠之不醴昏之不親迎士虞之無尸著禮之殺者耳卽賓爲下
大夫亦當云下大夫則不賓尸如公食云下大夫則若七若九者
矣著其人則爲異人之禮但云若不則人同而禮異立文固有不
同不得混也
腊辯無髀　辯字當作辨說文云辨判也辨如升右胖之胖上
篇腊一純而俎此止盛右體脊脅而髀不升云腊辨者明盛半

也

厞用席　古文厞作茀廣林謂厞隱也據地之隱暗與用席文不相屬當從古文作茀茀蔽也蔽之以席也特牲厞用筵亦當作茀用筵

儀禮　孔廣林敘錄

儀禮之不習於學者久矣韓文公已苦其難讀遑問其它故解周官禮記者多而儀禮自注疏而外僅有李寶之楊信齋吳草廬敖君善數家而已宋拗相新經義出此經就廢注疏亦中軼故儀禮譌錯脫衍尤甚它經閉目者多掃葉者少幸有開成石經及朱子經傳通解猶可參正然其三豕已自絡繹矣校周官畢即從事儀禮勘磨之下恨不得唐宋以前諸家注說一爲互證凡有疑義輒不自揣以所億測之得若干條筆而存之仿鄭君目錄而爲之錄每篇之斷章分節附著焉亦可得諸禮儀節之畧較云爾

士冠禮弟一　儀禮

此士冠子之禮也大夫已上皆依士禮行之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此於五禮屬嘉禮大宗伯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此篇凡二十二章首筮日筮于廟門至宗人告事畢次戒賓主人戒賓至賓拜送次筮正賓前期三日筮次宿賓及贊冠者乃宿賓至亦如之次爲期厥明夕至告期于賓之家次陳服器夙興至則東面次主賓各即位主人玄端至立于外門之外次賓入擯者告至西面南上次三加主人之贊者至入于房次醴冠者筵于戶西至賓荅拜次見于母冠者奠觶至母又拜次字賓降至冠者對次賓就次賓出至賓就次次見兄弟姑姊冠者至如見母次見君及鄉大夫先生乃易服至鄉先生次醴賓乃醴賓至歸賓俎此正禮也次醮若不醴至取籩脯以降如初次孤子冠若孤子至直東塾北面次庶子冠若庶子節次母不在冠者母不在節乃禮之變也次冠禮諸辭戒賓至唯其所當次屨屨至不屨繐屨則疑本記文而錯于記字之前者矣冠義一章非冠記也

士昏禮弟二　儀禮　此於五禮屬嘉禮雖據士爲文然經題
直曰昏禮蓋亦有關乎上下者矣經十有四章首納采問名下達至如初禮
次醴賓擯者出請至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次納吉納吉節　次納徵納徵節　次請期請期節　次餼
具期至合巹　次親迎主人爵弁至俟于門外　次昏禮成婦至至呼則聞　次婦見舅姑夙興至授人
醴婦贊醴婦至入于室　次婦饋婦盥饋至姑飯之錯　次饗婦舅姑共饗婦至歸婦俎于婦氏人　次禮送者
舅饗送至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此正禮也次舅姑既沒之禮若舅姑既沒至終　禮之變也記亦
十有四章首昏期及所用物記至必徹全　次弁女及教女子許嫁至教于宗室　次問
名之儀問名節　次祭醴及反命祭醴節　次執皮之儀納徵至適東壁　次醴女至升
車父醴女至相對　次酌玄酒之節婦入寢門至加勺　次笄笄至徹笄　次饗婦及婦人相饗
婦席薦至無降　次與祭期婦入三月節　次庶婦庶婦節　次昏禮請辭昏辭至不足與爲禮也　次親

沒使命所稱宗子無父至稱其兄　次不親迎見婦父母若不親迎至終
士相見禮弟三　儀禮　此於五禮無文以義類求之蓋賓
禮也凡十有五章首士初見于士摯至送于門外再拜　次還摯主人復見之至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次士見于大夫士見于大夫一節　次嘗爲臣者若嘗爲臣者至再拜受　此士相見正經
也次大夫相見下大夫相見至如士相見之禮　次大夫士庶人見于君始見于君至君答壹拜　次
他邦人見于君若他邦之人節　次燕見于君凡燕見至辯君所在　次言視之法凡言至坐則視膝
次侍坐于君子凡侍坐于君子至請退可也　次侍食于君若君賜之食至三辭　次先生異爵者
見于士若先生至先見之　次自稱于他邦非以君命使節　次執幣玉儀凡執幣至曳踵　次自稱
于君末節　此疑皆士相見記文也
鄉飲酒禮弟四　儀禮．此於五禮屬嘉禮凡鄉射必先行鄉

飲酒之禮於宗伯文兼飲食賓射中矣此經凡二十有二章首謀
賓介主人就先生節　次戒賓介主人戒賓至介亦如之　次設席器乃席賓至南肆　次速賓介羹定至皆
從之　次迎賓拜至主人一相至當楣北面答拜　次主人獻賓主人坐取爵至阼階上答拜　次賓酢主人
賓降洗至賓西階上答拜　次主人酬賓主人坐取觶至坐奠觶于薦東復位　次主人獻介主人揖降至主人介右答拜
次主人自酢于介介降洗至介降立于賓南　次主人獻衆賓主人西南面至奠于篚　次一人舉觶
揖讓升至舉觶者降　次樂賓設席于堂至乃降　次立司正主人降席至立于觶南　次旅酬賓北面坐取至復位　次
二人舉觶使二人舉觶至奠于其所　次徹俎司正升至衆賓皆降　次燕說屨至無算樂　次賓出賓出至再拜
次遵者之禮賓若有遵者至不去加席　次賓拜賜主人拜辱明日至以拜辱　次息司正主人
釋服至終　記十有七章首謀賓介記至不宿戒　次席器牲羞蒲筵至進腠　次拜爵奠
爵辭洗之節以爵拜者至如賓禮　次立者面位立者節　次薦樂正樂正與立者節　次獻必

有薦凡舉爵節　次大夫入之節樂作節　次獻工與笙獻工至西階上　次樂縣磬節　次主
人升降席法主人介節　次薦司正司正節　次旅不祭凡旅至不祭　次士入之節既旅節　次
徹俎之節徹俎至以東　次奏陔之節樂正至陔作　次遵者席位若有諸公節　次主人
贊者末二節
鄉射禮弟五　儀禮　此周官大宗伯云以賓射之禮親故舊
朋友者也經四十有六章首戒賓主人戒賓至賓送再拜　次設席器樂縣及矣
之乃席賓至西五步　次速賓羹定至遂從之　次迎賓拜至及門至當楣北面答再拜　次主人獻賓主人
坐取爵至阼階上答拜　次賓酢主人賓以虛爵至西階上答再拜　次主人酬賓主人坐取觶至奠觶于薦東反位
次主人獻衆賓主人揖降至奠于篚　次一人舉觶揖讓升至舉觶者降　次有遵者大夫若有遵者至皆
升就席　次樂席工至升就席　次立司正主人降席至立于觶南　次請射未旅至賓許　次納射器司射

降自西階至在東序東 次比三耦司射至子與某子射 次張侯倚旌司正至乃退 次還樂樂正至立于其南
次三耦取弓矢就位司射至東面北上而俟 次誘射司射東面至搢之以反位 次初射司馬至搢扑反
位 次取矢委于楅司馬適堂西至加于楅 次再請射司射倚扑至賓許諾 次比眾耦賓主人至比眾
耦辯 次三耦取矢于楅遂命三耦至而后反位 次眾耦就位眾賓未拾取矢至大夫之耦爲上 次請
釋獲司射作射至執而俟 次再射乃射至其而俟 次再取矢司馬袒決至乘矢如初 次告獲司射遂適西階
西至其而俟 次飲不勝者司射適堂西至乃徹豐與觶 次獻獲者司馬洗爵至負侯而俟 次獻釋獲
者司射適階西至以反位 次三請射司射去扑至賓許 次皆取矢于楅司射降至以反位 次請以
樂司射猶挾一个至樂正退反位 次三射乃奏至降復位 次三射飲不勝者司射命設豐至升飲如初
次復取矢于楅司射猶袒決遂至皆升就席 次射事畢司射乃適堂西至反坐 次旅酬賓北面坐取俎西之
觶至復位 次二人舉觶使二人舉觶至則唯賓 次徹俎司正至少退北上 次燕主人以賓揖讓至無算樂 次賓

出賓興至再拜 次賓拜賜主人拜辱明日至乃退 次息司正主人釋服至終 記三十有
三章首賓首二節 次牲俎席器其牲至進腠 次行禮諸節凡舉爵至大夫不入 次樂與
獻工之節樂正至西階上 次立者位立者節 次薦司正司正節 次戒三耦三耦節 次司
射弓矢陳處及與司馬並行之節司射之弓矢至倚旌 次侯及物凡侯至物當楅 次命
負侯命負侯者節 次適堂西所由凡適堂西節 次旌旌至二尋 次挾矢法及司射位
司馬執弓之節凡挾矢至不執弓 次釋獲之節始射至行之 次射位上射節 次楅楅至當洗
次撻射者節 次取矢取誘射至而取之 次擯賓主人射節 次中鹿中節 次大夫射大夫降至少退
于物 次司射釋弓矢之節司射釋弓矢節 次不主皮禮射節 次主人飲位主人亦飲節
次獲者釋獲者俎獲者至皆有祭 次說矢束大夫說矢束節 次樂節歌至射無算 次旅古者至不
祭 次士入及大夫出之節既旅至再拜 次侯籌扑之度鄉侯至刊本尺 次君射之

儀君射至則夾爵 次中與獲之等君國中射至翿旌以獲 次臣無國中射及侍射于君
之禮唯君有射于國中至則肉袒

燕禮弟六　儀禮　此於五禮亦屬嘉禮大宗伯云以饗燕之
禮親四方之賓客舉其大者也此篇乃諸侯與其臣燕之禮經凡
二十有九章首戒羣臣及官饌首節至無加席也 次卽位射人告具至皆少進 次命賓
及執事者射人請賓至羞于諸公卿者 次賓入拜至射人納賓至賓荅再拜 次主人獻賓主人降洗
至主人荅拜 次賓酢主人賓以虛爵降至東面 次主人獻公主人盥至奠于膳篚 次主人自酢更爵
洗至奠爵于篚 次主人酬賓主人盥洗至東南面立 次媵觶于公小臣自阼階至公荅再拜 次公爲賓
舉旅公坐取至奠于篚 次主人獻卿主人洗至無加席 次再媵觶于公小臣又請至公荅再拜 次
公爲卿舉旅公又行一爵至奠于篚 次主人獻大夫主人洗至大夫皆升就席 次升歌席工至奠于篚

次公爲大夫舉旅公又舉奠觶至卒 次正歌備笙入至復位 次立司正射人自阼階下至反奠于
其所 次徹俎升自西階至北上 次燕賓反入至反坐 次主人獻士主人洗至立飲 次射若射至如鄉射之禮
次賓媵觶于公賓降洗至賓反位 次公爲士舉旅公坐取至卒 次主人獻庶子巳
下主人洗至如獻庶子之禮 次無算爵無算爵至爲大燭于門外 次賓出賓醉至公不送 次公與客燕公與
客燕至終 記凡十有一章首服及燕所首節 次牲其牲至東方 次燕四方之賓若與
四方之賓至無膳爵 次賓及執事者與卿燕至小膳宰也 次樂若以樂納賓至則勺 次俎唯公與賓節 次獻
公辭及栗階之節獻公至不過二等 次請旅侍臣凡公所酬節 次薦與羞之人及
羞凡薦二節 次君與射之事君與射至則肉袒 次四方賓燕辭及樂若與四方之賓燕至有房中之樂

大射儀弟七　儀禮　此諸侯與其臣射之禮也經凡四十八
章首戒射官饌首節至官饌 次卽位羹定至大夫皆少進 次命賓及執事者大射正擯至羞于諸

公卿者　次賓入拜至擯者納賓至賓答再拜　次主人獻賓主人降洗至主人答拜　次賓酢主人
賓以虛爵降至東面　次主人獻公主人盥至降奠于篚　次主人自酢更爵洗至奠爵于篚　次主人酬賓
主人盥至東南面立　次媵觶于公小臣自阼階至反位　次公爲賓舉旅公坐取至復位　次主人獻卿
主人洗觚至無加席　次再媵觶于公小臣又請至公答拜　次公爲卿舉旅公又行一爵至降奠于篚　次主
人獻大夫主人洗觚至大夫皆升就席　次升歌下管乃席工至西面北上坐　次立司正擯者自阼階下
至北面立　次請射司射適次至士御于大夫　次納射器畫物遂適西階前至自北階下　次誓大史比三
耦大史俟至取弓矢于次　次誘射司射入于次至東面　次初射司馬師至搢扑反位　次設楅取矢司馬正至興反
位　次再請射司射適西階西倚扑節　次比衆耦公許至皆未降　次三耦取矢于楅遂命三耦至皆
襲反　次再射司射作射至其而俟　次再取矢司馬袒執弓至升就席　次告獲司射適階西至其而俟　次飲
不勝者司射命設豐至乃徹豐與觶　次獻服不之屬司宮尊侯至搢扑以反位　次三請射司射倚扑至如

初　次皆取矢于楅反搢扑至襲反位　次請以樂司射猶挾一个至樂正反位　次三射告獲袒襲
首至　次復飲不勝者司射命設豐節　次復取矢司射猶袒決遂至襲反位　次射事畢卿大夫升就席
至退中與筭而俟　次公爲大夫舉旅公又舉奠觶至反位　次徹俎司馬正至東面北上　次燕司正升賓至皆反位
坐　次主人獻士主人洗至復位　次賓媵觶于公賓降洗至賓反位　次公爲士舉旅公坐取至
士旅　次復射若命至皆獲　次主人獻庶子已下主人洗至如獻庶子之禮　次無算爵無算爵至
酬爲燭于門外　次賓出公入賓醉至公入驁

聘禮第八　儀禮　此侯國之卿大聘之禮也於五禮屬賓禮

經凡四十有二章首命使具幣首節至官具　次夕幣及期至以行　次使介各釋
幣于禰與行厥明至亦如之　次受命遂行上介及衆介至飲壇　次過邦假道若過邦至立于其後　次
肄末入竟至不習私事　次入竟斂旜及竟至　次展幣乃展至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　次郊勞勞賓至于近郊至如初　次

賓至館下大夫勞者至帥至于館　次致館卿致館至賓送再拜　次設飧宰夫朝服至皆少牢　次訝賓迎賓
厥明至賓立接西塾　次聘及享几筵既設至右首而東　次聘享夫人聘于夫人節　次因事有言若有
言節　次醴賓擯者出請事至訝受馬　次賓介私覿賓覿至序從之　次公送賓擯者出請至賓不顧　次賓
即館賓請有事至賓即館　次卿大夫勞賓介卿大夫勞賓至亦如之　次歸賓饔餼君使卿至皆再拜稽
首　次歸上介饔餼上介至兩馬束錦　次餼衆介士介四人至無儐　次賓問卿賓朝服至無儐　次
賓介私面卿擯者出請事至大夫拜辱　次問下大夫嘗使者下大夫至面于卿之禮　次大夫有
故大夫若不見至不拜　次夫人歸禮夕至拜禮于朝　次大夫餼賓介大夫餼賓至牽羊以致之　次饗食
燕羞諸節公於賓至亦如之　次大夫饗食賓介大夫於賓至以侑幣　次還玉及賄君使卿至賓送
不拜　次館賓公館賓至賓退　次賓歸贈送賓三拜至士送至于竟　次反命使者歸至拜其辱　次使介
釋幣告至釋幣于門至上介至亦如之　次遭主國喪聘遭喪至練冠以受　次聘君薨聘君至即位踊　次

有私喪若有私喪至哀而從之　次賓若介卒賓入竟而死至往卒殯乃歸　次小聘小聘曰問至終　記三
十章首有故加書報書之節記至君館之　次始行諸事既受行至飲酒于其側　次主
纕所以朝天子至絢組　次問大夫問大夫節　次辭對之辭辭無常至非禮也敢　次館及所共卿館
於大夫至沐浴而食之　次訝卿至以其摯　次聘玉凡四器節　次賓大節宗人　次諸容上介至主愼　次庭
實出入法凡庭實至皆東　次貨幣之度多貨至在聘于賄　次執玉凡執玉節　次醴賓之事不禮
拜至至訝受之　次私獻既覿至則問夫人　次君不見若君不見至不禮　次大夫勞賓幣之所及節　次
賓以饔餼聘饔至及廋車　次禮賓之節聘日致饔至傚獻比　次請覲歸大禮至自下門入　次致禮之
異各以其爵至簠五斛　次賓請歸既將公事節　次賓拜賜凡賓拜節　次燕燕至宰夫獻　次賄之重
者無行節　次館賓辭曰至又拜送　次賓釋皮帛于館賓於館節　次饗否之異大夫來使至敢
之　次几筵唯大聘節　次米禾之量十斗曰斛至一秅

公食大夫禮弟九　儀禮　大宗伯有饗燕無食饗食事相
屬統於饗燕矣亦嘉禮也經十有八章首戒賓賓從侯于次首節至如聘
次饌具羹定至饌于東房次迎賓拜至公如賓服至北面再拜稽首次鼎入匕載士舉鼎至逆退復位
次設正饌公降盥至御于其西次賓祭正饌贊者負東房至醬湆不祭次設加饌宰夫授公飯粱至以蓋降
出次賓祭加饌贊者至兼壹祭之次賓食賓降拜至稻西次侑庭實設至公答再拜次卒食賓降至公
降再拜次賓出介逆出至賓不顧次歸俎有司至不與次賓拜賜明日至訝聽之次食上大夫
上大夫至鶉鷃次致食若不親食至訝聽命次大夫相食大夫相食至如公食大夫之禮次大夫致食若不親食
至終記九章首食禮諸事記至東方次几筵司宮至出自東方次賓車賓之乘車節次鉶芼
鉶芼節次贊者升節贊者盥節次盥及炙盥至無醬次上大夫筵上大夫節次擯賓擯至下大夫
也次上大夫法儀上大夫庶羞至終

覲禮弟十　儀禮　此諸侯入覲于王之禮也於五禮屬賓經
十有三章首郊勞首至侯氏遂從之次賜舍天子賜舍至束帛乘馬次戒日天子使大夫至再拜稽首
次受次諸侯前朝節次釋幣于禰侯氏裨冕節次覲乘墨車至乃出次三享四享至事畢次告
聽事乃右肉袒至適門西次王勞侯氏遂入門左至降出次賜車服天子賜侯氏至亦如之次稱謂
同姓至叔舅次饗禮饗禮節次方明壇禮諸侯覲于天子至終其稱謂一章疑記錯于
經者也記三章首几次偏駕次奠圭經文同姓一節似應在此記
之後云
喪服弟十一　儀禮　子夏傳　此喪服亦關乎上下者也
子夏之傳猶鄭君之注釋文題喪服經傳誤矣經凡十有一章首
斬衰三年次齊衰三年次齊衰杖期次齊衰不杖期次齊衰三月

次殤大功九月七月次大功九月次繐衰次殤小功五月次小功
五月次緦麻三月記十有三章首公子爲其母妻記首至傳文子亦不敢不服也次
兄弟服之異者大夫至傳文小功以下爲兄弟次朋友服朋友二節次從服降等君之所爲兄弟二節
次庶子爲其母黨庶子爲後節次爲宗子殤服宗子孤至如邦人次改葬改葬節次童
子緦童子至傳無緦服也次妾爲私兄弟凡妾節次弔服大夫弔於命婦至傳文錫次笄總女子子至
有首布總次衰裳凡衰至袪尺二寸次冠衰升數衰三升至終
士喪禮弟十二　儀禮　此士喪其父始死至既殯之禮也母
之喪準諸此矣於五禮屬凶經凡三十有一章首始死首節至帷堂次赴
乃赴至則拜之次哭位入坐于牀東至北面次君使人弔君使人弔至入也次兄弟朋友襚親者
襚至以適房次爲銘爲銘至宇西階上次爲垼濯器甸人至西階下次陳襲事陳襲事至南上次沐

浴管人汲至設明衣裳次飯含主人入至反位次襲商祝至埋于坎次設重重至取銘置于重次陳小斂
衣物厥明至東柄次小斂士盥至復位次小斂奠乃奠至不以官次襚有襚者至以東次爲燎宵節
次陳大斂衣奠殯具厥明至皆如初次徹小斂奠燭至帷堂次大斂婦人尸西至亦如之次殯
主人奉尸至踊襲次大斂奠乃奠至揖就次次君視大斂君若有賜至主人拜送次成服三日節次
拜弔者拜君命節次徹大斂奠朝夕哭至適饌次朝夕奠乃奠至乃就次次朔奠朔月奠至如于室
次筮宅筮宅至不踊次哭椁及哭明器既井椁至亦如之次卜日卜日至如初儀
既夕弟十三　儀禮　此自啓至于反哭之禮與前爲一篇簡
策重多析爲下篇舉首二字以爲題石經釋文並作既夕禮誤也
經凡二十一章首請啓期既夕至告于賓次陳奠饌夙興至階間次啓二燭至幠用夷衾次
朝祖遷于祖至送于門外次請祖期有司至日側次載柩主人入至主屬引次陳器陳明器至杖笠翣次祖

奠徹奠至主人送次請葬期有司至復位次公賵公賵至杖次賓及兄弟賵奠賻贈賓賵者至
知生者賻次書賵書遣書賵至於策次代哭爲燎乃代哭至門內之右次大遣奠厥明至節而踊要
次出重與車馬苞牲行器甸人抗重至踊如初次讀賵讀遣主人之史至滅燭出次柩行祝取
至踊襲次公贈至于邦門至乃行次窆至于壙至踊襲如初次反哭乃反哭至乃就次次虞卒哭祔猶朝夕哭
至終記二十有九章首正終及侍疾諸事記至禱于五祀次始死乃卒至無巾柶次赴
君辭赴至節次哭位室中至亦坐次無二主尸在室節次襚者儀節襚者至致命次沐浴飯
含夏祝至湼厠次爲燎滅燎之節既襲至陳衣次絞布凡絞節次諸奠設棜至不出室次小
斂踊及袒髻之節無踊節至布帶次大斂處及升降之節大斂至主人之北東次說髦
既殯節次寢杖居處飲食乘車之度三日至乘車次朔月埽室及下室之饋
朔月至不饋于下室次筮宅卜日筮宅至皆止次將啟啟之昕至乃啟次朝禰適祖朝于禰廟至適祖

次薦車薦乘車至載蓑笠次設遷祖奠之節將載至乃窆次葬器抗木至皆論次還車執
披祖至旁四人次賓贈凡贈節次襖節凡襖次柩止及魂車之節唯君命至不鑿次君視
斂君視斂節次納柩車既正柩節次餞祖奠祝餞祖奠節次明器弓矢次弓矢之新至終其末
四章則補前記之未備者也

士虞禮第十四　儀禮　此反哭日中而虞之禮也再虞三虞
卒哭祔大卒進請此耳經凡十有七章首亨爨特豕至西面次饌具設洗至南順
次即位主人及兄弟至西階前北面次設饌祝盥至復位次祝饗主人再拜至出復位次尸入祝迎尸至遂坐
次尸食從者錯篚至如初設次主人酳尸主人洗廢爵至尸答拜次尸酢主人祝酌授尸至尸答拜次
主人獻祝佐食筵祝至升堂復位次主婦亞獻主婦洗足爵至卒爵如初次主婦獻祝佐食
酌獻祝至入于房賓三獻賓長至如初儀次告利成祝出戶至皆哭次尸出祝入至亦如之次改設祝反入至

廞用席次事畢祝薦席至終記十有二章首沐浴節記首次牲鼎俎實陳牲至敦東次
執事位淯尸至負依南面次鉶豆鉶芼至栗擇次相尸儀尸入至宗人詔降次尸謖尸服至次無
尸禮無尸至詔降如初次祭日祝辭始虞至薦成事次餞尸獻畢至不說帶次無尸不餞無尸
至拾踊三次祔死三日至尚饗次練祥禫碁而小祥至終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儀禮　此禫月末配之祭吉而未純
吉也經四十有二章首筮日首節至宗人告事畢次筮尸宿尸前期三日至主人退次宿
賓宿賓至賓拜送次視濯視牲爲期厥明夕至主人拜送次亨饎夙興至西面北上次陳設尊至東
面次即位主婦纚笄至立于中庭次薦豆設俎主人及祝升至南鄉次陰厭祝洗至主人再拜稽首次尸
入祝迎尸至尸答拜次尸食執奠至反黍稷于其所次主人酳尸主人洗角至尸答拜次尸酢主人
祝酌至以遂受次主人獻祝佐食筵祝至入復位次主婦亞獻尸酳主婦洗至卒爵如主人儀次主

婦獻祝佐食獻祝至入于房次賓三獻尸爵止賓三獻節次主婦致爵于主人自
酢席于戶內至反于房次主人致爵于主婦自酢主人降洗至入復位次賓作止爵尸酢
賓賓獻祝佐食致于主人主婦自酢三獻至復位次主人獻賓長自酢主人
降阼階至薦俎從設次主人獻眾賓眾賓升至實爵于篚次主人酬賓長尊兩壺至揖復位次獻長兄
弟自酢主人至如賓儀次獻眾兄弟洗至如眾賓儀次獻內兄弟自酢洗至入復位次長
兄弟爲加爵長兄弟至無從次眾賓長爲加爵爵止眾賓長至爵止次嗣舉奠嗣舉奠至
舉奠出復位次兄弟弟子舉觶兄弟弟子至酬賓儀次告祭脀宗人節次遂乃羞節次賓與
兄弟旅酬賓坐取觶至皆如初儀次賓長作止爵爲加爵者節次兄弟與賓旅酬長兄弟至
賓觶于篚次弟子各舉觶無算爵賓弟子至爵皆無算次佐食獻尸及祝利洗散節次尸
出主人出至主人降次徹尸俎庶羞祝及至西序下次篡筵對席至西面次陽厭祝命徹阼俎至降次

禮畢（祝告利成至終） 記九章首祭服（記至皆爵韠） 次器物及陳設位次（設洗至在東堂） 次執事者之節（沃尸盥至佐食許諾） 次宗人佐食所涖（宗人至兄弟） 次房中位及舉旅贊薦之節（尊兩壺至授主婦） 次祭饗（尸卒食節） 次賓送尸（賓從尸節） 次俎實（尸俎至離肺一） 次公有司私臣位及受獻之節（公有司至終）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儀禮　此侯國卿大夫時祭之禮也於五禮屬吉經二十有四章首筮日官戒（首節至又筮日如初） 次戒尸 筮尸宿尸（宿至改筮尸） 次爲期（兒宿尸至乃退） 次視殺（明日至乃退） 次概器（雍人至當東榮） 次實鼎（羹定至北面北上） 次陳器饌（司宮至西階東） 次卽位（主人朝服節） 次設几筵（司宮筵于奥節） 次朼載（主人出迎鼎至革順） 次薦豆設俎（卒脀至入于房） 次陰厭（祝酌奠至再拜稽首） 次尸入（祝出至祝反南面） 次尸食（尸取韭菹至加于肵） 次主人酳尸（主人降洗爵至尸答拜） 次尸酢主人（祝酌授尸至納諸內） 次主人獻祝佐食（主人獻祝至一膚） 次主婦獻尸 尸酢（有司贊者至卒爵拜尸答拜） 次主婦獻祝佐食（主婦以爵出至以入于房） 次賓長獻尸 尸酢（賓長洗爵至拜尸答拜） 次賓獻祝（賓酌至奠爵于其筵前） 次告利成 尸出（主人出至遂出于廟門） 次徹肵俎（祝反至阼階南） 次養（司宮設對席至終）

有司第十七　儀禮　此儐尸于堂之禮亦與前爲一篇以簡多析之也或題有司徹者非經凡三十有七章首埽堂攝酒爇俎（有司徹至如初） 次立侑（乃議侑至俟于廟門之外） 次設筵（司宮至東面） 次迎尸侑（尸與侑至侑答拜） 次陳鼎俎（乃舉至西枋） 次授几（主人降至皆北面答拜） 次主人獻尸（主人降洗至拜送爵） 次主婦薦豆籩（主婦自東房至興退） 次載俎（乃升至皆加膴祭于其上） 次尸卒爵（卒升至立于筵末） 次主人獻侑（主人酌獻侑至主人答拜） 次尸酢主人（尸受侑爵至皆升就筵） 次主婦獻尸（司宮取爵至主婦答拜） 次主婦獻侑（受爵酌獻侑至主婦答拜） 次主婦致爵于主人（受爵酌以致于主人至受爵） 次尸酢主婦（尸降筵至皆就筵） 次賓獻尸爵止（上賓洗爵至賓降） 次主人酬尸（主人降洗觶至皆升筵） 次羞尸侑主人主婦（乃羞至皆左之） 次主人獻上賓自酢（主人降至賓降） 次主人酬上賓（宰夫洗觶至坐奠爵于薦左） 次主人獻兄弟（主人洗至儀也） 次主人獻內賓（主人洗至亦有薦脀） 次主人獻私人（主人降洗至主人就筵） 次尸作止爵（尸作三獻之爵至北面答拜） 次上賓獻侑（受爵至三獻答拜受爵） 次賓致爵主人（酌至北面答拜） 次尸酢上賓（司士羞一魚至賓于篚） 次二人舉觶于尸侑（二人洗觶至侑奠觶于右） 次旅酬（尸遂執觶至卒飲者實爵于篚） 次羞堂下及房中（乃羞至及私人） 次兄弟後生者舉觶于其長（兄弟之後生者至爵止） 次賓長獻尸爵不止（賓長至爵不止） 次次賓舉觶于尸遂於下（賓一人節） 次堂下相酬無算爵（賓及兄弟節） 次尸出禮畢（尸出至有司徹）

次不儐尸之禮（若不儐尸至徹室中之饌）

嘉慶丙子開雕

儀禮釋官

附　侯國官制考
侯國職官表

研六閣藏板

儀禮釋官序

續溪明經胡樸齋先生始爲儀禮作釋官也臚舉[illegible]
朙如列爵使治經者知行禮之人之等隨職守以[illegible]
制禮之精意其於此經足自立矣我
國朝自徐健菴司寇作讀禮通考明喪服[illegible]
仲子教授作禮經釋例尤爲櫽括而是書[illegible]
中閒自此三書出後韓愈氏生於今日必不苦此經難
讀矣予不及見先生先生喆孫竹村以樸學世其家甚
足尚也嘉慶乙亥夏日鮑麗正謹書於新安郡舍

儀禮釋官序

儀禮一經詳于節文度數而官名官制即錯出其間其稱謂糾紛猝不可理細繹之則分職聯事井然有條且中多侯國官制尤足補周禮所未及顧治此經者往往忽而不講則於行禮之人尚未能辨其等秩職掌而於禮之節文度數又何由以明吾家樸齋先生研覃經術著書滿家嘗剌取十七篇中所陳各官條舉件繫一準周禮爲差次明其所以分職聯事之意成書六卷又取左傳國語戴記諸官名爲儀禮所未有而有合于周禮者別輯爲侯國官制考二卷侯國職官表一卷總名曰

儀禮釋官文孫竹村出以示余且屬爲序余讀之卒業歎其剖決昭晰考徵精詳信治儀禮者斷不可少之書而訂譌補闕尤有功于注疏如燕禮疏謂大樂正小樂正皆當天子樂師先生則謂大樂正當天子大司樂小樂正當天子樂師案月令有樂正又有樂師知樂正與樂師別注疏謂命樂師者輕于樂正周禮樂師下大司樂一等蓋天子大司樂亦名樂正則諸侯大樂正當天子大司樂明矣大射儀僕人注疏不明何官而燕禮小臣納工疏云大射別尊卑故僕人正等相工此燕禮輕故小臣相工據此似以僕人當天子大僕案檀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云卜當爲僕聲之誤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彼注以僕人爲大僕蓋天子大僕亦名僕人則諸侯僕人宜當天子大僕但鄭注燕禮既謂小臣兼大僕之職不應又以僕人爲大僕故不若先生據春秋內外傳以僕人當周禮御僕爲諦耳燕禮注以司宮爲小宰先生則謂司宮乃周禮宮人而非小宰並及襄九年左傳注疏解司宮爲內小臣奄人之誤案昭五年左傳楚子曰若吾以韓起爲閽而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杜注云加宮刑是春秋時司宮容有以奄人爲之者要不足以解儀禮之司宮則仍當以先

生之言爲是覲禮大史是右大史述命注謂讀王命書先生據周禮大史職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是讀命書正其職案洛誥史佚命周公伯禽而服虔注文十五年左傳以史佚爲成王大史正足爲大史讀命書之證玉藻孔疏既引此而反以大史是右爲攝行內史事故居右妄矣他如覲禮嗇夫不見周禮以爲足補冬官之闕案聘禮管人亦不見周禮鄭注以掌舍掌次幕人等當之又云古文管作官考穆天子傳有官人陳牲官人設几與此經古文正合則管人乃天子諸侯同有之官亦足補周官之闕士喪禮有卜人先生謂大夫士有筮

無卜以卜人爲公臣來給事者又據玉藻卜人定龜謂諸侯無龜人以卜人掌之案文十八年左傳鄭火使公孫登徙大龜杜注登開卜大夫登掌開卜而使徙龜則諸侯卜人兼龜人于兹益信至侯國官制考據喪大記虞人設階知諸侯有虞人案定八年左傳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則是大夫亦有虞人據左傳校人乘馬知諸侯有校人案孟子子產使校人畜之池則大夫亦有校人據內則卜士負之知諸侯掌卜者爲士而桓六年左傳亦有卜士之職據檀弓閽人弗內知大夫有閽人而昭七年左傳又有無宇之閽凡此諸誼皆不足

發明先生之書而猶有言者欲以見服膺之至雖不及見先生而得與竹村交知其擩染祖訓治經有家法方爲儀禮賈疏補正闡先生之緒蘊故就所見序之冀附先生書後並以質竹村云

旹嘉慶十有八年歲次癸酉二月涇胡承珙拜譔

此儀禮釋官九卷內釋儀禮官制者六卷補侯國官制二卷表一卷

國朝績溪明經胡先生撰其書以周禮禮記左傳國語官制與儀禮相參證斷据精確足補注疏所未及誠古來治儀禮者未有之作而實不可少之作也先生勤學敦行以孝友爲鄉里所重經義精研畢世於儒先注說多所發明所著尚有周易傳義疑參春秋列國職官譜左傳翼服周禮井田圖考井田出賦考三禮札記論語古本證異論語補箋莊子集評離騷集注藏於家文孫培翬持是編示余余受而讀之喜吾郡治經之士日就

彰顯不獨婺源江明經休寧戴庶常爲著矣

嘉慶十有二年夏六月歙汪萊記

儀禮釋官何爲作也所以明侯國之官制也自泰古輔有三名厥後雲鳥之紀代垂其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其詳不可得聞至於周官三百六十詳且備矣然皆紀天子之官而諸侯之官弗傳春秋列國之官莫詳左氏傳而往往出東遷後所僭設不盡可據惟儀禮制自周公燕射聘食諸篇皆諸侯之禮而其官名與周禮或異或同因而考之侯國之制畧具於斯司徒爲宰執政之官也宗人樂正禮樂之官也司馬射人軍政之官也工人士梓人事典之官也膳宰雍人飲食之官見焉內官之士夫人之官見焉小臣僕人侍從之官見焉顧諸侯

之官其爵必降等於天子其職司或兼攝而不備則聖人決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閒周之諸侯遵而守之安至有置六卿稱縣公之僭越哉若夫嗇夫天子官也而不見周禮可以補王官之闕冠昏喪祭諸篇諸侯之大夫士禮也可以考家臣之制余不揆檮昧取注疏之說究其得失畧者補之疑者正之又復蒐取諸經所載侯國官制編附於後廣儀禮所未備庶以見有周一代侯國設官分職之大畧云爾績溪胡匡衷自序

儀禮釋官例言

周禮以官爲紀儀禮以事爲紀而官因事見節目較周禮更密稱名較周禮更繁如周禮但言射人而儀禮有司射射正大射正小射正周禮但言小臣而儀禮有小臣正小臣師周禮但言喪祝而儀禮有夏祝商祝周祝周禮之宰一耳儀禮則冠禮昏禮之宰與大射聘禮之宰殊大射聘禮之宰與食禮覲禮之宰又殊且有一篇之中名同而實異者如大射之司馬與司馬正司馬師異聘禮經之宰夫與聘禮記之宰夫異又有名異而實同者如鄉射之司正與司馬爲一人燕禮大射之司正

與射人本一官聘禮諸侯禮也而大夫之官在焉士喪既夕士禮也而諸侯之官見焉若此類糾紛錯出不爲疏通而證明之則於尊卑繁殺之際必多窒礙而不能展卷了然以達於制作之意亦足爲讀是經者之病故官制之釋非可已也

儀禮十七篇官制既有天子諸侯大夫士之不同而節次詳畧亦異今分篇釋之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爲一卷燕禮大射儀二篇官最多而儀最繁疏釋較詳每篇各爲一卷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爲一卷喪服篇官制絕少其中室老貴臣之屬已見他

篇不別出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爲一卷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爲一卷若諸篇內有義同者則注明見某篇以從簡省。

周禮每篇首有序官一篇諸侯之官其爵無可考唯燕禮注云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諸侯則上士是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今每官以周禮序官推之考其爵次注於官名之下而經文依次條釋於後其已著者不重出

儀禮之官皆行禮之人每篇中有一官前後疊見于經者今惟取經文有發明者載之餘不盡錄

儀禮鄭氏注最爲精核然官制亦間有疏失如燕禮之小臣師與大射小臣師同而注以爲小臣之長燕禮之主人是膳宰非宰夫而注仍燕義不加辨正司宮爲宮人非小宰左右正非謂樂正僕人正特牲士祭有私臣則士亦有臣而注謂士無臣士喪既夕二篇多公家之臣來治事者而注未能辨別至賈氏之疏依文敷衍學少考證而疑繆轉滋今條列注疏於前以已意疏釋於後低一格用宋字別之其有經文無注疏而關於經義者亦爲補釋

諸侯官制自儀禮外左傳戴記爲詳其餘諸經亦閒有存者然左氏內外傳先王之官制賴以傳者固多而出於後世之增易者亦不少禮記雜有天子諸侯之禮且所記非一代之制今惟一以周禮官名考之凡儀禮所未著而見於他經者別輯爲侯國官制補考二卷又次列其爵等爲侯國職官表一卷附於釋官之後以備周代掌故焉

儀禮釋官總目

卷首

鄭氏儀禮目錄校證

卷一

士冠禮

有司　筮人

卦者　宰

宗人　鄉大夫鄉先生

士昏禮

老　祝

宰

士相見禮

下大夫上大夫　宅者

鄉飲酒禮

鄉大夫　工相大師

樂正　笙

司正　公

鄉射禮

州長　工相大師

樂正　司正司馬

司射　公士

小臣　笙

卷二

燕禮

小臣小臣師　膳宰小膳宰胥

樂人　司宮

士旅食　射人大射正司射

司正　祝史附小祝

公　工大師

樂正　笙

司士　庶子

左右正　內小臣

鍾人磬人鎛人鼓人　甸人

閽人　弓人

卷三

大射儀

宰宰夫宰夫有司

射人大射正小射正司射

司正　司士

司馬司馬正司馬師　量人

巾車　樂人
司宮司宮士　士旅食
小臣小臣正小臣師小臣師從者僕人正僕人
師僕人士　小卿
公　大史小史
膳宰宰胥胥　庶子庶子正
工大師小師上工　樂正小樂正
工人士梓人　隸僕人
矢人　服不
祝史　左右正

內小臣　甸人
閽人　鐘人
卷四
聘禮
宰宰夫　司馬
管人　史
內史附外史　祝
賈人　關人
老　訝
宗人附宗有司　廋車

公食大夫禮
甸人　小臣
宰夫　宰胥宮宰
內官之士　雍人旅人
訝　司宮
覲禮
嗇夫　宰
大史
卷五
士喪禮

甸人　管人
夏祝商祝祝　外御
宰　巫祝
小臣　冢人
筮人　卦者
工　卜人占者
族長　宗人
既夕
夏祝商祝祝　圉人
御者　宰

士　甸人
史　公史
宰夫　御者
內御　隸人
童子　遂匠
冢人
士虞禮
祝　宗人
卷六
特牲饋食禮
儀禮釋官總目
有司羣執事　筮人
卦者　宰
宗人　祝
雍正　公有司私臣
少牢饋食禮
史　卦者
宗人宗人即家　宰
祝小祝　司馬司馬即家
司士司士贊者　雍人雍正雍府
廩人　司宮

宰夫　有司贊者
有司徹
有司　宗人
司馬　雍人雍正雍府
宰　宰夫宰夫贊者
私人　司宮
司士司士贊者　祝
卷七
侯國官制補考上
孤卿大夫士庶人在官者總考
儀禮釋官總目
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五大夫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考
卷八
侯國官制補考下
庖人　獸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府人　寺人
內豎　世婦
女史　鄉遂官考
封人　牧人
樂師　師氏即師儒氏即保

門尹　奄人
遂人　廩人
司服　司盟
樂官考　小樂官考
占夢　巫
火師　候人
挈壺氏　旅賁氏
飾服氏　御右官考
校人　圉人
士師　隸人
條狼氏　行人
匠師　輪人
韗人　玉人
陶人　匠人
司里　水師
工正　圬人
舟虞　附大夫家臣考

卷九

侯國職官表

儀禮釋官卷首

鄭氏儀禮目錄校證

績溪胡匡衷樸齋輯

士冠禮第一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元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句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爲士冠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大戴戴德小戴戴聖及別錄別錄劉向所作此皆第一

疏曰此士身年二十加冠法五十乃爵命爲大夫故大夫無冠禮爲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天子諸侯同十二而冠自然有冠禮但儀禮之內亡耳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冠皮弁爵弁後加元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衮冕陳氏禮書謂天子五加四加元冕五加衮冕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冠則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士同三加可知

朱子曰此篇言主人元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而爲士者若天子之士則其朝服當用皮弁素積不得言元冠朝服也

敖氏繼公曰凡經言士禮者皆謂諸侯之士其言大夫禮者亦然

案士有已仕而有位者上士中士下士是也有未仕者玉藻所謂居士王制所謂選士俊士是也此冠禮雖主士身加冠但不必爲有位之士朱子曰士之子恒爲士雖未仕亦得用此禮觀經云主人元冠朝服則其父固有位之士也又云將冠者采衣紒則未仕爲士可知敖氏謂此篇主言士冠其子之禮義亦得通古者四十强而仕豈有童子居士位哉鄭氏之說失之

士昏禮第二

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

取其二字依釋文增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昏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二

朱子曰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孔子曰霜降迎女冰泮殺止媒氏又言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此皆昏禮之大期也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是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也

案此篇主言士之昏禮亦兼已仕未仕者言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鄭氏曰大夫或時改娶有昏禮又曰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又天子諸侯早娶亦有其禮今皆亡耳

士相見禮第三

鄭目錄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雜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大小戴及別錄皆第三

張氏爾岐曰據經初言士相見禮次言士見於大夫又次言大夫相見又次言士大夫見於君末及見尊長諸儀皆自士相見推之故以士相見名篇

案王制六禮相見其一也

鄉飲酒禮第四

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將獻字依釋文增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戴

此乃第十小戴及別錄此皆第四

疏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此賓賢能一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三也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

呂氏大臨曰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論語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

張氏爾岐曰疏言鄉飲有四此篇所載三年大比賓賢之禮也常以正月行之將射而飲下篇所列是也

於春秋行之黨正正齒位於季冬蜡祭卿大夫飲國
中賢者則無常時

鄉射禮第五

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
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射禮於五禮
屬嘉禮大戴十一小戴及別錄皆第五

疏曰周禮五州爲鄉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居一
州之內來臨此射禮是爲鄉大夫在焉則名鄉射又
鄉大夫三年大比與賢者能者詭以鄉射之禮五物
詢衆庶亦行此射禮以詢之故名爲鄉射

案鄉射有二一是州長會民習射一是鄉大夫貢士
後以此射詢衆庶其禮皆先行鄉飲酒禮但諸侯之
鄉射鄉大夫是大夫州長是士記云大夫兕中士鹿
中又鄉大夫射於庠州長射於序爲少異耳

燕禮第六

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
飲以樂之燕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二小戴及別
錄皆第六

疏曰按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
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又有聘而來
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

案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賈疏饗
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
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算爵以醉爲度行之在
寢饗禮今亡此篇所載是諸侯燕其臣之禮其天子
之燕禮亦亡矣又有與族人燕及祭畢之燕皆與此
禮別

大射儀第七

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
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

射義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第十三小戴及別錄皆第
七

孔氏穎達曰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
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與
之射或諸侯相朝與之射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
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其賓射燕射
士皆有之此三射之外有鄉射又有主皮之射凡主
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
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鄉
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

是庶人主皮之射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陳氏禮書以射甲革椹質爲卽貫革之射

案射禮唯大射鄉射二篇今存但所載皆諸侯禮其天子之大射畧見於周禮司裘職而其禮亡矣大射獨言儀者以其威儀比鄉射尤多也

聘禮第八

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十五

別錄第八

疏曰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經云五介又云及竟張旜孤卿建旜據侯伯之卿之聘周公作經互見爲義此見侯伯之卿大聘公食大夫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

案聘禮有天子撫諸侯之禮大行人云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頫曰視是也此篇是主言諸侯與諸侯相聘之禮歲相問比年小聘也殷相聘三年大聘也

公食大夫禮第九

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

疏曰下文薦豆六設黍稷六簋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庶羞二十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據小聘大夫也魚腸胃倫膚皆七者謂子男小聘之大夫

案天子有食諸侯之禮大行人云上公食禮九舉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是也諸侯相朝有相食之禮掌客云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壹食是也此

篇是主言諸侯食聘賓並及大夫相食之禮即聘禮所云公于賓壹食再饗大夫于賓壹饗壹食敖氏謂此篇與前篇互見其禮者是也饗食皆行於廟但饗有酒食無酒又養老亦用食禮與此別

覲禮第十

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覲禮於五禮屬賓大戴第十六小戴十七別錄第十

疏曰曲禮云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

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展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是朝宗禮備覲遇禮省可知

案據曲禮注云冬遇依秋是遇禮雖亡而未亡所亡者朝宗禮耳其諸侯相朝禮儀禮亦亡又諸侯見天子有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皆於國外為壇而不在廟朝其儀畧見於此篇末云

喪服第十一子夏傳 唐石經及釋文俱作喪服經傳第十一據疏云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為則賈氏本亦無子夏傳三字也今本蓋後人所增當依舊題作喪服經傳。案儀禮十七篇惟此篇有傳疏云五服差降精麤變除之數既繁出入正殊文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為傳解

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 按疏引無居字 於彼焉已 按疏引已下有棄字 亡之耳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劉向別錄第十一

疏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喪服其篇各別今皆亡惟士喪禮在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服制之事

案喪服一篇唐以前亦別行於世見釋文序錄及隋書經籍志 釋文載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僑之劉道拔周續之並注喪服

士喪禮第十二

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喪於五禮屬凶大戴第四小戴第八 案據士冠禮疏當作第十三第八乃士虞禮 別錄第十二

疏曰此當諸侯之士知者下云君若有賜不言王又鄭直云士喪父母不言妻與長子二者亦依士禮

案禮記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既夕第十三 唐石經及釋文既夕下皆有禮字

鄭目錄云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與葬間一日凡朝廟日請啟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大戴第五刪 案刪字衍 小戴第十四別錄名士喪禮下篇第十三

敖氏繼公曰此禮承上篇為之乃別為篇者以其禮更端故也篇首云既夕哭故以既夕名篇

案此與士喪禮共為一篇以簡冊繁重而為二鄭注周禮引亦稱士喪禮下篇

士虞禮第十四

鄭目錄云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虞於五禮屬凶大戴第六小戴第十五案據士冠禮疏當作第八第十五乃聘禮別錄第十四

疏曰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賈疏本作謂諸侯之士祭祖禰此依釋文所引增釋文禰作廟下非天子之士而六字是因疏文譌入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七小戴第十三案據士冠禮疏當作第十第十三乃士喪禮別錄第十五大戴以下十四字舊脫吳草廬氏補

疏曰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

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謂中下之士祖禰共廟者祭無問一廟二廟皆先祭祖後祭禰無問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畢以此及少牢惟筮一日

案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謂薦孰獻謂薦血腥祼之言灌謂始獻求神言饋食者著有黍稷蓋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先祼獻而後薦孰薦黍稷大夫士之祭直自饋孰始無祼獻之禮故曰饋食今惟大夫士祭禮存於儀禮其天子諸侯之祭禮則亡矣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少牢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八小戴第十一別錄第十六

疏曰曲禮云大夫以索牛用大牢是天子卿大夫明此用少牢爲諸侯之卿大夫可知賓尸是卿不賓尸爲下大夫爲異也

有司徹第十七唐石經及釋文俱無徹字陸氏曰本或作有司徹

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通解續引目錄如是今本作上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若下大夫祭畢禮尸於室中無別行儐尸於堂之事是因疏文誤衍十四字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有司徹於五禮屬吉大戴第九小戴第十二別錄少牢下篇第十七

疏曰言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者謂上大夫室中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儐尸於堂之禮又云祭畢禮尸於室中者據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無別行儐尸於堂之事即於室內爲加爵禮尸即下文云若不儐尸以下是也

敖氏繼公曰此別爲一篇及其名篇之意皆與既夕同

案此與少牢同爲一篇亦以簡冊重大釐而爲二分儐尸以下及不儐尸者別爲一篇儐尸卽繹也天子諸侯曰繹卿大夫曰儐尸繹於明日行之儐尸與正祭同日

又案困學紀聞引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特牲少牢有司凶禮四喪服士喪既夕士虞賓禮三相見聘覲嘉禮七士冠士昬鄉飲鄉射燕大射公食軍禮皆亡考儀禮漢書藝文志謂之禮古經其云十七篇者魯高堂生所傳也其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者有五十六篇較高堂生所傳多三十九篇士冠禮疏云魯人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是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秘在於館則其中天子諸侯之禮固多漢代諸儒唯十七篇師授不絕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鄭據以作注並作目錄其三十九篇困學紀聞云康成不注遂無傳焉則其書亡久矣

隋書經籍志云三禮目錄一卷鄭元撰梁有陶宏景注一卷亡今目錄散存三禮疏中績溪胡樸齋先生嘗集而出之校其譌字並引諸儒說附證於後每經各爲一卷今歲春先生詒孫竹村孝廉將以先生釋官付梓屬校於鐸鐸[illegible]取先生所集儀禮目錄冠諸卷首俾閱者知十七篇之禮之所屬而官之屬諸侯屬大夫士者益易曉昔朱子撰儀禮經傳通解首輯目錄一卷全載鄭氏目錄惜其書止及冠昏相見鄉飲鄉射五篇而燕禮以下目錄並闕今先生是編亦纘成朱子之志也竹村以爲然錄付剞劂因爲紀其顚末如此嘉慶丙子小暑後一日歙洪鐸謹識

儀禮釋官卷首

儀禮釋官卷一

績溪胡匡衷樸齋著

士冠禮

有司

司主也凡事有專主之者謂之有司敖氏繼公曰有司卽筮者卦者宰宗人之類

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注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今時卒史及假吏是也疏士雖無臣皆有屬吏胥徒及僕隸故云有司羣吏有事者也云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者

案周禮三百六十官之下皆有府史胥徒不得君命主人自辟除去役賦補置之是也又案周禮皆云府史此云羣吏吏史亦一也故舉漢法爲證又周禮鄭注云官長所自辟除此云主人者以此經云主人故依經而言云主人主亦爲長者也又此注以有司爲羣吏案特牲以有司爲士屬吏不同者言羣吏則爲府史胥徒也言屬吏則謂君命之士是以下文宿賓冠者注云謂賓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又主人贊者亦云其屬中士若下士是言屬者尊之義

案鄭氏注大射及周禮司裘職皆云士無臣而特牲饋食禮有私臣則士有臣矣左傳云士有隸子弟又云士臣皁蓋士得以其子弟及府史之屬爲臣也特其所臣者少有事私臣不足則同僚相佐助或假公臣爲之故特牲有公有司士喪禮有公家之臣來給事者此疏以羣吏與屬吏不同羣吏爲府史胥徒屬吏爲君命之士然特牲注言屬吏而經言有司羣執事則兼公有司私臣而言府史之屬亦統之矣此篇經言有司不言公有司又下賓及贊者不在有司之列則有司皆士之私臣府史以下也

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

告兄弟及有司

案敖氏以有司爲筮者卦者宰宗人之類是舉類言之其實有司不盡此據經擯者請期注云擯者有司佐禮者又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注云執之者有司則是冠時凡主人之吏有事者皆得以有司目之也有司有二義一是事有常職者謂之有司一是事本無常職行禮時特使人主其事者亦目爲有司後凡經內言有司者放此

筮人

筮人私臣掌筮者

筮人執筴注筮人有司主三易者疏按周禮春官筮人

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云問者曰筮其占易是筮人主三易者也凡卜筮之法案洪範云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又案尚書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則天子諸侯卜時三龜並用於玉瓦原三人各占一兆也筮時連山歸藏周易亦三易並用夏殷以不變爲占周易以變者爲占亦三人各占一易案士喪禮筮宅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注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日云占者三人在其南注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少牢大夫禮亦云三

人占鄭旣云反與其屬占之則鄭意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三人其占之矣朱子曰今按少牢禮無此文未詳何據

案說文云天子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少牢饋疏引大戴禮三正記亦同士有蓍則得有掌筮之人也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注云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筮人亦名筮史詳少牢是可證士有筮人矣敖氏繼公謂此經宰宗人筮人之屬皆公家所使給事於私家者說未的辨見特牲篇末

又案卜筮古者貴賤並用三兆三易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云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是鄭意謂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故金縢乃卜三龜士喪禮占者三人注以爲掌玉兆瓦兆原兆者是矣此疏謂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無所據也

卦者

卦者亦私臣筮人之貳

卦者在左注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疏上云所卦者謂木此云卦者據人以杖畫地記識爻爻之七八九六者也

案少牢史掌筮注云卦者史之屬則此卦者亦筮人

之屬也其職主記卦爻故目爲卦者以事名其官

宰

宰家宰私臣亦曰家相

宰自右少退贊命注宰有司主政教者疏知宰是有司主政教者士雖無臣以屬吏爲宰若諸侯使司徒兼家宰以出政教之類

案國語趙簡子使少室周爲宰韋注云宰家宰也宰本家臣之名而邑長亦稱宰故有家宰邑宰之殊喪服傳疏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旣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

郰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此諸侯之士無地未必有邑宰但於私臣中擇其長者一人使主家之政教亦謂之宰特牲注云宰羣吏之長曲禮士不名家相卽此疏謂士無臣以屬吏爲宰失之矣

宗人

宗人私臣掌禮及宗廟

宗人告事畢注宗人有司主禮者疏士雖無臣亦有宗

人掌禮比於宗伯

案掌禮之官天子謂之宗伯諸侯以下通謂之宗人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鄭公孫黑肱有疾名室老宗人立段魯叔孫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韋注宗宗人主禮樂者楚屈到嗜芰有疾名其宗老而屬之韋注宗老爲宗人者據此則大夫有宗人也周禮都家宗人皆王朝所置諸侯大夫之宗人或自使其家臣爲之士雖卑亦當有家臣主禮事者如大夫宗人之職鄭注文王世子云宗人掌禮及宗廟樂記曰宗祝辨乎宗廟之禮

鄉大夫

鄉先生

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注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疏此卽鄉飲酒與鄉射禮先生及書傳父師皆一也先生亦有士之少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其實亦當有士也

案鄉大夫據疏鄉字當爲卿之誤卿大夫見鄉飲酒禮尚書大傳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卽此所云鄉先生也

士昏禮

老

主人降授老鴈注老羣吏之尊者疏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士大夫以貴臣爲室老春秋左氏傳云執臧氏老論語云趙魏老禮記大夫室老行事皆是老爲家臣之貴者士雖無君臣之名云老亦是羣吏中尊者也

案特牲注云宰羣吏之長此注云老羣吏之尊者老與宰當即一人以其主家之政教謂之宰以其爲家之貴臣謂之老宰著其職也老優其名也喪服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注室老家相疏室老相家事

者亦名家宰是也聘禮公受享授宰幣賓面卿大夫授老幣以此例之知此老即士之宰矣

又案老上下通稱聘禮歸饔餼賓授老幣注老家臣也國語單之老送叔向韋注云老家臣室老也禮卿大夫之貴臣爲室老是家臣稱老也然公卿大夫亦稱老士相見禮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聘禮記君既寡君延及二三老注大夫曰老曲禮國君不名卿老注卿老上卿也又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列國之大夫於其國曰寡君之老天子三公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注老尊稱是也又諸侯亦稱老曲禮於外自稱曰王老是也

祝

祝盥婦盥於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

案祝接神之官論語云祝鮀治宗廟樂記云宗祝辨乎宗廟之禮士得立廟則有祝明矣或曰此祝貫婦廟見當爲女奴曉祝事者如周禮之女祝

宰見士冠禮

士相見禮

下大夫

上大夫

下大夫相見以鴈疏言下大夫者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言上大夫據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

上大夫相見以羔注上大夫卿也疏卽三卿也

案卿爲上大夫大夫爲下大夫此對文耳散文則通曰大夫此經諸篇之內有兼卿與大夫總言大夫者有上大夫單言大夫者聘禮記使大夫受注云大夫上卿也有下大夫單言大夫者各依文求之可也餘詳卷七

宅者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注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疏載師注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引之證彼言宅田據地此言宅據所居一也

案書酒誥云越百姓里居傳云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彼言里居卽此經言宅之義天子畿內采地三等大國九三公致仕者之田三次國二十一卿致仕者之田六小國六十三大夫致仕者之田二十七並見王制注諸侯亦當有卿大夫致仕者之田但其數未聞耳

鄉飲酒禮

鄉大夫注出

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諸侯當以下大夫爲之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疏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鄉射禮疏云天子鄉大夫卿爲之諸侯鄉大夫使下大夫爲之案周禮鄉大夫職曰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注引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疏云時孔子爲魯鄉大夫

案左傳有鄉正國語有鄉長見卷八鄉遂官考韋杜皆以鄉大夫釋之則諸侯有鄉大夫矣周禮鄉大夫每鄉卿

一人諸侯以大夫爲之亦當鄉置一人古者軍出於鄉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則賈氏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之說信矣孔穎達謂諸侯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非也周禮六鄉之大夫皆屬於司徒故其職曰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諸侯則使卿分掌之左傳宋二師令四鄉正晉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國語齊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焉是諸侯之鄉大夫統於卿也春秋時宋有四鄉齊管子制國以爲二十一鄉皆非先王之法

工相

大師

凡樂人通謂之工大師樂工之長詳大射儀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注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視瞭者凡工瞽矇也故有扶之者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固相師之道疏云四人大夫制也者此鄉大夫飲酒而云四人大射諸侯禮而云六人故知四人者大夫制也燕禮亦諸侯禮而云四人者鄭彼注云工四

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鄉射是諸侯之州長士爲之其中兼有鄉大夫以三物詢衆庶行射禮法故工亦四人大夫制也若然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爲差次也云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者見鄉射云樂正適四方命弟子弟子則衆賓之少者也云每工一人者案周禮瞽三百人此下疑有脫誤據文義宜連引眡瞭三百人句又此經二人瑟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又大射僕人正相大師以諸文言之故知每工一人若然此經工四人二人瑟相二人則工二人歌雖不言相亦二人可知以空手無事故不言也引鄉射禮證弟子相工之事天子相亦使眡瞭爲之知者

見周禮眡瞭職云凡樂事相瞽是也云凡工瞽矇也者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故詩大雅云矇瞍奏工是也引論語者證瞽人無目須扶之義也云師卽大師之官無目瞽矇之長也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注〕一人工之長也凡工賤不爲之洗

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注〕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則爲之洗尊之也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疏〕天子諸侯

有常官則有大師也大夫則無常官若君賜之樂并樂人與之則亦謂之大師主人爲之洗若然工非大師則無洗云工大師也者既言大師則爲之洗而云工不辭洗故知工卽大師是以論語云師冕見孔子爲之相鄭云相扶工是工爲樂人之總稱也云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者以其前工有瑟有歌後別言大師則大師能瑟或在瑟中若大師能歌或在歌中故云大師或瑟或歌也

案能其事曰工故凡樂人稱工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使工爲之誦茅鴟是大夫家有樂工矣但此賓黨能工及大師當是君之樂人來襄盛禮者周禮樂工之長爲大師大師或來或否不定若有大師來則爲之洗若無大師來而但使樂工來則不爲之洗注疏解大師義無據不可從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疏〕鄉飲酒及鄉射大夫禮卑無大師故工告樂備國君禮備有大師告樂備

案大師亦通稱工見燕禮鄉飲酒大師或來或否不定故言工不言大師疏謂大夫禮卑無大師非是禮記鄉飲酒義工告樂備注云工謂樂正以此經工告樂

正樂正告於賓故兼樂正言之其實樂正當天子樂師之職不謂之工也鄭云凡工瞽矇也周禮樂師與大司樂職非瞽矇爲之不當稱工

樂正

樂正先升〔注〕正長也〔疏〕按周禮有大司樂樂師天子之官此樂正者諸侯及大夫士之官當天子大司樂云長樂官之長也

案樂正亦公臣見燕禮及大射儀大夫士不得有樂正之官疏非是古者教民之事樂官主之虞書命夔典樂教冑子周禮大司樂樂師掌教國子王制樂正

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又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是以鄉飲酒賓與賢能樂正與焉非徒主告樂備也

笙

笙入（注）笙吹笙者也

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注）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疏）案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是也

案笙以器名其官亦公臣見燕禮

司正

作相爲司正（注）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懈惰立司正以監之（疏）上經云一相迎于門外 注相主人之吏今擯贊傳命者 將燕使爲司正監察賓主之事故使相爲司正也

乃息司正（注）司正庭長也

案國語晉獻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韋注司正正賓主之禮者其職無常官飲酒則設之鄉飲酒義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注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鄉飲酒及鄉射以主人之相爲司正燕禮射人爲擯則射人爲司正大射大射正擯則大射正爲司正以其主於正禮故皆使相禮者爲之 鄉射又轉司正爲司馬

公

賓若有遵者 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注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今文遵爲僎 案禮記鄉飲酒義作僎 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注）遵者諸公大夫也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疏）云遵者諸公大夫也者孤只一人而言諸者案鄭注燕禮云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下三監案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王制所陳是殷法言容者周公制禮時因而不改故云容也云大

國有孤四命者周禮典命文謂之公者者天子有三公也

案大國孤止一人而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皆言諸公鄭氏謂言諸者容牧下有三監後儒以三監是殷法多疑其說於是有謂諸者不定之辭有謂諸者統公卿大夫而言有謂諸公兼寄公言之有謂兼致仕者言之紛紛不一今案經文言若有已是不定則諸不得更爲不定辭下云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燕禮大射皆云若有諸公先卿獻之則諸自專屬公而言亦不統卿大夫也禮云諸侯不臣寓公大射公命徹冪

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拜言降拜則亦在臣列非寄公矣至致仕之說在此篇未嘗不可通但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皆就在位者言之不得有致仕者故惟鄭義爲允耳

又案此經稱公者有二一爲五等之國其君皆曰公公食大夫禮及燕禮大射儀聘禮所言公是也既夕公賵注云公國君也一爲大國之孤稱公此篇及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士喪禮言諸公公卿大夫是也天子有三孤副三公大國無公惟有孤故孤亦號爲公又凡臣尊其君皆曰公左傳鄭伯有之臣曰吾公在壑谷伯有鄉亦稱公是也春秋時楚之縣大夫皆僭稱公是僭五等之公比於諸侯非公卿之公也

鄉射禮

州長 出注

周禮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諸侯當以上士爲之

主人戒賓【注】主人州長也【疏】按鄉大夫是諸侯鄉大夫則此州長亦諸侯之州長以士爲之是以經云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鹿中若天子州長中大夫爲之

【記】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注】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疏】按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

【記】士鹿中翿旌以獲【注】士謂小國之州長也

案鄭注鄉飲酒義亦以州長爲士周禮州長次鄉大夫一等諸侯之鄉大夫以下大夫爲之則諸侯之州長當上士爲之內則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伯亦長稱州伯即州長也詳卷八鄉遂官考

工 相

大師

見鄉飲酒禮

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注】尊之也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疏】天子諸侯官備有

大師少師瞽人作樂之長大夫士官不備不合有大師君有賜大夫士樂器之法故春秋左氏云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時以樂人賜之故鄭云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也

案公賜大夫樂於傳有之從之以其人而謂之大師無所據也此工及大師皆君之樂人鄉飲鄉射主於敎民乃公家之事非若冠昏喪祭爲私事者可比或疑州射而君使樂人共其事恐官有不給不知一鄉五州大國三鄉爲州十五周禮大師下大夫二人小

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諸侯樂工之數雖無可考然人數必多當亦足供其事且諸侯之州長是士未必有賜樂之法下經云一人拜受爵注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然則大師來否原自不定鄭氏以意爲說似未可從

樂正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

案樂正公臣見燕禮大射儀周禮樂師職曰令相與此經合

司正

司馬

作相爲司正注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爲有解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疏引詩者證監與正爲一物皆察儀法也

案司正見鄉飲酒禮

司正爲司馬注兼官由便也立司正爲涖酒爾今射司正無事疏云由便也者使司正爲司馬不煩餘官也按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

案司正主飲酒之禮司馬主射禮以其同主禮事故

職相兼此大夫士之禮大射儀則別有司馬不使司正爲之與此異也鄉射之獲者釋獲者皆使弟子爲之大射則服不唱獲大史釋獲亦與鄉射異

司馬反爲司正注當監旅酬

案此主人之家臣始爲相以傳命繼爲司正以正酒及射又爲司馬射訖復爲司正因事異名實一人而

司射

司射適堂西注司射主人之吏也疏大射諸侯禮有大射正爲長射人次之司射又次之小射正又次之皆是士爲之則此大夫士禮不得用士故知是主人之吏爲

之可知

案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

注謂子路於時爲司射大夫士無射人之官臨事立一人以掌射事亦謂之司射也大射以射人爲司射又有大射正小射正共贊射事俱與此異

公士

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注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

案公士有二義對處士無爵命者言則公士爲有位之士此經是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爵一級曰公士師古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

士也對士臣於大夫者言則公士爲公家之士玉藻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是也

小臣

記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

案小臣見大射儀周禮大僕職云王射則贊弓矢注贊謂授之受之諸侯小臣兼大僕之職故君射執矢以授此記與燕禮記略同互詳燕禮小臣職

笙見鄉飲酒禮

儀禮釋官卷一　　定聘校字

儀禮釋官卷二

績溪胡匡衷樸齋著

燕禮

小臣

小臣師

見大射儀

小臣戒與者注小臣相君燕飲之法疏按周禮大僕職云王燕飲則相其法又按小臣職云凡大事佐大僕則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

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注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疏按夏官大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彼下文有小臣之官上士四人其職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諸侯兼官無大僕唯有小臣出入君之教命正君之服位但諸侯小臣之官有上下是以大射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又云小臣正贊袒若然諸侯小臣正次有小臣師大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常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唯云小臣師從者在堂下南面此燕輕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一人無事得在

堂下此言小臣師卽大僕小臣正一也故鄭以爲當天
子大僕
案注疏謂諸侯兼官無大僕以小臣當之是矣謂此
經小臣師一人爲小臣之長恐非周禮大僕職曰王
燕飲則相其灋諸侯旣以小臣之長一人當天子大
僕則相君燕飲正其職安得其長反無事在堂下也
大射有小臣師又有小臣正周禮宰夫職一曰正掌
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則師自是正之
佐非其長經凡言司馬正司馬師僕人正僕人師者
例皆然不當此獨以師爲長而移易其名也經云小

臣納卿大夫又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大射儀云
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又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
與此異者大射事繁正與師各有其事故在東堂下
唯言從者燕禮則戒與者設公席納卿大夫請執冪
者與羞膳者請媵爵者請致者以及辭臣下拜之事
皆小臣正爲之而小臣師無事故特著其位在東堂
下也言一人者據士喪禮諸侯小臣雖有四人以燕
禮及大射行禮時考之止一人爲正一人爲師也凡
正與師皆隨事分別長貳之稱非其官之本號此言
小臣師則上言小臣者爲小臣正明矣例見大射小

臣下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
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注】相
扶工也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
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疏】引天子大僕二人也者周
禮序官文引之者此經小臣相工大射云僕人正徒相
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僕人以下同官旣
多遞換相工但大射辨尊卑故僕人正等相工此燕禮
輕故小臣相工是以別周禮同官人多得相參之意
案此言小臣納工又云小臣左何瑟不別正與師者

蓋總舉其官之詞（小臣相工非一人）鄭引周禮序官見諸侯
小臣下亦有僕人同官大射小臣事繁故不相工而
事使僕人相工燕禮事省小臣與僕人同相小臣爲
官之長故總言小臣以燕不主辨尊卑略之也
又案此篇單言小臣者唯此爲統舉全官之詞餘皆
謂小臣正也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注】次士獻之已不變位
位自在東方【疏】按上設位之時祝史在門東小臣在東
堂下是先在東方也
案此文與大射儀同則知此篇小臣師亦指謂正之

佐與大射同矣獻及小臣師而不及小臣正者以正相君其位在君之左右不在東堂下且尙有辭洗下拜之事故侯獻庶子後於阼階上獻之下文獻左右正是也

【記】君與射小臣以巾授矢稍屬

案大射云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於公稍屬此單言小臣當爲小臣正據下注則此蓋記燕射之節與大射略殊也

【記】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注】不使大射正燕射輕

案大射公既發大射正受弓

膳宰

小膳宰

胥 卿宰 胥

膳宰如周禮膳夫之職周禮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諸侯膳宰當中士下士爲之小膳宰其貳也宰胥則其下府史胥徒之屬

膳宰具官饌於寢東【注】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之飲食膳羞者也【疏】以其天子有宰夫兼有膳夫掌君飲食諸侯亦有宰夫復有膳宰掌君飲食與天子膳夫同故引天子膳夫竝之按公食大夫云凡宰夫之具饌於東房不使膳宰者彼食異國之大夫敬之故使宰夫具饌此燕已臣子故使膳宰卑者具饌必知膳宰卑於宰夫者按天子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天子膳夫卑於宰夫則知諸侯膳宰亦卑於宰夫也

案此條注疏最分明天子曰膳夫諸侯曰膳宰名異實同與宰夫無涉春秋時侯國宰夫之官廢因通謂膳宰爲宰夫凡君所食曰膳美物亦曰膳夫治也宰調和五味之名此官或言宰或言夫故後世通稱宰夫與注家不能辨別二職由是遂亂不知周公制禮時諸侯有膳宰有宰夫職守不同此經固自可

證也膳宰見禮記文王世子玉藻左傳公羊傳國語皆當天子膳夫之職說具後

公曰命某爲賓【注】某大夫也【疏】知大夫非卿者以其賓主相對既以宰夫爲主人是大夫明賓亦是大夫燕義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故知是大夫

案下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賓之爲大夫記有明文其義則燕義詳之非緣主人爲大夫而賓亦使大夫也此主人爲膳宰非宰夫諸侯宰夫亦上士非大夫疏甚誤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注】小臣不請而使膳宰於卑者

彌略也禮以異爲敬疏上請賓使射人請執冪使小臣已是其略今羞諸公卿乃使膳宰膳宰卑於小臣故云彌略也知膳宰卑於士者周禮膳夫是上士此諸侯膳宰明非上士且禮之大例薦羞者尊於設俎者公士爲薦羞膳宰設俎故知膳宰卑也

案諸侯之官降於天子膳宰當是中士請羞諸公卿使膳宰不使小臣注謂以異爲敬得之疏因此較量尊卑殊未了了且此篇獻賓薦與設俎皆膳宰大射獻賓及公皆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則疏謂禮之大例薦羞者尊於設俎者亦未然矣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注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天子膳夫爲獻主疏知主人是宰夫者按禮記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是也云宰夫大宰之屬者按天官云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屬大宰故云大宰之屬云掌賓客之獻飲食者按宰夫職云凡朝覲會同賓客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引之者證宰夫爲主人之義云天子膳夫爲獻主者按膳夫職云王燕飲酒則爲獻主是也按燕義注云天子使膳宰爲主人則是膳宰膳夫一人也上文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者欲見天子諸侯之臣名異其實同也

案主人當爲膳宰注據燕義訓爲宰夫春秋時膳宰亦通稱宰夫如左傳稱膳宰屠蒯而禮記檀弓載此事云蕢也宰夫也左傳稱宰夫胹熊蹯不熟而公羊傳云膳宰熊蹯不熟是其確證禮記雜出於漢儒之手故宰夫亦沿春秋之稱然鄭注燕義云宰夫主膳食之官則固明以膳宰釋之矣此注及疏引周禮宰夫甚誤周禮宰夫爲大宰之考職掌較會王燕飲酒則膳夫爲獻主不使宰夫諸侯亦當使膳宰爲獻主文王世子云公與族燕膳宰爲主人此其證也蓋周

公設官天子有宰夫又有膳夫諸侯亦有宰夫而稱膳夫爲膳宰玉藻云皆造於膳宰國語云膳宰不致餼是也春秋時宰夫官廢左傳所云宰夫將解黿宰夫和之之類皆指謂膳宰而周禮之宰夫職無聞焉鄭注周禮膳夫引燕義使宰夫爲獻主注大祝云宰夫授祭韋昭注國語云膳宰掌賓客之牢禮以宰夫職釋膳宰皆由後世膳宰通稱宰夫不能辨別遂誤合爲一不知諸侯別自有宰夫也大射聘禮公食諸篇所言宰夫皆周禮宰夫之職與膳宰異見後

又案禮記燕義使宰夫爲獻主注云宰夫主膳食之

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今案經文宰夫當作膳夫
注天子當作諸侯陸氏釋文云使宰夫本亦作使膳
夫是經本作膳夫故鄭云主膳食之官孔疏云注云
使膳宰爲主人文王世子文案文王世子云若公與
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言公則非天子疑經
本作膳夫而注以諸侯膳宰釋之也附正於此
又案左傳魯昭公如齊齊侯飲公酒使宰獻而請安
杜注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
按此宰亦卽膳宰也孔疏沿鄭注解爲宰夫非是
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

案上既以主人爲膳宰此文主人獻賓又云膳宰薦
脯醢設折俎者蓋天子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
士八人諸侯當中士二人爲之長一爲主人而一仍
供膳宰之職如此篇射人既爲司正又云乃薦司正
與射人一人是也
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疏】按前獻賓薦脯醢及設折俎
皆使膳宰者賓卑故也今於公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
異人以其士尊於膳宰君尊故使士薦必知士尊於膳
宰者以其諸侯膳宰當天子膳夫上士二人諸侯降等
膳宰則卑故下記云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鄭注云
尊君也膳宰卑於士是其士尊也大射主於射略於飲
酒故公及賓同使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此燕禮燕
私主於羞故賓之薦俎庶羞同使膳宰君之脯醢庶羞
同使士尊官爲之
案獻賓脯醢折俎皆膳宰薦設獻公使士薦脯醢者
蓋以異爲敬君尊不敢全以賓主之禮行之也設俎
則膳宰之職故不變大射公及賓之脯醢皆使宰胥
薦者以士亦與射故紓其力士卽上立于西方東面
北上者疏因下注云膳宰卑於士遂謂士尊故使士
薦非也

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
案周禮云膳夫授祭
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案周禮膳夫職曰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記】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注】尊君也膳宰卑於士【疏】
經直云請執冪與羞膳不辨其人故記人言之云尊君
也膳宰卑於士者言膳宰別小膳宰也以其下云羞卿
者小膳宰明於君者士也士尊於小膳宰也若然士則
膳宰之長者故下注小膳宰云膳宰之佐也
案此注添膳宰卑於士句遂致疏前後紛紛不決不

知天子膳夫有上士中士下士諸侯之膳宰以中士爲長亦當有下士爲之佐小膳宰蓋下士之屬經不見羞膳者與執冪者之爵故記特著其爲士羞膳者卽膳宰（周禮膳夫掌膳羞）以下云羞卿者小膳宰參之可見羞膳有常職而執冪無常職故經特言命執冪者而不言命羞膳者下文薦司正射人及執冪而不及羞膳者正以其爲膳宰故不自薦又下主人亦膳宰得薦者以其爲主人異之注疏殊未了截

【記】羞卿者小膳宰也【注】膳宰之佐也

【記】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注】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特

言羞卿者小膳宰者欲絕於賓羞賓者亦士

案上言羞卿者小膳宰所以別於賓見羞賓與君者皆膳宰也此復言凡薦與羞者小膳宰又推而廣之見大夫以下與卿同也疏未了截今不錄

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注】胥膳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疏】云胥膳宰之吏也者按周禮有府史胥徒鄭注天官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是庶人在官者所羞薦者皆膳宰胥是膳宰之吏云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者按大射注直云主人大夫不云下此云大夫之下者謂大夫之中位次在下下經云辯獻大夫乃薦此薦文在上是先大夫薦之尊之也

案胥卽宰胥見大射儀主人以膳宰爲之是士注云大夫之下正明其爲士耳疏殊失注意又引大射注云主人大夫今案大射注本云主人下大夫也謂主人之爵下於大夫耳非直云大夫疏誤

樂人

樂人縣【疏】直云樂人未知樂人竟是何官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凡樂事宿縣又按樂師云凡樂成則告備是天子有大司樂幷有樂師之官諸侯無大司樂直有大

樂正小樂正以其諸侯兼官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縣樂之法按周禮眡瞭職云掌大師之縣鄭注云大師當縣則爲之按下僕人相大師則諸侯無眡瞭則使僕人縣樂大師以聲展之樂師又監之

案周禮樂師凡樂掌其序事小胥正樂縣之位是縣樂諸官皆有其事故總言樂人疏謂諸侯無眡瞭非是周禮眡瞭職曰凡樂事相瞽序官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共三百人眡瞭之數亦如之然則每瞽一相自不可少諸侯眡瞭之數不可知亦必有專其職者燕禮小臣相工大射僕人相

工因賓射重其事耳非其常職且考之於經小臣相工不過納工之賓至工既升堂小臣授瑟而降主人獻工西階上相祭者又何人乎是工別有相明甚左傳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是諸侯樂工亦有相可知夫瞽之於相不可須臾離周公設官使眡瞭專其職因兼習樂事周禮眡瞭職云掌凡樂事事賓射皆奏其鐘鼓庶作樂之際工與相兩相諳熟而器數之用亦從而不亂此相工所以使眡瞭之意也周禮注云瞭目明者官名眡瞭當即取爲瞽眡之義若小臣僕人之屬固各有其職安得專以相工爲事乎

司宮司宮下士

司宮如天子宮人之職周禮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諸侯當下士爲之司宮士則府史胥徒之屬給勞役者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注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疏按周禮小宰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是小宰掌宮事此諸侯無小宰有司宮明司宮亦當掌宮刑治宮之政令可知是司宮掌宮事與小宰同又按酒正云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此司宮亦設酒尊當掌酒事與小宰同是以知此諸侯司宮當天子小宰者也

案公食大夫禮注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疏以周禮宮人當之是矣此注及疏釋爲小宰甚誤周禮大宰之屬有宮人其職云掌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諸侯無宮人有司宮此燕禮在寢設尊亦勞事下云司宮執燭於西階上大射云司宮埽所畫物是諸侯司宮所掌與周禮宮人正同小宰卿貳之官秩尊職重不得以司宮當之諸侯五大夫司

徒下置小宰曾子問明有小宰之官曾子問云小宰升舉幣疏謂諸侯無小宰非矣周禮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降天子一等當以下士爲之左傳襄九年令司宮巷伯儆宮杜注孔疏解爲內小臣奄人者亦誤

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注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疏對天子有司几筵布席諸侯兼官使司宮設尊并設席

案注云諸侯之官無司几筵謂諸侯司几筵無專官耳未嘗云以司官兼之也疏誤申注意燕禮司宮設賓席小臣設公席大射亦然聘禮賓宰夫徹几改筵聘禮几筵既設注云司宮於依前設之按經云宰夫徹几改筵則設之疑亦宰夫公食大

夫禮宰夫設筵加几㡀不盡司宮掌之也

士旅食

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注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疏按王制云下士九人祿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皆正祿此則未得正祿故王制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謂府史胥徒謂府八人祿史七人祿胥六人祿徒五人祿皆非正祿號爲士旅食者也

案士旅食謂未得爵命之士疏以爲府史胥徒非也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則羣食於公謂之旅食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卽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者趙岐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此士旅食卽卿大夫士之子國之俊選之士後日任爲卿大夫士者故特尊以圜壺所以寵異之若府史胥徒官長所

除不命於國君當爲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獻酬乎

射人

大射正

司射

見大射儀

射人告具注告事具於君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疏按公食大夫禮贊者負東房告具以其無射故使贊者此乃射人告具與大射同

射人請賓疏按大射云大射正擯擯者請賓此直云射人請賓不云爲擯者但射人有大小大者爲大射正其次爲小射正又其次爲司射培翬謹按司射注疏本多作司正洪子喻云司正不監射事諸本蓋誤悉監射事見於大射禮大辨尊卑故云大射正爲擯此燕禮或因燕而射以其禮輕或大射正爲擯或小射正爲擯此二者皆是射人故直云射人請賓不定尊卑也

案大射官多辨尊卑有大射正小射正故云大射正擯此燕不主於射無尊卑之分故直云射人其實射人亦大射正以其爲擯同也疏謂司射次於小射正案下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大射注云小射正司

射之佐則疏說非也鄉射禮疏又謂小射正次於司射賈氏如此類自相違戾者甚多足徵其疏謬

射人納賓注射人爲擯者也疏按大射大射正擯此云射人爲擯與上射人請賓義同還是小射正也

案疏謂射人爲小射正非是說見上

射人升賓注大射禮曰擯者以命升賓疏引大射禮者證此經云射人升賓之時亦得君命

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疏遣射人作大夫者燕或射故使之

案大射禮曰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注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疏此等皆士而先薦者以其皆有事故先得薦鄭引周禮序官射人下大夫二人約出此諸侯則上士者天子官尊諸侯宜降一等以是諸侯射人得在士位中云其人數亦如之者按周禮序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雖使士爲之人數亦等以其畿外諸侯張三侯與天子同故知射人之數亦同也言此者欲見射時射人有事非一故下文注云大射正射人之長是以大射禮大射正及小射正皆有事也

案注引天子射人者謂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以上士爲之長亦有二人一爲司正上云射人一遂爲司正一仍供射人之職故經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疏以爲欲見射時射人有事非一非注意也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注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疏云大射正爲司射者燕禮輕又不主爲射故射人爲擯又爲司正至射時大射正爲司射大射之時略於燕主於射故大射正爲擯又爲司正至射又親其職故不同爲司射也

案司射之爲大射正於此經見矣疏以爲大射之時大射正不同爲司射非也說詳大射儀

司正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注君許其請因命用爲司正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射人俱相禮其事同

見鄉飲酒禮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注司正爲上疏云司正爲上者雖同是士以其爲庭長故設在上先薦之

祝史　附小祝

祝史掌祝者卽大祝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

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大祝當上士小祝當下士為之

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疏按大射大史在豻侯之東北北面不言祝此言祝史不言大史者大射及下文云大史俟於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嫌其位初在此不在豻侯之東北故著大史以明之其餘祝史彼不言者以其大射先行燕禮此燕禮有祝史故於彼不言省文也

案祝史即祝官疏未明曉祝謂之史者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

說文祝祭主贊詞者古者通謂掌文辭之官為史故祝稱祝史聘禮記云辭多則史金縢云史乃册祝是也卜筮之官亦稱史左傳有筮史以兆卦亦有繇詞故也或以此經祝史為二謂史為史官然大射司射獻釋獲者大史既受獻於其位下又云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注祝史門東北面東上則祝史不兼有史可知左傳多謂掌祝者為祝史昭十七年魯祝史請所用幣十八年鄭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哀二十五年衛侯因祝史揮以侵衛注揮衛祝史晉語范文子謂其宗祝韋注云宗宗人祝祝史是可證也左傳又謂祝史為祭史昭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祭史亦即祝史也

又案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諸侯當上士為之曾子問大祝裨冕執束帛注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孔疏天子大祝是大夫諸侯則無文若是士則爵弁今經云大祝裨冕故云則大夫案雜記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左傳齊祝佗父祭於高唐至不說弁而死於崔氏以此證之諸侯之祝當服爵弁服曾子問所稱蓋變禮異於常又此篇及大射薦祝史在獻士之後則祝非大夫明矣周禮大祝下有小祝據少牢大夫有小祝則諸侯當亦有之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注次士獻之已不變位位自在東方

公

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注諸公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疏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侯伯已下不言孤故據大國而言云孤一人者鄭司農注典命云上公得置孤卿一人後鄭從之故此亦云孤一人與司農義同云言諸者容牧有三監者以其言諸非一人按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彼是殷法周制使伯佐牧不置監周公制禮因殷

不改者若士冠醮用酒之類故鄭云容言容有異代之法據周禮天子大夫四命與孤等故同稱公

見鄉飲酒禮

工

大師

見大射儀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注工瞽矇歌諷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少牢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樂記師乙曰乙賤工也疏按周禮瞽矇掌播鼗諷誦詩故下云工歌鹿鳴之類是也云凡執技藝者稱工出於王制但能其事

者皆稱工是以引少牢饋食祝稱工樂記師乙為大師樂官亦稱工至於冬官巧作者皆稱工

案鄭引周禮瞽矇解工為瞽無目者引王制少牢解稱工之義引樂記證師與工亦通稱疏未分明國語工史書世韋注工瞽師官也左傳工誦箴諫孔疏云儀禮通謂樂人為工工亦瞽也樂官必以瞽矇為之取其精於音聲周禮大師小師為瞽矇官之長左傳屠蒯酌以飲工注工師曠而檀弓云曠也大師也則是大師以下通謂之工也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注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疏鄭言此者决大射禮重工六人從諸侯制按公羊傳諸公六諸侯四若然知非大射是諸公制此燕禮是諸侯制者按鄉射皆工四人是大夫制則諸侯不得有工四人五等諸侯同六人彼公羊六人四人不同者自是舞人之數不得以彼决此也

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注一人工之長者也疏按鄉飲酒大師則為之洗則衆工不洗也此經主人洗升獻工不辨大師與衆工則皆為之洗爵又按鄉飲酒記不洗者不祭此篇與大射羣工與衆笙皆言祭故知皆為之洗

案鄉飲酒主於行禮與燕主於合歡者別又鄉飲之主人是大夫燕禮之主人是士尊卑不同故鄉飲酒禮獻工與笙不洗而燕禮為之洗此其所以異也疏以不洗者不祭推之非是鄉飲酒記所言乃旅酬之酒若獻酒則無不祭也是以鄉飲酒獻工與笙雖不洗亦皆祭也

使人相祭注使扶工者相其祭薦祭酒疏上云小臣相工則此扶工相祭是小臣也

案工自有相者小臣相工其暫耳非其常且上既云小臣坐授瑟乃降矣又安得在堂上相祭乎疏大謬

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注大師上工也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者也子貢問師乙曰吾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明其掌而知之也疏云大師上工也者按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又云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對小師以下三百人爲上工也師乙魯之大師以掌樂事故子貢問焉引之者證大師知樂節故告歌備

案大射有大師又有上工此注云大師上工者散文大師既通稱工大師爲樂工之長則亦稱上工也

樂正

樂正如天子大司樂樂師之職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大樂正當下大夫小樂正當上士爲之

樂人縣疏天子有大司樂并有樂師之官按序官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以此知天子有大司樂樂師諸侯無大司樂直有大樂正小樂正以其諸侯兼官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大夫及士則諸侯樂師不用大夫大樂正當上士小樂正當下士爲之故鄭下注云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大射注亦云小樂正於天子樂師

樂正先升注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疏知樂正與樂師相當者按周禮樂師職云凡樂成則告備此樂正告樂備故知樂正當天子樂師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樂師大小多矣此諸侯樂正亦有大小之名也故大射云小樂正從之鄭注云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是其諸侯樂正雖有大小當天子樂師知大樂正不當天子大司樂者以其天子大司樂不告樂備故不得以大樂正當之但大射

主於射略於樂故小樂正告樂備此燕主歡心故大樂正告樂備故不同

案周禮無樂正而見於禮記王制文王世子者有大樂正小樂正文王世子云小樂正學干注小樂正樂師也孔疏云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有大樂正及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也今案文王世子所記多文王以前爲諸侯時事周公制禮別立大司樂樂師爲天子之官而以樂正爲諸侯之職故此經燕射諸篇並言樂正而不

言樂師王制雜陳天子諸侯之禮故亦言大樂正小
樂正也周禮大司樂樂師同官諸侯樂正兼彼二職
小樂正當天子樂師則大樂正當天子大司樂也大
射禮重有大樂正監其事故特言小樂正告樂備以
別之燕禮輕無大樂正故不言小其實亦小樂正以
周禮樂成告備使樂師不使大司樂又饗食諸侯序
其樂事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皆樂師掌之知諸侯
燕禮亦使小樂正也周禮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
射令奏騶虞皆大司樂掌之知諸侯大射雖小樂正
告樂備亦當有大樂正監之也樂正掌教國子及造

士其職較尊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
四人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大樂正當下大夫爲之
小樂正當上士爲之疏義俱未的
又案鄉飲鄉射二篇樂正不言小亦小樂正可知以
大射特言小樂正從之則知前三篇升堂者皆小樂
正也但對大樂正則稱小不對大樂正則小樂正亦
通言樂正例在大射小臣下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注復位位在
東縣之北疏按大射略於樂小樂正升堂經有左右正
則知亦有大樂正至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東面時小樂
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卒管工向東坫之東南西面北
上坐時鄭注云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明工
升堂時小樂正升大樂正東方西面工來東坫之東南
西面時大樂正東縣之北北面其小樂正則立於西階
下東面此燕禮主於樂故知大樂正升堂今降明復於
東縣之北北面也
案此注殊可疑樂正之位總與工相近鄉飲酒禮云
設工席於堂廉東上樂正先升立於西階東鄉射禮
及此篇云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
其西是樂正在堂上則位在工西而立於西階東其

降也亦立於西階東北面以其工猶在堂上西階東
則仍與工相近故鄉飲鄉射樂正告於賓乃降注皆
云降立西階東北面是也此經云復位者卽西階東
北面之位樂正與工升降俱自西階其入而未升也
當先位於此故降云復位鄉飲鄉射二篇不言者文
有詳略耳其實亦與此同燕禮告於公公在阼階上
故由楹內轉而之東其降也仍自西階無緣位在東
縣之北鄉射將射工遷於下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
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於其南射畢
工升自西階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然則樂正之位

總與工近明矣所以必與工迒者以凡樂事皆樂正
主其令故也此時工在堂上樂正安得離而位於東
疏引大射況之不知燕時之射亦與大射異且燕禮
止有小樂正無大樂正皆緣下左右正注而誤

笙

笙吹笙者周禮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諸侯
當下士為之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案周禮笙師職云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
亦如之大射乃管新宮三終注云笙從工而入既管

不獻知管即笙者以其職云掌教吹竽笙塤籥簫篪
篴管故也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注三人吹笙
一人吹和凡四人然則諸侯當下士四人也

司士

周禮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
人諸侯司士上士為之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注天子司士下大夫
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疏按周禮司士掌羣
士爵祿廢置之事士中之尊故先得薦也鄭引周禮序
官司士下大夫二人約出此諸侯則上士者天子官尊
諸侯宜降一等以是諸侯司士得在士位中
案文王世子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注司士
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是諸侯司士
所掌與天子司士同左傳成十八年荀賓為右司士
屬焉服注司士主右之官孔疏以為即周禮司右與
此司士別左傳官名多出於東遷後所增改此亦一
證也

庶子

庶子如天子諸子之職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
中士四人諸侯當上士為之

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注庶子掌正六牲之體
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
聯事樂正亦學國子以舞疏按周禮諸子職云大祭祀
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
道彼天子諸子之官屬大子若據諸侯為世子之官引
之者以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掌公卿大夫士
之適子掌事是同故取諸子職解此庶子之事云而與
膳宰樂正聯事者以掌正六牲之體得與膳宰聯事掌
國子修德學道得與樂正聯事以其樂正亦掌教國子
故也言此者欲見膳宰得獻此庶子亦得獻之意云樂

正亦教國子以舞者欲見庶子掌國子得與樂正聯事

案庶子見禮記文王世子及燕義其職與周禮諸子同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鄭注庶子猶諸子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今案燕義本釋燕禮之事燕禮有庶子執燭及獻庶子之文記人欲釋其義故取天子諸子職解庶子諸庶訓皆為衆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國子國子衆多故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燕義因諸侯言庶子欲見庶子與諸子一耳文王世子云庶子

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諸侯之庶子兼長公族子弟及卿大夫士之適子詩魏風有公族之官即此以其主正於公族故又名公族春秋時唯晉有此官而爵為大夫左傳國語皆云公族大夫孔晁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不如禮也經云如獻士之禮則庶子為士明矣獻不於西階於阼階上者下云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則其位在此以庶子主公族同姓之官又設折俎與膳宰聯職膳宰為主人故屬主黨也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

案先鄭注周禮云庶子宿衛之官周禮宮正職云國有故則令宿後鄭注引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是諸侯之庶子掌宿衛與宮正同此經云執燭於阼階上周禮諸子職無執燭之文宮正職曰宮中廟中則執燭然則諸侯兼官庶子又兼周禮宮正之職與

左右正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注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於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

士立於其北北上大樂正立於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於工後疏鄭知義然者見大射禮而知云左右正者據中庭為左右大射禮工遷於東僕人正亦與樂正同處名曰左正復云右正明是小樂正在西為右也若小樂正不在西大射之禮不得有左右正之文又兩面俱縣明大小樂正各監一縣又知僕人正以下在小樂正之北北上者以鄉射弟子相工皆在西今僕人正以下亦是相工之人故知亦在西方也又工堂上西階之東相工者宜近其事故在西方樂正之北也又知北上者以大射鄉射工遷在下之時皆北上統於樂

正今相者以工爲主明在堂下則宜北統於堂上矣又知大樂正在東縣北者約鄉射云縣於洗東北至射時遷樂於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於其南是得爲一證也云若射以下至工後者按大射將射之時工遷於下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相者以工爲主故知相工陪於東即在工後也

案此篇以經考之不見有兩樂正注誤疏引大射鄉射況之不知燕時或射或否不定未可據爲左右之名（大射注亦誤辨見後）鄉飲酒記云衆賓立者東面北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鄉射記云樂正與立者齒注尊樂

正同於賓黨然則樂正之位當在西方不當於阼階上獻之明矣經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同處疑左右正即小臣僕人之官侍從於君而位在阼階上者（燕禮公在阼階上）周禮有大僕小臣皆僕官諸侯以小臣兼大僕掌正君之服位在君左右故謂之左右正書立政云左右攜僕是其證也

又案上云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是小臣既受獻矣此所獻者蓋其正小臣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在君左右故於阼階上獻之不然此篇及大射俱云獻小臣師而不及小臣正何與以此益見左右正爲小臣之屬矣

內小臣

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奄稱士者異其賢）諸侯亦以奄爲之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注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疏按天官內小臣職云掌王之陰事陰令鄭注云陰事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爲於北宮彼后之官兼云夫人者欲見諸侯夫人內小臣亦與后之內小臣職同故雙言之

案周禮內小臣與寺人別官諸侯亦有內小臣與寺

人別詩秦風云寺人之令毛傳云寺人內小臣非也（孔疏已辨之）內小臣又謂之巷伯詩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是也左傳襄九年令司宮巷伯儆宮杜注孔疏解司宮爲內小臣而以巷伯爲寺人皆誤

又案內小臣左傳國語亦單言小臣左傳僖四年云與小臣小臣亦斃晉語說此事云飲小臣酒亦斃韋注小臣官名掌陰事陰命閽士是也又公食大夫禮稱內官之士即此見卷四

鍾人

磬人注出
鎛人注出
鼓人注出
周禮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鼓人中士六人諸侯並以下士爲之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注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鎛人鼓人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疏此據周禮天子有此官諸侯並以下士爲之則諸侯亦有此官以其庭中之樂軒縣別有鍾磬鎛鼓故知也

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注鍾人掌以鍾鼓奏九夏
案周禮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諸侯鍾人所掌同左傳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服虔云三師鍾師鎛師磬師論語有鼓方叔擊磬襄是諸侯之官有磬人鍾人鎛人鼓人也

甸人
見公食大夫禮
甸人執大燭於庭注甸人掌共薪蒸者
案左傳云甸設庭燎是執燭於庭其職也周禮甸師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國語甸人積薪韋注甸人掌薪蒸之官與注合

閽人
周禮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大射作閽人爲燭於門外無大字唐石經亦無大字注閽人門人也疏按天官閽人掌守王中門之禁諸侯亦當然
案周禮閽人職曰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凡賓客亦如之諸侯閽人所掌同鄭注周禮云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春秋閽弒吳子餘祭公羊以爲近刑人左傳鬻拳自刖楚人以爲大閽案周禮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秋官掌戮職云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是左傳與周禮合杜注及疏以地官之司門釋大閽非是諸侯閽人亦使刑人爲之也

弓人
弓人如天子繕人之職周禮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
記君射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注謂燕射
案弓人注疏未詳其職以周禮繕人考之疑即其官繕人職云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注贊授之受之疏按大僕職已授之受之此又焉者大僕尊大僕贊時此官助贊也諸侯

以小臣當大僕之官此云旣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
人故知弓人卽周禮繕人攷工記有弓人爲弓不預
射事與此別也

儀禮釋官卷二　　章運鴻校字

儀禮釋官卷三

績溪胡匡衷樸齋著

大射儀

宰

宰夫

宰夫有司

周禮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諸侯之宰卽司徒亦卿一人小宰下大夫一人宰夫當上士爲之宰夫有司則府史之屬

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注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疏按周禮大宰職云掌百官之誓戒此言宰戒百官其事同故鄭以天子冢宰言之也其實諸侯兼官無冢宰立地官司徒以兼之故聘禮云宰命司馬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宰是諸侯立司徒兼冢宰之事也言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者周禮大宰職云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是鄭之所引以證宰戒之事也

案崔氏靈恩云諸侯三卿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本鄭氏內則諸侯并六卿爲三及聘禮諸侯謂司徒爲宰之注推之孔賈疏禮俱用其說今以尚書戴記左傳所言卿制考之自確諸侯三卿本無冢宰之官特上卿執政者亦以宰稱之如左傳稱蔿敖爲宰武請於冢宰國語使鮑叔爲宰之類皆謂執政之稱非實設此官周禮六卿大宰爲長諸侯三卿司徒爲長遂以宰爲長卿之號詩孔疏云經傳單稱宰者皆大宰若小宰宰夫之屬無單言宰者故鄭以此宰比天子冢宰也春秋

詩宋鄭吳楚諸國皆有大宰之官而宋之大宰在六卿下鄭之大宰石㚟爲良霄之介楚以令尹執政而有大宰子商大宰伯州犂見於傳則是別立其官非此經言宰之義以侯國三卿律之皆僭也檀弓陳有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同名左傳魯羽父求大宰孔疏謂羽父欲魯特設是官後不果立

宰夫戒宰及司馬【注】宰夫冢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者

【疏】按大宰云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屬冢宰故云冢宰之屬云掌百官之徵令者宰夫職文

案周禮宰夫職云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鄭注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案聘禮宰夫設飧歸乘禽公食大夫禮凡宰夫之具饌於東房宰夫設黍稷膳稻然則諸侯之宰夫掌賓客飲食之事與周禮正同又聘禮命宰夫官具周禮宰夫職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既夕公使宰夫贈元纁束周禮宰夫職凡邦之弔事掌其幣器財用是此經之宰夫卽周禮之宰夫與膳宰無涉燕義因春秋時膳宰通稱宰夫遂云使宰夫爲獻主鄭注亦承其說辨見燕禮膳宰不知儀禮一經有膳宰有宰夫其職各不相亂也周禮宰夫下大夫則諸侯宰夫

是士當以下宰夫有司疏爲正燕禮疏解爲大夫非是聘禮歸饔餼卿饋賓下大夫饋上介宰夫饋士介皆以同爵者致之足證宰夫爲士矣周禮宰夫四人而雜記襚禮云宰夫五人舉以東者周禮宰夫下尚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諸侯宰夫當上士爲之其下亦有中士下士也

宰夫有司薦【注】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疏】諸侯宰夫是士而宰夫有司明是宰夫之吏府史也

案周禮宰夫下有府史注云府治藏史掌書各有專司故謂之有司國語有宗有司韋注云宗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此有司義當與彼同左

傳哀公三年命宰人出禮書杜注云宰人冢宰之屬國語韋注云宰人吏人也疑卽此大射凡薦皆使宰胥此獻服不獨使宰夫有司者以此經有祭侯之禮周禮宰夫職掌祭祀之薦羞故使宰夫有司薦也

射人

大射正

小射正

司射

大射正小射正司射皆射人周禮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當上士二人爲

長謂之大射正其屬謂之小射正司射則射人所立以主射禮者亦大射正爲之

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注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司馬之屬也疏云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者夏官射人文

射人宿視滌

案周禮射人職不掌視滌此云射人視滌者以其主於射

大射正擯注大射正射人之長疏大射正對射人爲長若小臣正對小臣師亦爲長

案大射正亦射人也大射正對小射正爲長不對射人爲長注意本明疏反失之

司射適次注司射射人也疏按燕禮射人告具注云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又云射人納賓又云射人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則射人司正一人也又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注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又曰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注大射正射人之長此篇云射人告具又曰大射正擯自此以後皆止云擯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遂爲司正則此篇司正與大射正爲一人也下云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注云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

乃薦司正注云司正大射正是也

案司射當亦大射正爲之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其明證也疏曼衍殊無斷制

射正涖之注射正司射之長

案射正卽大射正爲司射者

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於東堂注授弓當授大射正疏據此經上下或云大射正或云司射或云小射正不同者今行射禮大射正一人爲上司射次之或云小射正若然大射正與司射各一人據其行事小射正不止一人而已此云

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下云小射正奉決拾以笥與此一人此又云小射正授弓與取決拾別則小射正二人也云授弓當授大射正者下云大射正執弓以袂以授公明此小射正授弓者當授大射正也

案此篇大射正司射小射正擯者司正皆是射人特因事異名以別尊卑耳周禮射人職曰王射立於後以矢行告此篇云大射正立於公後以矢行告於公則大射正即射人也又射人職曰與大史數射中此篇云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算則司射即射人也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

爲司射則司射大射正爲之此篇云大射正擯又云擯者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則司正亦大射正爲之燕禮注云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然則諸侯當上士二人爲長謂之大射正一爲司正一爲司射其下亦當有中士下士之屬周禮射人大夫下有上士四人下士八人爲佐謂之小射正也鄭注大射正云射人之長注司射云射人注小射正云司射之佐然則司射非小射正爲之明矣

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

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疏前解大射正與司射別人按此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則大射正與司正爲一人又按上文司射請立司正遂立司射爲司正則司射又與大射正爲一人與上解似相違者以大射正與射人俱掌射事相當則大射正與司射別若通而言之射人不對大射正射人亦名大射正故此以射人爲大射正也

案此疏疑有脫誤司正之爲大射正經有明文豈亦忘之耶何遑惑至此

大射正受弓注受弓以授有司於東堂

案燕禮記君射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此大射正受弓者大射與燕時之射又異也燕禮記注云不使大射正燕禮輕

注有司蓋即謂弓人

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

案上注云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即以此經知之大射正初爲擯者又爲司正君射時又舍司正親其職至是仍反爲司正是此篇所言大射正擯者司正實一人也

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注小射正司射之佐作取矢禮殺代之疏云禮殺代之者決第一番不言小射正作取矢

乃薦司正與射人於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注司正

射人士也以齒受獻既乃薦之也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正畧其佐【疏】按燕禮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此不言其數又不言司士與執冪者以射人是小射正非一人互見執事執事者皆同獻不言其數不言執冪者二人文不具

案大射以射爲主故司正與射人特薦（司正亦大射正爲之）射人當兼司射小射正言之凡射時有事者皆得薦故不言其數燕禮則射人之供事者少故云一人注疏俱未的

又案大射正小射正分別尊卑長貳之稱司射臨事

設立之名射人其官之本號也此篇首云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射人宿視滌射人告具於公以直云射人卽其官之長可知且是時射人供事者少無煩辨別尊卑也擯獨言大射正者以自後皆言擯者恐人不辨其爲長爲貳故特著之也司射不著爲大射正小射正者以燕禮經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已有明文從可知也自後皆言擯者司正司射大射正小射正不復言射人此又云薦司正與射人者以射事既畢無須辨其長貳故總言射人見有事於射者皆得薦也司正仍云司正不總屬射人者以是後司正職有事故從其設立之名而別言之也此射人一官稱名錯出之故於此求之可以得其緒矣

又案射時雖有司射大射正小射正而始終皆司射主其事如初次射請射命納射器莅畫物（工人士梓人畫物射正莅之此射正卽司射）比三耦命取弓矢誘射作射命射告卒射第二次釋獲之射請射比衆耦命拾取矢作射請釋獲於公命設中命射視算命設豐命飲獻釋獲者第三次樂射請射命拾取矢作射請樂於公命射視算命設豐命飲命拾取矢命釋獲者退中與算皆司射事也大射正惟公射時授弓受弓以矢行告小射

正惟作升飲作取矢及公射時贊決拾授弓於大射正而已

司正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注】三爵既備上下樂作君將留羣臣而射宜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

公許擯者遂爲司正（擯者大射正）【注】君許其請因命用之不易之者俱相禮其事同也

案司正見鄉飲酒禮及上射人職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於公請徹俎公許

案敖氏集說引李寶之云馬字疑衍據鄉射此節亦

云司正升自西階則作司正爲是

司士

見燕禮

司士戒士射與贊者注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司馬之屬也疏此夏官司士職文

司馬

司馬正

司馬師

周禮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

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諸侯之司馬亦卿一人小司馬下大夫一人軍司馬當上士爲之司馬正司馬師射時所立以監射事者蓋軍司馬之屬

宰夫戒宰及司馬注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疏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合諸侯之六耦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

爲政請射注爲政謂司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疏云爲政謂司馬也者按小宰云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是爲政謂司馬也云司馬政官主射禮者其屬有射人主射事故司馬政官主射禮也

案以上司馬皆謂諸侯之卿職兼宗伯者與下司馬別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注司馬師正之佐也

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於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注司馬正政官之屬疏云司馬正政官之屬者非大司馬大司馬之下屬大司馬故云司馬屬按天子有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此雖諸侯禮亦應有小司馬號爲司馬正也

案諸侯五大夫有小司馬疏謂號爲司馬正非也此司馬正司馬師射時所使監射事者正與師皆臨事設立之名非其官之本號諸侯小司馬卿貳之官席位在堂上即經云小卿賓西東上者是此正與師射時與司射聯事又主獻服不不當以卿貳爲之周禮小司馬下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左傳晉有中軍司馬上軍司馬國語又有元司馬輿司馬然則諸侯亦當有軍司馬輿司馬之官以士爲之正與師蓋取諸此也

又案鄉射以司正爲司馬止一人此篇別有司馬之

官不以司正爲之又正與師各一人與鄉射異也

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

案此司馬亦司馬正自後凡單言司馬者皆是注見下

與上宰夫戒宰及司馬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者別據經文則射時命去侯命取矢命設楅撫矢獻服不命退楅解綱者司馬正也命負侯乘矢獻隸僕人巾車參侯于侯之獲者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者司馬師也司馬正經亦稱司馬亦稱正見下

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

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於楅如初注司馬司馬正

於是司馬師亦坐乘矢疏知司馬是司馬正司馬師亦坐乘矢者此經皆言如初按上番射司馬正與司馬師乘矢故知也

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東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東反位注正司馬正也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於公請徹俎公許

案此司馬正當爲司正見上司正職

量人

周禮量人下士二人諸侯當士旅食爲之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注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疏云掌量道巷塗數者量人職文

巾車

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當上士爲之

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注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類

案鄭注周禮云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周禮又有車僕其職云大射供三乏此經命巾車張侯幷設乏然則諸侯之巾車或兼車僕之職與

樂人

樂人宿縣於阼階東

見燕禮

司宮

司宮士

見燕禮

司宮尊於東楹之西

司宮士奉豐

案司宮士無注以僕人士例之亦司宮之屬府史胥徒也

士旅食

尊士旅食於西鐏之南北面兩圜壺

見燕禮

小臣

小臣正

小臣師

小臣師從者

僕人正

僕人師

僕人士

周禮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

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亦上士四人僕人蓋如周禮御僕之職亦下士爲之正其長也師其佐也小臣師從者當卽僕人之屬僕人士則其下府史胥徒也

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

案下有小臣正小臣師此直云小臣不別正與師者此經之例凡事省而官之供事者少則直舉其官事繁而官之供事者多則兼別其長貳如射人有大射正小射正小臣有小臣正小臣師之類直舉其官而不辨尊卑則無問官之長貳皆直以官稱之如燕禮小樂正亦稱樂正之類辨其官之尊卑而仍有直舉其官者則皆謂其官之長如經有司馬正司馬師司馬正亦直稱司馬之類周禮六官若大司徒之等稱司徒小司徒不直稱司徒其證也又有一篇之中長貳並見而有直稱其官非專謂其長者則爲統舉全官之詞若燕禮之言小臣相工及此篇射說言薦司正與射人之類總未有既辨尊卑而佐貳之屬反直稱其官者若夫長貳不並見而專言其長或專言其貳者則以其官之長供事多而貳少故專於其貳別之如燕禮特言小臣師在東堂下而其餘皆言小臣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而其餘皆言膳宰之類其官之貳供事多而長少故專於其長別之如此篇特言庶子正徹公俎而其餘皆言庶子之類此儀禮諸篇官名錯舉之例自後凡言小臣者皆小臣正也

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注】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疏】云小臣師正之佐也者下有小臣正正長也故以師爲佐云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者小臣正小臣中尊如天子大僕故引大僕職解之也

案注疏謂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周禮大僕職曰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此燕射二篇不見有大僕之官皆小臣掌其事則注疏之說信矣周禮小臣下有祭僕其職云大喪復於小廟喪大記君夫

人之喪小臣復則諸侯小臣又兼祭僕之職矣諸侯無大僕而左傳云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杜注以爲大僕則東還後所添設不如古也周禮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諸侯以小臣兼大僕則亦上士爲之也士喪禮君視斂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喪大記君之喪浴小臣四人抗衾然則諸侯小臣亦四人也

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

案燕禮小臣師無事故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此篇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故惟小臣師從者在東堂

下據士喪禮小臣雖有四人以燕禮及此篇經文考之正與師止各一人也周禮司士職曰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注云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然則此小臣師從者蓋亦僕人之屬與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注正長也小臣長辭變於燕疏云小臣長辭變於燕者燕禮直使小臣辭亦是燕主歡此射禮辨尊卑故使小臣長辭異於飲酒禮故云變於燕也

案燕禮亦小臣正辭注云變於燕非也燕禮所行事皆小臣正掌之而小臣師無事故不須言正此篇正與師皆有事故須言正以別之前此設公席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請媵爵者作下大夫二人媵爵請致者皆直云小臣不別言正者以前此小臣事省但於小臣師別之曰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而其餘單言小臣者爲小臣正可知射時小臣事繁若設楅委矢設中公射贊袒贊襲拂矢授矢之類正與師皆同時有事故必須別之曰正曰師此時公酬賓小臣師雖無事而亦必別言正辭者以射時飲公侍射者降拜別之曰小臣正辭故此亦著

其爲正以見辭下拜之事前後皆小臣正主之此經文屬辭之義儀禮諸篇詳略繁殺之際皆有精意存焉不得其旨而強爲之說失之矣

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旣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於楅北括

案此當云小臣師坐委矢於楅疑經脫師字上云小臣師設楅則委矢於楅者亦小臣師可知鄉射禮曰命弟子設楅乃設楅於中庭又曰弟子取矢北面坐委於楅北括乃退然則設楅與委矢卽一人爲之明矣以經文考之此篇射時凡設楅委矢設中退楅之

事皆小臣師主之而小臣正則惟公射時贊袒贊襲
及飲公時辭賓下拜而已蓋小臣正位在君之左右（下云獻左右正於阼階上是也）掌正君之服位出入君之大命故凡
請命贊公釋辭之事皆正掌之而設楅委矢之事以
使小臣師也後言小臣委矢者皆當有師字亦沿此
而脫耳

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注）命大史
而小臣師設之國君官多也小臣師退反東堂下位（疏）
按鄉射命釋獲者釋獲者執鹿中彼臣禮官少釋獲者
自執中設之云小臣師退反東堂下位者其位已見篇

首也

案篇首惟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不言小臣師者
以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故也但小臣師無事時其
位亦在此燕禮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此篇云小
臣師從者在東堂下互相見也

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於東堂

案經不著小臣正之位此云退俟於東堂則小臣正
無事時其位在此矣蓋小臣正主相君須在君左右
東堂與君相近也（公在阼階上）

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於公稍屬

案周禮大僕職王射則贊弓矢此篇大射正授弓小
臣師授矢與天子異也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案此經與燕禮同則知燕禮之小臣師非其長明矣

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注）僕
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諸
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
賤（疏）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者以正為長師為
衆故僕人正為長僕人師為佐也云士其吏也者以其
在僕人之下故知僕人之吏吏則府史之類云天子視

瞭相工者見於眡瞭職文（注謂諸侯兼官僕人掌眡瞭之事非是辨見燕禮樂人下）

案周禮小臣下有御僕此經僕人與小臣聯職疑即
御僕之官左傳晉魏絳授僕人書杜注僕人晉侯御
僕國語韋注云僕人掌傳命又魯語宣公使僕人以
書命季文子周禮御僕職云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
復鄭司農云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奏又云掌王之燕
令是左傳國語所言僕人其職與周禮御僕正合天
子有大僕小臣祭僕御僕皆同官諸侯無大僕唯有
小臣及僕人亦當同官其府史胥徒周禮御僕下士
此注以僕人士為吏則正與師當是士以諸侯小臣

下無祭僕故僕人正僕人師亦以下士爲之也僕人小臣皆侍從之官與僕馭官別周禮大僕注云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周禮有大僕小臣等官又別有大馭中大夫與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皆掌馭車左傳諸侯有僕人又別有戎御等官其職各不相通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僕秦官掌輿馬注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是秦制以大僕掌輿馬而後之言官制者遂誤合兩職爲一矣

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於豐上退俟於序端注僕人師酌者君使之代弟子也

小卿

小卿賓西東上注小臣命於其君者也疏按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若

言小卿據次國以下有之

案王制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諸侯三卿分爲上中下執政一人爲上卿亦曰冢卿其次爲小卿亦曰介卿左傳云冢卿無路介卿以葬是也然三卿下五大夫亦謂之小卿公羊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何注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故崔氏云司徒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冦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經上云卿席賓東東上則卿非一人此云小卿賓西東上則小卿亦非一人若以小卿爲命於其君之卿則諸侯卿止三人經不當皆云東上然則小卿卽謂三卿下五大夫明矣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經又云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者諸侯大夫不止五人詳見卷七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稱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通言之小卿亦曰大夫也下文主人獻卿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獻

大夫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更不見小卿之文又獻大夫直云繼賓以西東上不云繼小卿是大夫卽兼小卿言之足證此小卿爲大夫矣注疏非是

公

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注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疏周官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是三公論道無職此大國立孤一人論道與公同亦無職故云不典職如公也縱鄭不見周官於周禮三公亦無職考工記云或坐而論

道亦通及三公矣

見鄉飲酒禮

大史

小史

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大史當上士小史當下士爲之大史亦曰左史

大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

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於中

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注傳告服不使知此司射所命

案大史詳見聘禮內史下春秋列國皆有大史之官左傳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孔穎達謂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是諸侯有小史也周禮大史職曰凡射事飾中舍注舍讀曰釋算執其禮事大史於射禮主釋算故經又謂之釋獲者小史則凡事主佐大史故傳命服不也

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於其位少南

案釋獲者大史也獲者司馬獻之釋獲者司射獻之小史佐大史釋獲則獻亦當及也

膳宰

宰胥

胥

見燕禮

膳宰請羞於諸公卿者注膳宰請者異於君也

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注主人宰夫也又掌賓客之獻飲食

案主人膳宰也注誤辨見燕禮

宰胥薦脯醢注宰胥宰官之吏也不使膳宰薦不主於飲酒變於燕

案下獻公亦宰胥薦脯醢不使士薦亦爲變於燕

胥薦主人於洗北西面注胥宰官之吏主人下大夫也先大夫薦之尊之也

案此及上宰胥注皆云宰官之吏是胥卽宰胥矣前獻賓獻公云宰胥薦此獨云胥者以主人是膳宰胥卽膳宰下胥徒故直言胥不言宰經內單稱胥者唯此薦主人耳餘皆言宰胥可證也注云主人下大夫也謂其爵下於大夫正明其爲士耳燕禮疏誤引[illegible]

注云胥膳宰之吏也經內唯此及燕禮篇主人獨稱胥正以對膳宰言故不稱宰胥主人之爲膳宰此亦一證矣

庶子

庶子正

見燕禮

賓升筵庶子設折俎注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不使膳宰設俎爲射變於燕

案周禮諸子職掌正六牲之體諸侯庶子與諸子同

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案庶子正庶子之長也此徹公俎獨言正則上設賓

俎及卿俎不皆正可知義見小臣下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如獻士之禮注庶子既掌正六牲之體又正舞位授舞器與膳宰樂正聯事又掌國子戒令敎治世子之官也

工

大師

少師

上工

工大師以下之通稱周禮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諸侯大師當上士少師當中士爲之上工即上瞽也

乃席工於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注工謂瞽矇善歌諷誦詩者也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四瑟者禮大樂衆也疏云禮大樂衆也者對燕禮工四人而言也

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注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疏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鄭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

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是樂工之長也云杜蒯曰曠也大師也者禮記檀弓文引之者證大師爲樂工之長也

案論語有大師摯少師陽是諸侯亦有大師少師之官凡言工皆瞽矇也大師少師亦瞽者爲之故通稱工周禮瞽矇有上瞽中瞽下瞽此上工當彼上瞽也注云大師少師工之長最確大師樂工之長非樂官之長周禮春官序官有大司樂樂師同官其職掌敎國子與尚書典樂官同非瞽者爲之鄭注云大司樂樂官之長是也又別有大師小師瞽矇皆同官鄭注

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故周禮大史職注云大師瞽官之長是也韋昭注國語云大師樂官之長杜預注左傳云大師掌樂大夫皆由怠却大師上尙有掌樂之官天子謂之大司樂諸侯謂之樂正也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注洗爵獻工辟正主也疏按鄉飲酒鄉射云大師則爲之洗其餘工不爲之洗是正主法今此工六人皆爲之洗故云辟正主也必知同洗者以其更無別獻之文故知同洗也

案此注以爲辟正主者得之燕禮疏誤辨見前燕禮

及大射之主人是膳宰以其代公爲主人故與正主異也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於後注鼓北西縣之北也羣工陪於後三人爲列也疏知鼓北是西縣之北者以其下文大師少師始遷向東明此降者降在西縣之北可知云羣工陪於後三人爲列也者大師小師二人上工四人今若立時三人爲列大師後有工二人少師後亦有工二人故云三人爲列也

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

案周禮大師職曰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樂正

小樂正

見燕禮

小樂正從之注從大師也後升者變於燕也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疏燕禮樂正先升又不使小樂正者彼主於樂此則略於樂故也

案燕禮亦使小樂正以無大樂正故不須言小以別之疏未的

小樂正立於西階東注不統於工明工雖衆位猶在此

疏燕禮工四人樂正升立於工之西在西階東不統於工此雖六人衆於彼猶統於階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於後注於是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

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注不言縣北統於堂也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

案是時工遷於東小樂正亦當立於其南注單言大樂正非也辨見下左右正

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注樂正在工南北面疏此時工在洗東西面樂正在工南北面司射在西

階下東面經云命樂正者東面遂命之
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注】樂正西面受命左還
東面命大師以大射之樂章使奏之也
案上別言小樂正則直云樂正者爲大樂正可知例
在小臣下周禮大司樂王大射令奏騶虞諸侯大射
亦當大樂正令奏貍首下疏謂單言樂正者謂大樂
正是也
工人士
梓人
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

墨度尺而午【注】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圜者
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疏】知工人士與梓人皆司空
之屬能正方圜者冬官雖亡不知官屬之號見今考工
記有三十官有梓人之官此工人士又與梓人同事故
知冬官未亡時屬司空也云能正方圜者以工巧之能
知也績人職云火以圜土以黃其象方梓人職張五采
之侯之類是知方圜也
案左傳諸侯有工正之官工人士疑即其屬考工記
云梓人爲侯侯有采畫之事故與工人士主畫物也
隸僕人

隸僕人即周禮隸僕之職周禮隸僕下士二人
諸侯當士旅食爲之
隸僕人埽侯道【注】新之
案周禮隸僕職曰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是埽除
其職故使埽侯道注云新之爲君將射也旣夕云隸
人涅廁則秋官司隸之屬與此異也
矢人
賓之矢則以授矢人於西堂下【注】是言矢人則納射器
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於
東堂下可知

案周禮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此矢人
疑如其職考工記有矢人爲矢不預射事與此別
服不
周禮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諸侯當士旅食
爲之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注】負侯獲者也天子服
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疏】引天子服
不氏者欲見諸侯亦三侯亦使服不氏與徒爲獲者也
案周禮服不氏職曰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服不主唱獲故經又謂之獲者據下注負侯與獲者

是二人但對文有異散文則其事均主於獲負侯亦
謂之獲者是以鄭云負侯獲者也
授獲者退立於西方獲者興其而俟【注】大侯服不氏負
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干侯徒負侯居乏不相
代
案鄉射止一侯負侯獲者以一人爲之大射三侯大
侯則服不負侯其徒代獲參侯干侯則負侯獲者亦
一人與大侯異也
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注】言服不者著其官尊大
侯也服不司馬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疏】自此已

前皆以事名之於此而言服不著其官言尊大侯故也
云服不司馬之屬者以其服不在大司馬下六十官之
屬云掌養猛獸而教擾之也者猛獸熊羆之屬教之使
擾馴人意象王者服不服諸侯使歸服王者
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注】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
服不負侯其徒居乏代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
獻之
案上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注云傳告服不使
知此司射所命是服不即獲者也著其官則曰服不
言其事則曰獲者服不唱獲而謂之獲者猶大射正
擯經即謂之擯者大史釋獲經即謂之釋獲者也
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
禮
案司馬正獻服不大侯之獲者也司馬師獻獲者參
侯干侯之獲者也
祝史
見燕禮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注】亦者亦士也祝史門
東北面東上
案經不著祝史之位故注言之

左右正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注】左右正謂樂正
僕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
工在西即北面工遷於東則東面大樂正在笙磬之北
左也工在西則西面工遷於東則北面僕人正相大師
工升堂與其師士降立於小樂正之北北上工遷於東
則陪其工後國君無故不釋縣二正君之近官也【疏】云
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即北面者工在西謂
遷樂於下時大師少師上工立於鼓北也云工遷於東
則東面者按上遷樂於東之時直云大師少師上工皆

東坫之東不見小樂正從之明當在西縣之北東面向工矣云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者按上文司射東面命樂正單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既東面命之則大樂正元立於東矣以其工在西階下故知西面向之矣云工遷於東則北面者按上文樂正反位大師既西面明樂正北面可知是以鄉射工遷於東西面北上樂正北面立於其南此亦與彼同北面也云國君無故不釋縣二正君之近官也言此者人君路寢之廷樂縣不釋樂正與僕人正同掌樂事是君之近官也

案左右正辨見燕禮鄭氏兼樂正釋之誤經有小樂

正又有樂正疏謂單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是也但此篇有小樂正故單言樂正者爲大樂正若散文則小樂正亦通言樂正燕禮諸篇無大樂正所言樂正皆小樂正也此篇則大小樂正俱有小樂正主告樂備經云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又云小樂正立於西階東是也大樂正主射時命工奏樂經云司射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又云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是也注謂小樂正在頌磬之北爲右大樂正在笙磬之北爲左其言無所據鄉射禮將射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於其南射畢樂正命弟子贊工卽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此篇不言者文不具耳其實亦與彼同樂正之位總與工相近工在西則立於西工在東則立於東大小樂正皆然以鄉射參之此篇工入時大小樂正皆當立於西階下特主告樂備者爲小樂正故言小樂正從之及遷樂於東之時大小樂正皆當立於其南鄭氏之說考之於經無所依據蓋緣誤解左右正爲樂正故意造其說以牽合左右之文耳

內小臣見燕禮

甸人見燕禮及公食大夫禮

閽人見燕禮

鐘人見燕禮

儀禮釋官卷三

章遇鴻校字

儀禮釋官卷四

積溪胡匡衷撰

聘禮

宰

宰夫

見大射儀

宰命司馬戒衆介【注】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宰【疏】天子有六卿天地四時之官是諸侯兼官而有三卿立地官司徒兼冢宰立夏官司馬兼春官立冬官司空兼秋官是以左氏杜泄云吾子爲司徒叔孫爲司

馬孟孫爲司空故禮記內則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鄭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幷六卿爲三或兼職焉是其諸侯幷六卿爲三諸侯以司徒爲冢宰義與此同

宰書幣【注】宰又掌制國之用【疏】宰卽上命司馬兼官者也案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是以使之書幣也

案周禮大宰職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故掌書幣

命宰夫官具【注】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疏】所命者冢宰司徒命之以宰夫屬司徒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故命諸官云官具者謂使宰夫命諸官各具所行幣幣在官之府其司非一故言衆官

案周禮宰夫職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故命之使諸官具幣餘詳大射儀

宰夫朝服設飧

案周禮宰夫職掌賓賜之飧牽注飧客始至所致禮謂此

宰夫徹几改筵【注】宰夫又主酒食者也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疏】對上宰夫設飧今又主酒食以禮賓

也

案周禮宰夫職掌賓客之飲食注飲食燕饗也是其又主酒食之事故此禮賓實觶薦籩豆脯醢皆宰夫掌之

【記】宰夫獻【注】爲主人代公獻

案儀禮經內所言宰夫皆與周禮宰夫職合惟此記云宰夫獻則指謂膳宰與燕義使宰夫爲獻主同見燕禮儀禮經是周公所作其記出於後儒之手如士冠禮記引孔子之言則作記者在春秋後可知春秋時通稱膳宰爲宰夫見燕禮膳宰故此記因之亦云宰夫獻

也

司馬

見大射儀

宰命司馬戒衆介[注]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疏]云士屬司馬引周禮者案司士屬司馬而云作士適四方使爲介諸侯之司馬亦然故引以證諸侯司馬戒衆介也

案此司馬卿官兼宗伯者

司馬執筴立于其後[注]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

案此司馬之屬官從聘賓行者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孔疏云聘禮之文有上介衆介至所聘之國誓于其境則史讀書司馬執筴賈人拭玉有司展幣其從羣官多矣詩緜蠻之篇言大臣出行微臣隨從是大夫出使有官從之也大夫本有家司馬此爲君聘上介士介皆公臣則司馬當亦公臣周禮大司馬以下至伍長皆得稱司馬故有公司馬兩司馬之稱周禮公司馬執鐸注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此司馬蓋其類也

管人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疏]云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案天官有掌舍掌次幕人等掌次云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掌舍職云爲帷宮設旌門又幕人云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卽此布幕是也館人卽彼掌舍以諸侯兼官故鄭總言之也下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則館人與宗人共掌之若賓客則宗人掌之也

[記]館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注]管人掌客館者也

案鄭注釋管爲館士喪禮注云管人主館舍者左傳楚公子圍聘於鄭將入館子羽辭曰敝邑館人之屬也杜注館人守舍人是管人與館人爲一其職掌館舍明矣疏以爲卽周禮掌舍兼掌次幕之事考周禮無管人之官而掌舍與幕人掌次聯職或當如疏所云也喪大記云管人汲又云管人授御者沐是掌沐浴其職也此經釋文云管人如字掌管籥之人又古亂反掌館舍之人則云管人掌館舍之官禮記釋文所傳異也周禮掌舍掌次幕人皆下士則管人當士旅食爲之

又案左傳襄二十八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

杜注外僕掌次舍者昭十三年傳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杜注張幄幕又襄三十一年傳諸侯賓至僕人巡宫哀二十一年傳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于舟道杜注次舍也所言外僕僕人皆與管人職掌畧同蓋諸侯之管人春秋時改名外僕又稱爲僕人與

史

史讀書展幣

案書即上宰所書用幣之數者周禮大史職曰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是讀之者大史也

誓于其境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注】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勑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

案上云史讀書展幣謂聘幣之書也此云史讀書謂誓戒之書也左傳楚公子棄疾聘於晉過鄭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是其誓書之類周禮掌客職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注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史主書案彼諸侯相朝法此大夫出聘亦有史從也掌客疏云史大史之屬官則此史亦非大史也

內史出注○附外史

周禮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內史當下大夫外史當中士爲之內史亦曰右史

【記】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注】人內史也【疏】鄭知人是內史者案內史職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此云使人與客讀諸門外者亦是四方事書故知人是內史也

案周禮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諸侯亦有大史

小史之官見大射儀此注云人內史尚書酒誥云大史友內史友左傳季孫名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孔疏云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鄭亦立此官則諸侯亦有內史外史明矣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引熊氏云按周禮大史之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厢記事則大史爲左史也按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

君之右故爲右史是以酒誥鄭注云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今案大戴禮盛德篇云內史大史左右手也盧辯注云大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亦與熊說同考左傳諸國皆有大史而無內史又晉有左史謂魏莊子杜注左史晉大史楚有左史倚相而不見右史者春秋時典禮廢墜史官不修唯魯備立其官魯有外史則有內史可知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而他國可知矣是以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兼內史策命之事則東遷後史官廢闕不能依禮之故孔穎達春秋序疏遂謂

諸侯無內史又謂外史身居在外非官名失之矣

祝

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

案此祝大夫之家臣見少牢饋食禮

記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注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疏云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者若然諸侯不攝官使祝祝贊矣案定四年祝佗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無事若君到主國祭養之時得不攝官乎諸侯不使人攝是以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注云釋幣於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大夫使僕攝祝則是本無祝官與諸侯異矣其諸侯禮大祝不行知不使小祝行者以其掌客云羣介行人宰史是諸侯從官不言祝明大小祝俱不行矣

案据左傳則嘉好之事君與卿出竟祝皆不從但大夫之臣攝官其常故注言之疏謂大夫本無祝官非是少牢大夫禮有祝又左傳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是大夫之臣有祝也

賈人

庶人在官者次於府史

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注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疏謂若王制云庶人之在官府史胥徒之類以知物賈故名賈

案王制庶人在官者注謂府史之屬孔疏云之屬者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禮記少儀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注賈人知物善惡也周禮玉府掌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有賈八人案周禮序官若庖人大府玉府職幣典婦功典

絲枲府馬質羊人巫馬犬人諸職皆有貢此貢人當爲府官之屬周禮玉府內府皆掌金玉內府職曰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與此經合也

關人

、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每關下士二人諸侯謂之關尹當中士爲之每關亦有關人當士旅食爲之

乃謁關人注古者竟上爲關以譏異服識異言疏王城十二門通十二辰辰有一門一關諸侯未知幾關魯廢六關半天子則餘諸侯亦或然也周禮司關上士二人

中士四人又云每關下士二人但司關爲都總主十二關居在國都每關下士二人者各主一關今所謂關人者謂告每關關人來告司關司關爲之告王故司關職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爲之告是也

案據下云遂以入竟則關人自是竟上每關關人疏說分析甚確國語單子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韋注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敂關則爲之告又引此經爲證是關人之長天子謂之司關諸侯謂之關尹其職掌一也天子有司門諸侯亦謂之門尹見卷八

老

勞者出授老幣注老賓之臣疏大夫家臣稱老若趙魏臧氏老之類也

賓降授老幣注老家臣也

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注老室老大夫之貴臣疏案喪服傳曰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鄭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即此室老貴臣者家相邑宰之屬故爲貴臣也

案據此則老卽家宰可知說詳士昏禮

記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注大夫曰老

案老上下通稱大夫亦稱老見士昏禮

訝

厥明訝賓于館注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疏案周禮有掌訝中士八人爲之此訝下大夫非彼掌訝也案下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又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大聘是卿故使下大夫訝也天子諸侯雖有掌訝之官朝聘之賓不使掌訝爲訝直以尊卑節級爲訝故云此訝下大夫也

記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注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

記賓卽館訝將公命疏案秋官掌訝職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於客注云待事於客通其所求索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共承客禮此諸侯使無掌訝是以遲遣所使大夫士訝將公命有事通傳於君

案周禮掌訝職唯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士以其等爲訝其餘事皆掌訝主之據此記則諸侯卽使大夫士之訝待事於客通所求索似則無掌訝之官上疏謂諸侯亦有掌訝疑無所據也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疏君得關人告卽知爲聘來使士迎之故聘義云君使士迎於竟是也

案周禮有掌訝又有訝士皆中士八人掌訝職曰若將有賓客至與士逆賓于疆注士訝士也訝士職曰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聘義云君使士迎于境下文賓歸又云士送至于竟疑此士卽訝士也

宗人附宗有司

周禮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諸侯無宗伯以司馬兼之亦無小宗伯其禮官謂之宗人士爲之宗有司蓋其下府史之屬

記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

案掌禮之官天子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以司馬兼之無宗伯唯立宗人而已禮記文王世子云宗人授事雜記云宗人納賓是諸侯謂之宗人也春秋時諸國皆不見有宗伯而左傳稱魯夏父弗忌爲宗伯似魯獨立宗伯之官然魯語止云夏父弗忌爲宗韋注云宗宗伯蓋以諸侯之宗人與周禮宗伯職掌同耳弗忌云我爲宗伯亦僭稱又云宗人夏父展哀二十四年傳云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定四年傳稱分魯以祝宗卜史杜氏解宗爲宗人則魯無宗伯

可知鄭注大宗伯及禮器引左傳俱云夏父弗忌爲宗人疑今本作宗伯者誤也周禮大宗伯卿小宗伯中大夫諸侯五大夫無小宗伯則宗人不在大夫之列當使士爲之但其職亦有大小雜記云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孔疏引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是以又謂宗人爲大宗曾子問云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孔疏云宗人卽大宗又祭統云大宗執璋瓚亞祼是也鄭注文王世子云宗人掌禮及宗廟孔疏云別言及宗廟則宗廟之外諸禮皆掌此云宗

人授次謂授館人張之上注云館人掌次舍帷幕者宗人下又有宗有司見魯語韋注云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蓋府史之屬

廋車

記肦肉及廋車注廋廋人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疏案周禮天子夏官有廋人職掌養馬春官有巾車職諸侯雖兼官亦當有廋人巾車是故引周禮為證

案此大夫受饔而祭祭訖肦肉及之明其下逮無不徧廋車乃賤官注疏以廋人巾車當之攷周禮廋人下士而巾車掌公車之政令以下大夫為之疑大夫出聘未必有此官從行也周禮廋人下有圉人掌養馬廋圉亦通稱左傳崔子使圉人駕又云孟氏選圉人之壯者是大夫亦有圉人掌馬也車則大夫家掌車之官若左傳云鮑子之臣差車鮑點杜注差車主車之官叔孫氏之車子鉏商之類服注車車士或曰廋車蓋廋人巾車之徒屬從聘賓行者周禮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諸侯當士旅食為之巾車見大射儀

公食大夫禮

甸人

甸人如天子甸師之職周禮甸師下士二人諸侯當士旅食為之

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注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疏案天官有甸師氏兼有亨人皆屬冢宰彼天子禮諸侯比天子為兼官故甸人兼亨人也必使甸人陳鼎兼亨人者案亨人職云掌共鼎鑊又案甸師職云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故使甸人兼亨人陳鼎若然案少牢羹定饔人陳鼎者以其無甸人官故饔人陳鼎也既夕士禮云甸人抗重又云甸人築坅坎以士無臣使屬吏攝甸人之事非謂置此官也

案周禮甸師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又云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鄭注序官云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禮記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鄭注甸人掌郊野之官成十年左傳云使甸人獻麥杜注甸人主為公田者是諸侯謂之甸人天子謂之甸師其職掌一也據少牢大夫無甸人則士亦無之士喪禮之甸人蓋公臣治士之喪事者疏非是辨見後

小臣

見大射儀

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注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疏按夏官小臣職云小祭祀賓客饗食如大僕之法此諸侯之聘客饗食故亦小臣掌之也

宰夫

見大射儀

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注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

案周禮宰夫職掌賓客之飲食與其陳數注云飲食燕饗也疏云鄭不解經中食爲食禮者經中言食則

食禮自明注又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疏云儀禮具有諸侯之禮俱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然則食禮之陳數宰夫掌之故此經設筵授公醯醬薦豆設黍稷設鉶設觶豐授公飯粱膳稻進觶豐授公束帛侑賓皆宰夫主其事也

宰

此宰當如天子內宰之職周禮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諸侯當上士爲之亦謂之宮宰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注宰宰夫之屬也疏以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但宰官之內有宰夫之等是以下有宰夫之官皆於此立可知故云之屬也

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注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疏宰位在東夾北西面南上今以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也云宰謂大宰宰夫之長者以單言宰諸侯三卿無大宰以司徒兼大宰大宰之下有宰夫故云宰夫之長也

案周禮內宰職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

賓客之禮注引坊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是賓客之饗食內宰有事焉諸侯禮亦同也經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諸侯之大宰是上大夫何以不位於東夾南而位於東夾北據下云內官之士在宰東北則宰明爲內宰可知周禮外宗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內宗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是饗食賓客夫人有薦豆籩之事鐙豆屬注瓦豆謂之鐙故使內宰執以授公注謂宰宰夫之屬又謂宰宰夫之長疏遂以大宰當之不知周禮大宰職不主賓客饗食之事也祭統宮宰宿夫人鄭注云宮

宰守宮官周禮內宰注云宮中官之長然則諸侯之
內宰又謂之宮宰也

內官之士

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注夫人之官內宰之屬
也疏經云內官按周禮天官內宰下大夫掌王后以下
彼天子內官諸侯未必有內宰以其言內官之士以士
為之明當天子內宰故舉內宰況之也

案內官之士當為內小臣之屬周禮內小臣奄上士
四人注奄稱士者異其賢內小臣亦稱士故云內官
之士其職云若有祭祀賓客則擯詔后之禮事是以

位在此疏謂諸侯未必有內宰非是據祭統則諸侯
有內宰明矣

雍人

旅人

周禮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十人徒百人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
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諸侯雍人兼彼二職
當下士為之旅人則府史之屬

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注旅人
雍人之屬旅食者也疏云旅人雍人之屬者即燕禮云
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鄭云士旅食者所謂庶人在
官者也

案周禮外饔職曰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
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
亦如之天子有內饔外饔之官諸侯唯有饔人而已
襄二十八年左傳云饔人竊更之以鶩是也雍與饔
通亦作雝國語佐雝者嘗焉韋注雝亨煎之官旅人
蓋其下府史之屬如少牢之雍府也

訝

訝聽之注此下大夫有士訝疏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

小聘又案周禮掌訝大夫有士訝故云此下大夫有士
訝也

見聘禮

司宮

見燕禮

記司宮具几注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疏按燕禮
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注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
成要者也注雖不同其義一也但燕禮司宮云設尊故
以小宰解之此司宮設几席故以大宰之屬解之案大
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除汙穢之事即此司宮彼不言

設几席者以天子具官別有司几筵又有小宰諸侯兼官故司宮兼司几筵及小宰也

案司宮當以此注爲正燕禮注誤辨見前疏既釋爲宮人又云燕禮司宮設尊故以小宰解之此司宮設几席故以大宰之屬解之其說甚非小宰職無設尊之文大宰之屬無司几筵之官總之注既誤解爲小宰疏欲護注故多紕謬耳

覲禮

嗇夫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春秋傳曰嗇夫馳【疏】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者無正文知司空屬者案五官之內無嗇夫之名故知是司空之屬但司空職亡故言蓋以疑之引春秋傳者案左氏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叔孫昭子救日食引夏書云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鄭引者欲見嗇夫是卑官得爲末擯之意也

案嗇夫之官始見於夏書周殆因夏制與夏小正云嗇人不從

嗇人疑即嗇夫漢書五行志引左傳嗇夫馳庶人走說曰嗇夫掌幣吏僞孔傳云嗇夫主幣之官本此庶人其徒役曲禮疏引音義隱云嗇夫主諸侯所齎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解與此經畧合儀禮唯覲禮尚存天子之禮而有嗇夫其爲冬官之屬無疑據漢書云庶人其徒役則嗇夫當士爲之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此雖諸侯禮天子亦然注以嗇夫爲末擯亦足證嗇夫爲士也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又張釋之傳有虎圈嗇夫鄭氏箋詩云田畯司嗇今之嗇夫蓋漢亦有此官而所掌或與周異也

宰

此宰即周禮天官冢宰卿一人者是也

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疏此單言宰即大宰大宰主幣故周禮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注云助王受此四者是也

大史

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注讀王命書也

案周禮大史職曰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是讀命書正其職禮記玉藻疏引此經大史是右謂大史代內史宣行王命故居右非也

儀禮釋官卷四

紹勲校字

儀禮釋官卷五

績溪胡匡衷樸齋著

士喪禮

甸人

甸人掘坎於階閒少西爲垼於西牆下東鄉注甸人有司主田野者疏士無臣所行事皆有司屬吏之等言主田野者按周禮甸師其徒三百人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是掌田野士雖無此官亦有掌田野之人謂之甸人

案甸人公臣見公食大夫禮士無地不得有掌田野之人疏非是周禮宰夫職曰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職喪職曰掌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古者臣有喪事公家使人治之以喪事需人孔多家臣不能具官故也特牲士祭亦有公有司此與下管人夏祝商祝冢人卜人之屬蓋皆公家之臣來治喪事者也

又案喪大記曰甸人爲垼於西牆下人君禮亦同周禮甸師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與亨爨聯職故使爲垼也喪大記又曰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

甸人徹鼎疏甸人徹鼎者以其空無事故徹案公食大夫云甸人舉鼎順出奠於其所

案周禮亨人掌共鼎鑊公食大夫禮注云甸人兼亨人者少牢雍人陳鼎五疏云大夫無甸人則此篇疏謂士亦有甸人非矣

管人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注管人有司主館舍者疏士既無臣所行事者是府史故知管人是有司也聘禮記云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此爲死者故亦使之汲水也

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煑於垼用重鬲注喪大記曰管人受沐乃煑之

案管人亦公臣見聘禮

夏祝

商祝

祝

夏祝商祝祝皆周祝也以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三祝皆公臣當周禮喪祝之職

祝淅米於堂南面用盆注祝夏祝也疏知是夏祝者見下記云夏祝淅米差盛之是也

祝盛米於敦奠於貝北

案此亦夏祝

商祝襲祭服褖衣次注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敎之以敬於接神宜疏云商祝祝習商禮者雖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云商人敎之以敬於接神宜者案表記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尊而不親言尊敬故知殷人敎以敬是以使之習於接神宜若然此篇及既夕以夏人敎忠從小斂奠大斂奠及朔半薦新祖奠大遣奠皆是夏祝爲之其閒雖不言祝名亦夏祝可知其徹之者皆不言祝名則周祝徹之也殷

人敎以敬但是接神皆商祝爲之其閒行事若祝取銘之類不言祝名者亦周祝可知唯既夕開殯時以周祝徹餟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於重

案周禮有大祝小祝喪祝詛祝甸祝此篇及既夕言夏祝商祝周禮以喪祝行事皆當喪祝者也天子以下喪禮亡培翬謹案亡注疏本多作云蓋緣形似而誤浦氏鏜挍本改云爲自恐非亦當喪祝行事也

案周禮喪祝職曰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喪大記曰君之喪大祝是斂衆祝疏衆祝喪祝也佐之大夫之喪大祝侍之衆祝是斂士之喪祝爲侍士是斂喪大

記本文祝字皆作胥鄭注云胥當為祝字之誤以此考之則三祝皆君之臣來為喪事者非士之私臣也喪大記疏云商祝亦是喪祝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周禮喪祝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則夏祝商祝皆喪祝為之也周禮無夏祝商祝之官而喪大記君大斂有商祝鋪絞紟衾衣與士禮同蓋使喪祝兼習二代之禮因別其名以分主喪事亦猶冠禮存章甫毋追之意據此篇及下篇則掌淅米鬻餘飯進奠徹奠者夏祝也掌襲含小大斂拂柩飾柩御柩者商祝也掌取銘者周祝也疏謂徹奠者不言祝名周祝徹之非是又謂既夕

開殯時以周祝徹饌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於重亦緣注而誤辨見下篇

又案疏謂天子以下亦當喪祝行事然喪大記君之喪大祝是斂周禮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小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則天子諸侯之喪又不獨喪祝主之也

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於尸西

祝又受米奠於貝北

案此亦商祝

商祝掩瑱設幎目

夏祝鬻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注〕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

祝取銘置於重〔注〕祝習周禮者也

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

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

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

案此亦夏祝

祝徹盥於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

案此亦夏祝

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

祝取銘置於殯

案此周祝

祝執巾席從設於奧東面祝反降及執事執饌

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

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

祝取醴北面取酒立於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

祝闔戶先降自西階

祝與執豆者巾乃出
案以上皆夏祝
外御
外御受沐入注外御小臣侍從者疏此云外御者對內
御爲名故下記云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則此外御是
士之侍御僕從者故尚書冏命云今予命汝作大正正
於羣僕侍御之臣此雖無臣亦有侍御僕從者也
案外御士近臣喪大記曰管人授御者沐
宰
宰洗柶建於米執以從

宰從立於牀西在右注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
事
案宰私臣見士冠禮周禮大宰職曰大喪贊贈玉此
士禮宰亦從含
巫
祝
巫男巫祝喪祝皆君之臣周禮男巫無數其師
中士四人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諸侯男巫當下士喪祝當中士爲之
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周禮男
巫王弔則與祝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
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
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疏云男巫王弔則與祝
前者男巫職文云祝者則周禮春官喪祝職云王弔則
與巫前是也引檀弓者證彼與此經異以其巫祝桃茢
具故爲天子禮也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
居前下天子也者此據喪大記而言案彼云大夫士既
殯而君往焉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
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於阼與此經同文有詳
略耳

案據此則諸侯亦有男巫喪祝之官周禮王弔男巫
喪祝俱前諸侯廟門外則巫前至廟門則祝代之前
巫卽男巫祝卽喪祝言巫祝者文不具耳
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
小臣
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注周禮小臣掌正君之法儀
者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俠阼階北面
案小臣亦君之臣見大射儀喪大記曰大夫士既殯
而君往焉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周禮
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則小臣執戈蓋君之常衛

冢人

冢人公臣如周禮冢人之職天子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諸侯冢人當上士為之

筮宅冢人營之注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疏案周禮有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此士亦有冢人掌墓地兆域故云冢人營之也

案疏謂士亦有冢人非是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以爵等

為丘封之度又云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然則古者諸臣之墓地皆公家掌之此與下記言冢人物土蓋為之經其兆域周禮又有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葬庶民之葬尚有公臣掌之則此冢人為公臣必矣周禮天子禮諸侯亦當然

筮人

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宅謂葬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疏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下文云如筮則史練冠鄭注云謂下大夫若士也則卜者謂上大夫

案筮人見士冠禮雜記疏云大夫尊故得卜宅幷葬日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宅用筮但葬日亦卜與大夫同下文所言是也

卦者

卦者在左注卦者識爻卦畫地者

見士冠禮

工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注匠人為椁刊治其材疏注云匠人為椁刊治其材者此解經主人拜工之事以其冬官主百工百工之內匠人主木工之事

案雜記疏云匠人工人也工匠通稱

卜人

占者

卜人占者皆公臣占者如周禮占人之職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

案大夫士有筮無卜禮器家不寶龜孔穎達曰大夫卑不得寶龜臧文仲居蔡為僭則士可知矣大夫士無龜而逸禮云大夫龜八寸士六寸蓋傳聞之誤也大夫士筮則有筮史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史家臣故凶服是也卜必請於君魯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

伯老請守龜卜室之族韋注守龜卜人鄭嗣乞請龜以卜是也以此攷之知大夫士有筮人無卜人此亦公臣來給事者也

又案儀禮士冠特牲少牢諸篇皆言筮此篇宅用筮而葬日用卜經內言卜者唯見於此昏禮納吉曰某加諸卜占曰吉則亦用卜可知但其儀不傳耳昏禮用卜亦請於君魯語老請守龜卜室之族是也

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注〕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

案古者卜筮皆曰占周禮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

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鄭注占人亦占簭是也然周禮有大卜卜師主卜事有簭人主簭事而又有占人掌占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注有司卜人也占者皮弁筮史練冠長衣占者朝服則占者與卜人筮人別可知矣此經占者三人在其南又云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卜人不在占者三人之中知卜人外別有占者如周禮占人之職也

卜人坐作龜〔注〕周禮卜師凡卜事示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疏〕周禮卜師凡卜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者此據小事故不使大卜眡高作龜

案雜記曰大夫之喪卜人作龜

族長

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注〕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疏〕以其言族長故知掌族人親疏也

案左傳卿有側室大夫有貳宗皆主宗族之事士之族長亦其類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大事宗伯涖卜

涖卜即位於門東西面〔注〕涖卜族長也〔疏〕周禮天子卜法則與士異假使大事則大宗伯涖卜小宗伯陳龜貞

龜命龜大卜眡高作龜次事小事以下各有差降也

案族長涖卜經即稱爲涖卜以事目其人猶特牲嗣子舉奠經即謂爲舉奠有司徹上賓三獻經即謂爲三獻也

宗人

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注〕吉服服元端也

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

案雜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注卜葬及日也疏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案此宗人命龜與彼同而吉服疑亦公臣若士冠特牲諸篇之宗人則當爲私臣矣

既夕

夏祝

商祝

祝

見上篇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啟三命哭

祝降與夏祝交於階下取銘置于重注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置于重爲啟肂遷之疏此不言商夏則周祝也燭既入室商祝從而入室徹宿奠降降時夏祝自下升取銘降置于重爲妨啟殯故也

案此節注疏誤敖氏繼公曰祝降者周祝取銘而降也不言其升故以降見之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與執事者升取宿奠也祝取銘置于重爲啟肂遷之取銘在前置于重在後乃合而言之文順耳案禮之大例進奠者徹奠下記云夏祝徹餘飯夏祝之徹記有明文敖氏之說得之

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

商祝御柩
祝取銘置于茵
案此祝周祝也銘之事周祝主之奠之事夏祝主之
不相亂也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記夏祝淅米差盛之
記夏祝徹餘飯注經不言夏祝徹故記人言之
案據此則凡徹皆夏祝也夏祝設奠故亦主徹奠前
疏非
記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

記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
席于柩西
記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案此亦夏祝
圉人
圉人夾牽之注圉人養馬者疏案周禮校人職云乘馬
一師四圉是圉人養馬以其養馬故使之薦也
案周禮圉人職曰凡喪紀牽馬而入陳
御者
御者執策立于馬後

案御御車也士得乘兩馬車故有圉人與御者亦私
臣也
宰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
案宰見士冠禮雜記曰宰舉以東
士
士受馬以出注此士謂胥徒之長也有勇力者受馬疏
婚禮記云士受皮注云士謂中士下士不爲胥徒者彼
主人親受幣明受皮非胥徒是正士也
士受羊如受馬注士亦謂胥徒之長

案府史胥徒亦稱士檀弓曰管庫之士祭法曰庶士
無廟
甸人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疏還重不言甸人抗重嘗
之者重既虞將埋之言其官使守視之案上篇云甸人置重于中庭
記甸人築坅坎注經直云甸人掘坎不云還使甸人築
故記人明之
見上篇
史
主人之史請讀賵

案史士私臣掌文書者

公史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注公史君之典禮書者遣者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疏知公史是君之典禮書者以其言公史故知君史案周禮大史小史皆掌禮則諸侯史亦掌典禮可知

案周禮小史職曰卿大夫之喪讀誄此讀者宜亦小史據此則士之喪有公臣來共其事明矣史獨言公者因上有主人之史故言公以別之其餘不言公者

可知注疏不能由此推之於上下篇之官制多有不能強通者矣疏每謂士無臣又謂士亦有此官進退無據由昧於此

宰夫

公使宰夫贈元纁束

案宰夫見大射儀周禮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注弔事弔諸侯諸臣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是也此請侯禮亦宰夫掌之

御者

記御者四人皆坐持體注御者今時侍從之人疏士雖無臣亦有侍御僕從之人

記御者四人抗衾而浴

案御者即上篇外御士之近臣與上御者執策殊喪大記曰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據此則士亦當四人抗衾二人浴也

內御

記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注內御女御也疏以婦人稱內故以女御爲內御婦人不死男人之手故知內御女御也天子八十一御妻亦曰女御與此別也

案喪大記曰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孔疏云

內外宜別內御婦人

隸人

記隸人涅廁注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疏知隸人罪人者案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則中國罪人對夷隸蠻隸貉隸之等是征四夷所得也故鄭舉漢法今之徒役作者也

案疏引周禮未明司隸職曰邦有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鄭彼注引此經爲證周禮五隸之下各有隸民此隸人蓋五隸之民君使之來共役事者也

童子

記朔月童子執帚注童子隸子弟若內豎寺人之屬疏桓二年左傳云士有隸子弟服注云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祿不足以及宗是其有隸子弟也知有內豎及寺人者士雖無臣亦有內外之言寺人奄者以通宮中之命也

案疏謂士亦有寺人奄者以通宮中之命非是周禮內豎注云豎未冠者之官名又其職注云使童豎通內外之命古者內豎之官必以童子爲之故鄭舉以爲況內豎與寺人連職故并及之非謂士有此官士卑不得有寺人奄者若大夫之家則有之矣見卷八大夫家

臣考

遂匠

記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注遂匠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職相左右也疏以周禮有遂人匠人天子之官士雖無臣亦有遂人匠人主其葬事云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職相左右也者案周禮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及窆陳役注云致役致于司徒給墓上事陳役者主陳列之耳是遂人主引徒也又鄉師職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謂監督其事又此遂人與匠人同納車于階間卽匠人主載窆與遂人職相左右也

案遂匠亦公臣來助士之葬者左傳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杜注孔疏以正夫爲遂人則此遂人匠人當亦假於公臣士不得有此官也言遂匠者蓋其徒屬雜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周禮遂人注曰載及窆六遂役之稍人注曰天子以至於士柩路皆從遂來

冢人見上篇

士虞禮

祝

祝免澡葛絰帶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於門西東面南上

案周禮喪祝職曰掌喪祭祝號注喪祭虞也然則此篇之祝亦喪祝矣

宗人

宗人告有司具

宗人詔踊如初

案周禮小宗伯職曰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注喪祭虞祔也又肆師職曰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肆師亦宗伯屬官）然則此篇祝宗人蓋亦公臣與

儀禮釋官卷五

紹煐校字

儀禮釋官卷六

績溪胡匡衷樸齋著

特牲饋食禮

有司羣執事

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注】士之屬吏也【疏】左傳云士有隸子弟謂此言為屬吏而已

案此經上有子姓兄弟則有司不兼子弟可知疏引左傳非也不直云有司而兼云羣執事蓋公有司私臣皆統之矣有司羣執事分言之凡職有專司者謂之有司無專司而臨事來助祭者謂之羣執事（士虞禮有賓執事者注云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者）統言之則自主人以下凡有事於廟中者皆可以執事稱之下云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注云執事謂有司及兄弟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是也

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於門外如初

案敖氏繼公曰此於賓兄弟之下言羣執事則是指公有司私臣而言也

筮人

筮人取筮於西塾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注】筮人官名也【疏】案周禮春官有卜人筮人此士禮亦云筮人故云

官名也
見士冠禮
卦者
卦者在左卒筮寫卦注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
之
見士冠禮
宰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注宰羣吏之長疏云宰羣吏之長
者贊命之事非長不爲又天子諸侯宰皆尊官故知羣
吏之長也

見士冠禮
宗人
宗人告事畢
案宗人見士冠禮周禮肆師職曰凡祭祀禮成則告
事畢
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
宗人視牲告充
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潔
案周禮大宗伯職曰眡滌濯小宗伯職曰大祭祀省
牲眡滌濯告時於王告備於王

祝
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注至此使祝接神
祝洗酌奠奠於鉶南
案祝見士昏禮周禮小祝贊奠疏云贊奠者大祝酌
酒奠於鉶南小祝贊之大夫以上祝官不止一人少牢有小祝士之祝當止一人而已
祝迎尸於門外
案周禮大祝職曰祭祀迎尸
祝延尸尸升入祝先
祝命挼祭注命詔尸也

案周禮大祝職曰相尸禮小祝職曰贊隋注隋尸之
祭也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於東序下
案周禮大祝職曰既祭令徹
雍正
雍正私臣掌割亨者
雍正作豕注雍正官名也
案雍正卽雍人也少牢有雍人又有雍正故雍正爲
雍人之長此士之官當止一人也
公有司

私臣

記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注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疏已所辟除者則府史之等不命於君者也

案士之私臣少不足以供祀事故有公有司來助祭者公有司蓋士之僚友若士之屬官以其與士同爲臣於公非家之私臣故言公以別之有司則賓及執事之通稱（祭統羣有司鄭注云衆賓下及執事者）敖氏繼公謂公有司公家所使給私家之事者恐非士之喪事公家使人治之若祭事未必然也又此經明言私臣則士亦有

臣而注疏謂士無臣之說非矣（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引禮器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孔疏云士薦而云百官者士之屬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汜閣答任厥問曰士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殽脀百官皆足抑謂此也）又案通考士禮諸篇宰祝宗人筮人卦者外御族長留人御者童子雍正之屬士之私臣也士喪既夕二篇所言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冢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公家之臣來給事者也注未別白賈疏泥於士無臣之說依違遷就無所考證敖氏繼公則謂宰祝宗人之屬皆公有司公家所使給事於私家者其說亦非公家使人給事於私家惟喪禮耳此篇助祭之公有司亦是士自宿之不必公家使之也冠禮自賓及贊者外凡執事皆士之私臣曲禮士不名家相家相即家宰則士得有私臣爲宰矣昏禮舅姑既沒婦奠菜於廟有祝帥婦以入豈婦之廟見公家亦使人給其事乎竊以士冠士昏及此篇所陳官名皆士之私臣但士卑臣少若祝宗人雍正之屬或不必有專官臨事設之以其其職士之私臣有二一以府史胥徒爲之注疏謂自己所辟除不命於君者是也一以子弟爲之左傳士有隸子弟服注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者是也敖氏之解殆猶惑於士無臣之說與（魯語叔孫穆子云士有陪乘告奔走也是士又有陪乘之官韋注陪乘猶重也奔走使令也陪乘蓋如貳車之屬）

少牢饋食禮

史

史筮史即筮人也

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注〕史家臣主筮事者〔疏〕案雜記大夫士筮亦云史練冠長衣是史主筮事也

案古者卜筮之官通稱史周禮占人職凡卜筮史占墨春秋每筮皆曰史又謂掌筮者爲筮史詳卷八卜筮官考是也左傳晉趙鞅卜救鄭占諸史趙史墨史龜齊崔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孔疏云史是大夫者筮人也

之家有史主筮矣此言史特牲言筮人一也

卒筮乃書卦於木示主人乃退占〔注〕史受以示主人退占東面旅占之

案士冠禮疏引此經及注並與此異又謂鄭意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誤也辨見前

卦者

卦者在左坐〔注〕卦者史之屬也〔疏〕以其筮是史故知卦者是史之屬也

見士冠禮

宗人

宗人如周禮都家宗人之職周禮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侯國之家宗人其數未聞

宗人命滌

案宗人詳士冠禮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大宗伯職曰宿眡滌濯

既宿尸反爲期於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

案周禮肆師職曰凡祭祀宿爲期詔相其禮周禮宗伯肆師同官

宗人告備

案周禮小宗伯職曰大祭祀告備於王

宗人奉槃東面於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於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於槃北

案周禮都家宗人上士中士其六人其下又有府史胥徒之屬據此經宗人則有三是侯國大夫之宗人亦不止一人也

宰

宰家宰卿以大夫爲之大夫以士爲之

宰命爲酒

案宰詳士冠禮春秋時凡卿大夫私邑皆有邑宰其家又有家宰曲禮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此邑宰也大夫邑宰無定數家宰則家止一人所以相家事主政教猶天子之有冢宰諸侯之有執政喪服傳所謂貴臣聘禮所謂老也此經宰命爲酒周禮酒人共祭祀之酒其職屬冢宰故宰命爲之

又案家宰尊於邑宰其爵各下其主一等諸侯之卿得立大夫一人以爲宰陽貨爲季氏宰而孟子云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亢曰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

是家宰爲大夫之證若邑宰則士爲之喪服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注云士邑宰雜記士居堊室注云士亦謂邑宰是也春秋時邑宰通稱大夫昭二十六年傳云成大夫公孫朝又家臣之通例孤卿得臣大夫大夫得臣士士得臣府史士相見禮士見於大夫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贄玉藻大夫私事使私人擯注士臣於大夫曰私人特牲士之私臣注云府史以下此家臣之差等也

祝

小祝

吉則乃遂宿尸祝擯【注】祝爲擯者尸神象【疏】案特牲使宗人擯主人辭又有祝共傳命者士卑不嫌兩有與人君同此大夫尊下人君故闕之唯有祝擯而已

案左傳晉叔向稱范武子祝史陳信於鬼神魯叔孫昭子使祝宗祈死是大夫之家有祝明矣聘禮疏謂大夫本無祝官非是辨見前

祝設几於筵上【疏】按特牲云祝筵几鄭云使祝接神此使司宮者此大夫禮異於士故司宮設席祝設几大夫官多故使兩官共其事

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周禮曰大祝相尸禮【疏】大祝職云相尸禮注云延其

出入詔其坐作是也

皇尸命工祝【注】工官也

案詩楚茨工祝致告毛傳云善其事曰工

小祝設槃匜與簞巾於西階東【注】爲尸將盥

案小祝佐祝者據此則大夫之祝非一人矣周禮小祝職曰大祭祀沃尸盥疏云案少牢尸入廟門盥於槃其時小祝沃水

司馬

司馬大夫家臣爲司馬者如周禮家司馬之職

司馬刲羊【注】尚書傳曰羊屬火【疏】此尚書大傳文引之

者解司馬刲羊以其司馬火官還使刲羊羊屬火故也
案周禮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注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周禮都司馬王所置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鄭注都王子弟及三公采地攷左傳有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又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杜注馬正家司馬是大夫自以其家臣爲司馬也周禮司馬下有羊人祭祀割羊牲此司馬刲羊蓋兼其職

司士

司士贊者

司士擊豕【疏】案周禮鄭注司空奉豕司士乃司馬之屬官今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大夫又職職相兼司士兼其職可知

案周禮司士職曰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故此經擊豕升鼎實俎司士掌之

司士又升魚腊【注】司士又升副倅者【疏】謂是第三俎其司士與前文司士升豕者別知者以下經云司士三人升魚腊膚則此豕魚腊宜各一人云倅亦副之別名

案注云副倅卽謂司士贊者下文司士贊者二人與司士爲三故經又云司士三人也贊者其佐

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

雍人

雍正

雍府

雍人家臣主割亨者雍正雍人之長雍府其屬

雍人概鼎匕俎於雍爨【注】雍人掌割亨之事者【疏】周禮饔人職文

案雍與饔通鄭注周禮云饔割亨煎和之稱左傳季氏有饔人檀是大夫之家有饔人也

雍人陳鼎五【疏】案公食大夫云甸人陳鼎鄭注云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此大夫雍人陳鼎者周禮甸人掌其薪蒸與亨爨聯職相通是以諸侯無亨人故甸人陳鼎此大夫又無甸人故使饔人與亨人聯職故亨人云職外內饔之爨亨故使雍人也

案公食禮甸人陳鼎彼疏云少牢雍人陳鼎者以其無甸人官故雍人陳鼎也較此疏爲了截

雍人倫膚九實於一鼎

案周禮內饔職曰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外饔職曰掌外祭祀之割亨其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

之牲體魚腊
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
案下篇注云雍正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府其屬周禮凡官之長皆曰正雍正即雍人之長也又周禮內饔外饔下皆有府二人

廩人

廩人摡甑甗匕與敦於廩爨注廩人掌米入之藏者疏掌米入之藏者周禮地官廩人職文以其穀入倉人米入廩人故也

案敖氏繼公曰廩人與雍人對言則是掌爲饎者也

攷周禮廩人職祭祀共其接盛饎人掌凡祭祀共其盛鄭司農云饎人主炊官特牲曰主婦視饎爨此經廩人摡甑甗匕與敦於廩爨則廩人掌爲饎之事殆兼饎人之職與

司宮

司宮摡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於東堂下注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疏下文司宮筵神席於奧此又掌豆籩之等故鄭云攝官案內則鄭注云諸侯兼官者彼對天子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兼六卿此則大夫對諸侯諸侯具官大夫攝官也

案左傳序叔孫氏之難云司宮射之是大夫家臣有司宮也

又案注云大夫攝官者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孔子譏管氏官事不攝焉得儉此篇司馬刲羊兼羊人之職司士擊豕兼司空之職雍人陳鼎兼甸人之職廩人摡甑甗匕與敦兼饎人之職司宮又兼掌祭器皆足爲攝官之證

宰夫

宰夫以籩受嗇黍注宰夫掌飲食之事者疏此宰夫以籩受嗇大夫之禮特牲祝以籩受彼士禮與大夫異也

案楚茨詩注云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於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

案周禮宰夫職無受黍之文鄭楚茨注亦以此經推之敖氏繼公曰宰夫司士大夫之私人也

有司贊者

有司贊者取爵於篚以升

案凡事有專主之者謂之有司贊者則有司之助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注云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是其言贊之義

有司徹

有司

有司徹疏下大夫不儐尸餕訖云有司官徹饋注云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

案有司卽司馬司士宰夫之屬

宗人

宗人擯疏案少牢宿尸祝擯此宗人擯者以祝不與儐尸故使宗人爲擯也

見上篇

司馬

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

案司馬見上篇敖氏繼公曰此司馬當作司士字之誤也上下皆司士爲之此不宜使司馬且司馬唯主羊俎耳羞湆魚非其事也

雍人

雍正

雍府

見上篇

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注雍正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府其屬疏案周禮內饔職云掌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注云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此士(士字疑大夫之誤)之雍正所掌亦依之也

宰

主人降受宰几注周禮大宰掌贊玉几玉爵疏引大宰者證宰授主人几之義

案宰見上篇大夫之宰相家事亦如天子之有大宰

宰夫

宰夫贊者

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

宰夫自東房薦脯醢

宰夫執薦以從設於祭東

宰夫薦賁糗

案周禮宰夫職曰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注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

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

案宰夫贊者宰夫之屬義與有司贊者同

私人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於阼階上注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也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疏云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也者此對公士得君所命

者此乃大夫自謂請於君除其課役以補任爲之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者大夫尊近於君故居已之臣名爲私人云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者士卑不嫌近君故得名屬吏爲私臣也

案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亦此注不純臣之義士相見禮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注家臣稱私玉藻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臣於大夫者曰私人是也

又案喪服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又曰近臣君服斯服之矣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

也近臣閽寺之屬據此則大夫家臣有三等家宰邑宰爲貴臣餘皆衆臣閽寺之屬爲近臣也

司宮見上篇

司士

司士贊者見上篇

祝見上篇

案大夫家臣別有考附卷八末

儀禮釋官卷七

績溪胡匡衷樸齋著

侯國官制補考上

諸侯官制已亡儀禮止存什一今蒐輯諸經補所未備以見侯國設官之舊畧依周禮官名考之擇其近古者著於篇左傳官制別有春秋列國職官諸詳之茲不具錄焉

孤卿大夫士庶人在官者總考

周禮大宰之職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也謂衆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府史庶人在官者疏設其參者謂諸侯之國各立三卿傅其伍者謂三卿下各立五

大夫陳其殷者三卿下各陳士九人三九二十七置其輔者謂三卿下各設府史胥徒云參謂卿三人者案左氏傳杜泄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氏爲司空則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云伍謂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下二大夫一大夫一大夫爲司徒大夫一大夫爲大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主司寇事一大夫爲司空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人云殷衆也謂衆士者士稱殷與旅同並是衆義故鄭謂衆士也

案天子六卿諸侯之制半天子故卿止三人也若大夫則不止五人經云傅其伍蓋指副於卿者言之周

禮六官之屬卿止六人而中大夫不止小宰小司徒
等十二人是其明證士亦不止二十七人王制但就
上士言之其中士下士則無文也
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注始
見命爲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爲大夫疏云始見命
爲正吏者對府史胥徒非正吏云謂列國之士者謂公
侯伯爲列國與命公侯伯之士一命故鄭以列國之士
解之也云於子男爲大夫者典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也
再命受服注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疏云列國
之大夫再命者亦據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同再命而知

云於子男爲卿者亦據典命而言也
三命受位注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
四命受器注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
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
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
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
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注
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
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疏案昭二十三年左傳云叔
孫婼爲晉所執晉人使與邾大夫坐訟叔孫曰列國之

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命介子服回在是其事
也若然先鄭引魯之卿以證孤者孤亦得名卿故匠人
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幷六卿與三孤爲九卿亦得
名卿者以其命數同也魯是侯爵非上公亦得置孤者
魯爲州牧立孤與公同若然其孤則以卿爲之故叔孫
婼自比於孤也
案據周禮則諸侯惟上公大國得有孤一人春秋時
侯國置孤已僭晉以侯爵而有大師大傅二孤見文六年
傳尤非禮也
禮記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

五等注上大夫曰卿疏上大夫卿者見下文云下大夫
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
夫卽卿也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
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
上下耳上大夫卿亦兼孤故春秋陽處父爲大傅經云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孤亦稱公故鄉飲酒禮云公
三重是孤也殷以前大夫以上有爵故士冠禮云古者
生無爵死無謚謂士也周則士亦有爵故鄭注周制以
士爲爵是也
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疏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

稱元士其夏殷以上諸侯之士皆不命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
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
祿以是為差也【注】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
命於天子國君者【疏】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者則周
禮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
胥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官長謂冢宰
為天官之長司徒為地官之長自所命或若大府為府
藏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是也言所除者謂所命
之官除去其舊名稱周禮注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

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若子
男之士雖無命亦當命於國君也以其稱士故也
案庶人在官者注疏以為府史胥徒及工人賈人是
矣然古者有未得爵命之士謂之士旅食其祿與庶
人在官者等亦謂之庶人在官者見燕禮注周禮序官若
地官鄰長賈公彥云鄰長是不命之士為之之類不言爵者皆是也
王制云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
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孟子云
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此正爵也謂之命士
若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而未有命者則先
試之以官俟其任官然後以正爵命之所試之官則
如鄰長之類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凡天子下士之
官諸侯當使不命之士為之但無正爵則亦未得九
人以上之正祿故比諸府史以下庶人在官似兼不
命之士方為賅備府史胥徒自是每官之長所自辟
除士冠禮注可證賈公彥周禮疏謂若治官六十其
下府史皆大宰辟召非也又經云其祿以是為差謂
府食八人祿史食七人祿胥食六人祿徒食五人祿
是其差見燕禮疏案此云上農夫食九人下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又云諸侯之下
士祿食九人則府史之等自食八人以下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
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
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
卿祿【注】此班祿尊卑之差【疏】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
以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
故載師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田大夫以下位卑祿少
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為
節案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
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采地者
言之故鄭答臨碩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

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

案此言諸臣班祿之制與孟子畧同當是周初侯國之制大夫以上有采地者其祿取於采地卿大夫采地亦視國之大小爲節見下無則以公田所入之稅祿之士無采地其祿一受於公故周禮有司祿主班祿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國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韋注受[illegible]公田也[illegible]足證諸侯之士無地矣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注〕此諸侯使卿大夫覜聘並會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注〕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疏〕中士者謂次國之士下士者謂小國之士大國之士既分爲三分次國小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其上之三分

案大國次國小國皆有上中下士此特就上士二十七人之中更分爲上中下耳諸侯之中士下士其數未聞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注〕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疏〕此一節論夏家天子命諸侯之國卿大夫及士之數前既云夏官此亦夏禮卿大夫士數五等之國悉同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也夏之大國謂公與侯也殷周大國並公也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

則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案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上士二十七人者云上士者對府史之屬也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但公國長有四命孤一人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而鄭注再引王制以成彼義當恐周之人數與王制同也且曾子問是明當時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亦大夫大夫若五則知餘亦不異也且冢宰云施典於邦

國設其參傅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次國者夏則伯殷則侯周則侯伯也而卿大夫士之命及人之數與大國同但一卿其君自命爲異也小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案鄭注言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惟言二卿則似殷也鄭何以得知應三卿案前云小國又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

案此言三卿五大夫制與周禮合當是周因於夏之制大宰職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不言小國有異則小國亦三卿明矣鄉飲酒義云建國必立三卿是也

又案據周禮王制諸侯止三卿春秋時宋鄭皆有六卿晉有八卿其新上下軍未罷時且有十二卿（左傳成三年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比天子之卿猶倍之僭妄甚矣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注】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疏】經直云大國之卿及小國之卿不云次國故云不著次國之卿云以大國之下互明

之者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云此卿命則異者以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今經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既與小國連文知非直據小國下大夫一命者以經云大國下卿再命以次差之明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大夫皆同此夏殷制也案周禮云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

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爲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
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爲中下二等
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
同一命亦分爲二等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
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
國大夫雖同一命當皆分爲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
總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

案此言諸臣命數與周禮不同自是夏殷之制王制
雜陳前代之禮故所記不皆周制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
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
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
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
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疏】大國三卿皆
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
爲賤則祿不可等命於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
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
其君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

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也

案鄭志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
其後此篇言侯國班祿之制與孟子畧同當即依孟
子之文而爲之者也

【曾子問】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五官五大夫典事者
【疏】案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
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云五大夫以屬官大夫其數
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

案據此疏則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明矣周禮云傅其
伍王制云下大夫五人皆謂三卿下佐事者其餘大

夫尚多不止此也

【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注】適士上士
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

案諸侯官制已亾其見於經而可考者上公之國有
孤一人儀禮謂之公侯伯以下無之其餘五等之國皆卿三人大
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而已士有中士下士而其數
未聞士之下爲庶人在官者又有不命之士謂之士
旅食亦與庶人在官者等殷以前士無爵周則士亦
有爵其命數依周禮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
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

但子男之士雖不命於天子亦當命於國君故上士中士下士均謂之命士惟庶人在官者不命故孟子言班爵不及之其祿大夫以上取於采地士以下則受祿於公其大夫無采地者亦與士同此其考於經而可見者也

【左傳桓三年】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疏】周禮序官唯有中大夫無上大夫也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鄭元云上大夫曰卿則上大夫卽卿

也又無上大夫矣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爲上下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分大夫爲上下也

案春秋卿與大夫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卿爲上大夫大夫爲下大夫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是也此復就三卿之中分爲上中下又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故左傳有冢卿介卿亞卿之稱下大夫亦謂之亞旅牧誓傳云亞旅衆大夫其位次卿是也又謂之嬖大夫左傳昭元年云子晳上大夫汝嬖大夫是也周禮有中大夫無上大夫諸侯之上大夫卽卿亦無中大夫左傳僖十五年云晉侯許賂中大夫杜注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與周禮中大夫別也

【禮記雜記】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注】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疏】謂小國中下大夫也故鄭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云伯氏齊大夫是齊爲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其天子公卿大夫案小司徒職

注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然則大都公之采地方百里小都卿之采地方五十里家邑大夫采地方二十五里熊氏云以此推之公之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采地方五十里子男大都采地方二十五里以畿外地闊故公之大都與天子大都同也其中都采地無文其小都則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

案諸侯孤卿大夫之采地無明文可證唯此疏及方

記疏由周禮推之畧存其概此引熊氏云公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方五十里子男大都方二十五里中都無文小都一成之地方十里　今案公之采地當三等侯伯子男采地當二等公之孤方百里卿方五十里大夫方十里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方二十五里大夫方十里據周禮大國有孤如天子三公天子之公采地與卿異則大國之孤亦當與卿異侯伯子男無孤惟有卿大夫故采地當但分二等不必有中都也侯伯之卿采地與公之卿俱方五十里者以其命數同也子男之卿異於公侯伯者以子

男國小地狹故卿降而爲方二十五里大夫仍方十里不降者據孟子言班祿之制大小國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夫采地皆一成也又案天子地方千里大都方百里公地方五百里大都亦方百里不降者以天子大都所封有三公及致仕者又有王親子弟公大都唯孤而已公侯伯之卿采地亦與天子之卿同五十里者以諸侯止三卿故雖地狹亦足相容也

坊記家富不過百乘疏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百邑當依鄭志解疏誤辨見後直云唯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爲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天子之卿采地五十里而侯伯之卿反百里加於天子之卿一倍傎亦甚矣此疏所引皇氏之說俱未足据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又分侯伯之大夫爲二亦非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

方百里案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案鄭注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強臣尤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以爲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又以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

案疏引皇熊二家之說熊比皇爲勝左傳唯卿備百邑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者據小司徒四井爲邑言之

方里而井四井爲方二里其說自確百邑即方二十里之縣小國之卿采地也（言二十五里者據旁加而言）此免餘意主辭邑故據卿祿之少者言之自卿而上乃有百邑則大夫不得備百邑故惟一成方十里也周禮司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又云唯加田無國正諸凡云百乘者當據采地之外有加賜者言之（此云家富不過百乘是言加賜亦以百乘爲限非謂班祿之制卿采地有百乘也）如左傳曾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晉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是也杜預解百邑以爲一乘之邑百邑即百乘說無所據

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五大夫（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考

【禮記王制疏】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公羊傳襄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今襄公乃益司馬故云作三軍踰王制故譏之下卿即大夫也

【檀弓】夫子制於中都【注】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疏】崔靈恩云諸侯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者爲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

【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注】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令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疏】今此內則之篇既有飲食又有教令則經文當云命冢宰司徒兩官備言之今唯一云冢宰不兼言司徒者是司徒兼冢宰之事故云記者據諸侯而言之

【尚書牧誓】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傳】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

【酒誥】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於酒【傳】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

【梓材】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傳】

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

立政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傳 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

詩緜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 箋 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 疏 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

禮記曾子問 小宰升舉幣 注 此經是諸侯之制小宰諸侯大夫

案諸侯三卿其來已久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牧

誓及立政言文武未得天下以前制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至武王有天下立六卿而三卿遂定爲諸侯之制是以酒誥梓材俱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春秋時有可考者如襄十年傳云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二十五年傳子產入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昭四年傳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之證若五大夫則小宰見曾子問左傳宋有大司馬少司馬晉之士蔿爲大司空宋之邊卬爲大司徒言大則有小可知特諸侯三卿無大宰大司寇之官而楚與宋有少宰又有大宰宋有少司寇又有大司寇則東遷後所僭設不如古也

儀禮釋官卷七

仰元校字

儀禮釋官卷八

績溪胡匡衷樸齋著

侯國官制補考下

庖人

禮記祭統　天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胞者肉吏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疏　祭統云胞者肉吏之賤者胞即周禮庖人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有胞人師古曰胞人主掌宰割者胞與庖同故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韗人周禮韗人亡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此疏謂諸侯庖人非士說未的今不錄

案孟子言國君欲養君子曰庖人繼肉則諸侯有庖人明矣天子庖人中士諸侯當下士爲之凡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見燕禮注疏後可由此推之

獸人

左傳宣公十二年　獸人無乃不給於鮮

案周禮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其職云掌罟田獸

漁師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申蒯侍漁者注侍漁監取魚之官

國語魯語　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注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

案周禮有䱷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其職云掌以時䱷爲梁凡䱷者掌其政令此漁師蓋如天子䱷人之職也

醫

左傳僖公三十年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

成公十年　秦伯使醫緩爲之

案周禮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其職云掌醫之政令

府人

左傳哀公八年　司城疆爲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昭公十八年　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疏周官有大府內府外府玉府天府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府庫通言庫亦謂之府也諸侯國異政殊故府庫並言也

昭公二十五年　子家子反賜於府人

案春秋諸國有府人而無大府玉府內府外府之官則諸侯府人兼彼數職可知矣庫人周禮無之或其所添設也周禮大府爲府官之長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之府人當士爲之

寺人

詩秦風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疏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卽是內小臣之官也

案周禮寺人職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賈疏

云寺人奄人不掌男子而秦詩云欲見國君先令寺人者彼秦仲宣王命作大夫始大有車馬其官未備故寺人兼小臣是以寺人得掌男子然則秦詩所云蓋一時權宜之制其實寺人掌內人不傳君命故燕禮有小臣戒與者孔疏謂諸侯兼官寺人傳達君命是禮之常非也寺亦作侍鄭注周禮云寺之言侍蓋取親近侍御之義左傳又有侍人

內豎

禮記文王世子 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注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注豎掌通內外者

案周禮內豎倍寺人之數鄭注豎未冠者之官名

世婦

禮記曲禮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注貶於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

祭義 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疏世婦之吉者亦諸侯世婦

案周禮序官有九嬪世婦女御據曲禮則諸侯無九

嬪也

女史

詩靜女傳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疏周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

案據此則諸侯夫人亦有女史也

鄉遂官考

禮記內則 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

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注四閭爲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疏四閭爲族以下皆周禮地官文云皆有屬吏者閭之屬吏則有閭史也州之屬吏則有州史也州伯則州長也州府是州長之府藏

案內則所記多諸侯之禮周禮序官鄉大夫以下皆無府史胥徒此有閭史州史又有閭府州府或周禮闕也

鄉飲酒義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注

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

案鄉大夫見鄉飲酒禮州長見鄉射禮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依此注士爲州長黨正推之諸侯之州長當上士黨正當中士族師當下士若閭胥比長之屬則庶人在官也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諸侯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其族師以下雖無文亦當有此官也

左傳襄公九年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注鄉正鄉大夫疏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則以卿爲之長此傳云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鄉典之但其所職掌皆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爲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

國語齊語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注鄉長鄉大夫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於司徒退班於鄉吏以考其行

左傳襄公七年 叔仲昭伯爲隧正注隧正主役徒疏九年注云隧正官名五縣爲隧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

襄公九年 宋災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注隧正官名也五縣爲隧疏此隧正當天子之遂大夫故遂大夫職曰各掌其遂之政令遂人職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鄭司農云王國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者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郊外別之也

案諸侯大國三遂次國二遂小國一遂周禮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賈公彥云鄰長是不命之士僕

之孔疏以隧正當周禮之遂大夫又以爲當周禮之遂人諸侯兼官隧正或兼二職據晉叔仲昭伯爲隧正則諸侯亦使大夫爲之也魯叔仲氏世爲大夫

昭公四年山人取之縣人傳之注縣人遂屬疏周禮五縣爲遂是縣爲遂之屬也

案縣人疑如周禮縣正之官鄙師以下諸侯當亦有之但無文可證耳

成公十七年使帥甸攻而殺之注帥甸郊甸之帥疏周禮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帥甸者甸地之帥當是公邑之大夫也

襄公二十七年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疏前是[illegible]邑之長公邑稱大夫私邑則稱宰此言問其縣大夫問絳縣之大夫也絳非趙武私邑而云則其屬者蓋晉爲公邑置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

案周禮四處公邑皆有大夫治之故載師疏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又云遂人亦監焉諸侯之公邑亦使大夫治之但國卿分掌其地與周禮異也

封人

隱公元年穎考叔爲穎谷封人注封人典封疆者疏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

案周禮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牧人

詩邶靜女自牧歸荑傳牧田官也

禮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疏養獸者若周禮牧人也

案周禮牧人下士六人注牧人養牲於野田者

縣師

左傳襄公三十年以爲絳縣師注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疏周禮縣師上士二人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凡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天子之縣師掌此諸事則諸侯之縣師亦當然

師

儒

周禮大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疏諸侯變保言儒儒亦有道

德之稱也

案周禮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以次差之諸侯之師氏當下大夫保氏當上士也

門尹

國語周語門尹除門**注**門尹司門也

案左傳有門尹般門尹得又石乞尹門杜注云爲門尹是諸侯之司門謂之門尹也周禮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每門下士二人

虞人

禮記喪大記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注**虞人主林麓之官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注**虞人掌山澤之官（哀十四年傳以賜虞人注同）

案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澤虞掌國澤之政令據鄭注及杜注則諸侯似惟立虞人之官總主山林川澤而已周禮山虞澤虞皆中士則諸侯之虞人蓋下士爲之

迹人

左傳哀公十四年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注**主迹禽獸者**疏**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凡田獵者受令焉鄭注云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也

案周禮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廩人

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

案周禮廩人下大夫二人其職云掌九穀之數據少牢大夫有廩人則諸侯當亦有之國語云敵國賓至廩人獻餼是諸侯有廩人也

司服

禮記喪大記卷衣投於前司服受之**注**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

案士喪禮復者降衣於前受用篋注云人君則司服受之是諸侯有司服之官周禮司服中士二人

司墓

左傳昭公十二年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注**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疏**周禮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鄭之司墓亦當如彼

案周禮冢人掌王及諸臣之葬地墓大夫掌萬民之葬地所掌不同諸侯之司墓亦當與冢人别也冢人見士喪禮

樂官考

詩簡兮序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疏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疏伶官者樂官之總名周禮大司樂樂師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燕禮注云樂正於天子爲樂師也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

禮記文王世子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注四人皆樂官之屬也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疏云小樂正樂師也者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經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也周禮唯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

案樂正詳燕禮文王世子所記雖不皆文王爲世子時事然據其官名往往與儀禮燕射諸篇相合則文王以前爲諸侯之制亦畧存焉周公制禮别立天子之官而以文武未得天下以前之官制爲諸侯制如牧誓云司徒司馬司空後遂定爲諸侯之三卿此可證也詩簡兮日之方中在前上處鄭箋引周禮大胥職爲證是諸侯亦有大胥小胥之官也周禮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

喪大記復無林麓則狄人設階注狄人樂吏之賤者君喪狄人出壺

祭統翟者樂吏之賤者也注翟謂教羽舞者也疏云翟謂教羽舞者羽翟羽故詩邶風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即狄也古字通用

案周禮無狄人唯有籥師中士四人其職云掌教國子舞羽歛籥此注云翟謂教羽舞者然則諸侯之狄人豈即籥師與

卜筮官考

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

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注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

左傳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注卜楚邱魯掌卜大夫

案周禮掌卜之官有大卜卜師卜人諸侯似唯有卜人而已左傳多言卜人或單言卜唯楚稱卜尹又稱開卜則其國所自名也

又案周禮大卜下大夫二人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則掌卜者士耳故內則云卜士杜氏以爲大夫非也

僖公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注史蘇晉卜筮之史

案古者通謂掌文詞之官爲史兆卦皆有籀詞故掌卜筮者亦稱史左傳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知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尙有晉國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韋注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是也周禮筮人中士二人

定公元年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

案守龜杜氏無注國語老請守龜卜室之族韋注守龜卜人也周禮有龜人中士二人掌六龜之屬據韋注及玉藻云卜人定龜似諸侯別無龜人之官以卜人掌之而已

哀公十七年衛侯夢於北宮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注赦衛筮史

案周禮有大卜筮人又有占人下士八人掌占龜筮儀禮士喪禮占者三人在其南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卜人外別有占者此云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筮與占異人似諸侯亦當有占人之職也

占夢

左傳哀公十六年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

案周禮占夢中士二人其職云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巫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注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疏周禮女巫職云旱暵則舞雩此以爲旱欲焚之故知巫女巫也

成公十年召桑田巫

禮記檀弓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注巫主接神亦覬女

巫旱暵則舞雩

案周禮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男巫見士喪禮

火師

國語周語單子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火師監燎注火師司火

案單子身爲王朝卿士而云周之秩官有之則此篇所言官制當是周初侯國之制矣先儒云火師即司爟周禮司爟下士二人

候人

詩候人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　傳　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
疏　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

案國語云敵國賓至候人爲導是諸侯亦有候人之官主送迎賓客之事也

挈壺氏

詩東方未明序　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箋　挈壺氏掌漏刻者　疏　挈壺氏於天子爲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

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絜髮之絜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爲漏

狂夫瞿瞿　傳　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　疏　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爲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

案周禮雞人疏亦云諸侯兼官挈壺氏兼告期是諸侯有挈壺氏兼雞人之職也

旅賁氏

國語晉語　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　注　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

案周禮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國語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是諸侯有旅賁氏也

節服氏

周禮節服氏　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

案序官節服氏下士八人據其職云諸侯則四人是諸侯亦有節服氏也

御右官考

禮記檀弓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　注　凡車右勇力者爲之

左傳桓公三年　曲沃武公伐翼次於陘庭韓萬御戎梁宏爲右　注　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　疏　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故知御爲戎僕右是戎車之右也

桓公八年　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注　戎右車右也

成公十八年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　疏　周禮大御御官之長則有戎僕掌御戎車春秋征伐之世

以御戎爲重此御戎當是御之尊者
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注】乘馬御乘車之僕也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疏】周禮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杜言乘馬御乘車之僕則當彼齊僕也晉語謂之贊僕當時之官名耳程鄭爲乘馬御御之貴者

案周禮御有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右有戎右齊右道右春秋諸國之官可考見者惟有戎車之御謂之御戎其右謂之戎右而已乘車則惟晉有乘馬御餘無徵也周禮戎右中大夫戎僕亦中大夫諸

侯之御戎戎右當下大夫爲之

校人

【左傳成公十八年】弁糾御戎校正屬焉【注】校正主馬官【疏】校正當周禮校人校人掌王馬之政襄九年傳曰命校正出馬知是主馬之官也周禮校人不屬大御此蓋諸侯兼官或是悼公新法此傳所言諸官皆不得與周禮同也

【襄公九年】使皇鄖命校正出馬【注】校正主馬【疏】校正於周禮爲校人是司馬之屬官也

【哀公三年】校人乘馬【注】校人掌馬

案周禮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校人亦當不止一人校正蓋其長也

圉人

【禮記檀弓】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注】圉人掌養馬者【疏】左傳云牛有牧馬有圉

案周禮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圉師職云掌教圉人養馬圉人職云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春秋諸國唯有圉人無圉師或諸侯止立圉人之官也

士師

【論語】柳下惠爲士師【注】士師典獄之官【疏】士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爲官名鄭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爲典獄之官也

案周禮士師下大夫四人諸侯之士師當士爲之故孟子云柳下惠不卑小官也論語又云孟氏使陽膚爲士師諸侯三卿司空職兼司寇左傳云孟氏爲司空故士師屬焉此足證諸侯無大司寇之官以司空兼之而顧寧人謂左傳臧紇爲司寇亦小司寇之説可信也（左傳晉有理官衛有大士當亦士師之屬其官名蓋東遷後所變易）

隸人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隸人牧圉各瞻其事

昭公四年輿人納之隸人藏之注輿隸皆賤官

案周禮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其下有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司隸職曰掌五隸之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鄭注引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涅廁是隸人即司隸之屬諸侯不必有蠻隸以下之官然罪隸則亦有之左傳云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是可證也

條狼氏

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

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案周禮條狼氏下士爲之鄭注引論語執鞭之士以爲士之賤者據其職云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是諸侯亦有條狼氏之官也

行人

禮記檀弓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注行人官名也

左傳襄公四年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注行人通使之官疏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小行人掌使適四方協賓客之禮諸侯行人當亦通掌此事故爲通使之官也

國語周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注理吏也行理小行人

案周禮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春秋諸國皆有行人而不言大小則諸侯僅立行人之官通掌其事明矣國語注以行理爲小行人者據周禮小行人掌逆賓客言之其實行理與行人一也

匠師

禮記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注公輸若匠師疏以匠師主窆故鄉師云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是也

國語魯語嚴公丹桓公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注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也

案周禮鄉師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匠師主衆匠疏鄉師是司徒考匠師是司空考據禮記及國語則匠師之官諸侯亦有之周禮鄉師下大夫匠師與鄉師同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匠師蓋士爲之國語云匠師慶言於公而左傳襄公四年有匠慶謂季文子上距嚴公刻桓公桷之時已百有一年疑非一人也

輪人

禮記雜記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 注 輪人作車輪之官

案周禮考工記攻木之工有輪人

韗人

禮記祭統 煇者甲吏之賤者也 注 煇周禮作韗謂韗磔皮革之官也 疏 案周禮考工記韗人爲皋陶鄭云皋陶鼓木也言韗人之官掌作鼓木張皮兩頭鞔之以爲鼓是韗磔皮革之官

詩簡兮疏 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注云煇周禮作韗蓋

謂磔皮革之官周禮韗人爲鼓鮑人爲甲 案周禮函人爲甲 禮記是諸侯兼官故韗爲甲吏也

案考工記攻皮之工有韗人

玉人

左傳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 注 玉人能治玉者

案考工記刮摩之工有玉人

陶人

禮記喪大記 陶人出重鬲 疏 陶人作瓦器之官也

案考工記摶埴之工有陶人喪大記多記諸侯之禮是諸侯有陶人也

匠人

禮記雜記 匠人執羽葆御柩 疏 匠人工人也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

案考工記攻木之工有匠人

司里

左傳襄公九年 宋災使伯氏司里 注 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 疏 周禮里宰每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

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

國語周語 司里不授館 注 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火之初見期於司里 注 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司里授館 注 司里授客所當館火於卿也聘禮卿致館

晉語 公欲弛郤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 注 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

案司里韋杜釋以里宰孔穎達已辨之據國語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則司里當爲

司空之屬主營宮室者客館亦宮室之事故司里掌授之卿以幣致之聘禮云大夫帥至於館卿致館此司里當彼大夫也覲禮天子賜舍注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以此證之蓋知司里爲司空之屬也左傳使伯氏司里杜注伯氏宋大夫韋注云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卿則諸侯之司里以大夫爲之明矣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司里爲司空之屬故又掌授民居魯語文公欲弛郈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是也

水師

國語周語單子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水師監

濯注水師掌水監滌濯之事者

案此篇所言官制當是周初侯國之制說見前火師職司空主水水師當屬冬官此與上司里皆不見周禮其爲冬官之屬可知也

工正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注掌百工之官

襄公九年使皇鄖命工正出車注工正主車疏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巾車車僕職皆掌車乃爲宗伯之屬昭四年傳云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

昭公四年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注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疏工正雖不屬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也

案工正工官之長周人上輿一器工聚者車爲多故特主之其實工正總掌百工如月令工師之職月令命工師令百工注工師司空之屬官也又云命工師效工注工師工官之長也襄九年傳疏以爲司馬之屬非也

圬人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注圬人塗者

疏圬是塗之所用因謂泥牆壁之人爲圬人

舟虞

國語魯語叔向退名舟虞與司馬注舟虞掌舟

案月令有舟牧注云主舟之官此云舟虞蓋諸侯官名考工記云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舟虞亦冬官之屬也

附大夫家臣考

老室老即家相見士昏禮度車見聘禮史史筮卦者宗人宰有家

宰有邑宰祝亦日祝史小祝司馬司士又有司士贊者雍人其長謂之雍正其屬又有雍府

廩人司宫宰夫又有宰夫贊者見少牢饋食禮及有司徹

案以上俱詳儀禮篇內

閽人禮記檀弓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內也注閽人守門者是大夫之家有閽人也

寺人左傳宋公使寺人召司馬之寺人宜僚齊崔子使寺人御而出是大夫有寺人也

豎左傳穀陽豎獻飲於子反注穀陽子反內豎又叔孫穆子使牛為豎是大夫有豎也

司徒禮記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疏皇氏以為國之司徒非也熊氏以為獻子家臣為司徒故

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案據周禮有家司馬無家司徒恐大夫未必有司徒之官今存其說備參

賈正左傳臧會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疏賈正如周禮之賈師此郈邑市之賈正亦家臣也

工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使工為之誦茅鴟是大夫有樂工也

車　差車左傳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疏服虔云車車士此大夫之家主車者又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注差車主車之官

貳車國語魯語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

卿御　右左傳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疏若欒鍼子養御罕夷解張御郤克之類恒有定員事共卿御案晉侯伏甲攻趙盾其右提彌明知之會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是有卿御亦有卿右也

御騶左傳孟氏之御騶豐點疏騶是掌馬之官蓋兼掌御事謂之御騶

圉人左傳齊崔子使圉人駕又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是大夫有圉人也

家士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都司馬家司馬又有都士家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據諸侯之大夫有家宗人家司馬當亦有家士也

工師左傳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注工師掌工匠之官案此郈之工師亦家臣也

側室　貳宗左傳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疏卿之家臣其數多矣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為之貳宗與側室為例皆是官名

管庫之士禮記檀弓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注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

儀禮釋官卷八

許華能海校字

儀禮釋官卷九

績溪胡匡衷樸齋著

侯國職官表

天子六卿諸侯并爲三所以辨等威防冗濫然君國子民之事同則治教禮政刑事之典闕一不可也此表依周禮六官次第凡見於經而可信爲周初侯國之制者則書其官其疑而未能定者依次附錄其說若出後人之僭設者則闕而不錄分孤卿大夫士庶人在官者爲五格其官爵下周禮一等本鄭氏燕禮注推而列之燕禮注云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諸侯則上士後之言官制者將有覽焉

爵	注	宰	注
孤	諸侯惟上公之國有孤一人周禮曰公之孤四命儀禮孤亦稱公		
卿	諸侯之卿爲上大夫大國次國小國皆三卿周禮曰設其參鄉飲酒義曰建國必立三卿	宰	宰即冢宰諸侯無冢宰以司徒兼之鄭氏云諸侯謂司徒爲宰
大夫	大夫謂下大夫諸侯無中大夫周禮曰傳其位王制曰下大夫五人皆謂三卿下治事者其實大夫不止五人也	小宰	諸侯下大夫五人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冦小司空是也
士	士謂命士有上中下三等王制曰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之數未聞	宰夫	諸侯有宰夫有膳宰春秋時通謂膳宰爲宰夫記禮者遂誤說見大射儀
庶人在官者	庶人在官者謂不命之士及府史胥徒工人賈人之屬不命之士儀禮謂之士旅食	宰夫有司	周禮大宰小宰宰夫皆同官其下有府史胥徒此宰夫有司即宰夫下府史之屬左

爵			
孤			
卿			
大夫			
士	附錄案周禮有宮正掌宿衛諸侯宜以庶子兼之說見燕禮庶子職	膳宰　小膳宰 膳宰如周禮膳夫之職小膳宰其佐　庖人　雍人 周禮有內饔外饔之官諸侯以雍人兼之	獸人　漁師　醫
庶人在官者	傳之宰人疑亦此類	宰胥 宰胥即膳宰下府史胥徒也亦曰胥　旅人 旅人即雍人下府史胥徒也與少牢雍府同	甸人 如周禮甸師之職屬禮甸師下士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既不得爲士又非府史當使不命之士爲之從凡周禮下士之官放此　附錄案周禮有亨人掌共鼎鑊鄭氏云諸侯以甸人兼之

周禮醫師爲衆醫之長其屬有食醫疾醫瘍醫獸醫

司宮
如周禮宮人之職

府人
周禮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諸職諸侯可考見者惟有府人而已又有庫人見左傳

宮宰
如周禮內宰之職見公食禮

司宮士
司宮士蓋司宮下府史胥徒之屬

晉人
周禮有掌舍幕人掌次皆下士諸侯以晉人兼之

賈人
周禮大府玉府下皆有賈人在官知物賈者有賈人見聘禮

內小臣
內小臣奄人亦曰巷伯又謂之內官之士

閽人
刑人墨者使守門

寺人
寺亦作侍奄人

內豎
豎未冠者之官名

司徒
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是也崔氏云立司徒兼冢宰之事

小司徒

鄉大夫
春秋府稱鄉正又稱鄉長見左傳國語

州長
亦曰州伯

黨正
見卷八鄉遂官考

（附考）案周禮黨正下有族師閭胥比長諸侯宜亦有之

封人

鼓人

世婦

女史
女奴曉書者
案內小臣至女史皆內官非士故附列於此

州府

州史
見卷八鄉遂官考

閭府

閭史
見卷八鄉遂官考

（附考）周禮地官有舞師下士二人左傳宋以桑林享晉侯舞師題以旌夏杜注師樂師案周禮舞師掌教野舞

不知賓客饗食之事左傳之舞師疑即春官旄師之類與周禮名同實異

敎人

師氏
周禮大宰職師以賢得民鄭氏云師諸侯師氏

縣師

保氏
周禮大宰職儒以道得民鄭氏云儒諸侯保氏

附 案周禮市官有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泉府諸職春秋時宋鄭衛皆有褚師杜氏云市官或諸侯之官與天子異名與

門尹
如周禮司門之職

關尹

附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臧會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孔疏云賈正如周禮之賈師

關人

關人之長如周禮司關之職

周禮司關上士二人每關下士二人此關人謂每關關人

隧正
隧正兼周禮遂人遂大夫之職見卷八鄉遂官考

附 案周禮有掌節上士二人其職云掌守邦節而辨其用書康誥云越小臣諸節傳以爲諸有符節之吏疑即周禮掌節也

縣人
如周禮縣正之職見卷八鄉遂官考

附 案周禮縣正下有鄙師酇長里宰鄰長諸職諸侯宜亦有之又案諸侯鄉遂之外亦有公邑使大夫治之謂之縣大夫見卷八鄉遂官考

虞人

迹人

廩人

附 案周禮有饎人奄二人鄭司農云主炊官其職云共王及后之六食左傳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

之疑儀人即周禮[illegible]人之官諸侯與天子異名也

諸侯無宗伯以司馬兼之

諸侯無小宗伯敖氏云小司馬兼宗伯之事

宗人 諸侯掌禮之官惟有宗人亦曰大宗

宗有司 國語有宗有司蓋宗人下府史之屬

闕 案周禮有肆人下士一人其職云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諸侯以[illegible]氏兼之

司服

闕 案周禮有司几筵下士二人鄭氏云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

家人 掌公墓之地見士喪禮

司墓 如周禮墓大夫之職掌凡邦墓之地域

大樂正 如周禮大司樂之職

小樂正 如周禮樂師之職

大胥 見卷八樂官考

小胥 見卷八樂官考

大師

少師

瞽矇

大師少師樂工之長

儀禮謂之工 鄭氏云瞽矇也周禮瞽矇有上瞽中瞽下瞽又其下有眡瞭賈疏謂諸侯無眡瞭非也

磬人 如周禮磬師

鍾人 如周禮鍾師

笙 如周禮笙師

鎛人 如周禮鎛師

籥師

籥師丞 文王世子云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孔疏云周禮惟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見卷八樂官考

狄人 狄與翟古字通鄭氏云翟謂教羽舞者案周禮無狄人疑即籥師之屬見卷八樂官考

儀禮釋官卷九 表 九

卜人

周禮掌卜之官有大卜卜師卜人諸侯惟有卜人而已亦曰卜士見卷八卜筮官考

案周禮有龜人掌六龜之屬諸侯以下人兼之故又謂卜人爲守龜見卷八卜筮官考

案周禮有占人下士八人其職掌占龜以八簭諸侯官亦有之說見士喪禮及卷八卜筮官考

筮人

亦曰筮史見卷八卜筮官考

占夢

大祝

亦曰祝史

小祝

見士喪禮祝史條

喪祝

案周禮有喪祝上士二人諸侯亦有之又有夏祝商祝但稱祝者見士喪禮

巫

儀禮釋官卷九 表 十

內史

亦曰右史

案周禮有司巫其職云掌群巫之政令又有男巫女巫諸侯亦皆有之

大史

亦曰左史

小史

外史

見聘禮內史職

巾車

案周禮有典路其職云掌王及后之五路詩魏風云殊異乎公路公路疑卽典路之官孔穎達以爲巾車非也

又案周禮有車僕諸侯疑以巾車兼之說見大射巾車職

工人

案周禮巾車下有工人國語云敵國賓至工人展車疑卽此

家宗人

周禮卿大夫有家宗人諸侯之大夫亦有

司馬 諸侯司馬兼宗伯之事

小司馬 諸侯小司馬兼小宗伯之事

軍司馬 案周禮有軍司馬[illegible]司馬行司馬本傳晉有中軍司馬上軍司馬是諸侯亦有之儀禮大射之司馬正司馬師疑即以軍司馬為之

之見鄉射[illegible]

量人

火師 [illegible]周禮[illegible]之職

[illegible] 案周禮有[illegible]中士

[illegible]人其職[illegible]云[illegible]寺[illegible]在左傳晉人使[illegible]

侯人 疑即[illegible]也

射人 儀禮大射儀有司射大射正小射正皆射人為之

司士

挈壺氏 [illegible]之職

服不氏

庶子 如周禮諸子之職亦謂之公族

[illegible] 案周禮有司右其職掌羣右之政令左傳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孔疏云司士蓋周禮司右之類

旅賁氏

節服氏

小臣 儀禮有小臣正小臣師

僕人正

僕人師 案周禮有大僕小臣祭僕御僕皆有官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僕人蓋如周禮御僕之職正其長也師其佐也

僕人士 士謂府史之[illegible]

隸僕人 如周禮隸僕之職

矢人 疑如周禮司弓矢之職

弓人 疑如周禮[illegible]人之職

第 〇〇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8 版 反內

戎右

案周禮有戎右齊右道右諸侯可考見者惟有戎右而已見卷八御右官考

御戎

案周禮有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皆掌馭車之官此御戎當彼戎僕也又左傳晉有乘馬御孔疏以爲當周禮齊僕見卷八御右官考

校人

左傳有校正主校人之長

案周禮有趣馬下士其職掌[illegible]之類左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孔疏以騶爲主駕之官也周禮趣馬下鄭注命彼倌人是言趣馬毛傳云倌人主駕者是亦知騶爲之官或諸侯各異其名也

廋人

見[illegible]廋人章

圉人

家司馬

諸侯無大司寇之官以司空兼之

小司寇

士師

案周禮有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其職掌野之獄左傳鄭災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杜注以爲縣士是諸侯亦有之

案周禮有訝士中士八人其職主送逆賓客諸侯疑亦有之訝見聘禮訝職

周禮有[illegible]大夫有[illegible]爲諸侯之大夫亦有之見少牢禮

行人

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官諸侯惟有行人而已亦曰行理

訝

聘禮疏訝諸侯亦有掌訝之官

隸人

周禮司隸掌五隸之灋其下有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此隸人即司隸之屬

條狼氏

司空 諸侯司空兼司寇之事

小司空

匠師

家士 周禮有家士治家之獄訟諸侯宜亦有之見卷八大夫家臣考

輪人

輈人 詩疏云諸侯輈人兼鮑人

玉人

陶人

司里

水師

工正 案左傳諸國皆有工正杜氏云掌百工之官

又案水師工正俱非工人但爵無可考附列於此

梓人

匠人

（圖）案周禮考工記三十工有弓人爲弓矢人爲矢儀禮有弓人矢人其職主射時授受弓矢如夏官司弓矢繕人之職與考工之弓人矢人別也

工人士 儀禮大射有工人士鄭氏云司空之屬今案工人士當即工正以下之官

瓬人

舟虞 案自司里至舟虞六職雖不見周禮而可備爲司空之屬今並採入以存侯國之制兼可補周官之缺焉

儀禮釋官卷九

張瑞符 葉光龍 校字

乾隆戊申新鐫

嘉定王光祿先生鑒定

儀禮正譌

羣經正譌、
全書嗣刻

肅齋家塾藏板

儀禮經注疏正譌序

漢書藝文志于禮首列古[illegible]十[illegible]卷又列經十七篇古經與十七篇文相似而多三十九篇蓋以一篇爲一卷也十七篇者高堂生所傳漢人謂之今禮卽今之儀禮也後漢北海鄭氏康成本傳今文學又兼采古文爲之注古文所多三十九篇絕無師說康成不注遂無傳焉惟鄭所注十七篇由魏晉迄唐初賈公彥據黃慶李孟悊之疏爲之正義始得昭然大顯于天下吁諸經中僅存而殘缺多者蓋莫此爲甚矣乃自唐貞觀而降學者率尙詞章于儀禮一經每苦難讀至宋熙寧中王安石始議罷之不立學官而道學諸公又喜談德性于制度文爲一切置之不論遂使十七篇傳寫鏤刻之本譌文脫字較他經尤甚雖張氏淳楊氏復敖氏繼公類能究心于

此而亦殊多踳駁不純沿至明神宗時監本
誤脫益不可問矣
本朝以實學造士于是經術大昌崑山顧氏
絳著九經誤字考校正十七篇經文凡若干
條佗若濟陽張爾岐之句讀山陰馬駉之易
讀校正經及注凡若干條然猶未免有漏略
者吳江沈彤之小疏則惟校冠昏喪三篇餘
皆未暇及且疏者所以解經及注也而此數

家者皆未詳校及此猶或不無遺憾焉吾鄉
金子名曰追號璞園研究實學好古而具深
識其于九經正義旁及孝經論語孟子爾雅
精心讐校並有成書統名曰十三經注疏正
譌就中儀禮正譌十七卷尤為完備以視諸
家所得不啻增而數倍之其有功于經豈淺
鮮哉且夫讀書之道當求其實欲求其實必
自精校始不校者必不能讀不校不讀而動

輒篤浮詞騁詭辨坐長虛偽甚無謂也周禮
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云古曰名今曰
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賈疏云正
其名字使四方知而讀之也可見古人讀書
必先校正文字聖人特設專官以董之故論
語夫子與子路論政必也正名皇侃疏引鄭
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
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于策孔子見時敎

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禮記學記云比年
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鄭注云離經斷
句絕也由此觀之校書冊正文字析章句乃
事之最急者可不務乎自唐中世下至明季
治經能務實者絕少其人若顧氏張氏馬氏
沈氏可謂務實矣其書已鏤板傳播于世矣
佗姑未暇具論即以顧氏所校經之正文與
璞園所校參觀之如士昏禮一篇主人至荅

拜節主人拂几授挍挍當改校餕于至皆蓋節葅醢四豆葅當改菹女從至其後節被纇黼纇當改纇席于北牖下節牖當改墉命之至宗事節命之辭曰辭字衍此五條皆顧氏之所未及而璞園得之其佗可知矣然則雖謂自鄭賈以後讐勘此經者璞園為首庸奚不可耶曩者丁酉秋璞園曾以此編質予明年戊戌夏卅卅題數行而歸之意未盡也越

四年璞園卒覩予之歎惘乎有餘悲焉張子式慎字德華吾鄉名士也夙昔受經于璞園既補諸生學使者按試輒列前茅文譽日鶱起乃謀刻其師之遺書復奉以就正于予予年衰目眊嘉德華嗜學能成其師之美輟數日功復為審覈一周會吾門有費生士璣亦篤志窮經適館于予家因相與商訂又改補十餘事而今而後此經其可以毫髮無遺憾

矣哉刻既竣予遂詳序其緣起如此
乾隆五十有二年歲次丁未孟冬之月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光祿卿前史官王鳴盛西莊氏題于金閶門外洞涇艸堂時年六十有六

儀禮正譌序

儀禮經注疏正譌後序

璞園先師潛心經術而不欲以高睨大談別樹赤幟惟實事求是熟讀而詳校之欲作十三經注疏正譌先託始于儀禮因儀禮自初唐人作疏之後遂爲孤學元宗開元中命衛包以改字盡趨于俗謬文宗開成間命鄭覃以刻石轉益其殽舛迨至宋元明彙刻十三經俗謬殽舛彌甚儀禮則并經之正文且多脫誤而注文疏文不待言矣大約居今日而言經學其義訓易書左傳爲急以漢學已佚也其文字儀禮爲急以闕誤尤甚也先師有見于此故于此首從事焉厥後徧校羣經略皆卒業而用力之精密仍未有過于儀禮者先師既沒式愼奉遺藁敬謹弆藏毋敢失墜分命小胥謄寫副墨儀禮則手錄之勒成全帙嗚呼師之沒于今六年矣追維昔日下榻

寒齋式愼偕昆季輩親侍左右負劍辟咡之餘所得于口講指畫者甚備今者訓言在耳音塵遼邈車過腹痛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幸而遺書在篋實有可傳儻不謀付剞劂以壽世徒藉管城子楮記室猝致散逸何以慰先師于地下哉方今通經學古惟有光祿王先生爲士林所共推重式愼爰舉以商之先生先生曰子欲刻子師之書甚善顧璞園用力于儀禮最密子盍以是先之乎式愼曰唯唯先生既加鑒定又覆視補正數事殺青斯竟遂登諸棗木噫吾師爲高才生食廩餼甚久屢蹋省闈不見取僅需次貢入辟雍又以家貧未克赴上舍平居淡靜耑治經業未及中壽旋齎志以終予小子聊以鉛槧之役蘄無負師志行且盡刻羣經俾海内得見全豹庶幾師志可以大慰也夫

丁未孟冬月朔同里受業門人張式慎德華
氏再拜頓首謹識

儀禮經注疏正譌例言

嘉定金曰追著　受業張式慎校

一十三經注疏自五季以還漸次板刻輾轉傳訛亥豕非一儀禮一經以昌黎大儒猶苦難讀今世學者束之高閣久矣其中譌脫較甚他經故校讐之役托始于此

一自戊子後即從事于注疏全書每讀一經有疑誤處隨條輙錄故爾雅毛詩禮記孝經論語孟子校十之七八左傳尚書校十之四五周禮周易公羊穀梁校十之二三皆未能徧考舊本唯儀禮一經得專據朱子通解爲主而又附之以楊氏圖敖氏說元陳鳳梧明鍾人傑兩鄭注本于近賢中又參以吳江沈氏山陰馬氏諸說故視他經差可依據茲特先脫稿本就正博雅

一注疏本之流傳于世者有五一宋刻一元

刻附注釋文本一萬歷北監重刻本一毛氏汲古閣本一建本經生家大都以前明監刻爲主元板一部其中已多有明補刻然次第行列一仍宋舊故好古者往往珍之如宋板焉其實宋板注疏余求之數年未嘗覔得一種而儀禮則并元板亦未見焉故此錄專以通解爲主若建本及毛氏本皆承監刻之舊而其誤更多讀經疏者

當先考之萬歷監本然後更訂建本毛本之譌

一錄中經注疏並校若但標其脫譌之句而不載明某經某處則檢對殊難若全載經文則浩繁無旣茲特仿唐宋正義舊例于每節經文僅標起止各二字（今所刻經疏本雖割附經注然尚仍舊貫標明起止）而以所校經注疏著明于下庶不爲覆閱者病焉

一凡經文有脫譌則頂格書一經字而旁注異同脫誤然後列經文于下注則于次行低一格標一注字疏則于又次行低兩格標一疏字而旁注異同脫誤然後列注文疏文于下至于辨譌之語則不論經注疏皆低三格寫以便識別

一諸經疏除禮記疏南宋刻脫譌已多及孟子疏全脫趙岐章指外其間譌脫不過一

字一句之微若儀禮脫誤甚有經文全脫一節如士昏禮壻授綏以下十四字者注疏一連脫幾節如大射儀賓在右相飲之位以下脫注六節共七十字賓位在左以下脫疏三節共八十六字者若不得通解校補則儀禮經注舊本幾何不與戴記孔疏孟子趙注同病耶

一諸經旣有脫句脫字譌字有衍文亦不過

一二字獨儀禮既夕篇則經與注並誤衍一節非此經而誤爲此經非此注而誤爲此注賴有開成石經鍾氏舊本更參以小戴禮喪大記文遂得著明相沿通解之譌特與校正塗乙庶爲讀儀禮者一挹西山朝爽

一是錄標題有脫文脫句脫字異文異句異字誤句誤字衍文衍字誤倒等名色類皆先書舊本正文而附辨今本謬誤于後

儀禮正譌例言

儀禮經注疏正譌目錄

嘉定金曰追著　受業張式慎校

卷一

士冠禮

卷二

士昏禮

卷三

士相見禮

卷四

鄉飲酒禮

卷五

鄉射禮

卷六

燕禮

卷七

大射儀今本脫儀字

卷八
聘禮
卷九
公食大夫禮
卷十
覲禮
卷十一
喪服經傳今本無經傳二字
卷十二
士喪禮
卷十三
既夕禮今本脫禮字
卷十四
士虞禮
卷十五
特牲饋食禮

卷十六
少牢饋食禮
卷十七
有司今作有司徹

儀禮正譌目錄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一

嘉定金曰追著　受業張[illegible]校

士冠禮第一

鄭目錄句讀主人元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句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

以諸侯絕句故通解外注曰言主人元冠朝服則是仕于諸侯而爲士者若天子之士則其朝服當用皮弁素積不得言元冠朝服也鄭本文如此今見義疏義而釋文乃以天子二字加于諸侯之上則舛謬而無文理矣温本亦誤今定從疏　追案今本遵用朱子所定

疏脫字　大戴戴德小戴戴聖與劉向爲別錄

今本大戴下戴聖上脫戴德小戴四

字依通解校補

士冠至廟門

疏脫文　著草之靈者易說卦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是也

此十九字舊在疏文故知筮以著也下今本脫依通解補

主人至西面

注脫字　筮必朝服者

服下脫者字據疏出注語及楊圖補

又誤字　革帶博二寸

二誤三　追按鄭此注本玉藻彼文正作二且士大帶廣二寸則革帶二寸可知通解及楊圖敖說並作二寸今依改正

疏脫字衍字　既云素韠

今本云上脫既字韠下衍者字依通

解改

又脫字此筮不服此服乃服朝服

不服上脫此筮二字並依通解校補

正

又脫文云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

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

服以日視朝者

朝下者上脫諸侯以下十七字今據

上下文義補之

又誤字證此元冠朝服而筮者

冠誤作冕

又誤字若云天子用元冕諸侯用皮弁

下用字誤作同並依通解改

有司至北上

注羨字所自辟除府史以下

句末監本有也字明錢塘鍾氏本無

也字按疏及楊圖同

又誤字今時卒史及假吏皆是也

卒吏通解引疏作卒史沈彤曰按漢

書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黃霸傳

補左馮翊卒史儒林傳置五經百石

卒史皆作史當據改正

布席至西面

疏疑字此所布之席擬卜筮之事

疑當作擬燕禮膳宰具官饌疏云擬

燕其例也

筮人至主人

注羨字筮人有司主三易者櫝藏筴之器

監本者下器下並羨也字今依疏文

及楊圖敖說正之

疏脫字遂述命乃釋櫝立筮

今本乃上脫遂述命三字乃下脫釋

犢二字當依少牢元文及通解補

又脫文筴卽蓍也曲禮曰筴爲筮是也

此十二字舊在疏文據筮時之事下

今本脫依通解補

又脫文彼卿大夫禮有述命此士禮略故

不述命耳

此十七字舊在疏文但筮法不殊句

但字之下今本脫依通解補

筮人許諾 至 在左

注衍字有司主畫地識爻者

者下監本衍也字據疏及楊圖校

疏誤衍字主爲筮人而言

主下誤衍人字當乙之

宗人告事畢

注衍字宗人有司主禮者

者下衍也字今依疏及敖說鍾本乙

之

前期 至 之儀

疏脫字爲加冠之正賓也

賓上脫正字據通解補

夙興 至 洗東

疏誤倒夏屋今之門廡也漢之門廡兩下

爲之

也字通解本在漢時門廡上與檀弓

注合當依改正

又誤字文不具也

疏末文不具也文誤是依通解改

爵弁 至 韎韐

注衍字冠弁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

耳

冠弁下今本誤衍者字依疏登注文

乙之

疏脫字績麻三十升布衣之
布下脫衣之二字據通解補正
皮弁至素韠
疏誤字皮弁至三王不變
皮弁今本誤布弁依通解改
元端至爵韠
疏脫字誤字若然則大夫之元端素韠則當
爲素裳乃與朝服不異者禮窮則同也

今本作若然大夫素裳則與朝服云
云若然下脫則字大夫下脫之元端
素韠則當爲入字乃字誤則字並依
通解校正
緇布至同篋
注脫字屈組以爲紘
今本脫以字據下加皮弁節疏所引
則爲上當有以字

疏脫字云結項中者
今本脫中字依通解補
側尊至南上
注誤字勺尊斗
斗今諸本並誤作升按疏謂少牢罍
水有枓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斗對
彼是罍枓所以斟水則此爲尊枓斟
酒者也是注升本作斗後魏以來字

多別體升斗字幾不辨故致誤如此
當據少牢及疏文改正
爵弁至東面
疏脫字在廟中有之以亢圭反爵之屬
亢下脫圭字當依通解補
將冠至南面
注誤字玉藻曰童子之節也
節今本誤飾當依玉藻元文及敖說

楊圖鍾氏諸本改正又按王藻合孔
疏以禮節解之則非飾明矣
賓如至之外
注衍字外門大門
大門下外字誤衍敖氏集說引此注
無下外字從之
贊者至南端
疏誤字不言纓紘等四物文略

今本文誤大依通解校
贊者至面葉
注誤衍字洗盥而洗爵
今本爵下誤衍者字按疏兩疊注語
前有者字疊注例也後無者字注本
無也若有之則不辭矣傳寫者因疊
前注而譌當改乙之
疏脫字此與昏禮禮賓皆云而葉者 昏

禮禮賓亦主人尊不入房
兩昏禮下皆當疊出一禮字言昏禮
之禮賓也補之方足
請醴至就次
注脫二句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
此二句九字通解集說及鍾氏本並
有在注文此醴當作禮之下監本脫
去今依補正疏不之釋疑亦有漏脫

又誤字以帷幕簟席爲之
以今誤必依通解集說改正又按聘
禮記云次以帷注語本此
疏脫字按聘禮記云
脫聘字據通解補
冠者至如之
疏脫句字亦如之者言贊者先拜而冠者
荅之也

監本脫亦如之者四字依通解補敖
本亦有亦如之者四字又冠者上有
而字
乃醴至之醴
注誤醴賓不用栖者
醴賓今本誤賓醴依通解及鍾本正
之
又脫三句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

注重醴下脫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
醴十字據內則元文及敖集說本增
定其通解鍾本又于重醴下誤衍清
糟二字亦誤也蓋疏括注語本曰云
重醴至清糟者不知何時脫去至字
遂使傳寫者反據疏中重醴清糟四
字轉抹去注中稻醴以下十字眞可
嘆也

主人至儷皮
疏誤字彼九獻之間皆有幣
獻監本誤酬依通解改
洗有至南順
疏脫句故洗亦在房
此五字通解本在疏文醴之尊在房
句下監本脫
徹薦至不徹
疏誤字卒設於席前也

卒今誤啐依通解改
加皮至如初
疏脫文一醮徹脯醢為辟再醮之脯醢至
再醮不言徹脯醢者以三醮上唯加俎
不加籩豆故不徹薦直徹爵而已祝辭
三醮不言嘉薦直言籩豆是明文也
此五十七字舊在疏文示新也下監

本脫依通解補
加爵至于母
疏脫字若然乾肉與脯修別言之若今梁
州烏翅者
今本脫別言下之字烏翅下者字
又誤字則節折爲二十一體
折今誤析並依通解校
若殺至扃鼏

疏脫句載在後升在前
今本脫升在前三字依通解補
再醮至栗脯
注誤字螔蝓醢
監本螔誤[illegible]今依釋文及諸本正之
兄弟至之慶
注誤字耇凍棃也
棃監本誤黎依通解及諸本校正疏

誤同
疏脫文黃髮白而復黃也
疏首爾雅云上脫此七字依通解補
之
拜受至不忘
注脫文休美也
不忘上監本脫休美也此三字當依
通解及鍾本補之

永受至所當
疏脫句幼名冠字
監本疏引檀弓五十以伯仲句上誤
脫此四字今依通解補之
素積至博寸
疏脫字魁卽蜃蛤一物也蜃爲炭灰用之
今本脫也蜃爲炭灰用之七字依通
解補之

不屨繐屨

疏（脫字）則繐衰四升半不灰治可知

監本脫繐衰二字依通解補

始冠　至　可也

注（脫字）太古質蓋亦無飾

監本脫蓋亦二字通解及鍾氏本並有之今據校補疏疊注語亦有此二字脫文無疑

適子　至　加有成也

注（脫十五字）一節二　醮夏殷之禮每加於阼階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

三加　至　志也

注（脫二十字）一節　彌猶益也冠服後加益尊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

追按以上二節鄭注今本已脫茲據明鍾人傑本補正

冠而　至　名也

注（脫字）故敬之也今文無之

監本脫也今文無之五字以鍾本校補

委貌　至　道也

注（誤衍字）或謂委貌爲元冠

鍾氏本無此七字疏標起止云註委猶至之聞則原注本無此七字可知

又按篇首云元冠委貌也語意明決不應此處反作疑詞蓋此七字乃鄭注郊特牲文因通解移第于此故傳寫者不察而誤衍於此耳茲據鍾本校乙之

周弁　至　夏收

注（誤衍字）齋所服而祭也

此六字鍾本亦無亦鄭注郊特牲文

而通解移入者傳寫者不知而誤仍
耳追按郊特牲疏全引此兩節注文
而無或謂委貌爲元冠及齋所服而
祭也二句尤可証
又脫字其制之異亦未聞
鍾本及疏出注語並有亦字監本脫
按郊特牲孔疏引此注亦有亦字當
補正

公侯至造也
注異字簒殺所由生
殺今作弒義得兩通然釋文通解及
舊本皆作殺則從殺爲正
又異字衍字民猶得同姓以殺其君
殺今作弒陳鳳梧鍾人傑本皆作殺
此注必因今坊記而誤耳然今坊記
亦誤陸氏釋文於坊記亦作殺音弒
可見又按監本君下衍者字通解無
之坊記本文正同通解今據校乙定
爲衍文

正譌卷一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二

嘉定金日追著　受業張式[illegible]

士昏禮第二

昏禮至用鴈

注誤倒又衍字 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二句疏文及楊圖鍾本並在納其采擇之禮句下今本誤倒在皆所以養廉恥句下且句首衍納采而三字今依諸本校正庶得合言之序

主人至右几

注脫字 故受其禮於禰廟也

今本脫也字依陳鳳梧鍾人傑本補

疏脫字 云尸西者尊處者

監本脫尊處者三字

主人至答拜

經誤字 主人拂几授校

校石經釋文及舊本並從木作校今從扌作挍誤校爲几足當從木不當從扌也

贄者至于房

注異字 待主人梧授

梧授今本作迎受此依陸德明釋文校按聘禮賓進訝授几于筵前注古文訝爲梧公食大夫禮從者訝受皮注今文曰梧受旣夕禮若無器則梧受之蓋梧與訝古本同音而古今文又無適從故鄭叠出其文以廣異耳疑此注本作梧傳寫作訝後人又以迎訝同義遂更轉而爲迎也

賓卽至人辭

疏誤衍文 此云奠于薦東升席奠之疏文十字因上文而誤衍者依通解

校乙之
請期至徵禮
疏誤字及禮賓送迎之事
賓今誤實
期初至扃鼏
疏羙字若生人則與此異
若下誤羙乎字依通解校乙
餕于至皆蓋

經誤字菹醢四豆
菹今誤葅依唐石經改
主人至前馬
注誤字乘貳車從行者也
今本貳誤二依通解正之疏文同
又異字使徒役持炬火
徒今誤從茲據楊圖敖說及鍾本校
疏誤字以為攝盛　革上又有漆飾

以誤一又誤文並依通解校
女從至其後
經誤字被纚
纚石經釋文並從匕今從止誤
注脫字詩云諸娣從之
詩下今脫云字依鍾本校補
疏誤字則大夫以上刺之不別被之矣
上今作下按文依通解改正

婦乘至者代
疏脫字不直云制如朝衣
直上脫不字今按文補之
贊爾至舉也
注誤字因用者謂啜湆咂醬
今本啜湆上有用口字咂醬上有用
指字明錢塘鍾氏本無之按公食大
夫疏引此注亦無此四字沈冠雲謂

鄉云以湇醬故注以用訓其字而以
啜所解其義若云用口用指則似所
用者在口指而不在湇醬矣此四字
葢寫者因疏文而誤入也
卒爵皆拜
注誤衍婦拜見上篇見母章此篇婦見奠菜
一章及內則女拜尙右手下
楊圖鍾本並無此二十五字按此例

鄭注所無疏亦不舉其文無者是也
葢此因通解而誤通解圈外自注有
此例傳寫者不知而誤作鄭注耳又
按今本右手下脫下字則更不辭矣
主人至復位
疏衍字脫字案下文云主人說服于房則此
時亦向東房矣
今本于房下衍矣字東房上脫向字

依通解校正
主人至授巾
經誤字婦說服于室御受
受今誤授據唐石經改
注脫字今文說皆作稅
鍾氏本有皆字今本脫按經兩說服
有皆者是
御衽至北止

注異字吾將見良人之所之
舊本作見今本作覸疏引孟子作覸
舉鄭注作見又以覸義爲見而解鄭
之改字則作見是也按釋文覸見並
存則當時原有此兩本特賈所從者
爲見字本耳今本作覸與疏不合
夙興至俟見
疏誤字案內則云

案今誤兼
特豚至女禮
注脫字衍字今文竝作併
今本竝上脫今文二字依通解及諸
本校補竝下諸本皆誤衍一當字
席于至墉下
經誤字席于北墉下
墉今誤牖依唐石經及通解鍾本校

正
注脫句墉牆也
三字在注文室中上依通解及鍾本
校補
婦餕至奠之
注脫字奠之
注奠于篚上舊有此二字今本脫據
通解及鍾本補之

婦徹至之錯
注羨字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之媵
從下今本羨之字依通解及鍾本乙
之
舅姑至奠酬
疏脫字注云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
醢
今本獻下脫爵依通解校補

又脫文以鄉飲酒之禮約之席在室戶外
西舅酌酒于阼階獻婦婦西階上受飲
畢又酢舅乃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
姑姑受爵奠于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
此五十八字通解引疏在云燕則更
使人舉爵者句上今本已脫茲據校
補
舅饗至束錦

疏誤字攷左氏傳云齊侯送姜氏非禮也
攷今誤故
記士昏至無辱
注誤衍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
前經陳三鼎于寢門外注寢壻之室
也下陸氏釋文有此十四字通解移
記附經并割釋文十四字附釋于此
注用昏壻也之下而以圈別之傳寫

者因而誤雜于注耳然此亦易辨而
建本及毛氏汲古本並仍其誤不可
解也
疏脫文經但言戶西故記復指言其處也
通解有此十三字今據補于疏文皆
經不備者也下
又脫文詩所謂旭日始旦也
八字依通解引疏補于昕即明之始

下
祖廟至宗室
疏誤字則皆于大宗之家教之
于今誤以據通解改
賓致至東壁
疏脫字庭中執皮者北面釋外足見文
今本脫北面二字依通解補
婦乘至相對

疏疑誤若王后則履石諸侯夫人亦應有
物履之
通解引疏誤倒夫人于諸侯之上今
本又因通解而譌以夫人爲大人作
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則誤之又
誤者也
婦洗至面盥
疏誤字是無北壁亦無戶

亦今誤而依通解改

庶婦至不饋

疏脫文 庶婦但不饋耳不言不見明亦以棗栗腶修見舅姑也

通解于此疏末更引此二十一字今依補之

對曰吾子有命至敢辭

疏誤字 客舊知之

客誤容

某辭至從也

注誤字 不得許已之命

許今誤辭據通解楊圖及鍾本正之

父醮子

疏誤字 若在廟以禮筵于戶西右几布神位今不言明在寢可知也

布誤在明誤故並依通解改

命之曰至宗事

經衍字 命之曰

今本命之下衍辭字依唐石經校乙

經脫一節十四字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

注脫一節四字 姆教人者

日知錄云萬歷中北監又刻十三經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視諸衿鞶下

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亾 追按通解楊圖及陳本鍾本皆有此十四字並可作右證且皆有注四字曰姆教人者則注尚未亾所亾者疏耳

對曰至敢不從

注脫文 古文曰外昏姻

注亦爾親之辭下通解及鍾本有此
六字今本脫

儀禮正譌卷二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三

嘉定金曰追著　受業張式愼校

士相見禮第三

士相見至某見

疏脫字尚書云三帛二生一死鄭云士執雉

今本脫鄭云士執四字依通解校補

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至走見

注脫字古文云固以請也

請下今脫也依通解及鍾本補

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至以請

注脫句今文無也

注謙自卑也下通解及鍾本有此四字今本脫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至命者

注脫句今文無也

注不敢當也下通解及鍾本有此四
字今本脫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至不從
疏脫字若然聘禮公迎于大門內
今本脫然字依通解校
又脫字故至禮賓乃爲賓身
今本脫乃爲賓三字依通解補
若嘗至固辭

經誤字若嘗爲臣者
嘗今誤作常依唐石經改正
擯者對曰某也命某至以請
疏誤衍九字今案某也葢主人之名
此九字既不係疏文又非釋文之語
而兩行贅于注下葢通解本外注傳
寫者不知而誤存于此耳
大夫則辭至三辭

注異字下猶降也
今本作下亦降也通解作猶降存以
廣異
疏誤字臣中尊者亦得辭降也
亦今誤大
非以至之老
注誤字不稱寡君
君監本誤者依錢塘鍾氏本校正

執玉至曳踵
疏誤字踜跲則顛倒
顛今本誤鎮
凡自至外臣
注脫字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
宅
今本脫也致仕者四字依鍾氏本校
補

又誤倒刺猶剗除也今文宅或爲託古文茅
作苗
今本今文以下十一字反在刺猶剗
除也之前依通解楊氏圖及陳本鍾
本校正

儀禮正譌卷三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四

嘉定金曰追著　受業張式[illegible]校

鄉飲酒禮第四

疏引鄭目錄脫文以禮賓之與之飲酒鄉飲酒
於五禮屬嘉禮
今本脫鄉飲酒三字據通解補正

鄉飲至賓介

疏誤倒鄉大夫雖行飲酒禮賓之于君其
簡訖仍更行飲酒禮賓之于王
賓之于君賓之于王文本相對今本
誤倒君共二字依通解校正

又脫字或鄉大夫居此黨內
通解本居下有此字今本脫

又脫文或曰賓若有遵者一章卽尙爵之
義也
通解本疏末更有此十五字今本脫

主人戒賓至賓答拜

疏脫字是以下文云賓拜辱注云賓又拜辱者以送謝之也

今本脫注云賓又拜辱六字據通解補之

設洗至南肆

疏誤字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

室今誤屋據通解校

奠定

疏脫字不敢煩勞賓使之至而久俟故限之也

今疏脫使之至而久俟六字依通解補

賓降至疑立

注誤字疑讀爲疑然從于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

通解楊圖及陳本鍾本注疑字並作疑今本于爲疑之疑兩疑字作仡因疏所引公羊文也然釋文于宣六年公羊傳出仡字因而此注不出仡字音則鄭注本作疑而不作仡字可知

張淳識誤曰注疑立自定之貌獨監本正作止鄉射注曰疑止也諸本皆同按士昏禮注曰疑正立自定之皃

公食大夫注曰疑正立也傳寫誤以二正爲止並從士昏及公食大夫禮

追按此說則宋監本正字誤止今則誤爲然矣

乃設折俎

注誤字牲體枝解節折在俎

在今誤右依諸本正之

降席至答拜

疏誤字崇克也謝賓以酒惡相充實
兩克字今本竝誤克
又誤字先後不同也
不今誤亦
賓西至答拜
注誤字明此席非專爲飲食起
食今本誤酒據疏文及諸本改
主人對至賓禮

疏誤字賓坐取爵洗之時未得主人之命
時今誤特
介西至答拜
注誤字以當獻衆賓
當今誤爵依諸本正之
工入至乃降
經誤字相者東面坐遂授瑟
遂今誤送依唐石經及諸本正之

乃合樂至采蘋
注異字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
循一作脩疏出注語亦作脩詩序正
作循以義攷之從循是也互詳燕禮
注
坐取至觶南
經脫字執觶興盥洗北面
開成石經有盥今本無盥追按疏云

執觶興洗北面者案鄉射大射禮皆
直云取觶洗南面及奠於其所不云
盥此俗本有盥者誤疏明云此本有
盥則注疏原本亦依石經有盥字而
特言其俗耳今本竟去盥字并疏疊
經語亦節去盥字則疏文不可讀矣
陳氏鍾氏諸本俱同石經又按張氏
識誤云疏云此俗本有盥者誤今去

盥字從疏則今本之脫盥字自張氏始也彼所校者惟鄭注故義猶可通今注疏本亦依張所校本何也

司正至降席

注誤字　又同則以其字別之

字今誤序今依疏文改之通解楊圖及諸本並同賈氏

司正升自西階至以俎

疏脫字　則是聘射皆有飲酒禮

今本飲誤鄉

經誤字　司正升立于序端

序今誤席依唐石經校正疏文亦誤

賓降至南面

經脫字　遵者降席席東南面

今本脫一席字依唐石經及諸本校補

賓取俎至皆降

經誤字　則使人授俎如賓禮

授今作受依唐石經校

明日至拜賜

經羨字　賓鄉服以拜賜

追按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明古文經賓下無服字鄭不從今文可知今作賓服鄉服者衍也依唐石經及通

解諸本校乙服字

獻用爵至用觶

疏脫字　案上獻賓介獻衆賓等

獻賓下今本脫介字依通解補

薦脯至左房

注脫字　左在東陽也

今本脫左字依通解及鍾氏本補

疏誤字　雖朐挺有異

胸今誤狗

賓俎至進腠

經脫字介俎脊脅肫胳肺

石經有肫今本無脫今本之無肫由通解始也通解外注曰按介俎脊脅胳肺印本胳上有肫字然疏云有脯肫而介不用明本無此字也成都石經亦誤今據疏刪去若然此經之無

肫字朱子刪之也追按疏又云或有介俎肫胳兩言者欲見用體無常若有一大夫卽介用肫若有二大夫則介用胳故肫胳兩見亦是也云云則當時原有此兩本今若遽刪肫字則疏文後說不可通矣今依石經存此庶窮經得所考焉又按前經乃設折俎下疏引此記亦曰賓俎脊脅肩介俎脊脅肫胳則作疏時所據之本明有肫字矣

疏誤字蓋爲大夫俎故此闕焉

爲今誤以

又誤字此據飲酒生人之禮

生今誤主依通解校

將舉於右

疏誤字謂若上文一人舉觶爲旅酬始

始今誤使依通解校

磬階至鼓之

疏誤字鄭知此是諸侯之卿大夫者

卿今誤鄉

又脫文士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

疏西縣鐘東縣磬下通解本有此十字今脫

凡旅不洗

疏脫字案上一人二人舉觶皆爲旅始

今本脫一人二字據通解補

若有主公至西面

疏疑字統於賓也

賓今本作遵此據通解

儀禮正譌卷四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五

嘉定金曰追著　受業張[illegible]

鄉射禮第五

疏誤字云州鄉之屬者

者今誤名

鄉射至乃請

疏脫字而記云士鹿中也

今脫而字也字依通解補

衆賓至而西

疏脫字誤字彼與賢能有德之人故各自特不繼有所殊別

今脫與賢能三字又特誤持並依通解正之

尊於至東肆

疏誤字若據酒則以南面爲正

正今誤上

乃張至地武

疏異字 周禮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

縜寸焉

縜今本作絹釋文正作縜云于貧反

或尤粉反劉俟犬反是縜字雖有絹

音仍當依周禮作縜通解引疏正作

縜可證

不繫至東之

疏脫字 又云下舌半上舌則下舌三丈左

右各出五尺

今脫下舌三丈四字依通解補

主人至先入

疏誤字 故西面待之

待今誤侍

主人坐取爵至盥洗

注誤字 致絜敬也

致今誤飲依通解楊圖及鍾氏諸本

正之

主人坐至反位

注誤字 當西序東面

面今誤西依鄉飲酒及諸本正之

主人坐取爵至獻賓

注脫字 進酒于賓也

今本脫酒據鍾氏本補

主人阼階上拜至賓禮

注誤字 亦嚌啐

嚌今誤齊

工四至乃降

疏誤字 鄉射與大射相對

鄉射今誤鄉飲依通解正之

又脫字 近首鼓處則寬近尾不鼓處并而

狹

今本脫并字據通解補正

乃合樂 至 采蘋

注脫四字 躬行名南之教以成王業

今本脫名南之教四字依鍾氏本及諸本校補

樂至 至 乃降

疏誤字 唯作合樂於堂上

作監本誤有俗本誤付

司射 至 請射

疏誤字 著左臂所以遂弦也

臂今誤擘據通解改正

司射先立 至 一个

疏誤脫文 今三耦立于其西南

今本作三耦立定依通解校正

揖進 至 面揖

注誤字 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

庠今誤序依鍾本改

南面 至 挾之

經誤字 改取一个挾之

取今誤作依唐石經及通解楊圖鍾氏諸本正之疏文亦曰改取

司馬 至 負侯

疏脫字 凡射主欲中侯中則使獲者舉旌唱獲

今本脫中則二字據通解補

司射進 至 反位

疏誤字 在西階之西

今本在誤左

又脫字 謂從之傍矢近人也

今本脫矢近人三字並從通解校正

乃射 至 乘矢

注誤脫十五字 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

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

今本此注只作后後也當從后六字而誤脫十五字蓋因通解也依鍾本校正疏有引孝經說云云則注文脫訛顯然矣

上射至於左

疏誤字此上射下射升與降皆上射爲先皆今誤階

遂告至于子

經脫字皆與士爲耦以耦告于大夫

經脫以耦二字今以唐石經及諸本校補

上射東面至東面揖

疏脫字執弓在手一手郤在裏取矢

今本脫一手二字依通解補

與進至反位

經脫字相揖退反位

顧炎武曰反位上石經有退字監本脫追按通解楊圖及陳氏鍾氏諸本並無退字則其脫不自監刻始矣

三耦至反位

疏誤脫上耦已取矢復云三耦者三耦之中除上耦外實二耦也

此二十二字通解所引疏也今本作上云三耦之中上耦外而言之十字

不成句脫誤可知

司射猶挾至于賓

注誤字衆足以知之矣

矣今誤俟依諸本校疏疊注語正作矣

衆賓至上耦

疏誤字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

擯今誤賓據記文改正

獲者負侯至送爵

疏脫字是受爵於侯下

今本脫下依通解補

又誤字倒薦不亦在侯者

今本誤倒薦不二字

興適至如之

經誤字適左个中皆如之

皆今本並誤亦依唐石經及鍾本正之

左个至既爵

疏誤字此約獻釋獲者司射之位

之今誤乏依通解校

卒北至一个

疏脫字與上再請射章三耦取矢訖搢三挾一个同

今本脫再請射章四字依通解補

司馬升至賓許

注誤字遥號令之可也

令今作命依通解及陳本鍾本校改

衆受至階上

注誤字主人之贊者

贊今誤奠依鄉飲酒記及諸本校正

舉觶者至所興

經脫字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

顧氏九經誤字曰監本反下脫坐字

追按石經坐在反上又注曰古文曰反坐則經文爲坐反更明且坐字諸本並脫則其誤亦不自監本始唯錢塘鍾氏本坐在反上正同石經今據校補

司正升至南面

疏脫文下云賓俎授司正司正以俎出授
從者
今本脫賓俎授司正五字
又脫字則此侯弟子升受俎者
今本脫侯字並依通解校補
辯卒至階上
注誤字不以已尊孤人也
孤今誤於依通解及楊圖陳氏鍾氏

校改大射疏引此注亦作孤
疏脫字故降復于東階前西面北上位皆
與旅也
今本脫皆與旅三字依通解補
長受至實之
注脫字古文曰受酬者不拜
今本脫受字追按注既重叠古文自
當有受字方與經文不同茲依諸本

校補
疏誤字嫌堂上下異位
今本脫上字依通解補
賓與至奏陔
疏誤字鄭注鍾師　鍾師云陔夏
追按此及下鍾師云陔夏兩師字今
皆誤詩又夏誤下
西序之席北上

疏誤字衆賓之席繼賓已西
席今誤序
賓俎至進腠
疏脫字對左體殿所貴
今本脫體字
凡侯至鹿豕
注誤衍句則經獸侯是也
注由是云焉上誤衍此六字按疏曰

云張此侯則經獸猴是也此六字本
疏釋注之語而傳寫者不知而誤入
于注耳今依通解楊圖及鍾氏本校
乙之
又字誤不忘上下相犯
今本下誤不據疏及諸本改
凡畫者丹質
疏字誤此獸侯也

獸今誤燕依通解正之
又字衍畿外諸侯九十步侯之內
今本諸侯下羨者之二字依通解校
乙
射自至長武
疏文脫言長武武跡也尺二寸者
今本脫尺二寸者四字依通解補
凡適至弓矢

經字誤降階遂西取弓矢
遂今誤送依唐石經及通解楊圖敖
說鍾本正之
楅髤至當洗
經字改楅髤橫而拳之
通解外注曰拳當作奉追按石經及
舊本正作拳釋文亦作拳音權今本
皆作奉葢因通解改也顧氏石經考

曰奉石經誤作拳未徧考釋文通解
耳通解引疏仍曰楅橫而拳之
疏字脫故記言南北當洗以爲南北之節
楅橫而拳之也
今本作故記言南北當洗南北節也
脫八字依通解補
禮射至者降
注字脫勇力之取也

今本脫也字依通解楊圖及鍾本校
補
疏誤字不言鄉射者
今本不誤下依通解校正
侯道至侯中
注異字宜於射矦也
於今作用雖義得兩通然鍾本作於
疏出注語亦作於則作於爲正

倍躬至右舌
疏脫字云左右出謂之舌謂此兩个躬外
今本脫此兩个三字依通解補
箭籌八十
疏誤字畢成數以十耦爲正
正今誤云
長尺至握素
注羨字刊本一膚

今本一下多作字依通解楊圖及鍾
本校乙玩疏文無作爲是
經脫七字一節士鹿中翿旌以獲
注脫十一字一節二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翿爲旌
以獲無物也古文無以獲
此節經注疏今本並脫茲據開成石
經補經七字據通解及鍾氏本補注
二十一字疏文已爲通解删去今不

可復得矣○通解自上文君國中射
則皮樹中以下至末記文並移第于
大射篇而但錄其經注故此疏亾耳
○此一節當在大夫兕中節之後

儀禮正譌卷五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六

嘉定金曰追著　受業張式愼校

燕禮第六

樂人縣

注誤字 言縣者爲燕新之

言今誤宮依儀禮圖及鍾本正之

疏脫文 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天子樂師大夫及士

今本脫下天子樂師四字

又脫誤 云言縣者爲燕新之者按燕在路寢有常縣之樂今更整理之故云爲燕新之也

今本作按整理樂縣之法爲新之也上義不足照通解增定

小臣至膳者

疏脫文 下注云君物曰膳

此七字通解本在疏據君而言下今本脫

乃命至東上

疏錯文 又大射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知由堂東者以差在房

今本知由堂東以下九字錯在又大射之上據通解校正

主人降至東面對

疏脫字 鄭以大射先行燕禮

今本脫鄭以兩字依通解補

不拜至告旨

疏誤字 此則宰夫代君爲主

今本作故此主人代君爲主依通解改

主人至于公

經誤字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

賓今誤賓依唐石經及諸本校正

疏誤字倒　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

取

取又兩字今本誤倒依通解正之

主人　至　答拜

經衍字　西階上坐奠爵拜賓降筵北面答拜

唐石經如此今新舊諸本于奠爵拜

下連叠兩賓字作奠爵拜賓句賓降

筵又句但按大射禮當此節祇曰西

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

並無叠兩賓字則當從石經刪一賓

字爲是諸本非也

主人　至　上拜

注誤字　拜者拜其酌已

已今誤也依諸本改正

主人降　至　面立

注誤字　其禮彌卑

禮誤體依諸本校改疏出注語可證

媵爵　至　洗南

疏誤字　猶執觶待于洗南

猶今誤故依通解校改

若君　至　再拜

經誤字　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

實亦誤賓依石經及通解諸本校改

疏誤字　又楹北徃君所奠訖　亦右還而

反

今本徃誤住右誤又並依通解校改

公有　至　稽首

注異字　是亦不言成拜

亦今作以通解及鍾氏本並作亦

射人　至　受旅

疏脫字　云長者尊先而卑後者君酬賓賓

則旅三卿
今本脫君酬賓三字依舊刻儀禮圖
校補
賓大至答拜
疏誤字 賓在西階上酬卿
在今誤有依通解校改
主人洗至階上
疏誤字 君酢主人

酢今誤作依通解校改
射人至之禮
疏誤字 故同稱公
公今誤云依通解校改
請致至再拜
注脫文 古文云阼階下北面再拜
注自優暇也下通解及鍾本更有此
十字今本脫

疏誤字 言若者不定之辭
若今誤君
主人洗至復位
疏脫字 不酢爵辟君
今本脫辟字追按作辟君方與前注
相應據儀禮圖校補
胥薦至無脀
疏脫字 故知此胥是膳宰之吏

脫故知此三字依通解補
卒射至就席
經脫字 大夫皆升就席
經脫升依唐石經及鍾氏諸本校補
按前主人洗升節疏標起止曰自此
盡皆升就席則舊本有升字可知
小臣至乃降
注誤字 燕禮輕

燕今誤按依諸本校改疏出注語可
證
乃問至由儀
注誤字此采其物多酒旨
旨今誤者依諸本校改
遂歌至采蘋
注異字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
循今作修鄉飲酒禮注作循詩序亦

作循今據改正
又誤字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
於南土
今本時誤是南誤西今依鄉飲注及
諸舊本校改
大師至歌備
經脫字大師告于樂正曰
今脫于依石經及諸本校補

注誤字教六詩
六詩今誤大師依周禮及諸本校改
疏疊注語六詩誤六師
射人至司正
疏脫文故立司正之後乃行旅酬
此十字在疏文徧獻之後乃行旅酬
之下今依通解校補
賓反至乃安

疏誤字倒則君之說屨在堂上席側
今本之字誤倒在說屨下
又脫字則君尊脫屨于堂上席側可知也
疏脫堂上二字今依通解及儀禮圖
校補
羞庶羞
疏誤倒鄭知有此物者以經云庶羞不唯
二豆而已此注不言炮鼈以下注文不

具也
今本鄭知至而已十七字誤倒在注
文不具之下于文不順依通解及儀
禮圖校正

主人至送觶
經誤字 主人拜送觶
九經誤字曰監本送誤受今依石經
及諸本校改

君射至之禮
疏衍字 故大射初
故下今本誤衍曰字

大夫至上辯
經誤字 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
實今誤賓依石經及諸本校改

主人至之禮
注誤字 凡獻皆薦也
薦今誤爵依疏文及鍾本校改

士不至皆辟
疏誤字 今乃沒賓不言賓
疏沒誤設依儀禮圖校改

對曰寡君君之私也至敢辭
注異字 私謂獨有恩厚也
鍾氏本作有今本有作受
又脫字 怖懼用勢決之辭也

今脫也字依疏文補
經脫四字 其牲狗也
注脫十四字 狗取擇人也明非其人不與爲禮
也
顧氏九經誤字曰亨于門外東方下
石經有其牲狗也四字 追按石經其
牲狗也四字在燕朝服于寢句下亨
于門外東方句上顧誤考又按鄉飲

酒鄉射其牲狗也皆在亭于堂東北之上尤爲明證今本此節經注疏並脫今經文取之石經注則取之舊刻儀禮圖及錢塘鍾氏本一一補正而惜其疏已亾不可考矣。再按鄉射記疏曰鄉飲酒鄉射義取擇賢士爲賓天子以下燕亦用狗亦取擇人可與燕者據此則燕禮有其牲狗也並

明但此四字顧謂亾于明之監刻則又不然蓋今儀禮經文之與石經異而脫譌者求之朱子經傳通解皆與石經同而與今本異獨此四字通解亦無故知其脫不自監本始也又公食記亨于門外東方上亦無其牲句未詳何義

賓爲　至　爲賓

注誤字今燕又宜獻焉

宜今誤且依疏出注語及諸本改正

疏脫誤字於是席之于阼階西而又敬之

今本脫而又二字衍一且字之誤也

又誤字今苟敬之前

今今誤但並依通解及儀禮圖改

與卿　至　爲賓

注誤字君恒以大夫爲賓者

恒今誤但依通解校

若以　至　樂闋

注異字以鐘鎛播之

鎛今作鏄按鏄字釋文無音通解及儀禮圖陳氏鍾氏諸本並作鎛

若舞則勺

注誤字告成大武之樂歌也

武今誤舞依鍾本校改

凡薦至宰也

注脫字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者

膳宰下今脫者字依疏出注語及諸本校

上射至而俟

注脫字答對

鍾人係本此經而俟下有鄭注二字今本脫

若與至爵者

注誤字謂公鄉者酬之

今本鄉誤卿酬誤酌依通解及陳本校改釋文鄉字亦有音

儀禮正譌卷六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七

嘉定金曰追著　受業張

[seals]

大射儀第七

石經與釋文同顧氏九經誤字曰監本脫儀字觀首節疏文自明

鄭目錄脫誤大射儀於五禮屬嘉禮

此疏引鄭目錄文今本脫大字又儀誤義

射人至贊者

注異字凡其戒命

命今作令通解鍾氏本並作命

司馬至北十

疏脫字豻鄭注周禮云胡犬豻侯亦取提黠意

遂命至用革

今本脫豻鄭至豻侯十字依通解補

疏誤倒 西亦六丈者以三侯恐矢揚傷人與一侯亦異也若然此三侯之下總云西十北十則三侯之乏皆西十北十矣

今本西亦至異也十九字誤倒在西十北十矣之下于文不順依通解校正

樂人至南陳

疏脫文 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

今本脫諸侯以下八字

又脫句 是半之爲堵

五字在疏文東縣磬下

又脫句 是亦半之爲堵

六字在疏文或于東方之下並依通解校補

建鼓至南鼓

疏誤字 故用先代鼓

代今誤伐依通解校

西階至其北

疏脫文 夷則無射主西方成功收藏故稱須須者美盛德之形容也

通解本疏首有此二十三字今本脫

又誤字 笙東方庸西方是庸亦功也

今本作鐘磬西方與下句不貫依通解改

厥明至在北

疏誤字 但文有詳略耳

文今誤又

又誤字 即葬下棺椑間重鹿盧之類

類今誤輩

又誤字 曲者承尊之器象形也 不用本字之曲

今本上曲誤豊下曲誤曲

又誤字其制小而又高
其制今誤口徑
又誤字口足徑各宜差寬
宜今誤亦以上並依通解校改
射人至西上
經誤字大史在干侯之東北
史今誤夫按釋文及鍾氏本正作大
史與石經同據以校正又注疏大史

亦誤大夫
主人至揖升
經衍字主人卒洗賓揖升
今本作賓揖乃升衍乃字依唐石經
及諸舊本校乙
主人盥至于公
注脫字觚有象骨飾者也
今本脫者字依通解楊圖及鍾本校

補
公坐奠觶至稽首
注脫誤字下不輒拜禮殺也
今本輒誤就脫殺字今依諸本校正
按鄉射禮疏引此注亦曰輒拜禮殺
公坐至興洗
注脫字賓進以臣道就君受虛爵
今本就誤也依通解及諸舊本校

賓以至受旅
注脫字使之以長幼之次先孤卿後大夫
今本脫卿後大夫四字依通解及諸
舊本校補
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
注脫一節七字賓在右相飲之位
疏脫一節二十二字賓位在左而在大夫之右
者是相飲之位非賓主之位也

今本此節注文疏文並脫今注依諸
舊本校補疏依通解校補
賓坐祭立卒觶不拜
注脫一節四字 酬而禮殺
今本此節注已脫據通解及諸本校
補
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
拜送遂就席

注脫一節十二字 言更觶則尊卿尊卿則賓禮殺
疏脫一節四十四字 上注云不相襲者於尊者
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此賓於卿是自敵
以下當言易今言更者尊卿尊卿則卑
賓禮殺也
此節注疏已脫今依通解及依舊本
校
大夫辯受酬如賓受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

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
注脫一節九字 卒猶已也今文辯作徧
疏脫一節二十字 言復位者亦如上復門右北
面位卽中庭北面位也
經誤字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
觚今誤觶依唐石經及諸舊本校正
注脫一節十二字 酬賓而後獻卿飲酒禮成於酬
此節注文依通解及鍾本校補

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
注脫一節二十七字 言兼卷則每卿異席重席蒲
筵緇布純席卿言東上統于君席自房來
此節注脫今依通解及諸本補○以
上共經文六節九十七字今本相聯
毫無色別今據通解及諸本依次校
定庶見舊經面目他處經文錄中祇
標起止此經注疏除末節疏文五十

三字外已盡亾失故全寫經文以釐
次第初非自亂其例也
卿坐至爵與
注疑誤不嚌啐事在射臣之意
今本作不嚌啐亦自貶于君不同今
依通解及鍾本校改
疏異文挍燕禮不在射亦不啐者
今本作挍燕禮君在不嚌不啐者與

通解引疏不同
司正降自至奠觶
注誤字奠于中庭故處
處今誤也依鍾氏本校改
卒射北面揖
疏誤字故司射不特尊之　其餘小卿及
大夫
今本特誤待疏末特尊可證小誤少

並依通解校
上耦至中等
疏誤字亦上射在北居右
右今誤左依通解改
司馬正至去侯
經誤字命去侯
侯今誤候
司射至反位

經誤字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
于今誤與
上射至反位
經誤字上射降三等
三今誤二疏疊經文仍作三
又誤字上射于左
于今誤與注疊經文不誤疏疊經文
亦誤

疏脫字取弓矢拾三耦皆袒決遂取弓
今本脫皆袒決遂四字依通解校補
司馬正至相左
疏脫字是知雖無次者亦不當在位
此十一字通解在適堂西袒執弓矢
之下今本只作不在位三字
經脫字卒若矢不備
唐石經及諸舊本經若矢不備上皆

有卒字今本誤脫
上射東面至面揖
疏誤字以其下射若右還則背君
右今誤又依通解校改
退者至反位
經誤衍字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
次
今本相揖下誤衍還字依石經及鍾

本校
司射至衆耦
經誤字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
比今誤北依石經及諸本改
經誤字既拾取矢梱之
今本梱誤梱依石經釋文及諸本正
之
司射至反位

經誤字司射作射如初
射今誤揖依石經及諸本改
大史至而俟
疏脫文但文不備也
五字在疏文亦使人執之下依通解
補
遂搢至東堂
疏脫文司射次之司射或謂之小射正

今本次之下脫司射謂之二字誤作

云依通解改正

司馬至反位

疏脫文釋弓反位

四字在疏文還其後降自西階之下

今本已脫據通解補

小臣至復位

疏誤字故鄭云既袒乃設拾

設今誤決依注及通解改

卒射至卒射

注衍字司射不告者

不下今本衍言字依通解及鍾本校

乙

賓之至堂下

注誤字則納射器之有司

射今誤財依通解楊圖及鍾氏本校

司馬至就席

疏誤字當依司馬命取矢之下不失其次

今本依誤作次誤故並依通解改

毋委異之

注誤字易校數

校今誤效依通解及諸本校

東面坐

注誤字少北於故

北今誤比依諸本校

司射至于公

經脫字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

今本脫告字依石經及諸本正之

經脫字司射遂袒執弓

今本脫遂字依唐石經及鍾本校

三耦至階上

疏誤字若不數中

數今誤敎依通解改

不勝至與揖

疏誤字明知未飲時兩手執弓

未今誤來依通解校

經誤字僕人師洗升實觶

實今誤賓依石經及諸本正之

若諸至升飲

注脫字以尊與卑爲耦

今脫與卑二字依鍾氏本補

司馬至反位

疏脫文雖不俟卒爵然亦必兼獻其徒而後始反位

此十七字通解在大侯尊服不上今依校補

經脫字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篚

今本脫師字依石經及諸本校補

司射至少南

注誤字少南辟中

辟今誤辨依諸舊本正之

司射先反位

疏誤字是以決之

決今誤次依通解校正

經誤字三耦拾取矢如初

三今誤二依石經及諸本改

三耦至三耦

疏誤字至公卽席後賓升階復位還筵

賓今誤擯依前經及通解校正

司射至公許

注脫字君子之於事也

今本脫也字依通解及鍾氏本校補

疏誤字云復用樂行之者

云復二字今誤一獲依通解改

樂正至不釋
經異字視上射
視通解及今本作眡與石經不同
注脫字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
今本脫五聲疊字依諸本校
司射命設豐至如初
疏脫誤彼不言面鏃而此言面鏃彼言兼
弦弣而此不言兼弣

此二十一字今本誤作不言面鏃此
言面兼弦弣十字脫彼字而字鏃彼
言字而此不言兼弣字一依通解校
正
司正至位坐
疏誤字此將獻士
士今誤主依通解校
主人至立飲

疏誤字案上文位在阼階東南
南今誤面依通解改
賓坐至反位
經脫字公答拜賓反位
今本脫賓字依石經及諸本校
有執爵者
疏錯字下文云士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
者

散字今本誤在膳字下依通解校
壹發至皆獲
注誤字而和者益多
益今誤亦依疏及衆本校
受賜至行之
注誤字與其所勸者
勸今誤歡依諸舊本改
唯受至實爵

疏誤字鄭轉乃爲而者

轉今誤傳依通解改

胥則至門外

注誤字作燭俟賓出

俟今誤侯從諸本校改

儀禮正譌卷七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八

嘉定金日追著　受業張式愼校

聘禮第八

厥明至于禰

疏誤字當有洗以盥手

以今誤而依通解改

又釋幣于行

疏誤字諭無險難也

諭今誤喻

賈人至授宰

疏誤字一者以木爲中幹　下記云絢組

尺

今本者誤書記誤謂並依通解改

使者至受命

疏誤字卽言受命

卽今誤旣

又誤字鄭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

鄭云監本誤作奠至

受享至如初

疏脫字是以此經受璧琮而連言束帛元

纁者

今本脫琮字

又衍字以其公執桓圭

執上誤衍則字並依通解校

餼之至有餼

疏誤字米不依大夫餼賓與上介米八筐

而依卿致饔餼者

卿誤者今據上下文義校正

又誤倒大夫餼賓禮無芻禾

今本無字誤倒在賓禮上

誓于至其從

注誤字史於衆介之前

史今誤使依疏出注語及通解諸本

校

展夫至于賓

疏脫字至于賈人南面告上介上介東面

告賓是亦放象君禮而爲文變

今本東面上脫上介二字放象上脫

是亦二字依通解校

上介至再拜

注疑字其有來者皆出請入告

注來者下本有與字疏出注語無此

字錢塘鍾氏本亦無此字通解辨注

云注中與字陸氏音餘監本作此者

非疑詞不當音餘複出者字亦無義

理竊疑本介字也追案與字釋文既

有音則舊本相傳如此其作此者者

乃宋監本之誤今依疏文及鍾本校

乙與字而附釋文宋監刻之異同于
後俾博雅者詳焉

授老幣

疏誤字若趙魏臧氏老之類也

臧今誤藏

賓再　至　送幣

疏誤字賓楹間北面授幣

授今誤受

又脫字並據賓而言受字誤也

今本脫受字誤三字並依通解補

勞者　至　再拜

疏脫字勞者在執皮者之西

執皮下今本脫者字

又脫字則此勞者之從者亦訝受可知也

今本脫勞者之三字

夫人　至　有蓋

經異字以二竹簋方

唐石經作簋今本作簠釋文兩字並
出盖當時異同本也然按陸氏音義
曰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簋此
經曰方則當作簋爲正又按疏云凡
簠皆用木而圓此用竹而方故云如
簠而方則鄭注如簋而方亦當作如
簠始與疏文相應盖經字既有異同
則編注者亦望經而遷就矣

儐之　至　賓入

疏誤脫賓亦不儐故其請導賓

今本儐誤賓脫故其二字依通解增
改

至于朝　至　俟矣

疏脫字以藏先王之遷主

脫先王之三字

又脫字故此亦以名太祖廟爲祧也
　脫亦以二字並依通解增補
賓迎至再拜
　疏誤字其臣致飧無幣
　　臣今誤君
宰夫至設飧
　疏誤脫自此盡衆介皆少牢論宰夫設飧
之事

追按疏誤脫此二句今循前後文節
次補之
門外至十車
經誤字門外米禾皆二十車
　唐石經二十作廿諸本並作二十今
　誤一十
卿爲至請事
　注誤字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

謂今誤爲依通解楊圖及鍾本校
又誤字亦相去三丈六尺
　三今誤二下文此三丈六尺者同
又誤字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
　鄉今誤卿而今誤面並依通解改釋
　文出注字亦曰而上
公皮至納賓
疏誤字是降于待其君也

于今誤以依注校
經誤字賓辟不答拜
　賓今誤客追按石經及釋文並作賓
　辟下文賓三退負序疏引此亦曰賓
　辟
及廟至中庭
注脫字公迎賓于大門內
　今本脫于依鍾氏本校補

疏誤字卿大夫士固在朝矣
朝今誤廟
又誤字又曰宰夫授公几
授今誤受並依通解校
賓襲執圭
疏誤脫若又盡飾而裼則掩蔽執玉之敬
今本若誤君掩下脫蔽依通解補正
賓裼至設也

注脫字或以馬也
今本脫也字觀疏文則有也爲是依
鍾氏本校補
公出至如初
疏脫文故聘訖而享不出迎
今本脫聘訖而享四字依通解校補
北面至稽首
注誤字凡賓左几

凡今誤几依疏文及通解改
上介至奠皮
疏脫字謂賓覿時奉幣入門左
奉字脫今依通解補
介出至受幣
注誤字不儕授
授今誤受按注儕授是約前經賓覿
時當依鍾本作授爲是疏叠前經授

亦誤受
宰夫至以東
注誤字士介幣宰夫受于士
夫今誤大
餼于至如之
疏誤字是以鄭云亦韭菹其東醓醢也
云今誤元
米百至四行

疏誤字醢醢夾碑在鼎中央
央今誤夾據通解改
薪芻倍禾
注誤字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
財今誤村依聘義及鍾本改
揖入至揖入
疏改字此賓與使者敵
敵舊疏作幣故通解辨云疏內者下

幣字疑當作敵則監本敵字乃據通
解本改也
賓從至如之
疏誤字又别拜饔三牢
别誤引今依通解改
士介至門外
疏誤字不云東西明當門北上
明今誤朝

賓遂左
注誤字主人與辭於客
與今誤固依曲禮及通解鍾氏本校
正
疏誤字今此賓與卿敵者
敵今誤覿
堂上至東陳
疏脫字其餼自室戶東爲首

今本脫室字
又誤字下文上介四豆四籩
上四今誤西並依通解校正
賓自至而立
疏誤字此時於下聽命
時今誤侍
又脫字今或不在大夫廟而舍於正客館
今本脫或字及而舍字並依通解校

正

禮玉束帛乘皮

皆如還玉禮大夫出賓送不拜

經兩節通解及諸舊本皆如此分今本以皆如還玉禮與上禮玉束帛乘皮同節故特改正

賓裼

注脫字 不敢受主國君見已于此館也

脫主字今依鍾氏本補

乃入 至 皆否

疏誤字 以其上介無郊勞幣

今本作無郊贈幣 追按以上文考之則贈當爲勞傳寫誤也

禮玉亦如之

注誤字 士介從取皮也

從今誤後依鍾本改

君勞 至 如之

疏誤字 君勞上介

上今誤士依通解改

不郊勞

疏誤字 公羊傳文

文今誤云

主人畢歸禮

疏誤字 且下文云賓唯饔餼之受

唯今誤雖

又誤字 何須云饔餼之受

須今誤頓並依通解改

遭夫 至 君喪

疏誤字 是以使大夫受聘禮

大夫今本誤夫人

遭喪 至 以受

疏誤字 直去衰易冠而已

去今誤云

赴者至而出

疏脫字則主國可以闕樂矣

今本脫矣以上並依通解校

介受至辭也

疏脫字故鄭云當陳之以反命也

今本脫命字據注文校

若賓至將命

注誤字未將命謂俟間之後也

謂今誤請依鍾本校

主人至門外

疏脫文杜注云璽印也

通解本引疏于追而與之下有此六

字今本已脫

出祖至其側

注脫字或伏牲其上

今脫或字依通解及鍾本校

所以至白蒼

經脫文朱白蒼

疏誤字瑞亦是節信

是今誤皆

又倒誤判上左右各寸半

寸半今作半寸

又誤字皆象水草之文　皆是雜色也

象今誤彖色今誤采並依通解改正

問諸至入寸

疏誤字圭與繅亦入寸

與今誤於

皆元至絢組

疏誤字此組繫亦名繅藉

繅今誤祼並依通解改

又脫文郭注云纁絳也明二色同也

通解于疏文絳則赤也下有此十一
字今本脫
問大至皮馬
經異字又賁皮馬
唐石經及釋文作賁今諸本並作齎
經異同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
今本從通解滅經末一辭字添注首
一辭字玆依石經及鍾氏本校補校

乙而並存通解辨說于後以備考焉
○通解辨說曰按諸本經下句末有
辭字注無復出辭字永嘉本張淳識
誤曰以注疏考之經下羨一辭字注
上合更有一辭字蓋傳寫誤以經文
為注文也當以注疏滅經以還注其
說為是今從之此處更當引敖繼公說一條
賓既至其摯

經異字復見之以其摯
之今本作訝誤仍通解之舊蓋通解
引此記與上經又見之以其摯不連
故改之為訝傳寫者不知其意而因
之耳今依石經及鍾氏本校正
授如至後退
注誤衍五字爭爭鬭之爭
今本重失墜也上有此五字蓋因通

解經下引釋文而誤入于注耳今依
錢塘鍾氏本校乙之
凡庭至可也
疏誤字則以皮為主而用皮也
主今誤三依通解改
擯者至請受
疏脫誤西行於賓北東面坐取幣
今本脫東面二字又取誤舉依通解

增改
不禮
注脫文 古文禮作醴
通解楊圖及陳氏鍾氏本注末皆有
此五字今本脫
聘日致饔
注脫四字 一節 急歸大禮
經聘日致饔下脫此四字今依通解

及鍾本校補
凡獻 至 于面
注誤字 其受之也上介受以入告之
也今誤止依鍾氏本校改
各以其爵朝服
注脫文 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致禮下絕爛
在此
今本只作此句宜在凡致禮下脫八

字今依鍾本補正
大夫 至 辭矣
注脫文 此句亦非其次
今脫亦非其次四字亦依鍾氏校補
君以 至 君拜
疏脫文三十八字 故云以社稷故明夫人同主
社稷彼國亦得聘之其惠不由已也然
其卒亦自當之曰寡君拜命若下文云

云
疏文主人不敢當下下文云云上通
解本有此三十八字今本脫
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
又拜送
唐石經及鍾氏本經文次第如此今
注疏本又拜送一節經注並倒在經
君貺寡君之前茲依石經及鍾本正

之
注脫文 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
今本此字上脫自拜聘享至五字其下脫亦非其次四字並依鍾本校補
過則餼之
注誤字 餼之腥致其牢禮也
腥今誤生依通解及陳本鍾本校改

有大 至 致之
注脫字 卑不與尊者齊禮
今本脫者字依通解及鍾本校之
十斗 至 曰秉
注誤字 今文籔爲逾
文今誤八

儀禮正譌卷八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九

嘉定金曰追著 受業張

公食大夫禮第九

賓不 至 從之
疏誤字 俟氏再拜遂從之
從今誤送依覲禮及通解改
及廟 至 揖入
疏誤字 問卿云受于祖廟之類

卿今誤鄉
又脫字 燕禮輕于食饗
今本脫輕字並依通解校正
至于階三讓
注脫字 讓先升也
今本脫也字依鍾本校
士立 至 西上
疏誤字 今在門東北面

今今誤又
內官至南上
疏脫字故鄭舉內宰況之也
今本脫鄭字
又誤字及大夫七牲士庶羞之等
七今誤二
公當至再拜
疏誤字公方一拜　賓不敢俟成拜也

方今誤已　俟今誤候
士舉至待載
疏誤字次入謂序入也
謂今誤爲以上並依通解校正
腸胃七同俎
疏誤字故腸胃各一
一今誤七依有司徹及通解正之
賓辭至遷所

注脫字其故處也
今本脫也字依陸氏釋文校補
公立至西鄉
疏脫字今君亦近阼北立
今本脫阼字立字
膚以爲特
疏脫字以豕在牛羊之下爲賤
今本脫爲字

贊者至祭之
疏衍字脫字菹醢及鉶皆不言授者
今本菹醢上衍故字又脫言字者字
並依通解校
三牲至授賓
疏誤字刌離之不絕中央少者
刌今誤刲
又脫文云不言刌刌則祭肺也者此肺離

不離而扐之與祭肺同其實舉肺故不
言扐
今本脫此肺雖不離而扐之八字及
故不言扐四字並依通解校補
先者反之
誤疏爲注 釋曰反之者云云
此節鄭氏無注通解引此疏亦在下
節鄭注之下且疏首明明有釋曰字

亦甚易識別不知萬歷監刻何以舛
謬至此建本毛氏汲古本並仍此譌
尤不解也當改正作雙行細字
先者 至 容人
疏誤字 下文賓左擁簠粱
簠今誤簋蓋因下經而誤改者依通
解校正
賓北 至 以降

經誤字 左擁簠粱
左今誤右簠今誤簋依唐石經及通
解本定正又按禮器盛黍稷曰簋盛
稻粱曰簠故鄭注上經簋西曰黍稷
曰西蓋言簋即知是黍稷據此則此
經著粱不爲簋而爲簠明矣又按曲
禮執食興辭疏引公食禮正作左擁
簠粱並堪爲此經左証

賓三 至 湆醬
疏脫字 皆食食黍稷也
今本脫食字稷字依昏禮注及通解
正之
退西 至 面立
疏脫字 按聘禮公拜貺賓三退負序
今本脫公拜貺三字依通解補
上介 至 受皮

疏脫字此時介已受賓幣
今本脫此時二字依通解校補
賓降至如初
注誤字將復食
食今誤入依通解楊圖及陳氏鍾氏
本校改

有司至賓館
疏誤字鄭云賓于館

鄭今誤惟
魚腸至若九
疏脫文欲見此經唯見三命以下故鄭併
論及之
今本脫故鄭併論及之一句並依通
解校補
庶羞至四列
注異字古文毋作無

作今據鍾人傑本今本作爲
上大至鶉鴽
注誤倒字鴽母無
母無今諸本並誤作無母追按爾雅
釋鳥鴽鴾母今爾雅本母誤作毋然
陸德明釋文曰母李巡音無舍人本
作蕪則其譌可正也鄭氏于月令田
鼠化爲鴽注曰鴽母無故釋文出注

正作母無云上音牟又如字今本月
令則改鄭注母無爲鴾毋雖與釋文
不合尙與爾雅相符未大害也至此
注誤倒作無母則全不可通矣蓋鄭
注月令與此經注原並作母無月令
注雖改字而音義尙存此注字雖未
改而音義全失今証之諸文考之音
訓謹從月令釋文定爲母無貫諸博

雅諒不以妥寬古注爲嫌也或又曰
此注既作毋無則釋文應亦有音矣
何以陸氏于此注獨闕乎則吾仍以
月令釋文解之彼固曰母音牟又讀
如字矣蓋母字既可讀如牟堆之牟
亦可如本字讀故不釋也

庶羞至碑內

疏誤字以其胾炙在牲不殺于此無矣

此今誤兎

庭實至碑外

疏脫字繼碑而言是近北矣
今本脫是字
又誤字擬與賓入內
與今誤於並依通解校正

明日至聽命

疏脫字賓拜食與侑幣
今本脫拜字依通解補

其他至之禮

誤疏爲注釋曰云其他云云
此節鄭氏無注誤以疏文八十六字
充之當改正作分行細字論已見前

記不宿戒

疏脫文賓則從戒者而來
今本脫者字依下注補

司宮至自未

疏誤字故必長筵也
必誤謂依通解改

凡炙無醬

注脫字已有鹹和也
今本脫也字依陸氏釋文補正

儀禮正譌卷九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十

嘉定金日追著　受業張式愼校

覲禮第十

使者至受玉

注誤字 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

面今誤向依通解及儀禮圖鍾本校改

天子賜舍

疏脫字 但司空亾無正文

今本脫無字依舊本儀禮圖校補

乘墨至有繅

注異字 今文玉爲圭

通解本如此今本圭作璧

侯氏至稽首

經誤字 坐奠圭

顧氏九經誤字曰監本圭誤主

侯氏至隨之

注誤字 主于享

主今誤至依通解儀禮圖及陳本鍾本改正

乃右至聽事

注倒誤 易曰折其右肱无咎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

今本易曰八字誤在事也下依疏文

校正

擯者至乃邦

經誤字 歸寧乃邦

邦今諸本並誤拜依開成石經及通解改正

路先至車南

注誤字 多少由恩也

恩今誤思依諸舊本改

同姓至叔舅

注誤字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

云今誤曰依通解儀禮圖及陳本鍾

本校

上介至而立

注誤字尙左者建旂公東上

者今誤皆依通解及陳氏鍾氏本改

天子至方明

經誤字載大旂

旂今誤旆依唐石經及儀禮圖陳氏

本改正注亦誤作旆惟疏出注語仍

作大旂可證諸本之謬

禮日至門外

注誤字容祀也

容諸本並誤客今依通解校正

儀禮正譌卷十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十一

嘉定金曰追著　受業張式愼校

喪服經傳第十一

追按唐石經標題原作喪服經傳後

則改去經傳二字祇存喪服故今本

相沿如此然陸氏經典釋文正作喪

服經傳故今據石經原本作喪服經

傳俾窮經者証以釋文得稍識相傳

之舊云

疏脫字喪服之制在成服之後

今本脫在字

又脫字今此傳亦有云者何何以孰謂曷

爲等之問

今本脫有字並依通解校補

喪服至屨者

注脫文故爲制此服焉

此六字通解及儀禮圖鍾氏本並在
注明孝子有忠實之心句下今本脫
疏誤字案下記云衰廣四寸
衰今誤裳
又脫誤然衣亦總號爲衰非止當心而已
今本脫然衣亦三字又止誤正
又脫字緇布冠冠之無笄者
今本脫一冠字並依通解校

傳曰斬者何至哭無時
此經文及注疏舊本通爲一節今本
經注分爲三節而疏文仍總繫于後
因通解也然與陸氏釋文所出經注
文不合玆據釋文及錢塘鍾氏本校
正經注仍爲一節以還其舊云
疏誤字則各從其八大小爲搤
各今誤名

又誤字王肅以爲絞帶如要絰馬鄭不言
當依王義
馬今誤焉
又脫字自末葬以前依於隱者爲廬
今本脫以前二字
又脫字大戴禮大功已上唯唯然
今本脫然字
又誤字弔賓從外入門北面見之

入今誤大以上並依通解校正
又誤字屋下壘墼爲之
墼誤塹依注及通解改
父爲長子
疏衍字第一子死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
者立之
今本亦下誤衍一也字依通解校乙
傳曰何以三年也至不繼祖也

疏誤字適適相承於上
於今誤爲依通解改
傳曰至昆弟之子若子
疏脫字言謂妾子得後人則是適妻第二
已下子不得後人
今本脫則是二字
又脫字若然適子既不得後人則無後亦
當有立後之義也

今本脫既字則字並依通解校補
女子子在室爲父
疏脫字通已許嫁者
今本脫者字
又誤字乃嫁於夫家也
於今誤與並依通解校正
布總至三年
疏脫誤是箭笄篠爲之也

今本脫笄字又之誤一依通解校正
公士至繩屨
疏誤字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二事
降誤除依注及通解改
傳曰至菲也
疏誤衍字不嫌相逼也
逼下今本誤衍一通字依通解校乙
傳曰至藨蒯之菲也
疏誤字履蒯席
履今誤屨依玉藻及通解改

父卒則爲母
疏脫字若前遭父喪服未闋
今本脫喪字依通解補
傳曰至貴父之命也
注脫誤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
命爲母子者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

服庶母慈已者之服可也
此四十字今本作此謂大夫之妾也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可也二十字共脫二十一字衍一字今依疏文及通解諸本校正
疏脫字明三年之後不復如是也
今本脫也字依通解補
又誤脫是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
今本作是庶母為慈母服小功誤今依通解改正

又脫字不命為母子以慈已加服小功
今本脫以字依通解補
傳曰至亦不敢降也
疏脫字若然當云夫不敢降
今本脫當云二字依通解校
傳曰至達子之志也
疏脫字然必三年乃娶者通達子之心喪之志故也
今本脫然必二字依通解補
傳曰至貴終也
注誤字嘗為母子
為今誤謂依通解儀禮圖及陳本鍾本校
傳曰至以名服也
疏脫字又見世叔父與祖亦為一體

今本脫父字依通解校補
又誤疊注云為姑在室亦如之者
今本姑下誤衍姊妹二字追按錢塘鍾氏本于鄭注姑下亦誤衍姊妹二字但通觀上下兩節經注鄭于此節注云為姑在室亦如之于下昆弟節注云為姊妹在室亦如之則此處衍

姊妹者誤也且下疏云義同于上章
姑在室也則此疏之誤益明矣
爲衆子
注脫字　女子子在室亦如之
今本脫一子字依鍾本補
傳曰　至　孫婦亦如之
疏脫文　弟乃當先立與此不同故言周之
道也

今本脫與此不同四字依通解校補
傳曰　至　大宗
經誤字　持重於大宗者　適子不得後大宗
持今誤特適子今誤適人並依唐石
經及諸舊本校正
疏脫字　非直有親昆弟
今本脫有字
又誤字　不復來事

復誤服
又脫字　遂廣申尊祖以及宗子之事也
今本脫以及二字
又誤字　以其習知四術閑知六藝知祖義
父仁之理
閑知之知今本誤之理亦誤禮並依
通解改正
傳曰　至　則不爲異居

經異字　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
顧氏九經誤字曰三月下監本脫也
字追　按諸舊本皆無也字共脫不自
監本始今依開成石經校補
注誤字　夫不可二此以恩服爾
夫今誤天此今誤比並依疏文及通
解鍾本正之
傳曰　至　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注脫字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
今本脫祖字依通解楊圖及鍾本補
疏脫字君爲之服斬則臣從服期也
今本脫則字依通解校
傳曰至妻貴於室矣
注誤脫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
今本作傳唯據女子子蓋因疏而誤
耳依通解及鍾本校正

疏脫文其有祭主者自爲大功矣
二句十字通解在疏文故知唯據此
四人而言也句下今本脫
傳曰至得爲其父母遂也
疏脫字一則以女君不可降其父母
今本脫其字依通解補
傳曰至言與民同也
注異字至葬又反服之

反今本作更吳氏本作反疏亦有反
服之文存以備叅
繼父至居者
疏誤字惟庶人爲國君及此經文不傳者
經文今作繼父依通解改
傳曰至未絕也
經誤字大夫去君埽其宗廟
埽今誤歸依唐石經及諸舊本校正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疏脫字欲使大功下殤爲有服故也
今本脫殤字依通解補
傳曰至則不哭也
經脫字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
顧氏九經誤字曰監本脫皆字　追按
元陳鳳梧本已無此字則其脫不自
監本始也

疏脫字凡喪至小歛皆服未成服之麻麻
經麻帶
今本脫麻經依通解補
大功至九月者
注誤錯凡天子至喪也今文依此禮也
注凡天子至喪也五十四字舊本在
下節注與小功之麻同下至喪也之
下尚有今文依此禮也六字今本錯
誤遺脫並依錢塘鍾本校正疏文亦

當依此正之
疏誤字於前殤章既略於此具言
具今誤其依通解改
傳曰至十一升
疏誤字大功與小功初死同
上功今誤小依通解改
傳曰至吾謂之姊

疏脫字姪之名唯對姑生稱
今本脫姪之二字依通解補
傳曰至可無愼乎
注脫文言婦人棄姓無常秩嫁於父行則爲
母行嫁於子行則爲婦行
此二十四字在道猶行也下
又脫文是嫂亦可謂之母乎
此八字在嫂者尊嚴之稱下疏出此
語尚有此八字此注兩處共脫三十

二字並依通解及鍾本校補
公之至昆弟
疏脫字子爲母妻得伸其本服
今本脫其本服三字依通解補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疏脫字雖適不降同等故也
今本脫等字依通解補

爲夫至人者
注脫字婦人子者
今本脫子字依通解及鍾氏本校補
傳曰至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注誤字當言其以明之
明今誤見依疏及鍾本正之
傳曰至子亦不敢服也
疏誤字繼世至孫漸爲貴重

漸今誤斬
又脫字並得祭其祖禰既不祖禰先君當
立別子以下
今本脫既不祖禰四字並依通解校
正
叔父至長殤
疏誤字長殤中殤大功已在上殤大功章
中今誤下依通解改

大夫公之昆弟至長殤
疏脫字故長殤在小功中殤亦從上
今本脫在字及中殤殤字
又誤字而有兄姊喪者
姊今誤弟並依通解改正
小功至月者
經脫字即葛五月者
今本脫者依石經及諸舊本補

注誤字因故衰以就葛絰帶
故今誤改依通解及儀禮圖校
傳曰至以慈己加也
注脫文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
此十三字在注文庶母慈已者此之
謂也下依疏並注語及錢塘鍾氏本
校補通解亦脫此十三字今本想因
通解而誤耳

傳曰至曰緦
疏誤字哀在內也　哀在外
今本哀並誤衰下同
從祖姑姊妹至長殤
注脫字不見中殤者
今本脫者字依鍾氏本校補
從父昆弟姪至下殤
注脫字明中從下

今本脫明字依鍾氏本補
疏脫字長中殤在小功
今本脫中字依通解補
傳曰至因是以服緦也
注脫字庶子為母三年也
今本脫也字依疏及鍾本補
經衍字壻傳曰何以緦
馬駉曰監本緦下多也字今依唐石
經及通解本去之　追按元陳鳳梧本
已有也字則誤增不自監本刻始
姑之子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疏誤字以出外而生故曰外兄弟
曰今誤也依通解改
朋友皆在至則已
疏誤字以其又無大功已下之親
又今誤有依通解改

朋友麻
注脫字則其弔服素冠委貌
監本脫弔服依諸本補
疏誤字及殯時乃弁絰
乃今誤及
又脫字不著疑衰裳而用素裳
今本脫下裳字
又誤字但弔服既著衰

但今誤袒並依通解改正

改葬緦

注誤衍誤脫將亾失尸柩也言改葬者

今本也下衍者改上脫言依通解及

鍾本校正

疏誤字士用豚三鼎

豚今誤肫依通解改

凡妾至邦人

注脫字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

今本脫然則二字

傳曰至曰錫

注誤脫字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士之相弔

則如朋友矣

雖今誤唯服下脫矣字並依疏文及

通解鍾本校正

凡衰至三袧

疏脫字裳內削幅者

今脫裳字

又脫字故須辟積其要中也

今脫其字

又誤字鄭云屈中曰袧　六冕與爵弁爲

祭服

曰今誤云　六今誤衮

又誤脫字似喪冠三辟積吉冠辟積無數

也

喪冠冠誤服又脫吉冠辟積四字以

上並依通解校正

若齊至衰外

疏衍字以其上有斬不齊故云若也

不上今衍下字

又誤字緦之名則沒去齊名亦齊可知也

亦今誤而並依通解改

適博至於衰
注脫字旁出衰外
今本脫外字依疏及通解鍾氏本校
補
疏誤字謂彼腑前衰
彼今誤比依通解校
衣帶下尺
疏誤字人有麤細取足爲限也

足今誤定
又誤字則衣與裳之交際之間露見裏衣
裏今誤表並依通解改
衣二尺有二寸
注誤字加闕中八寸
闕今誤闊疏誤同今並依通解疏文
校正
衰三至七升

疏誤字齊衰之降服四升
衰今誤服
又誤字云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者
斬今誤齊依注及通解校
繐衰至八升
注脫字此謂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繐衰也
今本脫謂字依通解及鍾本校補
大功至十一升

疏脫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升冠十
一升
今本脫以其冠爲受五字
又誤字衍進正大功與降大功同
今本正大功下衍冠字並依通解校
正

儀禮正譌卷十一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十二

嘉定金曰追著　受業張[illegible]

士喪禮第十二

疏脫字 皆錄之於此上篇

今本脫於此上篇四字

又誤字 亾則以緇長半幅

半今誤百並依通解校

士喪禮至歛衾

注誤字 疾時處北墉下

墉今誤作牖吳江沈彤曰按下篇記寢東首于北墉下釋文云墉音庸疏云墉謂之墻又按喪大記寢東首于北墉下彼注云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爲北墉下釋文云牖音酉舊音容彤謂舊音容則鄭本固以墉爲正注亦上作墉而下作牖可知故孔疏亦說以士喪下篇北墉之文自睦本以牖爲正而後人于他經亦有寫墉作牖者不知北爲墉墻南爲窻牖凡室皆然獨豳詩塞向毛傳云向北出牖然禮經揔稱北墉未嘗稱北牖也追按此注釋文作北庸云庸如字墻也本亦作墉則作墉作庸皆得若作牖者定爲誤也

注異字 死而遷之當牖下

當今作南釋文正作當牖按此本下篇記設牀第當牖之文且牖之在南本不待著今依錢塘鍾氏本校正

疏脫文 今始死小斂之衾當陳故不用小斂衾以其大斂未至且用大斂一衾以覆尸

今本脫小斂之衾以下十九字

又誤字一衾承薦於下一衾以覆尸
承今誤尸並依通解校
復者至于帶
疏脫字故復者皆朝服
今本脫朝字
又誤字陳服於房中西墉下
墉今誤牖依士冠禮校
又脫字卿大夫元冕亦皆爵弁
今本脫亦皆二字依通解補

受用至衣尸
經異字受用篋
篋今本皆作篚惟開成石經及鍾氏本作篋經典釋文作篚而注云本或作篋蓋當時異同本然喪大記注云司服以篋待衣于堂前則鄭儀禮本作篋字矣

綴足用燕几
注誤字爲將屨
屨今誤履依通解楊圖及鍾本正之
主人至入也
經誤字卽位于西階下
于今誤如依唐石經及諸本校正
爲銘至之柩
注脫字大夫士之所建也

今本大夫下脫士字按周禮司常云大夫士建物疏引同敖氏集說引注有士字從之
注異字無旌不命之士也
旌今本作旗通解楊圖及鍾氏本並作旌沈彤曰按司常云掌九旗之物名雜帛爲物是物爲九旗之一常作旗又按鄉射記云旌各以其物注云

旌摠名也則當作旌今並存之以備
參考
注脫字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
今本脫皆爲名末四字依通解及鍾
本校補
疏脫文云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
之愛之斯錄之矣者
今本疊此注語不用全文但作云以

死者至錄之矣者按通解本尙出全
文則疏爲後人刪也
疏誤倒此引證銘旌者
今本誤倒證銘二字
竹杠 至 階上
經異同置于西階上
舊本今本皆作置于宇西階上惟敖
氏正誤云置于西階上鄭本于下有

宇字案宇屋檐也不宜與西階上連
文蓋因于字而衍也周官小祝注引
此無宇可據今并存此以廣見聞
新盆 至 階下
注脫字槃以承渜濯
今本槃下脫以據疏疊注語校補
疏脫字謂置于尸牀下時盛餘潘水
今本脫盛字依通解校補

陳襲 至 不綪
注脫字綪讀爲䋫䋫屈也
今本脫一䋫字依通解楊圖及鍾氏
本正之
幎目 至 組繫
注脫文古文幎爲涓
組繫爲可結也下通解及鍾本有此
五字今本脫陸氏釋文亦出爲涓字

反音
握手至組繫
注誤字 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
謂今誤爲依疏文及通解楊圖鍾本
改正
又誤轉字 今文牢爲緩
牢今因注誤轉作樓今依吳氏本正
之

決用至極二
注美字 極猶放也
今本放下美弦字按大射儀朱極三
注極猶放也無弦字聶圖引此注亦
無弦字則有者誤衍也
又異字 古文王爲玉
諸本皆作古文王爲三鍾氏及吳氏
本作古文王爲玉未詳存以俟考

冒緇至掩足
注誤字 君錦冒黼殺
錦今誤綿依喪大記及鍾本正之
爵弁服純衣
疏脫字 云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者
今本脫所衣二字依注文校補
又誤字 而經云爵弁皮弁
經今誤今依通解校

褖衣
注脫字 黑衣裳赤緣之謂之褖
今本脫謂下之依疏及通解鍾本校
補
竹笏
疏誤字 舒儒者所畏在前也
懦今誤儒依通解改
經誤字 櫛於簞

於今誤用依唐石經釋文及通解鍾
本校正
祝淅至用盆
注誤字 淅汏也
汏今本誤沃鍾本作汰釋文作汏音
徒賴反沈冠雲曰按說文汏淅瀾也
玉篇云沃溉灌也汰太過也然則汰
與沃皆不可以注淅矣當從陸本

管人至重鬲
注脫字 旬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
今本薪下脫用字依喪大記及釋文
通解鍾本校補
乃沐至用巾
疏誤字 又以巾拭髮乾
乾今誤訖依通解改
浴用至浴衣

疏誤字 沐用瓦盤
盤今誤盆依喪大記及通解改
渜濯棄于坎
疏誤字 若棄杖者棄于隱者
隱今誤坎依通解校
商祝至衣次
疏誤字 是以使之褻於接神宜
褻今誤習依通解改

乃襲三稱
注誤字 以其俱當牖
俱今誤居依疏及通解鍾本校
設韐帶搢笏
疏錯誤 按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
士緇辟又按雜記云率帶諸侯大夫皆
五采士二采注云此謂襲尸之大帶也
以此而言生時君大夫二色今死則加

以五采士生時一色必更加二采今亦誤色
是異于生若然又雜記朱綠帶注云朱
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
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云云
今本又按雜記云云至君大夫二色
三十八字錯誤在飾之雜之下以朱
綠之上 追按飾之雜以朱綠本鄭注
雜記語不知萬歷監刻何以謬誤若

此又按疏飾之雜下今本尚美一辟
字蓋亦因上文士緇辟而誤耳若不
得通解校正則此疏幾不可讀矣
設決 至 連擧
注 美字 決以韋爲藉
今本爲下美之字釋文出爲藉字中
無之字通解引注亦無之今校乙之
重木 至 在南

經 異字 參分庭一在南
唐石經及諸本並作參今本作三
冪用 至 于後
注 疑字 今文冪皆作密
今今作古通解及鍾本並作今
厥明 至 其末
疏 誤字 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
如今誤之依下記及通解校

緇衾 至 無紞
注 脫字 被無別於前後可也
今本脫可字依疏及楊圖敖說鍾本
校補
苴絰 至 東方
注 誤倒 輕服本于陰而統於外
今本倒作服輕與上注重服統於內
本陽不例依疏疊注語校正按疏文

輕服又誤經服葢誤輕爲經又誤經
爲絰也
商祝 至 在中
經異字 祭服不到
到今誤倒顧亭林石經考曰祭服不
倒石經倒誤到 追 按釋文于經正文
不釋于注傎倒字始釋則經文原係
到字作倒者後人加也未可以石經

爲非葢到倒古字通
疏誤字 欲見祭服文在散衣之下
文今誤又依通解校
主人 至 復位
疏誤字 衆主人遂東即位于阼階下主人
位南西面也
下今誤以依通解改
又衍字 謂鄉堂東東當序墻之東

二東下今本誤衍一西字依通解校
乙
右人 至 不坐
注異字 古文予爲與
今本作于鍾氏本作與
乃代 至 以官
疏誤字 有朝夕在阼階下哭
在今誤有依通解改

厥明 至 盡用
注誤字 横者五
喪大記本作五今諸本並誤三當改
正
掘肂見衽
注異字 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
今諸本並作置唯釋文作至與大記
文同

疏脫字見君殯四面及上盡塗之如屋然
今本脫見君殯三字
又誤字但塗木不及棺而已
塗今誤攢並依通解校正
陳三至如初
疏脫字一依前小斂時也
今本脫小字依通解補
設熬至無算
經脫字旁各一筐
今本作旁一筐敖繼公云旁一筐喪
大記引此云旁各一筐則是此經脫
一各字也各各黍稷也今據校補
設豆至如初
疏誤字若執來卽左菹也
菹今誤俎按左菹反上右菹作俎則
不可解矣依通解改正

賓出至門外
疏衍字與門大功
今本門下誤衍者字依既夕注及通
解校乙
君若至布衣
君至至人袒
舊本經注本如此分節今本誤以下
節首君至二字綴于上節布衣之下
于文為不順于義亦無取今依錢塘
鍾本更定
巫止至人後
注誤文衍喪祝王弔則與巫前
此八字今本在注文王弔則與祝前
之下錢塘鍾氏本無此追按疏曰云
王弔則與祝前者男巫職文云祝者
則春官喪祝職云王弔則與巫前是

也觀此則八字非注本文乃賈氏引之以釋注者也傳寫者不知而誤以入注耳今據疏及鍾氏本乙之

升公至乃歛

注脫文春秋傳曰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伯有者公子良之孫良霄

今本脫鄭伯有至其人曰二十八字又脫伯有者以下十一字今依錢塘鍾本補正追按釋文出耆酒窟室朝至公焉等反音而疏亦有釋良霄語則鍾本是也

君出至式之

疏脫誤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

今本脫上尸弁冕而出五字及士字而大夫下攺增見君之尸四字雖于義無害然引經當據本文今依通解引疏校正

既朝至免絰

注誤字所營之地

所今誤新依鍾本攺

歸殯至不踊

疏脫字今筮宅來歸北面哭者

今本脫歸字

卜日至龜東

注衍字荆焞所以鑽龜者

今本鑽下有灼沈冠雲曰按釋文云鑽一本作灼是鑽灼二字當衍其一本疏有鑽龜之文則所衍乃灼字也

又衍字遂役之

今本遂下衍以字今依周禮薙氏本
文校乙

族長至塾西

疏脫字 是其卜不專據此三兆也

今本脫不字與上文義不貫依通解
補

席于至閾外

注誤字 古文闑作槷

槷今誤蓺按士冠禮諸篇疊出此文
皆云作槷可證

命曰至近悔

經脫字 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

來日下今本脫某字依唐石經補正

卜人至初儀

經誤字 卜宅如初儀

顧亭林九經誤字曰監本宅誤擇追

按元明舊刻本並誤作擇則其誤不
自監本始也

儀禮正譌卷十二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十三

嘉定金曰追著　受業張

既夕禮第十三

今本脫禮字依唐石經釋文及諸舊本補

疏脫字　鄭目錄云既夕禮士喪禮之下篇也

今本脫既夕禮三字依通解校補

商祝至命哭

注異字　爲有所拂扐也

扐今作仿鍾本作扐　追按釋文正作拂扐注云本又作佛仿今上字既作拂則下字自當依鍾本作扐且疏云猶言拂拭亦于佛仿義遠

商祝至夷衾

注脫字　憮覆之

今本脫憮字依鍾本校補

遷于祖用軸

注誤字　前後著金而關軔焉

軔今誤軸依鍾本改

主人至即位

經脫字　衆主人東即位

九經誤字曰監本脫主字　追按諸本並作衆人東即位其脫不自萬歷本

始也蓋自宋已後皆然今依石經校補

乃奠至西階

疏誤字　亦於柩西當階之上東面席前爲之

於今誤爲

又誤字　以前大歛小歛及朝夕奠

今本脫夕字並依通解校

薦馬至牽之

注誤脫王之革路條纓

條纓今作絲條葢因上文條絲而誤

也依疏文及通解鍾氏本校正

疏脫字下經云公賵兩馬注云兩馬士制

也

今本脫注云兩馬四字依下經注及

通解校補

有司請祖期

疏脫字篇首云請啟期

今本脫啟字以前經及上下文之當

依通解作請啟期爲正

主人至束襲

注脫字乃舉柩郤下而載之

今本脫乃字依疏暨注文及鍾本校

補

商祝至無貝

疏脫字絞者倉黃之色

今本脫絞字則與上所引爾雅注連

文爲不可讀矣

又誤字入君於倉黃色縉上

縉今誤繪並依通解校正下三采縉

同

設披

注誤字入居旁牽之

居今誤君

又脫字以備傾虧

今本脫虧字並依通解校正疏亦曰

備傾虧

陳明至之西

注衍字則重北也

注重下衍之字依諸舊本校乙

疏誤字 謂籩無縢

籩今誤邊依通解改

甒二至功布

注脫字 甒亦瓦器也

今本脫也字依通解及鍾本校

賓奉至致命

疏脫字 少南當前東婦人降卽位于階間

今本脫當前東三字依上經及通解

校補

主人至服出

疏誤字 使者在左宰由左而授其右也

由左今誤在右于文義不順今依通解校正

擯者至告須

經脫字 擯者出請入告

今本脫出字依唐石經及諸舊本校

補

若奠

疏誤字 或可堪爲奠於祭祀者也

祀今誤祝依通解校

三請至將命

經異字 三請

今本作又請按上文已有又請當依鍾本作三請爲正

宵爲至之右

疏誤字 階間有婦人

階今誤皆依通解改

豕亦至腸胃

疏誤字 上下共爲二段

二今誤一以下疏羊俎有二段及本疏豕之左胖四段考之則作二爲是依通解校正

滅燎至北面

疏誤字二人執燭俠路北面

二今誤一以下文考之作二爲是依通解校正

徹者至人踊

疏誤字亦猶小斂大斂朔月奠設于序西南也

月今誤日依通解改

徹者至下體

疏脫字則羊仍有兩段在俎

今本脫俎字依通解補

主人至南面

疏誤字鄭知史北面請者

史今誤始依注及通解改

卒命至逆出

疏誤字不得言燭出

得今誤待依通解校

主人至致命

疏誤字注云不敢留神也

也今誤明依下記注及通解校正

茵入先

疏脫文以其士殯葬不用輁軸朝廟得用之上文遷于祖用軸是也

今本脫上文遷于祖用軸是也九字

依通解補

又誤字王人雖微

王今誤主

賓出則拜送

疏誤字謂相聞姓名來會葬事也

聞今誤問依通解改

藏器至加見

注脫文檀弓曰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堲周

殷八棺椁周八牆置翣

今本脫有虞氏至棺椁十五字依鍾氏本補之 追按釋文出堲周字反音則鍾本是也

明日至班祔

注脫文今文班爲胖

此五字鍾本在而屬之下今本脫 追按士虞記注云古文班或爲辨辨氏姓今文爲胖以此參之則鍾本是也

士處至墉下

疏脫字適寢與適室一也

今本脫適寢與三字依通解補

經誤衍一節四字男女改服

注誤衍一節十三字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庶人深衣

追按男女改服四字今本在經御者四人皆坐持體下屬纊以俟絕氣上唐開成石經無此四字錢塘鍾氏儀禮鄭注本亦無此經一節四字注一節十三字細考之今本特因通解而誤耳蓋通解于士喪禮上下兩篇雜附本經記與喪大記而此一節經注係喪大記文而編通解者誤指爲本經記後之傳寫者遂不知而誤入于

儀禮耳又按喪大記注原作庶人深衣今闌入士喪禮庶人之文不可通遂改庶人爲主人其謬妄有顯然可証且通解所引庶字尚未改自可辨也考元陳鳳梧本已承此譌則自通解後直誤至今矣今依唐石經及鍾本校乙

屬纊至絕氣

疏脫字喪大記注云
今本脫注字依通解補
男子至之手
疏脫字服注云小寢云云
今本脫服字則合之上所引左傳似
杜注矣然所引首句雖與杜注不殊
而禮男子以下二十二字全非杜注
則其注爲服氏無疑今依通解增服

字
乃卒
疏脫字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今本脫下曰字依通解補
赴曰至某死
疏誤字上某是士名
士今誤書依通解改
其襚至致命

疏誤字則中庭北面致命
則今誤前依通解改
御者至禮第
注誤文美盝音祿
此三字是陸德明釋文通解本列于
圈內傳寫者不知而誤入耳今依諸
舊本校乙
設明至中帶

疏誤字鄭舉目驗而言
目今誤其依通解改
縓綼緆
疏誤字云一染謂之縓者爾雅文
文今誤云依通解改
又誤字緣法如彼也
法今誤註蓋誤法爲注又誤注爲註
也依通解改正

設握至于掔
經字誤設握裏親膚
裏今誤裹今依石經通解陳本鍾本校改　追按正德補刻儀禮圖已誤作裹則其誤不自萬歷監本始也疏誤同
疏字誤先以一端繞掔一匝
掔今誤繫依通解改

凡籩至巾之
疏字脫明小斂奠一豆一籩堂東饌時不巾不加飾
今本脫不加飾三字依通解補
大斂于阼
疏字脫斂訖卽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容之故
今本脫則西階上四字依通解補

三日絞垂
疏字誤以經小斂日要
日今誤曰依通解改
杖下至一也
疏字脫桐竹皆下本本謂根本
今本下脫一本字依通解補
居倚廬
疏字誤一頭至地
地今誤北依通解改

犬服
注文脫今文犬爲大
注亦白下鍾本有此五字今本脫
疏字誤云亦白者幦用白狗皮
云今誤幦按文校正　狗今誤犬依上經文改正
馬不齊髦

疏誤字主人至卒哭已後哀殺
哀今誤衰依通解改
其他至乘車
疏誤字其他謂惡車白狗幦以下
謂今誤爲依通解改
朔月至奉之
疏脫字按桓二年左傳云士有隸子弟服
注云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祿不足

以及宗
今本自下脫以字依杜注及通解校
正
燕養至他日
疏誤字故雖死象生時若一食之頃也
食今誤時依通解改
卜日至皆止
經誤字卜日

日今誤曰依石經及諸本正之疏誤
同
疏誤字正經直云闔東扉主婦哭
婦今誤人依上經及通解校
薦乘至于衡
疏誤字此井下車三乘
井今誤拜
又脫字云鹿淺幦覆笭謂車前式豎者笭

子以鹿夏皮淺毛者爲幦以覆式
今本脫覆笭二字並依通解校補
卒窆而歸
疏誤字實土三
土今誤上依通解校正
旣正至階間
疏誤字觀鄭此注其轝與輴車同
輴今誤輶依通解校

有弭飾焉
疏誤字弓服既用骨
今本服誤隈骨誤角依通解改正
有柲
注誤字古文柲作桊
桊新舊諸本並誤柴今依陸氏釋文
校正追按尙書費誓古文作桊則陸
本是也作柴則不可通矣

貆矢至短衛
注誤字亦示不用也
示今誤云追按此注亦示不用承前
注沽示不用文玆依鍾氏改正
志矢至短衛
疏衍字按司弓矢鄭注云凡矢之制
凡下今衍枉字依周禮注及通解校

儀禮正譌卷十三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十四

嘉定金曰追著　受業張式愼校

士虞禮第十四

側亨至東面
疏脫字此云廟門外之右
今本脫廟字依經文及通解校
又脫文水尊在酒西
此五字在疏文洗在尊東南句上依

下經記及通解校補
匜水至其東
經誤字簞巾在其東
九經誤字曰監本巾誤布追按今通
解本已誤簞布則其誤不自監本始
今依唐石經及陳本鍾本校正
主人至哭位
注誤字旣夕曰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

門今誤則依通解改正　追按今本旣
夕經無門字當依此經鄭注校補
又（脫字）此則異於朝夕
今本脫此則二字依鍾本校補
祝迎　至　從尸
注（誤字）心無所繫
心今誤公依通解儀禮圖及陳本鍾
本校正

尸取　至　墮祭
疏（脫文）按特牲云祝命挼祭注云挼祭祭
神食也
今本脫挼祭祭神食也六字依特牲
注及通解校正
又（誤字）旣祭則藏其墮墮與挼讀同耳
旣今誤卽挼今誤綏依周禮及特牲
注校正

主人　至　答拜
注（誤字）因反西面位
面今誤南依鍾氏本校正
主人　至　復位
疏（誤字）約同薦車設遷奠之等也
遷今誤薦依通解改
自反　至　在西
疏（誤字）此主婦自反兩籩
此今誤北依通解改

酌獻　至　于房
疏（誤字）皆與主人獻尸賓長以肵從
與今誤舉依通解改正
祝入尸謖
注（脫文）謖起也
今本注首脫此三字依鍾人傑本校
補

祝反至用席

注誤字庶幾歆饗

饗今誤響依鍾本校

祝薦至俎出

疏誤字今還于房可知也

于今誤與依通解校改

羹飪至上鼎

注脫字古文曰左股上此字從肉從殳

脫此字依疏文改

疏誤字擇之取美者

美今誤羹依通解及少牢注改

又誤字今以膉肉貶於純吉

純今誤肫依通解改

載猶至進鬐

疏誤字右首進腴

腴今誤膄依少牢及通解改

尸坐至說屨

注脫誤侍神不敢燕惰也今文說爲稅

今本脫也字而誤以今文說爲稅五

字爲釋文依通解及陳氏鍾氏本校

正

尸服至上服

疏脫字謂彼君之先祖爲士

今本脫謂字依禮記注及通解校

又誤字若子孫爲諸侯

今本若誤者依通解改

男男至賤者

疏誤字自禫以前　是禫月也

兩禫並誤禪

又誤字祭於廟同几

几誤凡依通解校

旣饗至祝卒

疏脫文云既饗者正謂祝釋饗神辭告之
使令祔之安之釋饗訖佐食取黍稷祭
于苴
今本于疏首云記異者上脫此三十
字依通解補之
卒徹至復位
經脫字祝佐食降復位
顧氏九經誤字曰監本脫復字今依
唐石經及諸舊本校補
香合
疏誤字祭以牲爲主
牲今誤生依通解校
哀薦祫事
注脫字主欲其祫先祖也
今本脫其字依通解及鍾本校補疏
出注語亦有其字

三虞至成事
注誤字謂之他者
他今誤也依諸舊本校
疏誤字故取次庚日爲三虞也
三今誤二依通解改
獻畢至乃餞
注誤字出宿于沸
宿今誤縮依通解及陳本鍾本校
尊兩至北枋
注誤字無鼏不久陳
今本鼏誤鼎
尸卽至在南
經誤字唯主人不哭
唯今誤帷依唐石經及鍾氏校
尸受至南方
經誤字尸受振祭

顧氏九經誤字曰監本受誤授今依
石經及諸舊本正之
丈夫至門外
疏字誤使賓知變節故也
節今誤卽
婦人至說帶
注字誤齊斬婦人帶不變也
變今誤說依疏出注語及鍾氏本校

儀禮正譌卷十四　八

又字誤未可以輕文
文今誤又依鍾本校疏文可證
無尸至踊三下
經文脫哭止告事畢賓出
經文於踊三下夾三日而殯上脫此
七字今依唐石經及通解鍾氏本正
之此節疏通解未引今失之矣
婦曰至某氏

注脫字脫文曰孫婦婦差疏也今文無某氏
通解本孫婦下更疊一婦字鍾本同
今本脫又今本脫今文無某氏五字
依鍾本校補
其他辭一也
疏字誤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妣某氏
于今誤王依通解校
饗辭至之饗

儀禮正譌卷十四　九

疏字誤執奠祝饗
祝今誤祀依特牲禮及通解校
沐浴櫛搔翦
注字誤搔當爲爪
爲今誤音依通解及鍾氏校
中月而禫
注字異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
此今作中誤依鍾氏校

疏誤字二十八月後月平常正作槃也

平今誤半正今誤王並依通解校

儀禮正譌卷十四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十五

嘉定金曰追著　受業張[illegible]校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特牲至諏日

注脫文今文諏皆爲詛

今本注末脫此一句依明錢塘鍾氏本校又按釋文亦出爲詛字反音則鍾本是也

疏脫字若然食道是生人飲食之道

今本脫生字依通解校補

及筮至西面

疏誤字知者士冠禮云

士今誤是依通解校

席于至閾外

注誤字古文閾作蘗

文今誤入蘗今誤槷並依通解及鍾

本校釋文亦正作爇餘詳士喪禮卷

筮人至主人

疏誤字若然神既爲生成之神

下神字今誤人

又誤倒字易繫辭有蓍之德圓而神非直

筮有成數之神

監本誤倒神非二字依通解校

宰自至尙饗

疏誤字贊命之事非長不爲

事今誤辭依通解校

又誤字決士冠禮宰自右少退贊命

決今誤法依義校

又脫文故知是禫月吉祭非常時吉祭所

以不言歲事而云某事也

今本脫非常時以下十五字依通解

校補

筮者至主人

疏誤字與士不同

與今誤於依通解校

筮者至日吉

注異字以其屬之長幼旅占之

屬今作年鍾氏本作屬

乃宿尸

注脫句古文宿皆作羞

此六字錢塘鍾氏本在使知祭日當

來句下凡宿或作速句上今本脫疏

日云古文宿皆作羞疊之不從古文

可證

疏誤字謂一部之內

部今誤布

又誤字是以鄭汎云或也

汎誤況並依通解校

宗人至敢宿
注脫句今文無敢
鍾氏本注末有此四字今本脫
宿賓至敢宿
疏誤字記人乃辨之
人今誤入依通解校正
厥明至有鼏
疏誤字下篇少牢陳鼎在門東

鼏今誤鼏
設洗至西堂
疏錯誤又與少牢所陳籩豆相反少牢近
于西方此經則房中之東也夾室半以
南為之以壁外相望則當夾北也
今本又與至之東也二十四字誤倒
在夾室半以至當夾北也十七字之
下今依通解校正

又誤字故云房中之東當夾北也
北今誤之依注及通解改
又誤字按爾雅註夾室前堂謂之廂
堂今誤當依通解校
賓及至北上
注誤字以宰在而宗人祝不在
宰今誤賓依鍾氏本校
主人至再拜

經誤倒賓答再拜
監本誤倒答再二字依唐石經及諸
本校
宗人至濯具
疏誤字決上文初餞時云豆籩鉶在東房
上今誤下房今誤方並依通解校
又脫字凡洗濯當告潔
通解本洗濯上有凡今本脫

賓出至外位

注脫句今文復爲反

此五字鍾氏本在注視牲也下今本

脫

夙興至側殺

經誤字立于門外東方

方今誤房依唐石經及諸本校正

執事至北上

疏誤倒以三獻禮成

今本誤作獻三依通解校正

祝筵至東面

注誤字至此使祝接神

祝今誤親依通解及陳氏鍾氏校

主婦至東面

疏誤字主婦贊者一人亦髲鬄衣侈袂

髲今誤髪依通解及少牢禮校改

主人至除鼏

疏誤字故云統於東也

東誤衆依通解校

宗人至南面

注誤字畢以御他神物

以今誤似依鍾氏本校

又誤字虞喪祭也

監本喪誤者依陳氏鍾氏校正玩疏

文自明

疏誤字以經言宗人執畢先入

畢今誤事

又誤字案下記云棘心匕刻是也

匕今誤巳

又誤字舊說如此又引少牢士虞以下破

舊說之意也

如今誤知破今誤彼

主婦至南陳
經異文及兩鉶鉶芼設于豆南
開成石經疊一鉶字今諸本並脫一
鉶字
祝洗至南面
經脫字出立于戶西南面
九經誤字曰監本誤脫戶字追按通
解已脫此字則其誤不自監刻始今

依唐石經及陳本鍾本校
注脫字奠其爵解也
鍾本有也字今本脫
祝命至豆間
注誤字士虞禮
士誤古
又脫文今文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
也

此十五字鍾本在注墮與挼讀同耳
下擩醢者上今本脫玩疏文自明
設大至醢北
疏羙字大羮湆設於鉶南
今本大下羙夫字依士虞禮及通解
校乙
佐食至三个
注脫字今俗言物數有云若干個者

今本脫云依鍾本校補
疏誤脫今尸舉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骼
肩則脊脅各有一骨
尸今誤以及骼下今脫肩則二字各
下脫有字
又脫字前後各一節及橫脊以歸胙脊
今本脫及橫脊三字並依通解校
主人至酳尸

注異字謂之酳者
謂之二字今本作云此依鍾氏校
又誤字又欲頤衍養樂之
欲今誤郤依鍾氏校
疏脫字經云酳尸知是獻尸者
今本脫經云酳尸四字依通解校
尸拜至肵從
注脫句今文曰啐之

注古文無長上錢塘鍾氏本更有此
五字今本脫
尸左至答拜
注誤字飾主人拜
人今誤入
祝酌至主人
注脫句尸親醋相報之義
此七字鍾氏本在注古文醋作酢上

今本脫
主人至挼祭
注脫句妥亦當為挼
鍾氏本注尸將報主人上有此五字
今本脫
又誤字佐食受之
受今作授
又異句今文或皆改妥作挼

鍾氏本如此今本作古文挼作綏與
鍾本異追按依鍾本鄭注則此經挼
字舊本作妥
疏誤字亦如上佐食取黍稷肺祭挼尸
挼今誤授依通解校
主人至答拜
注脫句古文挂作卦
鍾氏本注末有此句今本脫

尸拜至拜送
疏誤字當俠拜也
俠誤夾依通解校
宗婦至敦南
疏誤字鄭云尙棗棗美
云今誤不依士虞注及通解校
祝贊至啐酒
注脫字棗栗之祭也

今脫也依鍾本補
疏誤字見上經尸挼祭時云右手取菹擩
于醢
右手今誤若平依上經及通解改正
又誤字又尸取麷蕡
蕡今誤蕢依有司徹及通解改正
肵從至爵拜
注誤字一酌而備再從而次之示均

示今誤亦依鍾本校正
主婦至復位
注誤句古文更爲受
句今本誤作今文授爲受茲依鍾氏
校正
尸卒至復位
注脫二句十字今文曰洗致古文更爲受
鍾氏本注末更有此二句十字今本

脫
主人至初洗
注脫字如初如視濯時
今本脫下如字依鍾本校補
賓辭至答拜
注脫句今文無洗
鍾氏本注末更有此一句四字今本
脫

主人　至　從設

疏誤字今受獻於西階上

今誤令依通解校

尊兩　至　如之

疏誤字設尊之法皆有元酒

元今誤大依通解校

主人　至　薦北

疏脫字故有司徹云二人舉觶酬尸侑侑

奠觶於右

今本脫一侑字依有司徹及通解校

洗獻　至　賓儀

經脫字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

顧氏曰監本脫上衆字今依石經及

諸本校補

注誤字此言如衆賓儀

儀今誤獻依疏疊注語及通解鍾本

校

疏誤字以其上獻衆賓時

上今誤士依通解正之

洗獻　至　之儀

注脫字內賓其位在房中之尊北

今本脫其字依鍾氏校

又脫字略婦人者也

鍾本通解本皆有者今脫

主人　至　復位

疏誤字對上賓與長兄弟不待獻衆賓衆

兄弟徧

長兄　至　無從

待今誤得依通解校正

疏誤字彝奠亦與大夫同

監本與誤於依通解校

舉奠　至　復位

經脫字尸祭酒啐酒奠之
今本脫尸字依唐石經及諸本正之
疏誤字此嗣子獻尸尸皆啐之
兩尸字監本並誤賓今依通解正之
宗人告祭脀
注脫字所告者衆賓衆兄弟內賓也
兄弟上鍾氏本有衆字今本脫
疏誤字上文獻長兄弟如賓儀

獻誤下依義校改
賓坐至在右
疏誤字直行無算爵于堂下而已
于今誤者依通解校
賓奠至復位
經誤字賓立卒觶
卒今誤于依唐石經及諸本正之
長兄至如初

經脫字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
顧氏九經誤字曰監本脫自字追按
通解本已脫此字則其誤不自監刻
始也今依唐石經及陳氏鍾氏補之
賓弟至薦右
經脫文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
此十一字在經文長皆答拜下今本
脫依唐石經及陳氏鍾氏諸本校正

又誤字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
尊今誤奠依石經及諸本正之
長皆至其位
注羨字凡堂下拜亦皆北面
今本亦皆下誤羨作字通解及陳氏
鍾氏本俱無作字疏叠注語亦同
利洗至于篚
疏脫字衆賓長爲加爵

今本脫爲字依通解校
又誤字通洗散獻尸亦三
三今誤二依通解校
徹庶至序下
疏誤字以其尸三飲後始薦庶羞
三今誤及監本此字已不可辨
又誤字其上大夫當日儐尸
曰今誤曰

又誤字若下大夫不儐尸
若今誤者
又衍字疑之
疏文不言燕下引書傳上衍此二字
今並依通解校正
籩對至簋鉶
注誤字周制士用之
今本之誤虞依通解及陳氏鍾氏校

疏同
又誤字可以觀政矣
觀誤勸依祭統及諸本校
宗人至一膚
注脫字其惠不過族親也
今本脫也字依鍾氏補
主人至答拜
注誤字祝曰養
曰今誤告依經文及鍾本校

疏誤字是以彼注亦云我君何以久留於
此乎
追按此所云乃邶旄丘篇鄭箋誤以
句末此乎二字作二佐今爲正之
卒食至如之
注脫字贊者洗三爵酌
今脫酌依少牢及通解鍾氏校補

主人至西南
經誤字異字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
外今誤內南今作面並依唐石經校
祝執至戶西
疏脫字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
今本脫外字依有司徹及通解校補
祝告至再拜
注誤字拜送賓也

拜今誤答依通解校
佐食至畢出
疏脫字正見上文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
拜
今本脫上文二字依通解校
記特牲至緇韠
注誤字今賓兄弟
今今誤命依鍾氏本校改

水在洗東
注異字祖天地之左海
鍾氏本如此今本作右海
篚在至一散
注誤字長兄弟酬衆賓長爲加爵
酬今誤酌依鍾氏校
壺棜至加勺
注誤字且爲其不宜塵

且今誤盍依通解及鍾本改
籩巾至栗擇
經誤字纁裏
裏今誤裹依石經及諸本校注纁裏
誤並同因注烝裹之裹而誤也
鉶芼至冬荁
注誤衍字今文苦爲芐
今文上今本誤衍一云字依鍾本校

乙

牲爨至西壁

疏脫句雖是西堂下

今本逼西壁爲之上脫此五字一句

依通解校

又誤字故以舊說辨之也

說誤經

又異字孫氏云謂屋梠

通解本如此今作室梠

肵俎至縮俎

疏衍字據俎上爲橫

爲橫上今本衍云字依通解校乙之

尊兩至南上

經誤字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

墉今誤牖依石經及諸本正之

主婦至西面

疏誤字云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

奠于其長者

奠今誤觶依注文及通解校

又誤字云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

南者

南亦誤面依注文及通解校

尸俎至短脅

注誤字貶於尊者

尊今誤奠依通解及鍾氏本校玩疏

文自明

祝俎至二骨

疏脫文祝俎直云脅二骨謂代脅也以尸

俎無脡脊祝則有之尸俎無代脅祝俎

有代脅可知

今本脫也以尸俎無脡脊祝則有之

尸俎無代脅十六字今依通解校補

之

作俎至短脅

疏誤字主人又云臂

又今誤右依通解校

主婦俎觳折

注脫句古文觳皆作穀

此六字鍾氏注末有之今脫

衆賓至殺脅

注脫字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

今本脫明字依祭統及鍾氏本補

疏誤字執巾以授尸

授誤接蓋因上下文而誤

公有至降飲

疏誤字謂前舉鼎匕載羞從

匕今誤巳

又誤字及獻兄弟薦脅

及今誤乃依通解校

儀禮正譌卷十五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十六

嘉定金日追著　受業張式[illegible]校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少牢饋食之禮

疏脫誤 故地官槀人職曰掌豢祭祀之犬

注云養犬豕曰豢

今本犬誤大并脫周禮注文一句依通解校正

又誤字 非以爲禍

禍今誤禮依樂記及通解校

又脫字 若一牲卽不得牢名

今脫若字

又誤倒 故郊特牲與士特牲皆不言牢也

今本下特牲二字誤倒在與士上並依通解校

筮旬有一日

疏誤字 鄭直云下旬已上旬已

鄭今誤卽

又誤字 吉事先近日故也

吉事今誤言是並依通解校

主人至尙饗

疏誤字 按月令云乃擇元辰

乃今誤及依禮記及通解校

又誤字 胙之土而命之氏

氏今誤事依左傳校

又誤字 若時有告請及非常祭祀

及今誤而並依通解校

遂述至尙饗

疏脫字 謂之述命述命訖

今本脫下述命字依通解校

乃釋韇立筮

疏誤字 三正記

三今誤二
又脫字以其著長立筮爲便
今本脫立字並依通解校
宿
注誤字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
監本矣誤也依鍾本校
疏誤倒字以言前宿一日
今本誤倒言前二一字依通解校

明日至如初
經異字筮尸如筮日之禮
唐石經通解及鍾氏諸本並作禮萬
歷監本作儀
主人至敢宿
注脫字告尸以主人爲此事來肅
鍾氏本句末有肅今脫
若不至筮尸

疏誤字此筮尸不吉不須退至後旬
吉今誤言依通解校
既宿至之外
注誤字言既肅尸反爲期
既今誤及依通解及陳氏鍾氏校
明日至乃退
注羨字文互者省也
今本省下又誤衍一文字依鍾氏本

乙之疏出注語同
疏誤字必知人君視殺別日者
別今誤引依通解校
又誤字謂鄉祭之晨　又云及祀之日
鄉誤卿　祀誤禮
又誤字辟人君也　文互者省也者
上也誤一　下互者二字誤爲元云
並依通解校

羹定至之西

疏誤衍文　按士虞禮云側亨于廟門外之

右東面魚腊爨在其南

通解本如此今本于魚腊句上更有魚腊爨在廟門外東南九字一句葢誤衍者特校乙之又按士虞云魚腊爨亞之與此引亦不同

司馬至一鼎

疏誤字　按特牲記肩臂臑肫胳

胳今誤格依通解校

司宮至右之

注誤字　席東面

面今本作西以下句近南爲右律之則作面是也依錢塘鍾氏本校正

疏誤衍字　故司宮設席祝設几

今本祝上誤衍一神字依通解本乙

之

司宮至南柄

注脫誤　今文啟爲開古文柄皆爲枋

今文下今本脫啟爲開古文五字柄下脫皆字又枋誤爲方並依錢塘鍾氏本校正

佐食至爨也

注脫字　午割使可絶也

今本脫也依鍾本校

佐食至在上

疏誤字　正脊脡脊横脊代脅長脅短脅

代脅今誤代脊依通解校

又誤字　是距爲俎中央横者也

央誤決

又誤字　謂四足下更有跗

跗今誤距

又誤字按此經節折前體

折今誤斦

又誤字此經云載於俎

云今誤文以上並依通解校正

司士至進腴

疏誤字故祭祀進腴也

祀今誤祁依通解校

主婦至于房

經異字主婦被錫衣移袂

石經作移袂今本作侈袂按陸德明

口侈本又作移蓋異同本耳顧氏石

經考曰侈石經誤移未博考耳

注誤字衣三尺三寸

上三今誤二依疏及鍾氏改正

又脫文今文鬄爲緆贏爲蝸

今本脫鬄爲緆三字據錢塘鍾氏本

校正又按陸氏釋文注爲緆亦有音

訓緆音羊

宗人至尸巾

經脫文以授尸坐取簞興

此七字開成石經在振之三下以受

尸巾上通解及諸舊本並同石經今

本脫

祝主至遂坐

疏脫字故鄭解其遂坐而卒食之意

今本脫故字

又脫字知此不嘗非羊鉶者

今本脫非字

又誤字旣不啐奠已尊

旣今誤卽已今誤一

又脫字云不告旨者

今本脫不字

又誤字禮器文
文今誤云以上並依通解校
尸取　至　豆祭
經誤倒尸受同祭于豆祭
今本誤倒受同二字依唐石經及諸
舊本校顧氏九經誤字曰監本同祭
誤作同受非是
又食

注誤字卿大夫之禮
卿誤鄉依鍾本改疏誤同
主人　至　拜侑
疏脫字親疏之宜者
今本脫宜字
尸又三飯
注誤字凡十一飯
凡今誤尸依通解及鍾氏校正

祝酌　至　又拜
經誤字祝酌授尸
監本授誤受依石經正之
卒命　至　引之
注誤字言無廢止時
止今誤上依鍾氏本校改
主人　至　諸內
疏脫字云出出戶也者

疏疊注語脫一出字
又誤字特牲主人出寫嗇于房
寫今誤為依特牲及通解本校改
又誤字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
尸
擩今誤臑依通解校
祭酒　至　爵與
疏誤字與獻二佐食同

與今誤輿依通解校改

有司至房中

疏誤字論主婦亞獻尸獻祝與佐食之事

尸誤祝祝誤尸按文校正

又誤字其相授

其誤且依禮記及通解校

尸拜至送爵

注脫字拜於主人之北西面

今本脫人字依鍾氏校

又誤脫此拜於北則上拜於南矣

此今誤始北今誤此南下脫矣悉依

鍾氏本校正

賓長至筵前

經誤字賓戶西北面拜送爵

戶今誤尸依石經及諸本校改

疏誤字但為待儐尸

但誤俱待誤拜依通解校

祝入至西面

經誤字主人降

降監本誤祭鍾本作出

祝先至廟門

注羨字事尸之禮訖於廟門

今本門下羨一外字今依疏文及鍾

本乙之

司宮至人養

疏誤字布與施惠之象也

布今誤而依祭統及通解校

儀禮正譌卷十六

儀禮經注疏正譌卷十七

嘉定金曰追著　受業張□□校

有司第十七

唐石經作有司今本作有司徹按陸氏釋文正作有司云本或作有司徹葢古今異同本

疏誤衍字 釋曰

鄭目錄云上萬歷監刻誤衍此二字與前十六卷體例不符特校乙之

有司徹

疏脫文 有正祭祊有明曰又祭之祊

通解本引疏但祊者下禮器云上有此二句十一字今本脫

司宮攝酒

疏脫誤字 亦因前正祭之酒更撓攪添益整新之也

今本脫因前上亦字又撓誤橈攪誤擾並依通解正之

乃燅尸俎

疏誤字 欲見儐尸時祝與佐食不與而別立侑也

立今誤豆依通解校改

卒燅至如初

注誤字 今文扃爲鉉

鉉今誤錢依鍾氏本校正

乃議至異姓

疏脫文 明賓有司主人皆復內位矣若然知賓主不先在內必知出復內位者

通解引疏于言侑卽賓之賢者下上篇云上更有此二十七字今本脫

又脫字 主人送上餞

今本脫上字依通解校補

侑出至之外

注誤字待於次

次今誤外依鍾氏校正

尸與至西上

疏誤字以尸爲賓客

客今誤各依通解校

雍正至西縮

經誤字東枋

監本枋誤祊下節經西枋同

主人至尸對

疏誤字證宰授主人几之義

證今誤正依通解校正

主人至復位

疏誤字其賓位在戸西及在西階上今恐

尸復位在戸西以其未得在戸西

三戸西戸字監本皆誤作尸依通解

校正

主人至不坐

疏誤字尸二手受於主人手間

二今誤一

又誤衍字此決下文啐酒坐奠之言坐是

重之

言坐上今本誤衍不字依通解校乙

之

主人至送爵

注誤字爲土汚手

土今誤士依鍾人傑本校正

主婦至興退

疏脫文籩人云朝事之籩

疏文麷蕡白黑形鹽上脫此七字今

按文補之

司馬至一俎

疏誤字今復序之
復今誤後依通解校改
羊肉至南俎
注脫字此以下十有一俎
今本脫有字依疏疊注語增補
胙俎至一俎
疏誤字此非直祟尸惠
直今誤值

又誤字似若得用右體然必知是左臂者
以右臂在尸俎故也
右體右字今誤左在尸俎在字今亦
誤左並以通解校改
主婦至一俎
疏誤字若然下文主人獻賓之時
下文文字今誤之依通解校
司士至其上

疏誤字皆次言豕俎魚俎
魚今誤多
又誤字鬼進下生人進腠
生今誤主
又誤字謂上司士所設于豕鼎之西者也
者今誤首依通解校正
卒升
疏脫字賓長設羊俎

今本脫羊字依通解校補
雍人至者三
注誤字讀如或舂或抌之抌字
抌今本並誤枕下及疏誤同
又誤字狀如飯操
操今本作摻葢因避諱而譌今依陸
氏釋文正之
尸興至執爵

疏誤字故知非齊肺也
肺今誤咮依通解校
次賓至以降
經誤字賓亦覆手以受
顧亭林曰監本受誤授今依石經及
諸本校正
疏誤倒明湆肉加先進其汁而嘗之
監本誤倒湇肉二字今依注及通解

正之
司宮至于房
注脫句今文無二籩
鍾人傑本注末有此五字今本脫
疏誤字此儐尸受酢卽設席者
酢今誤酌依通解校
長賓至以降
疏誤字次賓又羞匕湇於主人

又今誤及
又脫誤則用北之豕俎用北之豕俎
今本北誤此又脫下用北之豕俎一
句五字並依通解校正
司宮至主婦
疏誤字主婦設兩鉶
主今誤三依通解校
主婦至筵上受

經異文主婦洗于房中
唐開成石經如此今本洗下多一爵
字集說亦無爵同石經
疏誤字此決下文西面于主人之北拜送
爵
決今誤法依通解校
主婦至西面
經誤倒字與立於主人席北西面

西面今本誤倒作面西依唐石經改
正集說亦曰西面同石經

主婦至侑興
疏誤字 按上下文尸與侑及主人主婦但
是正俎
但今誤俱
又誤字 以其文承上主人獻侑時無羊肉
湇

時今誤尸並依通解校改

主婦至不拜
經誤字 主人其祭糗脩
其今誤共依唐石經改正按下經云
其受豕脀受豕燔亦如尸禮又後經
云其綏祭其嘏亦如儐其獻祝與二
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主婦其洗
獻于尸亦如儐並可證此經用其字
之例

尸酌至席西
注誤字 今文曰南面立于席西
立今誤尸依通解及鍾本校

主人至不升
經誤字 主人降洗觶
觶今誤爵下節兩主人實觶句觶亦
誤爵 追 按萬歷以前本皆作觶與唐

開成石經同今依校正顧氏九經考
曰石經爵誤觶蓋失考舊本也敖氏
亦同經

主人至壹拜
注誤字 古文壹爲一
今本作今文鍾氏作古文

主人至膚一
疏誤字 下文賓取祭以降宰夫執薦以從

賓取二字今本誤爲實執據下節經
文校正

賓坐至西南
經脫字　遂飲卒爵執爵以興
顧氏九經誤字曰監本脫下爵字追
按諸舊本並脫此字則爵字之脫萬
歷前已然不自監刻始

宰夫至薦東

經誤字　宰夫執薦以從
薦今誤爵依石經及諸舊本校正又
按上疏引此經正作執薦以從可證

宰夫至答拜
注脫句　古文酌爲爵
通解及鍾本注末有此五字今脫
疏誤字　故知非賓虛爵
非今誤升依通解校

其先至膚一
經脫字　其先生之脀折
先生上今本脫其字依石經及通解
陳氏鍾氏校補
疏脫字　知折是豕左肩之折者
今本脫知字依通解校補

主人至薦脀
疏脫字　是衆賓後也
今本脫後字依通解校

尸作至之爵
疏誤字　論舉三獻之爵
三今誤主依通解校

司士至受爵
經脫文　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
三獻北面答拜下司馬羞湆魚上闕
成石經及通解鍾氏本俱有此十四

字雖係重出之文不得遽削以亂古經之舊今爲補正之又按元陳鳳梧本已脫此十四字則其脫誤亦不始于萬歷監刻追按刪此十四字當自敖氏始

司士 至 醋之

經脫字異字 受三獻爵酌以醋之

今本脫爵字醋作酢依石經正之敖同石經又按正德補本尚有爵字則自萬歷監本脫也

卒飲 至 于篚

疏誤字 後雖無人可旅

後今誤彼依通解校

乃羞 至 私人

注異字 其始主婦舉酬于內賓

錢塘鍾氏本作舉酬今本作舉觶

疏脫字 此經論無算爵時羞庶羞於賓及兄弟之等事

今本脫下羞字依通解校增

兄弟 至 其長

注誤字 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

延熹今本誤作延景按延景非漢年號延熹乃桓帝十二年改元之號錢塘鍾氏本正作延熹今據校正

賓長 至 不止

疏誤字 亦並爵待獻堂下畢乃舉觶

今並作於

經異字 若不儐尸

儐今作賓

疏誤字 厭厭飫神也

上厭今誤獻依禮記注及通解校

乃盛 至 皆牢

注誤字此七體羊豕
七監本誤士
魚七
疏誤字紂如魚乃討之
討今亦誤紂依通解改正
卒盛至于所
注誤字卒已
此節注卒已二字今本誤作畢匕依

鍾氏本校正　追按特牲卒載注亦曰
卒已也
乃撫至以出
注異字古文撫爲楪
鍾本作古文今本作今文
疏誤倒脫字故知所釋者脅耳
今本誤倒作所釋者故知脅又脫耳
字于文義不順依通解校正

尸不至三飯
注誤字士九飯
飯誤飲
佐食至如儐
疏衍字自此盡薦脊皆如儐
今本儐下誤衍一禮字○又按此節
疏文當退從下節經注下方與前後
文相應葢傳寫者不知而誤隸于此

耳通解本如此今據校正
其獻至如儐
其薦脊皆如儐當著一圈而中分其
節方與前疏標題相應亦與監刻全
經體例相符
祝易至荅拜
經誤字洗酌授尸
授今誤受依石經及通解諸本校下

主婦答拜節疏引此經亦曰授尸

注誤字今文酳曰酌

酳監本亦誤酌

宰夫至卒爵

疏誤字引春秋趙姬請逆叔隗以爲內子

逆今誤送依通解改

主婦至于房

經誤字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

婦今誤人依唐石經及諸本正之

賓長至爵止

經誤字賓戸西北面答拜

戸今誤尸依石經及諸本校改疏誤

同

主婦至腊臂

注誤字以其牢與腊臂而七

臂今誤脅依通解本校正覩疏文自

明

疏脫誤以特牲一牲故作俎用五體此經

云云

疏文以字下經云上脫特牲至體此

十一字

又脫文是以牲體唯有三合羊豕則爲六

通腊則爲七也

今本唯有三下脫合羊至爲七十一

字並據通解校補

又誤字以其上腊摭五枚左肩臂臑肫胳

枚今本誤牧依通解改

酌致至東面

疏誤字在主婦位南面西上可知

在今誤則依通解改

婦贊至棗東

注脫文今文曰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

不興受

錢塘鍾氏本注末有此十七字今脫

疏脫文 主人於上文有羊脊脅也

今本脫羊字依通解校

賓兄至尊爵

疏誤字 按特牲尸在室內

尸今誤只依通解改

卒養至用席

疏誤字 即上經云司馬刲羊司士擊豕是

也

也今誤之

婦人乃徹

疏誤字 云不使有司者下上大夫之禮者

禮者之者今誤有

徹室中之餕

疏脫字 於上經有司官徹饋餕於室中西

北隅者

今本脫官字依上經文及通解校補

儀禮正譌卷十七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八　南菁書院

儀禮學　南城王聘珍貞吾著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案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爲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卽儀禮也聘珍案此卽鄭注所云今文者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此卽鄭注所云古文者也

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闑西注闑門橛也古文闑爲槷案攷工記置槷以縣鄭彼注云故書槷或作弋杜子春云槷當爲弋讀爲杙元謂槷古文臬假借字爾雅曰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聘珍案爾雅云樴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郭注云卽門橛也爾雅又云橛謂之闑是爾雅通用臬闑皆今文也周禮作槷古文也

筮人執筴抽上韇注韇藏筴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也案說文云韇弓矢韇也方言云所以藏箭弩謂之箙弓謂之鞬或謂之皾丸廣雅云鞬弓藏也皾丸矢藏也後漢書南匈奴傳弓鞬韇丸一章懷注引方言云藏弓爲鞬藏箭爲韇丸

缺項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今未冠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薛名蔮爲頍聘珍案續漢書輿服志云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遠冒也方言云覆結謂之幘巾獨斷云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廣雅云幗謂之幓釋名云蔮恢也恢蘏覆髮上也魯人曰頍頍傾也著之傾近前也齊人曰幓飾形貌也

緇布冠各一匴注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案續漢書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

兄弟畢袗元注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古文袗爲均也案均又爲袀春秋左氏傳云均服振振杜注云戎事上下同服釋文云均如字同也字書作袀音同前漢書五行志引左傳作袀服振振師古曰袀音均劉淵林吳都賦注引左傳曰袀服振振袀

同也是左傳本袀與均通用又案說文云袗元服服虔左傳注云均服黑服也古戎服尚黑續漢書輿服志云祀宗廟諸祀皆服袀元劉昭注云獨斷曰袀紺繒也吳都賦曰袀阜服也師古注漢書云袀服黑衣是諸家皆以袀爲元鄭云袗同也又云元者元衣元裳也與諸家義亦通

啐醴捷柶興注捷柶扱柶于醴中永嘉張氏儀禮識誤云案釋文捷初洽反本又作插亦作扱其後鄉射之注曰搢扱也士喪之注曰搢插也插于帶右大射之注曰搢插也插于帶之右旁釋文皆作捷由是觀之釋文之前捷字猶在釋文之後始盡變而爲插扱爾當從釋文聘珍案唐開成石經捷柶之捷作建書丹者因下經文而誤也敖繼公集說從之作建視變爲插扱者

又異矣

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注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聘珍案東壁者乃宮中之東壁于廟則爲西知者周禮左宗廟在宮之東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郭注云謂相通小門也說文云闈宮中門也然則闈門是由宮而通于廟之門闈門既屬宮則經所云東壁者自應屬宮而言廟中冠時冠者之母無事仍在宮中自廟而言則在外矣冠禮成適宮而見母自廟而往故曰出者廟之東壁則不與宮相連其外當爲道路非婦人之所在

戒賓曰某有子某注古文某爲謀案說文謀重文作𠰔注云古文謀又重作𧦝注云亦古文鄭氏此經注云古文某爲謀是古

文謀之謀作𠰔𧦝某在斯之某作謀說文某字注云酸果也从木甘闕重文作槑注云古文某从口梅字注云柟也可食从木每聲重文作楳注云或从某爾雅梅柟詩疏引孫炎注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柟衆經音義引樊光注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柟益州曰赤梗似豫章無子也然則梅之與某截然二物毛詩摽有梅之梅當作某有條有梅之梅傳以爲梅柟則當作梅自𠰔𧦝二字廢而不用謀遂專爲咨謀之謀某遂變爲某在斯之某而以梅柟之梅混同爲酸果之某矣

士昏禮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注辟逡遁張氏儀禮識誤云釋文云逡遁音旬鄭氏于儀禮用逡遁字凡十有一處釋辟者八釋退者三此與士相見禮皆釋辟者也今本乃作巡至厮賓釋文之本又獨于此作巡未知孰據儀禮用字因未嘗同今諸釋文之本既皆作遁且遁有退逃意從諸本釋文聘珍案說文云逡復也遁遷也一曰逃也巡行視貌諸本作逡遁者于義亦通但逡巡二字本古所用賈誼過秦論逡遁逃而不敢進李善注云史記作逡巡遁逃案此句本文已有遁字則作逡巡者無疑矣郭璞爾雅注云逡巡卻去也廣韻巡字注云逡巡

大羹湆在爨注大羹湆煮肉汁也今文湆作汁案爾雅云肉謂之羹廣雅云羹謂之湆方言云斟協汁也郭注云謂和協也或曰潘汁鄭注周禮云汁合也和也是羹之和合鹽菜而爲之者曰汁無鹽菜者曰湆經云大羹則無鹽菜故鄭氏不從今文作汁

婦執笲棗栗注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𥫱籚矣案方言云簇趙魏之郊謂之笶簇郭注云盛餅筥也說文云凵盧飯器以柳爲之象形重文作笶注云凵或从竹去聲

士相見禮如麛執之注或曰麛孤之摯也案爾雅云鹿其子麛淮南子云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者取其見食而相呼也說文云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孤之摯用麛者亦如上大夫用羔之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又案賈疏云孤執皮帛謂天子之孤與諸侯之孤執皮帛今此執麛者謂新升爲孤見已君法又云執摯者或平敵或以卑見尊皆用摯尊無執摯見卑之法聘珍謂孤執麛者非見君是同列相見之禮鄭司農周禮注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案大國三卿孤

一人卽以一卿攝之故曰孤卿則卿與孤亦是同列相見之禮卿執羔其攝孤之卿或執鴈儀文小異爾本章經文云下大夫相見上大夫相見如士相見之禮非謂其見君也

宅者在野則曰艸茅之臣注今文宅或爲託古文茅作苗案宅託茅苗古音同毛詩其究安宅與作字爲韻無食我苗與勞號爲韻之子于苗與囂旄爲韻是宅當讀若託苗當讀若茅音近毛

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案尙書大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

義焉年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張氏儀禮識誤云釋文云葛覃大南反五經文字云詩葛覃亦作蕈九經字樣云葛覃經典或作蕈今不作蕈非古也聘珍案今本儀禮釋文葛覃字作覃並不从艸據張氏所見儀禮本已改蕈爲覃而釋文尙存蕈字今人且據俗本儀禮改去釋文蕈字矣案詩經釋文云覃本亦作蕈張氏之言是也

司正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賈疏曰案鄉射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不云盥此經本有盥者誤案此疏內南字疑當作北經字各本皆作俗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作經案唐開成石經洗上有盥字宋本亦有據疏說亦倣鄉射大射禮文謂此不當有盥字其所據經本原有此字賈氏亦不敢去之第存其說于疏中鄭覃等取古本上石更不敢刪此字也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始刪去盥字引此段疏文之末有今刪之三字乃朱子之語非疏本文也傳寫者于今字上失圈

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案周禮陔夏之陔作祴杜子春云祴讀爲陔鼓之陔賓醉而出奏陔夏說文祴字注云宗廟奏祴樂从示戒聲鄭云陔之言戒也者義從乎聲

介俎脊脅肫胳肺注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膞胳也儀禮經傳通解云今案介俎脊脅胳肺印本胳上有肫字然釋文無音疏又云有臑肫而介不用明本無此字也成都石經亦誤今據音疏刪去濟陽張稷若儀禮句讀云肫胳卽注膞胳

後脛二骨也賓主俎各三體而介俎肫胳竝言者以肩臂之下臑其貴者爲大夫俎若有一大夫則大夫用臑而介用肫若有二大夫則大夫用臑與肫而介用胳用體無常故肫胳兩見也案肫胳兩見亦賈疏之說但此段疏文有錯簡又云或有介俎肫胳不言者欲見用體無常是經本無肫字審矣通解之說是也稷若自言生平未嘗見朱子通解云

磬階閒縮霤注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案續漢書志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劉昭注引應劭曰漢家郡縣饗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籩俎皆如士制

鄉射禮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賈疏曰一鄉管五州

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則鄭注禮記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而鄉大夫來臨此射禮是爲鄉大夫在焉則名鄉射又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詑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州長射禮以詢之亦是鄉大夫在焉故名鄉射云不改其禮者雖鄉大夫在其禮仍依州長射禮聘珍案鄭賈俱假周禮而言其實周禮是天子之鄉與州其鄉大夫是卿其州長是中大夫若儀禮是諸侯之州射禮諸侯之州長是士其行射之地曰榭榭州學名或州爲鄉大夫所居之州則立鄉學曰庠不復別立州學故儀禮此篇經文乃以大夫射禮與士射禮參互言之其曰乃席賓南面東上又曰豫則鉤楹內又曰釋獲者執鹿中几此皆士之事也其曰堂則由楹外記曰醢以豆出自東房又曰

堂則物當楣凡此之類皆大夫之事也故鄭注亦云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榭互言也　又案鄭云鄉大夫在焉不改其禮者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鄭彼注云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孔氏正義云射在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于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有事則就鄉學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必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爲之鄉飲酒之義主人庠迎賓于庠門之外鄭彼注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孔氏正義云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黨正云屬民飲酒于序是州黨曰序有室曰庠無室曰序鄉學爲庠州黨爲序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于鄉之庠學不別立也

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注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爲異案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于辟雍行大射之禮袁山松曰天子皮弁素積親射大侯輿服志云行大射禮于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元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也是漢時大射鄉射皆皮弁服并鄉飲酒燕禮亦然知者鄭注鄉飲酒記云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元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鄭注燕禮云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元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也乃合樂注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于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案石渠論曰鄉射合樂而大射不何也韋元成曰鄉人本無樂故于歲時合樂以同其意諸

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

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于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之義曰主人迎賓于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案國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春秋成周宣榭火杜注云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孔氏正義曰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然則榭之爲屋固不得即指爲序故鄭云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案王制云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明堂位云序夏后氏之序也又養老于序

其豆羞當陳于房中屋制當有堂有房有房者必有室周立夏
序于國中者其屋亦有堂有室故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
序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若立于州者則更其制而去
其室周禮中雖存序之名其實則爲榭爾
命弟子設豐注豐形蓋似豆而卑案說文云豐豆之豐滿者也
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王伯厚云崔駰酒箴豐侯沈
酒荷罌負缶自戮于世圖形戒後
其中蛇交韋當注直心背之衣曰當案釋名云兩當其一當胷
其一當背也
燕禮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注揖之人之也疏曰言人之者公
將及升堂故以人意相存偶是以揖之乃升案中庸仁者人也
鄭彼注云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注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
嫌易之也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爲爵疏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散文卽通觚亦得爵案五經異義云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
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
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
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爵說文云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
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
升媵觚于公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
古者觶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案攷工記梓人職云爵一升觚
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彼注云觚當
爲觶說文觶字注云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
从角單聲重文䚀注云觶或从辰重文作觗注云禮經觶觚字
注云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从角瓜聲聘珍
案許君以四升爲觶三升爲觚與禮家說異故五經異義云今
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
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既觚二升不滿
豆矣鄭氏駁曰元之聞也觶字角旁支汝潁之閒師讀所作今
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
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作觚爾
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注腆善也古文
腆皆作殄案毛詩籧篨不殄鄭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孔氏正

義曰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攷
工記云轂欲頎典注云頎典堅刃貌鄭司農云典讀爲殄案堅
刃亦完善之義是腆殄典三字古義通用
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注笙猶生也
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
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案白虎通義
云笙者大蔟之气象萬物之生故曰笙說文云笙正月之音物
生故謂之笙釋名云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也凡此皆笙磬笙
鐘之義後人謂笙磬笙鐘者以其聲與笙協應故得名笙非古
義也
兩甒在南有豐注豐以承尊也其爲字从豆𡴀聲案說文云豐

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無曲聲字黃公紹韻會引說文云豐
从豆从曲象形據此似說文原有从曲二字與鄭君注合或謂
今本無从曲者後人重修說文時遺脫戴侗六書故引說文豐
从豆从山丰聲而戴氏自云所據說文是唐本然則黃氏引說
文有从曲二字者不可信矣但說文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
四十一字中竝無曲丰字則黃戴之說俱不可信矣
奏貍首注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聘珍案來字古音
力之反讀若狸貍與當雙聲不來猶不甯也攷工記祭侯之禮
曰惟若甯侯無或若爾不甯侯從古音讀來爲貍則不來二字
疾急呼之成一貍字也惠氏九經古義引禮說云不來反爲貍
聘珍謂禮說非是蓋反音當得前字雙聲後字疊韻如疾棃爲

茨柰何爲那茅蒐爲韎之爲爲旃者與爲諸之類不與貍既非
雙聲來與貍又不疊韻試就二字以反語之法求之不得貍音
矣自孫叔然以前言音者只有內外急徐譬況假借讀若之類
聘禮取圭垂繅注繅所以藉圭也今文繅作璪記云圭與繅皆
九寸注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案說文云璪玉飾如水藻之
文从王喿聲虞書曰璪火黺米案今虞書璪作藻釋文云本亦
作璅鄭司農注周禮云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
聲
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注凡賜人以牲生
曰餼餼猶稟也給也案攷工記云以致稍餼鄭彼注云致稍餼
造賓客納稟食也鄭司農云餼或作氣賈公彥曰稟食則米也

說文云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鄭
氏于儀禮注以餼爲牲于周禮注以餼爲納稟食周禮注與說
文合儀禮注又云餼猶稟也給也則餼者餼牲牢芻米之通偁
也故賈疏曰論語告朔之餼羊鄭注云牲生曰餼春秋傳曰餼
藏服牛服氏亦云牲生是凡牲生曰餼春秋僖三十三年鄭皇
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以爲腥曰餼以其對牽故以餼爲腥詩
序云雖有牲牢饔餼鄭云腥曰餼以其對生是活故以餼爲腥
又不爲牲生也故注不同也
賓進訝注今文訝爲梧惠氏九經古義云公食大夫禮云上介
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注云今文曰梧受既夕若無器則梧受之
注云謂對相受疏云梧卽逆也對而相逢受棟案梧本作啎詁

爲逆訝亦逆也既夕注不曡古文明古文訝亦有作梧也聘珍
案既夕若無器則捂受之捂字从手旁吾作捂與聘禮公食大
夫禮注所云今文訝爲梧者不同此梧字从木旁吾故鄭于既
夕注不曡古文也士冠禮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注云
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舊本釋文迎受作捂授張氏儀禮識誤
云釋文云捂授吾故反既夕禮曰若無器則捂授之注曰謂對
相授玉篇曰捂受也从既夕禮捂對之說謂待主人之來對而
授之也从玉篇捂受之說謂待主人之受其所授也二說皆通
必改爲迎受以變舊何也从釋文據此則既夕篇捂字从手不
从木審矣
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

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荅拜案鄭注周禮司儀職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賈疏曰問君曰已下未知鄭君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也案上經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注云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

醙黍清皆兩壺注醙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閒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前漢書平當傳注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師古曰稷卽粟也中尊者宜

爲黍米不當言稷聘珍案古者黍稷通偁稷卽黍也夏小正二月往耰黍攷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引見禮記月令孔氏正義孔氏禮記正義云夫穀秫者曰黍說文云黍稷之黏者也鄭注士昏禮云古文黍作稷

記爲肆又齎皮馬注齎猶付也案唐石經及釋文齎作賫唐元度九經字樣云齎持遺也作賫者譌見周禮張氏儀禮識誤云作字樣者見周禮而忘儀禮今攷聘禮一篇經注言齎凡二一曰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二曰遂見問幾月之資注曰古文資作齎文義皆資也無持遺意故其字從齎至于賫也鄭氏皆爲付不與齎同義詁既別豈得通用況釋文齎賫兩出必非一義當从釋文聘珍案周禮外府職云共其財用之幣齎鄭注云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元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玉篇齎字注云行道所用也持也備也給與也付也賫字注云俗然則齎字兼有諸義漢經師所用資卽齎之或體至若賫字乃後世之俗文且去齊次無以爲聲于六書之義俱無當經注或有其字皆是後人竄入者張忠甫攷校儀禮字句頗爲未備所推服但若此之類恐太憒憒矣

既致饔旬而稍注古文既爲餼案說文云既小食也从皀旡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今本論語作食氣據說文氣卽餼字中庸既稟稱事鄭注云既讀爲餼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八終

仁和邵順穎　善化劉鉅　校

道光乙巳年鐫

儀禮蠡測

帶草軒藏板

予既序韋君儀禮章句君復出所爲儀禮蠡測十七卷予受而讀之又合其所爲章句者覆讀之曰治禮經者師其意而已矣知其意則其禮至今行可也而或者竟欲試舜而行之是泥古之過也曾是讀古而可泥乎哉今韋君之書於其事同者則以本經他篇證之於其節同者則以本篇上下章證之經未顯者必析言之禮見於文外者必質言之蓋於儀度節次以至一間一曲之層遞委折皆務摭其實而求其合穿互對照旁推交通雖當日之爲小相者或未之過

也然予竊有說者韋君之意豈果以是經之儀確徵諸實迹乎漢書藝文志曰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而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夫其不能備而猶瘉於推致者夫亦期乎得其意而已得其意則文可疏也得其意則禮弗襲可也得其意則禮至今猶行可也昔人奚爲而有無所用於今之疑乎禮文所陳者有周一代之制後人不可泥也禮意所存者萬世同然之義後人不可不知也吾嘗欲參以周官見二經之合焉又嘗欲參之大小戴記見四

經之合焉此皆韋君所已發其凡者更何庸以贅諸
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冬十月十日大興翁方綱
序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三代以上習其禮而
義自著三代以下明其義而禮失傳自禮之失傳而
冠昏喪祭鄉相見之儀文度數幾不可復覩于斯世
幸儀禮一書尚存一切周旋進退之度登降拜跪之
儀若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學者誦其書論其世儼置
身門左門右阼階西階俯仰揖讓于其間則三千三
百之精微不且心嚮往之乎余自髫齡受讀斯編於
趨庭之訓廸師友之辨論問難析疑曲暢旁通因取
康成公彥君善之解詁紫陽勉齋信齋之論說旁搜
博采融會貫通勒成集解一編藉以授徒課子嗣又
病徵引太繁篇帙太富恐初學之士或至窮大失居
復詳加參攷錯綜諸說約之又約別為章句十七卷
歲月既久研精覃思間有攷諸經文而有得徵諸先
儒而未安者旣綴其說于全書之內暇日復校勘參
訂抄撮成編顏曰儀禮蠡測固不敢肆其狂瞽自附
諸儒之末成一家言要惟讀書求間雖千慮一得亦
不忍概行弃置爾
乾隆辛丑春三月旣望蕪湖韋協夢序

儀禮蠡測卷第一

蕪湖韋協夢著

士冠禮第一

士者男子之美稱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是未仕者亦謂之士此篇所載蓋兼已仕未仕而言也古者四十强而仕其未冠而仕特偶有之註專指童子任職居士位者言猶未備

筮于廟門

少牢先諏筮日之日然後筮行禮之日此則專筮

行禮之日不先諏筮日之日士禮異也然則大夫以上之冠禮亦必先諏筮日而後筮歟

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

筮必朝服重冠事也註專指尊蓍龜義猶未盡門東門外之東也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

有司謂府史胥徒之屬及士之私臣也有司如主人服則朝服也服朝服者敬主人事也有司東面北上則主人亦在門東之北矣有司雖與主人相對其位不得與主人當宜少後于主人也

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

筮者坐辟大夫也大夫之禮立筮

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

旅占亦其長先占然後衆筮人共占之特牲云長占與此文互備也卒占筮人當藏蓍于韇然後兼執筮與卦以告主人不言者文略

宗人告事畢

宗人亦士之私臣習禮儀者謂之宗人以所事名

之也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

戒賓謂主人親至賓家告賓以冠子之期賓不再辭三辭者蓋冠事乃勞賓非樂賓賓不可固辭疏謂素有所志故不固辭猶未盡善　戒賓謂廣戒僚友之可為賓者為將筮之也此禮當在祭前四日與少牢戒尸禮同　宿賓時賓如主人服出門左則是時賓亦朝服與主人同矣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

前期三日空一日耳覲下經云厥明又云夙興則是筮賓之日與冠日祇空一日矣古者數日之法皆連本日數之書召誥篇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丙午與戊申祇空一日是其明徵矣註謂前期三日空二日非是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

乃者繼事之辭謂筮賓訖卽宿賓也盛氏謂宿賓與筮賓異日經無厥明之文安見異日乎

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上云乃宿賓主人始往宿也此云乃宿賓既見賓而宿之也

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宿贊冠者亦在筮賓之日主人既宿賓還遂宿贊冠者註謂宿之以筮賓之明日亦臆度之辭耳贊冠者本不止一人但擇一人之賢者親宿之餘則或使人宿或不宿皆可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

厥明謂筮賓之明日也經於此始言厥明則宿賓與宿贊者皆與筮賓同日明矣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

宰告亦傳主人之命也少牢宗人請期主人親告之與此禮異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

房左房也經凡單言房者皆左房也大夫士雖有左右房然行禮皆在左房而不在右房辟人君也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

不言衣者亦純衣也皮弁服次爵弁故其衣皆同但色異耳

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緇布冠

據經云黃裳雜裳可也蓋謂士之有元端無元裳者一時或不能備卽用黃用雜皆可非謂元裳之外復有黃裳雜裳二服以當三等之士也註疏未確緇布冠上古之冠也冠者始加冠之不忘古也緇布冠別有衣裳帶韠乃庶人所服以其太賤故以元端服易之不序緇布冠于元端元裳上者元

端元裳本非緇布冠服特爲緇布冠陳之故變其文以異于上三服也

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

缺項以下總陳三冠飾冠之物也亦緇布冠在上皮弁次之爵弁又次之以便于取也舊以緇布冠三字冠于此節之首非是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

設尊而謂之尊猶設筵而謂之筵設席而謂之席也

主人元端爵鞸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

元端爵鞸不言冠與裳者與衣同色也不言帶者士帶有定制也

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

揖者揖之使入也賓不即入者俟主人也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主人入門左客入門右此揖入之法也

每曲揖

每曲揖謂由大門至廟門凡所行曲折之處則賓主相鄉而揖此不在三揖之數惟行禮于廟者有之

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

至廟門主人入門右賓入門左主人右還東行賓左還西行揖既賓右還北行主人左還北行揖至碑主人將升阼階賓將升西階揖凡入三揖而至于階敖氏三揖之說與註疏異今不從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贊者賓贊者也經凡單言贊者皆指賓贊而言主人贊者則加主人別之

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

項冠後也右手執後左手執前便于加也

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

凡言執觶皆右執觶也其或左執觶爲右手將有事也事畢仍以右手執之經多不見者文不具

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
醴賓所以謝賓也賓祇禮辭者冠子而醮之與平時宴饗不同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
據經云見贊者西面拜則是冠者先拜贊者亦如之者贊者亦再拜冠者復答拜也蓋冠者拜贊者所以謝其勞也贊者再拜所以答其禮也冠者又答拜不敢當其拜也若然則冠者見于兄弟亦當

先拜兄弟兄弟再拜而冠者又答拜也不言者於見贊者言之則兄弟可知　冠者見贊者且先拜之則上文見于母亦宜先拜母而後母拜受其脯也
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
元冠元端士之常服也既冠以成人之禮禮之故亦以成人服服之不言裳與帶者元冠服有定制也言爵韠者嫌未仕或用緇韠也鄉大夫即周官之鄉大夫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士致仕者皆是
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
贊者兼主人贊者賓贊者而言也朱子以贊者爲主人贊者註以贊者爲衆賓二說相須而始備
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
如初儀如前再加皮弁之儀也其他如初如上始加用醮之儀也下放此
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

禮于阼
前箋曰註以主人爲冠者之父兄意以父或有故不與則兄代父行事亦與主人禮同故兼以兄言之然冠主二字惟父可以當之雖親兄代父行事尚不得謂之冠主況宗兄乎且宗兄若可爲冠主則伯父親兄既主戒宿之事而迎賓揖讓諸禮亦可爲主矣何必委之於將冠者乎蓋家無二主孤子當室則孤子即爲主人而伯父親兄皆不得與矣皆如冠主者謂皆如有父者父所行之禮也禮

當從今文作醴謂賓醴冠者時也惟醴在阼則其餘席位皆與父在者同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厥指冠者而言也成厥德謂成冠者之德也始云愼爾成德再云淑愼爾德三云以成厥德蓋能愼德然後能淑愼能淑愼然後能成德也

屨夏用葛元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

元端目下文也冠者屨本爲元端而有也下文或舉其裳或舉其冠皆互文以見義耳

冬皮屨可也

春之先宜從冬後宜從夏秋之先宜從夏後宜從冬士相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亦然

記冠義

記者記經文之未備及經義之未明者也此篇所記專釋經義與郊特牲略同蓋又記之變體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

五十乃爵謂身爲大夫也或繼世爲大夫者雖年未二十亦得試爲大夫其冠禮賈疏謂行士禮而冠得之矣

儀禮蠡測卷第二

蕪湖韋協夢著

士昏禮第二

此篇所載亦兼已仕未仕而言也註專據已仕言亦未備

下達納采用鴈

納入也采擇也先入擇女之禮然後問女名而擇之下達謂納采之禮自天子下達于庶人也其異者天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耳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設筵者雖非主人而主人必親涖其事故以主人立文也

擯者出請事入告

是時擯者亦元端服不言者可知也

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

授老鴈後不見有還鴈之儀疑主人旣授老鴈老卽以授賓將命者下文賓執鴈卽前所執之鴈也經不言還鴈文不具耳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

又請者不敢必賓事之無敬之至也賓告事畢則可以出矣不出者其擯者留之歟

賓禮辭許

賓禮辭許者亦謂其因爲使而醴之與平時宴饗之事不同也

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

徹與改皆有司爲之云主人者亦謂主人親涖其事耳

尊于房戶之東無元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

無元酒者元酒非當飲之酒特陳之以表不忘古耳故無庸再陳也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

下經女從者畢袗元註謂從者爲姪娣則此從者亦主人之弟若姪也旣謂爲僕隸之屬非是

姆纚笄宵衣在其右

姆蓋齒德兼優之婦可爲女之師表者或爲乳母

或爲幼時撫育之人更有老而無夫老而無子無所歸依而德行猶堪導人者亦可勝斯任註謂爲婦人年五十無子出不復嫁者夫無子被出非事所常有若專藉此爲保姆豈得盡人而有乎註說未允

主人元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

賓爵弁服者以攝盛故也主人不必攝盛故祇服元端

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主人揖入之後當有每曲揖之節不言者文略主人不降送父無送女之禮也

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

交辭不受不敢當壻之敬也姆既辭則壻當舍綏姆執綏以授女矣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

升自西階謂夫婦並升西階也並升之法夫升三等婦少右從之中等並行夫在左旣立夫婦並立于階上俟布席乃入也　下經云燭出則夫婦未入室之前燭必先入矣不言者文略

御布對席贊啓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

媵布壻席御布婦席亦交沃盥之義也婦席謂之對席者對配也謂以此席配壻席也與相對之對不同對席必少北者席西鄉東鄉以南方爲上壻婦席雖與壻席相嚮而不敢並示尊卑之義也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

皆皆夫婦也始答拜象拜送也次答拜象答卒爵拜也坐贊者坐也祭祭酒也言坐祭則必興而後坐也不言興文省興夫婦及贊者皆興也

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

醴子奠觶拜賓答拜冠者不又拜此婦又拜者贊者爲舅姑醴婦婦拜贊者猶拜舅姑也故贊既答拜婦又拜敬之至也降降西階也出出寢門也凡受醴者必取脯以降榮見禮也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

舅姑既醴婦婦即饋舅姑所以答舅姑之禮又以執爲婦之道也

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舅姑同降自西階亦舅先降三等姑乃從之中等

舅姑既降婦乃降自阼階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丈夫送者贈以束錦則婦人亦贈可知不言婦人文略

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

婦拜象拜送也奠菜于几東席上象受也還又拜象答拜也此禮與生時見舅姑相似

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

受讀如受命文考之受謂受命于禰廟然後行事也蓋據壻家言之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笄女之禮與冠子略同冠子若不醴則醮用酒是女子之笄亦可以醴與酒擇用之矣疏謂女子未許嫁而笄者始用酒意雖別之于已嫁者而不知說之非也蓋已許嫁與未許嫁皆以醴飲之以笄加之特有稱字不稱字之分耳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

士謂主人之私臣及府史胥徒之屬註以中下士當之固非而敖氏專指私臣而言亦未備

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

母戒諸西階上亦施衿結帨以戒之不言者文不具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事婦乃行也若然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與不行者

未成婦也

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

行禮而推本于先人示不敢自為主也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某壻父名也言壻父既受主人之命將加之于卜敢請女為誰氏也註以某為使者名加卜豈使者事乎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

儷皮束帛所謂先人之禮也納采之屬不言行禮物者鴈特執以將命非幣帛之可比也

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

上某壻父名下某使者名

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

曰某日使者告擯者辭也其堂上致命辭當曰某敢告期曰某日主人亦當對曰某敢不敬須敖氏以曰某日為堂上致命辭未安

毋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施加也謂加衿于身而結帨于衿以為識也宮事謂凡婦人之事無違謂事不可有所違背也父戒以毋違命母勉以毋違事義各有當也

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非他卽詩兄弟匪他之義親之之辭也言某以至親故不敢辱主人走見之命請終賜見之舊以他故二字連讀未安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 版反內

儀禮蠡測卷第三

蕪湖韋協夢著

士相見禮第三

細玩此篇所載或士自相見或大夫自相見或士見于大夫或大夫見于士或大夫士庶人見于本國及他國之君以至言視之法侍坐侍食之儀執玉稱名之制皆泛論相見之禮而已編禮者見篇首有士相見之禮之文又上二篇皆士禮遂目爲士相見禮耳　儀禮有經無記者三大射少牢及此篇也蓋記者記經之未備釋義之未明耳大射少牢與鄉射特牲其儀制多有同者鄉射特牲有記則二篇可無至此篇總論卿大夫士相見之禮本記體也何必又爲記以贅于後乎盛氏强分士相見一章爲經士見于大夫以下爲記夫士見于大夫以後諸章各爲一體與士相見禮絕不相關安見彼爲經而此爲記乎蓋盛氏不知此篇乃泛論相見之禮非僅爲士立文也故不能不爲是割裂耳今亦不從其說

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

　不曰來見而曰命某見言已本不敢請見因主人有命故特來請之謙辭也

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

　受贄于大門內敵者之禮也註謂受贄于庭經無再入門之節何以見其于庭乎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將命者

　賓爲復見而來言非敢求見者非特自謙且恐主人以已之求見爲答主人之禮益不許其見矣

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

　上云請還贄于將命者猶問之于主人也今復云不敢以聞謙而又謙之辭也

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賓至主人必出迎于門外鄉飲酒義謂之拜迎是也此不言主人出者疑有闕文

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
還其贄與于初爲臣而見者也初爲臣而見則不還贄以有君道也
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
不敢爲儀亦擯者自爲之辭言某之還贄于賓盖以奉主人某之命非敢外貌爲威儀也故賓雖固辭擯者必固請
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奠贄之禮專就士大夫而言則庶人見君不用贄明矣大宗伯有庶人執鶩之文其謂新爲府史胥徒者見其官長之儀與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
燕讀如仲尼燕居之燕謂閒暇之時君與臣相見也
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忠信乃立身之本非特居官者當以是爲務即衆人亦當終身行之者敖氏謂與衆言言忠信慈祥忠信宜行非是

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
此下二節泛論執幣玉之儀盖因言相見禮而類及之耳宜在若不言節後盛氏謂此因見他國君而及之似未然　執幣盖兼玉而言也下文特因玉器甚重尤加謹慎故別而言之

儀禮蠡測卷第四

蕪湖韋協夢著

鄉飲酒禮第四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賓卽所貢之一人將獻于君以賓客禮禮之因謂之賓介輔也佐也所以輔佐賓者謀賓介謂謀其孰可爲賓介也謀之未必在行禮之日蓋因記飲酒禮而追言之耳主人戒賓以下皆本日事也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

主人戒賓題下事也其實既見賓乃戒之主人明是戒賓云請者謙遜之辭請賓賓不固辭者主人將貢巳而飲之與平時飲酒不同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

拜賓再拜拜介不再拜者禮之差也揖亦三揖而巳與拜衆賓同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

降洗亦題下事也坐取爵必興而後降不言興者文略

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

賓降者以主人爲巳而降巳不敢獨安于堂上也主人辭辭其降也賓對對以巳當降也主人不再辭從降非崇禮也

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

盥洗爲洗而盥也其實此時亦未洗盥洗蓋立而盥也下文云主人坐奠爵于篚則此時立盥明矣

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

前主人奠爵于篚下者爲將盥也既盥則主人取爵以興而將洗因賓進辭洗故又坐奠于篚中而興對也

賓降洗

此不言以虛爵降鄉射不言降洗皆互文

主人降賓坐奠爵興辭主人對

獻賓時不言坐奠爵興此不言坐奠爵階前亦互文

主人坐取觶于篚興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

鄉射禮主人奠觶辭降此亦宜然又鄉射禮主人奠觶辭降下有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十一字當以鄉射爲正

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

坐祭主人坐祭也不言者文略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

鄉射禮坐取爵于序端而此取爵于西楹下者彼無介主人于阼階上受賓酢訖奠爵于序端故即于序端取之此有介主人既取爵于序端以獻介而於介右受介酢訖遂奠爵于西楹南故于西楹下取之西楹下即西楹南也

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衆賓不拜受爵主人亦不拜送爵矣

主人以爵降奠于篚

爵亦虛爵也凡既獻而奠者皆虛爵經多不見之

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

答拜必于席末者蓋席上既無答拜之法而又不可降席以答故于席西南面答拜之

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

註以舉觶不授爲下主人非也觀酬賓時主人亦奠觶于薦西而不親授則是奠而不授乃酬禮之正非職卑不敢授也

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

相者坐于工之左以授瑟便也工北面東上相者宜東面南上

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

下衆笙言辯有脯醢不祭則此一人亦當薦脯醢而祭酒祭薦矣不言者於獻工見之則獻笙可知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工蓋兼大師而言也有大師則大師告無大師則工之長告觀上大師則爲之洗下卽云工不辭洗是大師亦謂之工矣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

坐奠觶表其位也不拜者非與人行禮也旣奠亦興而後退

受酬者自介右

東主位也西賓位也介位本在西若于介左受酬

則介將西北面酬之是失其故位矣惟自介右受介酬則介仍居賓之正位故註謂使不失其位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

飲酒主于尊賢故賓居先介次之觀升堂時賓厭介介厭大夫則是大夫下于介矣經云舉觶于賓介則旣酬賓卽當酬介敖氏云雖有大夫猶及介得之矣註謂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似未然

主人請徹俎賓許

註云傳請告之謂傳賓辭俎之命請于主人主人請徹俎又傳主人之命告于賓然後賓許其請坐之命也

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

弟子位在西階故司正降西階前命之下云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則此時弟子宜升自西階以待事不言者文不具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

鄉射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此亦然

無筭爵

無筭爵之禮楊氏復所推廣詳但其仍襲註疏舉觶不于介而于大夫之說未爲盡善今依敖氏說更以鄉射禮參攷之若大夫四人衆賓三人則賓

觶當以之主人介觶當以之大夫及其交錯而行也主人觶之第二大夫大夫觶之賓長第二大夫觶之第二賓賓長觶之第三大夫第二賓觶之第四大夫第三大夫觶之第三賓第四大夫觶降旅堂下衆賓之長第三賓觶降旅主人贊者之長堂下衆賓之長觶之第二贊者主人贊者觶之第二衆賓如是交錯而辯卒受者皆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介也其或大夫多于四人之數則第三賓觶之第五大夫第四大夫觶之第

六大夫皆迭飲于坐卒受第四大夫觶者降旅堂下衆賓受第三賓觶者降旅主人贊者或大夫不足四人之數則賓長觶之第三賓第二賓觶無所酬即降旅主人贊者第三賓觶亦即降旅堂下衆賓至堂下衆賓及主人贊者之數若不相當亦皆如堂上禮此有大夫行無算爵也若大夫不與則賓觶當以之主人介觶當以之賓長及其交錯而行也主人觶之第二賓賓長觶之第三賓第二賓觶降旅主人贊者第三賓觶之堂下衆賓其餘皆

與有大夫禮同　無算爵之異于旅酬者旅酬行一觶而無算爵行二觶也敖氏謂堂上堂下皆行一觶何別于旅酬乎今仍從註疏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

如若同不定之辭也公與大夫或來或不來或皆來或不皆來未可定也與下如介禮別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復見之禮惟敵者有之主人於賓與爵乃拜辱者

其亦以為賓尊之與

乃息司正

此勞賜鄉飲之贊者司正為贊者之長舉司正則其餘皆勞矣息司正亦當使人速之觀鄉射可知

鄉樂唯欲

飲酒歌鹿鳴魚麗禮盛者可以進取也息司正不歌者蓋辟飲酒正禮也

皆使能不宿戒

宿讀如宿視滌濯之宿不宿戒謂不于前期一日

戒也註謂再戒爲宿戒疏因以士冠宿賓禮當之攷鄉飲主人速賓卽士冠之宿賓也但有前期一日及本日之別耳註疏未安

尊綌冪賓至徹之

綌冪葛之粗者綌冪辟君禮也燕禮用絺冪

獻用爵其他用觶

酢亦用爵不言者獻酢相因言獻則酢可知也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

俎爲賓設故升自西階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

此蓋言凡東面立者之位也門內及堂下並同堂下之位若有北面者亦當西上蓋繼東面者而立也若東上則相背矣敖氏以東爲西字之誤當從之

儀禮蠡測卷第五

蕪湖韋協夢著

鄉射禮第五

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

鄉射之禮主于州長周禮鄉大夫職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卽謂以州長鄉射之禮也若行此禮于賓賢能之後則賓卽鄉飲酒所謀之賓主人卽鄉飲酒之主人但鄉飲有介而此無介耳

衆賓之席繼而西

此所謂繼卽鄉飲所謂不屬衆賓之席依次而西不相接屬以便升降也

席主人于阼階上西面

主人席當東序則西面北上鄉飲有介席與主人席對此無介則主人亦無對席矣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縣于洗東北西面

水在洗東縣又在水之北於洗爲東北鼓鎛鐘磬依次而北便于工之擊也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
侯北鄉下綱持下舌者也不及地武言其離地近也
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
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此篇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也既以鄉飲之禮則戒賓之服自同敖說是也註謂戒服元端未詳何據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

鄉飲行禮于庠鄉射行禮于序庠序雖有一門故皆直言門而不言大門內門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賓對
取爵于上篚以降降洗也坐奠爵奠爵于階前也不言者與鄉飲互見也
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
洗爵之禮此文略當以鄉飲爲正

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
祭酒必執爵鄉飲酒不言者文略
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反位
此不言洗南鄉飲酒不言坐奠爵于篚下亦互文
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
此洗爵之禮亦當以鄉飲酒爲正

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
賓既降盥必升而實爵鄉飲酒文略當以此經爲正
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
鄉飲酒賓西階上答拜不言北面此主人阼階上

再拜不言北面亦互文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
降降洗也不言者文略
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
鄉飲酒禮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此亦宜然
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

鄉飲酒坐祭不言主人賓兩答拜不言北面當從此文為正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
賓西階上拜送主人宜少退俟其卒拜然後奠觶于薦西此文略宜從鄉飲酒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
鄉飲酒禮云賓若有遵者則既一人舉觶乃入此亦宜然下記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可見諸公亦與焉此直舉大夫者大夫之為遵者是其常諸公特偶有之故舉大夫以例遵者之禮也　鄉飲酒記謂士既旅不入則未旅以前皆可入矣蓋士賤既不得為遵者必主人請之為衆賓而後得與其事雖或有故不能與賓同來何必俟旅酬禮行而後入乎註謂士於旅乃入非是
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

註以復初位為復門內東面之位非也夫主人祇于門內迎大夫而賓與衆賓何必降至門內乎且主人與大夫揖進時賓與大夫相等既不可使賓厭大夫亦不可使大夫厭賓觀下文祇言主人揖讓以大夫升而不言賓與大夫序升之禮則賓及衆賓不降至門內可知敖氏以初位為階西門以南當序之位較註為長
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

以爵降亦取爵于篚以降也主人辭降大夫對然後主人盥洗大夫辭洗不言者於如賓禮包之也

席于尊東

自大夫辭洗以前與賓禮同自升不拜洗以後與介禮同惟尊東之席異于賓介耳　大夫雖與賓相等而鄉射以賓爲主自辭洗以前同于賓禮所以尊大夫也自升不拜洗以後同于介禮所以尊賓也　辭洗以前大夫得如賓禮者以諸公不在也若諸公在則亦如介禮記云有諸公則如賓禮

大夫如介禮是也

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

鄉飲酒禮獻介時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此云進受爵則于大夫拜時主人亦宜少退不言者文不具

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

鄉飲酒禮不告旨下云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觶興主人介右答拜此與鄉飲小異當以鄉飲爲正介席東面以南方爲上故降自南方大夫席南面以東方爲上當降自東方但大夫于西階上卒爵拜若降自東方不若自西方之便則當自西方矣

大夫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

坐奠爵拜坐奠爵于大夫右也既拜當如鄉飲禮

執爵興然後大夫答拜卒爵之下亦當如鄉飲酒禮坐奠爵遂拜執觶興然後大夫答拜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

鄉飲工入升歌主人獻工然後笙入今射禮既不升歌故工入笙即入俟合樂之後始與笙並獻之盖主人之獻工與笙特爲其有事于射而勞之耳若工未歌而得獻則與衆賓等矣此所以俟既合樂而後獻與

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鄉飲有歌有笙故歌畢卽獻工笙畢卽獻笙更越間合二節乃告備此不歌不笙不間而卽合樂故合樂卽告備告備降然後獻工獻笙也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

司正爲旅酬立也今未行旅酬禮先立司正者蓋相必主人作之爲司正然後以司正行司馬之事若未作則固不得干其事也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

鄉飲酒祇言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不言由楹內此詳之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

堂下至門內霤皆謂之庭通一庭言之則東西南北之中爲中以南北嚮言之則或東或西凡在南北之中者皆謂之中以東西嚮言之則或南或北凡在東西之中者亦謂之中此中庭蓋指東西之中而言卽鄉飲所謂階間也註如階間與中庭爲

一而以階間爲東西節中庭爲南北節則誤矣中庭蓋東西節也階間乃南北節耳

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

二三子謂有司也司射告賓以有司請射故賓言某本不能特爲二三子之請不得不許耳註專指衆賓恐未備

司正爲司馬

此時司馬之位巳在司射虛位之南下雖云反位則先巳立于此矣不著之者是時司射位未定不得先見司馬位也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

讓與至于階三讓之讓同謂上射讓下射也司射旣比三耦三耦上射先行下射從之上必讓下敵者之禮也敖氏謂下讓其上未確

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

大射之司馬正亦不射而仍決遂者以君在恐令射也鄉射禮輕故從略

獲而未釋獲

上獲唱獲也下獲獲之算也未釋獲者三耦之射
不主于中也
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
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
如之
與升射者相左謂前耦降由階之西方後耦升由
階之東方南行以東爲左北行以西爲左也拾即
遂也上經註謂非射時則謂之拾是也
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

卒射賓揖
不告主人者主統于賓也大射君禮尊故必告君
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
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
下射履左物此云出于左物之南即上出于下射
之南也弟子位在西南此時奉楅而出已至堂前
但共卽設耳故司馬北面鄉而命之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
鄉射以賓爲主故卒射必告始射必請

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
主人主人與賓爲耦
云若皆與射則容有不與者矣不與者其大夫衆
賓乎若賓主人則無不與
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以耦告于大夫
曰某御于子
大射大夫與大夫爲耦此大夫與士爲耦在大夫
則爲自謙在主人則爲尊君兼鄭敖兩說乃備
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

衆賓謂堂上三賓及堂下衆賓將與射者皆是
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
立東上大夫之耦爲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
若有東面者謂繼南面者之後依次而立故北上
觀此則鄉飲酒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
則東上其爲西字之誤益無疑矣
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
三耦拾取矢題下事也下乃序其事而言之與前
一人洗舉觶于賓同意

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

大射儀北面視上射此亦同

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

大夫之弓亦倚于序此不云于序執弓者敖氏謂有司授之于堂西是也大夫雖爲下射而其爵尊

于上射故升降之禮雖上射在先而命射之辭同行之節則與三耦之爲下射者不同

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

此衆賓謂不與大夫爲耦者

司射所作唯上耦

司射作上耦則二耦三耦至賓主衆賓皆與聞矣故不必更作之

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司馬乘矢如初

兼束大夫矢者以異爵尊之也主人士也安得束之註以不束主人矢爲不殊于賓殆指鄉大夫賓賢能時行此禮者亦不束主人矢與

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

司射命取矢之時本未決遂故此不云說決拾敖氏謂文省非

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

十則異之謂十純則總爲一束另置于北侯有二算再委于此也

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

耦不酌不授而同升者不敢自矜其功也但勝者先升則已有別矣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搢扑以反位

司射既奠爵于篚即適堂西釋獲者亦即辟薦此

二節蓋同時爲之經因叙獻釋獲者禮而先言釋獲者辟薦之儀非謂釋獲者旣辟薦然後司射適堂西也

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司射先反位

䟽謂鄉射有堂西取矢及比耦之位有三耦射位在司射西南有拾取矢及再番射位是三位考經文初番射時射位在司射西南再番射時射位在司馬西南拾取矢位亦在司馬西南䟽以司射司馬之文異遂分爲二位不知司馬西南之位卽司射西南之位覩司馬旣命去侯之後立于司射之南而再番射時遂云立于司馬之西南蓋始射司馬未有定位故以司射爲節再射遂以司馬爲節也若然則鄉射唯有二位而已較大射少一位者大射有次此無次故也

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卽席

耦反位反司馬西南之位也大夫不與耦同反位故遂釋弓矢于序西而升卽席優尊者也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

上射射字擬卽耦字之誤以上經證之可知敖氏謂上下當有耦字亦通

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

經凡言襲者後又有事必袒下文云司射降搢扑不言袒則此時不襲可知且後又云司射猶袒決遂則前此皆袒明矣襲字蓋衍文

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

皆皆賓大夫及衆賓長主人也敖氏謂此時升者惟賓長三人賓主人旣投弓矢卽升未詳何據

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

鄉飲酒禮云某子受酬據受酬者而言也此云某酬某子據酬者而言也其意蓋曰某酬某子某子受酬經特互文見義耳註謂射禮略于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爲主非是

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

大夫若衆亦唯舉觶于其長若有諸公則舉觶于諸公而大夫亦不與矣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

上言請坐于賓亦傳主人之辭也下言主人曰亦傳辭于賓也此與鄉飲酒皆互文

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

此三節皆同時爲之蓋賓取俎之時主人與大夫即皆取俎授弟子經特各終言其事耳非有先後也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

賓主人說屨之時大夫及衆賓亦皆說屨畢主人乃揖賓升賓厭大夫大夫厭衆賓衆賓亦序升也

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

錯者交錯而辯也大夫之數若與衆賓相當則賓觶之主人大夫觶之賓長主人觶之第二賓賓長觶之第二大夫第二賓觶之第三大夫第三大夫觶之第三賓第三大夫觶降旅堂下衆賓之長第三賓觶降旅主人贊者之長堂下衆賓之長觶又之第二贊者主人贊者之長觶又之第二衆賓如是交錯而行其或大夫多于衆賓則第三賓觶之第四大夫第三大夫觶之第五大夫皆迭飲于坐卒受者降旅堂下衆賓受第三賓觶者降旅主人贊者衆賓若多于大夫則賓長觶之第三賓第二

賓觶無所酬即降旅主人贊者第三賓觶亦即降旅堂下衆賓其堂下衆賓及主人贊者之數若不相當亦皆如堂上禮

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

長謂堂下衆賓之長及主人贊者之長也

受酬者不拜受

受酬者不拜指長受酬而言也下皆不拜指其次受酬者以下而言

賓與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

降謂降席也

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大夫之出當在賓及衆賓之後主人既送賓與衆賓然後入揖大夫乃出再拜送之下記云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是也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

鄉飲酒禮唯云賓鄉服以拜賜不言于門外亦不言不見此詳之

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

此所言亦較鄉飲爲詳云拜辱于門外是亦不見也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

此息司正之禮鄉飲亦當如此

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使能不宿戒

記不言篇名蓋此篇所記有通燕射大射而言者非獨爲鄉射而記也　此據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用此鄉射禮者也若行此禮于賓與賢能之後則賓即鄉飲所謀之賓烏可易乎

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

無諸公大夫雖如賓而自升不拜洗以後亦與介禮同

立者東面北上

鄉飲酒記云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敖氏謂東當作西此若有北面者亦宜西上

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

射禮同時行事者似不止此如司馬命張侯樂正

即當命遷樂司馬獻獲者司射即當獻釋獲者大約二人所行之事不至相窒礙者皆可同時而行若一人行一事必相繼爲之則日力有不給矣記蓋舉一以見其餘耳

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

食指將指之外除兩擘指有拓弓鉤弦之事其無名指小指皆可挾矢挾一个者挾于食指將指之間挾四个則分挾將指無名指之間挾五个則又分挾無名指小指之間也

上射於右

上射於右則下射當於左不言者可知也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

經直言衆賓不與射而不言大夫大夫若不欲射則不來可也既來則無不與射

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

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其意已明復託之者嫌未拾取矢先取誘射矢註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與經矛盾朱子已詳辨之矣

賓主人射則司射攬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

賓主人射司射攬升降則大夫亦當攬之不言者文不具

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

尊者事至乃爲之故大夫立于堂西而不立于射位優之也若然則大夫未射俟射至乃降亦可必先降者賓主人既降而大夫獨立于堂上則是以尊者自處矣此又自謙之意也

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釋獲者釋弓矢

註謂惟此二事釋弓矢則攬升降不釋攬升降雖不釋弓矢亦當去扑尊者不可以罰加之不言者可知也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

考司射命上射之辭曰不貫不釋則禮射固以貫于正鵠爲雋也註乃謂禮射不待中爲雋豈非與經相左乎且註既以大射爲禮射又以當主皮之射尤爲自相矛盾

主人亦飲于西階上

主人飲罰爵之位經已明言之此蓋複出也

東方謂之右个

此明經之左个右个東方謂之右个則西方謂之左个矣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

經止言歌騶虞此云歌騶虞若采蘋補經所未及也疑行鄉飲禮于賓賢能則用騶虞註所謂有樂賢之志取其相宜是也若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

射于州序行此鄉射之禮則用采蘋以鄉大夫或來也

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主人再拜送大夫合衆大夫而再拜也敖氏謂大夫雖多惟拜送其長未安

楚扑長如笴刊本尺

長如笴亦如笴長三尺也刊本尺亦刊之使白也

君射則為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旣發則答君而俟

此以下雜記燕射大射之儀蓋因射而類及也

儀禮蠡測卷第六

蕪湖韋協夢著

燕禮第六

賈已所言泛論燕禮之所有而已其實此經所載惟諸侯燕本國臣子之禮若燕賓客燕族人及天子燕諸侯亦當視此儀制而禮宜稍異

小臣戒與者

此小臣小臣正也下納卿大夫者即此人也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

大射儀惟言官饌在設席之後蓋與此禮互備也

此膳宰具官饌具之而未設大射儀設席後之官饌乃設之也

樂人縣

疏謂諸侯無眡瞭盛氏已辨之矣然則所謂樂人者卽眡瞭與眡瞭而謂之樂人者以其為掌樂事之人而已人者賤辭也

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

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見洗與洗篚膳篚同
在此也下又詳言設洗篚膳篚之地耳篚洗篚諸
臣所用也設洗篚云南肆設膳篚云西面亦互文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公尊瓦大
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
兩圜壺
司宮未知何官周官惟有宮正宮伯宮人宮正掌
宮中之官宮伯掌凡士庶子之在版者與此官不
類惟宮人職云掌寢中之埽除執燭燕禮行于路

寢是宮人所掌之地則設尊設筵之事宜宮人爲
之且下經云司宮執燭于西階上執燭亦宮人之
職盛氏謂諸侯之司宮即天子之宮人以下士爲
之者說頗有據若如註以司宮爲天子之小宰小
宰乃天官之貳設尊設筵既非職掌而執燭更勞
賤之事豈可以中大夫而任此職乎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
此節當在司宮筵賓節上以大射攷之可見上射
人告具告陳設事備也公席未設烏得遂告具乎

公升即位于席西鄉
此正當在射人告具之後是時公立于阼階東南
射人既告具然後升即位于席西鄉
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
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
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
此卿大夫即上小臣所戒之與者鄉飲鄉射皆主
人既速賓然後賓入燕禮不速賓故小臣出納之
經內單言小臣者皆小臣正也小臣師則曰師

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
羞進也羞膳者謂進君膳者也若物曰膳若專指
庶羞而言則當曰膳羞不當曰羞膳註未備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
答再拜
宰夫爲主人亦當請命于公而後以公命命之不
言者文畧此宰夫即周官宰夫也周官宰夫以下
大夫爲之諸侯當用上士天子用膳夫諸侯用宰
夫諸侯之宰夫猶與天子膳夫等

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
主人辭降亦坐奠觚于洗南地下與少進辭降與
賓禮同
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
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
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
鄉飲酒禮卻手左執本弗繚右絕末以祭則是士
絕祭而大夫以上當繚祭此賓乃大夫而亦絕祭
者為君屈也君繚祭賓亦繚祭是與君敵體矣故

降而絕祭亦與君在大夫射肉袒同意下經云公
祭如賓禮謂其儀與賓同也非謂亦絕祭也敖氏
謂自上至下同絕祭非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
拜稽首公答再拜
主人酌膳時亦執冪如初公不酢主人而主人自
酢者達君意也凡獻人者必受人酢亦或自酢者
皆客卑不足以酢主人主人遂其意而自酢之也
獻爵于公者以君尊士卑無親酢之禮故主人自
酢與他時自酢之義別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
鄉飲酒禮曰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
立當西序東面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
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此酬
賓禮畧當以彼為正但此主人甫自酢訖奠爵于
篚旋取角觶洗之無降洗之文耳
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
賓西階上拜主人宜少退卒拜然後授賓爵于筵

前
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
鄉飲鄉射旅酬之禮賓主之故主人酬賓奠而不
授為將以此觶舉旅也燕禮公主旅酬之禮故主
人酬賓授受如常禮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
註謂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賓乃大
夫豈可使卿媵爵乎敖氏斷以下大夫其說較長
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

大夫有三等上大夫卿固不可使而中大夫乃副于卿者大射儀謂之小卿是也惟下大夫爵位稍卑故使之　小臣作媵爵者宜東面而若西面則背君矣

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

始言序進者以序而盥也後言序進者以序而酌也先者既洗當退立于階下而立俟後者既洗與

之以序而升也升亦先者升三等後者從之敖氏謂先者既洗即升立于西階恐未然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再拜

註謂興以酬賓爲就其階而酬之若然則當云降適西階上酬賓不當祗言興矣且公若降酬賓則于賓之拜公可自辭之不必使小臣矣註說未安

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

小臣辭不言公命者不俟公命也前賓下拜公命辭之則此下拜亦辭可知故于其始下即辭之

上云升成拜此云升再拜稽首者上降時已再拜稽首特升以成之耳故云成拜此降未拜升始拜必言再拜稽首者嫌祗升拜而不再拜且稽首也下放此

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

敖氏既謂若有諸公先酬之則此所云大夫惟三等大夫而已且王制云諸侯上大夫卿未聞稱諸

公大夫者敖氏謂諸公亦大夫非是

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酬禮本不祭著之者嫌主人祭大夫亦祭也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

獻卿實散者非公所命獻之人也凡公命獻者皆酌膳

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

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
卿不酢主人者非正賓也主人亦不自酢者嫌與
君禮同也
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
諸公言若有非唯通五等言之卽大國有諸公者
或有故不與亦無諸公之禮矣
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
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君行三酬故有三觶旅凡三舉故觶必三致上二

人媵觶惟用一觶其一觶奠之而未用此次當用
上之奠觶下經云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蓋
奠之以爲旅大夫用也若前所命媵觶者一人此
所命媵觶者二人則無上文之奠觶而洗二觶酌
膳一觶以旅卿一觶仍奠于薦南以俟大夫之舉
旅然後用之也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
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
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

納工之小臣卽上辭賓請媵之小臣也小臣既納
工因相之既授瑟然後降立于故位也　小臣相
工特至燕寢時耳其燕朝以外自當眡瞭相之眡
瞭不入燕朝者以無其位也不然小臣僅四人卽
以同官助之焉能盡替者而相之乎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
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此不辨工之爲大師與否皆爲之洗者鄉飲射臣
禮可畧燕禮則有事公宮不可不敬且燕禮之主

人非正主故不妨爲之洗也然亦爲長者一人洗
觀拜受爵惟一人則洗亦一人可知又鄉飲射主
人皆阼階上拜送爵燕禮之主人亦在西階故卽
于西階上拜送爵　無大師爲工長洗若有大師
則僅爲大師洗而餘不洗與
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
受爵亦工授主人而主人受之也鄉飲酒禮云授
主人爵
公又舉奠觶惟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

大夫得獻不卽旅者降于卿也至是旅之者尊于
士也樂備則將旅士矣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
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旣爵升授主
人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
獻笙之爵卽獻工爵也獻笙爲之洗亦以其有事
于公敬之也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
註謂復位位在東縣之北與鄉飲酒註異從彼爲

正
司正洗角觶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
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
安
受命受公安賓之命也命卿大夫以公命徧命之
也君曰以我安述君之命也
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
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
旅酬禮坐行之者以是時已燕坐也燕坐則飲酒
不立行禮
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
前大夫媵觶及賓媵觶皆于阼階下再拜稽首公
答再拜然後奠觶于薦南此士不拜送故公亦不
拜受不拜送者士賤不敢與公爲禮也
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
公答拜亦再拜凡臣再拜稽首而公皆答以再拜
不言再拜者可知也
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

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
則者承上之辭見公有命徹冪卿大夫卽降拜也
敖氏謂見其然否不定之辭似未然　小臣必俟
公命然後辭者以大夫亦降或可不辭故必公命
之辭然後辭公必命之辭者以有賓在其中且燕
禮非正名分之時也諸公及卿大夫皆辟唯云大
夫者敖氏云文省是也
公不送
不送者君尊也於與國之臣則送外臣不與已臣

同也

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

其介爲賓

不以賓爲賓而以介爲賓者下與卿燕註云燕爲序歡以賓主敬是也此無論賓之爲卿爲大夫皆以介爲賓賓卿也則介大夫即以大夫爲賓賓大夫也則介上士即以上士爲賓下文所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賈疏謂與已臣子燕法是也若燕異國之臣自當以異國之人爲賓若敖氏謂大夫爲聘使燕賓以主國之大夫爲之是本國臣子轉加乎異國臣子之上殊屬未安且經祇言賓爲苟敬其介爲賓敖氏別卿大夫而言誤矣

有房中之樂

君臣之情不可不通而君臣之分不可不嚴燕禮以臣爲賓而禮以賓禮既令主人獻之酬之而又親爲舉旅於其拜也則答之於其下也則辭之即卿與大夫與士亦別以獻酬禮禮之且親爲舉旅

而無算爵并下及庶子左右正內小臣可謂恩無不逮矣然公爲賓舉旅賓必降至西階下再拜稽首迨至公卒觶媵觶者酌觶皆必下拜而主人獻士之後賓又升洗媵觶于公初不敢以賓禮自居而卿大夫以下之必恪循乃職更無論已此又所以嚴上下之分也

儀禮蠡測卷第七

蕪湖韋協夢著

大射儀第七

大射先儒皆據戴記以爲將祭擇與祭者之射敖氏謂諸侯相與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若然則亦謂之燕射可也何必復异其儀而名大射乎

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

贊者謂贊執事者蓋卽士旅食者也旅食雖微亦當預戒之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前射三日亦空一日也宿則射前一日與樂人設縣同日也張氏以宿爲前射三日之前一夕非是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

參取參錯之義謂參用豹侯麋侯之制也不必改字而義已明敖氏不從鄭讀參爲糝固是但以參侯爲豹侯則于經文亦無據　此以下皆前射三日事也樂人宿縣乃射前一日之事盛氏以此數

一節並前射一日事誤矣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

敖氏陳氏皆以鐘磬之應笙者曰笙鐘笙磬應歌者曰頌鐘頌磬其說近是註謂在西曰笙在東曰頌則凡在西者皆可名笙在東者皆可名頌何獨于鐘磬言之乎且鐘磬二肆以其有異用而後設之否則一肆足已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

周官諸侯軒縣則諸侯之縣當有三面此闕一面者敖氏謂以辟射之故去其階間之縣是也若然則大射及賓射皆當闕一面註謂其爲諸侯則軒縣賓射輕于大射烏有賓射備縣而大射不備者乎蓋射禮之縣以主射者而別不以所與射者而別註以所與射者之尊卑定縣之闕與不闕誤矣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元尊酒在北

設器之法尊者先設卑者次之此臣尊設在君尊之前者先尊方壺于東楹之西以爲飾乃設膳尊與燕禮同註謂膳尊君尊後陳之尊之非是

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

註讀獻爲沙以沙酒爲醙酒夫醙酒乃祭神之酒公之膳尊尚不用而服不轉用之有是理乎從敖說較長

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

燕禮曰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此文畧當以彼爲正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

燕禮設卿席註云席自房來此云樹于位後彼燕禮輕故俟臨時乃設大射重于燕故先設卿位而樹席于其後以爲識也不卽設之者貶于公與賓也大夫繼而東上謂繼小卿之後也云繼則繼而西可知敖氏補西字于繼而下不必從

官饌

燕禮膳宰具官饌于寢東具之以俟百官之設也此百官之所設卽膳宰之所共不若其所者敖氏謂上下薦羞其饌之或异處是也

大射正擯

大射重于燕燕禮用射人擯故此用射人之長大射正爲射人之長則燕禮之射人其大射正之佐與

奏肆夏

燕禮輕故賓入不奏樂此奏肆夏者大司樂職尸出入奏肆夏射禮同于祭祀故賓入亦奏肆夏以納之奏肆夏者其鍾師歟

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

主人從之從升西階也燕禮言賓亦升自西階與此文互備也

宰胥薦脯醢

射禮重于燕燕禮薦賓以膳宰薦主人以胥此薦公及賓皆以宰胥者盛氏謂主于射畧于燕是也觀下設折俎亦不以膳宰而以庶子則宰胥庶子特攝膳宰之事耳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

凡奠爵拜者皆執爵興然後答拜者答拜之經或不言執爵可以例見之也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

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

凡臣拜君再拜者君亦答再拜上兩公答拜不言再拜者文不具交于楹北有相右相左二義賈疏疏燕禮以相右言此因註有相左之文又以相左言二說相兼而旨始備宜兩存之

媵爵者皆退反位

燕禮無此七字當以此爲正

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

上言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此言賓下拜降與下特記者偶异其文耳註謂發端言降因上事言下拜則賓媵觶于公何以發端言下拜繼言降拜乎此下凡言小臣正辭者亦不俟公命即辭之也知不俟公命者上賓降拜公命小臣正辭小臣正

受公命然後降辭賓則賓已再拜稽首矣故升以成之此賓甫降小臣正即辭之故降而未拜遂升再拜稽首若俟公命則賓亦已再拜稽首矣何以直言下拜乎

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

燕禮無此十六字亦當以此文爲正

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嚌肺興加于俎坐挩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

此禮詳于燕者燕無俎而射有俎也既祭酒卽執爵興則亦不啐酒不告旨可知

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

燕禮面鼓執越此後首挎越者蓋變于燕也大射之必變于燕者亦猶鄉射之必變于鄉飲也但鄉飲後首挎越鄉射面鼓執越此燕面鼓執越大射後首挎越二者相反耳

乃歌鹿鳴三終

凡歌詩皆連歌三篇無止歌一篇者況射重于燕

燕歌三篇而射歌一篇此必無之事也註謂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非是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

爵者觚觶之通稱註謂獻不用觚工賤异之也觀禮器謂貴者獻用爵賤者獻用散豈工賤而轉獻以貴者之爵乎敖氏謂爵卽觚是也　下云一人拜受爵則此爲之洗者亦僅一人而已其餘工五人卽以此一人之爵遍獻之不另爲之洗賤也疏謂六人皆爲之洗未確

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是時小樂正及管工皆當從工而東別無所謂大樂正者註謂大樂正還北面立于其南臆說也

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

中庭亦謂東西之中卽兩階間也與鄉飲鄉射燕禮司正之位同

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

大夫與大夫爲耦常禮也但耦必兩人若餘一大夫則以大夫爲上射而以士爲下射故曰士御于大夫諸公不得稱大夫說已見燕禮此大夫亦祗謂三等大夫也不言諸公者諸公非常有若有諸公亦諸公爲上射大夫爲下射與

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

有司之說敖氏近是賈氏據鄭註以士不射者當之士不射者或有或無不定納射器之事多且煩非其人所能共也

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
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大史許
諾
若有諸公則亦射參侯不言者諸公有不有不定
也
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取弓矢不言拾文畧註謂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
蔽處非也
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

鄉射禮南面揖揖如升射此不南面者盛氏謂執
臣禮是也註謂不南面為不背卿凡堂上行禮之
時惟君不可背若卿則何不可背乎
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
司射作上耦亦當上下射之間而作之也鄉射禮
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此與鄉射异者惟
東面作之耳
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
物立于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

司馬正敖氏以為射時所立之官得之矣註謂司
馬正為政官之屬賈疏因以小司馬當之按周官
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諸侯降等亦當以下大夫為
之諸執事者皆士也而司馬正獨以下大夫未確
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
鄉射禮負侯獲者以一人為之大射禮重以二人
相代則授旌而退之侯宜同註據周官服不氏之
人數謂大侯代而參干不代經祗言授獲者何以
見大侯之負侯授獲者旌而參干之負侯不授乎

且周官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天子之制也諸
侯降等未必有徒四人疑大射負侯之人若不足
其數則取諸旅食者旅食者亦庶人在官者與服
不氏之徒同其立于士南原所以佐襍役如納射
器負侯諸事以承贊者服不諸人之乏也
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
鄉射執弓不挾此云右挾之蓋互文
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
負侯卽上退居於乏北者之負侯也鄉射負侯獲

者一人故先負侯而俟司馬命去侯即去而居之
至司馬命取矢又執旌以負其侯而俟大射負侯
獲者二人負侯專主負侯獲者專主唱獲經明言
負侯許諾其爲負侯無疑矣敖氏謂負侯即獲者
未妥

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既設楅司馬正
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

鄉射不言以弓爲畢此君禮威儀盛彼臣禮可畧
也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
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

士之爲大夫耦者宜於命大夫後即命之其辭亦
當曰子與某子射

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命大夫之
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

以命辭觀之士爲大夫耦者宜爲下射與鄉射異
下經云大夫東面下射西面蓋互誤耳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

司射既命三耦與其耦拾取矢三耦於是袒決遂
執弓皆袒決遂上當有三耦字以鄉射觀之可見

司射既命取矢小射正當作取矢不言者文不
具

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
西面

此出次取矢于楅之儀也楅南面上射東面下射
西面則上射在楅之右下射在楅之左也

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
且左還毋周反面揖

敖氏橫弓之說詳見鄉射禮此註謂人東西鄉以
南北爲橫若橫弓之時東西鄉則上射左還南面
折而右還乃北面下射左還北面折而右還乃南
面烏得相鄉而揖乎

揖以耦左還上射于左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還退
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

鄉射上射于右此上射于左者鄉射無次射位在
司馬之南于右便其反位大射有次射位在次次

中之位北面爲上於左亦便其反位註說是也敖氏謂此上射亦於右未安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公許反搢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爲畢北面

釋獲者統大史小史而言猶獲者統服不負侯獲者而言也下云大史釋獲謂釋算也因大史釋算遂以釋獲者稱之猶獲者唱獲遂以獲者稱之其實獲者非徒指唱獲者釋獲者亦非徒指釋算者

也

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

中離維綱兼鄭敖兩說始盡蓋射而過于維綱固不可釋獲即中而麗于維綱亦非正中故亦不釋獲公則釋獲者所以優之亦以大侯高遠其中本難也

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

言此亦以見衆之不與也

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

釋獲者受司射之命傳告于小史小史又傳告于侯之獲者而賓諸公卿大夫衆耦與聞之也

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與執而俟

上大史實八算于中則此取算實算亦大史之事矣

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

諸公卿不言降承上賓降之文也蓋賓降諸公卿俱從之降賓適堂西諸公卿則適次非謂賓既取

弓矢升然後諸公卿降也

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

小射正授弓亦當先受之于納射器之有司而後授大射正也俟于東堂者恐公有命也　拂弓者大射正也小射正既授之大射正即拂之皆二小射正及大射正也

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

註謂公爲耦射亦先發與他時下射不同殊不知

公既爲下射則自當令上射先發而公次之與卿射大夫爲士下射同若公爲下射而仍先發則公爲上射可也何必又爲下射乎此經詳言公射之儀而不及賓者以其禮與他射同且以爲臣畧之也

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襲

此大射正受弓亦以授小射正而轉授之有司也

小射正復位復西方之位也郝氏以位爲東堂之位小射正之在東堂特俟事時暫立于此耳非小射正之正位也公之決拾小射正設時贊設則說亦贊說可知大射正復位復階前觶南之位

公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後卿大夫繼射

司正以命升賓尊賓也賓必俟命然後敢升尊君也卿大夫必俟賓升復筵而後射者以賓在階西雖以爲儀也不言諸公者文畧

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

此不別士與大夫爲耦者以士爲下射則其儀自與三耦同不得復有尊大夫之禮也

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

東亦束其上握也卿射禮兼束之以茅上握焉

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

矢人猶謂執矢之人爾非遂以矢人之官目之也註謂各以其器名官職猶未盡善

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

視算

司射亦釋弓矢說決拾襲也惟言釋弓襲文省

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

司宮士位本亦在西方知將奉豐故先俟于堂西也復位則復西方位矣

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

勝者之弟子即燕禮所言之庶子周官宮伯所掌者也庶子在宮中爲宿衛之官宜亦隨公出入射

以有事爲榮故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散其亦旅
酬下爲上之意與
小射正作升飲射者如作射
司射命小射正作亦諸侯官多故也言如作射則
是作射爲小射正無疑矣
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
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
授亦授之于席前也鄉射禮洗升實之以授于席
前

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
公不勝而不飲則不公飲公而同于諸臣則不敬
從致爵之禮其盡善與
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
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
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賓
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
首公答再拜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
凡飲罰爵者皆不勝者自飲而勝者不飲此賓復

酌自飲者嫌公獨飲有示罰之意也註乃云恥公
殊爲未當
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
耦亦謂卿與公爲耦大夫與卿爲耦士與大夫爲
耦者也註獨指士而言考上經唯有大夫與士爲
耦無諸公卿與士爲耦者義猶未盡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
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
此即前經司宮尊于大侯之乏東北者彼歷言其

地而已至是乃陳之猶卿大夫之席前已言其地
至旣獻乃布之也註以此尊與前爲二尊此洗與
前爲二洗服不與獲者僅六人耳而必異尊與洗
有是理乎
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
註謂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非也服不爲
三侯獲者之長而位爲下士獻以司馬正宜也若
其徒雖爲大侯之獲者與參侯干侯之獲者等耳
豈可與服不同獻乎且上經云實一散于篚服不

卒爵之後司馬師卽受虛爵獻隸僕巾車與獲者
司馬正復用何爵獻其徒乎蓋服不一人司馬正獻之而其徒則與參侯干侯之獲者皆受司馬師之獻也

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
不言服不言獲者服不舉其官獲者舉其職服不雖不主唱獲亦因獲而立此官故統謂之獲者註謂服不負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未確

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

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
不言獻大史而曰獻釋獲者容小史亦獻也小史佐大史大史獻亦當獻之猶獻服不而并獻參侯干侯之獲者也獻參侯干侯之獲者其禮與服不同則獻小史亦與大史同矣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搢扑以反位
下文云司射倚扑于階西則此時司射可直由階西適阼階下必搢扑反位者以獻釋獲者之事未終不敢由便也

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
如初二字疑作公許傳寫者因三射多言如初而鄉射三請射又曰如初由此誤耳

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
初取矢時不見小射正作射之節者與此文互備也小射正作矢當在三耦拾取矢之前退其文于下者以初取矢時無此文也言作取矢如初則初亦作之可知矣

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東退反位
鄉射士爲上射大夫爲下射大夫降尊以就卑以賓主人皆士衆耦不可以皆用大夫若大射則卿與卿爲耦大夫與大夫爲耦既依次而比之士之爲大夫耦者自當爲下射與鄉射異此云士東面大夫西面東西二字疑互誤

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

士既爲下射宜于大夫既取矢之後乃取矢今先坐兼取乘矢老亦不敢與大夫拾之意也

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

釋弓亦兼釋矢上經云釋弓矢于次是也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

請以樂于公謂以樂樂于公也樂上似脫樂字以鄉射文推之可見

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眂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

騶虞釆蘩釆蘋皆未嘗明言射事而射節以之貍首之詩應與三詩相類詎必拘拘以射爲辭乎射義曾孫侯氏之云蓋後人附會而爲之說註既以貍首爲逸詩而又以曾孫詩當之殊不必 劉氏

敞因篆文貍似鵲首似巢謂貍首即鵲巢騶虞釆蘩釆蘋皆二南篇名則貍首亦必其儔劉氏之說非不可從但無明文可據不免穿鑿仍從註作逸詩爲長 鄉射北面命不言眂上射此樂正命大師不言東面亦互文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

鄉射請徹俎司正之職則此請徹俎亦當以司正李氏謂司馬正當作司正今從之

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

公曰衆無不醉司正述公命辭也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降等亦當有其半射禮釋獲用大史小史各一人皆于釋獲時獻之其不主釋獲者至此始受獻

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

飲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

旅食之爲獲者已于獻服不後獻之亦不重獻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

不獻庶子非謂終不獻也蓋不獻庶子即行復射禮既復射然後獻之也

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驁

驁九夏之一公出入則鐘師奏之此言公入驁不言出奏驁者入時奏之出可知也燕不奏者燕禮輕也

儀禮蠡測卷第八

蕪湖韋協夢著

聘禮第八

此據侯伯之卿大聘而言其公及子男之卿大聘亦當與此畧同但大國之卿七介子男之卿二介微異耳

君與卿圖事

圖事當在燕朝羣臣朝畢使小臣留與之圖事也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

戒猶告也命也鄉飲鄉射皆云戒賓則言戒乃尊于言命也此經于使者言命上介言戒特互文見義耳敖氏謂異尊卑非是

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

註云位在幕南南北節也敖氏云在雉門之右東西節也雉門右蓋在雉門東

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

所受書謂載者所受于使者也使者既受宰書即以授載者上介又視之以校所載幣之全否

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

入入庫門而右也

遂行舍于郊

舍息也謂暫息于郊以受問大夫之幣也註以舍爲脫舍衣服使者之朝服旣受命即可脫舍不必俟至郊也

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

上云使次介假道東帛將命于朝則東帛特因假道致其敬耳許正謂許其假道也許假道而後受幣見受幣爲許故也云遂者嫌未出許即受幣也註謂明受其幣非爲許故非

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

經祇言上賓大牢而註謂上介亦大牢經祇言積唯芻禾而註謂米皆百筥註蓋據主國禮賓之禮而言也禮過客宜降于主國

朝服無主無執也

於此特言朝服則卿大夫道路之服未必服朝服矣敖氏謂道路常服卿大夫朝服士以下元端非是

關人問從者幾人

關人問從者之人數原爲有司當共委積之具也但以從者數百人保無姦宄之徒混其中者知其人數則非賓之從者關人皆得以幾察而不敢混入矣敖氏防奸之說亦不可廢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

經明言亦如之則其儀皆與展君之聘享同矣註謂展夫人聘享上介不視蓋誤以下節專指拭璧琮而言故有此說耳

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

賈人于退琮之後告以展聘享之玉幣已畢使上介轉告于賓也　賈人本北面轉而南面以告上介上介亦本北面左還東面以告賓欲鄉其人告之也

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

展幣不于賓館而于賈人之館玉幣皆在賈人之

館展之便也註謂爲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考諸侯遣臣相聘主國祇畜一勞下文使卿近郊勞是也此及郊爲遠郊不應有勞問之人註說非是

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

請行之辭蓋曰寡君使某請行上士請事特知其爲聘事而來猶不敢必行聘于本國故又使大夫請之謙之至也　勞賓以束帛勞禮輕也勞必以卿者尊使者亦以尊鄰國也

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

凡主國行禮于賓皆上介出請入告而後賓出迎也經凡不見者可以例推之

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

司儀職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爲禮其儀亦如之則侯伯之臣亦受勞于堂上與此异者蓋記禮有先後也

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

賓入門即北面勞者必南面鄉之而東面者賓北面敬主國之君也勞者東面致命不敢以主國之君自居也

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

賓本北面于此言之嫌勞者東面致命賓或西面聽命也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裏有蓋

竹簋器名方釋其形制也註中方字疑衍

儐之如初

君使以束帛夫人使以棗栗非夫人勞賓之禮輕

也婦人之贄棗栗榛修用棗栗正所以敬賓也故賓之儐勞者亦與君使同至君使卿夫人使大夫則夫人不敢與君敵體亦非卑賓也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

周官守祧職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又云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禮記祭法篇天子七廟遠廟爲祧則廟與祧爲二鄭氏謂遷主所在曰祧其說原不無所據蓋對文則藏遷主曰祧其餘曰廟散文則祧亦謂之廟廟亦謂之祧祭法

天子七廟合五廟及二祧爲七是祧亦謂之廟也
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大夫祇二廟無遠廟
則祧即廟是廟亦謂之祧也此經所言正遷祔所
藏之祧敖氏謂祧乃廟堂以北之稱不信註說未
安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

致館敖氏謂以君命致此館于賓得之矣註據司
儀職文謂以上卿禮致之殊不知司儀職所謂致
館如郊勞之儀天子禮諸侯之禮也此經並無如
郊勞之禮之文何以見其以上卿禮致之乎

衆介皆少牢

唯言皆少牢是并無堂上之饌矣無堂上之饌下
上介也

擯者出請事

鄭敖二說不同敖說爲長似當從之　鄭說據周
官司儀職文推之也司儀職所言乃天子待朝君
之禮諸侯待聘臣似未必同且據註所引攷工記
之門制乃天子之應門也諸侯之大門不當如此

廣大郝氏譏之未爲過非但註疏承習已久未敢
遽以已意除之今姑錄鄭敖兩說以備參考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

中庭東西節也南北蓋亦近門內塾

賓立接西塾

擯者隨公雁行介亦隨賓雁行公西面負東塾擯
者與公同面則賓東面接西塾介亦當與賓同面
與展幣時异敖氏謂介立于賓之西南東面北上
是也註因展幣時賓西面介北面謂此介亦北面
誤

擯者入告出辭玉

註以擯者爲上擯則前出請事者亦唯上擯而已
承紹不行者辟天子禮也

擯者退中庭

此中庭與公所立處异中庭南北節也下云負東
塾則東西節

賓三退負序

三退即司儀三辟退與辟文雖殊而義實同註分

辟與退爲二而別生意義賈疏不得其說因以[illegible]
辟三退爲諸公之臣侯伯之臣之別誤矣
賓降介逆出賓出
先介逆出而後言賓出則是賓後出矣出亦俟于
門外
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
註云參分庭一在南南北節也敖云設于西方東
西節也
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

皮右首之說蔡氏得之矣註變于生之說同迂敖
改右爲左亦不足信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因聘有言不用圭璧不敢褻也不用庭實禮簡也
此禮如春秋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及敖氏所
引西乞術言將伐晉之類皆是註引告糴乞師言
汶陽之田三事皆非因聘而有言者
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
宰夫內拂几則塵及于已而不得坋尊者公外拂
几則其塵外揚而不得汙朝服皆敬之至也公既
拂振袂而宰夫不振袂者意與內拂外拂同
公壹拜送賓以几辟
凡再拜者答亦再拜壹拜者答亦壹拜上公送几
祇壹拜而賓必再拜且稽首者主國以賓禮禮之
而賓必全乎爲臣之義不敢因爲賓而遂生倨傲
之心也
公用束帛
註因冠禮云主人酬賓束帛儷皮彼士禮言酬故

謂此言用尊于下觀上文賓用束帛以償勞者勞
者卿也卿與賓同爵亦言用幣安見此必尊于下
而曰用乎
降拜
降拜爲特拜而降也既降公辭之卽升再拜稽首
未拜于階下故下不曰成拜
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
此與始覿時不同者始覿時牽馬者二人而賓總
束之此則牽馬者四人而賓不必總束也始覿時

賓奉幣入門右而介又不從此則奉幣入門左而介又皆入也蓋始覿用臣禮故主乎爲臣後入用客禮則主乎爲賓也

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

公再拜者蓋答卿時奠幣之拜也卿賓奠幣時不敢以臣禮待之故不答拜然終無拜而不答之禮故于其始入也即先再拜之此與他時拜至之意不同

賓三退反還負序

執玉時賓雖三退以辟公之拜然猶東面卿公此則退轉西面又轉而東面益不敢當其禮也

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

振幣亦謂以袂內鄉拂其塵而授君也始覿時奠而不授故不振

賓降階東拜送君辭

降階不至階下敖氏謂别于已君是也然賓拜雖不于階下而必降階者則以已于主國有外臣之義不敢以賓禮自居

公少退

公少退不敢當其拜亦降于本國之君也

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

于士介言玉錦束明賓與上介所奉之錦皆玉錦也否則士卑于賓與上介而所奉轉美乎

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

庭實用皮用馬惟其所有經于賓言馬於上介言皮互文也上介若用馬則亦二馬與

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

據敖說則出請受特因出而申言之其實並未請受也註謂擯者先即西南位請之此已請矣何下文又云請受乎

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

擯者雖專請于上介而衆介皆與聞之則禮辭聽命士介與上介同敖氏謂聽請受之命者上介則經何統言介而不别言上介乎且受幣五人皆同則辭聽又何异哉

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

介上介也不言上介者上已云上介奉幣則此爲上介可知也

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

取幣立者俟宰夫受上幣于擯者而從之以東也

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

前云擯者執上幣以出上文又云擯者進賈疏謂進公左授幣與宰夫則此宰夫爲受幣于擯者無疑矣註謂受于士士所執者乃衆幣宰夫受士所

執之衆幣而不受擯者之上幣有是理乎

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

賓對亦當再拜不言者文不具公再拜者荅賓之拜也

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

不日問而曰請有事者賓之謙辭也註謂嫌近君何以下又云賓問卿問大夫乎

勞上介亦如之

卿大夫勞賓介未必皆在聘日亦未必皆在一日蓋因賓卽館而終言之耳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

註云牲殺曰饔生曰餼特疏饔餼二字之義耳此經所云歸饔餼五牢下經所列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是也謂之歸饔餼猶云歸饔之餼耳記曰聘日致饔又曰賜饔則是禮名饔明矣蓋饔朝食也對飧爲夕食朝食盛于夕食故饔盛于飧也所陳不止于餼而謂之餼者餼蓋生牢之通稱論語告朔之餼羊鄭註生牲曰餼是生可謂之餼左傳鄭

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註腥曰餼是腥亦可謂之餼下經餼二牢專指生牲而言此則統生與腥而言也

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

賓聘時皮弁服退息于館則當舍皮弁服而朝服不著之者以無事可見也是時賓不易服禮辭以卿未入也言此者嫌卿未入卽易服也註謂朝服示不受禮辭卽不受可知何必朝服以示之乎且此時賓未與卿相接豈朝服以示上介耶　卿之

有司傳命于上介上介出請事入告賓禮辭又出
告有司有司固請上介又入告賓許上介又出告
有司乃入陳也

饔

饔巳下五牢也五牢總以饔名之若對餼而言則
何必別飪與腥乎

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
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
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

以並東陳

六豆無茆菹麋臡先設韭菹其東醓醢南昌本昌
本西麋臡麋臡南菁菹菁菹東鹿臡也

揖入及廟門賓揖入

揖入亦有每曲揖之節經不言者文省

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

據司儀職文則敖氏從古本作三讓其說殊爲有
據凡主人與客讓登皆主人讓客客辭然後主人
先升客從之此則大夫讓賓賓辭然後大夫先升

賓從之大夫三讓則賓三辭三辭而大夫即升賓
不再讓矣訧謂使者三讓主人四讓殊不足信

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

大夫先致飪一牢腥二牢賓既拜受然後致餼二
牢賓拜受之禮與前同故云拜餼亦如之五牢必
分二次致之者以有死牢生牢之別也

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

拜饔賓自拜也拜餼代士介拜也上介亦不拜者
統于賓也

上介饔餼三牢

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上介大夫也宜館
于士卿館于大夫之禰廟大夫亦館于士之廟與

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
與陳如上賓

賓禮門外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與此經所言米禾
視死牢牢十車皆互文見義也賓死牢三牢故米
禾皆三十車介死牢二牢故米禾皆二十車

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

歸聘者之禮有三饔也飱也餼也饔最盛飱次之餼又次之飱用死牢餼用生牢而饔則兼用死牢生牢上賓上介先致飱後致饔士介有飱有餼而無饔降于賓上介也先儒以饔餼平列謂饔祗用死牢與飱復何別乎

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

大夫與賓同入但大夫先入賓從之耳賓既入則有每門每曲揖之事安得復省內事乎註以入爲省內事未確

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

介降拜卑不敢拜于上也大夫降辭不敢當其降也于是介遂不拜而自西階上再拜亦大夫先升一等介從之

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

賓既辭擯者入告于大夫大夫于是遂答拜于[illegible]

庭士介不復入矣蓋入而以客禮見則嫌同于主介入而仍以卑者之禮見則又嫌同于君禮此所以不再入與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

歸禮服韋弁尊賓也非尊主國也故夫人可與君同夫人有歸禮因賓有聘禮享禮也

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

君歸賓堂上惟有八豆而無籩此六豆六籩者君有簠簋鉶而又有戶西西夾東夾之饌夫人無牢因無此數者故堂上設六豆減于君也加以六籩亦厚待賓之意也　君歸賓堂上八豆敖氏以爲

朝事之豆是也此六豆若亦爲朝事之豆則當云韭菹其南醓醢屈不言者或不用朝事之豆而專用脯醢如註所云乎

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

觀此及下記云聘日致饔則歸饔餼之禮名饔益明矣

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

下記云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云凡則凡賓及

上介士介皆然敖氏謂米六筐黍粱稷各二筐據
此文也註謂米六筐又無粱似未確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
若者不定之辭上介不能饗食俱備故或饗或食
隨大夫之意也衆介則饗食皆不及矣
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大夫致餼使老餼禮輕不敢告公作大夫也致饗
致食禮重故告公作大夫必告公作之者亦以別
之于公也

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
迎不拜入不揖禮有終也敖氏謂禮不主于已故
不拜卿奉玉以出聘執玉以復命則還玉安得謂
不主于已乎
大夫出賓送不拜
賓送不拜亦禮有終也
賓辟
賓辟不專為拜送而辟也聘享大夫之聘享問大
夫三者之拜雖將君命之辱賓亦不敢受之

公退賓從請命于朝
此經言請命周官言拜辱蓋互文也賓從公至朝
再拜稽首拜辱然後請命請命者恐主君有命傳
于本國之君也
公辭賓退
公辭者辭其親請命也亦擯者出請入告公辭擯
者出告賓乃退也
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
于衆介不言亦如之則贈衆介之禮或有不盡如

賓者矣
士送至于竟
賓入士引之入賓出士送之出恐賓未識道路且
備不虞也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
必請反命者以反命當有反幣告賜諸事君必親
受之請之者請其期也恐君或有故不得親受故
預請之註說未安
朝服載旜

君告以期使者反命及期乃朝服載旜入也

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

公幣謂因公事而賜以幣者私幣謂因私事而賜以幣者賓之公幣則主君醴賓幣也致饔餼幣也食侑幣也饗酬幣也夫人歸禮幣也大夫食侑幣也饗酬幣也賓之私幣則主君郊勞幣也郊贈幣也大夫亦有郊贈幣也上介公幣則主君致饔餼幣也食侑幣也饗酬幣也大夫若饗若食亦當有

幣也上介私幣則主君郊贈幣及大夫郊贈幣也

註說以君臣分公私未確

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經云亦如之則當言某君受幣于某宮矣凡致辭禮輕者則畧禮重者則詳此受幣于某宮雖可知但聘禮重宜亦詳之

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

君答拜不言再拜則只一拜矣雖答一拜者下賓也

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

君既命宰宰還西面取上幣又還南面授使者也

賜介介皆再拜稽首

宰既賜使者幣反命于公公又命之賜介介幣不陳于朝則宰不執以命之矣不執以命之降于賓也

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

設筵几者主人有司也疏以爲司宮大夫未必有司宮之官蓋因燕禮而誤

獻從者

獻從者之禮宜與鄉飲酒獻衆賓之禮同但無堂上三人之席耳

不筵几

經只言不筵几並未言不於廟則敖氏謂亦受于廟得之矣註謂就尸柩于殯宮殯宮似非接賓之所

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經云遭喪不別主君之喪與夫人世子之喪則統

而言之可見敖氏謂專指主君之喪存疑

受禮不受饗食

主國歸賓之禮有三饔最盛飧次之餼次之饔餼受則飧亦受可知

赴者至則衰而出

聘君薨赴者必約計使者之行期若未入竟而赴者可至則赴者即往令即時奔喪也若已在使者入竟之後則必使正禮始行而後至所以便其行事也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

不饗食則雖歸之亦不受矣唯言不饗食則其餘所行之禮皆如吉時矣蓋饗食之禮乃主君所以厚行使者之禮與他禮賓之禮微异故可辭之

介受賓禮無辭也

賓禮主國所以厚禮賓者介代賓行事故主國禮賓之禮皆受之而不辭

不饗食

不饗食謂不致賓饗食之禮也唯言不饗食則飧饔餼之禮皆如故矣

士介死爲之棺斂之

士介卑于賓則其禮自當視賓稍畧註謂不具他衣物是也敖氏謂具與棺文互見殊不知云具則兼棺可知云棺則殯斂諸事或不必具也　註只言大夫介士介不別上介與衆介嫌小聘時士爲上介亦與大夫介禮同也

其禮如爲介三介

三介則上介一人衆介二人上介若上士衆介則中士或下士也賓禮如大聘之上介則上介及衆介皆如大聘之士介與衆介不降于上介者禮窮則同也

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

不於內讀之者欲使衆共聞其事也若然則賈疏以爲所報告請多是客事誤矣

明日君館之

明日館賓註以爲書問尚疾則無書問者或可不于還玉之明日即館賓矣敖氏謂無此禮者館賓

亦在還玉之明日蓋揣度之辭耳
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
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
下云皆元纁蓋指繅而言也註謂繅以韋衣木板
未詳何據
皆元纁繫長尺絇組
皆皆朝與問之繅也繅以藉玉自當以帛爲之元
纁蓋繅之色也繫則以絇組爲之不必又言元纁
矣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
經祇言卿大夫而不別使介則小聘大夫爲使亦
使士訝之上士爲上介亦使中士訝之不得以其
爲使上介而優之也
賓即館訝將公命
此禮蓋于行聘之日爲之經云厥明訝賓于館是
也
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
士相見禮所云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據本國士
見大夫之儀也若異國士見大夫之禮固不得同
觀君於士不答拜而於異國之士則答拜之君且
執謙況大夫乎
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
授謂授賓上介士介也
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
敖氏謂讓爲後主君解讓字之義較註爲長但上
云皇下云志趨皆主威儀而言則註說似不可違
讓蓋謂執玉之處不過于讓也論語上如揖下

如授正與此合
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
授如爭承言其授玉之容也下如送言其授時執
玉之容也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上言入門皇此言鞠躬皇與鞠躬敬同而儀不同
故註謂異說
及享發氣焉盈容
言盈容比初下階時又和矣

多貨則傷于德

貨賄對文則金玉曰貨布帛曰賄散文則通此云貨蓋指幣帛等物而言也左傳云諸侯之幣重又云自是曾輕其幣而賄重皆以幣爲重輕不問以玉之多寡爲重輕蓋玉特執以爲信事畢且當還之而其多寡則有定制豈得漫爲增損乎註未妥

幣美則沒禮

此云幣亦不專指束帛也周官小行人合六幣玉馬皮圭璧帛皆是

賄在聘于賄

在覜也察也謂本國賄賓之禮覜聘國之幣而爲之制也少則非敬賓之禮多則傷于德矣

凡執玉無藉者襲

先儒以繅爲藉謂垂繅爲有藉屈繅爲無藉非也垂繅謂繅垂下以爲儀屈繅特不垂耳非竟無也從陸敖之說爲當

禮不拜至

不拜至註謂客不于是始至若然士昏禮公食大夫禮何以又拜至乎敖說差長

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有豐

尊于東箱者君禮是也

使大夫受

云大夫不云上卿者容小聘則使下大夫受也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服謂皮弁服聘禮行事兩國大夫皆服皮弁服云不釋服者嫌釋皮弁服而服他服也

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

若昭若穆祭祖祭禰不定也敖氏謂並祭祖禰而唯一尸若然則何必言若昭若穆乎且何以處父在者乎　賜饔必祭即孔子君賜腥熟而薦之之意不忘先人也賈氏求福之說疎矣

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

左傳曰夫子之家事治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媿辭又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祝無事焉則大夫有祝特不從行耳僕爲祝攝祝事也註謂大夫之臣

攝官未確　並言孝孫某孝子某者見祭祖則稱孝孫祭禰則稱孝子聽人所用也若並祭祖禰則不應兩稱其名矣　祖曰某甫考曰某子亦互文也祖爲大夫則亦當稱謚父爲士則亦祗能稱字矣

假器于大夫

假器于大夫謂賓假于上大夫上介假于下大夫也三等諸侯國之卿大夫命數雖異而爵秩既同則禮與器亦同也

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

執一雙以將命亦謂獻賓及上介者也士介拜受于門外未必有此禮

各以其爵朝服

各以其爵朝服謂請覿服朝服不服皮弁服也朝服云各以其爵者賓卿也上介下大夫也皆元冠朝服朱絲帶素韠上介士也則元冠朝服緇帶素韠訝亦然

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

此節之首當有問大夫三字註謂此句宜在明日問大夫之下上記明日問大夫之文于聘日致饔之下夕夫人歸禮之上特記行禮之節耳若補此二句于明日問大夫下未免文不相屬敖氏謂此上有闕文得之矣

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

經云凡則凡賓及上介士介皆然敖氏謂大夫餼賓上介米八筐士介米六筐皆用黍粱稷是也鄭註大夫餼賓節云上介六筐又無粱顯與經悖矣

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

賓爲苟敬之義燕禮記註得之燕不以賓爲賓而以介爲賓所以優賓也非因賓之辭爲賓而聽之也且饗食諸大禮賓皆不辭爲賓何獨于燕辭之乎

賓于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

上介將行于所館之大夫亦當有以禮之其用儷皮束帛與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

罪即下文所云過謂失誤也行聘之大夫或言辭不遜或禮儀有愆皆失誤之罪無罪然後饗之所以嘉有德也

過則餼之

過即上文所云罪也或云罪或云過互文以見義耳註謂不言罪者罪將執之晉執曾行人見譏春秋焉有是事乎

其介爲介

經云大夫來使而不別卿與大夫則小聘使大夫

饗禮亦與大聘同蓋大夫與介饗不用介降于賓也若爲賓自當以賓禮禮之卿飲酒飲賓且有介況饗聘臣乎敖氏謂小聘使下大夫其饗禮與大聘之上介同殊未可信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若然有小客後至仍行饗食之禮然後與小客行聘禮也此亦先尊後卑之意

儀禮蠡測卷第九

蕪湖韋協夢著

公食大夫禮第九

使大夫戒各以其爵

戒謂戒之于館也戒亦朝服

賓出拜辱大夫不荅拜將命賓再拜稽首

此一拜也兼拜至拜辱二義拜辱固所以拜君命之辱拜使者之辱亦在其中特拜使者爲餘義

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

賓與大夫行禮皆服朝服大夫退而賓即從之并無易服之節則其先已朝服可知必著之者嫌聘時皮弁服食禮盛或亦與聘同也註謂初時元端未確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

註因經文有南上二字疑宰爲宰夫之屬非也天子宰夫下大夫二人諸侯降等宜用上士其屬則中下士也既爲士何以不立于士之列而爲一列乎且內官之士非宰夫之屬所屬何以又列于其

東北乎敖氏從古文去南上二字以宰爲大宰大宰統御內外尊于衆卿自爲一列宜也內官之士爲內宰之屬則亦屬于大宰矣立于其東北亦宜也　南上二字蓋因下文亦有西面南上字而誤衍耳

介門西北面西上

承擯已下之位敖云士東註云士西說各不同按上文云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承擯是大夫尊于士宜在士之上若立于士東則反在士下矣今宜從註疏

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

拜于下臣禮也拜于上賓禮也賓旣盡臣禮故從公命而升不敢復拜必命之拜者不敢當其臣禮而以賓禮禮之也

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

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唯卒盥者無此節耳卒盥者旣退然後序進匕

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

橫俎之說敖氏得之註疏乃謂順其在牲之性未免過迂矣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

負東房註謂負房戶敖氏謂負其牖敖說較長公再拜註謂拜賓饌具敖氏謂賓欲食禮之從註爲優

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

降拜爲降而拜其實未拜也公辭不降一等賓甫

降卽辭之不俟其至階下也賓升卽再拜稽首不俟公命者降未拜故升卽拜也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

壹以授賓謂壹壹以授賓也必壹壹授之者三牲之肺不可并也註說固未安敖說亦未確

祭飲酒于上豆之間魚腊醬湇不祭

酒不舉亦祭之者君旣設之則賓不敢不祭也飲畢于酒而序列每在酒先者飲以漱口賓之所用酒直空設之而已凡設物皆當用者在前不用者

在後觀元酒爲祭祀之尚而設于方壺之後是亦
一徹也
宰夫膳稻于粱西
進膳而曰膳猶進羞而曰羞也敖氏改膳爲設殊
不必
先者反之
經云先者即下先者一人也先者一人先執臑豆
升設繼又受餘豆于階下之臑豆者以次而設所
謂先者反之也

由門入升自西階
升自西階者明爲賓設之也凡賓物[illegible]自西
階主物升降皆自阼階觀燕禮徹公俎者由阼階
降徹賓俎者由西階降是其明徵矣
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
據敖說則經云騰羞其[illegible]註何必[illegible]
乎
贊升賓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于醬湆間
不祭于豆而祭于醬湆間者[illegible]

說得之註謂祭加宜于加醬湆乃正饌時所設豈
得謂之加乎
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舉一以授賓賓受兼壹
祭之
祭不言其所敖氏謂亦於醬湆間是也註謂祭之
於膷臐之間似無所據
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
升北面反奠于其所
凡舉器以對命者不獨此時然也註以奠而後對

爲成其降食階下之意未確其所謂鄉所設之所
庭實設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
有司設庭實以宰夫設豐之時爲節非謂賓必俟
庭實設而後坐祭也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
賓食時公退于東箱宰夫即奉束帛從于東箱賓
既飲公出自東箱即受宰夫束帛註以聘禮公受
几于序端謂受束帛亦于序端似不若敖說之審
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

從者訝受皮

按禮醴賓從者訝受馬註以從者爲士介則此從者亦士介也疏謂子男小聘大夫士介一人大夫小聘亦士介三人聘義已明言之士介三人則一人爲上介二人爲衆介與大聘同矣

賓入門左没霤北面再拜稽首

註意以此拜爲辭公非也送幣公再拜賓不敢當即趨出授上介幣并未答拜則此拜爲答公送幣之拜即爲謝公侑幣之賜也敖說美矣

東面再拜稽首

賓不北面而東面者君從賓降在阼階下西面故賓鄉而拜之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

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賓皆執脯以出而俎于未燕時已徹之特牲士虞有肵俎者盛之肵俎無則盛之於篚此既無肵俎之可盛而歸賓又不可徒手執之故註謂與士虞同盛于篚敖氏乃以卷爲盡以俎與其實歸之公俎豈可以歸賓乎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

八豆註謂加葵菹蝸醢蓋因特牲少牢兼用朝事饋食之豆此食賓之豆亦當同之殊不知食賓若朝事饋食兼用則八豆六豆皆然何以六豆祗用朝事乎六豆祗用朝事則八豆亦同食賓之六豆八豆俱用朝事則前歸饔餼之六豆八豆亦同矣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

此食下大夫也則致禮亦當使下大夫云各以其爵者容大聘上大夫則使卿也

豆實實于罋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

醯芥醬皆庶羞自當陳于庶羞之列敖氏謂庶羞有魚腊與芥醬是也註謂醯芥醬從于豆實未確

楹內南北節也兩楹間東西節也

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

食賓牛羊豕皆烹熟盛于俎欲賓食之也致禮物數既多故生以歸之亦便于賓也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

此拜蓋專拜食也故曰拜賜而不曰拜食與侑幣

拜亦再拜稽首

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

賓止也

侑用束錦降于君也

儀禮蠡測卷第十

蕪湖韋協夢著

覲禮

覲禮至于郊

此篇自至郊始而未入郊以前當更有儀節文不具者疑諸侯見天子之禮別有他篇可互見也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

受勞不于郊舍而于帷門者敬天子之命也

天子賜舍

賜舍猶致館也致者敵體之稱賜者君臣之辭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此所云舍與賜舍異賜舍之舍即館也受舍之舍乃次也張次之地蓋在皋門內庫門外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

聘禮執玉有事則垂繅無事則屈繅然則此時蓋屈繅與

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

諸公大史必兩儐者以同爲王使尊之也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言此者爲賜車服命書稱之之辭

奠圭于繅上

言此者嫌奠時或去繅也　此上三節一記几一記車一記奠圭其餘若郊勞賜舍之人諸侯張次

之地以及陳設之器具行禮之處所皆當有記蓋別詳于他篇而今不可攷矣

儀禮蠡測卷第十一

蕪湖韋協夢著

喪服第十一　子夏傳

先儒以傳爲子夏所作細玩傳文釋經兼釋記記出于七十子之手子夏於諸弟子中年爲差長安有子夏之傳轉在七十子後乎疑亦戴聖之流所爲而假託子夏之名讀者詳之

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斬衰不言三年者喪服惟三年服斬衰云斬則三

年可知也

菅屨者菅菲也外納

外納變于吉也喪屨外納則吉屨內納矣

寢不說絰帶

此以上未葬時事也

父

父謂子爲父也後凡单言君祖父母者俱放此

子爲父此正服也五服有降有正有義舊註俱未分析今悉爲詳解如左

諸侯爲天子
諸侯爲天子此義服也
君
天子諸侯及大夫士凡有臣者皆曰君其臣爲之
服盖義服也
父爲長子
此義服也長子謂適子中之長者論其年則爲長
子論所出則爲適子經或言適子或言長子其義
一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
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祖謂祖考也繼祖爲長子立文也父爲繼禰則子
爲繼祖矣必繼祖而後爲之服三年此尊祖之義
也
爲人後者
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服斬衰此正服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
斬衰服尊者之服也故謂之尊服

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
此以下廣言可以爲後之人及爲後者爲所後之
父母妻黨之服也
妾爲君
妻爲夫妾爲君皆正服也
傳曰君至尊也
妾與臣同臣以君爲至尊故妾亦以君爲至尊也
女子子在室爲父
此正服也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服斬以恩重服之盖義服
也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此義服也
牡麻者枲麻也
有實爲苴無實爲枲牡麻傳以枲麻釋之對苴立
文也
父卒則爲母

父卒爲母此正服也

繼母如母

繼母如母亦謂父卒爲繼母服也爲繼母服亦正服與

慈母如母

慈母以恩重服之則義服也言如母亦必父卒而后爲之三年矣

母爲長子

母爲長子葢正服也

父在爲母

子爲母本三年因父在屈而爲期此降服也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父必三年然後娶非惟達子之志亦以終牉合之義傳葢未之備也

妻

妻爲夫服斬而夫服期者尊卑之義也夫爲妻服此正服也

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

爲妻何以期怪其太輕之辭也荅以妻至親者言已與妻同承宗廟親之至也然親而不尊故服此而不服三年正與夫至尊之文相對也

出妻之子爲母

此出妻之子不論父之存歿爲其母皆服期不以父在降者義無可降也　妻見出而其子爲之服亦以恩服之則義服也

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

族無施服親者屬

此因子服出母而推言母黨之服也母黨之所以有服者皆因母而及也故曰施服母出則與母黨絕矣何施服之有乎

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此爲父後者亦不論父之存歿皆不爲出母服也不爲出母服者以已承先祖之後則與尊者爲一體母既被出而已親之是私親也私親故不敢服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此服以相報爲義亦義服也

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

此因世叔父之服而因及昆弟之子之服也

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

此申明上昆弟一體之義也昆弟雖爲一體而居

處既分有似乖于一體者故特明之

大夫之適子爲妻

此父在爲妻服也夫爲妻本杖期以父在而屈爲不杖是降服也

爲衆子

父爲子本合期適子加隆至斬尊祖之義也衆子則無可加矣故服期

昆弟之子

此以上三者之服皆正服也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此釋經昆弟之子之文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此亦正服也

適孫

祖爲孫本合大功以將受重故加隆至期此則義服也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不降之者傳意蓋謂孫本大功以承重加隆至期雖以祖父母之尊亦不敢降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爲父本當服斬爲母本當服齊以爲人後之故降而至期重大宗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此降服也其父母亦報以期則義服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

父母言其以別于夫之父母也爲其父母期此降

服也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亦期則正服也

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此釋所以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期之義也婦人謂小宗爲歸宗歸云者謂以之爲依歸也宗子所以統攝衆子衆子皆依歸之婦人雖外戚不可忘其所生亦必以宗子爲依歸故曰歸宗

繼父同居者

繼父同居者以恩服之是亦義服也

爲夫之君

爲夫之君從夫而服之亦義服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六者之服皆從君而服亦義服也

妾爲女君

妾謂夫爲君適妻與夫敵體故曰女君女君而爲之服是亦義服也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妾與適妻同事夫君而妾爲妻乃服期疑其太重故怪而問之荅以妾事女君同于婦事舅姑則其服有不得不重者矣然妾之爲女君服也與婦爲舅姑之義不同婦之服舅姑從夫而服也妾則以有女君之義故爲之服豈必有所從而服哉讀者詳之

婦爲舅姑

婦爲舅姑從于夫而服是義服也

夫之昆弟之子

世叔母爲夫之昆弟之子以相報而服乃義服也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爲已之子期則爲夫之昆弟之子當大功今乃同爲之期者以其爲已期故亦以期報之也報之之義前傳詳之矣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二妾爲其子本合期嫌以妾故或有所降故舉而言之

女子子爲祖父母

以傳文推之經特專指已嫁之女子子而言耳蓋

未嫁之女子子章首祖父母之文已兼之矣此因
出嫁之女子子嫌其或有所降故別而言之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大夫爲適孫謂適子既歿者也適子有廢疾而適
孫將傳重者亦如之

公妻以及士妻爲其父母

以上五條皆正服之應降不降者也不降者唯此
而已其餘皆降

爲舊君君之母妻

此謂已仕而失位爲舊君之服也君之母妻從君
而服也

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
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問傳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唯云齊衰則三年期三
月皆有之矣四升齊衰三月之降服也五升齊衰
三月之正服也六升齊衰三月之義服也臣爲君
本當服斬爲小君本當服期以去位降至三月是
降服也

庶人爲國君

此正服也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此謂大夫去國其妻長子留在本國爲舊君之服
也不言君之母妻則無服矣無服亦異于身在國
者也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
去也

妻言與民同長子言未去互文也蓋大夫雖在外
而妻長子未去國者則爲君服齊衰三月不敢與

庶民異也

曾祖父母

喪服斷自期則祖當大功曾祖當小功以父加隆
至斬故爲祖服齊衰期爲曾祖服齊衰三月

大夫爲宗子

此宗子亦謂爲士者也大夫於爲士之宗子不降
其服則宗子之母妻亦如其正服矣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此謂大夫之祖及父母尚在爲曾祖父母之服葢正服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此亦正服也前已見曾祖父母之文重言之者爲女子子立文也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夫之昆弟之子之長殤中殤妻從夫而服則義服也

姑姉妹女子子適人者

此謂姪若昆弟若父爲之也三者本當服期以出嫁降一等故服此服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出謂出嫁也

從父昆弟

此謂昆弟之子相爲服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言其昆弟者別於所後者之昆弟也親昆弟本當服期以爲人後降一等與從父昆弟同服大功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女子子爲衆昆弟本當服期以出嫁降一等故服大功也

姪丈夫婦人報

爲昆弟之子當服期今服大功亦以適人降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三者皆從夫而服是義服也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

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

此釋夫之昆弟所以無服之義也夫之昆弟所以無服者以其尊非父屬卑非子屬服以父屬之服則太尊服以子屬之服則太卑故反言以詰之曰謂弟之妻婦是嫂亦可謂之母矣此無他名者乃人道之大防名不正則其他皆不可問矣故君子不可不愼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此三人者本當爲之服期以尊故降之是降服也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此世叔母謂其夫爲士者也若爲大夫則當服小功蓋以尊而又降也
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此釋上文或臣或不臣之義也不臣者以君之所爲服故子亦服之也臣之者以君之所不爲服故子亦不服之也
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

以用也云何以總衰或不用小功之總也
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言此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爲天子服之義也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
不言屨者與大功屨同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昆弟之長殤本當服殤大功之服以爲人後降一等故服此是降服也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之妻爲之也此從夫而服則義服也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大夫之妾從乎大夫而服是亦義服也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姊妹言其別於所後者之姊妹也爲所後者之姊妹適人者服大功
爲外祖父母
外祖父母從母而服是義服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
從母之服以母名而加是亦義服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二者一則以從夫而服一則以相與居室而服皆義服也
傳曰娣姒婦者娣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言此者明聖人所以制娣姒婦服之義也有是義則有是服雖不同居亦當服之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
女子子適士者
此四人者本當服大功皆以尊降之也
君母之父母從母
此妾子爲之服也妾子從君母而服亦義服也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庶母本當服緦大夫以上無緦服則庶母無服矣
今乃服小功者以慈己服之是義服也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自族曾祖父母以下皆同高祖者也族曾祖父母
曾祖之親昆弟也族祖父母祖之從父昆弟也族
父母父之從祖昆弟也族昆弟父之從祖昆弟之
子也高祖父母據期斷本應緦麻故高祖之親皆
服緦也
庶孫之婦
庶孫之婦之服正服也舅姑爲適婦大功爲庶婦
小功則庶孫婦當服緦矣爲適孫婦小功者重適
也　前傳云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則是
適婦在雖適孫婦亦如庶孫婦矣
外孫
外孫爲外祖父母服小功外祖父母不以小功服
之者凡外家之親相爲服皆緦而已外祖父母特
以其爲母之至尊故加一等也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此昆弟之子之妻爲之服葢殤服中之義服也
從母之長殤報
此服亦男女同也從母葢母之姊妹也

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
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于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
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言此者明所以爲妾母服緦之義也爲是故而服
之則是亦義服非降服矣
士爲庶母
此士之適子爲之也其妾之子相爲妾母之服亦
服此與
夫之諸祖父母報

諸祖父母似專指從祖祖父母而言諸衆也言諸者別于親祖父母也　諸祖父母夫爲之小功妻從夫降一等故服緦

君母之昆弟

此從君母而服亦義服也君母在則從服君母卒則否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此從夫昆弟之妻相爲服也不言報者可知也

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

此不論同室不同室皆以緦服之云以爲相與同室生緦之親者葢禮以義起先王制禮從父昆弟之妻所以有服者緣此義也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此廣言殤服之例於此言之者以緦麻亦有殤服故也敖氏以爲脫文未確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三人於兄弟之服皆降一等者大夫以巳之尊降之也公之昆弟以死者爲先君餘尊之所厭而降之也大夫之子以巳從乎大夫之尊而降之也唯大夫之子大夫在則降大夫沒則與衆人同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室老從君而服故降一等降一等者視君之所服而降也君大夫以上爲兄弟服巳降一等則室老所服視本服降二等矣

童子唯當室緦

不孤而當室者謂父有廢疾若七十而老子代主

家事者也如此則於族人有緦服者皆當服之以與族人爲禮也

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不當室則無緦服敖謂降于成人非是葢以其爲童子而優之耳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

此齊衰四升於三年爲正服於杖期不杖期三月皆降服也間傳亦云四升五升六升而不別三年期三月之數則四升之服期三月亦有可知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喪服以親之遠近定爲五等之服斬也齊也大功也小功也緦也五服有降有正有義降服有六父在子爲母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兄弟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兄弟也爲人後者爲其本親也正服有四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妾爲君也婦爲舅姑也義服有三臣爲君黨也妻爲夫黨也子爲母黨妻黨也他若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爲之加一等而姑姊妹女子子亦

爲姪與兄弟加一等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此又加服之義也至五服之外則有緦衰裳牡麻絰之服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也練冠麻麻衣縓緣之服公子爲其母也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之服公子爲其妻也緦衰麻絰之服朋友相爲也餘若改葬則服緦相弔則服錫衰緦衰疑衰雖不可比於五服之列要其服亦有不可不詳者於是制其衰則自三升以至十二升之布而有一斬四緝之殊制其冠則自六升以至十二升之布而有右縫左縫繩纓布纓澡纓之異下至絰杖笄總之屬莫不因其服之輕重制爲等殺而賢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此聖王所以明人倫順人情之至意也

儀禮蠡測卷第十二

蕪湖韋協夢著

士喪禮第十二

士喪禮與士冠士昏不同士冠士昏統已仕未仕而言則此專指已仕而言也但未仕者之喪禮亦大同小異耳

士喪禮

此與下篇本爲一篇述禮者以其簡策太緐分爲上下而此句則總二篇而言也

復者降自後西榮

受者旣以衣衣尸而尸不能復甦是終不生矣於是復者降自後西榮因徹西北扉使其魂氣歸于天而魄氣歸于地也

親者在室

大功以上有同財之誼故註謂大功以上爲親者其位亦丈夫東面婦人西面也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

言徹帷不見設之之節則是于賓去即設也

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

入以東爲右主人入門右入于門東之位也弔者旣升主人因進至中庭北面弔者東面邪鄉之乃致命也敖氏以中庭爲西方中庭未確

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

朋友兼死者之朋友及主人之朋友也親以進親執其襚以進因自釋其辭主人拜亦西面委衣于尸東牀之上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

敖氏謂亡物爲士之未仕者較註說更長蓋士雖不命旣謂之士則一切車旗衣服皆與士同何獨于物而亡之乎

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

纋中謂中央狹小兩頭寬大以便安髮也吉笄長尺二寸此長四寸者唯取其安髮而已不纚故也

稻米一豆實于筐

實稻于筐用以沐也據此禮則喪大記士沐粱之

文蓋傳寫誤耳註謂喪大記所言爲天子之士天
子之士亦安得與諸侯同用梁乎
士有氷用夷槃可也
士無氷用瓦槃嫌有氷亦用瓦槃故曰用夷槃可
也夷槃盛氷之槃大夫以上始得用之士卑不得
用但有氷則不可盛以瓦槃用夷槃蓋權宜之義
也
主人皆出戶外北面
主人言皆者容主婦及衆主人皆出也親者亦出

可知
浴用巾挋用浴衣
浴用巾亦上下體各用一巾也浴訖以浴衣拭之
欲其潔也
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
唯盈
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便也既實于右轉而實左然
後實中
商祝掩瑱設幎目

設掩而謂之掩設瑱而謂之瑱猶設決而曰決設
遂而曰遂也
設冒櫜之幠用衾
櫜之謂以上冒韜下冒也
緇衾赬裏無紞
布幅二尺有二寸五幅丈一尺必五幅始可以寢
故註云衾五幅
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
用功布其用小功布與大功用功麤大似不可以

爲冪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經祇言婦人之帶牡麻而不別齊衰與斬衰則斬
衰齊衰同用牡麻如敖氏所言矣帶雖用牡麻而
經則與男子同苴麻此齊之所以別也
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檀弓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指齊衰以下而
言也若孝子則於親始死時自當去冠而笄纚問
喪之言可證也敖氏謂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用

素冠於義未安

執醴酒北面西上

北面西上執醴者在西也

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

巾待于階下祝受巾卽由阼階升便也旣巾之卽由西階降變也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不唯升降之禮文相變且若由阼階降卽不能出足而降矣

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云有襚者則或未有襚者矣蓋庶兄弟或非君一鄉不及於始死時致襚者則於小歛時致之非謂旣致于始死又致于小歛也朋友親襚亦同

徹饌先取醴酒北面

祝取醴先立于北面取酒者立于其東俟同降也

帷堂

小歛大歛必帷堂者歛時舉尸遷尸恐人褻之故爲帷于堂使人不見也檀弓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歛而徹帷此釋始死時之帷堂也鄉爲未設飾而帷之今爲將設飾而帷之皆使其親不見惡于人之意也

有大夫則告

小歛時有大夫至者亦當告以未歛不及拜賓也不言者於大歛時見之則小歛可知矣

主人奉尸歛于棺踊如初乃蓋

殯重于小歛小歛男女奉尸則殯亦男女同奉可知不言主婦文略

君若有賜焉則視歛旣布衣君至

若者不定之辭云若有賜則有不賜者矣蓋士位卑非若卿大夫之爵秩已尊君必親臨其喪也

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

位中庭之位也下云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則此亦反中庭可知

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歛

升公卿大夫不言公升其小臣升之與葬禮升賓皆小臣是也

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

初位中庭之位也必言初位者嫌此時或不在中
庭也
君升卽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
門右
不云復初位者旣入卽升不暇定其位也主人入
皆由門右於此言之者因上言入門左嫌此入亦
由門左也
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
凡吉拜稽首者喪拜皆稽顙此祇言拜不言稽顙

者前兩拜皆稽顙則此亦稽顙矣
賓出主人拜送
拜送亦送于廟門外也不言門外文省
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
君命謂君命之來者也若然則君襚亦拜矣棺中
之賜不拜而君襚必拜者尊君也
主人要節而踊
要節而踊謂俟當踊之節而踊卽殯奠節所云降
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是也丈夫

婦人皆踊獨言主人者舉主人以概其餘也
有薦新如朔奠
薦新敖氏謂專指五穀而言其實五穀之外他物
新出者亦當薦之若月令薦鮪薦桃之類是也故
註兼果物釋之
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
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
旅占亦長者先占而其次從之也
主人絰哭不踊

主人絰則衆主人皆絰矣不言者文略
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
人在其南北上
族長族人之齒位兼尊者也涖卜必以族長使同
族共知其事也
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
扉
曲禮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此命龜之辭也坐命
龜當卽以此辭命之

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
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

宗人退東面乃旅占謂卜人俟宗人既退乃占也
敖氏謂宗人亦占未詳何據

儀禮蠡測卷第十三

蕪湖韋協夢著

士喪禮下第十三

此篇舊曰既夕禮因篇首有既夕字而名之也惟
劉向別錄謂之士喪禮下篇黃氏從之今考此本
與士喪禮爲一篇記禮者分爲二册別名既夕不
若從別錄爲長

既夕哭

註謂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先葬前
三日請啟期攷士喪禮乃通三等之士及未仕者
而言也惟未仕者與已仕者禮制稍殊若三等之
士不得更有差別觀下記云朝禰訖而適祖無厭
朔之文何以見請啟期必前三日乎

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

祖廟謂死者王父之廟下士祖禰共廟言祖者卑
統于尊也若死者爲妻爲長子則於主人之祖廟
如有孫死而祖未死者其專朝于禰與

丈夫髽散帶垂卽位如初

註謂髽爲婦人之變婦人之髽自小斂至成服以
後皆無所更改安得謂之變乎髮鬆乃覆紒之名
男子之括髮亦去冠與纚而覆紒故亦以髮名之
且經明言丈夫髽而不見婦人之文註乃謂互文
以相見何與
升自西階
升自西階者謂燭及柩也其照徹奠之燭仍在下
與
主人要節而踊

主人要節而踊亦如殯宮將不云如初者嫌亡如
初則如上無算也
曰日側
此主人告有司之辭有司得命卽以告衆賓不言
告賓者敖云文畧是也
苞二
苞包遣奠以葦草編而爲之記云葦苞長三尺一
編是也
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

杅木器形方荀子杅方而水方是也
燕器杖笠翣
苞筲甕甒四者皆盛飲食之器日用所必需故先
陳之弓矢耒耜以下亦常用之物故次之祭器樂
器役器皆暫時所用故又次之杖笠翣三者雖燕
居所常有但古者五十始杖于家笠翣特以禦暑
招涼故以是終焉
婦人降卽位于階間
柩降主人降婦人亦當從降不卽降者以尸未祖

不宜立于尸首也今尸旣祖婦人自當降而卽位
不得復俟于堂上矣註謂婦人降爲柩將去有時
柩此時何嘗卽去乎
祖還車不還器
云車則所薦之車皆是矣薦時北上欲與柩車同
鄉也今柩車還而南上故薦車亦還而南上器不
還者敖氏謂陳時西南上已見行意是也
有司請葬期
請葬期主人告以質明有司因告賓于外位及朮

來者

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

拜亦稽顙凡泣君使皆拜稽顙唯不踊耳

賓賵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

賓賵不出迎降于君使也

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

士既受馬賓即出士從之入不迎則出亦不送矣

若奠

若者不定之辭賓之有奠于死者非至戚即執友

其他或未必奠也所奠之物必遺奠可用者下經

云士受羊如受馬則奠當用羊矣

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

此主人出迎者以無君禮可辟也

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

舉之亦以東藏之也既則反其故位

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

賓既告事畢擯者亦入告主人乃出送之也

賵者將命

贈不口若則是凡有賵者必有贈矣賵與贈不並

致之故不曰又請

兄弟賵奠可也

可者僅可未盡之辭兄弟至戚當厚然貧富不同

苟於禮不廢則可矣不必以多為貴也故曰賵奠

可也賵奠可則不必更有贈與賻矣

所知則賵而不奠

所知疏于朋友者也所知賵而不奠則朋友或可

奠與

乃代哭如初

明日將葬是夜必徹夕不寐若哭聲絕則無不忍

忘親之意若哭而無人代之則力有不勝故亦如

小歛之代哭云

行器

器茵苞以下皆是覩上經云器西南上績可知矣

敖氏專指器為折抗席抗木未確

茵苞器序從

陳器茵苞相連敖氏謂茵下有抗木抗席惟言茵

指其可見者言之若然則言茵可以兼抗木抗席矣入壙時茵先用則行哭時茵自當在先觀至壙陳器時云茵先入先行者然後可以先入其爲先行無疑矣茵先行抗席抗木從之然後苞筲以下從之云茵苞者見茵之在先也敖氏謂茵苞以下爲序而從抗席非是筲甕以下皆次苞而行唯折無所屬從折其後行與

徹者出踊如初

踊亦兼丈夫婦人而言也

茵先入

茵先入抗席抗木從之苞筲以下又從之與行器時同

藏器於旁加見

旁謂左右兩旁也藏器于椁之兩旁附近椁也既藏器然後加見于器上又加苞筲于見上也敖氏以此旁爲椁之左旁未安

藏苞筲於旁

旁亦謂左右兩旁也敖氏謂此旁右旁亦非　自

苞筲至燕器皆明器也今用器以下先藏苞筲等後藏者盍苞筲甕甒以盛羊豕五穀酒醯醢皆濕物恐其易于朽爛故不以附著于椁旁而加于墻柳之上也

記

士喪禮下篇先儒以既夕名之若然則此記亦可謂之既夕記乎

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

此釋經死于適室之義也君子愼其所終故於有

疾之時則必居適室惟恐或有不測而死之不得其正也僖公薨于小寢春秋譏之是已

御者四人皆坐持體

御者謂男子御人者也若婦人則女御者坐持之

乃行禱于五祀

註謂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據祭法文而言也三禮所載多有不同非可執一而論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

母之喪內御者浴則妻之喪亦然不言妻喪者言

母喪則妻可知

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

吉服屬幅凶服削幅明衣裳屬幅者不忍死其親之心也

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

凡絞紟凡天子以下之絞紟也天子諸侯襲衣之稱有別而絞紟則無異

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

俟時而酌謂俟設奠之時然後酌之敖氏謂將設

乃酌是也註以時爲朝夕未安

小斂辟奠不出室

奠謂襲奠蓋始死之奠也始死奠曰襲奠者士之喪始死而襲也辟襲奠不出室註乃云設于序西南不已出室乎盛氏謂序字當是室字之誤質之敖說信然

既殯主人說髦

詩鄘風髧彼兩髦則髦當有兩兒生三月始鬌髮其不鬌者結其髮爲角形夾於腦蓋之兩旁甫田詩所謂總角丱兮是也今時兒始生結髮垂於頭角亦謂之髦女子則三髦其形亦與男子同觀衛風之總角之宴可知經不言女子說髦之節其既笄即說之與

約綏約轡

綏用以上車轡用以策馬以索爲之取其堅固也喪中用約約繩也繩視索更麤亦與用惡車同意敖氏疑吉時綏轡皆以絲爲之絲滑易之物恐非可以爲綏轡

巾奠乃牆

巾奠者飾棺以之爲節也既巾奠然後飾棺故記詳之

茵著用荼實綏澤焉

註以綏爲廉薑澤爲澤蘭如此則荼與綏澤皆實于茵中經曷不曰茵著用荼綏澤乎郝氏謂實充滿綏柔和澤滑軟茅著茵中取其充實柔滑其說似亦可通

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

此謂柩至邦門君使宰夫贈之時也君命止柩尊君也其餘則皆贈于家不贈于道不敢同君也

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壙南面遣車自北徂南者敖氏謂道左爲道西得之矣註以道左爲道東誤

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

註以不待奠不視斂爲君有他故辟之奠至謂有所辟忌則未然夫君臨臣喪有巫祝以衛君身有桃茢以除不祥尚何辟忌之有乎且君視士斂爲加禮來不來皆可若卿大夫之喪君既無他故而以辟忌辭之可乎

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

遂匠亦公有司也天子有遂人匠人諸侯亦當有之匠人屬冬官爵秩不可考然以諸官之攷例之亦下大夫也諸侯降于天子一等皆當以士爲之古者卿大夫士之喪公有司皆與有職事如夏祝商祝之類是也

儀禮蠡測卷第十四

蕪湖章協夢著

士虞禮第十四

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

絺布之說盛氏得之葢絺布謂絺之用布爲之者非謂竟用絺也用絺人君之禮公食大夫冪用絺是也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南順謂自北而順于南也註以南順爲南陳不如敖說之密

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

祝與宗人皆公有司也註謂爲士之屬官士之所屬者特府史胥徒耳祝與宗人未必是庶人之在官者　盛氏以祝與宗人之位不與賓序難敖氏公有司之說不知祝與宗人奉君命而有事喪家者自非可與弔賓之執事者同位不與賓序正所

以別其爲公有司也烏得以此致疑乎

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

祭食于席加苴席上以藉所祭之物因以爲祭食之處以別于他席鄭敖二義相須始備

尸入戶踊如初哭止

尸既入戶將有事尸酳尸詔事哭止禁其譁囂也註以爲尊尸未確

婦人入于房

婦人入于房亦以將有事也註謂辟執事者亦未若敖說之精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

不曰祝祝卒主人拜如初而曰祝祝主人拜如初者見祝之祝與主人拜皆如初也祝祝如初則祝辭亦如初矣既以饗辭當之非是　記云哀子某圭爲而薦之饗饗辭也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祝辭也註疏既以祝辭爲饗辭不得不以饗辭爲祝辭而疏於饗神之祝辭又强以少牢吉祭之祝辭當之舛誤甚矣

佐食舉魚腊實于篚

特牲三舉魚腊此則始舉脊再舉幹骼三舉肩皆不及魚腊故於此舉之實于篚以明前後魚腊皆不舉以授尸也不舉喪禮畧

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

註以加于俎爲喪不至於味竊如不至於殽之至

謂其志不在此也

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

敖氏以賓爲次賓婦人行禮無男子從之之事盛氏女賓之說差善

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此賓出謂出大門也

記虞沐浴不櫛

虞謂士虞禮也惟言虞者省文耳　說文櫛梳枇之總名若然則櫛用以沐者也註今文曰沐浴特

謂祇有沐浴二字而無不櫛耳詁例如此者甚多
盛氏之言是也敖氏謂記與前首沐字皆當衍非
是
豆實葵菹菹以西羸醢籩棗蒸栗擇
記祇言棗蒸栗擇而不及豆籩則豆仍毼籩仍無
縢菹仍不切與大斂奠弗異矣弗異者丧祭不可
純吉也註謂菹刌豆不毼籩有縢未安
尸入祝從尸
記直言尸入祝從尸而不[illegible]門與室則入門後祝
儀禮蠡測　士虞　四
即從尸不俟入室時[illegible]祝註[illegible]備
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illegible]宗人詔降
云復位然後宗人詔降者嫌未復位宗人即詔降
也特牲饋食禮尸謖祝前主人降是不俟祝復位
而主人復位矣此丧祭不可與彼同故記明之敖
氏謂此言降之節與經異盖未玩經然後二字之
義耳盛氏之言當矣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
註云尸配尊者必使適亦謂適妻之子與婦耳適
妻無子則使庶子及庶子婦皆可惟妾不可使若
以適爲適長古者父在不爲尸是適長之有父者
固不可爲尸若父已殁則又當受重亦不可爲尸
且特牲禮云嗣舉奠而適長者自當有舉奠之禮
更不得爲尸矣
香合
下既云嘉薦普淖此又云香合香合二字盖因上
剛鬣而誤衍耳
明齊溲酒
儀禮蠡測　士虞　五
明齊溲酒謂明水所溲醴之酒[illegible]也祝[illegible]之
時奠用醴敖氏以明齊爲醴[illegible]又謂溲酒
當衍非是
入徹主人不與
言主人不與則自非主人皆當入徹矣敖氏謂丈
夫自齊衰以下是也[illegible]主大功以下而言猶未
備
中月而禫
禫祭之月王鄭說各不同細玩記文自以王氏爲

正但魏晉以降常祭用王鄭兩家之說而後世又
專遵康成且人子於父母之喪與其過而除毋寧
過而服之後鄭之言亦未嘗非教孝之意也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據敖說則是禫祭之後又有吉祭專祭死者也然
細繹猶未二字之義似仍以鄭說爲是

儀禮蠡測卷第十五

蕪湖韋協夢著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

左當從敖氏作右葢字誤耳註謂贊命自左爲求
神變若然則士冠之筮亦所以求神何不自左而
自右乎

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
饗

不言諏此歲事又不言以某妃配者註謂容禫月
吉祭是也若然則唯禫月之吉祭不言歲事不言
某妃配其餘四時常祭俱當與少牢同矣敖氏謂
不言以某妃配葢於大夫之筮辭恐未然　禫月
之吉祭亦謂爲祖後者有爲其祖服三年之服者也
故曰孝孫曰皇祖若父之吉祭則唯父不稱配祖
稱配自若也　或祖先卒而母未卒者則其筮辭
亦不得稱某妃配矣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少牢諏筮日故不吉則又諏遠日更筮之特牲不諏日故卽於其日更筮之不俟至遠日也

乃宿尸

宿尸云乃急辭也明與筮尸同日

主人辟皆東面北上

主人辟則子姓兄弟皆辟矣唯言主人文省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

少牢陳鼎在門東士亦當與之同經祇言門外不言門東者與少牢互見也註以門外北面爲當門

則出入礙矣似不若敖說之確

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

几席兩敦在西堂

東房左房也云東房者對西房而立文也註以東房爲房中之東若然當云房東不當云東房矣蓋註疏見經文多言房而不分東西遂謂人君有左右房而大夫以下直東房西室故不得不牽經文以從已意耳然攷聘禮君使卿還玉於館賓退負右房館賓所館之大夫士家也則是大夫士皆有右房矣朱子釋宮已斥其不然後之人安可舍經而徇註乎

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

出門之次賓出衆賓從主人從子姓兄弟從宗人祝從與入時異

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

門右之說諸儒與註疏無異辭獨郝氏以門右爲門西執下經尸入門左北面盥之文與註疏相牴牾而盛氏又從而和之曰門西曰右者從堂上視

之也夫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固經之定例安見設盥必以堂上之視爲左右而不以入者之鄉爲左右乎又安見設盥之門右取節於堂上而入盥之門左又取節於鄉內者乎似不若從舊說爲安

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

宗婦不贊敦鉶亦士禮畧也

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

四時之常祭無不稱配盛氏謂祝辭亦當云以某妃配某氏是也註不言配者亦容禫月之吉祭耳

主人降立于阼階東

主人降立于此者俟尸入也

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㨍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

觀士虞祝命佐食墮祭之文則挼祭乃佐食之事盛氏以命爲命佐食是也註謂命尸非是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

洗洗於北洗也不言降可知也酳酳之於室也不言入者文略

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

敖氏於諸篇挼字俱改作授若然則佐食授挼祭將何說以解乎

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㨍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

以肝從不言賓長文略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

主人獻尸用角則主婦亞獻亦用角不當用爵與內子同尊變角言爵者爵乃爵角觶散之通稱以鄉飲酒禮放之可見敖氏謂主婦用爵而不用角誤矣

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

兄弟內兄弟也

酢如主人儀

少牢禮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則特牲尸酢主婦亦當易爵不言者文省亦以少牢已見之

則特牲可知也註以不易爵爲辟內子不知所謂辟者內子尊士妻卑尊者所用卑者不敢與之同故曰辟若易爵特嚴男女之別何與於尊卑之分乎

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

此洗爵亦洗於房中也

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荅拜

此亦先布席而後致爵也主人降洗酌致爵於主

婦題下事耳
衆賓長爲加爵如初
如初謂如長兄弟爲加爵禮也
嗣舉奠
此題下事也其舉於尸執奠之後下文進受復位是也
乃羞
尸羞兩胾兩醢祝主人以下下尸則唯一胾一醢而已

爵皆無算
鄭註鄉射無算爵云主人之觶以之次賓賓長之觶以之次兄弟與此註不同葢無算爵容有此二義故云見之　盛氏所推據鄉射無算爵註也此註云惟已所欲交錯以辯則是賓之觶以之兄弟之黨長兄弟之觶以之賓之黨皆隨其所欲酬者而酬之賓觶不定酬次兄弟長兄弟觶不定酬衆賓長也於是受賓觶者酬衆賓長受長兄弟觶者酬次兄弟依次而行其已酬者則不更酬之此其異者
祝命嘗食餕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
長兄弟對之亦不必東西相當上餕東面近南下餕西面近北觀士昏之對席可知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
註以祭初饗神於奥爲陰厭祭末改設於屋漏爲陽厭陸氏佃吳氏澄已極辨之陰厭陽厭之說出

於曾子問葢殤祭不能備禮而權爲是祭也註誤以爲成人之祭亦當有之殊不足信　士虞厞用席此用筵者筵精於席也
佐食於旅齒於兄弟
佐食是私臣當次兄弟而獻今齒於兄弟是以其接神尊之盛說本之賈疏殊爲有據敖氏乃謂士之佐食亦其兄弟夫佐食既以兄弟爲之則齒於兄弟不待言矣記何必申明之乎
賓辭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敖氏以觳折爲折骼之下而取之意以觳小不可再折但自骼折之即謂之觳折其說猶可至謂骼必連觳始爲全體觳既折則骼亦非全體骼一體也觳一體也安見觳與骼合爲一體乎且經明言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則賓用全體而不用折體明矣從註疏爲當

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膚一離肺一

古者人臣有祭之事君必使人往助之如周禮

職喪所載敖氏以公有司爲公家所使給私家事者是也若者不定之辭有公有司則筮人等官皆公有司爲之無公有司則擇用私臣中之能其事者若并無私臣則或以衆賓充之與

儀禮蠡測卷第十六

燕湖韋協夢著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據祝辭稱皇祖孝孫則此篇乃大夫祭祖廟之禮雖專據祭祖言之而祭禰亦可通用惟祝辭異耳故註兼言祖禰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日用丁巳此惟言丁丁配六辰此惟言亥皆舉一

以例其餘耳註乃云苟有亥焉可也是祭日以辰爲主而不以干爲主矣殊爲未確　據此經以某妃配某氏之文則特牲亦當言配特牲不言者蓋容有祖母尚在而祖父已死者亦以此經言之則特牲可知也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大夫筮述命亦與士筮禮互備也大夫無宰贊命而有筮述命士無筮述命而有宰贊命惟國君以

上則二者兼有
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
重言史者嫌卦者書卦即使之告主人也
前宿一日宿戒尸
士不筮尸故無前宿一日宿戒尸之禮此戒尸謂
廣戒孫列之可爲尸者爲明朝將筮之也將筮必
戒者恐有故不得爲尸則不以之筮也
吉則乃遂宿尸祝擯
曰則曰乃曰遂急辭也筮而得吉主人即往宿尸

不可稍待也盛氏乃以乃爲緩辭謂宿尸不與筮
尸同日明失經意矣
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
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
以某妃配某氏之下亦當有筮某之某爲尸占曰
吉之文不言者文略　特牲主人宿尸時尸出門
左西面鄭謂不敢南面當尊若然則大夫尸亦門
左西面而不敢當門南面矣
若不吉則遂改筮尸

筮尸本無諏筮日之儀故不吉遂改筮之不及遠
日也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枇
佐食亦私臣也謂之賓者對主人而言也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
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
其載于肵橫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
言皆如初爲之于爨則是爲之于爨時羊豕之心
舌皆已切割之矣此時特升而載之耳言於此者

恐載時與爨時異也
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
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執葵菹蠃醢以授主
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
婦興入于房
盛氏據詩被之僮僮以被與髲通據漢樂府史阿
錫以錫爲以細布爲衣而侈其袂即褖衣其說最
長鄭註讀被錫爲髲鬄遂令衣侈袂不知爲何服
同屬非是敖氏改錫爲褖謂即褖衣較註疏優矣

然不如盛說之坦白故並置之　大夫有饋食而
無朝事饋食之豆天子八諸侯六大夫當四今於
饋食取其二而益以朝事之豆二所以優之也敖
氏以取朝事二豆爲遠下君未安
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
特牲祝主人拜妥尸後祝饗尸有啐酒告旨嘗鉶
告旨之節此祝主人既拜妥尸尸即答拜即坐無
啐酒告旨嘗鉶告旨之事故曰尸不言敖氏因尸
不言之文而謂妥當有辭不知所謂拜妥尸者以

祝主人是拜爲妥尸而拜非謂既拜之後又當進
妥尸之辭如饗然者經與記皆不見妥尸辭敖云
有之非是
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
祝受以東謂受尸之黍東行北面鄉主人于戶西
然後致嘏辭也敖氏以東字連下讀非是
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揳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
于俎卒爵興
與下當有拜字以特牲及下經證之可見祝必拜

既爵者以接神尊也下佐食拜放此
易爵洗酌授尸
洗不言降酌不言升授尸不言入皆省文也
主婦以爵出贊者受
贊者當是婦贊者受之于主婦有司贊者又受之
于婦贊者以授爵時觀之可見
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養贊者洗三爵酌主
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養若是以辯
經不言贊者爲何人盛氏泛指爲有司以主婦獻

尸之贊者例之信然敖氏謂爲宰夫未知何據
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
主人興者興聽嘏辭也既又坐奠爵拜敖氏謂主
人坐而聽嘏主人於聽嘏之時既坐因其坐而奠
爵拜可也何必旋興而旋坐乎
上養答拜上養興出主人送乃退
是時上養出亦出室而立于階下之賓位耳註誤
以出爲出門故有送而不拜之說敖氏較註爲長

儀禮蠡測卷第十七

蕪湖韋協夢著

少牢饋食禮下第十七

此篇本與上經合爲一篇記禮者以簡冊太繁析之爲二因篇首有有司徹三字别以有司徹名之失其舊矣今仍名少牢下篇遵别錄也

乃議侑于賓以異姓

註謂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蓋承上篇主人送上籑出門之誤耳上篇主人送上籑特送之

于戶外而已何嘗出廟門乎既未出廟門則是在內也安得云復內位耶敖氏謂主人於籑者之退反入于室至是出立于阼階東是也

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

拜尸拜侑皆再拜不言者可知也

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

、雍正所執羊鼎匕也雍府所執豕魚鼎之匕也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

侑不對者統于尸也

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

尸侑同降而尸辭洗尸侑同升而尸拜洗皆統于尸也

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

尸坐啐酒必興而又坐然後拜告旨者不敢因前

之坐敬主人也此與特牲告旨禮異者彼以神事尸此以賓事尸義本不同也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

特牲尸酢主人祝酌不洗此尸親酌又洗者賓尸而尸益卑也

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

特牲及後不賓尸致爵乃設席而鄉飲鄉射則設

賓介席時主人席亦即設之今設席于受酢之時
視特牲則已早而視鄉飲則稍遲尊主人與尊尸
侑之意兩得之矣
卒載縮執虛俎以降
俎以盛牲體牲體既載則執而降者皆虛俎也上
二降不言虛俎以此言之可知也註謂以虛俎以
虛不復用非是
尸坐左執爵祭糗修同祭于豆祭
同祭于豆祭申言祭糗修之法也敖氏改祭糗修

之祭爲取謂取而祭之不必從
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
答拜執爵以興
肺脊而鉶嘗者嘗謂以口嘗之脊則以齒嚌之此
嘗與嚌所以異與
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
尸升侑不升
侑不升辟酬禮也且以主人未揖之也註專謂禮
盖殺猶未備

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
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
主人亦坐奠爵于篚不言坐者文不具辭洗唯長
賓者以主人之洗爲獻長賓也
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
其脀體儀也
體儀之說敖氏較註爲長蓋衆賓人數既多必不
能全用體折則或體或儀亦唯視人數之多少而
判用之耳體儀既可雜用則若羊若豕皆可隨所

有而用之大約尊者用羊體卑者用豕體體盡然
後以羊脊若豕脊脅代之不若尸侑諸俎有一
定之牲體也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
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
辯受爵
宰夫贊主人酌尊大夫也自獻賓以下皆然何獨
於兄弟內兄弟而異乎經不言贊酌者以獻賓言
之則兄弟內兄弟可知也註謂兄弟以親昵來不

以官待之非　兄弟雖不殊其長亦必于獻兄弟一人後然後宰夫贊主人酌故經云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指獻長兄弟而言也獻長兄弟必親酌者亦與獻長賓親酌意同既獻長兄弟則宰夫受主人爵酌以授主人以次而辯也

其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　其衆儀也

衆賓之脀體儀則是猶有用體者衆兄弟唯言儀則并不得用體矣是遠下賓也　盛氏以折字連下文讀謂折分脅骨以爲俎實非也衆賓之俎且

若體若儀可以料用之而長兄弟專用儀而不用體可乎且下文明言其衆儀也則是長兄弟用體明矣今仍遵註疏

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

洗不言降又不言酌皆文不具　南面拜受爵者內賓也主人東北面獻之內賓南面受之亦謂受也是時拜受爵者亦內賓之長與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

升不言酌宰夫贊之也

尸作三獻之爵

三獻不作止爵尸自作三獻之爵者大夫尸卑于士尸也註謂賓尸而尸卑未安

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

二人舉觶一舉于尸一舉于侑必舉于侑者尊侑也侑觶奠而不舉唯以尸觶酬于下是所舉雖二

觶而所酬仍一觶與鄉飲射旅酬之禮略同

若不賓尸

若者不定之辭大夫之祭當賓尸而又立不賓尸之禮者古今文質異宜隨人酌而行之耳註以賓尸不賓尸爲上大夫下大夫之分非是　此篇賓尸禮略同其異者惟盛所俎撫魚腊俎之節耳蓋賓尸俎將重殽故此時不可以盛之撫之也

洗致爵于主人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

洗不言酌可知也

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

一腊臑

豕折臑折也羊言臑而豕言折互文也主婦

骰折而此臑折者內子尊也